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二七一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一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一卷……清　顧棟高撰　昭　代　一
春秋本義十二卷……清　吳　楫撰　金陵叢書　一五
春秋詠史樂府一卷……清　舒　位撰　昭　代　一八三
春秋識小錄九卷……清　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二〇三
職官考略三卷……二〇八
地名辨異三卷附晉書地理志證今一卷……二三八
人名辨異三卷……二六六
春秋平議一卷……清　朱駿聲著　木犀軒　二八九
春秋亂賊考一卷……清　朱駿聲著　聚學軒　三〇三
春秋三家異文覈一卷……清　朱駿聲著　聚學軒　三一一
三傳經文辨異四卷……清　焦廷琥撰　邃雅齋　三二一
左傳補注一卷……清　姚　鼐撰　南菁書院　三七一
左傳劉杜持平六卷……清　邵　瑛撰　南菁書院　三八一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清　張聰咸撰　聚學軒　四五三
春秋左傳服注存二卷……清　沈　豫輯　芋　園　五五九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清　丁　晏撰　適　園　六一九
左傳通釋十二卷（原缺卷五至卷十及卷十二）……清　李　惇著　鶴壽堂　七三五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序

別編卷第三

余作春秋地形口號既竣意有未盡復取所輯五禮表中有鄙見及折衷前說處續成四十四首名曰春秋五禮源流口號凡歷代制作之典禮禮臣之引據與儒者之駁辨各列端緒附註其下貽諸學者用作鼓吹俾知經經緯史具有本末欲達古今之禮者尤不可不通於春秋云乾隆五年三月下澣復初氏識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緯史經經昔典型樞機端在一麟經史從託始經垂教尼父心傳燦日星　一

紀事自從周正朔爲邦商確夏殷模夏時冠月支離解歷勘經文總不符　二

（周家改時改月春秋之春正月皆夏十一月也李氏濂曰左氏以正月爲建子漢唐諸儒皆以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爲假天時以立義明是十一月本非春聖人虛立春字于正月之上以示行夏時之意胡氏因之遂謂以夏時冠周月然考諸經文）

（總無合處汪氏克寬曰時王之曆國史據以紀事若孔子于筆削之始擅改周曆豈特無王又失事實何足以爲聖人之經哉另有春秋時令表）

宣聖無非據事書不行卽位自當初宋儒強解從誅削漫謂尼山天自居　三

（隱公元年不書卽位胡文定謂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爲其上無所承內不稟命也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稟命而無承者徧天下而孔子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卽位以明王法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書卽位旣誅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怪焉則尤悖理之甚矣孔穎達據杜氏之說曰隱莊閔僖四君皆實不行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因[illegible]所）

（書非行其禮而不書于文也謂孔子修經削之者不於賈服之徒宗之者始于孫子而其說暢于東萊文定据以作傳過矣）

定無正月桓無王一字矜嚴凜若霜終是簡編脫誤處強求義例總荒唐 四

（桓在位十八年凡十四年不書王穀梁曰桓無王也元年書王胡氏謂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書王正華督之罪十年書王謂天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謂正桓公之終其立說可謂鑿矣宣亦篡弒何以書王桓旣無王而又以元二兩年書王爲正桓公及宋督之罪則春秋弒君之賊多矣前後年無不書王者又將以何法正之耶至定公本以六月戊辰卽位是年書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正二月無事可見故不書公穀乃以春王二字讀斷謂聖人削其正月以辠合定無正之義先母舅霞峯華氏曰正月非定之正月春秋無緣預責其罪經本連下三月爲句公穀自析而二之何與聖人事耶此等苛曲說不可從者也）

桓編兩歲闕秋冬自是當年事適逢漫謂王誅乏天討刪除造化亦何庸 五

（桓四年七年俱不書秋冬自是兩年之秋冬無事可書故闕說者必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弒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故特削之四年不書則以天王之下聘七年不書則以穀鄧之來朝天王與列國之諸侯俱無可望者果爾則桓十七年五月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又將何說乎其尤誕妄之甚矣）

禘祫原來非二名六經傳記歷然明緯書剏論分二五從此諸家聚訟爭 六

（孔穎達曰禘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祫商頌長發大禘樂歌也而詳列元王相土成湯禘之卽祫明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緯書附合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僖公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再禘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唐明皇開元六年睿宗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遍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併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遍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于再殷之義）

漢唐王業起衡茅強慕黃虞擬禘郊劉祖帝堯曹祖舜唐宗老子更堪嘲 七

（大傳曰王者諦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有虞夏禘黃帝殷周帝嚳之文唐趙伯循遂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與祫爲二朱子遵用其說不知趙何所據依其實漢晉以來馬鄭王服何范杜孔諸儒俱未嘗有此說也諸儒俱謂禘兼羣廟之主如長發頌元王并及相土成湯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惟其合祭羣公故夫人亦得致豈有祭始祖與始祖所自出而夫人得與其列者乎禘禮自東周亡而已廢至東漢初律書盛行張純遂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以告世祖因據以定禮初欲禘帝堯議者謂漢王業功不緣堯乃止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以高帝爲始祖則禘仍與祫不異曹魏文帝祖舜唐元宗天寶元年神仙之說興乃建元元皇帝廟先三日行朝獻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終唐世莫能改可謂謬甚則皆拘泥祭法）

攀援傳會失之也萬季野云後世宗廟且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宋神宗嘗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講說不明莫知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鳴呼禘禮復行於東漢而罷於宋中間千有餘年皆矯誣之虛祀皆由祭法大傳漢儒雜以緯書之說修誤不根後世如鄭元之徒好爲曲說以附益之以拘牽爲復古以增多爲致孝而不知其無當於情實也先王之禮豈如是哉經之可信者莫如中庸論語及春秋皆言禘而不言祫禘卽祫也中庸明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而下卽云禘嘗之義春秋大書禘于太廟禘于莊公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禘之爲合祭羣廟灼然無疑乃必謂追所自出又謂堯與稷契同出於嚳此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耳詩書及孔孟其言稷契之事屢矣豈嘗有一言及嚳者哉

魯僭王朝微不侔只行祈穀不行郊禘同大雩春秋

筆失禮之中失禮尤 八

魯僭王禮凡三禘也郊也雩也然郊亦微不同王朝有二郊迎日至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所用者祈穀之郊而已諸侯祭山川皆得雩魯僭王禮特書曰大雩以表其異於諸侯祭山川之雩夫魯之僭久矣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皆因其尤甚者書之郊不及時則書過時則書僭用日至則書或以瀆書紀異書可已不已書雩以過龍見書旱甚書禘以莊公之廟書致夫人書禘凡合禮則不書也○黃楚望氏曰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始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賜魯以殷諸侯之盛禮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然郊止祈穀望止三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

別子從無祖至尊禮家持論炳朝暾魯如更有文王

廟百代烝嘗歷祖孫 九

杜注孔疏以魯宋鄭衛四國俱有所出王之廟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注云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九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注云周廟厲王廟也文二年逆祀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注云宋爲王者後得立先王帝乙廟而周制王子有功德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廟鄭之桓武世有大勳故得立厲王廟又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衞亦以康叔故得立文王廟也其傳會左傳周廟之言極謬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況魯以伯禽爲始封祖而周公留相王室故以周公之廟爲太廟魯公之廟爲世室並百世不毀若更立文王廟則不毀之廟有三周有始祖后稷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豈非更超天子而上之乎

告朔朝正係典常文公初廢漸淪亡春秋屬筆無窮

意魯論猶傳愛餼羊 十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閏月行之文公以閏非常月故缺不告但身至廟朝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至十六年書不視朔是并未嘗朝廟汪氏曰春秋書此卽聖人愛禮存羊之意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曰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旨

朝正闕祭匪今始在楚何煩特筆書屈辱蠻夷危已甚乾侯同志失常居 十一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於廟也魯自文宣以後告朔朝廟久廢而朝正猶存以其爲三始之正也然歲首公之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獨於楚書之者公不奔天王之喪而久留以俟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季武子專國而取卞公畏而幾不敢入已兆乾侯之漸故穀梁曰閔公閔其爲楚所刺公羊曰存之以係魯國臣民之望也春秋書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亦此意

致廟說宜從左氏穀梁立母最虛浮躬親主鬯由夫婦褻也如何職獻酬 十二

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爲致哀姜穀梁則曰立妾之辭也劉向曰夫人成風致之於太廟立以爲夫人楊氏士勛曰若如左氏之說則哀姜元年爲齊所殺何爲今日乃致之由是自胡傳以下彙纂所徵引十匠家皆從穀梁之說而其實非也木訥趙氏曰先君已死子安有見母於廟之理不詰自屈先師高紫超氏曰夫人指哀姜斷無可疑其不稱姓氏而止稱夫人正與前書夫人氏之喪相照先母舅霞峯華氏曰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謂致成風於太廟立以爲夫人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矣人言致夫人語未竟也且於廟中行冊立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其禮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成風於太廟使之與祭將爲主婦而祭乎將以聲姜爲主婦而成風與助祭乎尤不可通矣愚案其遲至八年菌後致者哀姜見討於方伯醜聲昭著實難入周公之廟故僖公疑而不敢卽行然業以夫人之禮葬之又似不得不行故遲至八年始行之此情理之宜有者不必以楊氏之說爲疑也

繼統繼廟說縱橫漢宋明來最不平春秋僖閔爲昆

弟三傳先加父子名 十三

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親謂僖公祖謂閔公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註臣繼君猶子繼父胡安國傳曰兄弟不先君臣故三傳同以閔公爲祖以僖公父親閔公爲禰徐氏乾學曰僖雖閔之庶兄而既承其統則降而爲子矣閔雖文之從父而既子乎僖則尊而爲祖矣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生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子爲父之服既服子之服豈不可正子之名三傳俱指閔僖爲父子有明證也又禮記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陳澔注云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卽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卽堯廟也卽是可以證虞不宗瞽瞍而宗堯是舜亦以堯爲父矣

父子君臣等大倫生爲君父死稱親王公原不同黎庶昭穆當從統緒伸 十四

宋眞宗咸平元年禮院言太祖廟宜稱皇伯考詔集議張齊賢等曰天子絕旁期廟中安得有皇伯之稱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太祖室宜稱孝孫太宗室宜稱孝子徐氏乾學曰太宗以太祖爲父常情鮮不驚駭援以三傳譏先禰後祖之議則張公實古之達禮者賈公彥疏周禮冢人掌公墓曰兄死弟及則以兄弟爲昭穆各爲一世春秋之躋僖乃是升僖爲昭數閔爲穆世次亂故云躋祀若兄弟同稱昭位第位次之逆以爲逆祀則以後羣公昭穆數自不亂何得至定八年始云順祀先公乎最得三傳之意孔穎達之說非也劉氏敞曰生既爲臣臣

子一例若拘兄弟不相爲後之說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生以臣子事之死以兄弟治之是謂忘生背死高氏閎曰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子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猶父道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明之嘉靖非特不當考興獻并不當考孝宗當考武宗此不易之論明儒已有言之者矣

嬰齊爲後本公羊帝室如何與頡頏昭穆自宜嚴世次弟兄祖繼涵倫常　十五

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公孫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何休謂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萬斯同曰此必周世原有此禮故魯人因而行之孔子據實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耳不然魯豈敢擅爲此禮而公羊亦豈鑿空妄說者乎且仲遂有殺君大惡若嬰齊後歸父仍稱弟而不稱子則罔依然後仲遂矣世徒泥兄弟不同昭穆之說不知古之有國有家者以承祧傳統爲重原與士庶不同也崑山徐氏辨之曰卿大夫之繼世即與天子諸侯不同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故以弟後兄可以兄後弟可甚至以叔後姪亦可生既爲之臣入繼則當爲之服斬衰廟食則自當正祢稱之號故三傳同以閔公爲僖公之父爲文公之祖胡氏安國說兄弟不先君臣此定禮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自當循昭穆一定之序如歸父無子則當立嬰齊之子嬰齊亦無子則當使爲攝主以待嬰齊之子之生非如天子諸侯之位不可虛懸以有待者季孫有疾命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此卿大夫之庶子攝位以待宜立者之生之證也

不疑大義重朝廷叱縛姦人聽不熒決獄端須經術士公羊畢竟亂前經　十六

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稱衛太子詣闕詔公卿將軍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士明於大誼不疑所据乃公羊之說春秋哀公三年晉趙鞅納蒯聵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案不疑之斷則是也而公羊之說則非也以春秋謂衛輒爲當立非冉有子貢之疑而問於夫子之意幾不白於後世矣

尹氏公羊譏世卿春秋大義炳然明後人更說鍾巫主强索新奇異義生　十七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氏經文爲君氏卒謂是隱公之母聲子此全無義理公羊謂是周之太師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其告喪以氏書之者譏世卿非禮爲後鑒也立義極精先師高紫超先生謂與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照應其說是已明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据此則尹氏是羇旅之臣入隱公之世僅一見無甚關係如何便書于册恐只是好新之病

鄫爲莒滅事宜眞異姓承祧說好新果爾尼山親斷獄不宜入莒出鄫人　十八

襄六年莒人滅鄫文定取公穀之說曰非滅也立異姓耳其說與左氏不同先母舅霞峯華氏曰莒人滅鄫取鄫之始末左氏備書於册公穀之說不知何據公羊曰取後於莒穀梁曰立異姓以莅祭

祀果如此則罪在鄫不在莒謀不自莒出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聖人不正鄫之罪以爲寵愛妾立異姓以亡宗祀之戒而顧以滅鄫之罪加之未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倒置矣趙氏匡亦謂鄫果如此經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言莒滅季氏本謂滅人國與自珍厥世其事不同其詞亦當有異聖人豈肯含糊不明使人難曉

子緣母貴肇公羊千載椒房釀告殃丁傅並稱帝太后怨生王莽禍深長　十九

隱元年公羊傳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漢哀帝欲追尊祖母傅太后及母丁姬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姬爲帝太后稱號與王太后並後哀帝崩王莽秉政修舊怨廢丁傅已前卒姬發冢開椁戶周棘其處穢最慘酷趙氏匡謂公羊於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

爲證首亂大法信矣

自第二首起至第十九首止共十八首論春秋吉禮

天王宴樂喪中蚤納幣親喪魯不疑天子諸侯俱廢絕只留士禮後人師　二十

儀禮載士喪禮三篇而無天子諸侯喪禮孟子亦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致父兄百官譁然則知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於春秋時久矣觀宣元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而昭十五年傳景王有三年之喪而宴樂已早以天王之貴秉禮之國而儼然無所顧忌其他抑又可知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不待戰國時爲然也今所傳士喪禮以孔子與七十子講明而切究之故能傳其餘王公之禮則不可得而考散見于顧命與康王之誥者皆殘缺無首尾杞宋無徵豈獨夏殷之禮哉

元凱登朝倡短喪一時議出駭猖狂由來注左先差謬經術旋爲倫紀殃　二十一

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杜注云時簡公未葬明既葬則爲免喪也昭十五年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杜以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也隱元年歸賵傳以弔生不及哀注云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泣諒闇終喪孔穎達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詔議太子宜終服否預言天子諸侯之喪不同士庶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問所據依

預歷引左傳以證且曰書不云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議上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內外多怪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令博士段暢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夫預以一代儒宗至爲短喪之議解經之謬至於如此豈非孟子所爲生心害政者哉

列侯會不葬天王求賻求金蔑迹忙從此冠裳成倒置歸脤錫命紊皇綱　二十二

平惠定靈四王志崩不志葬赴告及魯而魯不會致令天家喪事乏用求賻求金王國可哀而魯之無王亦甚矣而王之於魯也仲子則歸賵桓公則錫命僖公則會葬一再不已尚方之賜貴及寵妾爵命之頒僭及弒甚至靈王之崩列侯不遣一介奔喪而相率久留踰年以俟楚子之喪君臣上

（下顯倒已甚）

喪中更築王姬館弁冕衰麻兩不宜一綫未忘周禮
在于郊不許接恩私　二十三　、

（莊元年春築王姬之館于外杜氏曰公時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故築館于外以迎王姬以爲庶幾可以自安穀梁子以爲得變之正）

聲姜卒後毀泉臺總爲蛇妖祓禍災若說郎臺郊野
外中宮何事惹嫌猜　二十四

（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孔疏云蛇自宮出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宮并毀其臺也案如此則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在魯

宮闈之內因蛇出而聲姜薨遂謂蛇有妖其穴當在臺下故毀宮并毀臺劉氏敞謂迷民以怪如臧文仲之祀爰居信矣公羊謂郎莊公所築之郎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胡傳及諸儒遂謂文公暴先祖之過夫郎地在今兗州府魚臺縣去曲阜幾二百里爲魯邊境安有二百里外見蛇妖而國人疑以爲母夫人之祟無此情理當從左氏公羊之說非也）

文公出絳柩如牛篝火狐鳴原軫謀假託先君行號
令左公妙筆亂人眸　二十五

（僖三十三年將殯晉文公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左公於殽之役發端書此此原軫預探秦謀假託先君以號令其衆也自秦背晉與鄭盟于氾先軫蓄憤憤不平久矣又聞秦將襲鄭視晉蔑如刻欲出師邀擊而恐國中諸大夫有未報秦施之疑

故於柩出絳時假神道設教使卜偃傳宣以惑衆此陳勝之故智也左公卻不說破故至今千載無人曉）

自第二十首起至二十五首止其六首論春秋凶禮　、

盟會初矜特與參屢盟長亂亦何堪霸功既出諸侯
一收拾殘黎得枕酣　二十六

（盟會例有三兩君相見曰特三以上爲參伯者主其會爲主特與參多在隱桓之世伯統未興諸侯自壇屢盟盟數會旋相背棄兵革交爭無所底止有伯者主盟而諸侯如聽命於一無復有特會參會特盟參盟而兵革亦少息矣先儒謂聖人不得已而與桓文

昭定中閒霸統絕會盟仍復似初年四時之序成功
退世運從茲又變遷　二十七

（自昭十三年晉昭公合十四國之諸侯于平邱尋之主盟止於此至昭二十五年爲黃父之會以謀王室而諸侯不至僅合大夫以謀之天下自此無霸二十六年公會齊侯盟于鄟陵始復爲參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蓋自莊十三年北杏至此凡一百六十五年參盟始再見於經自是之後諸侯復特相會大夫且特相會而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朋比逐君之賊矣馴至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春秋所以變而爲戰國也）

汶陽歸自袁婁後桓世何嘗返魯田手劍登壇誇大
耳史遷漫信豈誠然　二十八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云莊公登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許之案成二年鞌之戰齊及國佐盟于袁婁齊人始歸之汶陽之田八年晉又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至定十年夾谷之會復來歸經文所載甚明齊桓魯莊之世不聞有歸田事曹子劫盟公羊特作誇大語耳穀梁作曹劌史遷又作曹沫列之刺客傳殊少著實據左傳曹劌論戰係節制之師必不作匹夫之勇此蓋公羊齊人口授相傳漫以汶陽歸田事移之此日耳趙氏匡謂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又未嘗歸魯田孫氏覺亦謂事迹既妄不可以訓

蔑盟不日惡渝盟柯會旋稱信始成一貶一褒同義例妄生穿鑿致紛爭　二十九

柯之盟公穀皆以不日爲信考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穀梁皆曰其盟渝也至扈與葵邱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相矛盾若此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者此類是也

滕杞降同伯子號時王貶黜渺難蹤試看子產爭承曰鄭國幾從男賦供　三十

桓二年滕子來朝杜預從穀梁說以爲時王所黜胡氏安國謂如是則春秋不作矣獨其謂孔子貶滕之朝桓更不可通豈有併其後世子孫盡削之耶趙氏匡謂當喪未君滕凡四次來朝皆書子豈其值朝魯偏有喪事程子謂後臣屬於楚滕在春秋又從無屬楚之事其說皆不可通獨程氏沙隨謂當時諸侯多自貶以省貢賦朱子極取之而引昭十三年平邱之盟子產爭承以爲證此最顯然者然李氏廉又謂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薛可云自貶杞於莊二十七年稱伯僖二十七年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至襄二十九年又稱子則前說又難通而欲更取時王黜陟之說愚謂此因貢賦一時之盈絀以爲升降無可疑也杞於僖二十七年來朝僖怒其禮簡是秋使公子遂入杞襄二十九年來盟是時晉平公爲杞之甥率諸侯城杞且使魯歸杞田杞蓋挾晉之勢從簡禮以要魯魯史俱不沒其實書之曰子以後終春秋並稱伯此又情事之顯然者若云時王黜陟不應倏升倏降進退無常若是則自貶之說信不可易也

杞本侯封更不疑隱編闕略啓支辭漢家增飾褒封例外戚恩私國柄移　三十一

桓二年紀侯來朝紀本是侯爵緣隱二年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是闕文程子曰當書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何休注公羊遂謂紀本是子爵因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以褒孝敬穀梁注亦謂時王所進爵由是後世遂啓光寵外家之漸班固外戚恩澤侯表序有曰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云王者不娶于小國天子將納后于紀先褒子爵爲侯漢世立后先進其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則皆不知紀子伯之爲闕文而誤劉褒紀之說誤之也

會稷澶淵特筆書宣尼深意顯然攄全經即事明褒貶不用深文蠹簡餘　三十二

桓二年書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書會于澶淵爲宋災故此春秋一經之特筆朱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此類是也餘皆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更有闕文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當直斷爲紀侯不用曲說

朝聘往來禮所宜春秋以力定崇卑襄昭旅見朝荆

楚滕薛從無報聘時 三十三

大戴記朝事篇載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其常也春秋之世以小弱朝強大故魯之所如者齊晉至襄昭之末且旅見而朝於楚而三國未嘗朝魯也今之所受朝者滕薛杞邾各七曹小邾各五郯子二薛杞穀鄧郇郳蕭叔各一魯皆未嘗報聘

宋號尋盟華裔併桓文事業一朝更從今禮義冠裳國僕僕南征向楚廷 三十四

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殺之盟以舊書加于諸上而已自是魯算諸國皆旅見於楚送楚子之葬賀章華之臺以天子之禮事之而楚靈遂獨主盟合十三國諸侯於申滅賴滅陳滅蔡兵終未嘗弭

向戌爲成說弭兵意從休養息紛爭終成和議秦丞相墮卻金湯萬里城 三十五

自向戌弭兵之後晉偃然弛備伯業遂驕楚遂陳蔡許道房申于荆吞滅列國春秋之局從此大變以講好息民爲辭後來秦檜祖此

同盟本出周典禮壇祀方明自昔年同志尊王同外楚紛紛均未是眞詮 三十六

春秋書同盟十有六齊二晉十四說者紛如亂絲杜預言服異胡文定言惡反覆止齋陳氏謂用兵氏皆謂同者衆討或者又謂伯業未盛伯業既衰則書同盟惟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諸侯覲於天子天子爲壇祀方明是爲方岳同盟之禮齊桓懼天下諸侯有弗同故假此禮以號召諸侯同盟自是當日載書之辭故葵邱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其有不書同者亦當日自不行同盟之禮而非聖人許之而書同更非惡之而書同也若如諸儒之說則以爲惡其反覆而書同又以爲許其同欲而書同是後世舞文亂法之所爲聖人書法不如是

自第二十六首起至三十六首止共十一首論春秋賓禮

蒐狩第云譏不時宣尼載筆有深思特書大蒐同王制昭定中閒柄倒持 三十七

蒐狩合禮不書非時非地及越禮則書昭定二公書大蒐四以用天子大蒐之禮也大蒐大閱凡王所舉皆曰大不書公是時政在三家公不得專國雖公自行而不書以志變也

出境專行係閫司其餘遂事有深譏匡衡妬媢因經義不許陳湯斬郅支 三十八

春秋凡書遂者皆惡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皆惡其專擅無人臣之禮漢陳湯甘延壽出使外國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匡衡謂其爲國生事幸不加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得春秋譏遂事之法

齊襄滅紀志兼幷九世之讎最不情一自公羊生異義空教漢武黷邊兵 三十九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蓋齊襄公滅之也齊之欲吞紀久矣自桓之五年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至是不書出奔而書大去蓋聖人憫之也公羊則謂爲襄公諱[illegible]公

之九世祖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其能復遠祖之讐故爲之諱至漢武帝太初年欲逐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之流毒至於如此

自三十七首起至三十九首止共三首論春秋軍禮

常事婚姻例不書親迎納幣義何居强鄰壓逼甘卑屈仇女親喪總蔑如　四十

納幣親迎昏禮之大節春秋合禮則不書僖公襄公是也大惡諱則亦不書昭公之娶孟子是也其餘失禮則書納幣使大夫不書文公喪未畢而公子遂納幣則書親迎不書莊公娶仇女則亦書莊公書納幣娶仇女而又親納幣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其餘桓文宣成四君之書逆皆譏其不親迎左氏以卿逆爲合禮失之矣

仇女爲婚亂紀常丹楹刻桷媚閨房小君覿幣殊恩寵終使身罹蠱婦殃　四十一

莊公忘其父而娶仇女自親喪而躬納幣二年之閒三至齊廷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其未至也如齊觀社以悅其車服丹楹刻桷以誇其富盛之親逆而不與俱入與至而覿見有加于先見夫人之佞莊公之卑異乎適庶父弒二君之禍兆矣春秋自莊二十二年高傒盟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詳書凡十四事以志履霜堅冰之戒

高固來迎子叔姬以臣相伉躐尊卑爲因篡弒求援

立屈體成婚更不辭　四十二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迎子叔姬左傳是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至秋而來逆魯宣以不義得國倚齊自固連昏于齊之大夫而不以爲恥卑屈甚矣

逆女須親禮典明僑如翬遂著譏評委捐社稷躬迎婦說本伊川義更精　四十三

隱三年紀裂繻來迎女公羊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太史公外戚傳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文爲證而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四年公孫僑如如齊逆女皆譏其以大夫逆自公穀至史遷皆主其說幾成鐵案矣程子獨非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迎婦者文王親迎于渭自在周境內未嘗出疆況文王當日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言極是有理纂集從其說故於此三年之傳凡主穀梁譏不親迎者皆刪但不別解春秋所以書逆女之故終是未有定見愚斷之曰公羊之說非也逆女無不以大夫逆者紀履緰來逆女乃因吾女伯姬之遵變而特討其事如宋伯姬之書公孫壽來納幣非譏其以大夫逆也翬遂譏其寵任篡弒僑如譏其通屬母而擅權義在翬遂與僑如於不在逆女必謂譏其以大夫逆則如晉之取女于齊楚之取女于晉俱隔二三千里之遠而必責國君之親往乎其理亦不可通也故必先破公羊之說而後是非乃定

自四十首起至四十三首止共四首論春秋嘉禮

滕下授經讀左氏老來仍復手殘編廢興典禮千秋訟端緒須從簡裏研　四十四

余年十一歲時 先君手錄左氏全本授讀迄今五十二年矣

附厤法口號一首

厤法精明肇太初從前悠繆縱紛如春秋連月書頻食漢代初年尙有諸

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連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朔連食厤家推算無連月頻食法十西厤則謂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或有之連月而食則斷無是也是時周厤法已不准致有此誤武王定厤至此已及六百年後王無能更正至漢武帝用司馬遷等言造太初厤厤法始精密以前綱紀廢壞自周末歷秦及漢初日食及置閏俱錯繆秦置閏多在歲終恒書後九月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俱于十月晦十一月晦頻食皆是厤法未真正之故也詳見天文表

後敘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跋

春秋與禮相爲表裏復初先生穿穴經傳演爲韻語其斷制精嚴議論謷闢洵屬空前絕後有此口號而五禮源流可一以貫之矣癸酉孟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 中梓爰琴校字

春秋本義

乙卯病月
蔣氏愼脩
書屋校印

序

春秋者聖人之微言也左氏傳者發明聖人之微詣者也非聖人復生不能舍傳而明經然聖人既生亦必不據經而疑傳其疑於傳者皆其不能明經者也合經與傳而一以貫之而春秋之本義悉明嗚乎春秋之義不明於天下於今數千年矣非聖人之經必不可明乃俗儒師心臆斷妄鑿牆垣而植蓬蒿者有以害之也余年十八而治古文即知左史之中凡文義淺近受人攻擊者皆其用意極深不可輕忽者也既乃得夫不傳之緒於遺書而左史以下諸大家之文無不渙然冰釋以達於六經然於春秋猶未敢以註釋自任也今年復理左氏緒言其大經大法固已昭析無疑而其參伍錯綜神而明之者亦悉爲箋注於是喟然歎曰聖人之微言固若是乎由是求之則雖後生小子有志經訓者皆得以洞見其表裏而凡背之背乎左氏而爲言者非特疑誤後學實聖經之蟊賊賢傳之螟螣也夫左氏者春秋之功臣也余爲此書亦左氏之功臣異說糾紛得吾言而膠解嗚乎微左氏吾烏乎測聖人之微言哉道光元年季冬十一日江浦後學吳椿

川南氏書於雙桐書屋

例言

太史公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班孟堅曰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周室既微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厤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之傳

又曰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及歆校秘書見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房元齡注管子云春秋周公之凡例而列國之舊史也

韓退之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浮夸者即事物以闡名理使人愛慕其文詞而抑仰因以不磨焉所謂故與賢階仁賤諸用也語釋之與美並稱而卓然於莊騷太史之上他稍有不滿之意則韓子以起衰之才何移必欲法之以為閎中肆外之助且韓子皆謂當夸天地下奇華將概李之頭疑亦證物之缺陷邪子思子云道為知者傳其是之謂邪）

蘇子瞻曰春秋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雖邱明識其妙用

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

愚案左氏既非公穀可比而春秋妙用絕少窺尋自宋儒胡氏肆其胸臆穿鑿支離以固辨斡而春秋之本義爲其所蔽晦者五百年矣我朝

高宗純皇帝時廢胡傳不用然後僞說頓熄而微旨未彰修而明之實成學治古文者之責昔文中子云三傳作而春

秋散以左氏與公穀並稱已不分黑白又以爲澆漓散朴則謬益甚矣夫春秋者聖人之斷案也左氏者具載當時之案使後世知聖人所由斷也不審案何以知斷予取本傳參伍錯綜以觀其會通而屬詞比事之教自明妄作之譏吾知免矣不識古人有作以我爲克闚聖心否願與嗜學之士政之

春秋本義卷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楫

隱公（或問春秋何以始乎隱曰此亂之所由起也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禍起矣寔抑擁竊而弒子之禍作矣豫帥師弟儕備爾大夫之禍起矣取溫麥取周禾而諸侯之禍起夾州吁弒完而嫡庶之禍起北伐使鄭而夷狄之禍起取郜取防入許而攜伐之禍起亂此蓋未之有也難不而未君起其也哉歸始乎隱者亂之所由起也）

元年春王正月（古者三正互用而周以建子爲歲首故書王以周一統之稱左氏以周字別於夏商積書序擯右不爲周大司徒曰四殺非之與古不同）

傳曰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愚案魯之春秋本依周禮以定是非房玄齡所謂周公之凡例是也故韓宣子觀之曰周禮盡在魯矣至孔子修之而其義益精其法益善胡安國乃謂以夏時冠周月是孔子無位而改正朔矣謬孰甚焉左氏著一周字而意義已足其簡潔眞不可及　攝主之義孔子嘗與曾子言之蘇子瞻辨之甚明茲不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傳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愚案邾乃附庸本宜書名以貴之而書字　附庸多不錫命而亦有錫命者故曰未王命否則書邾子儀父矣

傳曰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愚案此魯史書之而孔子削之以諱國惡也強臣跋扈之漸若非左氏何以識春秋之微意然春秋之法始諱而卒不諱使復有此事則又將書之而命族矣觀豫帥師不書而翬帥師則書可見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愚案春秋於公子出奔書秦伯之弟鍼衛侯之弟鱄陳侯之弟黃宋公之弟辰皆本身無罪其罪在君今段實謀逆不得爲無罪故不言弟段使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以爲己邑而莊公安然聽之故曰如二君使段有罪而莊公無罪則當從晉殺里克楚殺宜申之例稱鄭人以明國討矣今莊公素不加以約束使之速斃故稱鄭伯與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一例以歸罪於君謂之鄭志者孔子謂其志在驅除與弟爲難故不言出奔凡出奔者皆其自出也今鄭伯與段爲難段豈自出者哉　春秋不書城潁之寘與魯穆姜之徙居東宮一例但赴告之法不及於閨門故里克之殺驪姬齊莊之殺父妾均不見於經而於本國之事則諱惡不書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愚案與國之使史氏書名天子之使列國書字此周禮也今以其違禮而貶之

傳曰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愚案夷既不告左氏何以得知乃原史書之而孔子以法裁之也

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愚案此亦魯史書之而孔子削之也上五字乃原史之文下三字乃左氏述修史之法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愚案先君之怨未久而公乃求成故書及而不書公所以存國體而爲之諱也總大夫不得會公侯今宋使大夫盟公故貶而稱人而諱書公

傳曰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愚案此亦原史書之而孔子以法削之也公弗臨不書卽夫人薨不反哭不書葬之義其例可屬詞比事而知

傳曰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愚案義同上

傳曰鄭以王師虢師伐衞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不書非公命也

愚案此太夫擅政之始而舉帥師之先聲也春秋初以爲國惡而諱之故削而不書繼知終不可諱故書之而舍族以示貶

傳曰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愚案備原史之文以正無君之惡使無傳可致則春秋之義微矣　或問春秋之法其於大惡始諱而卒不諱今城郞不書則新作南門當書以示貶何爲而仍諱之曰原史不載其主名則無由舍族以貶之故仍用諱惡之義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曰非王命也

愚案祭伯爲王官其來非王命必有所以來之事爲春秋以爲既非典禮所存則不書於册故但言其來而虛其事

公子益師卒

傳曰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君舉必書及不與小斂則無日可考）

愚案公於改葬惠公自以攝位而弗爲主後是以於臣喪亦不親臨然公既南面而爲君則禮數之失皆其責也故不書日以彰其過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傳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傳曰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愚案此大夫帥師而伐與國也莒子不能型家正室而至於用師故貶而稱人

無駭帥師入極

愚案無駭不書族以未賜族故也傳於八年補出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傳曰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傳曰卿爲君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傳曰魯故也

愚案杜注謂紀侯既昏於魯使裂繻盟莒以結魯好故春秋嘉之而書其字可謂得其解矣而他傳以帛爲伯遂疑一國而兩爵學知紀君侯爵非子爵也其曰伯亦非紀君之名也而好爲穿鑿者又謂紀子以伯爵自居加于莒子之上眞令人笑殺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愚案仲子非嫡也而惠公既以爲妻隱公又以爲嫡母則春秋不得不書薨所以重名分也其不書葬者以隱公將讓國於桓不敢爲主後而桓又未立無人反哭于寢也

鄭人伐衛

傳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元年共叔之子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

愚案春秋之初凡大夫帥師而伐與國皆貶而稱人惡大夫之專征伐也至勢不得已而後書名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曰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庚戌去壬戌凡四十九日則三月有庚戌不得復有壬戌是王崩在二月也書則於日食前八日傳云書王三月書亂斷念然後追書壬戌）

愚案崩以二月壬戌在日食前八日而魯以三月庚戌聞赴之日是魯知天王之崩在庚戌而服天王之喪亦自是始也故據聞赴之日書之以明列國之史法若追書壬戌則日食既書於册又將削去而倒列於前否則列之於後而干支亦復不符非所以示法也故春秋書王崩及列侯之卒皆以聞赴之日爲斷若孔子修周史則又以壬戌書矣此移步換形之法可以意想而知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傳曰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

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猶僖言信公成風）

愚案隱公遵手文之祥奉桓爲主後而自居於攝以仲子爲夫人而不敢以聲子爲君母故不舉喪禮而史氏即降薨書卒此春秋所以重名分也異日定公之姒氏昭公之孟子皆承季氏不舉喪禮而降薨書卒不稱夫人定姒之葬不稱小君孟子並不書葬史氏之法可以屬詞比事而知　君氏公穀作尹氏以爲周之世卿豈知周之卿士卒而書於魯史者自王子虎劉卷而外未之聞也其所以赴告見書者以曾同盟故也亦有同盟而不書其卒者如尹子單子是也以其未赴告也然卒必書其名春秋之法自天王魯君而外未有死書於册而不名者稱氏而不名則

其非周之卿士可知或又以爲即鄭之尹氏所謂公爲公子敗狐壤而見止囚於尹氏遂與尹氏歸者此也夫既與之歸則必爲魯大夫大夫而書卒常也然未有不名者也不名而書氏則是子氏姜氏姒氏之類而不得以崔氏之出奔例也然則昭公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奈何曰不書尹子黜其爵也不書尹某滅其名也與齊豹書盜同虛其有名彰徹遺臭萬世而轉以爲能也然天子之卿又不可以書盜與鄭西宮之難等故但稱尹氏而其罪已著然與書卒無與也左氏親炙聖人而承其指授豈公穀耳食臆斷之可比邪

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愚案交質在春秋以前而取麥取禾經亦不書所以爲王室諱而正名分也經不書而書於傳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曰王未葬也

愚案王崩於春踰二時而魯不赴弔會葬則不共甚矣魯不共而王室求賻則又失其大體其不稱使者以昭公二十二年書王猛準之則當書天子之名區區小節何敢遽爾故不言使其稱子者以有父在也與稱仍叔之子同稱子而不著其父之名者其父非卿也故春秋畧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愚案公羊傳謂宋之禍宣公爲之豈知春秋之法是非善惡於一人之身前後各不相掩如崔杼宋辰弑君叛國之臣也而其前日之出奔也則無罪故崔杼不名辰書宋公之弟焉有舉後人之罪以罪前人乎故推明聖經惟左氏得其本義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曰尋盧之盟也（注云盧盟在春秋前）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愚案莒稱人亦大夫行師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傳曰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愚案鄭無罪而見伐凡遣大夫往者皆當貶而稱人以詩序考之時衛遣公孫文仲往則知蔡衛均未親行其稱宋公陳侯者所以異之於陳蔡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曰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愚案春秋之法凡魯臣出使必稱族尊君命也既非君命安得稱族非君命而敢於帥師助亂故春秋疾之亦以見人君不能制命實有責焉以爲若無君者然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愚案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晉殺其大夫里克皆誅弒君之賊也晉稱國以殺君殺之也齊衛稱人言殺之不自上也凡殺大夫公子而稱人者皆一例（不書石厚之殺非卿也僖公十一年晉殺丕鄭而不書其殺亦以非卿故）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曰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往也）魚于棠非禮也（吾非皁隸官司何爲視其役）且言遠地也（無略地）

傳曰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愚案以天子而助亂宜王室之卑也故春秋削而不書以存王室左氏書之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夏四月葬衛桓公

傳曰衛亂是以緩

傳曰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

六月鄭敗燕師于北制

愚案此事於義無所諱而春秋不書當由于不告

傳曰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

愚案奉辭伐罪宜書於册而春秋不書以王昔助亂有以教之揣也故與前事一概諱之

秋衛師入郕

傳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愚案大夫主兵而兵出有名故不稱人而稱師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傳曰始用六佾也

愚案魯自周公得賜天子禮樂而羣公亦用之書曰初獻所以證羣廟之失

邾人鄭人伐宋

傳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愚案邾本附庸與師伐國固當稱人而鄭乃勸王師以釋憾是自下而操上之柄也故亦貶而稱人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傳曰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愚案書曰公臨喪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曰以報入郛之役也

愚案此亦大夫主師殤公即位十年十一戰故其師貶而稱人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注云和而不盟曰平）

傳曰更成也

愚案更變也言變怨爲成也公自狐壤之役怨鄭今鄭被兵於宋因公怒宋使而求成於公是孤宋之黨而自爲將伯之助也與睦鄰修好者不同故不言鄭伯使某而但稱鄭人若曰是伊舉國之所欲也

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愚案由此言之是王雖立哀侯而仍執前見使翼侯不得返也然王與晉爲難而晉亦自爲主張此王政所以不綱而號令所以不行也故春秋削而不書以爲王室諱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傳曰始平于齊也

愚案此美其修好於鄰國

傳曰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愚案春秋不書當由不告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愚案此事傳書在秋從其實也經書在冬從其告也即此可悟春秋所書天王之崩列侯之卒皆不從其實而從其告

傳曰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愚案此事既已合禮而春秋不書何也曰告饑請糴乃與國之體非王者一統之義也若不待告饑而列國輸粟則於一統之義合矣故削而不書以示後世使知以加此之事尙以爲不合大義而削之況顯悖王章者邪故春秋之義得左氏而始明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云伯姬之娣待年者也）

滕侯卒

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夏城中丘

傳曰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愚案不稱夷仲而稱其弟以爲是齊之貴介弟也齊既自

重其使魯亦鄭重書之以尊其君命
秋公伐邾
傳曰秋宋及鄭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討也（杜云公拒宋與鄭平今鄭與宋盟故懼而伐邾以求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言劫執其幣玉也）
愚案王使書爵尊之也與書字同　戎狄之患於此肇其端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杜云草次之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鄭不祀泰山則許田亦不祀周公矣鄭華代祀何異皆修廢祀忠君與祀魯鄭均有貴焉）
愚案宛舍族以示貶也先王之賜邑先君之湯沐而鄭伯擅易之故舍族以貶其君命傳曰不祀泰山所以著其罪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愚案此風姓之國不書名未同盟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杜云定國息民故曰禮）
愚案和而不盟曰平齊平宋衛於鄭鄭與和而不與盟惟三國本相好故盟止三國　時天下無紀故莫爲主盟而以爵爲序
八月葬蔡宣公
愚案書名魯同盟也書葬魯會葬也
傳曰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愚案齊僖履王畿而不自修臣禮而因人成事故貶而稱人嘉鄭伯有禮所以著齊侯之不知禮且以明宋衛之不

王猪　此爲史所不得書也而左氏書之其詞嚴義正矣與經相勒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
傳曰以成紀好
愚案大夫不當會公侯故貶而稱人　自二年紀大夫子帛以魯故盟莒子於密至此始與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當作氏）與族公問族于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如黃帝以姬水成而姓姬炎帝以姜水成而姓姜）胙之土而命之氏（如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諸侯以字爲謚（當作氏）因

以爲族（以其本有姓且不殺賢德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氏即族也）

愚案左氏記此以名前此入極並非命族乃未賜族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愚案書字禮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傳曰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愚案曰霖則自此以往三日非特癸酉已也故曰書始也曰大雨雪則亦非一日而至平地尺也故書庚辰亦書其始也故曰亦如之然後總斷其天時之失所何其簡而曲

折

挾卒（雖云未賜族）

愚案不日公不與小斂

夏城郎

傳曰書不時也

秋七月（四時之首無事必書所以遵周正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以未得志謀復伐宋發明春秋所以不書此原）（史合乎兩公也法者故不待削否則云不書不告也）

愚案前盟瓦屋鄭以齊人朝王而宋不與是不王也故鄭雖與宋平而仍以王命伐宋不以私而廢公也然衛亦不王何以獨討宋公則仍以舊怨故也且取麥取禾之事未遠而權柄在手遂假公以濟私是春秋之所惡也左氏著兩以字所以表鄭伯之姦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愚案戎之入伐諸夏之衰也春秋於其始則削而不書所以爲中國諱也至不可諱而後書之如楚之滑夏始削而不書繼而書荊繼而書楚子楚人楚大夫之名也然則戎伐凡伯何以書曰彼自有取伐之道與滑夏稍別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曰癸丑盟於鄧爲師期

愚案經書會而不書盟所以惡鄭伯之姦也果承王命而伐宋何必盟以齊言也哉故公之往會尊王命也至其盟則削而不書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傳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愚案翬逆君之成命而求寵於鄰國故舍族以著其罪齊與宋盟口血未乾鄭與宋平言猶在耳而勤民構怨故二君貶而稱人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傳曰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庚午鄭師入郜郜本文王之後見滅於宋并取其大鼎後以弒君之故賂魯而桓公納之太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宋不朝王故曰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愚案三國往伐惟魯承王命與鄭之假公濟私齊之受人指使不同故左氏以王命王爵透出春秋微旨且鄭惟不貪宋土猶爲近正則其狐假王命以作威福之不正可知故魯同往而不同過鄭不貪利而亦無名春秋之義微左氏其孰能發明之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傳曰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即此可稱魯會王命之著）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愚案鄭取三師而未嘗虜其君是帥師者大夫也宋以不王見討猶負固不服蔡衛不會王命而同惡相濟故皆貶而稱人鄭見伐而取其師則鄭無罪故伐宋稱鄭人而此稱鄭伯

傳曰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愚案鄭伐宋而宋入鄭鄭再得志而猶入宋是報怨之無已也故春秋惡而削之而非鄭不告命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曰討違王命也

愚案郕不會王命固不爲無罪而鄭與齊挾天子以令諸侯亦春秋之所惡也故貶而稱人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愚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先書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傳曰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公與謀故入許稱及）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我死乃亟去之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愚案不書許男出奔衛者諸侯出奔之始春秋諱之

傳曰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

傳曰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亦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此春秋之條例乃周公之法而孔子竊取以修之者也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以其無據不書于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

巫齋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立桓公不書葬不成喪也

愚案不書弒諱國惡也諱國惡禮也然諱言弒而不著其菟之地與子惡之殺諱言殺而不著乎子之名皆所以異文而存其罪也　世謂弒君而賊不討春秋不書葬說非也夫不討賊則葬不如禮而鄰國不會其葬故不書然或賊未討而葬如禮春秋安得不書故鄭子孔之弒僖公也蔡世子般之弒景公也皆賊未討而舉葬禮故春秋書之其或臣子藐視君上而不舉葬禮則雖不弒而亦不書葬如孟子以小君降而書卒並不書葬是也夫臣子不書其禮則史臣無據而書以懲不恪豈係乎賊之討不討邪吾爲世之說經者惜之

春秋本義卷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樹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曰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前請祀周）（公易祊田未成）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愚案諱易爲假內惡也許田有周公廟乃用以易祊則是以周公易祊也諱之即以罪之　祊田之易前罪鄭伯意發於彼而魯未許也今罪魯而寬鄭以公負弒君之罪而欲求好也故義法不同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

傳曰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愚案傳載盟詞以鄭人恐復爽約也然則假不返矣故稱假爲諱內惡

秋大水

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傳曰冬鄭伯拜盟

愚案此事於鄭最利故始而歸祊繼而璧假終而結成而復拜盟夫鄭之利即魯之不利也況又有周公廟存邪魯知其不可而甘心受之則以己有大惡而隱忍耳故不書盟越之故而飾其拜盟以佘假之說云故曰諱內惡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孔子也）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於此可悟孔子之故正書史）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補出其君之罪與經）（互相發明）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明先有無君之心否則孔子之言乃臆斷無根不可以爲典要）

愚案弒君書名罪在臣也書名而又舍族罪尤重也督乘危興亂殺良臣而盜其室其罪上通於天故書督而不稱華父　春秋之法大夫見殺而書名罪之也所以明國討也其罪重者則書名而舍族如子玉稱得臣而不言成子西稱宜申而不言鬭是也大夫死難而書名美之也所以昭臣節也其尤善者則書字如孔父不書孔嘉是也孔父立朝而人莫敢致難于君孔父既死而君眞如俎上之肉是孔父與君一體也顧命大臣與國同其休戚故書字以褒之而杜預猶以書名爲罪試思宋萬弒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彼又何罪焉且華父督與仇牧同殺而不同書以其本弒君之賊不得列于死節之儔又宋蕩意諸死昭公之難春秋以其貪位苟祿不能潔身以遂不義又有類於貳心於賊者故不書死節死節之美名豈同於國討之惡名也哉

滕子來朝

愚案隱公末年稱侯今稱子且自是至春秋之終無不書子者蓋以地小而從五等之末以役於大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愚案凡弒君者與於諸侯之會則免討非以權予列國正以見弒君之賊諸侯所不齒也乃當時諸侯甘心助亂而爲賊黨故桓弒隱而修好于鄭鄭即與盟于越宣殺子惡而以濟西田賂齊齊即與會于平州皆春秋之所惡也今

稷之會非會宋莊公也莊公非弒君之賊也乃共立華氏而使之相宋公也其傷害名教較甚於會篡弒之君故大書成宋亂以著之成者完全之也宋有亂不能討而反完全之其罪可勝言邪或問何以不爲先君諱曰凡諱惡者其惡乃在半明半昧之間若其迹彰明較著於天下臣子安得而諱之此文姜之會齊侯所以屢書于策而平子之逐君亦始諱而卒不諱也諱與不諱皆有意義此春秋所以爲禮教之宗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傳曰非禮也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言無以勵臣節而敎之挾逆）

愚案經不言賂而賂已著並齊陳鄭之賂亦從可想見觀桓之寘賂太廟恬不爲怪此成宋亂所以大書特書而不諱也春秋之義移步換形即此可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傳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曰始懼楚也

愚案詩序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鄭自爲隱以來入許討宋敗息入郕赫赫若彼而忽與齊魯諸國共成宋亂可謂橫行無忌禮義蕩然矣而未及半載便懼楚而爲會鄧之謀詩序之說豈徒然哉故六經之道用各不

同而指歸則一

九月入杞

傳曰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於唐

傳曰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傳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愚案讓事言謙不敢爲主盟自參以上則必有主其盟事而無容謙著故稱會以著其事之有成此亦當時之禮經

而孔子因之以著爲史法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傳曰成昏于齊也

或問桓何以無王曰此闕文也春秋以諱國惡爲禮若本事不臧而于數年十數年之後無故而加先君以無王之罪豈理也哉且桓既無王則宣亦無王何以苛于桓而恕于宣若以爲責王法之不加則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王之罪不可勝誅奚夫春秋之義首在尊王尊之而反黜之則所謂繼詩亡而存王迹者安在一統之義弗明而春秋復緊繩之是助紂爲虐也宋儒臆說無根而近世復有沿流而助其波者其亦可慨也夫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傳曰不盟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傳曰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傳曰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愚案卿爲君逆書公子尊君命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傳曰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愚案傳述禮經所以明春秋予奪之所本否則春秋譏之而人不知其所以譏春秋美之而人不知其所以美也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曰致夫人也

愚案稱弟而不稱族所以重其使也

有年

傳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愚案以婦人而專人君之廢立雖其君不能無罪而大義已乖故春秋于其始末皆削而不書所以重五等之爵也吾於是知左氏所載凡春秋所不錄者强半皆魯未修之史也春秋刪之而左氏存之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曰書時禮也

愚案秋獮冬狩禮也以周正考之正月乃一之日也故云書其合時以行禮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曰父在故名

愚案書名而非貶即命族以尊晉命族以尊夫人之義所

謂壓於尊長而降也下年蔡衛陳從王伐鄭皆大夫也壓於天子而稱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茲以明父子之禮故曰春秋重名分

傳曰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傳曰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愚案再赴二字人多誤認夫春秋所書某甲子某侯卒皆書其聞赴之期而非追書其死之日也若追書其死之日則再赴亦當同日何得有甲戌己丑之訛且聞赴追書則

于所書他事其日月必顚倒而不能鱗次其或赴告速而無他事壓之則又以死之日爲主凡經傳日月有同有不同其義法若此他傳紛紛議論總爲不明春秋之史法

夏齊侯鄭伯如紀（他國相朝聘史所不得書今齊鄭包藏禍心而紀人來告故書之以誌變然春秋之法據事而不原心故不書欲襲而書如）

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弱則無字可書故書其父之字以變而通之）

愚案弱則尙未有字以無字而書名則有似於貶春秋變而通之故書其父之字以遵王使伯糾有字而名壓於父也茲無字而不名父不在也父不在而稱子乃孔子少孤而魯稱鄹人之子之例故曰弱也經書于夏而傳列于秋蓋夏至魯而秋始行禮也故名實不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愚案傳不言不時以義例可比類而知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愚案春秋不書王師敗績于鄭所以正冠履之防也春秋不書而左氏書之所以發春秋之微意否則後人以爲無

功而還矣三國本未親行故壓于天子而稱人（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降而稱人所以正其禮也不書王師敗績於某爲王室諱也但再敗於某則又將書之春秋之法始諱而卒不諱也）

大雩

傳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冬州公如曹（州乃東都之邑即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十二邑之一也本以頒賜畿內卿大夫故得書而國小稱失不常是以輕來耳）

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愚案與齊鄭朝紀並書紀其變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傳曰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傳曰楚武王侵隨

愚案春秋不書或未嘗赴告或削而不錄皆未可知左氏書此所以著其馮陵江漢而漸及上國遂應楚爲霸功所由興且鄭成宋亂而旋即懼楚鄭敗王師而楚已侵隨中國衰而蠻夷橫消長之機間不容髮實萬世之龜鑑也左氏之紀載豈徒然哉　或問經於吳楚書子而傳乃稱王得毋背於經乎曰此正發明春秋之意義也使經書子而傳亦書子則後世疑其未嘗僭號而春秋擯斥之義不明惟大書王號然後春秋貶而書子與一切擯斥之義以明此其義類當與紀石言神降參看未可與膠柱鼓瑟者

言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傳曰紀來諮謀齊難也

傳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愚案不書北戎侵齊所以爲中國諱也不然齊與魯最親安得不告命且魯大夫實與戍齊左氏發春秋之微意豈徒爲後事伏脈也哉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曰簡車馬也

蔡人殺陳佗

愚案稱人衆辭也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傳曰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愚案春秋之例常事不書故郊禘之合於時者不錄太子之生雖有定禮亦諸侯之常事春秋安得書之蓋公嘗言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故書之以正國嗣又於詩載展我甥兮之語所以深辨之也或曰非也春秋書王后夫人之聘與此一例

冬紀侯來朝

傳曰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傳曰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愚案仍叔之子來聘經書于夏而傳列之秋穀伯鄧侯來朝經書于夏而傳特稱春乃所以互相發明而其義例則一也　郳本附庸當書名春秋以貴之而書子穀鄧本侯伯無生名之理春秋以賤之而書名其以不諳朝禮而儕之於郳犂來介葛盧之列邪

傳曰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

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愚案王昔以盟向等田易鄭郕劉邗之田以己弗能有也而施不恕今鄭伐盟向而王遷其民以爲己有則不恕益甚矣繻葛之敗名器已傷而猶復爲此此東周之所以不復興乎春秋諱而恻之有以也夫

傳曰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八年春滅翼

愚案武公於三年獲翼侯今又弑小子侯而滅之弑四君矣春秋於大惡之始皆諱而不書此其一也或曰此疑赴告之所未及春秋於哀公八年宋公滅曹而殺曹伯尙諱而不書況曲沃本晉所立之支庶乎其罪視滅同姓者更加一等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愚案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冬烝禮也春胡爲者故書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愚案烝於建辰書遂時也例見上

傳曰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秋隨及楚平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註云書時失）

傳曰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愚案王始助亂又以曲沃叛已而立晉嗣今不能正曲沃之罪而爲是舉猶前志也故春秋不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曰禮也

天子逆后使公侯主昏故使者必先至魯而後往迎然或信宿於魯則非禮矣故書遂以著其合禮卽君言不宿于家之義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愚案此禮經也然或天子使衛晉主昏則魯亦莫得而書之此可以意想而知也

夏四月

傳曰夏楚使鬭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愚案此事不書多由于不告夫楚旣未與魯通而鄧昔來朝賤而名之以其不習禮儀與蠻夷無異安能告敗於上國

秋七月

傳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愚案王不能正曲沃之罪而虢仲牽率諸侯以伐之適足以見王綱之不舉故春秋不書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曰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傳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愚案此諸侯出奔之始春秋諱而不書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愚案此衛無信也故直書不諱與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一例

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愚案此侯國逐君之始春秋謹其始故諱而不書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曰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太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愚案曰戰無大勝負也曰來我無以致其侵伐彼自佳兵也鄭主兵而以王爵後之所以順周班而證鄭怒之失例之所由變而通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傳曰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十二年公欲平宋鄭此時安得同盟夫平者和而不盟焉有盟衛不和者哉宋字衍文）

愚案冬來戰而春參盟故書人以著其朋黨

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愚案葬速君弱無援孤危莫保也與昭公二十二年三月而葬景王同

九月宋執鄭祭仲

傳曰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愚案此宋莊爲雍氏出力而已亦有利焉强鄰國之臣以逐君故貶而稱人

突歸于鄭

傳曰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愚案突書歸者宋公納之也不稱鄭公子者挾强臣以簒國其不以正也

鄭忽出奔衛

傳曰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愚案出者自出也不言祭仲立突逼而逐之而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不稱鄭伯而書名未免喪也與昭公二十二年書王猛一例記曰天子未除喪生名之死亦

名之言天子而諸侯可知矣　鄭莊於春秋初最爲强悍自交質之後取麥取禾成宋亂敗王師種種不義而兵威四競久而不抨可謂天助無道矣乃身死之後墳土未乾骨肉交爭迭相擠越弑逆再見其逐君弑君者仰其相與協力以抗天子者也天之報施其不爽若此奸雄跋扈豪橫自恣縱不爲名教計獨不爲子孫計邪如曹操洗宮即爲司馬師榜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傳曰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愚案既和杞莒而盟故不書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愚案燕以大夫會公侯故貶而稱人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傳曰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龜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傳曰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愚案上下事相聯貫故重書丙戌以異其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曰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愚案書及而不書公者平國以禮不以亂所以爲公諱也書戰無大勝負也左氏之解春秋往往言在此而義例在彼當觀其會通

傳曰楚伐絞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曰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愚案此戰以齊鄭爲主而紀序鄭上齊序宋上其故何也蓋鄭本求援魯既後期故推紀爲主而宋亦貪兵故推齊之强大者爲主也魯師後期故不知其所戰之地

傳曰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傳曰燕人來請脩好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夏五（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傳曰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愚案來盟者專爲盟來非聘問而涖盟也書其弟重其使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傳曰書不害也

愚案災及御廩與有蟲不爲災不書異例故不容不書錄而又借嘗以明其不害否則嘗之爲祭已在常事不書之例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愚案宋以不信見伐又以貪取敗今帥與國以報復但言十二年之戰而不言十三年之敗諱其貪也見齊有大喪而從金革尤爲非禮故皆貶而稱人不書入取者春秋惡宋之復讎爲已甚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愚案非禮也見於所事故於來使無貶詞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夏厲公出奔蔡

愚案祭仲專國擅殺逼君而出之而春秋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其書名者突本以行賂得國今復以謀殺不遂失之有愧於爲君之體也不書鄭人殺其大夫以雍糾非卿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

愚案復其位曰復歸以忽嘗君鄭也是時忽免喪矣猶稱世子以其本未免喪而出也故不稱鄭伯

許叔入于許

愚案鄭莊入許本言死後以西偏復歸許今莊死四五年而獲不去故許叔自取之稱許叔嘉其復宗社也書入言前此有迫以不得入者也

公會齊侯于艾

傳曰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愚案附庸之君書名褒之則稱字貶之則稱人今三國旅見其有缺於典禮者邪

秋十月鄭伯突入于櫟

傳曰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愚案櫟本非突有書入者明嫡長當國迫之使不得入且雖入而猶不得復其所竊之位也稱鄭伯者以其曾居君位也稱名者所以別之於忽也或問衛侯入於夷儀何以不名時亦有剽當國爲曰獻公雖不當國而國本其國故但言衛侯而剽與孫甯之罪著焉厲公雖曾竊位而國非其國故大書其名而爭國之勢見焉此春秋屬詞比事之教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傳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傳曰謀伐鄭也（忽以世子復位無可加之罪而祭仲置君弗定則罪無可逃誅伐鄭者所以正出歸之名）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傳曰以飲至之禮也

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愚案二公子逐朔而春秋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春秋於衛成公獻公出奔皆不名而此獨名之其罪重也故與北燕伯款一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傳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傳曰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傳曰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

愚案春盟于黃而夏侵我疆是不獨齊有罪即我亦有猜焉故但言及而諱言師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傳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愚案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今蔡人召季不書入而書歸是陳人送之返國也春秋成人之美而於蔡人之召則書字以著之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衞人伐邾

傳曰宋志也

愚案春盟而秋背之故書及而不書公諱之也公既背盟失禮君子以爲宋衞皆有罪爲故貶而稱人　自隱公五年宋取邾田邾與鄭伐宋至隱七年公爲宋伐邾是後鄭宋構怨久而不釋不暇及邾今宋於十四年冬大報鄭讎故於此伐邾左氏以爲宋志公不敢顧盟而從之其亦震懼於伐鄭之役而爲此邪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

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愚案失官即失禮此天子之過也

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愚案春秋不書鄭昭之弒以姦臣當國互相脣齒未嘗赴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入齊

傳曰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愚案齊僖已卒文姜無所歸甯故爲臣譏其瀆禮且非朝而造人之國都亦於禮不合故書遂以著其拂諫取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註云不書弒諱之也）

傳曰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去薨二十二日）

愚案不書彭生之殺諱公之見戕于齊且以爲不足償其罪焉

秋七月

傳曰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愚案不書齊人殺鄭亹不與鳥獸行者圖納也經不書而傳書之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傳曰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愚案春秋不書爲王室諱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本義卷三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柑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愚案人君即位之禮今無可考姑以後世準之夫即位而無母者則請之於廟其或母在則請命於母所以示不敢專也如後世以皇太后及太皇太后之命即位者皆是今莊公母在而無所稟承故不行即位之禮

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

愚案絕不爲親絕齊非絕文姜也子無絕母之禮臣無絕君夫人之禮故哀姜之孫邾仍稱姜氏絕之於始而不絕之於繼以齊之終弗能絕也與始諱而卒不諱一例春秋于二十一年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以此知非絕文姜也　此文姜出奔也諱而書孫與哀姜之孫邾昭公之孫齊一例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傳曰爲外禮也

愚案國有大喪不可以從吉故館之於外然夏送王姬而秋始築館何也曰此爲迎逆者設非以館王姬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愚案齊爲魯讎而齊娶王姬使魯主婚王錫桓公命其殆欲解釋之與　或曰王不稱天貶也然如文公五年含賵會葬皆合禮而王亦不稱天則又何也且隱公元年宰咺歸賵種種非禮至貶其使書名而王亦稱天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天王出居於鄭棄其位也而王亦稱天然則春秋之褒貶固不係乎此與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愚案齊與紀爲讎取其邑而遷之始而虎瞰繼而蠶食終

且狼吞此紀季所爲以酅入齊而紀侯所以大去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秋七月齊王姬卒

愚案齊告王姬之喪由魯嫁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傳曰書姦也

愚案書法異乎歸甯故曰姦（春秋之例夫人歸甯如某國此桓十八年公及夫人姜氏遂如齊時其姦未形故以歸甯書後此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時齊襄已死故以歸甯書中間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何爲也哉故曰微而顯）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傳曰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愚案齊爲魯讎莊公安肯興師與之伐國而溺乃强行是忘先君之讎而目無君上也故疾而舍族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傳曰緩也（注云七年乃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曰紀于是乎始判（分其半以下齊而爲之役也）

愚案以我國之邑而入于彼國此叛臣也紀季乃借此以存宗祀非徒無罪而有功焉故書字以表之

冬公次于滑

傳曰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君行師從故言）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傳曰楚武王伐隨隨人行成

愚案不書伐隨爲中國諱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愚案大去猶大歸也言去而不返失地而不名紀無罪也天下無明王賢伯無所控告而爲地無多又不足以自强君子於鄭詩存褰裳于春秋書大去蓋不勝世變之感焉以地與季故猶稱國焉不甘爲齊下故書去而異于滅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既去紀季入齊所謂夷於九縣也雖葬埋亦稟命于齊焉齊以紀季之服事故仍用夫人之禮而魯會葬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愚案襄爲魯讎故貶而稱人往年伐衛猶溺强行而公不許今乃甘心與狩故書及而忘讎之罪著焉其不爲公諱者公既恬不爲怪史臣安得而追諱之邪與桓公之成宋亂及文姜會齊侯大書不諱一例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犂來來朝

傳曰名未王命也

愚案附庸多不錫命故不書爵傳稱名者言犂來非郳君之字也傳言未王命者明春秋所以不書爵二句各一義附庸書名乃用家之定禮故言名而其義已彰杜氏以二句爲串說謬孰甚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曰伐衛納惠公也

愚案前書夫人姜氏如齊師卽伐衛之師也後言文姜請衛寶卽如師時所商計者也襄公以鳥獸行而求諸侯故齊大夫歌甫田以刺之春秋貶而稱人惡其以燕伐燕不足以求諸侯而諸侯謀於所從故一概而貶之而魯非忘不共戴天之讎協謀與國之難其義亦從可想焉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愚案當討而反救之於理失矣故直書而其義見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同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曰本枝百世）

愚案朔爲諸侯所納而以國逆爲文者急壽已死非朔無以係臣民之心也故傳以根本爲言　諸侯不生名而失地則名故春秋於返國之君無不名所以示禮經也然則出奔之時何以或名或不名曰由其罪有輕重之不同惟其罪有輕重而或名或不名故特於其返國之時一概而名之此春秋之法所以曲而當也　朔未嘗得罪于臣民故有國之根本不失傳之釋經所以神化而無迹

秋公至自伐衛（告廟飲至也）

螟（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愚案書序云遂伐三朡俘厥寶玉是寶玉亦云俘也故經言俘而傳言寶否則諸侯納惠而衛之臣民逆而復其位無鋒刃之交安得有俘春秋明其義類以爲是伐衛之虜獲也故不言寶而特言俘　禮諸侯不相遺俘今齊有大惡故不責以違禮但以文姜請之而貶爲齊人

傳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愚案不書申鄧之伐惡蠻夷之猾夏爲中國諱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曰齊志也（注云會齊地則姦發夫人會齊地則姦發齊侯）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傳曰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去聲）

傳曰與雨偕也

愚案偕同也如雨謂欲落不落有似于降雨者然

秋大水無麥苗

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愚案經文連書與御廩災乙亥嘗同旨傳言不害嘉穀謂麥已收而苗未插幸之也與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迥別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注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

愚案事雖無成而君舉必書

甲午治兵

傳曰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

愚案郕降齊而齊納之足見齊之不德

秋師還

傳曰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愚案不書公至自伐郕不行飲至之禮也君子善之善其全師而返不以亂易整而自知失其所與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遂弒之而立無知

愚案稱名以弒罪在臣也稱名以弒又舍族罪尤重也衣服禮秩如適本僖公之越禮襄公絀之宜也乃怨而謀逆又以宮嬪爲夫人故書無知而不稱公孫然經既稱名舍族而傳備舉襄公之失德以爲凡弒逆大故彼爲君爲臣者皆有罪也此之謂發春秋之微意　襄公之弒分明連稱管至父作主無知並非首惡經書無知而不書連稱管至父乃舉輕以例重不舉重以例輕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史記秦本紀云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

傳曰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愚案殺之者雍廩而書齊人衆辭也以齊未有君故若齊立君而討賊則稱國以殺而不稱人

公及齊大夫盟於蔇

傳曰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曰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愚案國不可以無主齊與魯盟急需君也乃魯以射鉤之故謂小白已死而遲遲其行故小白得乘間先入齊得小白而君之遂不復計前盟故春秋以國逆爲文而不言莒納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愚案不稱公諱之也齊國已有君矣而猶欲納糾是樂禍也非親鄰國而安定之也故史臣非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曰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愍案此魯殺之也而春秋書取以子糾之死出於齊之迫脅也桓得國而殺兄故書人以著其罪　殺兄二字本荀子及史記　不書召忽之死以子糾未成爲君召忽未成爲臣不得與死節之臣並也故曰自經于溝瀆而莫知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之

愍案不書伐諱之也往年乾時之敗爲辱已甚是自我致寇也義法與追戎于濟西一例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愍案遷陵弱小故貶而稱人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愍案不曰楚而曰荆畧之也蠻夷猾夏之害至此不得不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注云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愍案譚有取滅之道故春秋于齊無貶詞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奔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愍案不書侵諱之也公結怨于宋雖再致勝而實自我致寇故與長勺一例

秋宋大水

傳曰宋大水公使弔焉

愍案弔災禮也因弔而書所以著公之無失禮

冬王姬歸于齊

傳曰齊侯來逆共姬

愍案不言送王姬者其使非卿也不言築王姬之館者於內行禮無事于築也不言齊侯來逆者其禮無與於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傳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

而殺之過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愚案南宮萬以戲言而弒君其罪尤重故書名而舍族仇牧死君之難故著其名以流芳華父督本弒君之賊也故雖見殺而不得列於死節之儔此春秋大經大法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曰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愚案不書宋殺南宮萬非卿也書其出奔明宋亂所由定

也不書葬宋閔公因亂而不舉葬禮也故舉葬君之禮則蔡般弒君未嘗見討而書公書葬不舉葬君之禮則宋萬已醢而閔公不書葬彼謂不討賊不書葬者其亦未之思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愚案此齊侯親行而諸國皆遣大夫如會也大夫不當會公侯故皆貶而稱人至於邾本附庸雖君行亦當稱人時宋亂未平閔君新立豈肯身造鄰國以爲會故遣大夫往以副其平亂之美意而他國可知親宋旋背此會其非親往尤可想見

夏六月齊人滅遂

傳曰齊人滅遂而戍之

愚案因忿而滅國故貶而稱人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曰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愚案此諸侯親行何以貶而稱人曰齊侯德禮未修而以威力強人來服故於其黨皆人之

夏單伯會伐宋

傳曰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愚案齊請師于周是猶知有王室也故無貶

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愚案衛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春秋嘗書矣又嘗書衛甯喜弒其君剽書衛殺其大夫甯喜今鄭子不書殺不書弒傳瑕原繁不書殺亦不書鄭伯突入於鄭及復歸於鄭觀其懼楚而仍緩告于楚則知魯史不書由于不告與晉殺懷公一例

七月荊入蔡

愚案楚再書荆以示擯之之意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傳曰齊始霸也

愚案霸業之興王道之衰也春秋于是無貶詞以其竊王室且合乎大司寇比小事大之禮于封建有賴焉

夏夫人姜氏如齊（襄公死矣故以歸甯之禮書前此齊侯構怨故不得歸甯）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注云宋主兵故序齊上）

傳曰諸侯爲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愚案宋不能以德懷弱小而齊與邾助其威虐故稱人

鄭人侵宋

愚案不思定國息民而乘釁構怨故貶而稱人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傳曰諸侯伐鄭宋故也

愚案若非凌弱暴寡爲宋伐郳安得有此役哉故諸侯與伐郳之役同貶

秋荆伐鄭

傳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愚案再入蔡漸及鄭而猶以荆書略之即以擯之此可以見霸業所由興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

愚案齊自桓公返國乾時長勺與魯迭爲勝負而宋又與之交師于郎公乃敗宋于乘丘又敗宋于鄑至柯之盟始與齊平然猶未服從之也今乃以之爲伯而兼釋宋讎故諱公不書與釐公元年及宋人盟宿不書公同旨　書同盟擯楚也自是至平丘之役書同盟者十有六皆擯楚之事言同所以黜異類也　鄭自莊公于桓之二年以懼楚而與蔡盟鄧今鄧已滅矣蔡又再爲楚弱而鄭亦被其害矣故歸齊以拒楚

邾子克卒

愚案釐公元年盟于犖傳曰邾子克也今於其卒也書爵又以同盟而書名

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愚案王以貪賂而亂名器故春秋削而不書以存典法春秋諱之而于詩存無衣所以互發其義與臧紇要君諱于春秋而見於論語同旨

不書荆人滅鄧爲中國諱也蠻夷人伐已爲諸夏之衰而況於滅國乎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傳曰鄭不朝也

愚案鄭不朝而執其行人非伯主之道也故貶而稱人不

稱行人者不勝其任也觀其自齊逃來可見稱名而合族者貶其君命以爲是亦鄭有罪焉

夏齊人殲于遂

傳曰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例見上）

夏公追戎于濟西

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

愚案戎之入伐諸夏之衰也春秋諱于其始故不言其來與不書費叛而書圍費同旨

秋有蜮

傳曰爲災也

冬十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

傳曰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

愚案巴楚黃未與魯通故不告不書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愚案陳娶魯之同姓故遣使媵之媵送也姊娣皆送嫁者

所有也稱公子尊君命也稱陳人卑之也陳之在春秋不足與魯敵其國小其政亂何爲而往媵之邪稱遂者一舉而兩事如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類

傳曰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愚案不書王室亂爲王室諱也

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之國而春秋與婦常閒書豈文姜之母黨邪）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愚案秋結婚同盟而冬來伐故貶而稱人

傳曰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愚案不書衛人燕人立王子頹爲王室諱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傳曰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夏齊大災

愚案以來告書抑以弔災書與宋大水一例

傳曰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愚案不書天王出居于鄭爲王室諱也

秋七月

傳曰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齊人伐戎（不憂王室之亂而勤遠略故貶而稱人）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傳曰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王子頹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愚案不書王入于王城殺王子頹爲王室諱也夫春秋之時王室之亂有三一曰子頹二曰子帶三曰子朝子頹之亂始不書亂繼不書立書出終不書入諱之也至子帶之亂而書出居於鄭矣夫出者自出也非有迫之使不得入也故晉侯之納王不書入焉是於不諱之中猶有諱焉之意至子朝之亂而書王室亂矣書尹氏立子朝矣書王入於成周矣知其不可諱而不諱也所以不書出者王無罪

也非若襄王之棄周卽異恐逮先后不戰而逃避也故春秋之法始諱而卒不諱夫春秋之初鄭虢爲王卿士能定王室故亂而卽弭此其可諱者也至晉文創伯天王秋出而夏入其亂猶未爲甚也故不書亂至晉霸卽衰不憂王室坐視其顚覆狼狽死無處所閱再世五年而後稍定故亂不可諱而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春秋之教在於屬詞比事非神明於左氏其孰能知之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傳曰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愚案書薨下書小君是不以其有罪而絕之也孫故曰孫齊不書姜氏絕齊非絕文姜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愚案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是眚者無心之失也唐虞之世宥過無大其肆大眚之謂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曰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

愚案稱人以殺衆詞也言殺之不自上也所以識權柄之下移不稱世子諱之也世子者人君之貳也陳侯在上而衆得殺其世子其勢不太過乎故但稱公子稱名罪之也與殺大夫書名一例

夏五月

秋七月及齊高傒盟于防

愚案十九年齊人來伐今使大夫來盟是謂我不成諸侯也故諱言公其不稱齊人者以我甘爲之下也

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愍案祭與魯皆周公之後其來也蓋自爲聘也故不稱王使然爲畿內之臣故與天子之使一概稱字

夏公如齊觀社

傳曰非禮也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愍案書荊署之也書人貶之也楚僭王猾夏而託言行禮以交通上國故署而貶之後則書楚稱名而舍族以貶其君命

公及齊侯遇於穀

蕭叔朝公（注云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蕭乃宋之附庸而宋與魯接壤故就公出而行朝禮乃朝侯會遇之變文）

秋丹桓宮楹

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愍案行親迎之禮與齊桓來逆共姬同

秋公至自齊

愍案先書公至所謂御輪而先歸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愍案文姜已薨故不言婦不書至自齊者公親受女於齊者至此始入爲國耳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無乃不可乎

愍案春秋書覿用幣爲公使宗婦失禮書也若宗婦不用幣爲贄則此事乃在常事不書之列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傳曰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愍案天子之使稱字非禮則稱名諸侯之使稱名貶之則稱名而舍族嘉之則稱字而不名此春秋之例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正月正陽之月也即六月見昭十七年傳）

愚案昭公二十五年子家羈曰日入慝作而曾子問亦云
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註云昏暗中恐有姦慝然則
慝未作者謂日食而尚未至於見星也今正月之朔日食
未甚則伐鼓非宜而鼓又不當伐于社社又不當用牲故
曰非常制也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愚案不書所事蓋結好而不行聘禮
二十六年公伐戎（報濟西之役）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愚案不書名臣無罪也故但著其君專殺之罪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愚案是時齊已稱霸而助宋伐徐以之主兵則是十五年
伐郳十六年伐鄭之類也故貶而稱人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傳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
愚案非事輕於非禮君舉必書所以示不可妄動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
傳曰陳鄭服也（註云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服成于楚）
愚案書同盟指楚也陳與楚鄰而鄭亦介南北之間新與
楚成故其服書同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愚案曲禮大夫私行出竟必請此如陳所以書也使非會
友葬而以親戚之故往春秋必不以外交責之
冬杞伯姬來
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
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莒慶來逆叔姬
愚案凡女嫁於諸侯皆先書逆女然後書某姬歸于某國
今下嫁于大夫不得書歸于某國故將某姬係於來逆之
下以別於卿之代逆　春秋於高固之自逆不舍族而莒
慶舍族豈由於未賜族邪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於城濮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
績
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以其立子頹也齊
侯伐衞戰敗衞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愚案奉詞伐罪而衛敢抗顏行則衛之罪重矣齊人卒取衛賂則齊亦有罪故皆貶而稱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卒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愚案楚再入鄭而仍以荆書所以惡蠻夷之猾夏也蠻夷入伐而公與齊宋救之其貶而稱人何也蓋楚已深入鄭徒以示暇走楚且將爲桐丘之奔是救而不及事也故書人

冬築郿

傳曰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愚案冬而築邑書時也然周禮役民無年用一日歲饑而興造可乎蓋以爲救災之政耳左氏書此於告糴之後而無貶詞豈無故乎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愚案辰自請行而公使之急國病也故經稱族而傳嘉其得謀國之禮不必以選事爲嫌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愚案周之春即夏令之冬也於桓四年之春狩書時此何以不時曰非馬政之宜也故傳著明之

夏鄭人侵許

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傳曰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案舊集水作小栽作栽且曰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案說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魯許助之而不行則此時魯師再宿亦助齊降鄣而不果也

傳曰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愚案此事最合大體而經不書何也夫以畿內稅穀之臣尚不用命王室之衰不太甚邪故以爲惡逆而諱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愚案以力取勝故貶而稱人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愚案國已失而猶舉祭禮故春秋書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處王宮秋申公鬬班殺子元
愚案春秋不書楚人殺其大夫子元未赴也時楚未通於
上國
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傳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
齊人伐山戎
愚案齊侯勤遠畧而不以德懷故貶而稱人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愚案滕薛國小而爵尊故來朝書侯已而滕侯書子薛侯
書伯蓋以地小而降列以役乎大國於此足徵尙力之風
可以想見聖人哀世之志不書名未同盟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愚案春秋秉禮以定是非故直書其事不俟加貶而非禮
見焉
說苑云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爲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
山戎管仲曰君所得山戎之寶器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

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
令丁男悉行
秋築臺於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傳曰爲管仲也
愚案古者邦國親比有相爲營繕之道故詩曰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春秋所書於常則有小穀之城於變則有邢與
楚丘緣陵之城其或宿大師以逼鄰國之負固不服則又
有虎牢之城觀小穀與楚丘同書知此時齊之與國皆執
役焉而非獨魯之感德然則或書其國或不書其國奈何

曰書其國者所以明救災之義不書其國而並不書往役
之國者所以大一統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曰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
侯夏過於梁丘
愚案齊侯創霸已進班於宋之上今非盟會之場故仍依
舊制而先宋公於此見桓公受胙而下拜管仲受禮而讓
上乃其心之誠然故春秋書之以明其有禮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
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歸及逵泉而卒

愚案不書殺諱之也諱國之惡禮也

傳曰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神居莘六月

愚案此事不書于經而左氏載之所以明春秋之法不紀妖異而孔子不語之義益明否則以爲其事本無奈此之謂反證之法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傳曰公薨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傳曰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愚案襄公末年書子野卒毀也此共仲賊之何爲與之同

書曰此直與諱而不書等耳至公子遂殺子惡乃書子卒以示諱惡之意此春秋始諱而卒不諱之義也春秋之於大惡也自弒君而外皆始諱而不書至不可諱而書乃遷就其詞以示意　不書成季如陳而後書其來歸恐其與有罪之慶父等也與僖公二十八年不書衛殺叔武同意

公子慶父如齊

愚案不言出奔諱國惡也

狄伐邢

春秋本義卷四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楫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曰不書即位亂故也

齊人救邢

傳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簡書齊救邢

愚案齊已稱霸而坐視狄之伐邢是棄諸夏而餽夷狄之欲有懷安之意焉使無管仲之諫則竟不救矣故稱人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傳曰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傳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愚案季友無罪故書子嘉之者嘉其能安宗廟定社稷

冬齊仲孫來

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

愚案不書省難諱國惡也嘉之故字而不名

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

愚案不書不告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云陽國名蓋齊偪徙之）

愚案陵弱暴寡使民無居處非霸主之道故貶而人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速也

愚案變而之吉祭本在常事不書之例時方二十一月故書吉以示譏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曰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曰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

愚案罪在夫人而與齊無與故與文姜同罪而不同書其孫於邾者知齊桓之必不已容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愚案前書如齊猶諱言奔也茲則以不可諱而書之所謂始諱而卒不可諱也　或問叔牙之誅書卒而共仲之誅不書其故何也曰牙居位而伏誅猶爲我國之大夫也故諱殺言卒若共仲既出奔矣乃與晉殺欒盈不書其大夫一例以爲自外入也故諱殺而不書卒此屬詞比事之教也

冬齊高子來盟

愚案專爲盟來則書曰來盟若來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盟齊桓務甯魯難而親之故貴其使而不名弗地於國中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愚案戰而君死書滅此昭公二十三年胡沈書滅之例也此狄滅衛也何以書入曰此春秋所以謹夷狄之禍而存中國也當與公追戎于濟西諱其來伐參看

鄭棄其師

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爲之賦清人

春秋本義卷五　　金陵叢書乙集之一

江浦吳　楫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曰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愚案此非爲僖公諱爲共仲諱也義本文公十五年書公孫敖之喪共仲立後則雖死不書卒猶未絕之於大夫也孔子謂刑不上大夫爲以禮御其心而明教故曰諱國惡禮也　子頹之亂春秋不書天王之出當與此處參看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愚案齊桓布德於諸侯自此始故書師而不書人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愚案非有迫而遷之者故以自遷爲文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曰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曰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愚案殺而書薨諱國惡也書于夷言非其地也齊桓殺之非禮故稱人

楚人伐鄭

傳曰鄭即齊故也

愚案楚不書荆者中國衰而蠻夷橫欲諱不能欲畧之不可不得已而據實以書而人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傳曰盟于犖謀救鄭也

愚案經不言盟者諱之也口血未乾而敗邾師於盟主亦有猜焉故書會而不書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愚案邾受哀姜之奔固得罪于魯及公請其尸則又疑得罪於公故戍虛邱以自妨自盟犖而後自謂可以免討故公乘其不備而敗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傳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愚案非卿則不應書然以介弟而從軍則亦不賤矣故與卿一例書獲所以嘉季友之功否則獲其賤人何功之有哉　季友既有援立之功又有得儁之勳故公特張大其賞孔子以爲此史氏所可原而不必倒正故書獲以仍其舊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愚案不稱姜所以責齊桓之不當殺也有絕齊之意焉左氏不忍明言又援禮以斷其義當與絕不爲親參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愚案封者植也猶木之拔而復植考之管子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管子曰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是以定居處爲封

也楚子玉曰請釋衛侯而封曹夫曹破而君見執故復立曰封如衛之國亡主滅其復立也非封而何固與天子封國之封不同否則衛自康叔受封今雖亡於狄而狄不能有則其國猶在也何封之有哉且封而不告五命所嚴桓公安得而自背之甚矣杜註之害義非淺　此處當書公會某侯某侯城楚丘今直云城楚邱以公之不及其事也使當日令不及敘如元年之城邢則亦已矣今敘豫其謀而不及其事使云某侯某侯城楚邱則公之過顯而與後至不書其國等矣非史臣之禮也故畧而不書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愚案姜雖有罪而公舉葬禮故書

虞師晉師滅下陽（穀曰諸侯失地名滅失地滅國皆不書諱惡也始諱而卒不諱者春秋之例也）

傳曰晉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愚案用大師焉曰滅稱師而不稱人虢有取滅之道也書下陽而不係之於虢周之版圖有定不待言而自見也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者克其一邑猶可言也絕同姓之血食不可言也故春秋於大惡之始皆諱而不書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傳曰服江黃也

愚案蠻夷小國而列於好會故與附庸一例書人

冬十月不雨

愚案書其始月與霖雨大雩書其始日一例

楚人侵鄭

傳曰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愚案伐而書侵以其掩取一人非伐國之道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愚案蠻夷有事來告則書當與楚之伐隨伐絞參看

六月雨

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傳曰謀伐楚也

多公子友如齊涖盟

傳曰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愚案來求尋盟以伐楚傳乃倒註法

楚人伐鄭

傳曰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

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夏許男新臣卒

愚案未同盟而書名以方同役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曰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屈完及諸侯盟

愚案春秋于吳楚來聘稱名而舍族以僭王而黜其君命也茲何以稱族曰不絕其向善之心所謂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也雖未能黜其僭號于一統之義無傷焉春秋之攘夷狄也服之而已若與之聘問往來則有所不屑 此盟不複書某侯某侯者盟不爲中國侯伯設也不書某侯某侯及屈完盟者彼自來服吾不屑與之盟也不稱諸侯者於義無可貶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傳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

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愚案濤塗信有罪矣然始何爲而聽其說是齊侯不明也故貶而稱人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傳曰討不忠也

愚案齊侯不自行而使公與蠻夷之小國同役辱也故書及而不書公

八月公至自伐楚

愚案言伐楚而不言伐陳伐楚有名也故卒列其事于魯頌

葬許穆公

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說案陳以譖見伐而又見侵非盟主之道也故貶而稱人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曰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

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說案稱晉侯罪之也信讒而殺太子是不明也故歸罪於晉稱申生罪之也以不逃死爲孝而陷親於不義君子觀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之說知世子之稱其猶不能免罪也殺在往年而書於此據聞訃之日書也不書重耳夷吾出奔晉不以告也

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夏官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物則土物也故曰觀也）

說案公循禮以書雲物故舊史載之孔子修之以常事不載故傳錯出見義且以明後此之不復紀于傳焉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傳曰會王太子鄭謀甯周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說案春秋之法凡稱諸侯皆貶也僖二十八年書諸侯圍許以重耳召王又爲臣執君一會而二逆也文十七年書諸侯會于扈以討賊受賂無功而還也襄二十五年書諸侯同盟于重丘以伐齊之役釋私憾而廢公義也此其謀

甯周也何以貶曰天子在上而諸侯翼戴其世子使禁其欲而不敢肆雖於事爲得而於理未順有強臣跋扈之意焉此猶哀姜之殺非不快意而君子予奪之至也不稱姜以絕齊以爲其事爲已甚也故首止之盟亦貶而稱諸侯此其微意豈公穀以下所能識然則會王世子何以不貶曰會者尊天王之子盟則有翼戴之詞焉天王在上而翼戴其子是土有二王矣故貶稱諸侯

鄭伯逃歸不盟

傳曰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傳曰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亾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傳曰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愚案晉滅虞虢而春秋不書所以爲中國諱也周建列國以藩屏天子而於親親尤重故封建至五十之多今晉一舉而滅同姓之國二爲其罪可勝言哉春秋於戎狄入伐大夫擅國天子蒙塵晉楚同盟同姓相滅種種敗禮傷教之事皆始諱而卒不諱故晉滅虞虢不書而衛侯燬滅邢則書所以存成周之典禮而爲中國諱也傳曰罪虞夫助滅同姓者尚有罪況首惡邪此即春秋之微詞不曰獲而曰執獲者得儁之詞取而執之故曰易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愚案不敢罪其喜王命而逃盟故以不時城責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愚案楚以蠻夷猾夏故君貶而書人齊雖以不時城責鄭而實則怒其喜王命也故前書新城所以循其名後書諸侯所以責其實

冬公至自伐鄭

傳曰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愚案伐鄭未成而許已入楚於此見創霸之難

七年春齊人伐鄭

愚案貶而稱人以其討鄭之喜王命也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使行曰汝專利而不厭汝必不免

愚案殺非其罪而專利不厭則其所以稱名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

傳曰盟於甯母謀鄭故也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鄭伯使請盟于齊

愚案齊辭子華之謀非辭鄭使之勿與也故經記子華之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傳曰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許於六年附楚今與齊同盟而楚不之罪焉者服齊之德也）

傳曰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愚案此王世子告難之人也尊曰王人所以明天子之尊也其盟也謀王室之難非私圖霸也故踐土之盟不書王臣而此則直書而不諱此屬詞比事之法也

鄭伯乞盟

傳曰請服也

愚案前使世子聽命又使請盟至此始親受盟曰乞盟所以表齊侯之德

夏狄伐晉

傳曰服采桑之役也（往年晉敗狄于采桑）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愚案古之死于兵者不入兆域焉有以淫見殺于齊而可享於太廟者故春秋以非禮書之否則在常事不書之例（書用致言其不當致也）

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傳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愚案禮天王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今遲至踰歲故曰緩　凡春秋書王崩及列侯之卒皆自書其聞赴之日而非追書其亾之日也惟誤告則書之以懲不恪急告則書其本日蓋周未告喪諸侯不得據傳聞以行喪禮而太史亦無據而書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傳曰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愚案會而不盟故臨以天子之宰而不必諱且不必稱王人況宰孔爲賜胙而來非爲合諸侯來也而齊侯下拜又得守禮之意觀其先歸宰孔不敢列之於盟足見小白之尊王室異乎踐土之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傳曰齊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愚案夏會而秋復盟齊不務德徒勤遠略乃霸業之將衰故貶而稱諸侯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曰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傳曰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愚案傳言見滅者之罪而爽夏之防則壞已久矣故不必更言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傳曰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愚案死難書名褒之也故傳美其復言未及五月而葬既葬故正位而書弒君事在往年而書於此從其赴之期也然則奚齊之殺其赴何以速曰時有荀息爲之主及荀息死而里丕主事故告遲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愚案晉有弒君之賊而齊不能討然伐戎以安中國猶上之事也故於齊無貶詞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曰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不書納不會也）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愚案殺之自上故稱國而不繫之以人示國討也克有大罪稱名而不舍族討不以罪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愚案不月則未必失時不日則非止三日其義可屬詞比事而知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不書祁舉及七輿大夫非卿也）

傳曰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十一年

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傳曰夏陽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愚案戎伐京師較之猾夏而更甚矣春秋削而不書諱之也秦晉救周而齊不勤王此霸主之罪也不能討罪而和解之亦非屏藩之義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胡

傳曰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傳曰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愚案齊桓徙勤遠略德不足以安中國而反懼夷狄故春秋略而不書至十四年緣陵之城乃貶而稱諸侯

夏楚人滅黃

傳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齊以服江黃稱霸今楚滅黃而不能救春秋書之所以明齊霸之衰）

秋七月

傳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愚案不書亦諱也王子召戎於周室亦有猜焉故不言出奔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傳曰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愚案受召戎之王子而不伐京師之戎尊王之義安在春秋削而不書所以明冠履之辨明中外之防而譏霸業之衰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傳曰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歸復命曰王怒未怠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九月大雩

傳曰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愚案非四夷是守而戍周是戍不書諱之也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傳曰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愚案齊霸已衰非復城邢城楚丘之盛矣故十二年城楚丘之郛不書此則貶而稱諸侯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曰鄫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愚案國主山川書沙鹿而不繫之晉以周之分封其版圖有定也故曰大一統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曰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齊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愚案救徐而次匡不逮事也以尋盟爲主勤遠畧也又使大夫代事開世臣專政之漸故貶而稱諸侯之大夫

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愚案闕文非不可補干支非不可致必仍舊以著其失者此史法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曰以救徐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傳曰討舊怨也

愚案宋與曹服事齊國屢好會同盟今乃修舊怨而伐之故貶而稱人

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曰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曰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壬戌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十一月晉侯歸

愚案秦晉以九月戰以十月盟以十一月歸晉侯而經書於此乃書其聞赴之期而非紀其戰之本日也不言敗績未戰也不言以歸不逾時而即返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傳曰隕星也

愚案星而曰石據實書也所以傳信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曰風也

愚案言是月明不同日也言過明不知其所起不知其所

終他國不之見惟宋見而記之耳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傳曰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愚案伐不書救亦不書覇業衰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傳曰狄侵晉因晉敗也
愚案不書當由不告
傳曰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愚案戎致難于天子齊爲覇主而不能討而平之戍之又欲復召戎之子帶至此而再行遣戍不書諱之也

傳曰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愚案稱鄭明國討也不稱世子絕之於國也春秋不書不告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曰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愚案不書城鄫惡其不務德而勤遠略也是時戎病周室而不能討復何爲乎故曰覇業之衰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云英氏楚與國）
傳曰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愚案救徐不力徒勞百姓故貶而稱人（柞子所謂內不足力外不徒變而力伐四鄰是也）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傳曰師滅項（用大師曰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愚案會淮之日久矣齊伐英氏會夫人公何爲乎淹久於外以諸侯之事書而諱辱之義見焉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曰齊侯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愚案春秋書卒皆書本國聞赴之期讀此傳可以隅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傳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愚案不書無虧之殺以其立雖出自易牙豎貂而桓公實

先有亂命也不得與州吁無知比　衛避于宋而伐齊逐其所自出以立孝公非所欲也故遣大夫從役以大夫而會公侯故與附庸一例稱人

傳曰鄭伯始朝于楚

愚案特書無納之害

夏師救齊

愚案公有見止之隙故不與伐齊之役而反救之然無虧之立非州吁無知可比故直書而不諱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

愚案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則此時之出奔可知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曰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愚案邢與衛同被狄人之害今乃棄同即異狄退而猶淹久於衛以自取滅亾故與狄一槪書人

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愚案滕無罪而宋執之是虐也故貶而稱人滕自桓二年降而稱子蓋儕於附庸之列故傳以邾滕並稱其稱名也蓋用書附庸之法而非宣公之有罪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愚案曹不親行而以大夫往會故與附庸一例書人秋所以有不服之討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此暗用會稽之會爲戮防風之法而謂鬼用人假手於邾祇爲犬豕等禽獸之弱肉强食）

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用人其誰饗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愚案邾爲宋襄執鄫子其不言宋公何也曰此春秋舉輕以例重不舉重以例輕之法也書其爲從者而首惡可知滕子稱名而鄫子不名何也曰以小國而對上公當以附庸之法書以小國而對小國故稱爵而不名故邾子稱人乃附庸之常法不足以爲貶而對鄫子言之即其貶也貶邾即所以貶宋也鄫之會盟書爵而不書人何也曰時方未會未盟不得序五等之禮且恐讀史者誤以所用爲鄫之大夫也此春秋之義也

秋宋人圍曹

傳曰討不服也

愚案曹南之會君不親行是未服從也故未以爲討傳在伐邢之後從其實也經在伐邢之先從其告也不務德而求務故貶而人之

衞人伐邢

傳曰以報菟圃之役

愚案邢衞同姓又爲脣齒之邦而互相殘害故亦貶而稱人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曰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愚案楚之狡也始敗蔡既伐鄭而威力未能及魯則修聘禮以通之今乃假託無忘齊桓之德以與魯盟非若召陵之盟屈完可比也陳侯引水入牆固爲罪首而魯亦游其彀中是壞中外之防者自此盟始也明爲念齊而陰以敵宋遂爲鹿上之先聲而宋公之見執禍不旋踵故書會而不書公以諱魯之失計而三國與楚一概稱人其書鄭於楚後者以其先爲之下也

梁亾

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傳曰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愚案月令仲冬命有司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令周之春於夏令爲冬乃作新城門是沮泄地氣以發其房使不得固閉而有妨諸蟄也故曰不時否則方冬而興役何不時之有此與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廄之不時一例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傳曰滑人叛鄭而入於衞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愚案陵弱暴寡故貶而稱人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曰爲邢謀衞難也於是衞方病邢

愚案齊孝不能繼桓公之業威懷列國和解其難而甘與狄伍何其孤也故與狄一概而人之

冬楚人伐隨

傳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

愚案隨之見伐久矣至此始書所以著蠻夷之禍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傳曰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後敗

愚案宋欲霸而先與楚盟不能以德力相服而反求之失攘外之義矣故貶而稱人齊侯先與狄盟今又與楚盟失其所與有即異之嫌焉故與楚一概稱人

夏大旱

傳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傳曰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愚案齊之盟猶列楚於陳蔡之後所以尊中國而卑蠻夷也今則直書於陳蔡之上以宋公求諸侯於楚而並以己之屬國下之也其自壞中外之防如此故楚亦據禮稱子而不稱人書執而不書楚爲中國諱也以爲實自取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愚案稱人貶之也陵中國以誇於中國故黜而貶之稱名而舍族貶其君命也不稱宋爲中國諱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愚案此時直以楚主盟矣故貶而稱諸侯以爲是皆不足錄矣十九年盟齊不書公而今稱公者始諱而卒不諱也釋不稱楚亦諱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存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愚案書取須句而不書邾滅須句以蠻夷猾夏爲周禍諱之也其義與狄滅衞書入一例其與衞事或書或不書者以邾與須句皆微者也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愚案不書敗績諱之也以周公之後而敗於蠻夷之小國禍孰大焉故諱而不書

傳曰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愚案以戎逼周秦晉之罪莫大焉左氏書此所以爲楚伐陸渾之戎伏脈

傳曰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愚案王子召戎其罪大矣乃始則齊桓欲言而復之今又富辰言之卒致禍亂狼子野心夫豈恩義之所能結吾於

此見齊桓富辰之迂闊然周道親親富辰兢兢言此而王則或聽或不聽其聽也足以基禍本而其不聽也又以召禍階使王不聽之於始而聽之於繼豈有異日之患哉故服藥各有所宜而良方不識可用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愚案不言楚人伐宋明宋之自取敗也楚子蠻夷故人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曰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愚案求納不成反受凌辱豈獨見執傷股之可醜邪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傳曰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傳曰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殺之

愚案不書晉殺其大夫非卿也否則由不赴親夷吾卒踰年始赴可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二月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夏狄伐鄭

傳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

愚案不書鄭執王使所以存天澤之分也至文公十四年齊執單伯始書知其不可諱也不書王以狄伐鄭者蓋同卽異將爲後患爲天子諱之也春秋諱以狄伐鄭諱晉楚之初盟所以謹中外之防者深矣

秋七月

傳曰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冬天王出居于鄭

愚案不獨鄭伯朝楚矣中國無霸其害如此

傳曰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秋大敗周師王出適鄭冬王使來告難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愚案不書狄攻王爲諸夏諱也秋出而書于冬從其告也辟母弟之難而以自出爲文言非有人迫逐之所以存天澤之分也於不諱之中有諱詞焉故書出而不書入

晉侯夷吾卒

愚案卒在上年九月而經書于此從其赴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傳曰同姓也故名

傳曰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愚案重耳納春秋不書所以存天澤之分爲王室諱也若書王入于王城則前此有人迫逐之而非王之自出其義當與不先書鄭與乾侯非公且微過參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或問大夫見逐見殺而無罪春秋何以不名曰彼既國討

不公則但存其事以明上之失刑而已若大夫有罪則書名以爲萬世之指摘古人所以有丹書之著也若罪大惡極則書名而舍族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傳曰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圍商密商密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愚案不書伐鄀取楚師不告勝敗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傳曰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愚案衛侯稱子未免喪也以大國之卿會公侯尚貶而書人況小國乎故莒慶舍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傳曰尋洮之盟也

愚案成公未除喪而平魯莒既平而使大夫尋盟守制也非敢以之抗公侯故不書人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傳曰討是二盟也

愚案齊不自反而禁人之相親故貶而人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傳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齊侯乃還

愚案齊侯稱人我有辭也與文公二年晉宋陳鄭伐秦一例

衛人伐齊

傳曰洮之盟故也

愚案齊棄命廢職貶而稱人豈衛顧新盟而獨可忘舊德乎夫衛之復建齊桓之德也故春秋亦人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愚案禮以制中國彼蠻夷之君長自相殘滅何足繩以中國之禮故楚滅同姓而不名此春秋攘之之義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曰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愚案春秋之作明周禮以正列國杞用夷禮是棄周禮也罪莫大焉故以書法正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傳曰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愚案齊不以有怨而不赴以名魯依同盟之禮書名者權而得中無傷舊例故孔子因之而下以往弔書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傳曰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於宋

愚案楚子乃蠻夷之長而四國棄同即異不思猾夏之害故貶而稱諸侯而公之非亦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曰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傳曰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衞侯出居于襄牛
愚案不書斂盂之盟不赴也不書衞侯之出諱之也所以
存天澤之分也先君有怨其後嗣何罪而出之以求安豈
臣民之道哉故以爲大惡而不書（史記云晉救宋徵師於衞衞大夫欲許晉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亦是元咺本謀雖爲晉惡）
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
傳曰公子買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
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愚案不明子叢之冤爲國諱也史記於淮陰侯事隱白其
冤而仍以謀反書正得春秋諱惡之義
楚人救衞

愚案書於刺買之後從赴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愚案執曹伯所以報薄觀之怨也杜云欲怒楚使戰故以
與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
傳曰宋人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
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
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
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子
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
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
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衞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
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
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
背酅而舍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
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

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愚案宋公在列而書於齊大夫之後齊急宋難也秦亦急
宋難而列於宋後者不使棄周禮而用戎夷之法者得列
於中國之上也重耳書爵而三國稱師者協其力也楚從
晉師而稱及楚者不使蠻夷得加兵於中國也楚稱人者
例貶之也楚子親圍宋尙以人書何況大夫不書陳蔡者
以師屬楚而非另爲一軍也或問齊秦與宋無戰事安知
非隸師於晉曰宋公在列安能失位而隸晉師若隸晉師
則三國不得復書於策且晉以胥臣敗其右而以三軍之
全力敗其左若子玉不收其卒而止乘虛而入晉將何以

當之盖重耳合戰先盡已力若子玉之若放六卒復至則以三國之衆當之故子玉知難而退而三國亦全師而回非以師屬晉而宋公齊大夫秦世子皆不與戰也且傳言四國次於城濮而特言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明其各爲一軍也杜注之謬總由未嘗細心

楚殺其大夫得臣

傳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愚案書殺大夫惡其專也書名臣有罪也書名而更舍族其罪重也得臣違君命以勦民是其罪也觀晉侯莫予毒之說知其僨敗王畧爲害已極故與宜申之謀弒同書舍族以重其罪

衛侯出奔楚

傳曰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愚案衛成公之在襄牛猶魯昭公之處鄆也今以自出爲文以其懼于晉也懼於晉而非爲本國所不容亦何必爾蓋春秋據其迹以存天澤之分故曰禮義之宗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

傳曰甲午至衛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行成于晉五月丙午晉侯及鄭

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愚案霸業之興王業之衰也創霸而盟于天子之庭王臣又主張之其相逼不太甚邪其替威不已極邪春秋不書王子虎于踐土所以尊王室而諱之也然始諱而卒不諱故翟泉之盟則書王人後則直書單子尹子知其不可諱也盟在癸亥經書癸丑從公往會之期也秦與同役而不與同盟重耳不敢屈秦以自尊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愚案晉侯出入三覲故公既會而行朝禮然先盟而後朝亦足見霸業盛而王室衰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傳曰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愚案諸侯失地名其出奔或名或不名所以分有罪無罪也其返國無不名所以遵禮經也不書叔武之殺恐以無罪而有類於國討也武叔奉公命以居守又無圖利之心不幸見殺故衛剽之見弒于甯喜可書而此事不可書若

晉之是三十年衛殺公子瑕之類矣此屬詞比事之教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秦人于溫

傳曰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許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愚案諱之即以罪之此所以正名分故曰春秋明天子之事不親言無代德而虛有二王

又案召王使狩乃魯史本文故孔子正之天王之狩當於四岳今畿內之河陽新以賜晉豈巡狩而朝方岳之所乎故曰非其地夫晉文之請隧也未有代德而幾於二王今不帥諸侯躬造王城而自居便地以煩天子是火德既衰而強侯失禮也春秋以書法正之故曰明德於避諱之中而晉侯之罪見此春秋誅惡之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漢書釋行在所本此）

愚案晉公朝而諸侯之朝可見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愚案事在朝王之前而書於後既朝而始以其事告諸侯也重耳爲臣執君故貶而稱人與文公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一例若成公十五年所言之例乃爲有罪者言之也公殺歂犬以償叔武安得罪若以襄牛之出追罪其得罪於民則春秋無兼抵他事以定罪之理況襄牛之出罪在臣民而不在成公故曰晉人罪重耳也元咺之還逆節假公以濟私特重耳有舊怨於衛也故既訟而立子瑕春秋不書子瑕之立不與人臣之得專廢立也其

歸以國逆爲文者衛人畏晉而不敢違也夫君臣無獄而重耳主張之故書曰自晉外傳詳載天王之指責所以互相發明

諸侯遂圍許

愚案此會溫之諸侯也晉侯顯行不義爲臣執君又召王出狩一會而二逆焉故不書其人而但曰諸侯又於曹伯之會複書之以明致貶之意而非史氏之省文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公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愚案晉侯之罪多矣請隧召王爲臣執君今又作三行以

擬六軍雖陽避其名而陰蹈其實左氏書之所以補春秋之法所不及

二十有九年介葛盧來

傳曰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愚案不書朝與桓公六年書寔來等蓋於朝禮有所未足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泉

傳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愚案晉始納而輕爲不以禮會盟故書會而不書公諱其辱也王子虎稱王人所以別之於列國也至成公十六年直書尹子則天下不復知有王室之尊而周且儕於列國矣以列國之大夫而敢陵王臣與公侯故書人以罪之序秦於陳蔡之下尊中國也秦不與踐土之盟而與於此盟者以王臣爲侯臨之秦晉之大夫均退處於後不嫌屈秦以尊晉也　鄭與踐土之盟今尋盟而謀伐鄭豈禮也哉夷吾佐齊不敢受上卿之禮狐偃佐晉乃敢會王臣與公侯左氏於讓上下其世祀而狐偃在晉不再傳而失之子孫降在皁隸皆無禮之所致也左氏以禮解經據一端以該全體而春秋之微意以明不著蔡大夫爲何人缺也

秋大雨雹

傳曰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

傳曰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傳曰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愚案晉爲盟主而首害同盟故以爲大惡而諱之至不可諱乃貶而書人所謂始諱而卒不諱也

夏狄侵齊

傳曰狄間晉之有鄭虞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傳曰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數牛之出元咺爲首惡叔武之事又擴背而逐君其罪上通於天故於殺名之）

愚案元咺以國討爲詞子瑕不書立而書殺所以明君臣之大義　子瑕爲元咺所立不與叔武之受命居守相同故書殺以明其罪若剽以弒書則當喜君之而當書殺之其罪雖與子瑕等而喜之大惡不可以不著也故與此同事異詞然彼此互證亦可以識剽之不能無罪

衛侯鄭歸于衛

傳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王許之乃釋衛侯

晉人秦人圍鄭

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晉發上以前事）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不可亦去之

愚案晉侯親背踐土之盟故貶而書人秦本戎夷故人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傳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東傳于濟

公子遂如晉

傳曰拜晉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曰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愚案郊本不多卜卜牲日已吉而卜郊則違禮而慢神宜其不從也經著一牲字而兩義俱見至三望之非禮則以猶字見之

秋七月

傳曰秋晉蒐于淸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愚案變行言軍僭下於天子一等左氏書此所以補春秋之法所不及

冬杞伯姬來求婦

愚案既非來甯又非來歸故著其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傳曰楚鬭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愚案此即盟宋之機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傳曰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于敝邑敢犒從者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

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傳曰齊國莊子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

國子爲致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傳曰晉伐秦師遂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

愚案秦師襲鄭無功而還非侮戎非興東郊不開可比其於晉何害乃舍三年之喪從利以興兵革非禮也故晉襄貶而稱人不書三帥之獲以文嬴之請而舍之

癸巳葬晉文公

戎狄侵齊

傳曰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傳曰報升陘之役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傳曰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於箕

傳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免冑入狄師死焉

愚案晉侯稱人猶襃志也不書白狄子之獲畀之也不書先軫之死統其師于君也

冬十月公如齊

傳曰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傳曰即安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曰討其貳于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愚案晉喪服未除而討貳非禮也故貶而稱人而陳鄭爲之黨故春秋亦人之不書楚侵陳蔡伐鄭爲晉諱也不書晉侵蔡而楚救諱大夫主兵也

春秋本義卷六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楫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愚案此補春秋之譏所不及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傳曰緩非禮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晉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圍戚六月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愚案衛有取伐之道故晉不貶而稱人不書取戚何也晉自啓南陽分曹衛之田已盡得五鹿朝歌邯鄲衛三監之故地今復蠶食之則中國之賴於霸主者安在是以無禮責衛而自蹈於無禮者爲尤甚也故以爲霸主之惡而諱之

襄王賜晉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則南陽者溫之總名也不朝王於洛邑而自居便地召王而朝是惡效尤而仍未免效乃父之尤也以其獨行朝禮無與於魯故不與河陽之役同書

叔孫得臣如京師

傳曰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傳曰衛孔達帥師伐晉

愚案孔達爲政不思强弱大小之不敵修禮睦鄰以安境內而屢試螳螂之臂豈有倖邪故貶而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曰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愚案不書戚田之疆諱晉惡也禮卿不會公侯敖以敬恭大國之命而往非若翟泉之盟狐假敢與魯君抗也故於禮無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傳曰楚子以商臣爲太子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丁未王縊（聽江羋之言立之而又殺）

（之成王不能無罪故曰弑逆大故被爲君爲臣者皆有罪也）

公孫敖如齊

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傳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愚案孟明以戎夷之大夫不貶而稱人以其念德而修國政也故曰秦師
丁丑作僖公主
傳曰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傳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愚案書及而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處父舍族貶其君命也故曰厭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傳曰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愚案大夫不當會公侯士穀堪其事而不稱人以本爲討衛卒獲成於衛足以安友邦而利社稷也穆伯之會雖非公命亦以利社稷而不舍族若襄公二十二年臧紇如晉徒爲季武子交結大國以固私黨則春秋削而不書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曰逆祀也（主廟云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宋不宋者君紳以爵）
愚案新主入廟本在常事不書之例其書也爲逆祀書也不言逆祀而言躋諱國惡也再觀定公八年從祀先公之書所謂婉而成章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愚案秦穆敗大德於晉晉以怨報德再敗其師又帥與國

伐之是不以秦爲德而反以爲讎也春秋惡晉之無禮而謂秦穆之德必不可忘故於書法表之不書取汪尊秦而爲之諱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愚案沈乃蠻夷小國近楚而服于楚宜也今晉不務德而勤遠畧故諸侯之師貶而稱人

夏五月壬子虎卒

傳曰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愚案卒以四月而經書五月從其聞赴之期也不書爵所以異之於列國之君也

秦人伐晉

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愚案晉見伐不出是知秦之有德不可敵而自慚其不德也春秋於秦伯人之以謹戎夷之入伐不書取王官及郊爲伯主諱也

秋楚人圍江

傳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愚案事在雨螽之後而經書於前從其赴告之先後也不書先僕伐楚諱大夫之主兵也

雨螽于宋

傳曰墜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曰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愚案秦縮於西楚橫於南晉是以懼事本在救江後而經書於前晉之赴告在後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曰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爲此專伐楚晉告周而今書周者所以張大其罪掩飾其）（力不及追也及知難而退則猶是夾祇而軍之故智也數術下事可以總見行術之哉）

愚案不書王人爲王室諱也以天子之卿而下從諸侯之大夫其下陵上替不太甚邪是較之翟泉之盟而更不可言矣故春秋諱之晉以大夫主兵春秋既再諱之矣今書陽處父者始諱而卒不諱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傳曰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

愚案孰逆之大夫逆之也大夫賤不可以逆君夫人君子觀名之不書於策而知卿不行之非禮（不言逆女而言婦娶者文也貴聘而賤逆之故文從其略不書至不書夫人不稱氏凡曰夫人氏者書稱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愚案事在伐秦後而經書于前從赴書滅江而晉救之不力可知（往年救江轟雷貫耳今年江滅置若罔聞晉之不僖數可知矣傳言秦穆之引晉自貢而盟且然何況竊主享非貢賦而受賦弗答左氏言外之旨何異書人微詞）

晉侯伐秦

傳曰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傳曰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曰其敢

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曰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傳曰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愚案秦本戎狄例當書人

秋楚人滅六

傳曰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傳曰冬楚公子燮滅蓼

愚案不書楚不告勝而蓼無人告亡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曰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仲（作）諸鄭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寵父之見殺阿黨也春秋以侵官罪之而不究其阿黨故春秋無誅意之法）

愚案此時晉未有君其殺出於隸人之手當書晉人而以國討爲文者以其侵官亂政乃國法所不容故不獨書名以著其罪事在葬襄公前而書於後從其赴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曰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愚案簡伯殺而賈季不能安夾此宣子之妙用也又以德報怨而送其帑眞令人不覺其忌克不書鞫居之殺非卿大夫也

文子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傳曰非禮也不告閏朔棄時政何以爲民

愚案猶者言棄禮而未盡

七年春公伐邾

傳曰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傳曰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傳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昭公即位而葬

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愚案稱人以殺故曰衆不書名故曰非其罪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傳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不見士伯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

愚案招之而忽敗之此晉大夫之罪也故貶而稱人康公親送子雍而以人書以其於理不順也不曰敗無大勝負也　晉人舍太子而外求君宣子本罪之魁也乃歸罪於先蔑而士會與焉故二子懼討而出奔春秋書名以罪之以其弗聽同寮之諫而甘爲不義也不書士會非卿也

狄侵我西鄙

傳曰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愚案晉侯在懷抱之中而八國之君往會其大夫是晉威也晉趙盾以大夫而盟會公侯是僭踰也故貶而稱諸侯大夫不書公及諸侯會晉大夫者公後至也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曰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傳曰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愚案不書晉不告也宣子自知己罪而不欲彰明見伐之由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傳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愚案出疆專命而不舍族以其有利社稷也故曰珍之遂乃異日之殺惡及視者而此時則有功可褒春秋於人之功罪各不相掩如此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於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叔仲惠伯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蒍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二人不書非卿也）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傳曰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傳曰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愚案是時晉靈方少政由趙氏故書晉人以明殺之不自上也不書梁益耳非卿也事在正月而經書於此從赴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春秋於夫人歸寧未有書至者此獨言于所以補四年之缺而正其名分故廟而成卒）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傳曰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愚案作亂者僅殺一人而宣子以五人償之所以報先克之恩而固已之位也然則賈季若不出奔宣子能弗討乎其以德報怨送帑於狄特外示寬大以安先都士縠等之心耳故春秋再書晉人以著權柄之下移而專殺之罪乃益其不書蒯得非卿也

楚人伐鄭（不書鄭及楚平爲弱主諱也蓋見伐猶可平則甘心下之）

傳曰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曰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獨稱大夫史失其名也）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愚案貶列國之大夫而魯亦與焉書公子尊君命也

夏狄侵齊

傳曰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愚案不書不告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傳曰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䓨陳懼乃及楚平

愚案不書亦不告也即告而平亦必不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

愚案此越椒也舍族貶其君命也春秋子來聘而貶其君命者三國曰楚曰秦曰吳吳楚以僭王而貶秦以干盟棄禮而貶秦東周禮用戎夷之法又郊祀上帝雖無僭號實與吳楚無異故春秋一概貶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翟好而襚泉之盟）

愚案秦僻西陲比於戎狄苟知行禮雖送死不及尸猶書之而無貶詞以此禮嚴於中國而寬於戎蠻故惠公仲子之賵雖天子之使猶貶而書名而於秦則畧彼楚子滅夔而不名義正如此讀者當觀其會通書其有禮而猶曰秦人從其戎狄之本稱也從其本稱此責禮之所寬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傳曰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愚案晉伐秦不書者晉諱報武城之役不赴也秦不書人者曲在晉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曰子西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愚案書名而又舍族以再謀殺誅也子西有罪見宥而再官之成王之德極厚而再世謀逆不衰故里克弒二君而不舍族而於宜申則舍之此春秋之法所以曲而當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曰頃王立故也

愚案翼戴王室乃侯國之宜盟何爲者不書公諱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愚案陳鄭會楚于息非爲伐宋來也及楚率連二國以伐宋召蔡而次于厥貉是爲伐宋來者獨楚子蔡侯而已故不書陳鄭及宋甘爲楚弱兵未之加故書次往年鄭及楚平陳及楚平均不書於經今宋又聽命而亦不書直至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而後書者載邲之後晉霸既失楚莊代興其勢不可諱也故始諱而卒不諱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傳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

防諸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傳曰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傳曰卽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傳曰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曰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

長狄僑如以命宣伯（杜云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傳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於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伯來朝

傳曰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杜云不書來歸未歸而卒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傳曰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愚案稱叔字也女嫁而字

夏楚人圍巢

傳曰羣舒叛楚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傳曰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愚案秦本戎夷僭行郊祀今干盟棄禮故舍族以貶其君命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曰秦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

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明日請相見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愚案令狐之役其曲在晉故趙盾貶而稱人秦伯於晉亦再三嚙嚙而忘其渭陽念母之誠故春秋亦人之不書及者晉本無心於戰也不書羈馬之取爲晉諱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傳曰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傳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大室屋壞

傳曰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於沓

傳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狄侵衛

十有二月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曰公還鄭伯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傳曰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愚案言同所以別異新城之役爲援楚盟也謀邾乃其餘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傳曰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

傳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愚案貶而稱人非所當納也以晉臨邾而弗克納屈於義也所以著趙盾之罪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許之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曰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愚案以七月弒以九月告即書以九月此春秋之通例也是獨弒君爲然哉左氏特即此以發其凡

宋子哀來奔

傳曰高哀爲蕭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愚案子者男子之美稱冠子於哀所以貴之也非書字也封人之官微乎微矣升而爲卿則官尊而祿厚而不義昭公而出其輕利重義如此此春秋之所貴也所謂亂邦不居者邪　蕩意諸死昭公之難春秋側而不書以殉祿也殉祿不義則重義者貴矣若舍昭公而從公子鮑則黨惡之罪上通於天故春秋見義於子哀之書法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曰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愚案單伯如齊爲何以得書爲魯往也以弒君之賊而執王使又執君母其罪不可言矣故再書齊人春秋不書鄭執王使而書單伯始諱而卒不諱也其不稱王使與夫人者所以存天澤之分也於不諱之中有諱詞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傳曰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曰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愚案因備官而書司馬來盟者専爲盟來也

夏曹伯來朝

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曰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愚案不絕之於史者以其爲國卿之父尊國卿卽以昭國體也況前許其復今許其葬朝廷具有成命固不得以出奔絕之故曰國故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傳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愚案至自齊言由見執而來也曰單伯貴天子之使書其爵也貴天子之使而齊之罪愈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

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愚案爾人以弑君之賊敢行無禮於君母而又來伐悖逆甚矣故貶而書人

季孫行父如晉

傳曰齊侵我西鄙故告於晉

冬十一月諸侯盟於扈

傳曰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愚案貶而書諸侯此處發明最顯公以齊難不往非惡也故雖不與會而春秋亦書此書法之變通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曰王故也

愚案懼違王命所以明其非畏霸主也故曰無能爲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曰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季文子曰己則無禮而討于有禮弗能在矣

愚案齊之橫逆已極當貶而書人今反無貶詞所以罪晉之助紂爲虐也罪在霸主故於齊侯無貶詞謂罪有所歸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曰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愚案霸主不足恃不得已而求盟于亂賊又有疾而使卿往非敢違禮而以大夫抗公侯也書曰齊侯弗及盟所以著齊侯之驕而霸主之無能爲益見否則無禮招辱春秋當諱國惡何爲而直書之此義當與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參看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曰疾也

愚案初不視朔何以不書諱之也至不可諱而後書之然則春秋何以不書有疾而曰雖有疾而猶可以視朔也況前此之君未嘗不視朔豈其終身無疾蓋有疾而使他人代之也不視朔而又不使人代之此公之所以失禮也然則後此何以不書不視朔曰有疾而不視朔猶可言也至無疾而不視朔則不可言矣故同於國惡而諱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傳曰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丘

愚案春弗肯盟郪丘何爲其貪賂可以想見魯以賂獲盟大夫盟公侯而不爲抗

秋八月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傳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八月聲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次于句澨使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愚案蠻夷滅國中夏益衰不可以不謹故三國書人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傳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

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使意諸爲之曰君無道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使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

愚案稱國以弒者君無道也稱國而加之以人衆詞也故傳於夫人國人之外特叙六卿以明賊黨不書及其大夫蕩意諸以其貪位苟祿非死節之臣也以宋子哀來奔之事觀之知其不能潔身以遠不義以宗祊死孟縶之難觀之知其死不足以塞責此屬詞比事之法也或問稱國以弒以爲君人者戒然則君可弒乎弒君者果無罪乎春秋若曰彼見弒者尚不能無罪何況賊之主名此經之意也左氏親炙聖人得其意而詳書之以告後世使知宋人弒君實公子鮑弒之也夫乘君之隙要結人心內外上下合一以成篡弒其罪豈尚容於誅乎故春秋之微意得左氏而始明自左氏而外皆臆斷而無當於聖經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傳曰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傳作北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取宋賂見宣公元年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愚案宋弒君而不能討又從而定其亂安用霸主而猶責諸侯之貳宜其不能服鄭而反自卑也宣子以穿出質乃有意釋放使不與晉甲同罪恐人議己故又以公壻池陪

往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傳曰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
不能齊君之語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傳曰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
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秦伯罃卒
愚案未同盟而赴以名以嘗通使故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傳曰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及即位乃掘
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游於申池
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齊人立公子元
愚案君無道而稱國以弑弑者二人而以衆爲詞莫適爲
主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曰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冬十月子卒（臣隱閔書公薨而不地禮雜記云君薨太子稱子待猶君也故不名）
傳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

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馬
矢之中既而復叔仲氏
愚案春秋於里克之殺卓子書曰弑君以其獻公既葬卓
子已正位於朝也今文公既葬惡之立自春徂冬已歷四
時但未踰年而行即位之禮耳故書子者諸侯未免喪之
通稱也其不書名者春秋於本國之君未有薨而書名者
也所以例之於君而與子般子野異也子般以諱國惡書
名子般諱而惡不名者始諱而卒不諱也其書卒者既不
稱公即不得稱薨也與孟子卒定姒卒王猛卒一例不書
惠伯之殺諱之也叔牙以有罪賜死以書卒爲諱惠伯以

忠君見殺以不書爲諱諱不同而同爲國惡故據禮諱之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曰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傳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
必達

愚案不書莒僕來奔以季文子逐之也宣公喜同惡之相濟而文子即乘勢而盜其柄祿去政逮蓋有由來

春秋本義卷七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樹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傳曰尊君命也

愚案尊君命稱族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傳曰尊夫人也（稱族以尊君命舍族以尊夫人史例之變猶禮以多爲貴而又有以少爲貴也推其義法乃微詞之所以發通也）

愚案尊夫人謂舍族也不稱氏以喪娶而降其尊也夫公侯未除喪尙降而稱子況夫人乎襄公二十六年宋左師問夫人之步馬者對曰君夫人氏也可知氏爲尊稱時急欲親齊故違禮喪娶而不忌書之而義自見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曰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愚案甲不用命於今八年前此所以隱忍不發者以趙穿與之同罪也穿出質而胥甲放胥甲放而趙穿返至冬而將兵伐崇矣盾之爲政其不平如是其他可以類推晉失

諸侯豈獨靈公之罪邪　盾於此獄高下其手故傳稱晉人經所以不與哀公三年蔡人放其大夫于吳同書者以盾雖庇穿而未敢顯然作主依然黜陟自上也春秋之法據事而不原心故寬嚴皆得其實如此

公會齊侯於平州

傳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

愚案成宋亂則書定公位則不書諱國惡也

公子遂如齊

傳曰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傳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愚案齊成魯亂故貶而稱人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愚案楚無貶而鄭書所以責中國也穆公知晉不足與而即異以壞中外之防其罪不太甚邪故貶而稱人而楚子無貶所以著鄭之罪也傳專言楚而經貶鄭者言雖以楚爲主而鄭之罪無可逃也專言救陳宋而經專言救陳者

既深入數陳則宋圍自解名異而實同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傳曰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愚案不書盾嫌以公侯而會大夫爲專征伐之漸也春秋於文公七年扈之盟貶稱諸侯晉大夫而此不復貶者其事近正其勢不能已也故文之十四年同盟新城已書趙盾新城書盾而此諱言晉師以其專征伐也不書救鄭爲霸主諱也以解揚見囚而還何以摧楚而威中國邪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傳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穿侵崇秦弗與成

愚案秦有大德於晉晉以怨報德一敗之於殽再結怨於河曲今不競於楚欲與求和而以詐力秦知其不競安能游其彀中也哉

晉人宋人伐鄭

傳曰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愚案德則不競而欲以力爭故貶而稱人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傳曰鄭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

愚案鄭伐宋而宋及鄭者惡鄭之受命於楚而害同類也不書樂呂之獲非卿也

秦師伐晉

傳曰以報崇也遂圍焦

愚案求成而伐其與國其曲在晉故稱秦師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曰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去之

愚案不自反而徒事報復故貶而稱人不書楚救亦爲晉諱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麑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董狐良史而孔子以古人目之書此非晚近所能行也故齊太史不保首領而

（骨於隱罔之弑亦并諱國惡之禮諱之亦孤得行直筆以宣子明史法也故以存之良大夫曰之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何況正卿當竊伯王之從近嗣出則是此義孔子曰罪君三逆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罪吾弗信也夫寬子承陽處父易帥之亂政而獲正卿其祖讓趙穿假公濟私者多矣非利祿而何其驟諫而不聽殺賦而不去至睽樂伏甲而亡納其佩疑上是三逆也由是閒弑而復復而使穿逆然悖非惡君無上而心悅乎穿之勤於惡乎孔子謂越境乃免所以明王法之必不可改非以被惡之名有所於疑而欲有罪者也此之謂微詞）宣子使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

愚案稱國以弑者其罪在君稱名以弑者其罪在臣左氏於稱國以弑者必表其賊之主名於稱名以弑者必正其不君之罪所以發春秋之微意使百世而下弑逆大故彼為君為臣者皆有罪也此傳大書靈公不君非為盾出脫也盾之罪已見於書法何用屋上架屋故歷言靈公之罪而於盾無苛責焉且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為王法所不宥則穿之手刃其君者其罪又可知矣不書卑不成喪也宣子不討賊而又不盡臣禮豈獨逆黑臀使穿有黨惡之意邪竊有春秋辨一則今併附錄於後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左邱明曰此穿弑之也盾乃為法受惡歐陽子曰此盾弑之也吾舍傳而從經君子立乎二說之後將安從曰吾從左氏然則果何道以明之曰吾嘗屬詞比事以明之今夫欒書中行偃之弑其君也春秋稱國以弑論者以為君無道夫厲公無道而靈公不君春秋何以獨罪趙盾又何以獨罪州蒲冊亦有幸不幸邪曰歸罪趙盾所以教天下之為臣稱國以弑所以教天下之為君曰厲公之罪不及靈公趙盾之罪不及書偃春秋何不舉書偃以教臣舉靈公以教君曰春秋之法舉輕以例重不舉重以例輕以厲公之罪不及靈公猶且稱國以弑則雖積厚斂賊虐諫輔殺人不忌者其罪自不容於誅矣以盾之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猶且為法受惡則手執其君為賊主名者其罪又何容於死且厲公之殺三郤也欒書實加媒孽趙盾強諫而不從書偃縱惡而不諫靈公攻盾而盾逃厲公釋書偃而書偃謀逆假令援經定罪則善誰欲為而惡何以懼謂趙盾之書本於董狐則春秋何以稱筆削謂春秋為賢者諱則宣孟之忠奕世載德謂春秋為責賢者備則欒書之德在人荀偃未卒事於齊而目不瞑皆不可謂之不賢且賢者罪輕而首惡不賢者罪大而逃刑則人又何樂乎為賢吾故曰春秋之法舉輕以例重不舉重以例輕而何寬於趙穿又何苛於趙盾且齊襄之弑不書連稱管至父而書無知鄭靈之弑不書子公而書子家楚靈之弑不書棄疾而書子干晉是志也歐陽子僅未見及之歟或曰春秋之獄得左氏而始明設不幸而有經無傳將奈何曰聖人之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傳與經相輔而行亦亘古而不泯沒者也且稱國以弑者設無傳可考將舉國而殺之者歟亦有從而操刃者歟其必待傳而治經也明甚太史公曰孔子次春秋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其有所褒諱抑損之文詞不可以書

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因成左氏春秋蓋左氏者春秋之功臣而義法之標準也夫濟巨川者必資舟楫沖天者必假羽翰學者幸生左氏之後得有所借以推明聖人之心而乃鹵莽滅裂不務深思而自得之至於疑有所未剖理有所未安則挾經以敵傳而不知自流於淺近以大悖聖人之心嗚乎其亦弗思甚矣後有君子得吾說而存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或又曰穿爲首惡安知非盾所驅使予曰不然使盾果有謀其一切所爲必隱然自露其蹤跡豈良史如左氏而不能推見至隱歐陽子之論由於視左氏太淺又不明於春秋之法是以有此呶呶耳論者又從而推擴其

說使盾抱不白之冤於地下以此折獄不可爲乎然吾觀靈公之既弑也盾使穿逆公子黑臀蓋儼然以穿爲有德雖其始本無弑君之心不幸而有其跡既有其迹即未免有其心此所以卒受惡名而不敢辭而其罪實不止於不討賊董狐繩其迹而聖人兼探其心嗚乎是又歐陽子所不及論也於是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惑於歐陽子者此予之不得已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傳曰晉侯伐鄭及鄢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愚案春秋不書非缺於赴告也以爲此弑君之亂賊國不能討何以服諸侯故削而不書

楚子伐陸渾之戎

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愚案不書觀兵問鼎所以明天澤之分正中外之防爲王室諱也經不書而傳書之所以著經之權衡

夏楚人侵鄭

傳曰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傳曰宋文公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注云謀亂）（須及昭公子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遂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傳曰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書不書臣名）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異日斷棺逐族子公逮以子家爲首惡而置其事外不武之害一至於此豈獨司馬昭之有成濟邪）

愚案子家以爲從而書弒則子公之首惡可知若專書首惡則從者得免而助惡者多矣此春秋之微意也子家若有權謀必能靖亂而不懼子公之譖即或力不從心而潔

身高蹈亦不至陷於亂賊之黨所謂武者謂能斬斷富貴念頭而毅心不失故武而後仁立彼子家懼譖而從逆只爲貪戀榮華不能割捨雖良心未絕豈能達權而免惡名邪又鄭靈以戲玩之故而欲殺子公即此便是無道故經書臣名而傳必表其君之罪以互相發明不解者方訝左氏之說錯出而不倫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傳曰楚越椒將攻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

愚案不書楚殺其大夫椒不赴也

冬楚子伐鄭

傳曰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

傳曰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傳曰書過也

愚案齊魯相去無多前後所書皆旋去旋返今過時而返以見止故也使非高固之求叔姬何爲淹留若此邪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傳曰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愚案莊公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無明文而發其義

例於此予既發其義於前茲故弗贅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曰反馬也

愚案前稱逆叔姬昭國體也今稱子從其實也

楚人伐鄭

傳曰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愚案不書救鄭並不書伐陳者晉文之創霸也教民三年而後求霸晉悼之復霸也亦修官息謗教養不失而後有功今德政無聞未及三年而遑遑遠畧故削而不書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曰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傳曰夏定王使子服求后於齊

愚案不書爲不與其事

秋八月螽

傳曰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愚案受伐不報故不赴告而春秋不書

冬十月

傳曰冬召桓公逆王后於齊（義見上）

傳曰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注云宣九年十一年所謂厲之役）

愚案不書當由於不告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曰始通且謀會晉也

愚案專爲盟來故曰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曰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傳曰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愚案不書晉以縱狄不赴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

傳曰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協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愚案不書王叔桓公諱之也天子不討晉之弒君而反謀其不協不知果何道以協之故自踐土而後已書王人於翟泉而此復諱之以其失天子之義也又鄭以弒君之賊而與盟是同惡相濟也是亦理所當諱者平丘之役書公不與盟曲在晉也黑壤之盟則諱曲在魯也讀者必參觀而後屬詞比事之義得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曰非禮也

愚案卿卒不繹禮也上文遂以字書重卿也茲著一猶字而意義自見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傳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師伐秦

愚案事本在仲遂卒前以從赴而書於後

楚人滅舒蓼

傳曰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盟吳越而還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傳曰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愚案懷謂思其陰晴之變

城平陽

傳曰書時也

楚師伐陳

傳曰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傳曰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秋取根牟（注云東夷國）

傳曰言易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

傳曰討不睦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

傳曰陳侯不會晉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傳曰因其喪也

愚案伐喪故貶而稱人

楚子伐鄭

傳曰爲厲之役故（注云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

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曰晉敎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

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曰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祖服以戲於朝洩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但責洩冶而不責二子乃舉輕以例重之法）

愚案二子殺之當書陳人以明殺不自上也今歸罪陳侯以其弗之禁也書名者以其身仕亂朝不能愼言以免禍事本在楚伐鄭前而經書於後從赴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曰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愚案十年之間往朝者四有事必聽有役必從虔如小侯之事大國而不敢用鄰國交際之禮故曰服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傳曰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書曰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愚案大夫出奔告者稱族與名今赴告以族正合無罪不名之旨故仍之

公如齊

傳曰奔喪

愚案不書奔喪諱失禮也然齊侯已卒未葬嗣子未成爲君公之如齊何爲也哉故諱而其義已彰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曰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中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愚案君淫其母而使之不堪君之罪亦不細矣故徵舒稱名而不含族不書公孫甯儀行父出奔者恐與死節之臣類也觀書納而不書出奔可想見春秋之微意

六月宋師伐滕

傳曰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愚案滕有取伐之道故於宋無貶

公孫歸父如齊葬惠公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

傳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愚案貶而稱人以晉侯喪未踰年而從金革以求利也貶晉而其餘皆貶與殺之師晉襄墨縗即戎貶而稱人一例然則往年救鄭春秋何以弗貶曰彼使郤缺而非親行也故書法不同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曰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傳曰季文子初聘於齊（注云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曰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伐鄭

傳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愚案不書救鄭以鄭負弒君之罪晉不能討乃聽子公之謀而與之平今又救而戍之聽其掩耳盜鈴歸罪子家有成宋亂立華氏之意焉故削其事而不書左氏於鄭及晉

平特書子公之謀而於此又係以斲棺改葬事不相屬而牽合書之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傳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

傳曰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

愚案不書當由於不告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晉侯會狄于欑函

傳曰衆狄服也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於陳

傳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子陳書有禮也

愚案討賊而陰貪其利非禮也故貶而稱人及從諫而封陳則書曰楚子以昭其有禮心迹稍異而褒貶頓殊春秋嚴是非之辨如此　春秋書納不必皆所當納者故雖以宣淫書王之臣而得以納書春秋書納而不書出早已存其罪矣　二子本告亂於楚楚因告亂而討賊因討賊而納告亂者其中罪惡楚子安得知之故納告亂之人亦在有禮之列而非二子之無罪也春秋明是非其彼此各不相蒙如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傳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者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愚案鄭有取滅之道而楚復得而赦之故不稱楚人退三十里而與盟故不書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曰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句）遂濟楚子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

間楚少宰如晉師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敗晉師請使許之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射一麋以顧獻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子使潘黨從唐侯爲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

愚案不書唐侯以唐師隸於楚師而非另爲一軍也與城濮之戰不書陳蔡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曰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愚案蕭殺公子丙有取滅之道故春秋於楚無貶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清丘

傳曰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愚案衛背叛盟救陳及宋見圍於楚而晉不救宋亦卒與楚平故曰不實其言書同盟以其爲揹楚盟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愚案莒有取伐之道故春秋於齊無貶孟子曰小役大弱役强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其義蓋本諸此

夏楚子伐宋

傳曰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愚案楚加兵於宋雖以救蕭爲言而實伐陳之役有以致之故曰清丘之盟惟宋可免然謂之可免亦謂初守舊約後雖及楚平實出於萬不得已非謂無罪而加貶責也左氏之言必有物如此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曰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愚案不書狄伐晉者晉以自我致寇諱而不赴也先縠之剛愎不仁以取敗猶楚得臣之敗於城濮其召狄入寇猶

楚宜申之謀逆春秋於得臣宜申之殺皆書名而舍族而此不爾者以滅族之討爲已重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曰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愚案殺而書名從其赴告之惡名也故弒君而不以弒告則不書弒有成勞而以不令之臣告則殺而書名此史臣之法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傳曰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曰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曰宋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五月楚子築室反耕者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

愚案晉許救而不救有乖霸主之義而忝清丘之盟特書宋及楚平所以著晉之失霸也不然諸夏之國前後及楚平者多矣何以一概弗書邪宋稱人者以清丘之盟彼終弗能守也楚君之圍宋稱子而平稱人者所以存中外之防也圍鄭而鄭克戰邲而晉敗圍宋而宋平其勢不太偪邪故春秋於晉之失霸也譏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愚案潞有亂臣晉侯爲姊報讎而墟其國春秋無貶詞者所以責天下之爲君者也人君不能獨秉乾綱而縱臣無道凡其臣之罪皆其君之罪也況滋擾中國爲害已久邪故湯有取亂侮亡之訓周公有兼夷狄之功固不得以蹊

田夥半例之

秦人伐晉

傳曰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本赤狄稱北地）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愚案事在王札子之後而經書於前從其赴告之先後也事在秋而經書於夏者蓋晉連滅潞並告故魯連滅潞並書欲書其閩赴之期則六月滅潞前無所屬而後又有王札子之事故並列於秋之前秦自二年伐晉圍焦而後兩君之怨已解今復挑釁於晉故桓公貶而稱人不書敗秦師者其力甚微畧之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曰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愚案天王在上而札得以專殺上失刑也召毛書爵而不名無罪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古之徹法本助耕公田一在什之外今遂畝而稅其私則一又在什之中矣故曰什二孟子云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正謂此）

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借民力以代己之耕）以豐財也

愚案豐財謂足民即以足君穀出不過藉者謂止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故穀出有限而不至病農夫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八家各助耕十畝故一在什之外今於民田逐畝稅其什一則一又在什之中以一併之中君得百六十畝之入民安得不窮且盜耶

冬蝝生饑

傳曰幸之也

愚案秋稼已收蝝雖生而無食以死故幸其饑而書之不然秋既螽而冬復生蝝安得不爲害邪書法與桓公十四年御廩災乙亥嘗一例蓋爲災而未甚否則在不爲災不書之列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孟留吁之名晉）

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愚案貶而稱人貪狄土也潞以有罪見滅故稱晉師甲氏留吁以無罪見滅故書晉人士會在晉雖云善人而事理有乖倘春秋之所不能恕

夏成周宣榭火

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

傳曰出也

傳曰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愚案不書王孫蘇出奔晉蘇有罪也本殺毛召而亂王室

今懼討而出奔乎他人之自出者故削而不書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

傳曰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會於斷道討貳也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盟於卷楚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

愚案討貳討其貳於楚也故書同盟不書晉執齊晏弱蔡朝南郭偃者不與大夫得專紛主之權以執大夫也至天下之權漸歸大夫而季孫行父季孫意如宋仲幾之執乃直書而不諱所以明世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曰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晏弱前以苗賁皇之諫而逃）

愚案不書齊晉之盟以其旋結旋背削而不書以斥其不信也

公伐杞

夏四月

傳曰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愚案魯宣以篡立服事齊國自惠殁頃立大夫一聘而三會之未嘗往朝故懼得罪於齊見伐而晉不能救因有楚師之乞夫頃公之立也未嘗結怨於魯而魯乃欲以楚伐之是國惡也故僖公二十六年之乞楚師則書而此則諱

而不書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甲戌楚子旅卒

傳曰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愚案楚之通中國久矣至此而始書其卒者以其繼晉而霸也不書葬以僭王絕之也絕之於葬而猶書其卒者示以王法絕之而非赴告有所不及

公孫歸父如晉

傳曰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愚案稱族尊公命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曰公薨季文子遂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愚案舍族尊晉也大夫之出聘不書還此獨善而書之者以君雖死而猶不墜其命也

春秋本義卷八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柑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傳曰爲齊難故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

傳曰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傳曰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愚案屈在王室故直書不諱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門爲龍人囚之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愚案魯自宣公篡立服事於齊自惠公歿乃不事齊又欲出楚師以伐之是魯之見伐未爲無因故於齊無貶詞今又殺其嬖以怒之不書取龍失地也齊入而不有故後反侵地言汶陽之田而不言龍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傳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不可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愚按不書石稷甯相向禽非卿也相遇而戰故不言侵伐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曰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許之以數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癸酉師陳于鞌齊侯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許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曰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庚寅衛侯速卒

傳曰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

愚按不書九月而繫於八月之後者赴告甚速以爲在於本月故不具月魯史因赴告無月故亦不得而書之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曰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王卒盡行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于是畏晉而竊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

愚按魯衛皆有受師之故故稱楚師稱楚公子嬰齊而無貶貶於盟者貶其竊盟也貶竊盟所以存竊主也雖晉亦避楚衆而諸侯畏晉則猶有中外之防焉不書來侵恐因侵而賂而質而盟有虧於中國之體也諱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曰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伏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愚案五國伐鄭而偏師陷敗是益爲蠻夷笑也故其敗諱而不書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傳曰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傳曰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傳曰且尋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傳曰且尋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曰晉爲盟主先之禮也
愚案禮大夫不得會公侯則亦不得盟公侯惡其亢也故書及而不書公
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傳曰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傳曰晉侯見公不敬
葬鄭襄公
秋至自晉
傳曰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不可
冬城鄆
鄭伯伐許
傳曰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子反不能決）
愚案晉以伐鄭爲救許不書救許者晉借是以復前讎而許又楚之與國也名實皆非故削而不書既不書救許則亦不書楚之救鄭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傳曰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傳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愚案書之以著魯卿之結私黨卿行私從故餫之糧
梁山崩
秋大水
傳曰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鄭伯歸請成於晉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
愚案不書鄭微未赴告也
傳曰宋公子圍龜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也宋公殺之
愚案不書圍龜之殺未赴告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曰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子靈之難
愚案鄭叛楚事晉故曰同盟事在天王崩前而書於後者

方公之往會未知盟於何時及聞而書之已在十二月矣
故經傳不同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傳曰季文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

取鄟

傳曰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曰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

伯宗不可師還衛人登陴

愚案五國同役而獨書衛者衛信晉而不保於討宋之師詞不信猶可說也晉說以衛之無備而欲襲衛其棄信已甚何以討宋故晉大夫削而不書而鄭之微者與戎蠻更折詘矣不書甯相非卿也

傳曰晉人謀去故絳四月遷於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傳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

傳曰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曰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曰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乃還又曰楚師之還也（見八年）晉侵沈

獲沈子揖

愚案不書侵蔡沈所以惡遷戮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杜云稱牛未卜日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吳伐郯

傳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愚案書夷狄入伐所以明中國之衰今楚橫於南而又益以吳是君子之所傷也左氏特借行父之言以發明經旨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曰楚子重伐鄭師於氾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愚案五年盟蟲牢從楚服者也故尋盟曰同莒本從齊今並事晉非舊屬楚者與經書同盟之義無關故左氏以且字別之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傳曰楚子重怨巫臣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愚案不書以戚叛以晉之不終受叛也然則專祿之罪可逭乎曰霸主毀名義使亂臣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其惡未成春秋固不能舍迹而原其初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曰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欒書帥師侵蔡

傳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愚案不書侵楚惡遷戮也

公孫嬰齊如莒

傳曰聲伯如莒逆也

愚案大夫私行出疆必告故雖自逆婦而春秋亦書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曰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傳曰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曰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愚案同括以譖獲罪所以書名者從其赴告之詞也與許世子止以不嘗藥書弒同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傳曰來歸自杞故書

愚案傳言雖出而猶繫之杞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傳曰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愚案齊稱人其微者也故與附庸之大夫同書

衞人來媵

傳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曰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

逆叔姬爲我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傳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

愚案盟同書猶前志也

公自至會

二月伯姬歸於宋

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傳曰禮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愚案德則不競諸侯皆貳矣獨鄭邪不知自反而罪與國

非納主之道也故貶而稱人（不與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例）

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曰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

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愚案不書殺鄭行人爲蠲國諱也欒書以大夫而違禮以

殺大夫則所謂王綱者何在是較之諸侯專殺而加等矣

故以爲蠲國之大惡而諱之不書楚侵陳當由於不告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傳曰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愚案始稱名而繼稱人者莒以殺楚公子見圍罪在莒也故書名及莒潰而猶入鄆則封豕長蛇薦食無厭故貶而人之

秦人白狄伐晉

傳曰諸侯貳故也

愚案中國衰而戎狄橫其窺伺中國非諸夏之福也故貶而人之

鄭人圍許

傳曰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愚案不急君而圍許於計為得而於理不順故貶而人之

城中城

傳曰書時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曰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曰鄭人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愚案晉立太子為君而春秋即敘於齊宋之上從其名也此即文十二年郕太子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即書曰郕伯之義也不書鄭伯歸杜氏以為不告入

齊人來媵

愚案傳不言非禮義見上也

丙午晉侯獳卒

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傳曰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即信而後謂之言）況不令乎

愚案不書公孫申之殺乃聖人所難言也從其名則叔申不能無罪從其實則功在社稷而反殺身寔臣子之所傷也故削而不書

秋七月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曰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傳曰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曰報聘且涖盟

傳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曰聘於齊以修前好

冬十月

傳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合晉楚之成

傳曰秦晉爲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愚案不書秦晉之成晉以其無信而不赴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曰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故也

愚案不言周公自京師出奔晉所以大一統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傳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

愚案不書宋之盟所以存中外之防也然始諱而卒不諱至襄公二十七年而後書知其不可諱也晉侯未免喪不降而稱子者以景公未卒之先太子已正位也

秋晉人敗狄於交剛

傳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愚案喪未免而從金革故稱晉人與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一例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曰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愚案不書劉子成子者師以晉侯爲主而王臣屬焉則尊卑之大體不合故諱之以存其分不書秦師敗績者公既在師晉缺赴告之典而秦亦無由告敗也

曹伯廬卒於師

傳曰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傳曰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見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傳曰稱族尊君命也

邾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曰八月邾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邾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愚案不書敗與入郛以迭爲勝負其事甚小且不能一月而再告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傳曰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如首止之盟貶而稱諸侯溴梁之盟貶而稱大夫是微而顯也）

愚案稱族以尊君命則舍族即貶其君命如翬帥師宛歸祊椒來聘之類是也然僑如以尊夫人舍族意如至自晉以尊晉舍族則其例又變而通之是志而晦也其屬詞比事非從同同也須於同者而求其異更於異者而得其同如予所辨弑君書法是也故婉而辨辨而成章其是非曲當雖意諱於詩而不至無味是不汙也以此懲惡而亂賊懼以此勸善而治教興非聖人誰能然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

傳曰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愚案此人君不道而見執之例也若僖公二十八年衛成公以元咺之訟而見執成公九年鄭成公以汶陽之田故而貳晉見執以及文公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乃以稱人貶齊晉而與見執者無與討曹而以同盟書晉知宋之盟不可保而爲會以自固且訴曹而誘執之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傳曰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愚按侵而書伐從其赴也不書侵衛衛不赴也不書鄭侵楚取新石者鄭不敢自以爲功而不告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貳柒壹册101版

傳曰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地名）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

遂出奔楚

愚案華元出奔書名以其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公室之卑也其復位也當書復歸而但言歸者以其非君復之也蕩澤之殺書名而舍族以其弱公室也傳曰書其族言有害於族故也爲族所不容書之故舍之也魚石自止華元許討蕩澤而出奔書名者以其與華元同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同族之患即其許討亦爲桓氏計非爲公室計也且有聲勢相倚之意焉五大夫同出而但書魚石以其官尊爲同族之主也

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愚案伯宗非卿故不書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曰始通吳也

愚案再言會者所以外之也春秋於楚初稱荆次稱荆人於勾踐稱於越而此不稱勾吳者以其雖僭王而猶爲周室之宗親也

許遷于葉

傳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於葉

愚案此楚遷之也而以自遷爲文許請之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傳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愚案武城之盟不書鄭以叛晉而弗敢告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曰鄭子罕伐宋宋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

愚案迭爲勝負故不書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傳曰衛侯伐鄭至於鳴鴈爲晉故也

愚案不書當由衛將從晉往伐而闕於赴告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注云楚子傷目故敗績釋楚子）

傳曰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戊寅晉師起鄭人告於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共王中目晉韓厥郤至從鄭伯楚師薄於險旦而戰見星未已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愚案孔子論狐駘之敗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今楚子在列而以子反醉不能謀宵遁故君雖引咎而臣卒自裁況奔在道前義所當死故書名

傳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

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傳曰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愚案與齊衛同後而獨不見公信讒也書之以明霸主之失與平邱之會書公不與盟同　此等意義若無傳可考則不見公不與盟爲內惡不諱矣何以識春秋之大法文中子謂三傳作而春秋散是以公穀之臆斷而並疑左氏之親炙聖人者爲不足信也豈通論邪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曰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請逆於晉師師逆以至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愚案十三年伐秦於劉康公成肅公猶諱而不書今則直書尹子而不諱知其不可諱也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兵權由己此霸主之罪也然雖晉主兵目無共主而一統之義必不可紊故仍序尹子於晉侯之上此與襄公十六年伐許書鄭伯於荀偃之上不使諸侯夷於大夫同一義例惟

屬詞比事者知之不書遂侵陳蔡者惡遂數也於襄公十年書遂滅偪陽者始諱而卒不諱不書宋衛杜氏以爲後至所謂後至者不書其國也然於傳事無可考姑仍之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曰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愚案僖公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王許之也而從諸侯納之之例所以明魯侯納玉之請從其寔也茲乃晉侯主之而以自京爲言正名分也不書名者諸侯始列之於會而又不能正其罪也不能正奪嫡之罪則罪在霸主矣初非於負芻之罪有所末減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丘

傳曰宣伯使告郤犨曰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

愚案晉臣信讒而執行父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是時穆姜從居東宮不書諱國惡也）

傳曰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傳曰季孫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傳曰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

愚案不書侵晉救晉者鄭承鄢陵之敗而敢抗大國以壞中外之防非諸夏之福也故例其跳梁之迹以尊晉黜鄭而存霸主之風焉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

傳曰尋戚之盟也

愚案伐鄭之從楚而尋盟故曰同

傳曰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

愚案不書楚救不與鄭之有所恃以壞中外之防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曰齊慶克通於聲孟子乘輦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夫人怒國人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子知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立鮑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愚案不書高弱之叛不與微者得專祿也與不書陪臣之叛一例不責齊君之昏而責鮑牽乃舉輕以例重

九月辛丑用郊

愚案常事不書郊而書用非所當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十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曰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傳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愚案不書楚救同上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傳曰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而不敢占也還自鄭占之之莫而卒

傳曰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國佐歸而從役者非鄭也故春秋書人）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于清

愚案不書國佐之叛以旋叛旋復齊不以難告也觀告難之使知春秋不書盧叛初非赴告有所不及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傳曰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厲公田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楚人滅舒庸

傳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襲舒庸滅之

愚案蠻夷相滅本不足爲輕重舒庸又有取滅之道而春

秋人之者所以戒饕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曰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愚案郤氏討不以罪而書名者以其族大多怨民不與也胥童之殺當書晉人而以國討爲詞者以其道君爲亂也國法所不容即殺不自上亦當以國法正之而非有寬於書僭之專殺（注云晉在前年殺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傳曰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曰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淸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

愚案不書國勝之殺國弱王湫之奔非卿也慶克雖有罪而佐以專殺書名因專殺而遂得三罪故傳發明之

公如晉

傳曰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

傳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曰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傳曰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傳曰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於路寢

傳曰言道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曰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愚案宋鄭釋君助臣亂常逆理故貶而稱人不書救宋不使黨惡者得以危宋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傳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以會葬

愚案救宋即以擯楚故曰同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曰書順也

春秋本義卷九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棡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丘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傳曰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

愚案不書晉侯衛侯不親其役也不書衛師以師屬晉而無卿大夫主之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愚案不書侵焦夷及陳者惡遷戮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曰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愚案不書鄭侵宋者不與鄭之挾楚以難中國壞夷夏之防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傳曰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曰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傳曰鄭師侵宋楚令也

愚案前不書鄭侵宋而今書伐宋者明下文受師之根也否則晉宋衛伐喪爲無禮矣

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愚案不書不告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愚案三國伐喪而春秋無貶詞以鄭屢與晉宋爲惡有可伐之道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傳曰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傳曰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曰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愚案遂者言因會而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曰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愚案傳稱楚人則殺之不自上矣春秋以國討爲文而書名豈無故哉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曰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還歸三日吳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愚案不書吳伐楚當由於不告

公如晉

傳曰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愚案因朝而盟猶因聘而盟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曰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服也

愚案鄭叛楚而服晉故書同盟再書及外陳也陳者楚之與國也諸侯既盟而使大夫盟袁僑實開溴梁大夫盟之先天下之政自大夫出晉悼實爲之作俑故貶而稱諸侯之大夫不書秋者恐後世疑爲兩事則諸侯大夫之貶無著也

傳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愚案不書楚侵陳者陳新服未赴告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曰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

夏叔孫豹如晉

傳曰報知武子之聘也

傳曰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愚案不書楚侵陳陳有取侵之道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傳曰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之季孫不御

愚案姒氏得以薨書以匠慶能正季文子之罪而得成禮也彼昭定之夫人不書薨而書卒乃所以著季氏不終君之罪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愚案旣用櫬則殯于廟而虞卒成禮以葬故書小君

冬公至如晉

傳曰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傳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愚案不書楚侵陳而書陳圍頓所以明陳之不知時也故稱人

傳曰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言自是婦人皆髽而弔所以記禮之變）

愚案不書狐駘之敗諱國恥也與升陘之役不書敗績同然則彼何以書戰曰升陘之役君擧必書此則朱儒是耳故一概而諱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傳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愚案晉主盟而執天子之使雖于事爲得而於禮已失故諱而不書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曰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愚案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今鄫旣屬魯比附庸則其太子直與魯之大夫等耳故傳發明之以示周禮

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注云魯衞不供受命於晉故不書及）

傳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衞先會吳且告會期

愚案稱國而不著其君臣並不書人外之也

秋大雩

傳曰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以上責臣以下責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成公十五年新與晉盟而慰子反逞信求利之言使鄭及衛安能使陳有信子楚尹乃伐責子辛而不知自反故君子非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傳曰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愚案袁僑之盟別于列國之大夫外之也今列于衛侯之上以其堅於從晉也鄫爲附庸故以中國而列於吳下不書盟諱之也所貴乎盟主者以其尊天子而攘夷狄也今與僭號者盟則所尊所攘者安在故存中國之大體而諱之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傳曰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冬諸侯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愚案公在位所以書日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傳曰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愚案不書樂轡之出非卿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傳曰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傳曰鄫恃賂也（注云在貢賦於鄫恃之而役孔）

冬叔孫豹如邾

傳曰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傳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愚案見謂解答鄫亡之故聽命者已代父爲政而聽大國之命令也注謬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曰萊恃謀也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

遷萊于郳

七年春郯子來朝

傳曰始朝公也（前此未有）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傳曰亦始朝公也

城費

傳曰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愚案傳在小邾來朝之前記始役也經系於後記成功也

秋季孫宿如衛

傳曰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注云盟在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傳曰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之

愚案不書救陳以其無庸救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傳曰鄭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不禮焉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愚案弒而書卒從其赴也此春秋之史法

陳侯逃歸

傳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君若不來懼有二圖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傳曰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愚案弒而詐葬成喪也彼謂不討賊不書葬者臆說也不書羣公子之殺二孫之出非卿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傳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愚案國有大喪兼之內亂而挑釁於楚故貶而稱人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愚案大夫不敢抗公侯況爲主乎其來聽命厭於盟主而人之也卽尊夫人舍族尊晉舍族之義宿不舍族尊公命也　是會使大夫聽命所以審諸侯也而卽爲祿去政逮之漸至溴梁之盟而諸侯在會大夫主事矣未幾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魯雖難篡難分而亦漸弱春秋變爲戰國矣消長之機其可畏如是故曰履霜堅冰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曰以彊鄫田

秋九月大雩

傳曰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曰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曰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傳曰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傳曰穆姜薨於東宮

愚案穆姜雖有罪幽于東宮而以薨書以臣子盡葬埋之禮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傳曰秦景公使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愚案不書秦侵晉者以饑弗能報爲晉諱也（大不能報秦又何以圖鄭）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曰冬十月諸侯伐鄭甲戌圍鄭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自今日既盟之後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乃盟而還

愚案不書圍鄭鄭求成也書十二月從赴告也服鄭所以擯楚故曰同盟

傳曰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

愚案不書諱晉不德也　不書公冠於衛成公之廟常事也

楚子伐鄭

傳曰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
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傳曰春會于柤（始事也）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太子光
先會諸侯於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卒事也）
愚案一事而再言會者外吳也書吳而不書子者畧之也
然則五年盟戚何以不再言會曰彼已會盟言會既隱其
實安得悉正其名此史家遷就之法也不書四月杜云書
始行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傳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
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興諸
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
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
愚案因會而滅人國勤諸侯之師以封宋大夫非禮也然
命出節主故春秋書之若十六年荀偃因會伐許又伐楚
而戰湛阪雖克有功而春秋不書所以謹征伐之自大夫
出而戒遷戮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曰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於
桐門
晉師伐秦
傳曰報其侵
傳曰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
于犬丘
傳曰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
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有災其執政三士乎

愚案成公十六年伐鄭不書侵陳及蔡襄公元年伐鄭不
書侵焦夷及陳者惡遷戮也茲因伐宋而侵衛侵魯故不
書其不書救宋者不成救也不書取蕭並不書鄭侵宋者
惡其類猰狗之噬也故孟孫卜鄭執政之有災
秋莒人伐我東鄙
傳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愚案莒背盟來伐故貶而書人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傳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于滕己
酉師於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傳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戍鄭虎牢
傳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愚案書宋彭城追書也所以正名分也書鄭虎牢預書也

所以美霸主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曰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宵涉潁與楚人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公至自伐鄭
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曰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愚案不書宋侵鄭者疆埸之末務也故均不赴告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傳曰諸侯伐鄭六月會于北林圍鄭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愚案服鄭而擯楚故曰同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傳曰楚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愚案不書秦人以師屬楚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曰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

蕭魚庚辰敕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公至自會

愚案不言至自伐鄭者以好會終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曰九月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愚案楚不能自強而執鄭使非禮也故書人事在蕭魚之前而書於後者既會始知其執也不書石㚟非卿也

冬秦人伐晉

傳曰秦伐晉以救鄭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愚案是時荀罃諸人不出蓋少秦師而亦自少其師春秋以其將卑師少故不錄其敗當與昭公六年楚伐吳不書楚師敗績參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傳曰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傳曰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曰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愚案不書秦人以師屬楚也

公如晉

傳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傳曰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傳曰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傳曰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愚案不書侵楚敗吳非不告勝敗也楚既告喪卽可告勝吳既告敗於晉卽當告敗于魯蓋伐喪非禮本不可責之蠻夷若絕無所貶又無以明是非故削而不書

冬城防

傳曰書事時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傳曰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對曰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豈敢離逷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于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愚案再書會者外吳也叔老爲介而得與卿並書以其有光於國也不書齊宋衛之大夫慢也莒公子書人以其有罪也不書姜戎以其服晉役也不書務婁之執戒履霜也以大夫而執公子實爲專天下政之漸晉悼自三駕之後盛極而衰於櫟之戰則使士魴於向之會則使士匄於遷

延之役則使荀偃又使士匄會戚以定衛亂而權柄下移霸業衰矣故春秋於會向執莒公子譏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濟涇而次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極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于伐秦攝也

愚案諸侯之大夫本從晉侯伐秦晉先即安于竟安能使諸臣之不怠列國之不惰邪故晉侯於欒黶之違令不能加誅而春秋亦不書晉侯夫齊宋之大夫尚以惰而不書況晉臣邪又況制命之晉侯邪春秋于遷延之役所以譏晉者深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

愚案孫甯出君名藏在諸侯之策而春秋以自出爲文非末減其罪也天澤之分必不可紊若直書不諱則君臣倒置矣然則弑君何以不諱曰其事不可諱也不可諱而不諱是春秋之例也　或問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而或名或不名何也曰衛獻雖無禮於臣而非若北燕伯欵之欲去諸大夫而立嬖寵也故衛獻不名而燕伯則名罪之輕重其不爽也如此

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其可出乎若困民之主百姓絕望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以相輔佐善則賞之（賞即賞審賞謂之賞所謂）（將賦其美也）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必不然矣

愚案師曠以民字作主隱去臣字暗倒君字究之衛獻得罪於臣而非得罪於民其出君者衛臣而非衛民則師曠之言於衛事實無當也且孫甯爲卿亦曾匡救衛獻否毋乃揣知悼公靖外而不能靖內爲孫甯作說客以迎合苟假之意邪夫孫林父之樹黨於晉於今十八年矣其所善

晉大夫凡二十人（見孔叢子）則安知師曠不沾餘瀝自是晉定衛亂而劉棻衰爲臣執君而綱常壞則師曠之言實爲之作俑左氏書此所以慨世變之所由起而讀者以爲正論則謬以千里矣嗚乎木必自朽而後蟲生之使晉悼赫然震怒發命討賊連諸侯之兵以戮其鯨鯢則乾綱振而大夫之禍可弭孫甯雖樹黨於晉彼中行偃者敢進言以定其亂哉乃以出君爲已甚不明目張膽言之而直爲事外之閒談又問衛故於弒君之荀偃則自開其隙而師曠乘之荀偃又乘之異日魯逐昭公晉侯雖欲正其違而士鞅卒爲之隔閡皆悼公末年之昏惰有以致之値綱常倫紀之變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其所係豈淺鮮邪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曰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愚案不書敗楚師于皋舟無大勝負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曰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得志君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愚案謀定衛猶之乎成宋亂也縱逐君之罪於不討又從而定之禍主之罪不已甚邪蓋悼公之入繼也因書偃亂賊以立功書偃之弗誅何以加罪於孫甯若興師問罪而衛人反唇將施生戮死以謝罪乎抑詞窮理屈而反旆乎且剽爲孫甯所立如不可以君衛則已亦書偃所立已弗能正其何以正人此定衛之謀所以易入而易行也然春秋於成宋亂則書於謀定衛則不書其故何也曰逐君之賊人所弗齒而列國大夫公然會之則儼然同其臭味此固可因文考義而知而後此政在家門爲春秋之大變於此已兆其端此春秋所隱痛而不忍言也況苟假所謂定衛者非定衛君乃定衛臣也春秋之時篡立者得與於會

則弗討則逐君而與大夫會亦可以弗討矣此苟假同惡相濟之隱情孔子何忍公布而傳之故諸侯之成宋亂也惟恐書於簡册而春秋書之大夫之謀定衞也惟恐不書於簡策而春秋削之此即欲蓋而名彰求名而不得也之義類也其不貶而書人乃所以示惡名於不朽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愚案天子逆后以同姓爲主禮也今單子逆后於齊不至魯國而劉夏實來是天子降尊與齊爲敵也春秋刺其非禮特書所來之介以明卿不至魯之失而齊姜之歸京師亦不來告而春秋不書皆所以明王室之失禮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傳曰貳于晉故也

愚案晉定衞亂諸侯安得不貳書之而晉罪見焉故於齊無貶

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愚案不書朔官失也

邾人伐我南鄙

傳曰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愚案無變故而葬速非禮也書之而義見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傳曰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齊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

愚案平公在憂服之中而有諸侯之事當書晉子而經以晉侯書之因其已改服此即鄭子駟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春秋以卒書之例注云不書高厚逃歸故也

戊寅大夫盟

愚案襄三年諸侯既盟雞澤而使大夫盟袁僑意謂既盟不必再盟且使大夫盟之其位敵也而已開大夫專政之漸至此則諸侯不盟而大夫主事春秋之大變於是已成故貶而書大夫其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前稱諸侯貶其授權於大夫也此獨稱大夫言大夫奪諸侯之權而諸侯無能自主也時悼公卒年二十有九平公即位其少故春秋書之其義法不同如此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愚案大夫盟而諸侯爲綴旒矣執列侯以歸而天子爲虛

器矣以大夫專天下之政而執列侯以歸故貶而稱人與齊人執單子齊人執子叔姬一例以著其罪而非謂莒子邾子之得罪於民執在盟前而書於盟後所以示大夫主事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曰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歸諸侯所以自逭其君於無用）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六月庚午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愚案晉有大喪而從金革以圖利非禮也春秋于殽之役貶晉書人而於荀偃伐許不復貶者非恕之也君已改服宴會其臣又何誅焉此春秋之微旨也荀偃帥師鄭以諸侯而甘從大夫之後是假竊晉侯之權以專天下之政而小國之君亦樂於聽命也春秋序鄭伯於荀偃之上所以正名分不使諸侯下夷於大夫不書遂伐楚者伐許之役猶稟命于君也此則强臣自主之矣故春秋之法凡伐國而惡遷數也者不書而於此尤謹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曰聘且言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傳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愚案莊朝非卿故陳卑之曰宋人微者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夏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愚案不書孫蒯非卿也不書取重丘不能爲之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傳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傳曰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愚案臣以十一月出奔而經書於秋所以重宋公之命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曰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傳曰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愚案買自有罪而因其出使執之非禮也故書晉人不書孫蒯猶十一年楚執鄭行人不書太宰石㚟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曰晉侯伐齊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十一月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克京茲乙酉克邿十二月戊戌范鞅門於雍門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愚案春秋於搢楚之盟皆曰同所以斥異類也今列國皆欲相安比小以事大而齊獨有異志逃溴梁之盟與魯爲難而弱小之邾亦相煽而起是以諸侯疾之如蠻夷之異類故書曰同不書京茲與邿之克以其但畧地而已

曹伯負芻卒於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門于純門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傳曰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

愚案圍齊之役尋溴梁之言也溴梁以大夫而專諸侯之權今以諸侯而尋大夫之盟是倒置也故稱諸侯以正其失

晉人執邾子

傳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愚案邾助齊叛晉伐魯以勦民其稱人以執固宜然諸侯之盟既貶而不叙則書晉人亦非所以罪邾其不書以歸者蓋既取其田而遂釋之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傳曰諸侯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

季孫宿如晉

傳曰季武子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曰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愚案欒魴本賤又以兵屬孫文子故不書事本在如晉之
前而經書于葬曹之後注云從告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傳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
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請以爲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
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
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愚案不書夙沙衛之叛所以防佗禍也與不書陪臣之叛
同僖公之十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外傳云殺奚齊卓子
及驪姬夫驪姬既爲夫人則國之母也春秋所以不書者
婦人之刑殺無關於國政不赴而不書也故光之殺戎子
亦不書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曰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傳曰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
昏也
愚案高厚爲君易樹子乃王法所必誅故以國討書既受
國討安得不名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曰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
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
人殺其大夫專也子革子良出奔楚
愚案子孔犯衆怒而取殺當書鄭人今以國討爲文則以
衆叛親離爲有國者所必誅也既受國討所以書名不書
子革子良非卿也
冬葬齊靈公
傳曰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十一月齊侯圍之高唐人殖綽
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
愚案不書克高唐防佗禍也
城西郛
傳曰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曰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城武城
傳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
傳曰及莒平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曰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傳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愚案無罪稱弟與書秦伯之弟鍼宋公之弟辰同故鄭之叔段不弟則不言弟

叔老如齊

傳曰初聘於齊禮也

愚案齊魯構怨久矣今旣同盟則修禮以結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傳曰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愚案季文子以今日必達春宣公之權武子直不待公歸而專主矣其或順或逆而歸趣則一

傳曰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愚案不書非卿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范鞅為徵宣子畏其多士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能囚伯華叔向籍偃

愚案外傳盈逐而其黨作亂盈亦私歸曲沃及宣子殺箕遺等而平公聽陽畢不仁之閒使祁午陽畢逐盈盈始奔楚本傳十人之殺三人之囚乃是補序出奔以前事非宣子無故逐盈盈已出奔又無故而誅其黨也然則春秋書名者以其黨作亂非為不能防閑其母也否則其母冤之宣子冤之范鞅冤之平公冤之陽畢冤之而春秋亦冤之矣此經義之待考於外傳者杜氏號為淵博而不能旁徵

國語靳夫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傳曰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曰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傳曰春臧武仲如晉
愚案不書非公命也所以惡大夫之專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傳曰復錮欒氏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傳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

鄀國闕
愚案此補春秋之法所不及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傳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愚案慶氏之叛叛楚非叛陳侯也故書名而不舍族若叛陳侯則當與楚殺宜申同書　君在外而衆殺叛臣卽國討也故不書陳人曰及分其爲首爲從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
愚案書納公子黃而不書納陳侯故曰叛楚非叛陳侯
晉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
傳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宣子使范宣子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樂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衞遂伐晉
傳曰齊侯伐衞遂自衞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愚案不書取朝歌入而不能有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傳曰禮也

愚案救晉合禮則伐盟主之非禮可知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門側遂立羯孟氏閉門告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甲從己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愚案犯門斬關罪名已著故書名不書復入諱國惡也春秋諱之而論語著其要君可想見諱惡之微意

晉人殺欒盈

傳曰晉人克欒盈於[illegible]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自外也

愚案書人衆詞也殺不自上所以著晉政之不綱

齊侯襲莒

傳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莒人行成

愚案春秋書伐書侵書入書滅未有書襲者書襲所以著其首鼠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傳曰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傳曰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

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

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

愚案以此觀之則前書大水蓋不獨魯地爲然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曰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愚案不書救鄭非特舉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傳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愚案不書城郟惡其因盟主有難而伐之於事爲不義雖以此求媚於天子而與尊王之義不同故削而不書觀魯之賀城豈其赴告有所不及也哉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曰以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曰齊棠公死崔武子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五月莒子朝於楚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閉門甲興遂弒之

愚案君爲寄豭而見弒故崔杼書名而不舍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

傳曰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自六正五吏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愚案書會而不書伐齊以其但報私怨而廢公義顯受亂賊之賂公布而傳道之君臣之義廢自霸主中國將何以取正故以爲大惡而諱之　悼公於孫甯逐君不思討賊而反定其亂今平公者此所謂其父借交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公室安得不卑大夫安得不盛大夫專政豈盡大夫之咎哉　叔向號爲博物且能規鄭國之刑書君臣大義宜知之熟矣乃內不能諫其君外靦顏而告諸侯吾不知其何以措詞且悼公之卒踰月而葬改服以會溴梁叔向爲傅而不能正至定公十五年責王之忘經而不思職貢之常修則叔向者狗名教之罪人也惠伯之對謂舍罪以會小國夫弒君謝罪以紓國難則國將誰主大義不明此所以有分晉之慘逐昭之禍左氏書此有旨也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愚案不書子產非主帥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

傳曰齊成故也

愚案盟會之不義未有甚於伐齊之役者也故重丘之盟

不書其人所以深罪之也齊自伐晉便與楚合今背楚以服晉故曰同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傳曰夏晉侯使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衛獻公入於夷儀

愚案孫甯逐君春秋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至是書入則前此有廻之使不得入而雖入猶不得復位者所以著孫甯之罪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注云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赴告）

傳曰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曰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愚案不書滅吳師未敗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傳曰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伯國死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愚案剽之立也視子瑕之見立於元咺尤爲不正春秋於子瑕書殺而於剽書弒其故何也曰剽與子瑕爲彊臣亂賊所擁立均有可殺之罪而甯喜以納君爲詞欲掩其父逐君之罪而不知天澤之分既立而奉之即不得廢而殺之也若與子瑕一例書殺則甯氏父子自喜其得計矣故正之以弒君之罪使如周冶之徒皆可以寒心而剽之罪亦可於子瑕而得其例矣此屬詞比事之教也　或問孫襄之死若卿大夫則春秋書之否曰彼逐君叛國之黨雖死不得書也此與華父督不書死雖一例

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

傳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愚案宋魚石晉欒盈以復入著惡林父未嘗出奔雖惡逆不得以復入書也故以叛著書叛而晉人受叛之罪著矣其不書以戚叛入於晉者爲縞主諱也以縞主而主張叛臣則何以威中國而制蠻夷故爲晉諱所以存中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曰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敗之圉獲殖綽復愬于晉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傳曰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

聘召公也

傳曰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囚皇頡印堇父

愚案不書侵吳未成也不書侵鄭惡遷戮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傳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

愚案不書戚田之疆不與晉之助叛臣也不書衛侯之執不與晉之爲臣執君也良霄以大夫而會公侯亦當書人因不失所而先宋並書名以表異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曰宋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以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

愚案痤以讒死而春秋以自殺書之所以譏其不明故曰爲人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晉人執衛甯喜

愚案晉以孫氏故而執衛臣且執衛君春秋諱其大惡而於執喜則貶而書人本與澶淵之會一事而另列於後者本以會往至秋而始告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曰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獲九人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傳曰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愚案倒置綱常貪色而娶同姓政失而國隨之矣昏庸之君徒知惟我所爲而莫予敢違而豈知臣忿張君忿微其下即效其尤乎左氏大書於此所以示履霜之戒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傳曰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傳曰齊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使烏餘具車徒受

封烏餘以其衆出遂執之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愚案烏餘以邑叛入於晉在孫林父初叛之後再叛之前其初叛也晉歸其邑故不書至烏餘而春秋乃爲晉諱及林父再叛而晉貪其邑則書之而猶隱匿其義所謂始諱而卒不諱也至三國喪邑以晉未及治其事未定而不赴告故不書其不書高魚事者亦此義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注云會者十四國書齊秦不與盟宋以地主不侍邾滕）

傳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傳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愚案甯喜殺自免餘當書衛人而以國討爲文君患其專而知惜也喜有逐君弒剽之罪而以專權致討故書名而不舍族春秋明是非其彼此不相牽扯如是不書右宰穀非卿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

愚案出奔言弟鱄無罪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

傳曰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趙孟曰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子木使謁諸王王曰釋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楚人衷甲以會盟包藏禍心以圖盟主而先失其所以服諸侯其不能輔君以主盟約約明夾故以書法正之當與信元年稱晉擊非辭而書稱穫之也參看）

愚案此盟壞中外之防乃春秋絕大機關書曰諸侯之大夫既以惡楚之狡猾而中國之君臣晉有罪焉　或問春秋正中外之防不使楚加於晉而以有信爲詞何也曰不欲執已見以更定事實也然則攘夷之義奈何曰中國之霸主既引與同盟且使長於小國則攘之之義難以明言此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經所以不舍族也變而通之而大經大法不失春秋之微意微左氏其孰能發而明之

或問季氏專魯豹所違者季孫之命非君命也春秋何

以罪豹曰武子既託之君命則豹自當奉承弗違今儼然抗命以不利社稷正不得與公子遂之珍同書誡紇之以防求後要季孟也而孔子以要君目之卽此義　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孔子稱其足以爲國基可知此事叔孫賢不利社稷而非存列國之大體其義可屬詞比事而知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

愚案魯史以失閏書十一月而春秋以建亥正之可想見司厤再失閏之失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傳曰春無冰梓愼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

邾子來朝

傳曰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傳曰旱也

仲孫羯如晉

傳曰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曰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丁亥伐北門克之人伐內宮弗克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愚案傳明國史之法以證下文甲寅之誤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曰爲宋之盟故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愚案王以十一月癸巳崩今於十二月來告當書聞赴之日乃告喪者妄稱崩日故不書聞赴之日而書其妄言之日以著其過非支干於此紊亂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愚案以微賤而險危大人若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焉故書閽而不名業已爲之臣矣故雖復讎而稱弑然非其君也故稱吳子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曰晉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已其誰歸之

愚案僖之元年先書救邢邢遷而後城邢所謂救患也今

霸主私其甥家無故而勞諸侯之師故屬詞比事而義見焉

晉使士鞅來聘

傳曰拜城杞也

傳曰晉侯使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

愚案不書杞田之歸爲晉諱也杞即東夷而瘠魯以肥之則中國之賴於霸主者安在夫平公之失德也伐齊受賂爲臣執君而天澤之分壞壞中外之防使小國有兼事之患而非夷之辨泯今既城杞而復治杞田是以私親而害公義屏夏肄而棄諸姬故以爲大惡而諱之然則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何以書曰彼由晉而得者復由晉而失猶可言也今杞田在魯爲日久矣晉不能自守先王之制而何以責人故治杞田亦平公之失德

杞子來盟

傳曰書曰子賤之也

愚案專爲盟來而不修朝禮故曰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愚案不稱公子舍族也吳有僭王之罪故舍族以貶其君命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傳曰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傳曰報范叔也

傳曰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高豎致盧而奔晉

愚案不書齊高豎叛不與微臣得專祿也與陪臣之叛不書一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

愚案書名而不合族以二十七年爲宋之盟以潰中外之防不得不以兄弟之國覩之此可以識春秋之權衡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傳曰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傳曰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愚案書伯姬卒於宋災之下明伯姬之死於火也與御廩災乙亥嘗秋大水無麥苗同一筆法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注云不書出奔周無外）

傳曰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注云括瘳不書賤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愚案五臣不殺儋括而殺佞夫故失刑之罪歸於王與出奔書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宋公之弟辰一例事在宋災前一日而書於後從其赴告之先後也

左氏言王之罪過必婉轉其詞如論周鄭交質是也所謂怨誹不亂無愧於風雅至於解經則直言不諱以經本微言不如是則其旨不明所謂各有當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愚案共姬女而不婦其死於火本屬過禮而宋謚之曰共魯以卿共葬事春秋大書而特書之所以表節烈也夫先王制禮所以律中人及其遭變則與其不及禮無甯過禮故女子守貞本賢者過之之事然其過乃所以爲賢故後世急於表揚著爲功令所以揚清而激濁也明人歸有光乃著貞女論以非之無論所引禮經乃鄭康成之謬說而失其本旨亦嘗即春秋之所表揚而深長思乎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曰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朝至未已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產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入癸丑伯有晨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己巳復入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僕展從伯有皆死羽頡出奔晉

愚案不言復入未嘗據地叛也不言子產印段游吉之出奔未成也稱鄭人言殺之不自上也不書僕展之死羽頡之奔非卿也

傳曰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

愚案不書楚人殺其大夫子圍以殺善人諱而不赴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啟案賊未討而書葬成喪也俗儒臆說即此可辨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曰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傳曰齊子尾害閭丘嬰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啟案不書伐我以齊臣自相殘害無關國事也不書殺嬰

非卿也不書四人之出賤也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此與天子未除喪生名死亦名之義同）

傳曰毀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云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啟案稱人衆詞也與宋杵臼之弒同

江浦吳　楫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illegible]）

傳曰　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愚案序趙武於楚上猶前志也不書盟諱之也昔之先楚猶曰迭爲長雄今讀舊書而再先之是中國之霸主長爲蠻夷下矣　成公十二年晉楚盟宋而不書諱其與蠻夷盟也今又以其再爲楚下而諱之

三月取鄆

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於晉曰魯瀆齊盟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乃免叔孫

傳曰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吳

愚案不書子產諱國惡而不赴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愚案秦伯無道鍼懼選而出奔春秋稱弟以罪秦伯則鍼無罪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傳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傳曰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愚案不書齊納莒有內釁非納之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曰因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

愚案不書弒不以弒赴也不書子晳之奔州犂之殺非卿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夏叔弓如晉

傳曰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曰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子產使吏數之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傳曰同盟故書名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杜云卿共小國之葬以滕子來會襄公之非故魯可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愚案不書名尊之也以其不忘齊好故

八月大雩

傳曰旱也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曰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愚案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書名所以罪之

四年春王正月大雹

傳曰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言不大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傳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愚案世子未見而書於經以禮言之後至者當不書於册今楚子不以觀示諸侯安能以此責宋也哉書宋佐所以譏楚子之侈也以疑似執徐子而無其實故貶而書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傳曰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遂以諸侯滅賴遷賴於鄢

愚案不書鄭宋大夫以兵屬楚不自爲軍也書遂言自伐吳而遷戮也

九月取鄫

傳曰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愚案不書當由於不告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曰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於公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曰楚子以屈申爲貳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

傳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傳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愚案書叛臣而受叛之罪著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

傳曰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曰以報棘櫟麻之役闕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以歸

愚案不書鵲岸之敗偏師也不書蹶由之執以楚方盛怒而來知有備之善以禮自克寧怒而不殺其使則執行人之罪可以免焉故楚執鄭行人良霄則書而執吳行人蹶由則不書此春秋之法所以不責備於蠻夷也與秦歸成風之襚越五年而無譏一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曰弔如同盟禮也（杞於襄二十九年宋盟賤其用夷而貶子今爲同盟之禮弔之不以賤之而殺其禮故曰禮也）

葬秦景公

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傳曰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傳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愚案欲害人者轉以自害安得無罪邪故名

傳曰六月丙戌鄭災

愚案不書不告也

秋九月大雩

傳曰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傳曰楚子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愚案偏師敗衂而大軍無恙故不書敗不書殺非卿也

冬叔弓如楚

傳曰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傳曰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曰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三月公如楚

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傳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晉人爲杞取成

愚案春秋之法始諱而卒不諱襄公二十九年諱歸杞田至此當直書矣然昭公在外而武子擅以地與晉是目無君上矣故又以爲國惡而諱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傳曰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告韓宣子宣子使獻子入衛弔且反戚田

九月公至自楚

傳曰單獻公棄親用羇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愚案天子之大臣見殺於族而莫之或正是王室之恥也故春秋爲王室諱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

愚案過與招同殺偃師而招既歸罪於過而殺之則招雖見放猶未伏其辜也故春秋特存其惡名此亂賊所由懼歟

傳曰春石言于晉魏榆

或問石言之怪春秋不書而左氏存之得毋背於經乎吳子曰此正發明春秋之微意也夫使春秋削之而傳亦不書後人直視爲事之本無何以明春秋之去取惟的然書之然後知無據之怪不得與鷁退石隕並列於史而春秋之大經大法以明彼不得其解而妄爲議論者豈獨爲左氏之罪人乎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曰四月辛亥哀公縊

叔弓如晉

傳曰賀虒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傳曰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愚案行人無罪故殺之者貶而書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傳曰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愚案殺不自君故曰陳人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

傳曰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

愚案楚莊之縣陳也貶而稱人今楚虔使弃疾滅蔡而無貶何也曰此春秋之罪陳也楚方無道而陳生內釁以啓其心君子觀今之罪陳則知昔日之倖免觀楚莊之稱人則知楚虔之不能無罪此屬詞比事之法也又虞晉滅下

陽稱師而不稱人以誡爲不道有取滅之理與此義法正同不書宋師不與其謀不同其利也招見放而不見殺以其昔歸罪於過故

葬陳哀公

傳曰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私于幄加絰於顙而逃

愚案楚雖不許袁克盡禮不使孫吳嗣位而猶以侯禮葬之故魯往會葬而書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傳曰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愚案以自遷爲文猶前志也

傳曰周甘人與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辭於晉叔向謂宣子曰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諸侯之貳不亦宜乎宣子使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愚案不書晉以陰戎伐潁所以爲周諱爲晉諱也左氏書之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夏四月陳災

傳曰陳災鄭裨竈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愚案陳已滅而稱陳猶書宋彭城鄭虎牢之類以陳滅而未滅也故追書之預書之觀傳載裨竈之語可想見春秋之旨

秋仲孫貜如齊

傳曰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傳曰書時也

十年春王正月

傳曰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愚案不書無大休咎也

夏齊欒施來奔

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陳鮑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五月庚辰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愚案定公十三年高彊謂荀寅士吉射曰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可知欒施書名非以耆酒信內之故註云高彊不書非卿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傳曰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愚案不書取郠用人諱國惡也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註云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傳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往三月丙申伏甲而饗醉而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愚案諸侯滅同姓名此非滅同姓也何以名曰專殺大夫爲王法所不許況諸侯乎況以蠻夷而害中國乎故哀公

八年宋公殺曹伯乘秋以爲此中國之大惡故諱而不書而於楚子則書而名之或問蔡侯般弒君之賊也陳佗殺太子而自立其見殺於蔡也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此何以罪楚曰楚虔亦弒君之賊也故不敢正其罪而但以誘殺既非討罪則罪專在楚此屬詞比事之法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傳曰非禮也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傳曰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傳曰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傳曰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愚案書師承上而言也楚子前已書名則滅蔡用人無庸復貶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曰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愚案襄公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晉侯使衛與之也故書入此以師取故書納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曰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曰朝嗣君也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愚案不書公子慭如晉諱之也公如晉而不受則慭之往聘祇見辱也故不書

五月葬鄭簡公

傳曰六月葬鄭簡公

愚案以六月葬而經書五月紀其會葬之期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註云傳在葬簡公上熊從赴）

傳曰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傳曰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愚案不書如晉故不書慭至自晉不書南蒯之叛不與家臣之得專祿也

傳曰周原伯絞虐其輿臣冬十月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甘過將去成景之族劉獻公殺甘悼公而立鰌丁酉殺庾過瑕辛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愚案列國之生殺予奪既不禀於天子而天子畿內又聽臣民之自爲此周王所以有守府之號也春秋諱而不書有以也哉

楚子伐徐

傳曰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

愚案不書圍志不在徐也

晉伐鮮虞

傳曰晉荀吳僞會齊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愚案不書肥之役晉未赴也伐鮮虞稱晉將卑師少無庸書師書某而又不得書人以疑於敗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傳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諱云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

愚案不書叛而書圍春秋之抑陪臣其大義可想見矣

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蓋犯不義以求名春秋例而不書所謂求名而不得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曰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觀從在蔡事朝吳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入襲蔡眾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師潰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

愚案楚靈死於五月癸亥乃在乙卯丙辰之後而經書四月乃其師潰之日也師潰而王祿盡矣彼其獨行屛營枕塊餓餒之日其經於溝瀆孰從而知之邪故春秋以師潰之月書弒而不著其支干　楚靈王之無道也羣臣作亂而亡之尙稱名以弒則凡罪之輕於楚靈而見弒者其爲臣之罪從可知矣以子干之羈旅來歸涉難首事等於傀儡而猶爲大惡則棄疾之殺太子除王宮辱王於乾谿而致之死其罪從可知矣此春秋舉輕以例重不舉重以例輕之法也子干未成爲君其爲王也靈王尙在及靈王自縊而子干之自殺已九日矣故書殺而不書弒與里克殺其君之子一例然則子干從取惡名其不稱君也宜哉否則當與衛殖弒其君剽一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平丘

傳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並徵會七月丙寅遂合諸侯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告劉獻公對曰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天子之老請帥王賦遲速唯君（分明揀天子以分諸侯存秋所以諫其姑非也）齊人懼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邾人莒人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公

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愚案自莊公十六年盟于幽以擯楚書同所以別異類也後凡盟會志在擯楚者皆曰同盟自宋之盟壞中外之防不復書同盟矣今楚勢稍熸而晉修舊業故復曰同盟然自是晉公室日卑楚衰而晉亦不競不復書盟矣或問前此踐土之盟後此皋鼬之盟何以不書同曰彼既敗楚於城濮侵楚於召陵則其盟之擯楚固有不待書同而自見者此所以盡而不汙也夫直書公不與盟者晉不以德禮屬諸侯而示威示衆以恐嚇之加以讒慝宏多貪不堪求故書之以著晉霸之衰執稱人亦所以貶晉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傳曰楚平王卽位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

愚案廬與吳未嘗卽位而書法如出奔之君以其滅而未滅也故陳災不書楚災

冬十月葬蔡靈公

傳曰禮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曰韓宣子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吳滅州來（杜云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愚按[illegible]兩屬之國雖非云故州來邑[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曰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愚案與會族尊夫人一例前書歸父還自晉後書婼至自晉其條例於此發明

傳曰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愚案不書南蒯之奔家臣也不書歸費與不書費叛一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傳曰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

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傳曰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與養氏比而求無厭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郧以無忘舊勳

愚案不書不赴也討罪而錄其子安得赴告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曰冬十二月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愚案殺不自上當書莒人而以國討爲文者觀其與郊公

晉知其非善類也故名不書郯公之奔以不孝絕之也不書庚輿歸于莒世子不言出則著亡之弟不得言入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愚案不言禘所謂常事不書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夏蔡人逐朝吳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曰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不戮一人以

鼓子鳶鞮歸

愚案鼓乃鮮虞之小邑鼓子乃其君長故晉略而不告終亦略而不書與十二年不書荀吳滅肥以肥子歸同

傳曰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愚案周禮春官司服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即有齊衰之服則列國聞喪赴弔禮宜成服而後史臣書之春秋之時天子僅屬空名而王后之喪益視爲弁髦春秋不書王后之喪所以著列國之不臣也其義與定姒孟子降薨書卒孟子並不書葬同觀十二月晉荀躒如周弔穆后知非赴告有所不及

冬公如晉

傳曰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

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晉則諱者公在晉以示不朔正於廟）

春齊侯伐徐

傳曰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愚案不書蒲隧之盟不與齊侯之求賂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傳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或問楚虔誘殺蔡侯般則名此何以不名吳子曰此春秋所以重內而輕外也攘之之意於是見焉不書蠻子嘉者畧之也不書取蠻氏者以其復立嘉之後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傳曰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會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
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傳曰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失其官而典籍散亡孔子至周而無所考故云）學在四夷猶信
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曰九月丁卯荀吳帥師涉自棘津庚午遂滅陸渾數之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愚案事在九月而經書八月蓋宣子以吉夢在前始出師

而即赴告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傳曰有星孛於大辰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諸
侯其有火災乎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曰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
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
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愚案迭爲勝負故但以戰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傳曰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

愚案不書爲王室諱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曰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七日其火
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愚案梓愼目視其災而史氏書之紀所見也及數日之後
來告皆符故春秋以壬午書若待其告而後知則當書聞
赴之日而四國地有遠近其至有先後不得合言宋衛陳
鄭總言壬午矣觀莊公十一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但
不書日而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本在天王殺其弟
之後而經書於前可見

六月邾人入鄅
傳曰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邾莊公反鄅夫人而
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傳曰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愚案許至是三遷矣皆以自遷爲文以其於許有利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曰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師二月宋公伐邾
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愚案不書取蟲蓋既反鄅俘宋亦不復有其地焉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禮爲君父嘗藥防毒也然醫藥不當則亦足以殺人如許男之病若用藥失宜即嘗藥亦未必不死但嘗藥而死則其失在醫抑或不治之病則其死由命今世子進藥而死己父不得安知其非行弒故懼禮釋以罪之非必世子之進藥也故曰春秋書禮藥之大宗也以天下之大惡予之則受而不敢辭者稍寬未減則後世亂逆皆得以借口而先王之親數微矣故爲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如許止進藥不嘗而父死春秋從赴告之詞書弒所謂道極厥辜也若加以討賊之刑則豈其情哉永叔不知此義而說經何其疏很天子諸侯皆有嘗食者所以防不然也何況飲藥飲藥而不嘗則其心爲已外矣故有意外之變術罪不可逃）

愚案以誤用藥而殺父是父由己死也故曰弒春秋之法原迹而不原心故被以惡名而不敢辭觀左氏之論斷其非有心毒殺可知不書許世子止出奔晉恐其類於罪大而懼討也是春秋之恕也

己卯地震

傳曰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愚案邾郳徐皆小國而宋公之盟亦無關於天下之重輕故不書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曰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愚案止以進藥稱弒懼而出奔其嗣君取葬禮故魯以會葬而書

傳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子產弗許

愚案不書鄭大水者以其無害於粢盛而不告也龍鬬於水非怪也故鄭不赴

二十年春王正月

傳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

愚案不書楚世子建出奔宋楚子自知已過而不赴也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傳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愚案春秋不書宋君臣之交質爲列國諱也所以存天澤之分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傳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

爲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前使一乘從公孟以出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殺之公聞亂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齊氏之宰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七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愚案豹以守嗣大夫賊而書盜懲不義也與鄭西宮之難不同所謂以義法裁之不書公子朝等之出奔非卿且盜之黨也不書宣姜之殺宣淫謀亂刑於隱不赴告也與晉殺驪姬齊殺戎子不見書一例事在六月而書秋從赴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傳曰公請於華費遂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

愚案不書華登之出非卿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傳曰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公使告司馬司馬乃與公謀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愚案不書華費遂被劫也不書華貙非卿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傳曰公問梓愼對曰二至二分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傳曰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廚人濮狥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貙使華登如楚乞師

愚案君臣日戰列國相救而春秋不書所以存天澤之分也與繻葛之戰王師敗績不書於經一例左氏書之非以紀事也所以發春秋之微意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謂蔡人曰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愚案朱爲國人所逐而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其稱名者以先自失位而後東國生心無極搆讒國人逞逆所謂自毀而後人毀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曰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曰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敗齊師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曰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君有不令之臣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註云華貙以下五子不書非卿）

愚案書自宋南里言已非宋臣自外入也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欲殺之又惡王子朝願去之四月王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傳曰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襲滅之

愚案不書畧之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傳曰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

愚案承叔鞅言而書之非告亂之詞也故曰王室曰亂者猶自未定之詞　子頹子帶之亂不書諱之也此何以書知其不可諱也迭爲勝負歷再世五年而後定非若頹帶晉文之納王一舉而有成也觀晉不納西王之使子朝遂敗而出亡使晉早爲此豈有如是之禍哉故曰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春秋書王室亂所以著晉霸之衰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傳曰單子欲告急於晉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於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於王城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

愚案書王所以別於亂臣此承告亂之詞也書猛未除喪也言居而不言出猶在畿內且無罪也事在七月三日而經書秋前承告者之誤也一誤而以下皆誤矣不書伐皇存天澤之分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傳曰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王師敗而晉師亦敗）

愚案書入以有迫之使不得入者故曰亂不書王師敗績諱之也書單劉而不書籍談荀躒將卑師少非霸主所以勤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傳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非敬王即位

愚案禮曰天子未除喪生名之死亦名之故書猛不成喪故書卒前稱王猛對天下而言之者也茲係以子對先王而言之也詩其未除喪也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愚案執行人非禮故貶而書人

晉人圍郊

傳曰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於汜于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正月朔二師圍郊郊鄩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愚案此晉大夫也壓於天子而稱人與從王伐鄭者一例晉於是有力王室故春秋書之事在晉執婼前而經書於後從赴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曰莒子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愚案庚輿爲國人所逐而以自出爲文所以存天澤之分也書名其罪重也不書郊公之入例之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不書其出亦不書其入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傳曰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楚可敗也戰於雞父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詞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愚案君死書滅得傳曰獲故曰君臣之詞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傳曰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丙戌單子劉子伐尹單子敗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甲子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愚案子朝作亂至晉人圍郊而大事定矣及尹氏助亂而餘燼復煽天子蒙塵其罪可勝言邪春秋稱氏而不名者惡獎篡懲不義也天子之世卿既不能書之爲盜又不欲

其有名彰徹故遷就而爲此所謂求名而不得也事在夏
而經書于秋從赴也
八月乙未地震
傳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愚案經書乙未而傳言丁酉爲先而周後也極以助亂爲
子朝大臣今因地震壓而死是天理所不容也故傳特
紀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曰公爲叔孫故如晉
愚案書有疾所以異乎前此之見辭於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傳曰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愚案魯大夫出而書至者三皆舍族以尊晉歸父以善其
不墜君命而書意如婼以見執得釋而書婼本無罪而意
如以取鄭故故傳言罪已
傳曰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於介衆乃辭王
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傳曰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
甚能無旱乎
愚案諺所謂春雪主旱者卽此旨

傳曰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愚案不書爲晉諱也晉主夏盟既知子朝之曲而坐視王
室之陵夷故子太叔見范獻子而譏之
秋八月大雩
傳曰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傳曰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
巢及鍾離而還
愚案不書鍾離乃巢之屬邑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曰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
明年將納王
愚案天子蒙塵諸侯當奔問官守今不責之諸侯而責之
大夫又不速圖而待明年其失禮甚矣故晉之圍郊則書
而晉之克鞏不書
有鸜鵒來巢
傳曰書所無也

愚案以無字解有字而誌異之意自見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曰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曰季公若怨平子謀去季氏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不可為也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遂逐之孟氏見叔孫氏之旌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於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書曰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愚案不言出奔諱之也既以彌縫國惡且明臣之不敢逐君焉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曰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將安眾而納公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愚案公在外不與小斂而書日者以其祈死雖不能正平子而誅鬷戾猶知有君也心知有君則其死乃君心所照

臨故書日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於曲棘

傳曰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遂行己亥卒於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曰庚辰齊侯圍鄆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愚案不言圍為魯君取也故易不書於正月嫌有拒之非與者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曰言魯地也

愚案鄆本魯地故書至齊侯取鄆則地已不屬魯矣然不於齊師屬公公乃與之主也故曰言魯地也

夏公圍成

傳曰齊侯將納公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請我受師許之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愚案不書齊師以公為主也不書戰諱國惡也

傳曰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傳曰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曰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奔楚癸酉王入於成周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愚案前書尹氏立子朝後言以子朝奔楚則有拒王使不得入者故不諱言入入在十一月而書于十月以晉既納王則成周非子朝有矣不書克鞏以勤王之不力也召毛

皆尹氏之黨不書氏而書其爵非以其無罪正以著尹之書氏其罪尤重與齊豹書盜等耳襄公二十六年澶淵之會鄭良霄以伯爵之大夫而會魯侯當與趙武一概貶而書人其特書名者所以異之於宋向戌之後期而非以其獨無罪也此其義例可意想而知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曰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傳曰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弒王

愚案諸樊之讓本欲傳位於札札既不肯當仍歸闔廬僚乃據而有之是其罪也故稱國以弒

楚殺其大夫郤宛（不曰楚人而以國討爲文以由自令尹即國討也）

傳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令尹召鄢將師告之將師退令攻郤氏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

愚案正士者讒邪之讎也乃游其彀中而不悟是不明也故書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曰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傳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公徒敗於且知

愚案不書伐鄆諱國惡也陽虎不足責懿子學於聖門其罪乃上通於天諱者知所諱之爲惡則亂賊懼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愚案令茂其罪重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曰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愚案齊桓兩以戎難戍周春秋諱之今懼子朝之餘黨而戍是皆禦外侮者今更患生肘腋矣故一概不書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曰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愚案不書非卿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傳曰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曰三月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五月王子趙車入於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愚案不書殺者天討所加乃在常事不書之例不書叛者小醜不靖畧之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愚案婼卒書日表其忠也今公在外而書日以其無忝厥父也觀漆子陽虎伐鄆而叔孫氏不與可以想見其忠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猶云王師敗績於某）

愚案伐鄆不書諱其惡也鄆潰則書過在公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註云釋不朝正于廟）

傳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愚案春秋之法始諱而卒不諱昭公在外今五年矣故書之以示不得朝正于廟之故非公者非其可止而不止徵過者過猶可改謂孫而復至不能內外則非復過之可掩而大惡有在非不在公矣平子以逐君成名又有異志交結齊晉之臣使公久淹於外而無如之何故大書而不諱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

愚案徐子書名失地也國已滅矣故不言出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傳曰言不能外內也

愚案前在鄆雖不能返國猶爲境內至鄆潰而式微益甚矣遙寄孤懸能勿反顧而歎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會于適歷季孫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傳曰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傳曰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君其入也公曰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

秋葬薛獻公

傳曰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愚案不書以其或出或歸不成侵伐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註云不書邾史闕文）

傳曰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愚案荀躒來唁使聽子家羈之言則公已歸矣何至有終身之辱哉故書之以誌其不能用人

夏吳伐越

傳曰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傳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魏獻子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當東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已非士彌牟營城周令役于諸侯而效諸劉子

愚案大書城成周遵王命勤職業也不書魏舒貶其干君位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曰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

春秋本義卷十一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樹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傳曰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愚案公即位於六月故書春王三月後人離而二之故有定無正之謬說大夫專政而執大夫於天子之境其權不太甚邪故貶而書晉人非特壓於天子而書人也執在正月而書三月據其歸京師之時曉告諸侯而書之也先執

以歸而後歸京師者始以之歸晉侯繼乃以晉侯之命歸之京師乃行事之次第如此然則爲晉臣者當奈何曰請命于天子而以天子之命執之則於理合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曰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傳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愚案書立言不當立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

傳曰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愚案不書爲王室諱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傳曰楚囊瓦伐吳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愚案吳方謀楚而楚乃伐吳以挑之故貶而稱人不書敗非大崩也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至此又云克之是既滅而復爲楚有也故克巢不再書繁非主兵之大夫故不書獲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愚案新作則非仍舊貫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傳曰九月鮮虞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愚案不書不告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曰盟于郯修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曰蔡侯請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愚案以蠻夷殺列國之君則貶而書名如楚子虔殺蔡侯般是也以列國殺列國之君則諱而不書如宋公殺曹伯陽是也以中國殺蠻夷之君無貶無諱此春秋攘之之義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傳曰將長蔡侯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宏乃長衛侯於盟

愚案召陵之會已長蔡於衛後乃長衛於盟耳晉於召陵之會種種不德而霸業遂失故貶而稱諸侯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於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傳曰爲沈故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傳曰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註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illegible]）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奔鄖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不書楚子奔隨失而復得楚不赴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曰王人殺子朝于楚

愚案朝已出奔其殺非赴告所及況天討所加邪故不書

夏歸粟于蔡

傳曰以周旃於無資

於越入吳

傳曰吳在楚也

愚案稱於越夷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傳曰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敗楚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愚案不書救楚滅唐不赴也

傳曰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

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行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愚案平子以逐君成名可謂橫行無忌矣乃墳土未乾其子見囚於陽虎天道好還一至於此春秋不書桓子之囚所以惡陪臣之執國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曰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傳曰因楚敗也

愚案許畏鄭凡四遷而卒滅於鄭許男書名失地也

二月公侵鄭

傳曰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非云取匡不書歸之晉）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

愚案懿子昔與陽虎伐鄆而今受陽虎之辱亦天道之好還

傳曰四月吳太子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

愚案無大勝負故不書

傳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

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以上追敘）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愚案不書鄭伐京師爲王室諱爲列國諱所以存天澤之分也不書晉爲周城胥靡其事微且諱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傳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曰子必往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于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乃執樂祁

愚案執行人非禮也宋本無罪而范鞅以貪妒陷之故貶而書人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愚案不書鄆叛入於齊而書圍鄆諱國惡也
傳曰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愚案不書其亂未成猶在境內也
七年春王正月
傳曰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愚案不書爲王室諱也
傳曰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分明可出可入）
愚案不書諱其叛即諱其歸也與不書歸費一例
夏四月
傳曰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

愚案不書亦諱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
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愚案聽衛謀而自蹈非禮故貶稱齊人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傳曰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

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黨氏而後朝於莊宮
愚案不書王入諱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傳曰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
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射子鉏殪師退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傳曰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
人出師奔
傳曰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
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愚案天子討畿內之亂無庸赴告於諸侯故不書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曰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愚案不書高張非主帥也
公會晉師于瓦
傳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於瓦
愚案不書救未至於魯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傳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傳曰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愚案以大夫而會天子之卿興師討罪權柄在已此又諸侯主兵以會天子之卿之大變也故成子諱而不書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曰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傳曰陽虎欲去三桓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愚案僖公之躋也春秋不書逆祀而於此特書從祀此與不書費郈之叛而書圍費圍郈同旨所謂微而顯也不書禘常事也

盜竊寶玉大弓

傳曰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愚案不書陽虎之叛不與家臣得專祿也家臣書盜猶鄭西宮之難討無大夫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六月葬鄭獻公

傳曰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愚案春秋書圍費郈而不書伐陽關以彼皆嚴邑而此則雖以保奸故不書伐陽關略之也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高犂彌從之晉車千乘在

中牟衛侯將入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愚案衛之叛晉宜也齊之伐晉則何爲邪故齊克夷儀則當書入書取衛攻五氏而晉衆宵熸則當書潰及晉伐齊師獲車五百乘則又當書敗今一概抹摋若未嘗相害者然以齊景不修德禮而欲與晉代興晉雖霸業已衰而討衛叛之故尚能殺涉佗遂成何猶有招攜之遺意故春秋不與齊之伐晉而但以次書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愚案畏其力非歸其德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傳曰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齊侯遠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愚案不書夾谷之盟惡無禮也以兵偪好以俘干盟不以德禮相信而但以力爭所謂要盟無質也故不書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傳曰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反役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書歸田而不書失地諱國惡也諱侯失地名故號失下門則書之致乃不）

（書郈役叛而書閉郈我之例也）

愚案不言歸我而曰來歸言齊之服于有禮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傳曰郈馬正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

傳曰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

愚案不書侯犯之叛不與家臣得專祿也不書齊師不以家隸勤鄰國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曰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子明言於公曰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愚案事君不避難禮也今大心僞疾辭行豈禮也哉故名

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曰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扶魋而奪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傳云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愚案以如此去君洵無罪也故稱宋公之弟與秦伯之弟鍼衛侯之弟鱄陳侯之弟黃一例若夫後此入蕭之叛與此各不相蒙此可以想見聖人是非之公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曰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註云平六年侵鄭取成之盟）

傳曰始叛晉也

愚案往年與齊平猶未絕晉也至是晉已分崩不復能求諸侯而魯亦與之絕左氏於桓之二年書始懼楚所以明霸業所由起於定之十一年書始叛晉所以明霸業之終霸業終而春秋變爲戰國左氏蓋傷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傳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傳曰公孟彄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曰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曰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愚案叔孫新受侯犯之禍故郈先墮季孫屢受費宰之禍故亦墮惟孟氏不受私邑之禍而得其力故與處父同心而弗墮此三家事勢所以不同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傳曰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乃

伐河內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愚案如此之人豈足以求諸侯故春秋不與其伐晉而再以次書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

傳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諸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

貳 案壹册101號

11B

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七月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愚案不書趙稷涉賓之叛不與家臣得專祿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

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傳曰荀躒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愚案二子作亂而又伐君故以叛書

晉趙鞅歸于晉

傳曰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曰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春衛侯逐戍與其黨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傳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愚案書名失地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傳曰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傳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註云經所以不書滅）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傳曰謀救范中行氏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傳曰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傳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二月楚滅胡

五月辛亥郊

愚案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書郊譏不時也

壬申公薨於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於渠蒢

傳曰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愚案書之以明失禮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愚案不稱夫人故不書葬言不以小君禮之也前此小君之喪雖文姜哀姜之淫泆無不書葬者惟聲子之殁隱公以攝位不欲匹嫡於仲子故降薨言卒是名以實起不可不愼也迨平子逐君而後蔑視小君而不舉其禮春秋書之所以斥季氏之不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愚案書之以明失禮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

愚案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爲其無碑繂之煩其事畧也若諸侯之葬其制視豐碑則有不能急促行事者故曰禮也使季氏苟且行事春秋豈復書葬也哉

辛巳葬定姒

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愚案季氏主事而君夫人之喪不成是誰之罪歟故曰多微詞蓋自季文子當國已欲無禮於襄公之母定姒賴匠慶而後成禮至桓子而無所忌憚雖葬而不成喪至孟子卒而春秋並不書葬則眞槀葬已耳季氏之罪擢髮難數當於春秋之微詞領之

冬城漆

傳曰書不時告也（注云秋城冬告將知非不時故冉以示譏）

春秋本義卷十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二

江浦吳　柑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曰報柏舉也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傳曰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行成吳子許之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傳曰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愚案列國之君釋君助臣已爲不順况助大夫之叛臣邪故春秋削而不書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曰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愚案春秋於昭二十一年不書吳救華氏所以存天澤之分也至救范氏則書始諱而卒不諱也春秋於河內之役書次五氏次垂葭不與齊侯之求弱也今書伐晉惡其獎亂也獎亂之人將何以求彊不書魯諱惡也

傳曰吳侵陳修舊怨也

愚案不書當亦由不告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傳曰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傳曰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對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傳曰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師敗績

傳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鄭人擊簡子太子救之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曰吳泄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愚案先殺而後遷實因遷而殺也故經傳不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愚案人倫之變君父一也春秋於孟懿子陽虎伐鄆不書諱國惡也於齊衛圍戚則書始諱而卒不諱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曰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愚案書人言放之不自上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盜安知有君故不言弑）

傳曰蔡昭侯將入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鍇後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傳曰楚人襲梁及霍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必速與之乃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

愚案晉爲宋之盟以壞中外之防今且爲蠻夷諸侯故貶而稱人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愚案周禮大司徒樹其野之所宜木以名其社管子云夫社束木而塗之蓋取野木數株束之以表社而以泥塗其外歲久枯朽因以致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曰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傳曰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

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愚案逐羣公子而立荼是自折其手足而生陳氏之心也使國立長君安有簒弒之禍也哉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傳曰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愚案不書非卿也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曰治范氏之亂也（註云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傳曰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不可以不救也乃救陳師於城父

愚案不書救陳畧之也吳與楚均在蠻夷猾夏之列其伐陳救陳不得分功罪使救陳有功則下文當書楚子軫救陳卒於城父與死於王事者同褒矣此可以想見春秋之法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曰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所從必言諸大夫將謀子子早圖之及朝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盍先諸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弦晏圉張施來奔

愚案高國以世臣而兼得君不能爲國除害秋受命而夏出奔難乎其爲託孤者矣春秋書名所以責人臣當國不能安宗廟而利社稷皆罪無容逃夫欒高敗而親臣去矣高國逐而世臣又去矣於是弒荼而立陽生及陽生又殺鮑牧則權歸陳氏而陽生與壬莫保首領矣左氏書此蓋不勝感慨係之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傳曰楚子在城父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傳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遽夜至于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十月丁卯立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殺之

愚案陳乞弒君假手於公及朱毛春秋推見至隱固不能逃斧鉞之誅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曰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曰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傳曰吳來徵百牢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
與之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案邾茅夷鴻云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是此時有盟也春秋恥以吳爲盟主而不録）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曰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師遂
入邾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
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

傳曰曹伯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
郊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曰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
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愚案以諸侯而殺諸侯較之專殺大夫而更甚故削而不
書以爲中國諱既入其國而取其君則滅可知矣諱滅言
入蓋於晉之不救有思豁之意焉（春秋之法國敗君死者書滅君爲國主君亦於）

（國由今入曹而擒其君則國破矣故不書滅而滅在其中此與會人執魯公一例）
吳伐我
傳曰吳爲邾故伐魯克東陽而進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
將盟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請少待
之弗從吳人盟而還
愚案恥城下之盟故不書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傳曰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五月齊鮑牧帥師
伐我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
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
太子革以爲政
秋七月
傳曰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
逆季姬以歸嬖
愚案不書諱之也始以汙穢受兵失地今以畏威受盟是
益之恥也故不書
傳曰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此陳
乞殺之也公子惡陳氏故辭其殺中）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
及潞嬖之以入遂殺之

愚案悼公以一言而殺大夫又未知所言之實否皆所以
歸陳氏之權而自貽伊戚也春秋不書齊殺其大夫當由
於未赴告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傳曰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

傳曰鄭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二月宋取鄭師

夏楚人伐陳

傳曰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註云以疾赴故不書弑）

傳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
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成帥舟師將自海入
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註云邾郯不書兵并邇吳）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傳曰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愚案弑而書葬舉葬禮也魯以會葬而書

衞公孟彄自齊歸于衞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傳曰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
務德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曰齊爲鄎故伐我及淸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
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
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冉求
請從之季孫弗許

愚案勝負相當故不言敗不言戰孟孫不能戰季孫不卒
事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曰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
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
傳曰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吳自伐齊而公往會之不與謀也）五月克
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
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愍案不書公孫夏四子非卿也齊之爪牙盡於吳乃天所
以助成陳氏之篡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曰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

出其妻而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一宮如二
妻文子怒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
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
冉有曰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則以丘足矣若貪冒無厭雖
以田賦又將不足弗聽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曰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絻放絰而拜

愍案弔小君之喪自盡其禮也及見季氏不絻則放絰而
拜所謂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於以愧季氏之不臣孔
子答子游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爲禮也乃聖人之
微詞
公會吳于橐皋
傳曰吳子請尋盟公不欲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曰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註云）
（盟不書吳辭盟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

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
冬十有二月螽
傳曰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案家語此下旗子問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旣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傳曰鄭罕達救嵒圍宋師春宋向魋救其師魋逃歸遂取
宋師於嵒以六邑爲虛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辛丑盟吳

晉爭先晉人曰吳王有墨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先吳於晉也恐臨危而東疾於晉故先之）

愚案書會而又書及外吳也不書單子者以天子之宰而會蠻夷僭號之君其失禮不太甚邪故諱而不書不書盟亦諱也以大國之君而與求緡之吳盟是雖繫於宋之盟也故與晉楚之初盟於宋也一概不書又吳先晉盟亦所當諱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傳曰六月丙子越人伐吳丙戌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歸及越平

愚案入在會前而書於會後從赴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愚案孔子志欲行道及見麟而死以爲道窮故修春秋以明王道以獲麟起念以獲麟終篇後事雖多皆闕而非錄矣

道光四年八月廿七日江浦後學吳楷用南繕寫告成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愚案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而王迹熄由是車攻吉日之類不復見於篇章而詩之咏王迹者亾矣詩亾而作春秋所以存王者之迹也夫春秋本魯史史記事以辨是非則有義存焉齊桓晉文尊周室攘夷狄以匡天下乃王迹所見端其事旣不可沒而其義則周公之凡例（房安臨晉子註云春秋師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與周官相表裏魯太史本之以記載雖

云一國之史其義寔關乎天下故韓宣子來聘觀未修之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孔子以其未能盡善故竊取周公之遺法筆削以成經而王迹乃亘古而不廢故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或問孔氏未修之春秋於今安在曰在左傳凡所謂不告不書及神降石言之類皆孔子削之而左氏存之以反證修史之法也使不告而可書則爲道與實錄無辨而穢史反得以借口使無據之神怪可書則孔子不語怪不語神之義反隱此春秋之修所以杜萬世之弊而左氏傳乃春秋之功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人妄爲之解吾不可以不辨

今夫世治則天子公其賞罰而亂賊熄世亂則史氏明其是非而亂賊懼春秋之作所以慨賞罰之不行而天子爲虛位也當是時天下不知有天子久矣自春秋作王迹存王迹存而天子之事見矣天子不能以空言爲賞罰則史氏之是非乃所以明天子之事然而曰亂臣賊子懼者何也懼名分之可畏是非明而生羞惡之心羞惡之心生而是非所關乃甚於賞罰賞罰僅一時之榮辱而春秋所譏乃百世不能改此春秋所以有功於世道也後漢陳寵平心率物鄉閭爭訟輒求判正曲直退無怨言者至乃歎曰甯爲刑法所加不爲陳君所短何況仲尼之褒貶褒貶明而天下知恥亂賊安得不懼昔聖帝明王所以道德齊禮

敷政播刑南面而聽天下者用是道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儒不得其解而以是非爲賞罰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胡安國之徒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歟是孔子之罪人也悲夫

太史公述董生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達者明也吾故曰明天子之事

跋

右春秋本義十二卷江浦吳川南先生箸孔子之脩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況從數千載之後欲上窺聖人之心豈易易哉然篇籍具存未經秦火如使數千載之後聖人之心終不可見又何以爲聖人之言所惜學者畧其根本彫其枝葉篤信本師之說說經愈紛去經益遠而聖人之心愈晦先生憂之惟以經證經不必繁稱博引其義已見又以左邱明受經於孔子六朝以前未有異議即以左氏之傳發明本義於杜征南釋例外又推而廣之於杜注强經就傳之失多所匡正所最注重者爲天澤之分夷夏之防諸侯大夫干政之漸履霜堅冰垂戒深遠議論亦平正通達無勝

心客氣雜於其閒殆以人師自居不屑與經師爭短長也鄉後學蔣國榜跋

春秋詠史樂府

春秋詠史樂府

補編卷第四十五

大輿舒　位立人著

撰春秋詠史長短句詩强名之曰樂府大旨以左氏內傳爲經而以國語公穀爲緯弁雜采諸他書之論春秋時事者凡一百四十首昔人之爲詠史樂府也惟楊抱遺李畏吾爲最著近尤西堂則有明史樂府顧皆詳于後代而略于春秋今兹所詠若補其闕或襃焉或譏焉或存而不論焉長言不足則他事相形莊論易倦則詼諧閒出雖其音節未必有合乎古抑亦征南之一癖與菴嘗論春秋人物于君許楚共晉悼于臣則魏絳羊舌肸公孫僑三人而已迨至共悼既歿僑不能相大國絳與肸皆不得爲正卿灌而往檜以下讀史者索索然矣故詠史詩止于此也非倣伯恭博議之例也

蔓難圖

京城大叔美且都無使滋蔓蔓難圖蔓雖難圖荆可種剗又黃泉不相送不相送會相見小人有母能樹諼寡人有弟徒滋蔓君不見象日殺舜舜不憂封諸有庳爲諸侯

頑人怨

齊侯之子衞侯妻妻錦褧衣姿綠衣綠衣黃裏頑人怨蕭然絺綌秋風淒秋風淒送歸燕淚如雨不相見

純臣篇

君州吁臣石厚老夫痛心復疾首戴嬀大歸君所知此二人者假君手亂臣賊子何代無胡亥能死秦扶蘇李斯不語趙高語純臣純臣石大夫

公矢魚

春蒐夏苗各有制今此矢魚非古意侍臣稱疾不能從流水茫茫迷遠地珊瑚之網翡翠竿歸來誰宴頭魚筵爲魚最是魯魚苦取次宣公濫泗淵

滕薛朝

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薛封夏奚仲滕亦周卜正維山有木工度之周禮宗盟重同姓君不見漢陽諸姬楚蠶食雖齒諸任亦不得何況齊人將築薛

鄭子都

昔有鄭子都姣好天下無能射潁考叔不能取蝥弧

考叔死子都喜行出雞犬卒出豕呰嗟鄭伯焉知禮

營菟裘

營菟裘齊社圖討爲氏謝羽父機事不密則害成將讓而弑誠無名天道好還如轉轂公死于齊輿說輹

郜大鼎

沛陰大鼎高巍巍長繩百尺魯取來出師本欲平亂亂受賂乃復昭姦回詰朝齋戒納太廟臧孫流涕周公笑昔聞九鼎遷至洛今見大鼎來自郜鼎如有耳豈不聞鼎亦安足示子孫何不鑄鼎作王斧斬取當

年宋華父

戰繻葛

夏取麥秋取禾鄭伯怨王王柰何右拒周左拒虢鄭伯禦王王敗績魚麗之敶旝而鼓先者偏後者伍祝矢犯紫微覩聃彎弓氣如虎彎弓彎弓王肩血紅七十二國不討賊令人郤憶齊桓公

子同生

齊之甥魯之子不報仇生亦死遂爲矢桑爲弧雖有雉雄有狐狐綏綏雉啄啄弧無弦矢無鏃不報仇何

爲邪前宜白後夫差

懷璧謠

贈君按劍而視之美玉還我切玉如泥之寶劍璧不可懷劍不獻獻璧無罪劍無厭叔也拔劍初出師公也抱璧奔共池君不見晉人假道賂垂棘大抵虞公皆好璧

莫敖趾

莫敖趾莫敖死蒲騷之役偶然耳柰何莫敖心竊喜大夫望氣如有神請君更爲張三軍豈惟大夫賢夫

人亦無兩今日臣趾高明日君心蕩

雍糾妻

女爲父所生妻以夫爲氏二者有親疏誰能分別此母言人盡夫父則一而已將夫來比父父夫安可比女聞阿母言心知大有理密語告阿父壻將死爾阿父聞此言盛怒壻無禮持刀磔殺之流恨入骨髓生當誅權臣死當作厲鬼哀哉勿婦謀婦謀至于死

新臺水

新臺水深深似海河伯取婦豔且美鴆巢鴻窠長相

思相思不到新臺水水濁不照愁水深難洗羞韓憑愁殺化青蝶楊環笑看飛黃虬（黃虬謂廡兒頭）

噬齊歎

噬齊噬齊且飲酒楚王甥鄧侯舅三甥勸侯侯不從一甥伐侯侯乃窮噬齊噬齊淚沾臆楚國終能亡鄧國當年若聽三甥言社稷早應不血食

大豕啼

彭生人齊侯豨彭生豕齊侯死爲豕爲人竟何是人立豕啼貝邱矢貝邱矢射公子

射鉤行

臣戰乾時臣射鉤臣敗堂阜臣請囚施伯殺臣臣不憂鮑叔薦臣臣不羞臣才可用身可留臣請爲君霸諸侯願君毋忘昔日仇公曰唯唯卿無尤

曹劌見

劌請見劌請戰小信神弗孚小惠民未徧君言察獄必以情以情察獄堪用兵公徒三萬殺氣紫齊雲沈沈鼓聲死鼓聲死呼衆士車轉軸弦發矢[illegible]逸不能止以刀殺敵如削紙逐北追奔電光駛指[illegible]上雪車

中恥彼哉肉食焉知此歸聽鐃歌飲酒耳

金僕姑

南宮長萬天下無平生不識金僕姑君豈可弑母可聾忠臣孝子何殊途陳娥靡曼傾瓊液會遣將軍醉無力生當蒙虎皮死當裹犀革犀革雖堅非馬革君不見馬新息

內外蛇

南門雙蛇鬬不止門外蛇生門內死死者一去不復回生者化作龍飛來漢高斬蛇三尺劒宋武射蛇一

枝箭蛇妖誠有之妖由人興妖不知

繩息嬀

楚王新得息夫人夢中化作陽臺雲夫人顏色竟何似有似東風三月桃花春桃花盈盈春雨但開桃花香不聞桃花語桃花無言有兒女楚宮秋夫人愁不怨息侯怨蔡侯昔年花落人何在今日花開水自流君不見東家美人美無賴一笑嫣然傾下蔡

楚大閽

楚大閽乃以兵諫君君恨無細箭五十束臣非當誅刖

其足足刖不可續朩和空獻荆山玉

五大夫

奪田奪圃復奪宮五大夫不相容天子蒙塵無處所五大夫自歌舞歌聲舞態猶未歇北門兵來仗黃鉞哀哉勿作五大夫勤王之旅無時無

佞人來

佞人來佞人來執而逃罪有歸鄭人侵宋事誠有魯人盟齊會非人逃亦不可逃受亦不可受佞人來來何爲

鳳凰占

娶妻如鴛鴦擇壻如鳳皇鴛鴦飛對對鳳皇鳴鏘鏘一世奔再世强五世熾而昌八世專政殺齊王以陳易齊嬀代姜豆區釜鍾不可量七十二男如雁行顯君勿更占鳳皇

二五耦

東關嬖五傾人城梁五助之若耦耕美男破老美女舌況有優施中夜泣吁嗟哉淫破義費極納女楚建逃李園進妹春申斃吁嗟哉親戚疏江充造蠱戾園殺息夫作奸東平誅

桓宮楹

桓宮楹煥且明桓宮桷彫以琢是諸侯非禮也彼子孫何爲者

未亡人

滅息執蔡死楚王夫人柰何猶未亡夫人未亡令尹喜萬舞宮墻從此起穀則異室死同穴作詩者誰更誰說六百兵車一轆轤夜深楚帳聞啼烏

神降莘

神之來兮翩翩賜汝號兮土田土田兮陪敦虢公兮將奔國之興兮聽于民其亡兮乃聽于神爾神之昭兮抑爾神之昏生行舟而罔水死儀房以憑身惟西師之將至兮夫胡爲乎人居于此莘

慶父材

慶父材哀姜哀子般旣死閔亦死嗚呼魯難哀姜始君看武媚娘能廢廬陵王已子尙如此何況娣之子恨殺桀臺臨黨氏叔牙中酒沈沈爾哀姜不足哀文姜何以文人言齊二女能殺魯三君

鶴乘軒

仙禽翩翩皃不惡飛上高軒樂莫樂爲鴉爲鶻鶴不知忽化沙蟲與猿鶴華亭鶴不可棲楊州鶴不可騎緱山月黑吹笙稀歸飛華表聲淒淒禽荒自古能亡國鶴軒不舞魚軒逆孤山處士鶴歸來不向西陵借油壁

城曲沃

請歌從軍行長子帥師取大城再歌築城曲宗子維城勝曲沃里克有裏言士蔿多奇策誠不顧有商臣

亦豈難爲泰伯采藥不還藥亦香采薇不食薇生光愛憐少子老是鄉中生何爲人自傷獨不見漢之東海唐淮陽

風馬牛

蔡姬蕩舟齊侯驚楚人膠舟周王崩侵蔡伐楚皃有以刴無縮酒包茅菁管仲方閙齊子文亦相楚彼夸城池堅此耀甲兵武馬牛其風南海波犀兕尙多棄則那乃知城濮之議戰不若召陵之議和

專之渝

泰龜泰筮夫人冊筮則從龜則逆龜長筮短君不知十年臭味皃差池史蘇之占不能用君王夜有齊姜夢夢齊姜薰不香已無投芴褚都督空有望塵潘侍郎（褚比杜原款潘比里克）

四字獄

于少保兩字獄岳將軍三字獄賊由太子四字獄大抵小人女子心欲食忠臣孝子肉豈知胙肉原無毒倉頡造字鬼夜哭

賦狐裘

朝築城屈莫築城蒲蒲主重耳屈居夷吾築蒲者誰邪築屈者誰邪狐裘蒙茸何爲邪思公子兮別無家青宮桐木黃臺瓜

干[illegible]虞不臘

欲知虞與虢譬若隴及蜀得隴思蜀誰不然伐虢取虞如破竹鶉賁賁星焞焞虞從執虢先奔虢不五稔虞不臘輔車脣齒誰與論輔車本相依脣齒亦相黨脣齒寒馬齒長

城虎牢

城虎牢城何高城高不能障讒口安得長食園中桃楚王昔贈申侯璧侯今柰何適小國小國不能容小人虎牢城城乃傾

會葵邱

塗山盛王會葵邱急霸功叛者已九國不聞誅防風賜胙既非禮拜胙亦多僞所以游夏徒不道桓文事

蒐諸孤

慶父殺般成季奔里克殺卓荀息死死者非奔者是非謂奔者是死者不得其所死君言蒐諸孤辱在荀

大夫大夫曰貞貞乃諒大夫曰忠忠則愚忠貞既竭股肱力猶幸當年言不食雖不食竟何益吾聞伐虢取虞皆荀息柰何不能殺里克信不近義謀不臧白圭白圭磨不得

伏劍恨

二君一大夫竟爲誰人死伏劍不須恨執筆非率爾如何晉悼公不殺欒武子

新城巫

申生昔乘車狐突執其轡下國忽登僕此事咄可怪鬼曰晉畀秦毋乃帝其醉惟應新城巫先告宗邱敗

九百里

黃叛楚楚伐之楚伐黃齊不知事齊事楚良獨難南海北海何當還君不見郢人信道荆尸起一夜能馳九百里

汎舟役

渭川萬艘來河曲絳州民食雍州粟爲君一唱汎舟歌不數雨珠復雨玉天災流行何處無明年秦吏空催租秦人飢死晉飽死晉人忽作越人視爲君再唱

汎舟歌汎舟之役夫如何

鄭小駟

扇馬不可騎小駟不可乘況張三軍覩殺獲水土不習笑能勝君不見韓原失意輅秦伯出淖揪公不可得可憐君馬黃直到烏頭白

作州兵

作爰田國人哭作州兵國人樂呂甥祕計洵無雙郤乞文辭亦不辱忽憶當年安樂公閉目垂頭不思蜀

五公子

五公子六夫人夫人非六如者六公子各自思爲君思爲君不可得管子天下才乃以孝公屬宋國噫吁嘻豎刁昔作親筐容易牙負鼎開方凶揚門扇底壽宮淚蠕蠕不殺三尸蟲

鑄三鐘

願鑄鐘弗鑄兵鑄兵多殺氣鑄鐘多遠聲豈不知咸陽金人十有二揭竿斬木終能至

新里行

新里復新里茗茗西逼秦西逼秦勿謂秦無人秦人

朝入新里門新里竟爲秦人新梁人築新里梁人不能有秦人不自哀乃爲新里守國家之守守在德不在池深與城厚新里新梁國犇長城長秦國亡

與子歸

卜之不從妾爲妻筮之不從龐敗姬龐敗姬兮姪從姑乃心西悲歸來乎問女何所悲不及公子同與歸思公子未敢言已逢蕭史休回首爭見洪厓又拍肩

魚門胄

馬腹寧可鞭蠆尾豈不掉誰知魚門胄忽作龍山帽君不見王頭土壟空相笑

公傷股

魯人戰齊人公將鼓劌曰不可齊避魯宋人戰楚人公不鼓公曰未可宋逃楚公言不重傷鄫子何爲用睢社公言愛二毛滕子想非頒白者大莫大于漢夜郎智莫智于周宋襄嗟嗟宋襄股乃傷

柯澤行

桓美會齊侯詩爲桓公羞文芊勞楚子史爲文公恥婦禮不踰閾與門二姬況出文夫人夜深豈有高唐

夢薄薄魚軒遠相送

公子篇

哀王孫毋具食觀公子妻寘璧英雄失路無人知往往相憐在巾幗宮中一夜醉鴛鴦愁殺青青陌上桑娉婷不嫁遠離別二十五年空斷腸

緜上田

既焚介推山亦蘇負羇宮求賢與報德皆用烈火攻所求何賢報何德緜上有田耕不得龍蛇之歌悽以惻煙火蕭條作寒食

替隗氏

夏之放惑妺喜殷之亡悅妲己周之遷笑褒姒東周之奔替隗氏無極無終惟女子天下之事可知矣

聚鷸冠

公子好奇服流亡不知處傳聞陳宋間有人冠翠羽冠翠羽作天士不衷不稱盜殺汝

國子銘

邢衞昔皆遭狄孽豈知衞亦邢之狄當年同姓竟何如孤負齊人從爵書巡城何處來二禮二禮來一國

死且自爲銘旣不恥曷銘爾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請隧行

左師逆天王右師取太叔秦伯雖可辭陽人亦不服函關紫氣從東來路人爭看天王回原田每每南陽境酒酣殷勤以隧請王曰叔父公其休他年遺恨聲如牛

原城圍

寧退一舍圍毋失三日信不聞倉葛呼但向勃鞮問晉侯器小不足論趙衰亦記壺飧恩君不見狗監薦相如景監因商君將軍豆粥野人塊衰乎衰乎空爾文

戰城濮

盟衡雍戰城濮獻楚俘受王福大輅之服戎輅服彤弓旅弓光赫熠秬鬯馨香卣刻玉虎賁絶勝紀綱僕王策晉侯侯三辭再拜稽首乃受茲彼善于此誠有之信盟德攻吾不知

夢河神

中軍夜夢河神語瓊弁玉纓願乞與會須賜汝孟諸湄令尹躊躇不能許號神六月初錫田河神一夜來求冠妖夢窮神本無賴雖與之冠兵亦敗

狩河陽

以臣召君罪不宥不得已書曰狩大書特書意忠厚河陽非復岐陽舊

深室獄

深室獄討不服豈曰討不服恩怨分明出五鹿轉貨筮史衞貨醫何似魯侯十瑴玉玉乃王與晉侯之所

欲歸遣成公夢康叔

生三犧

夷隸通鳥言貉隸掌獸語禽言獸語各有情豈獨猩猩與鸜鵒介君公識聞牛鳴不執牛耳知牛聲問牛鳴悲抑鳴喜是生三犧用之矣生子爲犧莫自夸爾牛舐犢何時已君不見雄雞翛翛憚其尾

北門管

北門管擊柝守東門師銜枚走馬三百秦將軍牛十二鄭商人北門管東道主秦具囿鄭原圃三帥執三

客逃車轔轔馬蕭蕭

二陵謡

北陵風雨南陵廟白馬從軍正年少送人老淚日西斜誰能更向長安笑此行千里幾時歸此去三軍何處來開道重關一百二隻輪匹馬竟無回

面如生

穆姬劫兩君文嬴請三帥誰云先軫唾不及蹇叔淚匹夫逞志心自傷免冑一入將軍亡將軍已亡不可見鬚髯尚識將軍面

享江芊

豺聲蠭目刻薄資阿誰生此寧馨兒立時已達鬪勃諫廢時卻遣江芊知役夫呼宮甲起范巫矞似言驗矣熊蹯豈與羊肸比宋劭隋廣不可以爲子蕭斌楊素不可以爲臣亂臣賊子無忌憚聖人絕筆春秋麟

彭衙行

取戈斬囚勇可賈軫也黜之瞫也怒勇不害上馳秦師彭衙旣陣瞫死之瞫死能敗秦軫死能敗狄地下若相逢相逢一笑毋相厄

新故鬼

大鬼新新在前小鬼故故在後魂升魄降鬼已無安有大小及新舊豈不聞帝尊則後祖豈不聞姊親則先姑說鬼日以盛說禮日以疏疏典禮逆祀命姑妄言亦妄聽

祀爰居

作室藏大蔡大蔡不可卜開門祀爰居爰居非是族海風無時無海鳥有時有臧孫兮臧孫三不知三不仁惡在其爲三不朽

霸西戎

焚舟渡黃河直取王官地因封殽尸還遂自茅津濟君不聞板屋從軍唱小戎美人秋夢戰袍紅二陵風雨關山月從此秦師不復東

賦黃鳥

酒酣以往誰流涕三子從公徇公意生同此樂死同悲宮車一出佳城閉生前三帥有歸時死後三良歸不歸橐泉流水今何處惟見年年黃鳥飛

戰令狐

夫人自抱君之子先君雖終言在耳嗣子可輔則輔之將外求君焉寘此夫人啼大夫患背秦盟與秦戰今年戰令狐明年戰少梁黃河一曲流千里桃林塞外秋蒼蒼

送帑行

臾駢送賈季不敢舊時恨林父送先蔑爲守同寮訓張堪嘗有知己言朱穆無爲絕交論歌送帑心以悲二子之風不可見雲翻雨覆知爲誰

敗長狄

長狄長狄長且壽佚宕中國無與偶叔孫得臣持弓來終甥駟乘房甥右射其目斷其手摏其喉埋其首長狄長狄長且壽壽百年長九畝吾聞臨洮大人見祖龍鄭瞞苗裔將毋同

繞朝策

六卿定策諸浮地不愁賈季愁隨季卻遣孤臣候早朝足邊已識西來意西來之意意云何請示刀鐶公渡河公竟渡河難再到西人惆悵東人謀何似舟中解左驂彼我易觀更相笑

貜且長

繹山風景良復佳邾子卜宅初遷家利君利民孰爲利龜策不能知此事貜且長捷菑奔齊姜晉姬有定位兵車六百何轔轔當時失笑趙宣子君不見杜祁之子猶在秦

公孫敖

子穀食子難收死句鼆死戾邱中冓之言不可讀犁生之子騂且角

蕭封人

亂邦不可居危邦不可入逃名不終朝見幾不終日春秋書字不書名祇愛封人不愛卿君不見神武冠彭澤組莒僕鄭詹何足數

泉宮蛇

泉臺相近泉宮路蛇行十七先君數不知何與君夫人宮車惆悵秋風莫國人從此毁泉臺蛇祥不見蛇妖來魯妃不自聲姜始豈必有蛇然後死

楚大饑

野無青草國有寇大兵不在凶年後誰與首倡徙阪高北門鴻鴈聲嗷嗷爲賈弱爲强師叔强爲弱七遇兵氣揚一戰敵膽落楚莊霸業從此開幾鐘師旅非國災

田孟諸

私家恩日結公室勢日微三桓能弱魯一陳竟弑齊權臣搆纂尚如此何況翩翩濁世佳公子信陵既有名營陽復無道稱制惟應崔氏專多情夫人徐娘老吁嗟乎葛根久不庇蔓草滋難圖西風獵獵空消息愁殺司城蕩意諸

申池遊

好色可以奪人之妻爭田可以刖人之足妻奪夫自乘父刖子猶僕君爲申池遊臣向申池浴彷彿龍舟銷夏時蕭蕭風雨申池行

馬矢埋

若君命則可死非君命何必爾公冉務人言可從柰何惠伯埋馬矢埋馬矢明日夫人哭過市可憐皇甫嵩不聽梁長史

去一凶

呼鷹鸇禦魑魅司寇逐太史對問君何故授莒僕毋乃愛僕之寶玉寶玉從何來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

戰大棘

萊駒昔失戈狂狡今倒戟戰敗無勇古所羞君不見高固桀石馳晉壁子鑾忿解寵華元怨殺羊恩澤不均史所戒君不見張巡殺馬圍睢陽

古良史

桑下靈輒餓餓者誰古孝子庭前鉏麑觸觸者誰古義士朝中董狐書書者誰古良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眉曰不然史曰是大書特書書不止書法不隱從此始後來東海濱又有南史氏

九州鼎

水土既平山海作復遣貢金來九牧鑄鼎象物知神姦自夏及周無不若世三十年七百德雖衰命未革告爾大小輕重問不得君不見後世有男子自稱秦始皇萬夫沈水尚難取何況區區一楚莊

姬姞耦

美人夜見花神語小草青青媚香雨曉來占夢贈同心一笑嫣然散花女溱洧春風記采蘭澗裙消息木邊寒伯儵天使言猶在后稷元妃族自蕃

食指動

生當五鼎食死當五鼎烹乾餱有失德酒漿且召兵君不見老饕異味以指卜獻黿笑搆君臣獄不誅食指但誅心恨殺歸生權不足權不足棺乃斲

若敖鬼

熊虎而豺狼可殺不可子不殺將亡若敖氏若敖之鬼飢欲死餓而殺子揚俄而圍伯嬴貫笠轂著丁寧雖以三王之子爲質猶弗聽二矢既亡一鼓作巡師竟滅若敖族竟滅若敖族新鬼煩冤舊鬼哭

穀於菟

謂虎於菟謂乳穀鬭府方言有時有猛虎尚有情忠臣豈無後三湘七澤無人知爲采絕代輶軒詩試看隘巷呱呱泣會有牛羊腓字之

討少西

君不君臣不臣棠姜幾土齊夏姬能縣陳袒服恣夜遊南冠趁朝食相思不祥人相逢亡賴賊連尹襄老乏年碧清尹弗忌一族赤黑要烝焉分其室元妻之喻及弱息而況通吳于上國子重子反奔命七三爲王后七夫入未知荀草何顏色君不見呂尚一蒙面妲己縣白旗高頻不奉詔麗華葬青谿後單下靈武玉環繫羅衣如何孫叔稱賢相不勸君王斬夏姬

太宮臨

小國不可以無信小國不可以有功有功必有忌無信將無從始奏柳棼捷旋受辰陵盟國人匆匆臨太宮涙痕洗面難相容後來孫皓劉禪輩大有許男鄭

伯風

邲之戰

陳牽牛鄭牽羊天方授楚不可當楚旣不可當晉亦聊復爾中軍夜半聞鼓聲一聲河滿一舟指

七德歌

穀尸秦自封晉尸楚不收誰取鯨鯢作京觀但聞鬼哭聲啾啾楚莊一語仁無量霸者分明進于王古意高吟七德詩重圍溫挾三軍纊

子反牀

貔貅野宿煙萬竈月黑重圍人不到短衣結束宋華元直上將軍臥榻叫將軍不知其所爲夢中問客從何來客亦不卽言睅其目皤其腹于思而于思屹立不動山崔嵬將軍大驚客徐白寡君使元告大國大國誠哀憐敝邑有菜色大國若不圖子可食骸可析城下之盟不可得國之存亡在今夕將軍曰諾謹謝客明日歃書牛血赤

三儁才

五罪旣戢逃三才竟何補不患才三患罪五那須更待後之人一戰曲梁略狄土君不見楚人圍宋晉舍垢坐使楚人訝天授楚收人骨封鯨鯢晉鞭馬腹問狐狸區區赤狄赫赫楚伯宗之謀毋乃非

亢杜囘

買妾自情深嫁妾及年少本期無子從前言誰必有心圖後報豈知陰德如耳鳴生者不死死者生當時若遣葬花去此日誰爲結草行

問殽烝

宴折俎享體薦公當享卿當宴王曰太傅何弗聞王室典禮非虛文典禮由來在王室形鹽笑殺周公閱

郤子登

西鄘徵會來東國千里嫛婗奉玉帛蕭同姪子笑登臺卷上珠簾看跛客客登玉齒粲然開國中疑舞商羊來商羊來君勿猜君不見平原美人笑躄者何況眇禿痀僂同來也

庶有豸

前逢盡道休官好富貴仍須致身早郤冠翠羽車朱輪不縣不挂林無人我意花開無不落隨武因之遂

議郤九京他日誰與歸惆悵斯人不可作

東門氏

東門氏殺適立庶寵爾子去時骨肉猶未寒來時淒絕東門壇行父歸父不兩立各假公言濟私急一朝宣叔逐東門魯不可懷齊可奔自魯至齊休再慮當日哀姜從此去

鞌之戰

忽聞靈妃笑能令丞相顛一戰逢丑父再戰賓媚人驪山烽火傾城矣況復卿卿跛能履登樓休更笑喪

寬隄凡惟應待虛杞

獻齊捷

大夫獻捷卿帥師侯伯失禮天子辭既委三吏降一等何又宴而私賄之晉方執齊因鄭亦獻晉虜犟朔之來尚在周皇戌之去乃在楚吁嗟乎中原從此無盟主

鄭賈人

商人昔犒秦孟明賈人今謀晉知罃一商一賈各奇絕惜哉但記弦高名賈雖無名自千古心識春秋有此賈有如陽翟大賈呂不韋畱其名姓將何為

新田樂

故絳薄復薄新田樂莫樂新田之樂不可支水深土厚遷居之國家盛衰各有主豈必區區在風土君不見盤庚遷殷紂絕天周公卜洛平東遷若使新田勝故絳新豐雞犬應無恙

通吳行

君不見泰伯飄然采藥走遂使周家有九有一時同姓盡封侯周道親親此獨否吳頭楚尾江以南以吳

復楚楚不堪晉臣通吳吳子許吳人至今能晉語豈知通吳為夏姬豈知沼吳為西施前屈巫後伍胥安知周公子不怨范大夫

鍾儀操

冠南冠音南音瑤琴楚弄聲愔愔若非下里巴人曲定有陽春白雪吟曲終不作雍門泣兩釋纍囚送歸急一弦一柱有知音但恐齊王不好瑟

克三都

城堅無德不可守城陋無備不及走浹辰克三都或

擒或縱無時無圍蕭隱鞠藭圍莒棄莒削無端殺楚

囚蕭莒乃兩潰

[illegible]夢大厲

寢門夜來妖夢惡巫不姿醫不藥但有二豎子上下
膏肓相跳樂良巫既殺良醫還巫醫同夢心茫然大
厲已爲孫請帝小臣竟負公登天

[illegible]地室縣

不聞絲管天上聲但聞鼓角地中鳴未知所奏更何
樂使我徒御愀然驚克登齊笑吃吃至登楚怪咄咄

誰知一矢相加遺有人夢射鄢陵月

[illegible]絕秦歎

巫臣怨通吳呂相怨絕秦春秋以強弱爲曲直安用
昏姻盟誓空紛綸空紛綸易更變郤從報櫟湖擊殺
六十年來十六戰

[illegible]非吾節

君不見曹子臧不義曹國從此亡弒君之賊尙在國
子臧柰何不討賊節可守義則違況肯爲去賊幡然
歸子臧之歸夫何爲

[illegible]六戰鄢陵

其君矢集目其臣杯在手持此三日糧勸汝一樽酒
當年鹿死誰雌雄醉眠失意行匆匆亦知晉厲終爲
厲始信楚共所以共

[illegible]盟僑如

魯雖未已長太息前慶父後宣伯他年雖驗東宮占
當年已有西鄰責君不見漢雉飛唐狐媚帷薄不修
邦國瘁豈其娶妻必齊姜自桓以下言之長

[illegible]惟祝我

但以壽爲戚不以壽爲懽老臣不願見此事先驅螻
蟻愁汎瀾祝宗齋戒惟君故變死鄢陵婼死鑄

裳衣輩

錦綳三日深宮開車聲夜半轔轔雷白馬初從北門
入赤鳳自爲西京來國君道長壁行役何處閉門會
索客腸斷宮人踏臂歌青天蕩蕩楊花白（指叔孫僑如）

瓊瑰泣

夜夢飲食且哭泣且夢哭泣夜飲食三年惡夢渡黃
河大珠小珠歸不得鮫人織賁龍宮綃出海底乘

煙濤悄然　泯化爲萬斛珍珠碎盈懷一覺
歌相送釋　然中若使當時竟不言何人更
紀瑣瑰夢

[illegible]尸三卿

鄢陵戰後誰先死我思古人范文子郤笑抽戈講武堂三卿一日成三鬼族大寵多鮮善終況有恩怨難相容可憐白首同歸日地下如何見伯宗

東門東門車

晉老猶憚殺牛老莫敢尸歸生不足責厥也亦復有

此詞厥雖失言焉用厥書偃終能使程滑眼看一乘東門過匠麗之遊柰欒何

立周子

欒書始逆周子時意立幼小權可持豈知淸原一相見兄雖無慧弟不癡用我今日否今日羣臣之顛盟而入遂朝武宮開霸圖有君如此春秋無豈惟春秋無君不見式人謫折將軍符

簡之師

將軍昨克鳩茲年甲三百練三千將軍今亡鄧廖日練三百甲八十所獲誠不如所亡鄧廖亦良駕亦良將軍之心自不競安得將軍名去病

三物成

稱仇立子復舉偏內舉外舉爲薦賢但使有賢皆可用平生不識臧文仲君不見豫章太守薦蔡遺幽州中正嘉陽尼建官成物各有類千秋佳話三祁奚祁奚老矣尙無恙留與他年救叔向

魏司馬

司馬法不可犯犯司馬者法當斬君寵其弟不識兵

臣戮其僕能用刑中軍赫赫魏司馬授書伏劍君休驚君休驚臣不辱君不見兒宮美人血漉漉斷頭何況揚干僕

鹿鳴三

叔孫翩翩聞樂對肆夏文王臣不拜鹿鳴宴嘉賓四牡勞使臣皇皇者華殷相詢臣拜臣三敬答君君不見甯武子湛露彤弓肆業耳

樹六檟

不虞不殯君自知他日此告誰當辭毋以子貴古來

有夫夫幸復三思之頌琴已送齊姜去玉棺石槨知何處將作大匠持釜來東園祕器東門樹

和戎利

和戎之利利有五君曰不可臣曰可臣心意在覩中原君心慎勿思開邊漢單于唐回紇萬里秋風馬骨高琵琶彈殺關山月

狐駘鬉

戰而捷晉于是乎始墨其不利邪魯于是乎始鬉臧之狐裘不如晏之狐裘身不滿三尺乃貽我狐駘、

羞侏儒侏儒幸不遇長狄僑如

子蕩怒

朝中司馬弓門外司城矢弓矢雖多何至此君不見李卿百戰張空弮又不見霽雲欲羽浮圖輒此弓此矢不常有覆雨翻雲好身手

無忌仁

祁大夫舉其子韓大夫讓其弟子為祁午弟韓起起與田蘇游久矣田蘇本是晉端人田蘇亦仁無忌仁無忌誠好仁祁奚能舉善千秋賢父兄為君作合傳

河之清

從楚從晉皆有害何似當年不侵蔡罪也本無信舍也頗有謀背晉降楚晉不喜老楚待晉楚不休自今鄭國無寧矣童子之言猶在耳

改載書

天恐晉楚不治兵中立一鄭使之爭干戈甲冑可以戰犧牲玉帛可以盟戰不已備單儲盟不已改載書豈惟載書大可改載書無數今安在

桑林舞

滅一國封一家家雖不受國已嗟我不識向戍有何功亦不識偪陽有何罪大旗落日桑林鬼

賦青蠅

傾君東道主賜我南鄙田官之師旅實有闕安得漏洩姜戎言來姜戎不與會賦青蠅趨而退

馬首東

邲之戰中軍之佐先濟師欒之役下軍之士皆從之令嚴鐘鼓三更後明日誰能瞻馬首馬首東黶汰縠愎將毋同

鞭師讐

彈琴鞭美人美人怨歌舞知音良獨難好色無處所一朝爲君誦巧言恨殺當年三百鞭今日目送飛鴻非日手揮五絃

朝無人

北宮主西宮臣聚五族醢三人朝中定是無人耳若猶有人豈如此君不見淫樂睽來盜乃死

春秋詠史樂府跋

說春秋者不下數百家舒鐵雲孝廉獨以樂府體詠之于春秋君臣只許楚共晉悼魏絳羊舌肸公孫僑五人所見卓矣而又筆挾風霜詞無枝葉其評論之透快斷制之謹嚴能令讀者首肯雖使酷吏傳中之郅都爲之恐亦無此手筆昔人稱虞集詩如漢廷老吏余謂惟此樂府足以當之非揭傒斯之美女簪花可比也辛丑初冬吳江沈楙悳識

春秋識小録

貢汤壹册101版

甲寅舉人蔣氏
慎修書屋校印

春秋識小錄序

上元程子啓生今之博物君子也讀古人書其大者既講求義法得其指歸下至一名一物亦必辨析舊聞證明同異嘗撰春秋識小錄三書于列國職官採左氏傳與周禮相疏證而地理之沿革名氏之錯陳各爲辨異若指掌然非其潛心好古細大不捐奚以至是昔唐崔日用自言通左氏春秋詰武平一三桓七穆平一條舉生出始末已酬詰日用齊晉楚更霸時諸侯屬者凡幾執政何人日用謝不知曰吾請北面夫國僑閎覽文舉强記固自古難之而魏冰叔嘗言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彼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不已汰乎考索之弗詳異同之莫究方日糾紛轇轕于中而謂能

得古人言外意是適便于天下孤陋之胸也是故綜採在博校練務精或沿流而得源亦因事以徵義今吾友是書于職官考可以見周官之法度焉于地名辨可以溯封建郡縣之變遷焉于人名辨可以觀世運質文繁簡之殊尙焉區區識小云乎哉吾將明其大者幷出之是三書者相爲端委矣雍正壬子夏四月巳山王步青書于金陵寓齋

春秋不得左氏傳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莫由考據筆削之大義何自窺尋非特綴輯者無所祖述而已夫好紀怪誕溺於禍福功利左氏誠所不免然其所載自天文地理典禮謚訓以及用兵之略定變之才無不備具而詞命之工雖三代誓誥未之有過葢二十一史之權衡焉學之有得必將緯武

而經文體明而用達爲天壤建樹不朽之人豈僅華文贍辭號稱博物已哉杜征南有左氏之癖而功在晉室名垂不朽其效豈可誣乎程子啓生懷拔俗之姿窮經致用所嗜尤似征南囊于左氏傳葢嘗分部就班發其奧勅爲成書名之曰識小錄而所謂職官考畧暨地名人名辨異者卽其中之三書焉孔子之論學詩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而外以資多識不廢艸木鳥獸之名葢學者之讀書如漁獵于山海然盡其大而亦不遺其細啓生之爲此書衆大小而識之矣識小云乎哉官制損益莫不上溯周禮春秋之時則周禮猶有存者地理變易實始于東遷以後而人之稱謂棼錯又爲左氏一家之例此三書者縷析條分小之足以便讀者之觀覽大

之可以鑒古今之升降其有功于左氏亦鉅矣亟宜布之以爲海內說經之一助吾知天下之與啓生同嗜者于是書必尤有深嗜云桐城周大璋

右總序

官備於周春秋棄之秦楚竝其尤也是故漢因秦官者倍周官今惟行人御史太僕職方仍周名而所職異周禮諸官涉不可稽矣況列國之棼錯乎其見左傳者孔穎達輒据周禮通之顧散漫不屬至春秋職官考略之書出然後瞭如也百官之號因其事券壘仿古其世不延北朝魏周行之未久卒不可復隨代制宜古官名號可有無久矣然稽古者自堯以來而郯子能錄少昊以上溯虙羲史墨能從少昊以下迄高

幸泯泯二千餘年洪荒官制炳然垂後左氏錄之春秋至今亦二千餘年程子啓生考其棼錯而爲一書爲今之鄴壘哉

華亭黃之雋

嘗讀周禮一書昭職守定名分大之燮理寅亮小之出入起居官制蓋極備焉而或以爲周公未行之書者非也夫周公當日定章程以布方策先其政而後其書猶近代之有典彙會典云爾謂之空言乎哉杜氏馬氏竝云成王參考殷官制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官謂之六卿案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之屬鄭氏皆云殷法而不自殷始也唐虞時天官曰稷地官曰司徒而羲和仲叔分掌四時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爲六官唐賈公彥論之詳矣然則周禮之爲制即累代所已行而損益之者也以爲未行之書可乎時至春秋僭亂不可紀極而與周禮合者猶一二可數程子啓生爲縷析而參證之以著周官之亡而未亡而列國之倍名分乖職守以自貽其害者亦莫不昭然垂鑒焉嗚呼是書之旨微矣升降得失之故亦覽古者之一助乎燕山

邵泰

唐虞命官羲和而外九官十二牧其周官周禮之權輿乎雲鳥紀官春秋傳獨能言堯以前考職官者莫之或先矣吾友金陵程子啓生取春秋列國官名與周禮異同者悉本註疏標而出之使讀者開卷瞭如其用不獨在讀左而彙在周秦升降之故異于周者莫如晉楚楚無論矣晉姬姓國也變若

是棘哉三晉分而秦幷六國矣跡其分職而見微知著亦論世之資也書凡三卷曰數國共有之官曰一國自有之官曰晉軍政表表晉表其所以分也旨深矣啓生又撰左傳人名辨異三卷自一名兩稱以至八稱者悉綜列其名之下梭蜀焉繼先氏春秋名號歸一圖尤嚴錫山華希閔

讀春秋左氏傳者若稽田然墾刈劃蓋相尋于其上也如魚鱗或倣紀傳法以人敘或倣書志法以事敘務更亂其編年之體而使左氏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種種苦心未由而見甚無謂也又有摘其腴詞藻語內錦囊而秘帳中者此亦文士之極思矣然而不已貌乎賢者識其大者職官同異其大者也程子啓生爲考略其名與周禮合者可證周禮非未行之書名爲周禮所無者如將軍左相尉氏庶長不更之類識後代官名所自始古來爲左氏學者多矣無及此者昔也邁而今也獲可以爲善讀書者法虞山陳祖范

說者以周禮爲周公未行之書然考春秋傳列國官名多與周禮合者則其說亦未盡然也但周禮爲王朝之制其時頒于列國者必有異同而不能無改于東遷以後其詳不可得聞豈不惜哉楚之官制異于他國矣宋及鄭有六卿矣晉盟主也周禮未改未有代德而自顯庸其霸業之衰乎成周所頒既紛更于諸侯之顓制而列國史乘復罹秦火存什一于千百者左氏傳也史家自孟堅表百官紹述至今沿革彬彬焉而獨春秋之時無有余竊義取漢史書採左氏爲職官考

略三卷而證其合于周禮者以待好古者論定云上元程廷祚

右職官考略序

地理沿革古者廱得而稱春秋則不可殫述矣昔塗山之朝孟津之會諸侯不可勝數周室東遷大國多至數圻其狡焉思啓封疆者何國蔑有往昔諸侯大抵爲春秋之縣邑矣加以疆域所介一彼一此建置之滋多名號之繁賾非事變使然哉春秋之中有一地數名者有數地一名者異同未析每多淆混夫兩漢之際劉昭以爲稱號糾紛南北之時沈約以爲巧厤莫算蓋謂沿革之難詳也余采舊說爲春秋地名辨異以著沿革所自始而世運之汙隆亦從可觀焉上元程廷祚

右地名辨異序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人道之至文者也上古有名而已春秋之時則異焉鞅也志父也一人兩名也鍼也狄也卷也一人三名也子產之與子美一人兩字也蔿艾獵之于孫叔敖東郭賈之于大陸于方兩名相懸實則一人也其周末之彌文乎何名稱之繁賾左氏傳于一人之身而名號錯陳一篇之中而判若甲乙創矣而不經華矣而弗則由古以來未有也左氏一家之例也作左傳人名辨異上元程廷祚

右人名辨異序

春秋識小錄目錄

卷一
職官考略上　數國共有之官
卷二
職官考略中　一國自有之官
卷三
職官考略下　晉軍政始末表
卷四
地名辨異上　一地二名　一地三名　一地四名
卷五
一地七名

地名辨異中　二地一名
卷六
地名辨異下　三地一名　四地一名　五地一名
晉書地理志證今（附）
卷七
人名辨異上　周　魯　晉
卷八
人名辨異中　齊　宋　鄭　衛
卷九
人名辨異下　楚　秦　陳　蔡　曹　邾　莒　吳
杞　虢　州

春秋識小錄卷一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職官攷略上　數國共有之官

宰　周禮天官卿曰太宰其屬有小宰宰夫等官春秋諸國雖有此官然其爵命未必相同其職司亦未必盡與周禮合今但以類相從云爾

周

隱元年宰咺杜氏以爲天子大夫疏引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謂旣掌弔事或即充使咺蓋宰夫也周禮宰夫下大夫也

桓四年宰渠伯糾

僖九年宰周公會諸侯杜曰天子三公

僖三十年宰周公來聘杜曰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宋（太宰　少宰）（春秋宋國職官備于他國故今供以宋爲首）

桓二年宋殤公時華督爲太宰已而督弑殤公諸侯受其賂遂相宋公案此則太宰宋之相也

成十五年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

襄九年宋災使西鉏吾庀府守杜曰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正義曰鉏吾太宰傳無其文說本賈逵

襄十七年皇國父爲太宰

魯（太宰　宰人）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案自是以後魯無太宰矣

哀三年桓僖宮災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杜曰宰人冢宰之屬

齊

昭二十七年齊侯飲魯昭公酒使宰獻而請安疏曰燕禮者公燕大夫之禮也公雖親在而別有主人鄭元云主人者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

鄭（太宰）

襄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案石㚟爲良霄之介則太宰之官非鄭所重矣又昭元年趙孟曰武請於冢宰矣杜曰冢宰子皮則鄭上

卿又有冢宰之稱猶之曰蔿敖爲宰也

楚（太宰　少宰）

宣十二年楚少宰如晉師

成十年太宰子商

成十六年太宰伯州犂

昭元年薳啓彊爲太宰

昭二十一年太宰犯

吳（太宰）

定四年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

司徒　周禮地官卿曰大司徒其屬有小司徒等官

周

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奔楚過周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
所取焉
昭二十二年司徒醜杜曰悼王司徒也
宋
文七年鱗矔爲司徒
成十五年華喜爲司徒
襄九年宋災使華臣具正徒杜云時爲司徒疏引周禮大
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
國之大事致民
昭二十二年邊卬代華定爲大司徒
哀二十六年皇懷爲司徒

魯
昭四年謂季孫爲司徒
鄭
襄十年子孔爲司徒
衛
哀二十五年司徒期
楚
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陳
襄十七年司徒卬
昭八年司徒招

哀十一年初轅頗爲司徒
司馬　周禮夏官卿曰大司馬其屬有小司馬等官
宋（大司馬　少司馬）
隱三年大司馬孔父
僖二十二年大司馬固杜氏以爲公孫固又司馬杜氏以
爲子魚
文七年樂豫爲司馬旋以讓公子卬明年宋殺大司馬公
子卬
文十六年華耦爲司馬是年耦卒蕩虺爲司馬
成十五年蕩澤爲司馬是年又使老佐爲司馬
襄六年宋樂轡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曰司武而梏於朝

難以勝矣杜曰司武司馬時弱爲司馬是年奔魯
襄九年宋災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守皇鄖時爲司馬
昭二十一年華貙爲少司馬時貙之父華費遂爲大司馬
昭二十二年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杜云代華費遂
哀二十六年皇非我爲大司馬
魯（家司馬附）
昭四年謂叔孫爲司馬案昭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鬷
戾家臣亦有司馬之名又襄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爲
馬正杜云馬正家司馬案周禮家司馬屬夏官主卿大
夫采地之軍賦者卽使家臣爲之

鄭

襄二年子國爲司馬

襄十四年司馬子蟜

楚（大司馬　左司馬　右司馬）

僖二十六年子西爲司馬

宣四年子越爲司馬已而蔿賈爲司馬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司馬將中軍時子反爲司馬

襄二年楚殺右司馬公子申

襄三年司馬公子何忌

襄十二年司馬子庚

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

襄二十二年公子齮爲司馬

襄二十五年蔿掩爲司馬

昭十七年司馬子魚

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

昭二十七年左司馬沈尹戌

昭三十一年右司馬稽

哀四年左司馬眅

哀十八年右司馬子國

陳

襄二十五年司馬桓子

蔡

襄八年司馬公子燮

吳

哀十一年艾陵之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杜曰從吳司馬所命

司寇　周禮秋官卿曰大司寇其屬有小司寇等官

宋（大司寇　少司寇）

文七年華御事爲司寇

文十六年公子朝爲司寇

文十八年樂呂爲司寇

成十五年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是年二司寇出奔楚樂裔爲司寇

襄九年宋災使樂遄庀刑器杜曰樂遄司寇

昭二十年少司寇華牼

昭二十二年樂輓爲大司寇

哀二十六年樂朱鉏爲大司寇

魯

文十八年莒僕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宣十八年臧宣叔逐東門氏杜曰時爲司寇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

定元年孔子之爲司寇也孔子爲司寇在定公十年後

晉

襄三年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案昭十四年晉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則晉之刑官又有理之名矣

齊

成十八年慶佐爲司寇

鄭（野司寇附）

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又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曰野司寇縣士也案周禮司寇之屬有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郊外曰野縣士聽郊野之獄訟故傳謂之野司寇

衛

昭二十年衛公孟縶奪齊豹司寇

哀二十五年衛侯之入也奪司寇亥政

司空

周禮大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六曰冬官即司空也

魯

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曰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

昭四年孟孫爲司空以書勳疏云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又是春秋時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晉（大司空）

莊二十六年晉士蔿爲大司空杜曰大司空卿官案此時晉猶未改諸卿之名故杜云然

文二年司空士縠

成十八年右行辛爲司空案文二年杜曰晉司空非卿也襄十九年有司馬司空在軍尉輿尉間爲六卿之屬則非復從前所謂司空矣疏云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故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

襄三十一年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鄭

襄十年子耳爲司空

司城

春秋宋無司空而有司城所謂以武公廢司空也

宋

文七年公子蕩

文八年蕩意諸

文十六年母弟須

文十八年公孫師

襄六年子罕

昭二十二年樂祁

哀二十六年樂茷

曹

哀七年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以聽政案司城宋官曹不應有蓋曹後衰弱奉宋之政令已久其見滅於宋宜矣

司敗

楚

文十年子西見成王曰臣歸死於司敗杜曰楚名司寇爲司敗

宣四年若敖之亂箴尹克黃使於齊還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唐

唐亦有此官見定三年案論語陳亦有司敗蓋唐陳皆近楚之國設官或相慕效也

師傅　太師太傅太保天子三公也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案此則上公之國乃得置孤侯國有之僭也

晉（太師　太傅）

文六年太師賈佗太傅陽處父案此則晉嘗置二孤矣

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成十八年士渥濁爲太傅疏云此大夫官非孤卿也羊舌肸亦然

襄十六年羊舌肸爲傅

衛（少師）

襄二十七年衛侯以公孫免餘爲少師

楚（太師）

文元年楚穆王以潘崇爲太師

哀十七年太師子穀

蔡（太師）

襄二十五年太師子朝

隨（少師）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少師董成

史　周禮春官之屬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官雖名有所職大抵俱以典策爲重

周（太史　內史）

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杜曰日官天子掌厤者疏云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天子掌厤者謂太史也

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杜曰史周太史也

哀六年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桓二年周內史聞之案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又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莊三十二年內史過

僖十六年內史叔興

文元年內史叔服

襄十年晉滅偪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杜曰內史掌爵祿廢置者

虢

莊三十二年史嚚杜曰史太史也

魯（太史　外史）

文十八年史太克

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答季平子案桓十七年諸侯有日御杜曰日御典厤數者蓋卽太史也

哀十一年太史固

哀二十三年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孔穎達以諸侯無內史不得有外史此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非官名也不知是否案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

晉（太史）

宣二年太史董狐

襄三十年史趙

昭十五年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杜曰辛有晉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太史

昭二十九年蔡史墨

哀九年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案周禮太史之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其所掌雖有此一條而卜筮之事自有太卜等官專掌也春秋時如周之太史晉之史趙等俱嘗以占卜見殆其後又稍稍侵官耶

哀二十四年晉饋臧石牛太史謝之

齊（太史　南史）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殺其君又有南史疏云南史是佐太史者蓋小史也以其居在南謂之南史耳

昭二十年史嚚

哀十四年太史子餘

鄭（太史）

襄三十年使太史命伯石爲卿案天子策命之事內史所掌今鄭以太史主之者孔穎達謂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

昭元年公孫黑彊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衛（太史）

閔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

楚（左史）

昭十二年左史倚相疏引禮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左史之義蓋本於此

哀十七年左史老

祝

案周禮有大祝其屬有小祝又有喪祝甸祝詛祝等官皆統於宗伯

宋

哀二十六年祝襄

虢

莊三十二年祝應杜曰祝大祝也

魯（祝史）

昭十七年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祝史者蓋兼祝史二官或掌祝者謂之祝史兼掌卜者謂之筮史也

齊

昭二十年祝固

鄭

昭十六年祝欵

衛（祝史）

定四年祝鮀

哀二十五年祝史揮義見魯

宗

鯱

莊三十二年宗區杜曰宗宗人案周禮春官有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此杜所謂宗人者

魯（宗伯　宗人）

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周禮春官卿曰大宗伯其屬有小宗伯等官

哀二十六年宗人釁夏案宗伯爲典禮要職而僅魯一見則當時諸國之廢禮可知其餘以祝宗並稱者大抵皆宗人也然哀公以立夫人大事而使宗人獻其禮則魯此時宗伯之官亦廢矣可歎也又案定四年祝佗稱魯公之封有祝宗卜史杜氏解宗爲宗人豈宗伯一官本侯國所無其有之者僭也而宗人亦春秋時之僅存者

鯱

掌卜之官　周禮春官有太卜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筮人等官

魯（卜士　史）

桓六年子同生公使卜士負之案禮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

文十八年卜楚邱杜曰魯掌卜大夫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晉（筮史）

閔元年卜偃杜曰晉掌卜大夫

僖十五年史蘇杜曰晉卜筮之史案周禮卜筮之官初不名史蓋因周制史占墨而其後掌卜者亦名史也

僖二十八年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筮之史曰吉

齊（史）

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取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

鄭

昭十八年鄭災使公孫登徙大龜杜曰登開卜大夫

衛

哀十七年史彌赦占之杜曰赦筮史

秦

僖十五年卜徒父杜曰秦之掌龜卜者

梁

僖十五年卜招父杜曰梁大卜

楚卜尹

昭十三年平王使觀從爲卜尹

邾史

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

衛太師

掌樂之官　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司樂太師等官

襄十四年公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楚樂尹

定六年昭王以鍾建爲樂尹杜曰樂尹司樂大夫

掌工之官　周禮缺冬官後人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掌土非掌材者也觀宋魯俱有司空而復有工正可知恐意周人百工之事已散見于六官之屬而太宰司徒爲多至司空所掌今不可考學者不必强爲之說

宋工正

襄九年宋災命工正出車疏云周禮司馬無主車之官巾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又據昭四年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有工正屬司馬也

魯工正

昭四年司馬與工正書服杜曰車服之器工正所書正義云工正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案定四年有郈工師駟赤家臣也

齊工正

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爲工正

楚工尹

文十年楚子使子西爲工尹杜曰掌百工之官

宣四年蔿賈

宣十二年工尹齊

成十六年工尹襄

昭十二年工尹路

昭十九年工尹赤

昭二十七年工尹壽

哀十八年工尹薳固

行人　周禮秋官有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案春秋所書如鄭良霄陳于徵師魯叔孫婼之類乃一時奉使者亦曰行人然非專官故不載

周

襄二十一年欒盈過周辭于行人

魯

文四年使行人私焉

晉

襄四年子員

襄二十六年子朱

鄭

襄二十四年公孫揮

衛

哀十二年子羽

吳

成七年楚狐庸爲吳行人

定四年伍員爲吳行人

校正　疏云校正當周禮校人案周禮夏官校人掌馬政

宋

襄九年宋災命校正出馬杜曰校正主馬

魯（校人）

哀三年桓僖宮災命校人乘馬

晉

成十八年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巾車　周禮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魯

哀三年桓僖宮災子服景伯命巾車脂轄

晉

襄三十一年巾車脂轄

隧正　周禮大司徒之屬有遂人掌邦之野鄰里酇鄙縣遂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起政役隧與遂同杜曰五縣爲遂即周禮文也

宋

襄九年宋災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周禮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

魯（正夫）

襄七年叔孫昭伯爲隧正

襄二十三年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曰正夫隧正正義曰隧正當屬司徒臧孫司寇也而使之者其時蓋兼掌之

封人　周禮地官有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孔穎達云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

宋

昭二十一年呂封人華豹

鄭

隱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

桓十一年祭封人仲足

楚

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杜曰封人其時主築城者疏引周禮大司馬大役與慮事鄭云慮事者封人也于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遣城邑故云其時主築城者

14B

蔡

昭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

蕭

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

褚師　杜曰市官也

宋

襄二十年褚師段

哀八年褚師子肥

鄭

昭二年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

衛

昭二十年褚師圃褚師子申

哀十五年褚師比

御士　杜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案大司馬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御士雖不知其數亦附見焉

周

僖二十四年大叔攻王王御士將禦之

襄三十年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宋

昭二十一年華多僚爲御士杜曰公御士

魯（御）

昭四年公御萊書

晉（僕人）

襄三年魏絳至授僕人書杜曰僕人晉侯御僕

楚

襄二十二年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膳夫　周禮太宰之屬有膳夫

周

莊十九年王收膳夫之秩

晉（膳宰）

昭九年膳宰屠蒯案其時亦稱宰夫見宣二年

饔人　杜曰饔人食官案周禮天官之屬有內饔外饔

魯

昭二十五年饔人檀

齊

僖十五年雍巫杜曰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也雍饔字通

周

襄二十八年公膳曰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

奄人　周禮太宰之屬有內小臣寺人等官皆奄人掌宮內之事者也

宋（司宮　巷伯　寺人）

襄九年宋災令司宮巷伯儆宮

襄二十六年寺人惠牆伊戾

魯（司宮）

昭五年南遺豎牛攻大庫之庭司宮射之

晉（寺人）

僖五年寺人披

齊（寺人）

僖二年寺人貂

鄭（司宮）

昭十八年鄭火商成公儆司宮

衛（寺人）

哀十五年寺人羅

以上數國共有之官

春秋識小錄卷二　金陵叢書甲編之二

上元程廷祚

職官攷略中　一國自有之官

周

三吏　杜曰三吏者三公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云謂三公也

成二年王使委于三吏

卿士　杜曰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詩皇父卿士史記厲王以榮公爲卿士又卿士一曰天子之老見昭十三年　案哀十六年楚白公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謂子西子期也楚既僭王其執政者亦稱卿士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隱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隱九年鄭伯爲王左卿士　案鄭伯爲左卿士則虢公林父右卿士也鄭伯奪政之後蓋周公黑肩代之故桓五年伐鄭之役虢將右軍周將左軍

襄十五年王叔陳生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官師　官師士也疏引禮祭法云官師一廟鄭云官師中士下士也

襄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尉氏　杜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此官蓋起于周衰案秦設廷尉本此

襄二十一年將歸死于尉氏

候　杜曰候送迎賓客之官周禮夏官有候人

襄二十一年使候出諸轘轅

宋

左師　右師　宋之六卿左右二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也置二師爲卿不知何時之制他國無之

僖九年使公子目夷爲左師以聽政

文七年公孫友爲左師公子成爲右師

文十六年華元爲右師

成十五年魚石爲左師又向戌爲左師

襄九年宋災使華閱討右官杜曰時爲右師

昭六年華亥代華合比爲右師

昭二十二年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杜曰仲幾代向甯樂大心代華亥

哀十四年向巢爲左師

哀十八年宋殺右師皇瑗復以皇緩爲右師

哀二十六年靈不緩爲左師

鄉正　杜曰鄉正鄉大夫也案周禮地官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襄九年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疏云周禮六鄉即以卿爲之長此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至諸侯應立三鄉而宋有四

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司里　杜曰里宰也案周禮地官有里宰爲遂大夫之屬國語賓至司里授館

襄九年使伯氏司里疏云周禮里宰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案此則司里似非宋之常官

帥甸　杜曰郊甸之帥正義云近國爲郊郊外爲甸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先近郊次遠郊次甸地則帥甸者正甸地之帥也杜言郊甸舉類言之耳

文十六年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迹人　杜曰主迹禽獸者案周禮有迹人屬地官掌邦田之地政

哀十四年迹人來告

門官　杜曰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正義以爲蓋周禮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

僖二十二年泓之敗門官殲焉

門尹　周禮司門屬地官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國語亦曰門尹

僖二十八年門尹般

哀二十六年門尹得

大尹　杜曰大尹近臣有寵者案此蓋亦奄寺之流

哀二十六年六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魯

左宰

襄二十三年公鉏自季氏出爲左宰杜曰自家臣仕于公也至左宰爲何官不可詳矣

周人　杜曰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哀三年桓僖宮災命周人出御書　春秋後傳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爲史矣其論最核附識于此

虞人　周禮地官之屬有山虞澤虞等官　案昭四年申豐論藏冰曰山人取之杜曰山人虞官

哀十四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

賈正　孔穎達曰賈正如周禮之賈師

昭二十五年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

圉人　周禮夏官有圉師圉人掌養馬者

莊三十二年圉人犖

齊

二守　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命於天子者則曰王之守臣其後諸侯之卿皆自命之不聞有守臣矣

僖十二年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左相

襄二十五年慶封爲左相　史記崔杼爲右相案相之名始於此

士

成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注華免齊大夫疏曰士者爲士官也官掌刑政故使殺國佐然則士蓋卽士師之官否則御士之屬而杜誤解以爲大夫也

衡鹿　舟鮫　虞候　祈望

昭二十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此置衡鹿以守山林是也舟所以行水鮫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又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不與周禮詭同　案祈望後世立鹽官之始　又襄二十五年有申蒯侍漁者杜曰侍漁監取魚之官

銳司徒　辟司徒　杜曰銳司徒主銳兵者辟司徒主壘壁者並見成二年

鄭

少正　杜曰少正鄭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爲卿故知少正爲鄭卿官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

令正　杜曰主作辭令之正

襄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

襄二十六年子太叔爲令正　案當時列國皆重辭命而鄭人獨爲令正之官則其尤知所重可見矣孔子美之有以夫

執訊　杜曰通訊問之官

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馬師

襄三十年馬師頡公孫鉏

昭七年罕朔

外僕　杜曰外僕掌次舍大夫案周禮掌舍掌次俱屬太宰見襄二十八年

昭十三年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府人　庫人

昭十八年鄭火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疏云周官有大府

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庫亦謂之府也諸侯國異政殊故府庫並言也

司墓　周禮春官之屬有墓大夫

昭十二年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曰此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也

門子　杜曰門子卿之適子案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

襄九年同盟於戲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襄十年子孔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衛

右宰

隱四年右宰醜

襄二十七年右宰穀

秦

右大夫

成二年右大夫說

襄十一年右大夫詹

庶長　杜曰秦爵

襄十一年庶長鮑庶長武

襄十二年庶長無地

不更　杜曰秦爵

成十三年不更女父　疏引漢書稱秦商君之法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有曰不更有曰左右庶長者但春秋之世已有此名則不盡始于商君矣

晉

執秩　杜曰主爵秩之官

僖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

公族大夫　卿之適子爲之正義曰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孔晁註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

宣二年趙括

成十六年郤犫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

成十八年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

襄十六年祁奚韓襄欒盈士鞅

餘子　卿適子之母弟爲之杜曰亦治餘子之政正義曰餘子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也下文庶子既爲公行則卿大夫之妾子亦餘子之官教之矣

見宣二年

公行　卿之庶子爲之亦曰旄車之族正義曰主公車行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

見宣二年　孔穎達曰公族餘子公行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也春官有巾車下大夫掌王之五路事與公行同也惟無餘

子耳
僕大夫　杜曰太僕也周禮有太僕屬夏官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乘馬御　杜曰乘車之僕疏曰當周禮齊僕案周禮大司馬
之屬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國
語曰贊僕
成十八年程鄭
襄十六年虞邱書
司士　杜曰車右之官案此與周禮司士不同疏謂蓋司右
之類周禮戎右中大夫司右上士也
成十八年荀賓爲右司士屬焉

騶
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曰
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疏曰鄭元註月令
七騶云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周禮夏官趣馬掌駕
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也
輿帥　杜曰主兵車者
見成二年
七輿大夫　杜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七輿大夫之官
僖十年惠公殺七輿大夫七人
襄二十三年七輿大夫與之
復陶　杜曰主衣服之官疏云復陶衣冠之名亦見昭十二
年義則未聞
襄三十年使爲君復陶
縣師　杜曰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案此官屬周禮大
司徒
襄三十年以爲絳縣師
甸人　杜曰主爲公田者周禮太宰之屬有甸師主耕耨王
藉禮文王世子公族有罪致刑于甸人
成十年甸人獻麥
獻人　周禮天官有獻人之職
宣十二年子有軍事獻人無乃不給于鮮
楚

令尹
莊四年鬬祁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見哀十七年
莊二十八年子元
莊三十年鬬穀於菟
僖二十三年成得臣
僖二十八年蔿呂臣
僖三十三年子上
文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
宣四年鬬般是年子越代之
宣十一年蔿艾獵　傳曰蔿敖爲宰疏云周禮六卿大宰

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
之謂令尹爲宰也
成二年子重
襄五年楚殺令尹子辛子囊爲令尹
襄十五年公子午
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以薳子馮爲令尹
襄二十五年屈建
襄二十九年王子圍爲令尹
昭元年薳罷
昭十三年子旗
昭十七年陽匄

昭二十三年囊瓦
定六年子西
哀十六年白公既死沈諸梁兼二事謂令尹與司馬也後
以子國爲令尹

莫敖
桓十一年屈瑕
莊四年屈重
襄十五年屈到
襄二十二年屈建
襄二十五年屈蕩
昭五年楚子以屈申爲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左尹
宣十一年子重
昭十八年王子勝
昭二十七年郤宛

右尹
成十六年子辛
襄十五年公子罷戎
襄十九年鄭子革奔楚爲右尹　案子革自襄十九年奔
楚爲右尹至昭十二年仍爲此官而中間爲右尹者又
有子干或楚此官不止一人或子革先爲右尹去任他
職而子干代之及子干出奔而子革仍爲右尹皆未可

知
襄二十七年以齊人申鮮虞爲右尹
昭元年子干　案子重子辛俱以貴介爲左右尹出將重
兵其後並爲令尹則左右尹蓋亦楚之尊官襄公以後
漸用羈人稍稍降矣

箴尹
襄四年箴尹克黃
昭四年箴尹宜咎
定四年鍼尹固鍼卽箴

沈尹
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

成七年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
襄二十四年沈尹壽
昭四年沈尹射
昭五年沈尹赤
昭十九年沈尹戌
哀十七年沈尹朱　杜云沈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
由于蓋卽沈尹也

逞尹
宣十二年逞尹襄老
襄十五年屈蕩
昭二十七年逞尹奢　時伍奢已死

清尹
成七年清尹弗忌

宮廄尹
襄十五年養由基
昭元年子晳
昭六年棄疾

揚豚尹
襄十八年揚豚尹宜

嚻尹
昭十二年嚻尹午

陵尹
昭十二年陵尹喜

芋尹
昭七年芋尹無宇
昭十三年芋尹申亥　案陳亦有此官哀十五年芋尹蓋

郊尹　杜曰治郊竟大夫
昭十三年楚子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

莠尹
昭二十七年莠尹然

王尹　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疏謂王一作工
昭二十七年王尹麇

中廄尹
昭二十七年陽令終

監馬尹
昭三十年大心

藍尹
定五年藍尹亹

武城尹
哀十七年公孫朝　案定四年有武城黑蓋亦武城尹也

環列之尹　杜曰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文元年穆王使潘崇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案楚之官多以尹名者然自箴尹以下往往不得其命名之義闕之可也沈與武城皆地名豈卽縣邑之長如所謂縣尹

者皷　正義曰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曰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案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此數官皆楚之要職也

右領

昭二十七年右領鄢將師

哀十七年右領差車

司馬

昭二十年城父司馬奮揚此官蓋周禮之都司馬也夏官有都司馬掌都之軍賦者

正僕

杜曰正僕太子之近官孔穎達以周禮太僕當之

昭十三年因正僕人殺太子祿々

大閽

杜曰若今城門校尉官正義謂亦周禮司門之類

莊十九年鬻拳自刖楚人以爲大閽

已上一國自有之官

縣邑之官（附）

春秋縣邑之長皆大夫也其別有公邑有私邑公邑屬于公朝如趙衰之于原狐溱之於溫是也私邑則國卿采地如費成郈之于魯三家是也公邑私邑雖分治於諸大夫而皆以國卿聽其成襄三十年趙武問絳縣大夫則其屬也孔氏謂絳非趙武私邑而武分掌之又昭二十八年魏戊不能斷梗陽之獄上之獻子是也其時雖無監司守令之名而大槩與後世亦復相似縣邑之官列國稱名不一附載於左

縣大夫

僖二十五年晉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昭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各置大夫　案哀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孔氏正義曰命大夫乃特命大夫總監陰地者以其去國遙遠別爲置監亦詹嘉處瑕之比

守

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

昭二十二年晉滅鼓使涉佗守之

宰

襄九年魯費宰南遺定八年成宰公斂處父定十年郈宰公若　費成郈魯三卿采邑也宰本家臣之名而亦不專爲家臣故哀八年有王犯嘗爲武城宰論語亦有武城及莒父宰孔穎達謂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案昭二十六年又有成大夫公孫朝是私邑亦稱大夫公邑亦稱宰也正義之云非通論矣

人

昭九年周甘人亦稱甘大夫

昭二十一年宋廚人濮

文十五年魯卞人

襄十年魯郰人紇

成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　昭二十六年子猶之人高齮家臣亦稱人也

公

襄二十五年齊棠公

楚有申公息公白公葉公宣十一年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君

昭二十年楚棠君尚

縣尹

莊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

襄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春秋識小錄卷三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職官攷略下　晉軍政始末表

莊十六年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疏云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幷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一軍

閔元年　始作二軍

上軍　滅耿霍魏三國之役公將上軍

下軍　太子申生將下軍

閔二年

上軍　伐東山臯落氏杜曰申生以太子將上軍

下軍　罕夷將下軍

僖二十五年　是年傳曰右師圉濫左師逆王變上下二軍而言左右師其實一也

僖二十七年　始作三軍疏云軍行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公將上軍

中軍　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

上軍　狐主將上軍狐偃佐之

下軍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僖二十八年
郤縠卒原軫將中軍
杜曰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傳曰上德
胥臣佐下軍

僖二十八年
始增置三行杜曰三行
中軍
上軍〻
下軍
中行
荀林父將中行
右行
屠擊將右行
左行
先蔑將左行

無佐疑大夫帥

僖三十一年
罷三行為上下新軍凡五軍
中軍
上軍
疏引晉語謂于時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
下軍
上新軍
是年趙衰為卿杜曰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疏引晉語謂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
下新軍
疏引晉語謂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僖三十三
先且居將

年
中軍
代其父先軫

文二年
趙衰佐中軍
杜曰代郤溱

文六年
舍二新軍復三軍
中軍（大夫附）
姑以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繼而易之以
上軍（大夫附）
疏引服虔云箕鄭將上軍荀林父佐之明年見于傳
下軍（大夫附）
服虔云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明年見于傳
案先蔑代欒

趙盾為帥射姑為佐
枝先都伐胥臣

文七年
先克佐中軍
杜曰代狐射
姑

文十二年
荀林父佐中軍
杜云代先克
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
杜云郤缺代箕鄭臾駢代林父
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
杜云欒盾代先蔑胥甲代先都

宣元年
是年放胥甲而立其子胥克

宣八年	郤缺爲政 杜云代趙盾	杜曰是年士會代郤缺將上軍	趙朔佐下軍 杜云代胥克
宣十二年	荀林父將中軍 先縠佐之 杜云林父代郤缺先縠代林父 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 案僖三十三年傳曰文公以郤缺爲下軍大夫晉立軍大夫始見于此	郤克佐上軍 杜云代臾駢 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	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杜云趙朔代欒盾欒書代趙朔 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宣十六年	士會將中軍 杜云代荀林父		
宣十七年	郤克爲政 代士會		
成二年		士燮佐上軍 杜曰代荀庚 疏謂宣十三年晉殺先	欒書將下軍 杜云代趙朔

		穀當是士會佐中軍郤克將上軍代郤克佐上軍者蓋荀首也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當是郤克佐中軍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宣十七年郤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觀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知罃之父新佐中軍則荀首于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老後郤克遷而荀首代也首	

于郔戰尙爲大夫不應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先縠死後代郤克佐上軍也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矣荀庚

成三年始置六軍

中軍

上軍

下軍

林父之子蓋林父卒後荀庚卽佐上軍士會老後轉將上軍故杜以爲士燮代荀庚也

新中軍 韓厥將趙括佐之

新上軍 鞏朔將韓穿佐之

新下軍 荀騅將趙旃佐之

案新軍將佐杜據是年傳文及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之語配之

成四年 欒書將中軍 杜云代郤克

成六年 疏曰服虔云是時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

成十三年 荀庚佐 士燮將 韓厥將 趙旃將

中軍 杜曰代荀首

上軍郤錡佐之 杜曰士燮代荀庚郤錡代士燮

下軍荀罃佐之 杜曰韓厥代郤錡荀罃代趙同

新軍郤至佐之 杜曰趙旃代韓厥郤至代趙括

中軍（軍尉司馬侯奄附）上軍（軍尉司馬附）下軍 新軍

成十六年 杜曰是年晉罷

士燮佐中軍 杜曰代荀庚

郤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 杜曰郤錡

杜曰郤犨代趙旃將新軍

上下新軍但有四軍

代士燮荀偃代郤錡

成十八年

韓厥爲政 杜曰代欒書 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傳曰卿無

鐸遏寇爲上軍尉 案上軍尉國語曰輿尉傳亦有輿尉見襄十九年及

士魴佐下軍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杜曰省卿戎御立軍尉攝御而已就曰卿戎御如欒餘子書御罕夷解張御郤克之類案閔二年東山之

襄三十年藉偃爲司馬國語曰輿司馬案周禮有夷司馬屬夏官就爲此惟有中軍上軍而無下軍之官者蓋時下軍無闕不

役羊舌大夫爲尉晉設軍尉始此國語以中軍尉爲元尉 魏絳爲司馬案周禮夏官之屬有軍司馬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

別立其官故也案自此以至定公之季中軍上軍之官屬見更易而並無下軍之官則下軍或初不立軍尉司馬亦未可知

祁瞞奸命司馬宣十二年邲之役韓厥為司馬皆軍司馬也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正義云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又襄四年孟獻子曰郤無賦于司馬杜曰晉司馬又掌諸

侯之賦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治兵于邾南羊舌鮒攝司馬蓋皆中軍司馬也國語以中軍司馬為元司馬

張老為候奄

成二年有候正杜曰主斥候者蓋即候奄也國語曰元候

襄三年

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張老為中軍司馬

士富為候奄

魏絳佐新軍服虔云于是魏頡卒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

代趙武也

襄七年 是年韓厥老杜謂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見傳九年

襄九年 中行偃將上軍韓起佐之 欒黶將下軍

襄十三年 荀偃將中軍杜曰代荀罃 趙武將上軍杜曰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 魏絳佐下軍杜曰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 新軍無帥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中軍（司馬附） 上軍（司馬附） 下軍

襄十四年舍新軍復三軍傳曰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故舍之案上年使從下軍暫也至是乃復三軍之舊

襄十六年 張君臣爲中軍司馬

襄十八年 是年伐齊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杜曰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則將下軍者魏絳也襄二十三年傳曰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

襄十九年 士匄爲政杜曰代荀偃

襄二十四 程鄭佐下軍

年
襄二十五年　趙武爲政
杜曰代范匄
昭二年　韓起爲政
杜曰代趙武
昭五年
楚薳啓彊曰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杜曰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晉自襄公季年嗣業既衰記載不詳其

杜曰代欒盈

見于傳者如此
昭九年
昭十三年
昭二十八年　韓起卒魏舒爲政
昭二十九年
定元年　魏舒卒杜曰范獻子代魏舒爲政
定十三年　是年傳有荀寅

傳曰荀吳以上軍侵鮮虞時吳將上軍
上軍司馬籍秦　案是時趙鞅蓋將上軍

荀躒佐下軍　杜曰代其父荀盈也盈佐下軍蓋在襄二十五年程鄭卒後
傳曰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又曰中行寅爲下卿蓋二人時爲下軍將佐也

范吉射又有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并趙鞅則晉之六卿三軍之將佐也

案晉軍政凡八變自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蓋然小國也其後閔元年自作三軍一變也僖二十七年作三軍復大國之舊二變也明年增置三行蓋晉欲置六軍而避其名故曰三行三變也僖三十一年罷三行而爲上下新軍號爲五軍四變也文六年舍二新軍而復三軍五變也成三年始作六軍晉至是僭王而無忌矣六變也成十六年罷上下新軍而爲四軍七變也襄十四年舍新軍復三軍八變也然襄十四年之復三軍非有志於成國之禮以僭王之乖興廢任意晉之戴周亦徒以空名耳新軍無帥不得已而舍之豈自知其僭越哉及暮年權歸執政范中行氏見逐於時晉僅有四卿而三家分晉之勢成矣僭禮之咎宜至於此

故備著於篇

三卿將佐凡六人晉之六卿也亦曰六正見襄二十五年

桓六年晉以僖侯廢司徒杜曰廢爲中軍是時晉末立中軍杜云然者据其後事而言也又孔穎達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案此則晉廢司徒而諸卿皆廢矣春秋改周之官制者又莫如晉也

晉人以卿爲軍帥故僖二十八年曰趙衰爲卿爲新軍帥也然亦有爲卿而不爲軍帥者僖三十三年曰襄公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亦未有軍行文十二年趙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二卿矣杜曰晉自有散位從卿者是也

將中軍者晉國執政之卿文公以前又謂之中大夫僖十五年晉侯許賂中大夫杜曰謂國內執政里丕等其後亦曰元帥見僖二十七年一曰正卿見文七年又稱將軍見昭二十八年皆將中軍者也

案春秋置六軍者惟晉其外見於傳者吳有中上下三軍又有右軍爲四軍如仍見左軍則五軍也至楚亦惟中左右三軍齊中上下三軍又

魯亦非大國然止有二軍襄十一年季武子欲弱公室作三軍至昭五年而舍之春秋備六卿者晉國宋鄭也他國否然晉置六軍時至有十二卿復有散位從卿者又異乎天子之置軍設卿矣

	御戎 周禮有戎僕掌御戎車卽御戎也	戎右 杜曰戎車之右案周禮大司馬之屬有戎右
桓三年	韓萬	梁弘
閔元年	趙夙	畢萬
僖八年	梁由靡	虢射
僖十五年	步揚又梁由靡	家僕徒又韓簡虢射
僖二十七年	荀林父	魏犫
僖二十八年		舟之僑
僖三十三年	梁弘	萊駒又狼瞫
文二年	王官無地	狐鞫居
文七年	步招	戎津
文十二年	范無恤	
成十三年	郤毅	欒鍼
成十八年	弁糾	荀賓

案周禮戎僕戎右平時俱無此官有事然後命之觀僖十五年韓之役猶曰卜右可見後以用兵時多此官無事亦設可謂失古人設官之意矣今於他國御右亦俱不錄而因序晉之軍政類及焉

春秋識小錄卷四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地名辨異上

一地二名

鄭　祝融之虛

隱元年見經

昭十七年鄭祝融之虛也

蔑　姑蔑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杜曰蔑姑蔑也）

定十二年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鄢　鄢陵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鄭地杜曰潁川鄢陵縣）

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襄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而亡師于鄢）

廩延　酸棗

隱元年叔段侵鄭至于廩延

襄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盟于酸棗（志云開封府延津縣北十五里）

（有酸棗城本鄭廩延邑）

唐　棠

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杜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下同）

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國語管子對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棠蓋即此棠也）

齊　蒲姑

隱三年見經

昭二十年蒲姑氏因之（昭九年疏曰蒲姑齊也）

陳　大皥之虛

隱四年見經

昭十七年陳大皥之虛也

長葛　繻葛

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桓五年鄭與王師戰于繻葛（鄭縣范云即長葛也）

垂　犬邱

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衛地）

傳作犬邱（杜曰犬邱垂也）

辭　舒州

隱十一年見經

哀十四年齊陳恒執其君于舒州（薛地在春秋之季亦曰舒州郡國志六國時曰）

（徐州顧亭林曰徐音舒是也）

時來　郲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鄭地杜曰時來郲也）

傳作郲

許　舊許

隱十一年見經

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晉荀罃東侵舊許（杜曰許之舊國鄭新邑）

樊　陽樊

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樊（杜曰一名陽樊）

僖二十五年王與晉侯陽樊（國語作陽

隰郕　隰城

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隰郕

僖二十五年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盟　河陽

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盟（盟晉孟）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志云孟縣西南二十里有河陽城即此案顧虞實邇皆以河陽爲溫邑鄭雖元辨其非一云向邑）

陘庭　熒庭

桓二年哀侯侵陘庭之田（晉地）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張武軍于熒庭（顧景范云即陘庭也）

州　淳于

桓五年州公如曹（州國名）

傳作淳于公（杜曰淳于州國所都）

梁　少梁

桓九年梁伯與虢仲同伐曲沃（梁國名後爲秦邑杜曰在馮翊夏陽縣下同）

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

荀　郇瑕

桓九年荀侯與虢仲同伐曲沃（荀國名亦作郇傳二十四年畢原酆郇後爲晉地）

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欲居郇瑕氏之地（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穀邱　句瀆之邱

桓十二年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宋地）

傳作句瀆之邱（杜云即穀邱也）

盧戎　廬

桓十三年羅與盧戎兩軍之

文十六年自廬以往（地理志南郡有中廬縣郡國志注古盧戎地也）

郳　小邾

莊五年郳犂來來朝（郳附庸國名）

僖七年小邾子來朝（其後國仍稱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子郳）

穀　小穀

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其後屢見經傳杜曰濟北穀城縣下同）

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案范甯以小穀爲魯地今仍從杜說）

乾時　彭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地）

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彭外哀十四年及彭（水經狐河東爲時水注即彭水也）

荊　楚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案商頌已曰荊楚楚之稱荊久矣）

僖元年楚人伐鄭

濟　魯濟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魯界爲魯濟也）

蘇　溫

莊十九年周五大夫作亂因蘇氏（蘇國名孔穎達曰都于溫）

僖十年狄滅溫蘇子無信也（後爲晉地）

二屈　屈

莊十八年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二屈晉地杜曰二當爲北）

又云夷吾居屈

霍　霍人

閔元年晉滅霍（國名後爲晉邑）

襄十年晉滅偪陽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榮澤　榮

閔二年及狄人戰于榮澤

成十六年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榮

檉　犨

僖元年公會齊宋鄭曹邾人于檉（宋地）

傳作犨（杜曰鄭犨邑）

方城　城

僖四年楚國方城以爲城

昭十三年君陳蔡城外屬焉（杜曰城方城也）

陘　陘隰

僖四年諸侯伐楚次于陘

文十六年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釋例以陘隰爲卽召陵之陘亭）

漢　夏

僖四年楚國漢水以爲池

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鄢（杜曰夏漢別名）

新城　新密

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杜曰新城鄭新密）

傳作新密

泉泉　前城

僖十一年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泉皋戎邑）

昭二十二年子朝之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服虔云劉讀爲泉郎戎之地邑）參

伊洛之戎　雒戎

僖十一年見前

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沙鹿　五鹿

僖十四年沙鹿崩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衛出于五鹿（杜曰元城縣東有五鹿後漢志元城有沙鹿縣孔穎達謂元城郡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也）

鄫　鄫衍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小國名後莒滅爲邑昭四年魯乘莒亂取鄫）

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傳一作鄫衍（杜曰鄫衍卽鄫也）

韓　韓原

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晉地）

傳作韓原

英氏　蓼

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

文五年楚子燮滅蓼（通考云英卽蓼也案史記禹封皋陶之後于英六而傳以六與蓼爲皋陶之後則英之卽蓼可知矣）

陸渾之戎　陰戎

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九年晉人帥陰戎伐潁（杜曰陰戎陸渾之戎）

夷　城父

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取焦夷（陳邑）二

昭九年楚遷許于夷實城父（杜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

白衰　白

僖二十四年取白衰（晉邑杜曰河東解縣東南有白衰）

僖三十七年有白季

蔣　期思

僖二十四年凡蔣邢茅（蔣國名後爲楚邑）

文十年期思公復遂（水經淮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注縣故蔣國也）

商密　三戶

僖二十五年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哀四年以畀楚師于三戶（水經注丹水縣西南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春秋之三戶矣）

析　白羽

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過析

昭十八年楚遷許于析實白羽（杜曰時白羽改爲析）

翟泉　澤邑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昭二十三年

天王居于翟泉（周地）

昭二十三年王師在澤邑（史記敬王居澤賈逵曰澤邑名卽狄泉也）

清原　清

僖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成十八年晉大夫逆周子于清

原（晉地）

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杜曰清一名清原）

原圃　圃田

僖三十三年鄭有原圃

定四年圃田之北竟（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郡縣志圃田澤一名原圃）

董　董澤

文六年晉蒐於董（晉地）

宣十二年廚武子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郡國志河東聞喜縣有董池陂）

（古董澤注引改蒐于董）

郫　郫邵

文六年晉賈季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晉地）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戍郫邵（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邵亭亦曰郫邵）

鄋瞞　長狄

文十一年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

又云獲長狄僑如

黃父　黑壤

文十七年晉侯蒐於黃父（晉地杜曰一名黑壤）

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傳與黃父互辭）

萊　郲

宣七年魯會齊伐萊（國名後齊滅爲邑）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齊人以郲寄衛侯

沈　寢

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杜曰沈或作寢）

哀十八年有寢尹

留吁　純留

宣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孫蒯于純留（水經注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

（留吁國也又晉執孫蒯于此）

斷道　卷楚

宣十七年諸侯同盟於斷道（晉地）

傳作卷楚（杜曰卽斷道）

蠻氏　戎蠻

成六年蠻氏與諸侯之大夫侵宋（蠻氏戎別種杜曰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下）

（同）

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新田　絳

成六年晉遷於新田

其後仍稱絳

葉　許

成十五年楚公子申遷許於葉（楚地）

昭九年許自葉遷夷楚遷方城外人於許（杜曰前許遷于葉因謂之許許）

（卽葉也）

狐駘　駘上

襄四年臧紇侵邾敗於狐駘（邾地）

哀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邾田封於駘上

魚陵　魚齒

襄十八年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杜曰魚陵魚齒山也）

又云涉於魚齒之下

祝柯　督揚

襄十九年諸侯盟於祝柯（齊地）

傳作督揚（杜曰卽祝柯也）

揚　揚氏

襄二十九年霍揚韓魏（揚國名晉滅爲邑）

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僚安爲揚氏大夫

陽　唐

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杜曰陽卽唐燕別邑）

傳作唐

鮮虞　中山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白狄別種）

定四年晉荀寅曰中山不服哀三年齊衛圍戚求援於中

山（杜曰中山鮮虞）

鄗　啓陽

昭十八年邾人入鄅（小國名杜曰今琅邪開陽縣下同）
哀三城啓陽
郥陽　郥
昭十九年楚子在蔡郥陽封人之女奔之
昭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郥
紀鄣　紀
昭十九年莒子奔紀鄣
又云齊師入紀（釋例以爲一地二名）
京　京楚
昭二十二年子朝奔京（周地）
又云王師軍於京楚（杜曰子朝所在）

陰　平陰
昭二十二年晉師軍於陰
昭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志云平陰即陰也）
訾　東訾
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杜曰訾在河南鞏縣西南下同）
昭二十四年與之東訾二十五年尹文公涉於鞏焚東訾
拔　鄒
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傳作鄒（杜曰鄒即拔也）
房　堂谿
昭四年胡沈道房（房國名）

定五年吳王弟夫槪王奔楚爲堂谿氏（堂谿即故房國漢置吳房縣）
沙　瑣
定七年齊侯衛侯盟於沙
傳作瑣（晉地道記曰元城縣南有瑣陽城即沙也）
五氏　寒氏
定九年齊侯衛侯次於五氏（晉地）
定十年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杜曰寒氏即五氏也）
夾谷　祝其
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齊地）
傳云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曰夾谷即祝其也）
垂葭　郥氏

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於垂葭（衛地）
傳云實郥氏（杜曰垂葭改名郥氏）
牽　脾上梁之間
定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傳作脾上梁之間（杜曰即牽也）
渠蒢　蘧挐
定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宋地）
傳作蘧挐（杜曰即渠蒢）
一地三名
制　虎牢　虢
隱元年武姜爲叔段請制隱五年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

師于制北（杜曰制鄭邑一名虎牢）
莊二十一年王與鄭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襄二年城
虎牢
昭元年晉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虢（鄭東虢之故國也）
衛
朝歌　殷墟
隱二年見經（此文公以前之衛）
襄二十三年齊伐晉取朝歌（朝歌故衛都後爲晉邑竹書紀年謂之舊衛）
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杜曰殷墟朝歌也）
翼
絳　故絳
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以深其宮（詩譜晉孝侯改絳爲翼獻公復命爲絳又成十

八年晉人殺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時以新田爲絳故復謂故絳爲翼也）
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杜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
曲沃　新城　下國
隱五年見前（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
僖四年太子奔新城（杜曰新城曲沃）
僖十年狐突適下國（杜曰下國曲沃新城）
北戎　山戎　無終
桓六年北戎伐齊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釋例以三名爲一）
滑　費滑　侯氏

莊十六年滑伯與諸侯同盟于幽（杜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案滑滅後互爲周晉鄭邑）
成十三年殄滅我費滑襄十八年楚師伐鄭侵費滑
昭二十二年晉師軍于侯氏
亳城　景亳　尸氏
襄十一年諸侯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于古爲湯之都所謂偃師西亳也）
昭四年商湯有景亳之命（杜曰或言亳即偃師）
昭二十六年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鄭圖志卽偃師之尸鄉也）
闕塞　闕外　伊闕
昭二十六年晉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杜曰洛陽西南伊闕口也）
定六年鄭伐周闕外

定八年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報伊闕也
犂　犂邱　隰
哀十年晉趙鞅伐齊取犂（杜曰犂一名隰）
哀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戰於犂邱（杜曰犂邱隰也）
哀二十七年陳成子曰隰之役（案此地杜注曰隰陰以縣在隰水之南也顧棟高說）
（左傳之隰漢書之濕[illegible][illegible]傳寫之譌當以濕爲正）
一地四名
魯　窮桑　商奄　少皡之虛
隱元年入春秋
昭二十九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曰窮桑少皡之號郡國志注窮桑地在魯北）
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昭九年傳曰商奄魯說文亦謂𨛔國在魯也）

貳柒壹册101版 168

又云封於少皞之虛

宋 商邱 商 大辰之虛

隱元年見經

襄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杜曰商邱宋地又見昭元年）

昭八年自根牟至於商衛哀二十四年孝惠娶於商（閼歸夫臺閼遷于商番之閼）

昭十七年宋大辰之虛也

衛 帝邱 顓頊之虛 昆吾之虛

僖三十一年見經（此成公以後之衛）

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邱

昭十七年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邱

哀十七年登此昆吾之虛（釋例曰顓頊之虛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

一地七名

成周 雒邑 鄏 京師 王城 郟鄏 王室

隱三年鄭人取成周之禾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昭二十

六年天王入於成周三十二年晉及諸侯城成周

桓二年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

桓七年王遷盟向之民於郟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

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

莊二十一年虢鄭以子頹之亂同伐王城昭二十二年劉

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案班孟堅鄭康成皆以漢之河南爲王城洛陽爲成周蓋

本公羊氏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之說詩地理考引呂氏云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雒陽成

周之下都也此以成周王城爲一地其說甚是余則有辨）

宣三年成王定鼎於郟鄏昭二十六年用建王嗣遷於郟

鄏（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名也）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

晉 大鹵 大夏、大原 參虛 夏虛 晉陽

隱六年見傳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杜曰大鹵大原晉陽縣）

昭元年后帝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

又云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大原

昭十五年唐叔受之以處參虛（杜曰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杜曰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

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案顧亭林謂唐叔之封及所都大夏者俱不在

晉陽而在平陽以霍山以北自悼公後始開縣邑爾前此不見于傳也其說最爲有據）

一

春秋識小錄卷五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地名辨異中

二地一名

魯

國名

古地名昭二十九年劉累遷于魯縣

祭

國名隱元年祭伯來（後爲鄭邑成四年晉伐鄭取祭鄭州東北十五里祭城是）

鄭地桓十一年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開州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卽祭仲之邑）

申

國名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後爲楚邑）（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是也）

鄭地文八年晉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京

鄭地隱元年莊公居弟段叔于京昭九年鄭京櫟實殺曼伯（杜曰厲公得櫟又并京）

周地昭二十二年子朝奔京

紀

國名隱元年見經

莒地昭十九年齊師入紀

翼

邾地隱元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

晉地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潛

魯地隱二年公會戎于潛

楚地昭二十七年吳伐楚圍潛（史記作灊）

隨

晉地隱五年翼侯奔隨

國名桓六年楚武王侵隨（案隨以存楚之功哀元年始見于經則當日小國之近楚而不得列於諸侯者多矣）

燕

國名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曰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在今河南胙城縣）

又國名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襄二十八年北燕伯與諸侯同朝于晉（杜曰燕國今薊縣卽今順天府之薊城也）

艾

齊地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吳地哀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

滕

國名隱七年見經

衛地閔二年益之以共滕之民（杜曰衛別邑）

楚丘

曹地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

邱（案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此曹之楚邱也杜云衛地漢志水經注以爲即衛文公所遷俱誤）

衛地僖二年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邱即此）

垂

衛地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莊

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地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犬邱

衛地隱八年遇于犬邱襄十年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邱

宋地襄元年鄭子然侵宋取犬邱

薛

國名隱十一年見經

魯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酈道元引此謂薛城南十里有臺戰國時孟嘗君更築之）

（案此乃田文所居之薛非魯之薛地也）

郲

鄭地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郲

齊地襄十四年齊人以郲寄衛侯（即故萊國）

鄔

周地隱十一年王取鄔劉之田于鄭莊二十年王及鄭伯

入于鄔昭二十四年王子朝入于鄔

晉地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

蔿

周地隱十一年王取蔿邘之田于鄭襄三十年儋括圍蔿

楚地僖二十七年子玉治兵于蔿

越

衛地桓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

國名宣八年見傳

蒲

衛地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成九年公會諸侯同盟

于蒲

晉地莊二十八年使重耳居蒲城

曹

國名桓五年見經（哀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時曹已滅爲宋邑也）

衛地閔二年狄滅衛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曰衛下邑詩作漕）

穀

國名桓七年穀伯來朝

齊地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後屢見經傳）

郟

周地桓七年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楚地昭元年楚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郟十九年令尹子

瑕城郟

梁

國名桓九年梁伯與虢仲同伐曲沃

戎地哀四年楚伐蠻氏襲梁及霍

校

國名桓十一年絞與州蓼共伐楚師

邾地哀二年伐邾將伐絞

蓼

國名桓十一年見前（唐縣南九十里有湖陽城即此古蓼國一說在固始縣漢志作廖師古曰音力救反左傳作鄝皆同案此則與文五年之蓼本不同今存以俟考闕見昭二十九年）

又國名文五年楚子燮滅蓼（霍邱縣西北有蓼城漢置蓼縣地是也案宣八年楚人滅舒蓼杜曰二國名未知即此蓼否也）

虛

宋地桓十二年公會宋公于虛

晉地成十七年鄭子駟侵鄭虛滑（二邑名）

武父

鄭地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衛地定四年自武父以南（杜曰衛北界然此謂康叔始封之時非春秋之衛也）

句瀆之邱

宋地桓十二年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

齊地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

彭

水名桓十二年楚師分涉于彭

衛水昭二十年公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羅

國名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

水名昭五年楚子以馹至于羅汭

賴

國名桓十三年楚子使賴人追之（一作厲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

齊地哀六年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十年趙鞅伐齊及賴而還

鄑

紀地莊元年齊師遷紀鄑郚

魯地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

郚

紀地莊元年見前

魯地文七年城郚

葵邱

齊地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

宋地僖九年諸侯會盟于葵邱

荊

國名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

楚山昭十三年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

柯

齊地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

地名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鄄

衛地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後屢見經傳）

周地成十一年王使劉子盟周公楚於鄇

王城

周地莊二十一年虢鄭同伐王城

秦地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二十四年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成十一年秦晉爲令狐之盟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括地志王城即大荔戎城史記秦厲公伐大荔取其王城是也）

扈

鄭地莊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扈（後屢見經傳）

古國名昭元年夏有觀扈

秦

魯地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

國名僖十五年見經

霍

國名閔元年晉滅霍（後爲晉邑有霍伯食采于此）

戎地哀四年襲梁及霍

陽

國名閔二年齊人遷陽

燕地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江

國名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水名文十五年子西沿漢泝江將入郢哀九年吳溝通江

淮

冀

國名僖二年荀息曰冀爲不道（後爲晉地僖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缺）

古州名哀六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方城

楚地僖四年楚國方城以爲城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門於方城襄十六年晉師伐楚侵方城之外

庸地文十六年楚侵庸及方城

鹹

衛地僖十三年齊桓公會諸侯於鹹定七年齊侯鄭伯盟於鹹

魯地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雍

秦地僖十三年晉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國名僖二十四年郜雍曹滕（雍在河內山陽縣後爲晉地昭元年趙孟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蓋即此也）

匡

衛地僖十五年諸侯救徐次于匡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鄭地文元年衛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定六年公侵鄭取匡

韓

晉地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陝西韓城縣有韓原晉獻以韓[illegible]萬韓于）

（韓之韓俱在此地顧亭林曰案僖十五年傳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曰韓晉地余案郡國志河北縣有韓亭正河東之地此蓋秦晉戰處也）
國名僖二十四年邘晉應韓
訾婁
衛地僖十八年衛侯師于訾婁
邾地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新里
梁地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名曰新里
宋地昭二十一年敗華氏于新里
睢
水名僖十九年宋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成十五年宋五大夫出舍于睢上
楚水定四年楚子涉睢
任
國名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
晉地襄三十年鄭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哀四年齊伐晉取任
泓
宋水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吳水哀十三年吳人自泓上觀之
柯澤
鄭地僖二十三年鄭文夫人勞楚子于柯澤

齊地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水經注作柯澤古柯阿通用）
焦
陳地僖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取焦夷（二邑名）
國名襄二十九年虞虢焦滑（春秋時焦爲晉地河外五城之一也宣二年秦師伐晉圍焦）
酆
國名僖二十四年畢原酆郇（酆一作豐）
楚地哀四年司馬起豐析以臨上洛（京相璠曰南鄉析縣有故酆鄉）
汜
鄭地僖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汜成七年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涉于汜而歸昭五年楚子使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鄭伯勞諸汜（此爲南汜釋例云襄城縣南汜城是也）
又鄭地僖三十年秦軍汜南襄九年晉會諸侯伐鄭師于汜（此爲東汜釋例云中牟縣南汜澤是也）
鄢陵
莒地文七年穆叔如莒及鄢陵
鄭地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
壺邱
陳地文九年楚侵陳克壺邱
晉地襄元年晉人以宋五大夫歸寘諸瓠邱（水經注垣縣有壺邱亭部）

（此古登弧通用）

麇

國名文十一年楚子伐麇

楚地定五年吳師居麇

巢

國名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後爲楚之邊邑成十七年舒庸道吳人伐楚圍巢）

衛地哀十一年衛莊公復大叔疾使處巢

鄆

魯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入鄆昭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此爲東鄆莒魯所爭之邑今莒州沂水縣之鄆城是也）

又魯地成四年城鄆十六年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昭二十六年齊侯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此爲西鄆今濟寧州鄆城縣之鄆城故縣是也）

繹

邾地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

又邾地宣十年魯伐邾取繹（孔穎達曰繹邾之都蓋別有繹邑因山爲名近在邾都之旁魯所取者非邾之都也　案孔說是矣然經言取不惟取其地宣十年之取繹蓋取邾都之人以歸也哀七年傳云負瑕故有繹豈得謂負瑕中又有繹邑乎）

鯈

唐地文十六年惟裨鯈魚人實逐之

地名文十七年將悉敝賦以待于鯈

首山

晉山宣二年初宣子田于首山

山名哀十三年若登首山以呼

郔

鄭地宣三年晉侯伐鄭及郔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郔

楚地宣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

南里

鄭地宣三年誘子華而殺之南里

宋地昭二十一年宋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郯

國名宣四年見經

地名定三年盟于郯修邾好也（經作拔）

萊

國名宣七年魯會齊伐萊

魯山昭七年與之萊柞（杜曰二山也）

劉

采地宣十年劉康公來報聘

魯地襄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

潁

水名宣十年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後屢見傳）

周地昭九年晉人帥陰戎伐潁（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杜以潁水釋之案趙孟時方自鄭歸晉而劉子勞之于途其路疑不得至陽城之潁水況下文即云館于洛汭雒汭距潁水甚）

（遠是知爲周畿內之邑蓋郤陰戎所伐者也杜解似誤）

鄗

鄭山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名）

晉地哀四年齊伐晉取鄗

潞

赤狄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即其地也）

齊地哀八年子姑居于潞以察之

黎

國名宣十五年奪黎氏地（今山西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有黎侯城是）

古國名昭四年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鞌

齊地成二年諸侯之大夫及齊侯戰于鞌

宋地哀十四年桓魋請以鞌易薄

汾

晉水成六年有汾澮以流其惡

楚地襄十八年楚伐鄭治兵于汾

州來

楚地成七年吳入州來（自是爲吳楚相爭之地哀二年蔡遷于此）

吳地襄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孔穎達曰州來楚邑昭二十三年傳云吳伐州來則州來未爲吳有不可以封札釋例謂之蓋謂吳地別有州來也）

呂

楚地成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宋地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二邑名）

渠邱

莒地成九年楚伐莒圍渠邱入之

齊地昭十一年齊渠邱實殺無知

督揚

鄭地成十六年我師次于督揚

齊地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督揚

柤

楚地襄十年晉及諸侯會吳于柤

鄭地昭六年鄭伯勞楚公子棄疾于柤

鄁

國名襄十三年取鄁

齊地襄十八年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鄁

棫林

秦地襄十四年諸侯伐秦至于棫林

許地襄十六年次于棫林伐許

重邱

曹地襄十七年衛伐曹取重邱（東昌府東南有重邱城或謂即曹地案春秋時曹竟不得至此此盟諸侯同盟之重邱也曹之重邱不可考矣）

齊地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邱

平陰

齊地襄十八年晉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

周地昭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

圉

衛地襄二十六年孫蒯從衛師敗之圉

鄭地昭五年晉韓起反自楚鄭伯勞諸圉

揚

國名襄二十九年霍揚韓魏（後爲晉邑）

周地昭二十二年劉子奔揚

城父

楚地昭九年楚遷許于夷實城父（在亳州東南）

又楚地昭十九年費無極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在汝州郟縣界）

騶

古國名昭九年騶芮岐畢（釋文騶當作鄒）

齊地哀六年使朱毛遷孺子于騶

不羹

楚地昭十一年楚城陳蔡不羹

又楚地楚有二不羹（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縣有西不羹）

房

國名昭十三年胡沈道房

魯地定五年季平子卒于房

杏

周地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

齊地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沙

水名昭二十七年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地名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

桐

國名定二年桐叛楚

吳水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

姑蔑

魯地定十二年敗諸姑蔑

越地哀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

犂

齊地哀十年晉伐齊取犂

衛地哀十一年寘于犂

春秋識小錄卷六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地名辨異下

三地一名

鄢

鄭地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水名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

楚地昭四年楚滅賴遷賴于鄢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鄢

虢

國名隱元年虢叔死焉（杜曰東虢在今鄭州汜水縣）

又國名隱三年王貳於虢（杜曰西虢在今陝州）

燕地昭七年齊侯次于虢

莒

國名隱二年見經

齊地昭三年齊侯田于莒十年桓子請致諸公而請老於莒

周地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以叛

向

國名隱二年莒人入向（後互爲莒魯屬邑桓十六年城向魯邑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時已屬莒又見襄二十年）

周地隱十一年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

鄭地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十四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

密

莒地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魯地閔二年莒人歸共仲及密（水經注以此爲莒地不知此乃費縣之密如亭非淳于之密鄉也）

國名僖十七年齊侯有密姬（古密國已亡春秋時識自有密國不可考矣）

濮

陳水隱四年衞人殺州吁于濮（水經注胡肥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即所謂濮水云此陳地之濮水也）

夷名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伐楚昭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衞水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應劭云濮水發源陳留入于鉅野衞風所云桑間濮上謂此水也）

郕

國名隱五年衞師入郕（史記作成）

魯地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即成也）

宋地成十三年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郜

宋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

國名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僖公二十年郜子來朝（案杜于二郜俱云在濟陰成武縣而一以爲宋邑一以爲國名志亦郜城武縣有南北二郜城故宜兩存）

晉地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焚我箕郜（二邑名）

郜

魯地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伐宋盟于郜

蔡地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成九年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昭十三年楚人奉蔡公以盟于鄧（孔穎達曰此非鄧國之鄧釋例以為蔡地）

國名桓七年鄧侯來朝（莊十六年為楚所滅）

邘

周地隱十一年王取蔿邘之田于鄭

國名僖二十四年邘晉應韓

曹地哀七年宋伐曹築五邑有邘

州

周地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州（後為晉邑昭三年晉侯以與鄭公孫段）

國名桓五年州公如曹（杜曰城陽淳于縣）

又國名桓十一年州蓼伐楚師（杜曰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陘

周地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陘

楚地僖四年諸侯伐楚次于陘

吳地定十四年吳子伐越還卒于陘

敖

魯山桓六年先君獻武廢二山注二山具敖也

鄭山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又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夷地哀十九年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鄖

國名桓十一年鄖人軍于蒲騷（一作䢵晉志又作雲後為楚邑昭十四年楚子使鬭辛居鄖）

衛地哀十一年太叔疾死殯于鄖

吳地哀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

櫟

鄭地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後屬見傳己而屬楚昭元年楚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櫟志去今為州也）

晉地襄十一年秦伐晉戰于櫟

楚地昭四年吳伐楚入櫟（新蔡縣北十五里有櫟城即此）

鄑

紀地莊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

齊地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鄑弗及

邱陵名僖二十八年楚師背鄑而舍（杜曰邱陵險阻名孔穎達曰蓋所舍之處有邱陵名鄑也字書亦誤或山名或地名杜說非是）

滑

鄭地莊三年公次于滑

國名莊十六年滑伯與諸侯同盟于幽

水名宣八年楚滅舒蓼盟之及滑汭

亳

宋地莊十二年宋萬之亂公子御說奔亳（亦作薄僖二十一年楚執宋公諸侯會于薄以釋之）

鄭地襄十一年同盟于亳

國名昭九年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釋例闕亳蓋與戎相近案史記秦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世即所謂燕亳之亳自北而徙于西者與）

洮

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曹地僖八年齊桓公盟諸侯于洮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

晉水昭元年臺駘宣汾洮

新城

鄭地僖四年太子奔新城

鄭地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

宋地文十四年晉趙盾盟諸侯于新城

鄫

國名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案穀梁傳國語史漢通作繒）

鄭地襄元年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地名宣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陰

晉地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杜曰呂甥食采于陰）

戎名昭九年晉人帥陰戎伐潁

周地昭二十二年晉師軍于陰

沈

國名文三年叔孫得臣會諸侯之師伐沈（汝甯府東南有漢平輿城即故沈國）

楚地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

古國名昭元年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皆在汾水之旁）

郊

晉地文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

周地昭十二年原伯絞奔郊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曹地定十二年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雒

戎名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周水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

晉地宣十五年晉侯畧狄土還及雒

沂

楚地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定五年敗夫槩王于沂

水名襄十八年諸侯伐齊南侵及沂哀二年取郲沂西田（此所謂大沂水也）

魯水昭二十五年季平子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此所謂魯城南之沂水也）

邧輿

齊地成二年晉師入自邱輿

鄭地成三年鄭禦晉師敗諸邱輿

魯地哀十四年司馬牛卒於魯郭門外阬氏葬諸邱輿

棘

魯地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楚地昭四年吳伐楚入棘

齊地昭十年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

訾

鄭地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太宮

楚地昭十三年葬子干于訾

周地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

東陽

齊地襄二年齊城東陽以偪萊

晉地襄二十三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魯地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

瑣

鄭地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

楚地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地名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瑣

四地一名

黃

宋地隱元年惠公之季年公敗宋師于黃

國名桓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汝寧府光州有黃城即故黃國）

齊地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

古國名昭元年沈嬀蓐黃（見前沈注）

棠

魯地隱五年公矢魚于棠

萊地襄六年齊師入萊萊共公奔棠

楚地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昭二十年有棠君尚（兩讀志作棠）

齊地襄二十五年有棠公（志棠在今東昌府堂邑縣西北濟志謂堂邑縣地非方輿之武唐亭也）

防

魯地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杜曰在華縣東南故華縣在今沂州費縣西北六十里一說在平陰縣案春秋齊魯搆兵大抵在今兗州府治以北瀕在平陰者近之若費則時魯之東鄙也擬不當以北鄙圍防矣）

宋地隱十年鄭師伐宋入防（杜氏謂此為西防城以別于魯之防也）

魯地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志云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又爲孔子父母合葬處）

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茲二邑名）

稷

宋地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晉地宣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齊地昭十年齊陳鮑與欒高戰于稷（案臨淄縣西南有稷山故齊之南門曰稷）

（門所謂戰于稷者必稷山也杜氏以爲祀后稷之處疑誤）

楚地定五年自稷會之

瑕

隨地桓六年軍于瑕以待之

晉地僖三十年許君焦瑕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

楚地成十六年楚師還及瑕

周地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

武城

楚地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成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襄九年秦伐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晉地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

魯地襄十九年城武城懼齊也（在濟寧州嘉祥縣界）

又魯地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哀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在沂州費縣界晉置南武城）

（案魯縣之武城乃魯與邾吳相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襄十九年所謂武城宜在嘉祥杜俱以爲南武城似誤）

平陽

魯地宣八年城平陽（泰安州新泰縣西有東平陽城漢置縣即此）

晉地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趙朝爲平陽大夫

衛地哀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

又魯地哀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鄒縣西三十里）

（有南平陽城漢置縣即此）

五地一名

夷

國名隱元年紀人伐夷

采地莊十六年周蔿國以晉師伐夷

魯地閔二年齊人殺哀姜于夷哀八年吳伐我戰于夷

楚地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襄元年晉師侵楚焦夷

晉地文六年晉蒐于夷

唐

魯地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國名宣十二年楚子使告唐惠侯

古國名昭元年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燕地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

周地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

清

衛地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杜所謂東阿之清也）

鄭地閔二年鄭人爲之賦清人

晉地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

齊地成十七年齊高弱以盧叛齊侯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在東昌府堂邑縣界）

又齊地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此杜所謂盧縣之清也案隱四年哀十一年二清杜氏以東阿盧縣別之顧數范邑爲一地今仍從杜說）

莘

衛地桓十六年使盜待諸莘

蔡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

虢地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

古國名僖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

齊地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

盂

宋地僖二十一年宋公會諸侯于盂

晉地昭二十八年魏獻子以孟丙爲盂大夫（漢置盂縣在今太原府東北八十里）

周地定八年劉子伐盂

衛地定十四年太子蒯聵獻盂于齊

又晉地哀四年齊伐晉取八邑有盂（顧亨林以爲當在順德廣平之間）

晉書地理志證今（附）

釋地之書當時則易曉後世則難通杜氏之釋春秋晉代郡縣也而今之視晉猶晉之視春秋矣余取晉書地理志凡集解所徵引者悉證以今日所在以通杜氏之說至集解中有太康以前地理與志不合或書作于平吳之先或志有脫誤以俟知者

司州

河南郡（在今河南）

洛陽（今河南府附郭縣）　河南（在今河南府西北）　鞏（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　河陰（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東）　成皋（今開封府汜水縣）　緱氏（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　陽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四十里）　新城（在今河南府南七十五里）　陸渾（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　梁（在今汝州西南四十五里）

滎陽郡（今河南開封府）　滎俗作榮非

陽翟（今開封府禹州）　滎陽（今縣）　京（在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　密（在今密縣東南三十里）　卷（今原武縣）　苑陵（在今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苑俗作宛非）　中牟（今縣）　封（今府治當作開封）

弘農郡（在今河南陝西之境）

陝（今河南府屬州）　黽池（今河南府永甯縣）　華陰（今西安府屬縣）

上洛郡（今陝西商州）

上洛（今州及洛南縣地）　商（今商南及山陽二縣地）

平陽郡（今山西平陽府）

平陽（今附郭臨汾縣）　楊（在今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杜一作楊氏）　永安（今霍州及汾西縣地）　蒲子（在今隰州北四十五里）　絳邑（在今翼城縣東南十五里）　臨汾（在今鄉甯太平二縣界）　北屈（在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　皮氏（今河津縣）

河東郡（今山西平陽府地）

聞喜（今縣）　垣（今垣曲縣襄元年注作東垣縣[illegible]）　汾陰（今萬泉縣）　太陽（今平陸縣）　猗氏（在今縣西十五里）　解（在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蒲坂（在今蒲州東府五里）　河北（在今芮城縣東北七里）

汲郡（在今河南）

朝歌（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　共（今衛輝府輝縣）　林慮（今彰德府林縣）　修武（今懷慶府屬縣）

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

野王（今附郭河內縣）　州（在今府東南五十里）　懷（在今武陟縣西南十一里）　平皋（在今府東南七十里）　河陽（在今孟縣西南二十里）　沁水（在今濟源縣界）　軹（在今濟源縣南十三里）　山陽（在今修武縣西）　溫（今縣）

廣平郡（在今直隸）

廣平（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二十里）　襄國（今順德府治邢臺縣）　任（在今順德府任縣東南）　曲梁（在今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陽平郡（在今直隸山東之境　僖十四年注作平陽誤）

元城（今大名府附郭縣）　館陶（今東昌府館陶及冠縣）　陽平（今東昌府莘縣）　樂平（在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三十里成十七年注作樂縣誤）

魏郡（在今直隸河南之境）

長樂（在彰德府東界）　斥邱（在今廣平府成安縣東南十三里）　內黃（今大名府屬縣）　黎陽（今大名府濬縣）

頓邱郡（今直隸大名府地）

頓邱（在今清豐縣西南二十里）　衛（在今濬縣西五十里）

兗州

陳留國（在今河南直隸之境）

封邱（今開封府屬縣）酸棗（在今開封府延津縣北十五里）濟陽（今開封府蘭陽縣）長垣（今大名府屬縣）雍邱（今開封府杞縣）襄邑（今歸德府睢州）外黃（在今開封府杞縣東北六十里）

濮陽國（在今直隸山東之境志云晉初分東郡置杜氏俱作東郡）

濮陽（今大名府開州）廩邱（在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白馬（在今大名府滑縣東南）鄄城（在今東昌府濮州東二十里）燕（在今衛輝府胙城縣杜有志無）

濟陰郡（今山東兗州府地）

定陶（在今曹州定陶縣西）句陽（在今曹縣北三十里）成武（今縣）

高平國（在今山東江南之境）

昌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鉅野（在今兗州府嘉祥鉅野二縣界）方與（今兗州府魚臺縣）陸湖（在今徐州沛縣漢曰湖陵非故湖陵志作陸湖似誤）高平（在今兗州府魚臺金鄒二縣界）

南平陽（在今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哀二十七年注作西平陽非）

任城國（今山東兗州府濟甯州）

任城（今州治）亢父（在州南五十里）

東平國（在今山東）

須昌（在今兗州府東平州西北十五里）壽張（今兗州府屬縣）范（今東昌府屬縣）無鹽（在今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剛平（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漢注作剛杜作剛父未詳哀八年注作剛闡）

濟北國（在今山東）

盧（在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東阿（在今兗州府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穀城（今兗州府東阿縣）蛇邱（在今兗州府甯陽縣西北）

泰山郡（在今山東）

博（今濟南府泰安州）嬴（在今濟南府泰安州東南五十里）南武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後漢曰南城杜亦作南城）梁父（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新泰（在今泰安州新泰縣西志云故曰平陽此卽杜所謂泰山有平陽縣者也）南武陽（在今兗州府費縣界）萊蕪（今濟南府屬縣）東牟（在今濟南府萊蕪縣東二十里後漢曰牟杜同）鉅平（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

豫州

潁川州（今河南開封府）

許昌（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社（今長葛縣）潁陰（在今許州界）臨潁（在今縣西北十五里）召陵（在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鄢陵（在今縣西南四十里鄢今作鄢）新汲（在今洧川縣南）長平（在今陳州西六十里）

汝南郡（在今河南）

新息（在今汝甯府息縣北三十里）朗陵（在今汝甯府確山縣）陽安（在今汝甯府息縣西南十里杜作安陽志又有南安陽）平輿（在今汝甯府城東南）南頓（今開封府商水縣杜作汝陰南頓縣疑誤）

吳房（今汝甯府遂平縣）西平（今汝甯府屬縣）

襄城郡（在今河南）

襄城（在今開封府襄城縣南）繁昌（在今開封府臨潁縣西北三十里）郟（今汝州屬縣）定陵（在今南陽府舞陽縣）父城（在今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或作城父僖傳二十四年注作襄陽城父縣非）昆陽（在今南陽府葉縣南）

汝陰郡（在今江南河南之境）志云武帝分汝南立

汝陰（在今潁州西北）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原鹿（在今潁州太和縣西）固始（今汝甯府屬縣）

鮦陽（在今汝甯府新蔡縣杜作汝南鮦陽縣）新蔡（今汝甯府屬縣）褒信（在今汝甯府光州界）

梁國（在今河南）

睢陽（今歸德府治）蒙（在今歸德府東北三十五里）虞（今歸德府虞城縣）下邑（今歸德府下邑縣）甯陵（今歸德府屬縣）穀熟（在今歸德府東南）陳（今開封府陳州）項（今開封府項城縣後漢屬

（汝南杜作汝陰項縣）武平（今歸德府鹿邑縣志云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國陳武平屬焉杜同）
沛國（在今江南）
相（今鳳陽府宿州）蕭（在今徐州蕭縣西北十里）
譙郡（在今江南河南之境○志作譙國）
譙（今亳州）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酇（在今永城亳州之界）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
魯郡（今山東兗州府　後漢曰魯國杜同）
魯（今曲阜縣）汶陽（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卞（在今泗水縣東五十里杜卞一作弁）鄒（今縣）蕃
（在今滕縣）薛（在今滕縣南四十里）公邱（在今滕縣及江南徐州界後漢公邱屬沛國杜同）
弋陽郡（今河南汝寧府地）
軑（在今光州界）期思（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弋陽（在今光州西十二里）
安豐郡（在今江南）

雩婁（在今潁州霍邱縣西南八十里）安豐（在今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蓼（在今潁州霍邱縣西北）
冀州
趙國（在今直隸）
平棘（今真定府趙州）高邑（在今真定府柏鄉縣北二十二里）柏人（在今順德府唐山縣西十二里）
下曲陽（在今真定府藁城縣及晉州後漢屬鉅鹿郡杜同）
平原郡（在今山東）
聊城（今山東東昌府治）鬲（在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十里）
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
鄚（在今任邱縣）
高陽國（今直隸保定府）
高陽（今縣）

中山國（在今直隸）
新市（在今真定府西北四十里）望都（今保定府慶都縣）唐（今保定府唐縣）
幽州
燕國（今直隸順天府）
薊（在今府治東）
平州
元菟郡（今朝鮮境）
并州
太原國（在今山西）
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榆次（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西北）盂（在今太原府東北八十里）陽邑（今太
原府太谷縣）祁（今太原府屬縣）鄔（在今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
上黨郡（在今山西）
潞（今潞安府潞城縣）屯留（今潞安府屬縣）壺關（今潞安府屬縣）長子（在今潞安府長子縣西南）
銅鞮（在今沁州南十里）
西河國（今山西汾州府地）
介休（今介休及靈石縣地介續漢志作界）
樂平郡（今山西太原府地）
沾（在今樂平縣東）
雍州
京兆郡（今陝西西安府）
長安（今縣）杜陵（今在咸寧縣覺襄二十四年注作杜縣誤）高陵（今高陵縣陵字疑誤）新
豐（今臨潼渭南二縣地）

馮翊郡（今陝西西安府同州）
臨晉（在今州城南）郃陽（今縣）夏陽（在今郃陽縣東四十里）
扶風郡（今陝西鳳翔府）
雍（今府治）美陽（在今扶風縣西北）
安定郡（今陝西平涼府）
朝那（在今府治東南）陰密（今靈臺縣）
始平郡（今陝西西安府地）
武功（今縣）鄠（今縣僖十五年注作京兆鄠縣疑誤）
新平郡（今陝西西安府邠州）
漆（今州）
涼州

敦煌郡（今嘉峪關以西之地）
秦州
隴西郡（在今陝西鞏昌臨洮二府之境）
武都郡（在今陝西漢中府階羌州界）
梁州
漢中郡（今陝西漢中府）
巴郡（今四川重慶府）
江州（今府治）
巴東郡（今四川夔州府）
魚復（在今奉節縣東五里杜又云今巴東永安縣志縣）
甯州

建甯郡（今雲南曲靖府境）
青州
齊國（今山東青州府）
臨淄（今縣）西安（在今臨淄縣西三十里）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界）
濟南郡（在今山東）
平壽（今萊州府濰縣）即墨（今萊州府屬縣）祝阿（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十七里平壽即墨二縣）
（後漢屬北海郡杜同）東平陵（在今濟南府東南七十里杜作平陵）於陵（今濟南府長山縣）
歷城（今濟南府附郭縣以上三縣後漢俱屬濟南郡杜有志不載）都昌（在今萊州府昌邑縣後漢屬）
（北海國杜同）濕陰（在今濟南府臨邑縣西十里後漢屬平原郡杜曰濟南以上二縣志俱不載）
樂安郡（在今山東）
博昌（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南二十里）壽光（今青州府屬縣）東朝陽（在今濟南府章邱縣界後漢）

（屬濟南郡杜同）
城陽郡（在今山東）
莒（今青州府屬州）姑幕（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四十里）諸（今青州府諸城縣）淳于（在今青州府安）
（邱縣東北三十里）高密（今萊州府屬縣）壯武（在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六十里壯俗作莊非）黔陬
（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六十里）平昌（在今青州府安邱縣界）
東萊國（在今山東）
掖（今萊州府屬縣）黃（今登州府黃縣東二十五里）
徐州
彭城郡（在今江南山東之境）
彭城（今徐州）留（在今徐州境）傅陽（在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呂（在今徐州北五十里）
下邳國（在今江南）

下邳（今邳州）良城（在今邳州北六十里）取慮（在今鳳陽府虹縣界）僮（在今鳳陽府虹縣界）
東海郡（在今江南山東之境）
祝其（在今淮安府贛榆縣界）贛榆（今淮安府屬縣）厚丘（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成九年注作廱邳非）
承（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南）昌慮（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南六十里）合鄉（在今兗州府北界）
瑯邪國（在今山東）
開陽（在今兗州府沂州北十五里）臨沂（今兗州府沂州）陽都（在今青州府沂水縣南）繒（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華（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費（今兗州府屬縣）蒙陰（在今青州府蒙陰縣西杜作東莞蒙陰縣）
東莞郡（今山東青州府地）
東莞（今沂水縣）朱虛（在今安邱縣界）蓋（在今沂水縣西北）臨朐（今縣）劇（在今壽光縣東南三十里）

廣陵郡（在今江南）
射陽（今淮安府山陽縣）海陽（今揚州府泰州杜作海陵前漢臨淮郡有海陵縣後漢省）
臨淮郡（在今江南泗州及鳳陽府界）
荊州
江夏郡（在今湖廣）
安陸（今德安府治）雲杜（在德安府治及雲夢縣地）竟陵（今安陸府沔陽州）
南郡（今在湖廣）
江陵（今荊州府治）編（在今安陸府荊門州西）當陽（今安陸府屬縣）華容（在今荊州府監利縣）
都（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南九十里）枝江（今荊州府屬縣）
襄陽郡（今湖廣襄陽府）
宜城（在今宜城縣西南九里）中廬（在今南漳縣東北五十里）

南陽國（在今河南）
宛（今南陽府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犨（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葉（在今南陽府葉縣東）
順陽郡（在今河南湖廣之境志云武帝改魏南鄉郡為順陽杜仍作南鄉）
丹水（在今河南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陰（在今襄陽府光化縣西）筑陽（在今襄陽府穀城縣）析（今河南府內鄉縣）
義陽郡（在今湖廣河南之境）
鄧（在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隨（今德安府屬州）安昌（在今德安府隨州西北界）棘陽（在今南陽府葉縣東）厥（在今襄陽府棗陽縣界）
新城郡（在今湖廣）
昌魏（在今鄖陽府房縣界）沶鄉（在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北）
上庸郡（今湖廣鄖陽府地）
上庸（在今竹山縣東四十里）

建平郡（今湖廣荊州府地）
秭歸（今歸州）
揚州
丹陽郡（在今江南）
蕪湖（今太平府屬縣）
宣城郡（在今江南）
廣德（今州）
淮南郡（在今江南）
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下蔡（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鍾離（在今鳳陽府臨淮縣東四里）逡遒（在今廬州府巢縣西北界）
廬江郡（在今江南）

舒（今廬州府舒城縣）六（在今舒城縣東南六十里又六安州及壽州西南皆六縣地）

毗陵郡（今江南常州府）

延陵（今武進縣）

吳郡（今江南浙江之界）

吳（今蘇州府治）嘉興（今嘉興府治）

吳興郡（今浙江湖州府）

烏程（今縣）

會稽郡（在今浙江）

山陰（今紹興府治）句章（今寧波府定海縣）

東陽郡（在今浙江）

太末（今衢州府龍游縣注作大末誤）

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府）

艾（在今寧州西百里）

春秋識小錄卷七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人名辨異上　周　魯　晉

周

一人兩稱

祭伯（隱元年經）　一稱祭公（桓八年經凡曰某年記始見也其同此稱而再見者不錄後放此）

周桓公（隱六年）　一稱周公黑肩（桓五年）

王子克（桓十八年）　一稱子儀（同）

蔿國（莊十六年）　一稱子國（同）

原莊公（莊十八年）　一稱原伯（莊二十一年）

樊皮（莊三十年）　一稱樊仲皮（同）

王世子（僖五年經卽襄王）　傳稱王太子鄭（凡經傳異文者亦合載之）

叔興（僖十六年）　一稱叔興父（僖二十八年）

狄女（僖二十四年襄王后）　一稱隗氏（同）

宰周公（僖三十年經）　傳稱周公閱

毛伯（文元年經）　傳稱毛伯衛

召伯（文五年經）　傳稱召昭公

王季子（宣十年經）　傳稱劉康公（○按劉子單子之類傳中多以爵稱）

今不悉錄

王札子（宣十五年經）　傳稱王子捷

召伯（宣十五年經）　傳稱召戴公

單襄公（成元年）　一稱單子（成十七年經）

周公楚（成十一年）　一稱周公（成十二年經）

成肅公（成十三年）　一稱成子（同）

尹子（成十六年經）　傳稱尹武公

單子（襄三年經）　傳稱單頃公

劉定公（襄十四年）　一稱劉夏（襄十五年經）

儋季之子括（襄三十年）　一稱儋括（同）

單公子愆期（襄三十年）　一稱成愆（同名號錯一闕案稱例即一人也）

甘人（昭九年）　一稱甘大夫襄（同）

萇弘（昭十一年）　一稱萇叔（定元年）

單子（昭十一年）　一稱單成公（同）

甘成公之孫鰌（昭十二年）　一稱甘平公（昭二十二年）

毛得（昭十八年）　一稱毛伯得（昭二十六年）

原伯魯（昭十八年）　一稱原伯魯之子（昭二十九年歸一圖即伯魯也）

賓起（昭二十二年）　一稱賓孟（同）

召莊公（昭二十二年）　一稱召伯奐（昭二十三年）

樊頃子（昭二十二年）　一稱樊齊（昭二十三年）

召簡公（昭二十四年）　一稱召伯盈（昭二十六年）

甘昭公（昭二十四年）　一稱甘氏（同）

一人三稱

蘇氏（莊十九年）　一稱蘇子（同）

一稱溫子（僖十年經）
周公（僖五年） 一稱宰周公（僖九年經）
傳稱宰孔
王子虎（僖二十八年） 一稱王人（僖二十九年經）
一稱王叔文公（文三年）
召襄（宣十五年） 一稱召伯（成八年經）
傳稱召桓公
王叔陳生（襄十年） 一稱王叔
一稱王叔氏（並同）
甘過（襄三十年） 一稱甘簡公之弟過（昭十二年）
一稱甘悼公（同）

劉獻公（昭十二年） 一稱劉子（昭十三年）
一稱劉子摯（昭二十二年）
單子（昭二十二年經） 傳稱單穆公
一稱單旗（同）
王猛（昭二十二年經） 一稱王子猛（同）
傳稱悼王
王子朝（昭二十二年） 一稱子朝（同）
一稱西王（昭二十三年）

一人四稱

尹固（昭二十三年） 一稱尹文公（昭二十五年）
一稱尹氏固（昭二十六年）

一稱尹固（昭二十九年歸一傳稱尹固尹固疑是）
（一人）

一人五稱

太叔帶（僖七年） 一稱王子帶（僖十一年）
一稱大叔（僖二十二年）
一稱甘昭公（僖二十四年）
一稱叔帶（昭二十六年）

一人六稱

劉子（昭二十二年經） 傳稱伯蚠
一稱劉蚠（同）
一稱劉文公（昭二十三年）

一稱劉狄（昭二十六年）
一稱劉卷（定四年經）

魯

一人兩稱

聲子（隱元年隱公母） 一稱君氏（隱三年經）
公子益師（隱元年經） 傳稱衆父
費伯（隱元年） 一稱費庈父（隱二年）
無駭（隱二年經） 傳稱司空無駭
公子彄（隱五年經） 傳稱臧僖伯
臧哀伯（桓二年） 一稱臧孫達（同）
臧文仲（莊十一年） 一稱臧孫辰（莊二十八年經）

鍼巫氏（莊三十二年）　一稱鍼季（同）
公子魚（閔二年）　一稱奚斯（同）
公孫茲（僖四年經）　傳稱叔孫戴伯
公孫敖（僖十五年經）　傳稱孟穆伯
公子買（僖二十八年經）　傳稱子叢
叔孫得臣（文元年經）　一稱莊叔（文三年）
公孫敖之子穀（文元年）　一稱文伯（文七年）
公孫敖之子難（文元年）　一稱惠叔（文七年）
季孫行父（文六年經）　傳稱季文子（多案左氏于三家以季孫孟孫叔
（孫爲稱今不甚錄）
孟獻子（文十五年）　一稱仲孫蔑（宣九年經）
公孫歸父（宣十年經）　傳稱子家
公衡（成二年）　一稱衡父（同）
季孫宿（襄六年經）　傳稱季武子
郰人紇（襄十年）　一稱郰叔紇（襄十七年）
厚成叔（襄十四年）　一稱厚孫（同）
閔子馬（襄二十三年）　一稱閔馬父（昭二十二年）
榮成伯（襄二十八年）　一稱榮駕鵞（定元年）
孟丙（昭四年）　一稱孟（同）
仲壬（昭四年）　一稱仲（同）
孟僖子（昭七年）　一稱仲孫貜（昭九年經）
孟僖子之子說（昭七年）　一稱南宮敬叔（同）

季平子（昭九年）　一稱季孫意如（昭十年經）
公子慭（昭十二年經）　傳稱子仲
子服昭伯（昭十六年）　一稱子服回（同）
叔輒（昭二十一年經）　傳稱子叔
季公若（昭二十五年）　一稱季公亥（同）
秦遄之妻（昭二十五年）　一稱秦姬（同）
郈昭伯（昭二十五年）　一稱郈孫（同）
臧昭伯（昭二十五年）　一稱臧孫（同）
洩聲子（昭二十六年）　一稱野洩（同）
叔孫成子（定元年）　一稱叔孫不敢（定五年經）
公山不狃（定五年）　一稱子洩（同）
公父文伯（定五年）　一稱公父歜（同）
季孫斯（定六年經）　傳稱季桓子
公斂處父（定七年）　一稱公斂陽（定八年）
苫夷（定七年）　一稱苫越（定八年）
季寤（定八年又作季孫寤譜一圖誤）　一稱子言（同）
叔孫輒（定八年）　一稱子張（哀八年）
武叔（定八年）　一稱叔孫州仇（定十年經）
公若藐（定十年）　一稱公若（同）
子貢（定十五年貢一作贛）　一稱衛賜（哀十一年）
子服景伯（哀三年）　一稱子服何（哀八年）
南孺子（哀三年季桓子妻）　一稱南氏（同）

顏羽（哀十一年） 一稱子羽（同）
樊遲（哀十一年） 一稱須（同）
叔孫舒（哀二十六年） 一稱文子（哀二十七年）
一人三稱
翬（隱四年經） 傳稱羽父
一稱公子翬（桓三年經）
公子慶父（莊二年經） 一稱仲慶父（莊八年）
一稱共仲（莊三十二年）
公子牙（莊三十二年經） 傳稱叔牙
一稱僖叔（同）
宣伯（文十一年） 一稱叔孫僑如（成二年經）

一稱叔孫宣伯（成六年）
臧宣叔（宣十八年） 一稱臧孫許（成二年經）
傳稱臧孫
公孫嬰齊（成二年經） 一稱子叔聲伯（成六年）
一稱子叔嬰齊（成十六年）
叔孫豹（成十六年） 一稱穆叔（襄二年）
一稱叔孫穆子（襄七年）
叔老（襄十四年經） 傳稱子叔齊子
一稱齊子（襄十六年）
孟孺子速（襄十六年） 一稱孟莊子（襄十八年）
一稱仲孫速（襄二十年經）

公彌（襄二十三年） 一稱彌
一稱公鉏（並同）
悼子（襄二十三年） 一稱紇（同）
一稱季悼子（昭十二年）
孟莊子之子羯（襄二十三年） 一稱仲孫羯（襄二十四年經）
傳稱孟孝伯
孺子秩（襄二十三年） 一稱秩
一稱孺子（並同）
叔弓（襄三十年經） 一稱子叔子（昭二年）
一稱敬子（昭三年）
昭子（昭四年） 一稱叔孫婼（昭七年經）

一稱叔孫昭子（昭）
子家羈（昭五年） 一稱子家懿伯（昭二十五年）
一稱子家子（同）
何忌（昭七年） 一稱孟懿子（同）
一稱仲孫何忌（昭三十二年經）
公爲（昭二十五年） 一稱務人（昭二十九年）
一稱公叔務人（哀十一年）
季孫斯之子肥（哀三年） 一稱康子（同）
一稱季康子（哀七年）
冉求（哀十一年） 一稱有子
一稱冉有（並同）

公孫有山氏（哀十三年）　一稱公孫有山（哀二十四年歸一圖作公子
有山誤）
一稱公孫有陘氏（哀二十七年）
公孫宿（哀十四年）　一稱成人（同）
一稱公孫成（哀十五年）
一人四稱
叔仲惠伯（文七年）　一稱叔仲彭生（文十一年經）
一稱叔彭生（文十四年經）
一稱叔仲（文十八年）
臧武仲（成十八年）　一稱臧紇（襄四年）
一稱臧孫紇（襄十一年）

一稱臧孫（襄十四年）
叔仲昭伯（襄七年）　一稱叔仲子（襄二十八年）
一稱叔仲帶（襄三十一年）
一稱叔仲昭子（昭四年）
叔仲穆子（昭十二年）　一稱叔仲子
一稱叔仲小
一稱小（並同）
孟孺子洩（哀十一年）　一稱孟孺子（同）
一稱武伯（哀十五年）
一稱孟武伯（哀十七年）
一人五稱

公子友（莊二十五年經）　一稱季友（莊三十二年）
一稱成季（同）
一稱季子（閔元年經）
一稱成季友（昭三十二年）
孟椒（襄二十三年）　一稱子服惠伯（襄二十五年）
一稱子服子（襄二十八年）
一稱子服椒（昭三年）
一稱子服湫（昭十三年）
一人六稱
公子遂（僖二十六年經）　傳稱東門襄仲
一稱襄仲（僖三十一年）

一稱仲（文七年）
一稱仲遂（宣八年經）
一稱東門遂（襄二十三年）
晉
一人兩稱
卓子（莊二十八年）　一稱公子卓（僖九年）
大戎狐姬（莊二十八年獻公妻）　一稱狐季姬（昭十三年）
驪姬（莊二十八年獻公妻驪一作麗）　一稱姬（僖四年）
里克（閔二年）　一稱中大夫（僖四年）
荀息（僖二年）　一稱荀叔（僖九年）
寺人披（僖五年）　一稱寺人勃鞮（僖二十五年）

郤芮（僖六年）　一稱冀芮（僖十年）

不鄭（僖九年）　一稱丕鄭父（僖十一年經）

狐偃（二十三年）　一稱子犯（同）

魏武子（僖二十三年）　一稱魏犨（僖二十七年）

趙姬（僖二十四年趙衰妻）　一稱君姬氏（宣二年）

先軫（僖二十七年）　一稱原軫（僖二十八年）

欒枝（僖二十七年）　一稱欒貞子（僖二十八年）

先蔑（僖二十八年）　一稱士伯（文七年）

陽處父（僖三十二年）　一稱陽子（僖三十三年）

先且居（僖三十三年）　一稱霍伯（文五年）

狐射姑（文六年經）　傳稱賈季

箕鄭（文七年）　一稱箕鄭父（文九年經）

胥甲（文十二年）　一稱胥甲父（宣元年經）

詹嘉（文十三年）　一稱瑕嘉（成元年）

趙朔（宣八年）　一稱趙莊子（宣十二年）

韓厥（宣十二年）　一稱韓獻子（同）

解張（成二年）　一稱張侯（同）

鄭邱緩（成二年）　一稱緩（同）

荀庚（成三年經）　傳稱中行伯

趙莊姬（成四年趙朔妻）　一稱孟姬（成十七年）

祁奚（成八年）　一稱祁大夫（襄二十一年）

呂相（成十三年）　一稱魏相（成十八年）

郤毅（成十三年）　一稱步毅（成十六年）

夷陽五（成十七年）　一稱夷羊五（同）

孫周（成十七年即悼公）　一稱周子（成十八年）

士魴（成十八年經）　傳稱彘季

韓無忌（成十八年）　一稱公族穆子（襄七年）

魏絳（成十八年）　一稱魏莊子（襄四年）

羊舌赤（襄三年）　一稱伯華（同）

師曠（襄十四年）　一稱子野（昭八年）

羊舌虎（襄二十一年）　一稱叔虎（同）

魏獻子（襄二十三年）　一稱魏舒（同）

少姜（昭二年平公妾）　一稱少齊（同）

張趯（昭三年）　一稱孟（同）

趙成（昭五年）　一稱趙景子（昭七年）

籍談（昭五年）　一稱籍父（昭十五年）

司馬督（昭二十二年）　一稱司馬烏（昭二十八年）

女寬（昭二十六年）　一稱女叔寬（定元年）

范皋夷（定十三年）　一稱士皋夷（哀三年）

魏襄子（定十三年）　一稱魏曼多（同）

析成鮒（定十四年）　一稱士鮒（同）

趙羅（哀二年）　一稱溫大夫趙羅（同）

荀瑤（哀二十三年）　一稱知伯（同）

一人三稱

太子申生（莊二十八年）　一稱共太子（僖十年）
一稱共子（昭二十八年）
嬴氏（僖二十二年子圉妻）　一稱懷嬴（僖二十三年）
一稱辰嬴（文六年）
司空季子（僖二十三年）　一稱胥臣（僖二十八年）
一稱臼季（僖三十三年）
原同（僖二十四年）　一稱趙同（宣十二年）
一稱原叔（宣十五年）
屏括（僖二十四年）　一稱屏季（宣二年）
一稱趙括（宣十二年）
樓嬰（僖二十四年）　一稱趙嬰齊（宣十二年）
一稱趙嬰（成四年）
郤缺（僖三十三年）　一稱冀缺（同）
一稱郤成子（文十三年）
狐鞫居（文二年）　一稱續簡伯（同）
一稱續鞫居（文六年）
鞏朔（文十七年）　一稱鞏伯（成二年）
一稱士莊伯（同）
先縠（宣十二年）　一稱彘子
一稱原縠（並同）
欒書（宣十二年）　一稱欒武子
一稱欒伯（並同）

荀首（宣十二年）　一稱知莊子
一稱知季（並同）
郤至（成二年）　一稱溫季（成十六年）
一稱季子（成十七年）
郤犫（成十一年經）　一稱苦成叔（成十四年）
一稱苦成（同）
郤錡（成十三年經）　傳稱郤子
一稱駒伯（成十七年）
欒黶（成十六年經）　一稱欒伯（襄十四年）
一稱欒桓子（襄二十一年）
范匄（成十六年）　一稱士匄（成十七年）
一稱范宣子（成十八年）
士弱（襄九年）　一稱士莊子（同）
一稱士莊伯（襄二十五年）
欒王鮒（襄二十一年）　一稱王鮒（同）
一稱欒桓子（襄二十三年）
士文伯（襄三十年）　一稱伯瑕（同）
一稱士匄（昭六年孔穎達謂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丏俗本作匄此文伯是范氏別族不宜與宣子同名）
楊石（昭五年）　一稱楊食我（昭二十八年）
一稱伯石（同）
羊舌鮒（昭十三年）　一稱叔鮒

一稱叔魚（並同）
士景伯（昭十三年）　一稱士彌牟（昭二十三年一隱以昭二十八歸）
（年之司馬彌牟爲即士彌牟疑誤）
一稱士伯（同）
荀寅（昭二十九年）　一稱中行寅（同）
一稱中行文子（定十三年）
韓不信（昭三十二年經）　傳稱伯音
一稱韓簡子（同）
士吉射（定十三年經）　傳稱范吉射
一稱范昭子（同）
郵無恤（哀二年）　一稱子良

一稱郵良（並同）
趙孟（哀二十年）　一稱無恤（同）
一稱趙襄子（哀二十七年）
一人四稱
魏錡（宣十二年）　一稱厨武子
一稱厨子（並同）
一稱呂錡（成十六年）
知罃（宣十二年）　一稱荀罃（成三年）
一稱知武子（成十六年）
一稱知伯（成十八年）
士貞子（宣十二年）　一稱士伯（宣十五年）

一稱士貞伯（成五年）
一稱士渥濁（成十八年）
申公巫臣（宣十二年）　一稱屈巫（成二年）
一稱邢伯（襄十八年杜云晉大夫案巫臣奔晉晉）
（人使爲邢大夫而其子又爲邢侯則邢伯之即巫臣無疑）
（夫歸一間以邢伯邢侯晉戎巫臣子狐庸疑誤）
一稱子靈（襄二十六年）
范武子之子文子（宣十七年）　一稱范文子（成二年）
一稱范叔（同）
一稱士燮（成八年經）
趙莊姬之子武（成八年）　一稱趙武（成十八年）

一稱趙文子（襄二十五年）
一稱趙孟（襄二十七年）
韓獻子之子起（襄七年）　一稱宣子（同）
一稱韓宣子（襄二十九年）
一稱韓子（襄三十一年）
叔肸（襄十一年）　一稱羊舌肸（襄十六年）
一稱叔向（襄十八年）
一稱楊肸（昭五年）
士鞅（襄十四年）　一稱范鞅（襄十八年）
一稱范獻子（襄二十九年）
一稱范叔（同）

欒黶之子盈（哀十四年）一稱欒盈（襄十六年）
一稱欒懷子（襄十九年）
一稱欒孺子（襄二十三年）
趙鞅（昭二十五年經）傳稱趙簡子
一稱趙孟（昭二十九年）
一稱志父（哀二年）
蔡墨（昭二十九年）一稱蔡史墨（同）
一稱史墨（昭三十一年）
一稱史黯（哀二十年）
一人五稱
呂甥（僖十年）一稱瑕呂飴甥（僖十五年）

一稱子金
一稱陰飴甥（並同）
一稱瑕甥（僖二十四年）
趙衰（僖二十三年）一稱子餘（僖二十四年）
一稱趙成子（文二年）
一稱成季（文六年）
一稱孟子餘（昭元年）
荀林父（僖二十七年）一稱荀伯（文七年）
一稱中行桓子（文十三年）
一稱伯氏（宣十五年）
一稱中行伯（同）

郤克（宣十二年）一稱郤獻子
一稱駒伯（並同）
一稱郤子（宣十七年）
一稱郤伯（成二年）
荀偃（成十六年）一稱中行偃（成十七年）
一稱中行獻子（襄九年）
一稱伯游（襄十三年）
一稱中行伯（襄十四年）
女齊（襄二十六年）一稱司馬侯（襄二十九年）
一稱司馬女叔齊侯
一稱叔侯（並同）

一稱女叔齊（昭五年）
荀躒（昭九年）一稱文伯（昭十五年）
一稱知躒（昭二十六年）
一稱知伯（昭三十一年）
一稱知文子（定十三年）
一人六稱
趙衰之子盾（僖二十三年）一稱趙盾（文六年）
一稱宣子
一稱趙孟（並同）
一稱趙宣子（文七年）
一稱宣孟（成八年）

知朔之弟盈（襄十四年）一稱知悼子（襄二十三年）

一稱荀盈（襄二十七年）

一稱伯夙（同）

一稱知伯（襄二十九年）

一稱知盈（昭五年）

[illegible]玥（襄十九年）

一稱吳（同）

一稱荀吳（襄二十六年經）

傳稱中行穆子

一稱中行吳（昭五年）

一稱中行伯（同）

一人八稱

士會（僖二十八年）一稱士季（文七年）

一稱隨會（文十三年）

一稱隨武子（宣十二年）

一稱隨季（同）

一稱季氏（宣十六年）

一稱范武子（宣十七年）

一稱范會（昭二十年）

貳柒壹册101號

18A

春秋識小錄卷八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人名辨異中　齊宋鄭衛

齊

一人兩稱

鮑叔牙（莊八年）一稱鮑叔（莊九年）

王姬（莊十一年經桓公夫人）傳稱共姬

陳公子完（莊二十二年）一稱敬仲（同）

仲孫（閔元年經）傳稱仲孫湫

公子無虧（閔二年）一稱武孟（僖十七年）

長衛姬（僖十七年桓公妾）一稱衛共姬（同）

雍巫（僖十七年）一稱易牙（同）

國歸父（僖二十八年）一稱國莊子（僖三十三年）

崔杼（宣十年）一稱崔武子（襄二年）

鮑牽（成十七年）一稱鮑莊子（同）

國弱（成十八年）一稱國景子（襄二十六年）

陳無宇（襄六年）一稱桓子（襄二十八年）

陳文子（襄二十二年）一稱陳須無（襄二十七年）

杞殖（襄二十三年）一稱杞梁（同）

華還（襄二十三年）一稱華周（同）

慶舍（襄二十八年）一稱子之（同）

子雅（襄二十八年）一稱公孫竈（襄二十九年）

子尾（襄二十八年）一稱公孫蠆（襄二十九年）

北郭子車（襄二十八年）一稱北郭佐（同）

慶嗣（襄二十八年）一稱子息（同）

慶集（襄二十八年）一稱慶繩（同）

高止（襄二十九年經）傳稱子容

高敬仲之曾孫酀（襄二十九年）一稱高偃（昭十二年孔穎達謂世族譜以酀與偃爲一人蓋酀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但傳以酀爲敬仲曾孫世本以酀爲敬仲元孫世本有酀無偃以此知爲一人昭十二年杜曰高偃敬仲元孫據世本也）

子旗（昭二年）一稱欒施（昭九年經）

公孫明（昭四年）一稱子明（同）

子成（昭八年）一稱子城（昭十年）

子工（昭八年）一稱子公（昭十年）

公孫青（昭二十年）一稱子石（同）

苑何忌（昭二十年）一稱苑子（昭二十六年）

梁邱據（昭二十年）一稱子猶（同）

陳武子（昭二十六年）一稱子彊（同）

高張（昭二十九年）一稱高昭子（哀五年）

國夏（定四年經）一稱國惠子（哀五年）

陳乞（哀四年）一稱陳僖子（哀六年）

弦施（哀四年）一稱弦多（哀十一年）

公子鉏（哀五年）一稱南郭且于（哀六年）

闞止（哀六年） 一稱子我（哀十四年）
陳瓘（哀十一年） 一稱子玉（哀十五年）
宗樓（哀十一年） 一稱宗子陽（同）
陳子行（哀十一年） 一稱陳逆（哀十四年）
陳恆（哀十四年） 一稱陳成子（同）
大陸子方（哀十四年） 一稱東郭賈（同）
顏庚（哀二十三年） 一稱顏涿聚（哀二十七年）
一人三稱
齊侯之弟年（隱七年經） 傳稱夷仲年（歸一圖作夷仲年誤）
一稱仲年（桓三年）
無知（莊八年經） 傳稱公孫無知

一稱仲孫（昭四年）
管夷吾（莊八年） 一稱管仲（莊九年）
一稱管敬仲（閔元年）
高傒（莊九年） 一稱高子（閔二年經）
一稱敬仲（襄二十九年）
子叔姬（文十四年經昭公夫人） 傳稱叔姬
一稱昭姬（同）
高固（宣五年） 一稱高宣子（宣十四年）
一稱高子（宣十七年）
晏桓子（宣十四年） 一稱晏弱（宣十七年）
一稱晏子（同）

鮑國（成十七） 一稱文子（昭十年）
一稱鮑文子（定九年）
慶封（成十八年） 一稱慶季（襄二十七年）
一稱子家（同）
晏嬰（襄十七年） 一稱晏平仲（襄二十四年）
一稱晏子（同）
析文子（襄十八年） 一稱子家（同）
一稱析歸父（襄二十三年）
申鮮虞之（襄二十三年） 一稱申鮮虞（襄二十五年）
一稱鮮虞（同）
子車（昭八年） 一稱公孫捷（昭十年）

一稱子淵捷（昭二十六年）
孫書（昭十九年） 一稱子占（同）
一稱陳書（哀十一年歸一圖以爲卽孫書）
鬻姒之子荼（哀五年） 一稱孺子（哀六年）
一稱安孺子（同）
一人四稱
國佐（宣十年經） 傳稱國武子
一稱賓媚人（成二年）
一稱國子（成十七年）
一人五稱
子尾之子彊（昭二年） 一稱子良氏（昭八年）

一稱彊氏（同）
一稱子良（昭十年）
一稱高彊（同）

宋

一人兩稱

孔父（隱三年） 一稱孔父嘉（桓二年）
大司馬固（僖二十二年） 一稱公孫固（僖二十七年）
司徒皇父（文十一年春秋前） 一稱皇父充石（同是書所載春秋以前者僅此）
一人
子哀（文十四年經） 傳稱高哀
文公母弟須（文十六年） 一稱司城須（文十八年）

羊斟（宣二年） 一稱叔牂（同）
襄夫人（文十六年襄公夫人） 一稱王姬（同）
公子圍龜（成五年） 一稱子靈（同）
共姬（成八年共公夫人） 一稱伯姬（成九年歸一[illegible]在書曰伯姬）
樂轡（襄六年） 一稱子蕩（同）
華定（襄二十九年經） 傳稱宋司城
華費遂（昭四年） 一稱司馬（昭二十一年）
公子城（昭二十年） 一稱子城（同）
向宜（昭二十年） 一稱子祿（昭二十一年）
小司寇牼（昭二十年） 一稱華牼（同）
華貙（昭二十一年） 一稱子皮（同）

樂祁之子溷（定六年） 一稱子明（定九年）
皇瑗（哀七年） 一稱右師（哀十七年）
非我（哀十七年） 一稱皇非我（哀二十六年）
靈不緩（哀二十六年） 一稱左師（同）
門尹得（哀二十六年） 一稱樂得（同）

一人三稱

華父督（桓元年） 一稱宋督（桓二年經）
一稱太宰督（莊十二年）
南宮長萬（莊十一年） 一稱宋萬（莊十二年經）
一稱南宮萬
目夷（僖八年） 一稱子魚（同）

一稱司馬（僖二十二年）
華耦（文九年） 一稱司馬華孫（文十五年經）
一稱司馬子伯（文十八年）
大夫山（成十五年經） 傳稱蕩澤
一稱子山（同）
向戌（成十五年） 一稱合左師（襄十七年）
一稱左師（同）
子罕（襄六年） 一稱樂喜（[illegible]九年）
一稱司城（襄二十七年）
樂大心（昭七年） 一稱桐門右師（昭二十五年）
一稱右師（同）

衛公子朝（昭二十年本宋公子而仕于衛）一稱宋朝（定十四年）
一稱宋子朝（哀十一年）
宋元夫人（昭二十五年元公夫人）一稱曹氏（同）
一稱景曹（哀二十三年）
向巢（定九年）一稱左師（哀十四年）
一稱左師巢（同）
向魋（定十年）一稱桓魋（哀十四年）
一稱桓司馬（同）
一人四稱
樂祁（昭二十二年）一稱樂祁犂（昭二十七年）
一稱司城子梁（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稱子梁（定八年）
皇野（哀十四年）一稱司馬子仲
一稱司馬（並同）
一稱子仲（哀十八年）
樂筏（哀二十六年）一稱司城
一稱司城筏
一稱子潞（並同）
鄭
一人兩稱
公子呂（隱元年）一稱子封（同）
洩駕（隱五年　僖三十一年又有洩駕杜疑是爲兩人）

一稱洩伯（隱七年）
曼伯（隱五年）一稱檀伯（桓十五年）
公孫閼（隱十一年莊十六年又有公子閼）一稱子都（同）
高渠彌（桓五年）一稱高伯（桓十七年）
鄭伯之弟語（桓十四年經）傳稱子人
鄭子（桓十八年）一稱子儀（莊十四年）
羋氏（僖二十二年文公夫人）一稱文羋（同）
洩堵俞彌（僖二十四年）一稱子俞彌（宣三年）
公子歸生（文二年）一稱子家（宣四年）
公子宋（宣四年）一稱子公（同）
子良（宣四年）一稱公子去疾（成二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石制（宣十二年）一稱子服（同）
公子魚臣（宣十二年）一稱僕叔（同）
子蠻（成二年卽靈公）一稱子貉（昭二十八年）
公子偃（成三年）一稱子游（成六年）
公孫申（成四年）一稱叔申（成十年）
子國（成五年）一稱公子發（襄五年經）
公子班（成十年）一稱子如（同）
子罕（成十年）一稱公子喜（成十四年經）
子駟（成十年）一稱公子騑（襄九年）
子耳（襄八年）一稱公孫輒（襄九年）
子蟜（襄八年）一稱公孫蠆（襄九年）

子展 襄八年　一稱公孫舍之 襄九年
子西 襄十年　一稱公孫夏 襄十五年
良霄 襄十一年經　一稱伯有 襄十五年
石㚟 襄十一年　一稱石孟 襄二十二年
公孫黑 襄十五年　一稱子晳 襄二十九年
游眅 襄二十二年　一稱子明 同
宛射犬 襄二十四年　一稱公孫 同
子石 襄二十七年　一稱印段 同
子皮 襄二十九年　一稱罕虎 昭元年經
馬師頡 襄三十年　一稱羽頡 同
駟帶 襄三十年　一稱子上（同昭十八年別有子上非駟帶也）
豐卷 襄三十年　一稱子張 同
豐施 昭七年　一稱子旗 昭十六年
馬師氏 昭七年　一稱罕朔 同
子游 昭十六年　一稱駟偃 昭十九年
子瑕 昭十九年　一稱駟乞 同
駟歂 定八年　一稱子然 定九年
子般 哀二年　一稱駟弘 哀七年經

一人三稱

世子華 僖七年經　傳稱太子華
　一稱子華 同
子產 襄八年　一稱公孫僑 襄二十二年

子孔 襄八年　一稱子美 襄二十五年
　一稱公子嘉 襄九年
　一稱司徒孔 襄十九年
子張 襄十八年　一稱公孫黑肱 襄二十二年
　一稱伯張 同
公孫黑肱之子段（襄二十二年）　一稱子石 襄二十七年
　一稱伯石 襄二十九年
大叔 襄二十二年　一稱子大叔 襄二十四年
　一稱游吉 襄二十八年
然明 襄二十四年　一稱鬷蔑（昭二十八年　案齊亦有鬷蔑見襄二十五年）
　一稱鬷明 同
公孫楚 昭元年　一稱子南 同
　一稱游楚 同
子寬 昭四年　一稱渾罕 同
　一稱游速（定六年世族譜以子寬與游速渾罕爲一人見昭十八年孔穎達疏）
國參 昭三十二年經　一稱子思 哀五年
　一稱桓子思 哀七年

一人兩稱

武姜 隱元年武公夫人　一稱姜氏
　一稱夫人

一稱姜（並同）
公子忽（隱三年即昭公）　一稱太子忽（桓六年）
一稱鄭忽（同）
一稱世子忽（桓十五年經）
公孫揮（襄二十四年）　一稱子羽（同）
一稱行人子羽（昭元年）
一稱行人揮（同）
罕達（定十五年）　一稱子姚（哀二年）
一稱武子賸（哀九年）
一稱子賸（哀十三年）
一人五稱

段（隱元年經）　傳稱共叔段
一稱大叔
一稱大叔段
一稱共叔（並同）
祭仲（隱元年）　一稱祭足（隱三年）
一稱祭仲足（桓五年）
一稱祭封人仲足（桓十一年）
一稱仲（桓十八年）
衛
一人兩稱
石碏（隱三年）　一稱石子（隱四年）

宣公之子壽（桓十六年）　一稱壽子（同）
甯莊子（閔二年）　一稱甯速（僖二十六年經）
叔武（僖二十八年）　一稱夷叔（同）
公子瑕（僖二十八年）　一稱子適（僖三十年）
孫良夫（宣七年經）　傳稱孫桓子
孫林父（成七年）　一稱孫文子（成十四年）
黑背（成十年經）　傳稱子叔黑背
孔成子（成十四年）　一稱孔烝鉏（昭七年）
獻公之弟鱄（成十四年）　一稱子鮮（襄十四年）
北宮括（成十七年經）　一稱北宮懿子（襄十四年）
公孫剽（襄元年經）　傳稱子叔

蘧伯玉（襄十四年）　一稱蘧瑗（襄二十九年）
庾公差（襄十四年）　一稱子魚（同）
石買（襄十七年經）　一稱石共子（襄十九年）
石悼子（襄十九年）　一稱石惡（襄二十七年經）
甯悼子（襄二十年）　一稱甯喜（襄二十五年）
孫襄（襄二十六年）　一稱伯國（同）
石惡之從子圃（襄二十八年）　一稱石圃（哀十七年）
公子荊（襄二十九年）　一稱公南楚（昭二十年）
公叔發（襄二十九年）　一稱公叔文子（定六年）
北宮佗（襄三十年）　一稱北宮文子（襄三十一年）
北宮喜（昭十年）　一稱北宮貞子（昭二十七年）

齊豹（昭二十年）　一稱齊子（同）
孔圉（定四年）　一稱孔文子（哀十一年）
祝鮀（定四年）　一稱子魚（同）
彌子瑕（定六年）　一稱彭封彌子（哀二十五年）
子南（哀二年）　一稱公子郢（同）
大叔疾之弟遺（哀十一年）　一稱大叔僖子（哀十六年）
夏戊（哀十一年）　一稱夏丁氏（哀二十五年）
孔悝（哀十五年）　一稱孔叔（同）
子羔（哀十五年）　一稱季羔（哀十七年）
司徒瞞成（哀十五年）　一稱子還成（哀十六年）
鄢武子（哀十六年）　一稱肸（同）

許公爲（哀十六年）　一稱許爲（同）
般師（哀十七年）　一稱公孫般師（同）
夏戊之子期（哀二十五年）　一稱司徒期（同）
公文懿子（哀二十五年）　一稱公文要（同）

一人三稱

寗武子（僖二十八年）　一稱甯俞
一稱甯子（並同）
石稷（成二年）　一稱石子
一稱石成子（並同）
甯惠子（成十四年）　一稱甯子（同）
一稱甯殖（襄元年經）

大叔儀（襄十四年）　一稱太叔文子（襄二十五年）
一稱世叔儀（襄二十九年經）
世子蒯聵（定十四年經即莊公）　傳稱大子蒯聵
一稱衛太子（哀二年）
世叔齊（哀十一年經）　傳稱大叔疾
一稱悼子（同）
孔姬（哀十五年孔圉妻）　一稱伯姬
一稱孔伯姬（並同）
褚師比（哀十五年）　一稱褚師聲子（哀二十五年）
一稱褚師（同）

一人四稱

孟縶（昭七年）　一稱縶（昭二十年經）
傳稱公孟縶
一稱公孟（同）
仲由（定十二年）　一稱季路（哀十四年）
一稱子路（同）
一稱季子（哀十五年）
子之（哀十二年）　一稱南氏（哀二十五年）
一稱公孫彌牟
一稱文子（並同）

春秋識小錄卷九

金陵叢書甲集之二

上元程廷祚

人名辨異下　楚　秦　陳　蔡　曹　邾　莒
吳　紀　虢　州

楚

一人兩稱

鬭廉（桓九年）　一稱鬭射師（莊三十年歸一鬭作鬭射誤）
屈重（莊四年）　一稱莫敖（同）
息嬀（莊十四年文王夫人）　一稱文夫人（莊二十八年）
令尹子元（莊二十八年）　一稱公子元（莊三十年）
鬭班（莊二十八年）　一稱申公鬭班（莊三十年）

鬭穀於菟（莊三十年）　一稱子文（僖七年）
成得臣（僖二十三年）　一稱子玉（同）
叔伯（僖二十三年）　一稱薳呂臣（僖二十八年）
申公叔侯（僖二十六年）　一稱申叔（僖二十八年）
蔿賈（僖二十七年）　一稱伯嬴（宣四年）
鬭勃（僖二十八年）　一稱子上（同）
榮黃（僖二十八年）　一稱榮季（同）
息公子朱（文三年）　一稱公子朱（文九年）
仲歸（文五年）　一稱子家（文十年）
成嘉（文十二年）　一稱子孔（同）
師叔（文十六年）　一稱潘尫（宣十二年）

鬭般（宣四年）　一稱子揚（同）
子重（宣十一年）　一稱公子嬰齊（成二年經）
子反（宣十二年）　一稱公子側（成十六年經）
養由基（宣十二年）　一稱養叔（襄十三年）
公子辰（成九年）　一稱子商（成十年）
子囊（成十五年）　一稱公子貞（襄五年經）
伯州犂（成十五年）　一稱大宰（襄二十七年）
子辛（成十六年）　一稱公子壬夫（襄元年經）
子庚（襄十二年）　一稱公子午（襄十五年）
蔿子馮（襄十五年）　一稱薳子（襄二十四年）
公子追舒（襄十五年）　一稱子南（襄二十一年）

屈建（襄二十二年）　一稱子木（襄二十五年）
鍼宜咎（襄二十四年經自陳奔楚）　一稱箴尹宜咎（昭四年）
伍舉（襄二十六年）　一稱椒舉（同）
王子牟（襄二十六年）　一稱申公子牟（同）
薳罷（襄二十七年）　一稱子蕩（同）
申無宇（襄三十年）　一稱芋尹無宇（昭七年）
公子棄疾（昭四年即平王案楚有三棄疾一見襄二十一年一見昭六年其一即平王也）　一稱蔡公（昭十三年）
成熊（昭十二年經）　傳稱成虎
觀從（昭十三年）　一稱子玉（同）
申亥（昭十三年）　一稱芋尹申亥（同）

鬬辛（昭十四年） 一稱鄖公辛（定四年）
陽匄（昭十七年） 一稱子瑕（昭十九年）
伍奢（昭十九年） 一稱連尹奢（昭二十七年）
棠君尙（昭二十年） 一稱伍尙（同）
子西（昭二十六年） 一稱公子申（哀六年）
郤宛（昭二十七年） 一稱子惡（同）
季芊畀我（定四年昭王妹服虔云畀我季芊字 一稱季芊（同）
也）
鄖公之弟懷（定四年） 一稱鬬懷（定五年）
鬬辛之弟巢（定四年） 一稱鬬巢（定五年）
子期（定四年） 一稱公子結（哀六年）

公子啓（哀六年） 一稱子閭（同）
太子建之子勝（哀十六年） 一稱白公（同）
子期之子寬（哀十六年） 一稱公孫寬（哀十九年）
武城尹（哀十七年） 一稱公孫朝（同）

一人三稱

屈瑕（桓十一年） 一稱莫敖（同）
一稱莫敖屈瑕（桓十二年）
宜申（僖二十一年經） 一稱鬬宜申（僖二十六年）
一稱司馬子西（同）
鬬克（僖二十五年） 一稱子儀
一稱申公子儀（並同）

屈禦寇（僖二十五年） 一稱子邊
一稱息公子邊（並同）
文之無畏（文十年） 一稱子舟（同）
一稱申舟（宣十四年）
潘黨（宣十二年） 一稱叔黨（同）
一稱潘尪之黨（成十六年）
申叔展（宣十二年） 一稱叔展
一稱申叔（並同）
申叔豫（襄二十一年） 一稱叔豫（同）
一稱申叔（襄二十二年）
公子黑肱（襄二十七年） 一稱子晳（同）

一稱宮廄尹子晳（昭元年）
公子比（昭元年經） 傳稱子干
一稱訾敖（昭十三年）
子革（襄十九年） 一稱然丹（昭四年）
一稱鄭丹（昭十一年）
太子建（昭十九年） 一稱楚建（昭二十年）
一稱子木（哀十六年）
沈尹戌（昭十九年） 一稱左司馬沈尹戌（昭二十七年）
一稱左司馬戌（昭三十一年）
囊瓦（昭二十三年） 一稱子常（同）
一稱楚瓦（定四年）

鍼尹固（定四年鍼亦作箴）
王孫由于（定四年）
子西之子甯（哀十六年）
一人四稱
大心（僖二十八年）
蒍艾獵（宣十一年）

一稱工尹（哀十八年）
一稱箴固（同）
一稱寢尹（哀十八年）
一稱吳由于（同）
一稱子國（哀十七年）
一稱公孫甯（哀十八年）
一稱孫伯（同）
一稱大孫伯（僖三十三年）
一稱成大心（文五年）
一稱蒍敖（宣十二年）

成然（昭十三年）
一人五稱
伯棼（僖二十八年棼一作賁見襄二十六年）

一稱孫叔敖
一稱孫叔（並同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時將中軍者叔敖則沈尹蓋叔敖也）
一稱蔓成然
一稱子旗（並同）
一稱鬭成然（昭十四年）
一稱椒（文九年經）
傳稱子越椒
一稱子越（文十六年）
一稱鬭椒（宣二年）

公子圍（襄二十六年即靈王）
葉公諸梁（定五年）
秦
一人兩稱
公孫枝（僖九年）

一稱王子圍
一稱王子（並同）
一稱令尹（襄三十年）
一稱令尹圍（襄三十一年）
一稱葉公（同）
一稱子高（哀十六年）
一稱諸梁（同）
一稱沈諸梁（哀十九年）
一稱子桑（僖十三年）

白乙（僖三十二年）
一人三稱
西乞（僖三十二年）
伯車（成十三年）
一人四稱
孟明（僖三十二年）
陳

一稱白乙丙（僖三十三年）
一稱西乞術（僖三十三年）
一稱術（文十二年經）
一稱鍼（襄二十六年）
一稱后子（昭元年）
一稱孟子（同）
一稱百里孟明視（僖三十三年）
一稱孟明視（文二年）

一人兩稱
轅濤塗（僖四年經）　一稱轅宣仲（僖五年）
公孫寧（文十七年）　一稱孔甯（宣九年）
夏徵舒（宣十年經）　一稱夏南（成二年）
陳侯之弟黃（襄二十年經）　傳稱公子黃
大子偃師（襄二十五年）　一稱悼太子偃師（昭八年）
公子招（昭元年）　一稱司徒招（昭八年）
孫吳（昭八年即惠公）　一稱悼太子之子吳（昭十三年）
夏齧（昭二十三年經）　傳稱陳大夫齧
一人三稱
五父（隱六年）　一稱文公子佗（桓五年）

一稱陳佗（桓六年經）

蔡
一人兩稱
聲子（襄二十六年）　一稱公孫歸生（襄二十七年經）
世子有（昭十一年經）　傳稱隱大子
公孫霍（哀四年經）　傳稱公孫盱
一人三稱
公子燮（襄八年經）　傳稱司馬燮
一稱蔡司馬（襄二十年）

曹
一人兩稱
公子欣時（成十三年）　一稱子臧（同）
公孫彊（哀七年）　一稱司城彊（哀八年）

邾
一人兩稱
邾儀父（隱元年經）　傳稱邾子克
茅成子（哀七年）　一稱茅夷鴻（同）

莒
一人兩稱
茲丕公（僖二十六年）　一稱莒期（定四年）
太子僕（文十八年）　一稱莒僕（同）
渠邱公（成八年）　一稱莒子朱（成十四年）

犂比公之子去疾（襄三十一年）　一稱著邱公（昭四年）
展輿（襄三十一年）　一稱莒展（昭元年）
蒲餘侯（昭十四年）　一稱蒲餘侯茲夫（同）
一人三稱
犂比公（襄十六年）　一稱密州（襄三十一年經）
傳稱買朱鉏

吳
一人兩稱
狐庸（成七年）　一稱屈狐庸（襄三十一年）
吳子乘（襄十二年經）　傳稱壽夢
諸樊（襄十四年）　一稱吳子遏（襄二十五年經昭二十三年吳又）

（有太子諸史杜曰吳王僚之子光弟達謂僚乃遏之弟子）
（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之誤）
句餘（襄二十八年） 一稱夷末（昭十五年）
餘祭（襄二十九年） 一稱戴吳（襄三十一年）
州于（昭二十年） 一稱僚（昭二十七年經）
王子姑曹（哀八年） 一稱公子姑曹（哀十七年）
一人三稱
公子光（昭十七年） 一稱闔閭（昭二十七年）
一稱吳光（昭三十年）
棠君尚之弟員（昭二十年） 一稱伍員（昭三十年）
一稱子胥（哀十一年）

一人四稱
伯州犁之孫嚭（定四年） 一稱大宰嚭（哀元年）
一稱大宰子餘（哀八年）
一稱大宰（哀十二年）
一人五稱
季札（襄十四年） 一稱札（襄二十九年經）
傳稱公子札
一稱延州來季子（襄三十一年）
一稱季子（同）

紀
一人兩稱

裂繻（隱二年經） 一稱子帛（同）
虢
一人兩稱
虢公（隱三年） 一稱虢公忌父（隱八年）
虢公林父（桓五年） 一稱虢仲（桓八年）
虢叔（莊二十年） 一稱虢公（同）
州
一人兩稱
州公（桓五年經） 傳稱淳于公

跋

右春秋識小錄九卷亦上元程綿莊先生著江甯傅氏有刻本今所據仍鐵梅丈舊抄也曰職官攷畧曰地名辨異曰人名辨異凡三編編三卷王袞劉峙官制遂攷先生稽之周禮證之三傳而得其分合異同如史家之有表其地理沿革名氏雜糅皆詳稽博攷如指諸掌而於强藩兼併之迹華冑興替之緣亦言外得之抑猶有疑焉職官中所舉諸國共有者有司城司敗不知司城宋所獨司敗楚所獨不得云共有也地名中有伊洛之戎陸渾之戎陰戎皆種族之名無實地之可指也人名中當以人爲經以國爲緯是編則以國爲經以人爲緯似亦非名從主人之義矣然此其末失耳若大端則精當詳覈足廸初學李申耆氏所云不尸其名而資益於世者也甲寅九月鄉後學蔣國榜跋

春秋平議

元和朱芑甫先生博極羣書著述宏富已刊行者如說文通訓定聲儀禮注一隅夏小正補傳小爾雅約注皆有功經訓之書余官京師哲嗣仲武孝廉以先生未刊稿本春秋三書見示曰春秋平議曰春秋三家異文覈曰春秋亂賊考余獲得江都焦氏廷琥所著三傳經文辨異考訂三家異同視先生之書爲詳余將刊入叢刻至春秋亂賊顧氏棟高大事記發明其例先生此書義旨亦同惟平議一書能持左公穀之平正杜何范之失實讀春秋者不可少之書也刊畢以三書稿本歸之誌其緣起如此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孟冬德化李盛鐸謹識

春秋平議

元和朱駿聲著

左公穀各有是非杜何范不無偏袒出奴入主吾誰適從作平議

達膏肓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左氏云稱鄭伯譏失教也按段叛人也母弟叛兄首見于春秋爲莊公計母愛則不可教于居京之前叔強則不能教于居京之後若弗予京重違母意予京而卽圖之不友尤甚雖曰鄭志固處無可奈何之勢也倘不書鄭伯書鄭師則段非外寇書鄭人則段非疏臣段不弟故不言弟段實弟故言鄭伯耳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云且子氏未薨故名按仲子桓公之母也隱公之母聲子早卒故仲子又繼之仲子亦卒于惠公薨之前後若二年之夫人子氏薨則隱之夫人亦宋女自桓以下始娶于齊也三年之君氏卒則鄭大夫尹氏也至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惠公立于周平王三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當有八十餘矣異說無據

隱七年滕侯卒　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按不赴則何以書不名則何以赴此類實闕文也滕至魯僖十

九年娶齊之名始見於經宣公之謚始見於傳距此已七十五年又閔二十六年而昭公又見於傳則此滕侯之後世次且闕何況于名晉史已闕何闕于例左氏之著凡例多有牴牾未可謐信也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云父在故名按使臣未有攝父職以出者此宰爲冢宰乎小宰乎宰夫乎據公羊以爲下大夫則宰夫也王命父則子不當代王命子則父不能干父在故名者謂以父職係於子耶恐無此書法謂宰即伯糾之職耶則渠不受譏蓋惟冢宰周公稱公召祭毛稱伯劉單尹稱子餘皆名矣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氏云弱也按二十曰弱仍叔之子無官職於朝則王不能使有官職於朝不應不書其名此蓋士也之子二字疑孝字誤分又筆畫少訛耳石尚士也欲書於春秋故求歸脤可見使無不書名公穀以爲父老子代則故事所未聞

桓六年實來　左氏云不復其國也公穀作寔亦訓是若不復其國曰實來寔來則復其國者曰虛來非來乎按實州公名

桓十年來戰于郎　左氏云我有辭也按以周班後鄭不當怒即怒亦小怨何至四年後莊公代子與師以報蓋齊以紀故讎魯故先書齊侯主師者齊也非鄭也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爲助鄭與宋戰蓋因十二年十二月之事而意度之此經會先書紀戰先書齊蓋齊攻紀而魯鄭救之也穀梁云其不地于紀也得之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也按闕文也是月庚午朔（據長歷推之）

莊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云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此傳害理公穀言不忍差允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左氏云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按夫人之與弒桓公此曖昧之事前年公喪至自齊夫人自當同至茲復孫去文姜出之說本不可通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若絕不爲親則當不稱夫人不當不稱姜氏此不在筆削之例不然後年會禚會防會穀何反不絕耶且閔二年哀姜孫邾亦書夫人姜氏則此闕文無疑

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左氏云齊請師于周按二百四十年中無請師于周之事是時周室衰微齊強圖霸決非情事所有前逆王姬亦以魯之單伯爲周之單子同一誤也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

按來則不知去乃追之則不言其來正所以不諱矣況魯既無備戎何以卽去乎此亦舊史闕文

莊十九年傳鬻拳可謂愛君矣　按此非君子之言不可以訓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始結陳好是可嘉者陳侯也與使臣原仲不涉此闕文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　左氏云以其立子頹也按子頹之亂齊桓絕不過問經亦絕不一書至此時立頹之衛宣已死而遷怒於新喪之衛誕殊不可解必非事實公羊何注齊爲幽之盟不至故伐之較允

莊三十二年城小穀　左氏云爲管仲也按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城穀而置管仲焉此齊地之穀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爲齊縣無爲齊臣城私邑之理卽曰感德大失國體此小穀自是魯地在今曲阜縣西北有故小穀城漢高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是也本程氏迥說

閔元年齊仲孫來　左氏云嘉之也按公羊稱女子說以爲慶父此事之所必無者左氏之言可信但湫只是闕文不得與季子一例耳又按共仲自齊返魯當在季子來歸之前及成季歸而內不自安又謀篡弒成季不與仍奉僖公適邾故共仲復奔莒也

僖元年獲莒挐　左氏云嘉獲之也按嘉季友而所獲亦被嘉稱豈獲大夫尙不足嘉必獲卿乃嘉乎其實此類皆不在筆削之例

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氏云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按淫亂殺子之婦人人得而誅之況齊以大義滅親乎

僖五年晉人執虞公　左氏云罪虞且言易也按經旣不書滅虢則罪虞之意於何而見

僖二十三年杞子卒　左氏云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按此類皆闕文赴不以名作何赴

法語不解也

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鷸冠　左氏云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按韓非子云知天文者冠鷸當是好聚左道之客恐其妖言惑衆謀爲不軌故殺之若冠屨之侈靡何至見殺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云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按非其罪者當書名或書字脫無傳者後世旣不知穆襄之族爲亂而無辜之公孫固公孫鄭亦泯沒無聞矣何貴於史要之皆闕文也

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氏云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非公命而擅盟曷爲珍之剏襄仲後爲弒

逆非可珍之臣乎此類實無闕筆例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效節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脫無左傳所貴者不知何人何貴之有其實闕文

文十二年郕伯來奔　左氏云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按公羊以盛伯為失地之君自是所聞異辭而於書法尚近若太子朱儒既未足為君何得以諸侯禮逆之而竟稱郕伯且以地與寶來而尊寵適禮是獎叛人也何與書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大相刺謬耶郕伯下當有闕文

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云杞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按成八年之叔姬卒於成五年為杞所出別是一姬左氏誤合為一杞伯朝與叔姬卒自是兩事又誤合為一此與伯姬卒同例公穀允矣惟公女與公之姊妹皆得稱子或公女歟

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按單伯自是魯大夫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左氏皆以為周大夫非也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氏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按此一事牽連書之立文自應如此豈有尊君尊夫人之別何闕筆例且書族為尊不書族又為尊然則謂稱族尊夫人亦何不可而必以舍族為尊乎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同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孔子曰越竟乃免此非夫子之言也按盾未出山而復即使弒君之賊逆公子黑臀非知情而何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云權不足也按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比君于畜其無君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權不足乎

宣五年公至自齊　左氏云書過也按此尋常記載所謂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者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夫子之言也何以儆人臣之唯阿立朝逢長君惡者乎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云且告以族不以名按齊崔氏非一人矣使來告曰崔氏之守臣失守宗廟致告則未知為崔杼歟抑僖二十八年傳之崔夭歟且高國可稱守臣崔氏不得稱守臣考崔杼殺君距此五十餘年則此崔氏未必是杼也穀梁謂舉族而盡出之亦無是理

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　左氏云善之也按在竟外復命雖不廢禮亦無所爲善

成十年傳葬晉景公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按公如晉弔踰年至自晉自秋七月至春三月有九月之久受辱顯然而不以書葬爲諱乎此闕文也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按不使卿而使大夫乃爲非禮斷無使卿而卿不行之事況上云從單靖公下云卿不行語亦自相觸背又按十四年傳劉定公賜齊侯命卽夏也錫命例使卿成八年召伯文元年毛伯皆是劉夏或劉子之誤歟公穀云過我殆亦魯

爲主婚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左氏云雖賤必書重地也按三叛人名正著其罪非重地之謂

襄二十七年傳先書晉晉有信也　按楚實先晉而孔子私追正之則非信史矣孔子固書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其書晉趙武楚屈建者夏之會非秋之盟也孔子原有微意而不如左所云

襄二十七年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言十一月辰在申司歷過也按據長歷推之若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三失閏非再失也經文二爲誤字

襄二十八年傳癸巳天王崩　左氏云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經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左傳云以徵過也按癸巳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甲寅是十二月十七日不知左氏據何國策書而知甲寅之誤據傳明年五月葬靈王則癸巳爲六箇月甲寅爲五箇月皆不及七月而葬

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氏云罪高止也按罪高止則當書齊放其大夫今以自出爲文未測聖意

襄三十年會于澶淵　左氏云不書尋大夫諱之也按此亦闕文據傳各國皆無歸于宋所不必諱

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云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按子弒父而言父罪不可以訓左氏所聞必有誤弒實不因展輿也唐趙匡欲改左傳以弒之以字爲之字亦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果爾則其立文當云十一月國人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方順又杜預解買朱鉏爲密州之字不知買爲密之轉音朱鉏爲州之合音非其字也

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　左氏云尊晉罪已也按此蒙前年執季孫意如之文無關筆削

攷證曰（桓八年子同生傳末稱子公羊子曰疑傳爲公羊高弟子所述師說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文

王雖受命尙稟殷朔不得作此解當云周王耳春秋繁露孔子云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又云國人莫知按行文在乎宜通國所習知

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公羊云曁不得已也按曁之爲言臮也臮衆詞與也書讓于稷契臮皐陶亦不得已乎穀梁昭七傳亦曰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曁皆所謂詞費公穀二傳專以助語之詞一挑半剔爲解經心法瑣屑可厭

又云漸進也按邾非夷何漸進之有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公羊云克之者何殺之也按段奔共奔齊又奔莒莊公自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則不殺可知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按及事便不書來則下經來求賻來求車來求金凡伯來聘南季來聘仍叔之子來聘又何以書豈非詞費

又云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按微者正宜書及不書恰似配匹之文況前云桓何以貴母貴也今曰仲子微抑何矛盾

隱元年祭伯來　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奔也按左氏云非王命似謂來聘穀梁云來朝而此獨云來奔未知所據劭公以伯爲字亦非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按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不亦遠乎左傳公不與小斂則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皆不與小斂乎穀梁曰惡也則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不惡乎此闕文耳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公羊云何以不氏貶按無駭卒後乃賜氏在八年左傳有明文是時不應稱氏又謂疾始滅經書入不書滅與穀梁同爲無稽也

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　公羊云譏始不親迎也按諸侯親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之理

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公羊云無聞焉爾按古人名字相應其名裂繻故字帛作履作伯者皆假借

字也穀梁二說尤非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公羊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按不當國便不書衛宜何書乎又曷以知何國之事乎或曰與宋督齊無知宋萬皆例其公族同然文公以後則又不然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書公子則此舊史闕文耳

隱四年翬帥師　公羊云曷爲貶與弑公也按後事不得先貶諸前事左爲允矣

隱七年滕侯卒　公羊云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然則何苦講書法唐盧仝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將何以究之

隱十年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公羊云因蔡宋衛之力也按宋衛方入鄭而又伐其與國鄭乃遷怒於巳之附庸乎三國甘讓鄭取之乎左氏當矣

隱十一年公薨　公羊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按史非隱作且元年何以有正月攝位之始不更重耶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失國則不應書朝二君同失國同來朝乎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按此以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例也然莊九年戰于乾時下云我師敗績桓十二年戰于宋左氏不言敗桓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則四國敗績矣

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羊云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按夏五之闕月字顯而易見孔子所以因而不改也當連下爲一節而公曰無聞殺日傳疑不必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云念母也按前年公之喪至自齊夫人自當同來以悲稱戀齊又遁去耳若夫人本在齊史度公念母之意而特書之有是理乎況書亦何解於念母之痛且必係之三月乎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云劫桓公請汶陽之田按涉夾谷之會而傳聞互異耳此前齊無侵地之事此後齊無歸田之文韓非子呂氏春秋皆述公羊不足信也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公羊云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按未至而禦何得爲追

莊二十年齊大災　公羊云大瘠也以災爲痢大奇

莊二十二年肆大眚　公羊云譏始忌眚也按經云肆大眚而訓爲忌大眚奇矣何劭公又謂子卯日更奇

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　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果爾當書郭公赤歸于曹矣先儒以爲公者亡字之誤按郭氏之墟見于管子韓非等書則經之書與梁亡同存參

閔元年齊仲孫來　公羊云公子慶父也按書其仲而係之齊斷無此理又引子女子曰齊無仲孫竊疑仲孫湫爲高敬仲傒之後再按公羊所稱女子當是陳女叔原仲晉女叔侯或秦不更女父之裔

僖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云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按自稱自解不若刪句中子字爲省事據此則公羊一書實爲弟子所述無疑此弟子解其師之言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　公羊云尊屈完也按魯事之重豈有不以君命私自來盟之理此不書使而使

可知孔子尊夷狄之大夫何居

僖十七年滅項　公羊云爲桓公諱也按動輒爲齊桓諱而此節更奇使魯代齊受惡名孔子何意公穀不過謂承上伐英氏之文耳不足信也項去齊甚遠中隔宋魯二國

僖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己巳朔　公羊云正也按實當朔則書之若不正豈欲孔子削此朔字耶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公羊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與文七年同按內娶者亦大夫耳安得舉國皆無況經明書大夫也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云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按之于與于有此大深意大分別可齒冷也公羊成十五年之曹伯何亦有之字耶

僖二十二年宋師敗績　公羊云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然則文王之戰無不敗者矣老子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韓非云戰陳之間不厭詐僞如宋襄之迂腐疏濶而求伯眞不度德不量力也

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公羊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正如後世時文油腔滑調

文六年閏月　公羊云天無是月也按是年閏十二月戊子朔必有是月而後合天而反曰天無是月淺陋已極

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　公羊云無聞焉爾若非左氏竟不知何許人

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云單伯之罪淫乎子叔姬按兩言齊人經正嫌其相涉故兩書以別白之公穀乃使叔姬蒙不白之冤何哉

宣元年公卽位　公羊云此其言卽位何其意也按未免深文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云何以不稱姜氏譏喪娶也云內無貶于公之道按康誥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譏公而移其貶於夫人此朱子所謂桑樹着刀穀樹出汁矣

成十六年楚子鄭師敗績　公羊云何以不言師敗績末焉爾按經無痍字何以見重于師之敗績其實子者師之誤字也

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　公羊云以近書也按前之庶其以地書此鼻我又以近書然則小國大夫無不可書者矣

襄三十年葬蔡景公　公羊云君子辭也按若爲君子辭則中國無不可諱者矣

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公羊云中國亦新夷狄也然則昭公以後春秋可以不修

貳 瑛壹册101版
184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　公羊云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按是年夏及八年十年十二年何以不譏豈非詞費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云喪以閏數也按是年閏十二月戊申朔然則喪景公者無大功以上者乎穀梁文六年傳喪事不數是矣

治廢疾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云緩追逸賊按緩追與否不可知然賊因逸矣未見其能殺也

隱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　穀梁云仲子惠公之母孝公之妻意謂與文九年僖公成風一例然終無據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云知其不可知知也穀梁亦天學甚疎按據長歷己巳朔不誤蓋闕文也言食晦日亦非

隱七年滕侯卒　穀梁云滕侯無名按此滕宣公也無有謚無名之理舊史闕耳狄道無名亦無據長狄僑如無終子嘉父戎子駒支之類非名而何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穀梁云戎者衛也貶而戎之按此無稽之言不過因楚邱衛地而爲此說果爾掩衛之罪而使戎代之有是斷獄之理乎

桓二年紀侯來朝　穀梁云惡桓也以月之爲惡桓匪夷所思

桓六年大閱　穀梁云蓋以觀婦人也按大閱以觀婦人甚奇殆因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有觀婦人之說而誤解于此墨子云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社蓋如鄭之溱洧上巳男女所會合

桓六年子同生　穀梁云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姜氏以三年九月至自齊六年以前無會齊襄事有何可疑夫子謹而書之正是特筆左傳桓公曰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穀梁以同乎人爲說抒論大繆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穀梁云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卽謀乎我也按莊十八年左氏

傳虢晉鄭使原莊公迎王后于陳則同姓諸侯亦得關與婚事不獨天子嫁女爲之主也

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穀梁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按婦人謂嫁曰歸王后故書之魯主其婚故書之歸字並無他義

莊八年郕降于齊師　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按降非憚威則降者威乎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　穀梁云何以謂之荊狄之也按荊楚同物楚本號荊魯僖公以後始書楚

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穀梁云鄭之佞人也按僖七年左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詹非佞人殆

涉太子華而誤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穀梁云無命大夫也爲曹羈崇也按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謂三諫曹君不聽而去說苑卷九正諫篇有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之語羈殆字子家必非魯臣之子家羈可知曹羈在陳何至見殺或以二十四年之赤歸于曹赤即羈耶考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宋殺其大夫皆不名宋亦無命大夫乎要之皆闕文也又按曹羈公羊韓非俱謂賢大夫賈逵謂曹君杜預謂世子據史記曹世家是時僖公名夷不名羈則賈說非也總緣左氏無傳遂多私說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　穀梁云莅者位也按莅字左氏作涖皆無從下筆此字正作𨽸从立从隶聲隶位聲近俗寫莅涖耳以此解經何啻夢囈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穀梁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按此明用孟子語則穀梁亦非孔子弟子可知成十七年宮室不設八句亦似本孟子

又傳司馬子反曰自是子魚之誤子反楚司馬

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穀梁云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按春秋非夫子家乘惟不知闕文妄生臆說

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穀梁云以公之會目之也按以公而目之凡小國大夫皆可目矣與公羊襄二十三年傳邾畀我同爲曲說

文三年王子虎卒　穀梁云叔服也按王叔文公氏王叔名虎若叔服則周之內史非其人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　穀梁云天子不以告朔按此閏十二月戊午朔闕文也須朔之禮周已漸廢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穀梁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按無罪不應稱國稱國有與衆棄之之意猶弑君稱國也此與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同俱不在筆削之例

襄四年會吳于善稻　穀梁云吳謂善伊謂稻緩按皆非雙聲不可通轉此方言之難解者與狄謂賁泉失台同然余吳人也今不聞其語

襄六年莒人滅鄫　穀梁云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按趙匡曰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可取異姓爲後案其情事莒滅鄫以鄫之外甥爲莒君之子者守之以爲附庸耳後魯取鄫則取莒之附庸也其說明通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穀梁云不以尊者親災也按使雉門先災然後及兩觀亦不以尊者親災乎門觀亦有尊卑瑣屑可笑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穀梁云石尙欲書春

秋按國史列邦皆有之不甚足重若晉之春秋孔子此時尚未修也

公穀二家專以經中助語之詞釋經之意是爲詞費孔子一字之褒貶果在是乎

春秋平議終

春秋亂賊攷一卷

春秋亂賊考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元和朱駿聲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春秋說題辭云春秋一萬八千字李燾曰今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然則春秋既修之後一千八百餘條中傳寫殘闕亦復不少後儒乃欲于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一二字異同爲襃貶何也按如晉弒其君州蒲闕疑書字黑肱以濫來奔闕邾字原無疑義必曲爲立說反誣聖經矣惟臣出君概以君自出爲文者君之國君實有之不予臣爲主之意且魯昭時事固不能無所忌諱也故襄二十年左傳衛甯惠子謂其子悼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

殖出其君而十四年經但書衛侯出奔齊此改舊史以就夫子之新義者至襄七年鄭髡頑之不書弒以瘧疾赴故昭元年楚麇之不書弒以本有疾故哀十年齊陽生之不書弒以赴于師故事非顯然衆著聖人亦不以傳聞爲鐵案也若魯之內諱則又臣子之義不在此例杜預乃謂諸侯自取奔亡之禍所以貴其君顧棟高本之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聖人作春秋所以戒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坊是孔子成春秋而暴君頑父懼非亂臣賊子懼也夫豈其然

作亂賊考（按莊公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羈者曹僖公大夫也韓非子難言篇與孔子剖心傅說轉鬻伊尹束縛同論公羊傳謂三諫曹君不聽而去蓋賢臣賈逵以爲書君非也又按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此越俘之忠於越者既爲閽不得不書弒而不當在亂賊之列也）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母弟謀逆亂賊首見於春秋

隱四年春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庶兄篡國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臣公子翬弒君弟

桓公弒兄也且內弒不書諱也

桓二年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臣弒君

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逐翼侯王命立翼侯子哀侯

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弒哀侯七年誘哀侯子小子

侯殺之八年滅翼王命立哀侯弟緡于晉莊十六年武公兼并晉國王命以一軍爲晉侯十八年晉侯朝王　公族篡逆而經不書

左傳桓五年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庶叔父篡逆按經書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下己丑上必有五父謀逆之事而舊史文闕耳三傳之說皆未盡然明年經書蔡人殺陳佗可見也

左傳桓十年虞叔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母弟逐君而經不書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庶弟篡國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九
月鄭伯突入于櫟　臣祭仲出君迎君
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母宣姜殺長子
急子而立其子朔今庶兄公子泄公子職逐君立君
左傳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
殺子亹祭仲逆子儀立之　臣弑君而經不書
桓十八年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四月公薨于齊　夫人殺夫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王臣謀逆未成
莊八年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從弟弑兄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八月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弟殺
兄自立
莊十二年八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臣弑
君
左傳莊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納厲公　臣弑
君而庶兄篡弟復國經不書
左傳莊十九年周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奉子頹
以伐王二十一年鄭師虢師殺王子頹　庶叔父謀
逆而經不書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叔父弑從子

閔二年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叔父弑從子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妾母驪姬殺太子
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臣弑君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臣弑君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母弟王子帶謀逆
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臣出君訟君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臣周歂冶廑弑其君公
子瑕
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子弑父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
因戴氏之族華氏樂氏皇氏殺其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而司城蕩意諸來奔
文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　臣鬬子西與仲歸謀逆
文十二年郕伯來奔　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朱儒以
夫鍾與郕邽來奔蓋叛人也經郕伯下當有闕文按
公羊氏則以盛伯爲失地之君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叔父弑從子
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祖母襄夫人殺其孫昭
公而立庶孫公子鮑此經書宋人變文也不得書祖
母

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　近臣邴歜閻職弒君此
經書齊人變文也賤臣私怨不書姓名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叔祖公子遂及妾母敬嬴殺
太子惡及視也按子下闕惡字公羊傳謂子赤則闕
赤字
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子僕弒父莒下闕世子僕
三字
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臣弒君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臣公子宋與公子歸
生弒君
（左傳）宣四年楚鬬椒攻王　臣謀逆而經不書

宣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臣弒君
（左傳）宣十五年潞酆舒殺君夫人又傷其君之目　相臣
肆虐遂陷君于國滅赤狄小國故經不書
（左傳）成十三年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自立　庶子弒適子
經不書
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　臣欒書中行偃弒君皆下
闕欒書字穀梁以稱國爲君惡甚矣非也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臣魚石向爲人鱗朱
向帶魚府據邑以叛鄭猶助之
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　臣公子騑
弒君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臣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叛臣
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叛臣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冬晉人殺
欒盈　叛臣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　臣弒君
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　臣
弒君及世子
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叛臣
（左傳）襄二十六年宋向戌與夫人及寺人伊戾殺太子痤
臣助妾母殺太子

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子弒父
襄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叛臣
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
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廢世子展輿弒父自立世子
去疾逐君也莒人當書莒公子展輿莒去疾當書莒
世子去疾莒展輿當書莒子展輿
昭元年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季父公子圍弒
從子自立按麇本有疾圍問疾而陰弒之當是以疾赴
諸侯
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臣殺君之外變君懼出奔

昭四年叔孫豹卒　陪臣豎牛殺主及其長子孟丙逐次子仲壬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叛臣

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從父公子招公子過愛妾母之屬殺太子而立庶子留致君自縊且國滅也

昭十年齊欒施來奔　臣欒施高彊伐君

左傳昭十二年周原輿臣逐原伯絞而立公子跪尋　陪臣逐主

昭十二年公子慭出奔齊　陪臣南蒯與公子慭謀逐其主季氏蒯以費叛如齊子仲從之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皆弟殺兄

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　臣蒲餘侯茲父與公子鐸殺意恢逐郊公逆君弟庚輿立之

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父疾子用藥不慎致死

左傳昭二十年楚太子建奔宋　臣費無極害太子

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臣劫君爲亂

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　臣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殺君兄而君出奔時母夫人宣姜通于公子朝

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臣華貙殺弟多僚召亡人亥定向甯以叛

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　叔父東國謀篡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長庶子王子朝謀篡弟位

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　臣烏存帥國人逐君迎立舊君郊公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如晉次于乾侯冬十月鄆潰三十年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十二月公薨于乾侯　臣季孫孟孫叔孫伐公公出奔不反

昭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　從兄公子光弒弟自立

左傳昭二十九年周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　王子朝餘黨經不書

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邾臣叛君黑肱上嗣邾子

定五年季孫意如卒　陪臣陽虎囚其主桓子乃釋而盟之七年虎居鄆陽關以爲政

（左傳）定五年吳夫槩王自立與王闔廬戰不勝奔楚爲堂谿氏　母弟謀逆

（左傳）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作亂七年天王處于姑蕕以避亂　王子朝餘黨經不書

定八年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得寶玉大弓　陪臣陽虎欲以己更孟氏與季孫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作亂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奔齊又奔宋遂奔晉

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陪臣侯犯以郈叛旣而奔齊

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母弟叛兄

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陪臣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荀范助之伐趙氏遂伐公以叛

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　不可考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太子謀殺母南子不克而奔

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伐衛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氏續經）十四年晉趙鞅帥師伐衛十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父奪子國子拒父師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　臣公孫翩弒君此經書盜變文也蓋與諸大夫同謀有公孫姓公孫霍公孫辰非翩一人之事而手射君者左氏以爲翩耳

哀五年齊侯杵臼卒（左傳立荼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兄弒弟

（左傳）哀八年齊鮑牧謂羣公子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　臣謀亂未成

哀十年邾子益來奔（左傳遂奔齊又二十二年）邾隱公自齊奔越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太子革逐父

哀十年齊侯陽生卒　臣弒君左傳齊人弒悼公赴以疾赴于魯吳邾郯伐齊之師經據赴書

（左氏續經）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叛臣

（左氏續經）哀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寵臣謀逆

（左氏續經）哀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臣弒君

諸侯無王啟亂賊之漸附考于後

（左傳）隱三年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左傳）隱五年曲沃叛王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隱十年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左傳）莊十六年蔿國以晉師伐夷　諸侯助亂臣

（左傳）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　助王子頹為亂

（左傳）僖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助王子帶為亂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晉侯召王且使王狩

不修春秋當書晉侯召王王至于河陽故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而筆削之稱狩

（左傳）文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公羊穀梁董子春秋繁露則以為敗于晉

（左傳）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

（左傳）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春秋亂賊攷

春秋三家異文覈一卷

春秋三家異文覈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元和朱駿聲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古書傳寫各有師承文字互淆必求一是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作異文覈（外如隱元之蔑與昧哀十三之區與驅同聲字例得通借又隱元之邾婁即邾定十四之於越即越助語字長言短言一也凡此之類概不著錄）

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公羊裂作履穀梁裂繻作履綸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帛皆作伯而公曰無聞穀以兩或曰發傳按裂與履繻與綸帛與伯皆聲之通轉古人名字相應當從左氏作子帛爲裂繻之字也或以大夫不當先諸侯不知此承上兩節順文爲記無關義例也

隱三年君氏卒左氏謂隱公母聲子公穀君皆作尹而以爲周大夫按聲子當卒于惠公娶仲子之前周大夫如文三年之王子虎當赴以名皆非確詁明季氏本云左隱十一年傳隱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因之尹氏賂尹氏而遂與歸則此尹氏鄭大夫而居魯者有德于公故臨其喪而書卒說有根據實勝三傳

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公穀矢皆作觀按矢之爲言敶也矢即敶字雙聲通借敶魚而觀文異而詁同

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穀渝皆作輸按渝輸同聲通用實皆借爲續猶主實之實借爲前也續賡也聯也左氏訓更成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于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愚按四年翬帥師伐鄭報怨也杜預泥本字訓渝爲變謂變更前惡而復爲和好非是公穀雖作輸亦讀爲渝而解爲墮敗其成則魯與鄭平前此無明文於義尤短

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時來作祁黎按時與祁來與黎皆雙聲通轉即郲也時來者長言之也鄭地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城曰釐城釐郲來黎皆聲近

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公羊杞皆作紀按左傳七月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之不敬則當時辱之可也而遽興師恐無是理按春秋初年魯紀有婚姻故朝會相繼紀畏齊九世之讎處心積慮謀之故既託于魯爲婚姻又託于周爲婚姻思有以自固而不知周魯咸弱不能保一小國至莊公四年卒爲强齊所滅而大去其國也公羊是而左氏誤

桓十二年公會宋公於虛公羊虛作郯按桓兩年中四會宋公虛宋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斷無遠至山東沂州府郯城縣之理公羊誤也

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公羊艾作鄗穀梁作蒿按即隱六年之艾也艾蒿同類故艾有蒿名而蒿又轉寫迺作鄗因地加邑耳其地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

西北

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穀梁奚作郎按奚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南魯有二郎一在今魚臺縣東北去魯約二百里一在今滋陽縣魯近郊之邑據左氏云疆事則非滋陽之郎可知魚臺之郎非齊魯接壤而滕縣則近齊之蒙陰當從左作奚也

莊元年單伯送王姬公穀送作逆按此卽何彼襛矣之詩所詠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也周大夫有單氏後經皆稱子魯自有單伯是年至文公十五年經凡四見文公時計已百歲外未知卽此一人否以周言則為送以魯言則為逆雖皆可通疑公穀是而左氏非也

莊三年次于滑公穀滑作郎按滑鄭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若郎則魯地不應召鄭伯來會公穀誤也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皆作寶左氏傳亦作寶按古文保作𠈃𠈃寶同聲通寫字𠈃俘形近誤寫字或曰逸周書俘厥寶玉寶亦言俘非必囚也

莊七年辛卯夜穀梁夜作昔按昔者夕之叚借字夕亦夜也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穀梁戎作我三家皆無傳按十九年冬齊宋陳伐我西鄙三十年齊圖霸始伐山戎似穀梁為是但經書齊侵我伐我者十四皆書所侵伐之地或西鄙或北鄙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云及清而經不書清耳

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穀郿作微聲近通轉爵郿邑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西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公穀皆作乙未按據長歷推之是年十月戊午朔則己未為二日公穀誤也

僖元年邢遷于夷儀公羊夷作陳按夷儀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元和志云俗譌為隨宜城公羊作陳者古讀夷為尸周禮夷槃冰鄭注夷之言尸也按尸之言陳也申也夷尸陳隨皆一聲之轉無異誼也

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公穀偃作纓按偃纓雙聲叚借字七經孟子考文云偃邾地按當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南也

僖八年盟于洮公羊多鄭世子華四字按此經下卽書鄭伯乞盟則子華未會盟可見公羊衍文也

僖九年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公羊作甲戌按是月甲寅朔甲子為十一日經書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是十五日據左傳宰孔先歸遇晉侯晉侯乃還則獻公實卒于盟後甲戌為二十一日公羊得其實而左穀誤也

僖九年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殺作弒是也

僖十年冬大雨雪公羊雪作雹傳云記異而左穀無傳

按今之八九十月而大雨雪亦可爲異而公羊子則
自解窨也
僖十六年六鷁退飛穀梁鷁作鶂是也鶂正字鷁俗字
僖二十一年會于盂穀梁盂作雩通用字公羊則作霍
按盂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宋地也霍則在今山西
平陽府霍州又有霍人在今山西代州繁峙縣皆晉
地必不會此知霍爲雩字之譌無疑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公羊夔作隗按漢書地理志亦
作歸皆同聲通寫字夔國在今湖北宜昌府歸州西
南三里有夔子城
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公羊訾婁作叢按叢古亦

讀如聚而聚爲訾婁之合音也訾婁當在今山東兗
州府濟甯州界
文二年盟于垂隴公穀隴作斂按隴斂雙聲字通寫鄭
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東北
文七年宋公王臣卒穀梁王作壬按此宋成公也宋君
無以天榦十日命名者穀梁爲誤字
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作晉先眜以師奔秦按先蔑
無帥師事以師二字衍文也
文十一年楚子伐麇公羊麇作圈按雙聲通寫字猶昭
元年楚子麇卒公穀皆作卷也麇國在今湖北鄖陽
府鄖縣

文十七年葬我小君聲姜公羊聲作聖按聲聖同音通
寫據隱公母謚聲或宜變異宜公羊是也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公羊崇作柳傳云天子之邑
也按周邑未聞有柳周有劉邑在今河南河南府偃
師縣劉康公封邑也劉柳同聲例得假借周又有楊
邑在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此宣王子尚父封地也
楊柳同韻亦得通稱杜預左傳注崇爲秦之與國則
當卽殷崇侯虎國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據公羊
何休注晉與守邑大夫忿爭故侵之楊邑與晉接壤
當卽公羊之柳而劉與崇皆甚遠若論字詁則尙書
大傳柳穀鄭注柳聚也齊人語廣雅云崇聚也崇柳

皆有聚義疑事弗敢質也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陸作賁按賁者𧶠之誤
𧶠卽睦字陸睦同聲通用也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公穀嬴作熊又葬我小君敬嬴公
穀作頃熊按嬴熊雙聲通借敬頃同音通借左爲正
字公穀皆借字也
宣十年伐邾取繹穀梁繹作澤同聲通借公羊則作蘱
按繹以嶧山得名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南而蘱則
艸名見爾雅邑名未聞也
宣十一年盟于辰陵穀梁辰作夷此如夷儀之爲陳儀
夷尸申辰一聲之轉辰陵陳地在今河南陳州府西

華縣

宣十三年齊師伐莒公羊莒作衞按公穀皆無傳十一年齊已伐莒時齊衞無事當從左氏也

宣十五年會齊高固于無婁公羊無作牟此雙聲通寫字猶儀禮之毋追毋讀牟莊子伯昏無人亦作瞀人也按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境

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帥作率救作侵按帥率皆叚借字其正字則衞也考成五年鄭已服于晉故楚伐而晉救之公羊作侵誤字

成十二年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公羊瑣作沙此同聲通寫字卽定七年之沙左氏傳亦作瑣公羊作沙澤也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北

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公羊成作戍昭公十年宋公成卒同按此宋平公也左氏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杜預注平公子若父名成子不應名城也左穀皆誤字當作戍其先世有丁公申

成十七年衞北宮括帥師侵鄭公羊括作結按定七年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截然兩人懿子成公曾孫自名括公羊誤也

襄元年次于鄫公羊鄫作合按鄫鄭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南公羊字脫邑旁而曾又誤合也

襄五年會吳于善道公穀道皆作稻同聲通寫字據阮勝之南兗州記當在今安徽泗州盱眙縣

襄五年救陳公穀皆有莒邾滕薛四國在齊前按此左氏春秋經誤脫也

襄十年遂滅偪陽穀梁偪作傅杜預左傳注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按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南漢書地理志楚國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後漢書陶謙傳注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也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公穀亳皆作京按亳在今河南偃師縣當時爲周地去鄭甚遠此京卽叔段所居之京在今河南滎陽縣亳京字形近而譌公穀是而

左氏非也

襄十四年衞侯出奔齊公羊侯下有衎字是也左氏脫誤杜注非是

襄十七年邾子牼卒公穀牼皆作瞯按瞯牼雙聲字瞯戴目也名有五以類命爲象牼無詬疑公穀正而左氏借

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羊桃作洮按桃洮同聲字然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當卽昭七年左傳季孫與謝息桃之桃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此北鄙之桃當卽水經之桃鄉縣在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東北四十里皆當作桃非僖八年盟于洮之

洮爲曹地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者此不可不察

襄十九年鄭公子嘉公羊嘉作喜按古人名字相應名嘉者多字孔鄭子孔自當名嘉公羊字誤也

襄二十二年會于沙隨公穀梓伯上皆有滕子二字按此左氏脫誤也

襄二十五年鄭公孫夏公羊夏作囆按駟氏也左傳稱鄭子西字西者自當名夏若游氏之公孫蠆字子蟜猶齊公孫蠆字子尾古人名字相應也況子蟜已卒于十九年公羊之誤無疑

襄二十九年衛太叔儀公羊太叔儀作世叔齊按世太通用字而太叔文子自名儀若哀十一年之世叔齊

卽太叔疾諡悼子於時不逮公羊誤也

昭元年衛齊惡公羊齊作石按衛齊惡非世族不見他經然石悼子惡已於襄二十八年出奔晉不得與於此會自是公羊誤也

昭元年敗狄于太鹵公穀鹵作原穀梁子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按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此方言之異

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公穀雹皆作雪按左氏詳載申豐論雹之言豈得有誤且今之十一月而大雨雪亦不書也公穀皆誤

昭四年遂滅賴公穀賴皆作厲按此雖同聲通寫字然賴國在今河南光州商城縣南若僖十五年伐厲之厲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北非此也

昭十年齊欒施來奔公羊齊作晉按晉無欒施公羊誤字

昭十年季孫意如公羊意作隱此雙聲字一音之轉禮記少儀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

昭十二年楚大夫成熊公羊熊作然穀梁作虎按左氏傳中亦作虎子王之孫也虎者熊之字公羊作然蓋涉關成然而誤或形近相亂也

昭十二年公子慭公羊慭作整按左穀是也整誤字

昭二十一年叔輒卒公羊輒作痤按輒字伯張縶之段

借凡兩足不能相過楚謂之踂衛謂之輒輒借字踂俗字也魯又有叔孫輒字子張穀梁昭二十年衛侯之兄輒左氏作縶則正字也若痤者癰疽之類別是一疾與字張不相應

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朱作東傳云東者東國也按據左傳東國爲朱之叔父是年卽位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使蔡出朱而立之朱奔楚愬焉其後事不可考而二十三年經書蔡侯東國卒子楚故穀梁氏有此說與史記年表不同愚謂去其名之一字以爲貶亦恐無此例也

昭二十四年杞伯郁釐公羊郁作鬱按雙聲通寫字也

記杞世家作鬱無釐字索隱譙周云名鬱來來卽釐也

昭二十五年叔詣公穀詣皆作倪按詣叔弓之孫而叔鞅之子也或謂卽孟子之子叔疑詣倪疑三字古音古義俱不得通豈一爲名一爲字歟

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鸜作鸛按鸜本字作鴝今俗謂之八哥若鸛專如鵲短尾一名嗄羿則小鳥之捷而難射者與鴝鵒不涉公羊誤字也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穀梁作乙亥按是月戊子朔九月無乙亥穀梁誤也

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公穀莒人下有邾人左氏經脫誤也

定三年盟于拔左傳杜注地闕公羊拔作枝按左氏傳作郯云修邾好也杜注郯卽拔是拔在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之地而拔其異名枝拔形相近如衞公孫拔之或誤爲枝也

定四年蔡公孫姓公羊作公孫歸姓案昭元年會虢三家皆作蔡公孫歸生生姓同聲通寫左無歸字脫也

定四年杞伯成公羊成作戊據釋文亦作戊按此杞悼公也杞君無以榦枝命名者公羊誤字耳

定四年吳入郢公穀郢皆作楚按郢楚都較入楚詞更迫切王伯厚困學紀聞第六卷乃云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邑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其論甚拙且不知公穀二家固作楚也

定五年三月辛亥朔公羊作正月據長歷則正月壬子朔公羊誤也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公羊士作趙按趙鞅趙氏簡子士鞅范氏獻子左定元年傳晉之從政者新杜注范獻子新爲政當從左氏作士鞅

定十年秋圍郈公羊此郈作費按據左傳侯犯以郈叛兩圍之而不克費無事焉且費屬季氏若有事于費當季氏帥師不當仍是叔孫孟孫也公羊益涉十二年墮費而誤

定十年會于安甫公羊作會于鞌按鞌之爲安甫字分爲二而鞌形又誤甫如剌齒閒見之比公羊是也卽成二年齊地之鞌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穀梁子曰鞌去齊五百里故通典以爲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然考之左傳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爲一日之事華不注山在濟南城北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能一奔而遽至近志似爲得之

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公羊齊作晉三家皆無傳按黃齊地桓十七年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當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相

近伊水經注所謂黃山黃阜北逕東北至濟之道絕遠於晉且自十年及齊平之後於晉無事公羊誤也

定十四年衞趙陽出奔宋公穀衞皆作晉按趙陽不見于他經晉故有趙氏有名鞅者無名陽者左傳謂衞公叔戌之黨當不誤公穀殆涉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而致誤耶

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檇作醉按檇李雙聲字之通轉也越地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

定十五年日下昃穀梁昃作稷按昃正字稷段借字也

定十四年二月辛巳公羊作三月按二月己未朔辛巳是二十三日三月無辛巳公羊非也

定十四年陳公孫佗人公羊孫作子按佗人不見前經則未知惠懷閔三公何族也

哀二年戰于鐵公羊鐵作栗按鐵者邱名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戚城戚城南有上今且知鐵邱也衞無栗地

哀三年城啟陽公羊啟作開啟正字當爲启開也漢避景帝諱啟皆作開

哀四年二月庚戌公穀皆作三月據釋例長歷二月己丑朔則庚戌爲二十二日三月不得有庚戌公穀誤也

哀十年薛伯夷公羊夷作寅按夷寅雙聲通轉此薛惠公也考薛君無以榦枝命名者

哀十三年許男成公羊成作戌按此許元公也許君亦無以榦枝命名者

哀十三年晉魏曼多公羊作魏多傳云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按春秋二名亦夥矣曷爲獨此焉譏之公羊詞費率多類是其實字脫也

劉文靖公有言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洵如是言則其用大矣區區語言文字之歧互奚足辨然不又言句讀訓詁不可不通乎春秋五家今存者三師法遞承傳誦小異漢隸至唐遷變多矣不特公羊多齊語以齊語傳魯經齟齬者多也近世說經家以小學解經往往而合南閣說文去古未遠然其所引經語與今本多不合於是同音段借之說起而雙聲者亦例得段借此元和朱豐芑先生春秋三家異文覈所由作也先生粹精聲訓之學其所譔說文通訓定聲一書久行於世而未刻他稿尚夥歲星表一書余聚學軒叢書已授梓矣乙未刻二集其長公仲我孝廉復出以段我校刊既成謹誌簡末丙申七月貴池劉世珩識

丙申二月望檵盦校畢二月廿日丹徒茅謙复斠

春秋三家異文覈終

江都炳榮李如茂刊

三傳經文辨異

三傳經文辨異卷一

江都焦廷琥

（隱元）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作蔑公穀作眛

（文七）晉先蔑奔秦

左穀作蔑公作眛

廷琥按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眛目不明也从目未聲書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重莫席莫火不明也是蔑眛莫皆訓不明集韻眛莫結切與蔑音同又唐韻蔑莫計切荀子議兵篇楚人兵結于垂沙唐蔑死楊倞注即楚將唐眛眛與蔑同宋書武帝紀臨朐有巨蔑水水經注袁宏謂之巨眛水

又按說文目部既有眛字又有眜字亦云目不明也从目末聲說文苜讀若末蔑从苜蔑末音同也廣雅釋詁云懱末也釋名曰眥傷赤曰䁾䁾末也創在目兩末也蔑有末義公穀之眛或亦作眜惟唐韻入末十三末五質古音合為一部則凡从末从未从戍之字皆同音也

（隱元）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五）邾人鄭人伐宋　（桓八）秋伐邾　（桓十五）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十七）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十三）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莊十五）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莊十六）邾子克卒　（莊廿八）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邾人救鄭　（閔二）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僖元）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僖七）夏小邾子來朝　（僖十八）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僖十九）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子執鄫子用之　（僖二十一）冬公伐邾　（僖二十二）春公伐邾取須朐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僖二十八）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僖三十三）公伐邾取叢秋公子遂率師伐邾　（文七）春公伐邾　（文十三）邾子蘧蒢卒　邾人伐我南鄙　（僖十四）晉人納接菑于邾弗克納　（宣二）秋邾子來朝　（宣十）公孫歸父伐邾取繹　（宣十七）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宣十八）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成二）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成五）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成六）夏六月邾子來朝　（成七）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成八）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成十三）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成十五）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成十六）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十七）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邾子貜且卒　（成十八）八月邾子來朝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

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重丘　襄元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合　邾子來朝　襄二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襄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襄五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襄六冬叔孫豹如邾　襄七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襄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利卯　襄九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人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襄十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十一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襄十四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冬季孫宿會

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襄十六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襄十七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十八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襄十九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自漷水　襄廿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廿一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襄廿三夏邾畀我來奔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襄廿四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廿五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廿八邾子來朝　襄廿九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孫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襄卅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昭元邾子華卒　葬邾悼公　昭三秋小邾子來朝　昭四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昭十一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昭十三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昭十七春小邾子來朝　昭十八六月邾人入鄅　昭廿五夏叔詣會晉趙鞅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廿六）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昭廿七）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邾快來奔　（昭卅二）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三）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定四）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十四）邾子來會公　（定十五）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哀元）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二）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哀三）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四）宋人執小邾子　（哀六）春城邾瑕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七）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八）歸邾子益于邾　（哀十）邾子益來奔

左穀作邾公作邾婁

廷琥按禮記檀弓邾婁復之以矢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隱元年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列子離朱孟子作離婁趙氏注云離朱即離婁也唐韻婁侯兩部俱收婁字是婁有二音說文稱呼雞重言之以四川聲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朱州亦同音也

（隱二）無駭帥師入極

左公作駭穀作俠

廷琥按駭俠皆亥聲

（隱二）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左作裂繻公穀作履緰

廷琥按裂履爲一音之轉唐韻五音十六屑古音合爲一部以履从裂本一音也左氏桓六年傳有繻管子大匡作中俞爾雅釋言渝變也釋文渝舍人本作繻方言注云繻字亦作褕

（隱二）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作帛公穀作伯

廷琥按杜氏預以子帛即裂繻萬氏斯大春秋隨筆云此經若從杜注則以大夫先諸侯已爲無等況復舉其字而諱其名斯說益疑爲未當穀梁傳云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范氏注云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又云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是說也顧氏棟高譏其穿鑿然傳文兩言或曰亦說之未定者也公羊以爲無聞不必更爲穿鑿之說矣帛伯皆白聲古本通用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國策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史記作李伯

（隱三）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作君氏公穀作尹氏

廷琥按君从尹从口君尹亦同音唐韻二十文十六軫本一部也左以君氏爲隱母二傳以尹氏爲世卿而說迥異

趙匡主公穀趙東山則主左氏然以君母爲君氏古無此稱其來修之春秋卽有此稱歟抑孔子既修之春秋乃加此稱歟傳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云不稱姜闕文也公穀以爲貶辭論者且主杜氏而以公穀爲妄況聲子並無失德何得去其氏而稱君氏乎趙氏經筌以君氏不成稱謂是也若譏世卿與爲魯主之說亦不必然萬氏隨筆辨之而從左氏作君氏則又非也惟後一說云卽以爲尹氏亦不過從赴而書如王子虎劉卷等耳此說得之

又按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仲子卒于春秋前明矣左氏謂仲子未薨天王豫賵不待辯而知其說之謬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爲隱公之母則子氏卽聲子也或謂妾母不當稱夫人謂宜從穀梁以爲隱公之妻然夫人者國人之辭也魯以隱爲君何容不以君母爲夫人左隱元年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妻處夫之室故稱室孟子卒聲子爲繼室是繼孟子而攝行夫人之事也繼室非妻也况隱公既爲君子聲子卒于二年則三年之尹氏非聲子矣

（隱三）癸未葬宋穆公　（僖四）葬許穆公　（宣三）葬鄭穆公　（成三）辛亥葬衛穆公　襄　葬我小君穆姜

左作穆公穀作繆

廷琥按周書謚法解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繆二字美惡不同左氏以宋宣公爲知人是以穆公爲賢也公羊云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云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穀梁於宋公和卒云曰卒正也三傳皆於穆公無貶詞是字異而義不異也

又按詩清廟正義引書大傳云穆者敬之爾雅釋詁云穆穆敬也公羊文二年傳陳于太祖注云子曰穆穆取其北面尚敬是昭穆之穆作穆大傳序以昭繆鄭注云繆當爲穆聲之誤也然史記魯世家集解引徐廣云古書穆字多作繆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云凡穆或作繆則穆繆二字相混已久

（隱四）庚戌衛州吁弒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公作州吁穀作祝吁

廷琥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疏云祝注也注藥于瘡釋名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是州祝之義可通也唐韻州在十八尤祝在四十九宥古音本爲一部祝古本音咒大雅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是也干祿祝與六告爲韻六祝告今皆在一屋故告有入音不知祝本音咒九章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皆告與救爲韻也顧氏唐韻正云今北人讀六爲溜益明祝之音咒矣說文喌呼雞重言之从吅州聲讀若祝亦州祝同音之證

隱五 春公矢魚于棠

左作矢公穀作觀

廷琥按矢觀不同音左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杜注云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正義云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是以矢魚為陳魚也詩大雅矢于牧野無矢我陵以矢我音傳皆訓為陳爾雅釋詁矢陳也釋文本作矢同陳魚而觀之即觀魚也公羊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張亦陳義

隱五 衛師入郕　隱十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桓三 公會杞侯于郕　文十二 郕伯來奔

左穀作郕公作盛

桓六 公會紀侯于郕　莊八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穀作成公作郕

廷琥按後漢郡國志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云衛師入郕禮記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或作郕魯有成邑即定公十二年公圍成之成也說文郕魯孟氏邑是成郕通也成盛亦通考工記匠人白盛注盛之言成也周禮掌蜃共白盛之蜃注盛成也易繫辭成象之謂乾釋文蜀才作盛象公羊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何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璞注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盛伯即郕伯公羊作盛伯是成郕盛字可通也公羊莊八年傳謂諱滅同姓故謂之成其說鑿矣

隱六 春鄭人來渝平

左作渝公穀作輸

廷琥按惠氏古義云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云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左傳作渝平云更成也服虔曰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平猶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為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辭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為辭則渝平不得為成明矣秦誓文云（即詛楚文）變輸盟刺廣雅云輸更也渝與輸同（來書任）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孫復以輸平為輸誠尤誤劉原父以更成為非以公羊改渝為輸蓋未考字義

隱八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作祊公穀作邴

廷琥按方丙古音通說文祊籀文作𥘯周禮八祊祊音柄唐韻十陽十二庚三十八梗古音合為一部小雅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怲與上臧為韻太元經彪如在上天文炳也鴻文無范恣意往也炳與往為韻郭璞山海經畢方贊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流災火不炎上炳與上為韻

隱八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作浮來公穀作包來

廷琯按唐韻尤蕭有古音合為一部詩大雅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浮與滔為韻司馬相如大人賦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攙搶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元濟兮猋風涌而雲浮浮與旄髾搖等為韻木華海賦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浮與濤為韻呂氏春秋其君令浮人養之注浮猶庖也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鹽鐵論事斷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即浮丘子楚元王傳作浮邱伯釋名釋形體脬鞄也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脬字或作胞背也浮同音之證

（九隱）挾卒

左作挾公穀作俠

廷琯按漢書季布傳為任俠有名集注云俠之言挾也又禮樂志俠嘉夜叔孫通殿下郎中俠陛注皆云俠與挾同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使不俠四方

（九隱）公會齊侯于防

左穀作防公羊作邴

廷琯按方丙音同詳見前鄭伯使宛來歸祊

（九隱）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左作戴公穀作載

廷琯按詩絲衣戴弁俅俅箋云戴猶戴也爾雅釋言注引作戴弁俅俅禮記郊特牲戴冕璪釋文本亦作戴爾雅釋山石戴土釋文戴本作㦸列子黃帝篇章戴釋文一本作章戴釋名云戴戴也戴在其上也戴戴也戴之于猶也左傳隱十年釋文引字林云戴故國在陳留後漢志陳留考城故菑注陳留志云古戴國菑戴一音之轉詩俶戴南畝箋云戴讀為菑栗之菑詩戴揚之光戴見辟王戴芟戴柞秋而戴嘗傳箋皆訓為始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孫注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戴菑同音戴又與戴通也

（十一隱）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穀作時來公作祁黎

廷琯按時訓為是禮記緇衣資冬祁寒注云祁之言是也

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詩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飴我釐麰齊民要術卷十引詩義疏云萊蔾也史記杞世家索隱郁釐譙周云名鬱來周禮徵人注謂蒙人釐所田之野釋文釐本亦作萊釐黎同音釐來亦同音

（二桓）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作杞公穀作紀

（三桓）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穀作杞公作紀

廷琯按左氏桓二年傳云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三年傳云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屬辭比事則二年三年之杞侯當從左氏作杞

桓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冬紀侯來朝左氏傳云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此為紀侯與杞自是兩事

（桓五）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公作仍穀作任

廷琥按侵蒸二韻古音可通在詩易則侵韻陰臨諶心深禽蒸韻朋應等字皆通協在揚子太元經則蒸韻升興馮陵朋承侵韻陰心深禁皆通協是為仍任可通之證

（桓五）螽（文八）螽（宣三）螽（宣十三）秋螽（襄七）八月螽（哀十三）九月螽十有二月螽

左穀作螽公作蟓

廷琥按說文螽蝗也从䖵冬聲冬古文終字蟓或从虫眾聲爾雅釋蟲阜螽蠜釋文螽本作蟓儀禮士相見禮眾皆若是注今文眾為終易雜卦傳釋文眾葥作終

（桓十二）公會宋公于夫鍾

左穀作夫鍾公作夫童

廷琥按東鍾古音通用鍾亦童聲水經注千童縣一作千鍾穀梁傳釋文引麋氏亦作童

（桓十二）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作曲池公作毆蛇

廷琥按十九侯十虞一屋三燭古音合為一部故區曲同音長言為區短言則為曲詩小戎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並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驅與曲為韻毆區聲汲冢書正作區蛇漢書武帝紀又戰曲遇東蘇林曰曲音齲師古曰齲音邱羽反又漢書敘傳乘七發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元綠華道郁文陛池紆曲曲與注綠為韻綠音慮曲讀去聲則邱具反曲與注協猶曲與屬協也即猶曲與驅協也

又按說文沱从水沱聲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池字本作沱周禮職方氏虖沱作虖池禮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池亦作沱詩滮池北流說文作滮沱漸漸之石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易離六

五出涕沱若荀爽本作池山海經虖沱作虖池淮南子地形訓虖沱作呼池左傳襄二十二年而何敢差池徐本作沱元周伯琦曰沱江別流也借為沱沼之沱及差沱之沱俗作池蛇並非沱讀徒何反蛇亦讀徒何反沱蛇皆它聲詩無羊池與阿訛為韻皇矣池與阿為韻楚辭九歌少司命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池與河波阿歌為韻斯干蛇與何為為韻莊子應帝王篇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王褒九懷乘虹驂蜺兮載雲變化鷦鵬開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邱陵翔儛兮谿谷悲歌音陸機答賈謐詩東朝既建淑問峩峩我求明德

濟同以和魯公庚止哀服委蛇是池沼之池龍蛇之蛇委蛇之蛇皆徒何反皆用歌韻唐韻以委蛇之蛇池沼之池入五支龍蛇之蛇入九麻非古音矣顧氏唐韻正曰今人以委蛇之蛇音弋支反入五支虺蛇之蛇音食遮反入九麻不知何據詳其字義亦非有二詩委蛇委蛇正謂人之委曲而行如蛇耳左傳襄七年叔孫穆子曰衛而委蛇必折戰國策蘇秦嫂蛇行匍伏象乎蛇且委蛇二字即是蛇名莊子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可為龍云委蛇泥鰌又皇子告敖對桓公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易林長委委蛇畫地成河張衡東京賦斮委蛇腦良南都賦巨蚌函珠駮瑕委蛇廣韻蛇字下注云蜲蛇蓋古人謂蛇為委蛇其無二音可知

又按蛇本它聲為歌韻或讀食遮反入麻韻者古音合歌麻為一也詩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池歌與麻為韻郭璞流沙贊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積濾委蛇注于黑水永溺餘波蛇波與沙為韻

又按孔巽軒詩聲類云說文沱即池沼之沱後人別造池字因別立音而佗他駝馳亦或互相假借讀並當以沱為正此謂池字為後人別造然从也从它古本同音儀禮既夕禮兩敦兩杅盤匜劉音匜徒何反楚辭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則从也之字亦有歌音與沱之在七歌同也詩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則从也之字亦有麻音與蛇之入九麻同也

（桓十二）公會宋公于虛

左穀作虛公作郯

廷琥按虛郯音義皆不相近

（桓十四）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公作語穀作禦

廷琥按史記東越傳禦兒侯正義曰禦今作語吾本有禦義漢書百官公卿表執金吾集注引應劭云吾者禦也儀禮既夕注且以御遷釋文劉本作衛

（桓十四）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穀衛人在蔡人下公蔡人在衛人下

廷琥按此經文上下移易各本傳寫之不同也定四年左傳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則蔡當在衛上然桓十六年春正月書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又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則蔡亦不必定在衛上矣

（桓十五）公會齊侯于艾

左作艾公作鄗穀作蒿

廷琥按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離騷户服艾以盈要兮注艾白蒿也一名冰臺蒿鄗同聲

（桓十五）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穀作袲公作侈公羊宋公上有齊侯左穀無

廷琥按袲侈同以多得聲

（十八桓）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穀作公與夫人公羊無與字

廷琥按無與字者文之脫也公羊有內諱之說未必然

（元莊）夏單伯送王姬

左作送公穀作逆

廷琥按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左氏無傳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左傳云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是左以單伯爲王朝卿士左說是也送逆字形之誤

（二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四莊）公及齊人狩于禚

左穀作禚公羊作郜

廷琥按羔告同音唐韻告郜二字兩收于三十七号二沃部中二沃中亦有禚字

（三莊）公次于滑

左作滑公穀作郎

廷琥按滑郎音義不相近

（四莊）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左作享公穀作饗

廷琥按說文享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享之又食部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是兩字然經典中通用已久如儀禮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左氏成十二年傳有享宴之禮孝經以思享之釋文皆云享本作饗禮記曲禮食饗不爲概聘義而親饗食也左莊十七年傳饗齊戎釋文皆云饗本作享儀禮覲禮注引周禮掌客上公三饗饗作享書無逸肆中宗之享國肆高宗之享國史記魯世家皆引作饗左昭五年享頫有璋注享饗也詩烈祖來假來享唐石經作饗

（五莊）秋郳犁來來朝

左作郳犁來公作倪黎來穀作郳黎来

（十五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穀作郳公作兒

廷琥按郳倪皆兒聲莊子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兒郳倪用可通也說文黎𥝢省聲犁𥝢聲史記魯世家黎鉏左定九年傳作犂彌書秦誓播棄犂老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黎老韋昭云黎凍梨壽徵也詩釋弃箋黎比公也釋文黎本作犂漢書鮑宣傳蒼頭廬兒注引孟康云黎黔皆黑也史記南越列傳犂旦索隱云犂黑也皆黎犂可通之證

（六莊）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作衛俘公穀作衛寶

廷琥按三傳皆作衛寶惟左氏經文作俘杜氏預云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孔氏穎達云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如注疏之說是

三傳本無異義也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本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史記魯世家作保命書顧命陳寶說文宀部作陳宗史記樂書天子之葆龜也索隱曰葆與寶同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又按孔疏謂保俘相似是固然矣古音从孚从采本為一部孚讀方垂反音浮詩文王無聲無臭與萬邦作孚為韵下武世德作求與成王之孚為韵兔爰雉離于罦與尚無造為韵說文引作雉離于罬桴鼓亦作枹鼓桴音平表反則保俘亦同音也唐韵以孚入十虞顧氏唐韵正孔氏詩聲類皆正其誤

又按易中孚信也方言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庸謂之甬注保言可保信也後漢書桓譚傳注亦云保役可保信也禮記月令云四鄙入保晉語抑為保郵乎注皆云小城曰保淮南說山保者不敢畜噬狗注保城郭居也左氏隱五年傳伐宋入其郛僖十二年傳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文十五年經入其郛定八年傳攻廩邱之郛注皆云郛郭也此其義之可通者

（莊七）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僖十六）隕石于宋五

（僖三十三）隕霜不殺草　（定元）冬十月隕霜殺菽

左穀作隕公作霣左公作夜穀作昔

廷琥按說文隕從高下也霣雨也皆員聲文選上林賦瀺灂霣隊注云霣即隕字也詩其黃而隕十月隕蘀亦不隕厥問毛傳皆訓墜左氏宣十五年傳有死無霣注霣廢墜也爾雅釋詁磒落也釋文磒石落也集韵隕同磒

又按詩夙夜無已夙夜匪懈箋云夜莫也周禮宮正夕擊柝而比之注夕莫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夜本作射史記魯世家書莊公夕姑索隱曰即射姑也洪範五行傳時則有暗夜之妖注夜讀曰掖掖夕同音夜从夕亦省聲詩樂酒今夕楚辭引作樂酒今昔史記楚世家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夕猶昔也莊子天運篇則通昔不寐矣釋文昔夜也廣雅釋詁昔夜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為國君釋文昔昔夜夜也

（莊八）甲午治兵

左穀作治公作祠

廷琥按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是治兵即祠兵治祠音同詩采芑箋周禮夏官注用公羊經改作治

（莊九）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左作蔇公穀作暨

廷琥按杜氏左傳注云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蔇暨皆既聲義亦可通左氏隱六年傳猶懼不蔇注蔇至也周語上求不暨注暨至也不蔇猶不暨也

（莊九）公伐齊納子糾

左有子字公穀無子字

廷琥按左傳云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杜氏注云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傳不稱子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之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云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齊公子小白不讓又殺之于齊故曰入于齊惡之也二傳雖無子字實與左氏無異義或謂穀梁以糾與小白皆襄公子穀梁固無明文也翁氏斯大辯之極詳載其說於右翁氏春秋隨筆云子糾小白皆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為僖公子或以為襄公

子也按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即媵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為僖公子無疑也或以糾為兄小白為弟或以糾為弟小白為兄也按經文書糾為子手以弱君之稱矣子以弱君之稱則糾為兄矣或乃以公穀經文納糾無子字為疑不思殺糾之經公穀不已稱子乎由後推前不得為納時之非子也故公羊於糾曰貴宜為君於小白曰篡穀梁於小白曰不讓曰惡之以傳證經知納糾不稱子之為闕文而左傳為可據矣吾獨怪諸儒之於公穀經則從之而傳則背之何其蔽也荀卿有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荀與公穀並同人其言必可信故史記序

襄公之弟先糾後白亦以子糾為兄而三家注疏亦初無異說獨薄昭與淮南書有齊桓殺弟之言趙子常云時漢文於淮南為兄昭故避兄而言弟說者不察乃據之以就經盡翻前人傳注此吾之所不解也或曰如子言糾兄桓弟則管仲不死糾難夫子何以不責之而反予之曰仲佐桓立功被當時及後世夫子節取焉於其死生之節始置弗論至糾桓之為兄為弟更未暇及也抑管仲主乎知功而不知節義故其心因事心術已彰微一時建豎可觀揆之王道遺譏器小以是知不死子糾非聖人所許必通前後論仲語參觀糾兄桓弟正合　新甫

（莊十）以蔡侯獻舞歸

左公作舞穀作武

廷琥按國策秦武陽史記刺客傳作舞陽禮記樂記術武方注武當為舞聲之誤也

（莊十二）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二）鄭伯捷卒

（文十四）晉人納捷菑于邾

左穀作捷公作接

廷琥按說文接交也从手妾聲捷獵也軍獲得也从手捷也春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是捷接本二字然爾雅釋詁接捷也注捷謂相接續也　切經音義卷十七引字林云古文疌今作捷同莊子則陽篇接子古今人表作捷子文選魯靈光殿賦捷獵鱗集景福殿賦獵捷相加注云捷獵

翔按之說釋名釋形體云睫插也接也插于眼匡而相接集韻捷或从人亦作倢漢書昭帝紀母曰趙倢伃注倢接幸也按捷雖二字而音義相通（徐彥公羊疏引表義云穀梁亦作接）

莊十三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公作齊侯穀作齊人

廷琥按此各本傳寫之不同穀梁謂始疑之桓非受命之伯鑿矣

莊十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字上有公字左穀無公穀滑伯上有曹伯左無

廷琥按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獨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為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獨勝會字據十九年何注云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遂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盟非特魯君不至即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

莊十七　春齊人執鄭詹　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穀作詹公作瞻

廷琥按呂覽務本韓子十過史記晉世家俱作鄭瞻詩閟宮魯邦所詹說苑雜言作晉侯見瞻莊子讓王篇瞻子釋文淮南作詹

莊十七　夏齊人殲于遂

左穀作殲公作瀸

廷琥按說文殲微盡也引春秋傳齊人殲于遂瀸清也引爾雅泉一見一否曰瀸瀸殲自是兩字然皆以殲得聲故亦可通禮記文王世子其刑罪則纖剸注纖刺也則殲亦作纖

莊二十　齊人伐戎

左公作戎穀作我

廷琥按戎我為字形之誤國語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三十一年齊人來獻戎捷則伐戎當在三十年二十年齊人伐戎當從公羊作我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齊人伐我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魯乃結好此於屬辭比事為合與哀八年吳伐我正是一例

莊二十二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僖九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左作御公穀作禦

廷琥按爾雅釋言禦圉禁也左氏文七年傳華禦事為司寇釋文俱云禦本作御詩以禦亂兮儀禮大射儀注引作以御亂兮左莊二十四年傳御孫漢書古今人表作禦孫詩亦以御冬毛傳御禦也

莊二十八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左穀無

（莊廿八）築郿

左作郿公穀作微

廷琥按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爾雅釋水水草交曰湄釋文湄本或作溦（公羊傳釋文微左氏作麋）

（莊卅）夏次于成

公穀次字上有師字左無

廷琥按有師字是也左氏無師字自是傳寫脫誤

（莊卅二）春城小穀

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

廷琥按今三傳皆作小穀據公羊疏則左氏作穀與二傳異左傳云城小穀為管仲也杜氏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係國范氏穀梁注云小穀魯邑則第與城防城郚同一例耳不係于齊未必其為齊邑也顧氏日知錄據范氏穀梁注以小穀為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及讀公羊疏乃知左氏經本作城穀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為齊邑今經傳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

（莊卅二）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作己未公穀作乙未

廷琥按杜氏春秋長厤推莊公三十二年十月戊午朔則己未為月之二日十月無乙未

（閔元）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落公穀作洛

廷琥按落洛音同釋文云一本作路惠氏九經古義云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校獵賦云甫乃光路三嵏以為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三傳經文辨異卷二

江都焦廷琥

僖元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公穀作曹師

廷琥按左氏曹伯石經亦作曹師

僖元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襄廿四）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廿五）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衛侯入于夷儀

左穀作夷儀公作陳儀

廷琥按聲有陰陽可以對轉脂為真之陰聲般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震作祗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禮記內則祗見孺子鄭注祗或作振詩無思無憂祇自疧兮張平子賦思百憂以自疹廣韻十六軫有疧字論語今也純鄭注純讀為緇此皆脂真互轉之事可為夷陳通用之證禮記喪大記奉尸夷于堂釋文夷陳也尸也說文尸陳也左氏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作寅則脂真互轉無疑

僖元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經作檉傳作犖公作打穀作檉

廷琥按檉打同音穀梁傳釋文云一本作打

僖元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穀作偃公作纓

廷琥按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公羊作年夫年可通轉佞偃亦可通轉纓

僖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作酈公作犂穀作麗　左作莒拏公穀作莒挐

廷琥按禹貢厥土青黎史記作其土青驪廣韻鵹與鸝同禮記少儀犂而不提心釋文犂本作離廣雅釋言云麗離也

又按今本左氏作拏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俱作挐左氏傳釋文亦作挐拏實古音同為一韻故如奴可通易需有衣袽說文引作需有衣絮爾雅釋鳥鴽鴾母禮記月令田鼠化為鴽注鴽鴾母儀禮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鴽說文作雓說文手部挐牽引也易拔茅連茹注茹相牽引之貌也說文無拏字拏作挐者或字形相似之誤

僖二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作下陽公穀作夏陽

廷琥按下夏音同文選西京賦大廈眈眈薛注云屋之四下者為廈

僖二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穀作貫公作貫澤

廷琥按公羊傳九年傳貫澤之會疏云即上二年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與則公羊僖二年經本作盟于貫

（僖三）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昭七）叔孫婼如齊涖盟

左作涖公穀作莅

廷琥按說文無莅涖二字周禮司市胥師賈師涖于介注云故書涖作立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云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禮記曲禮上涖官行法釋文本亦作莅

（僖四）齊人執陳轅濤塗

左穀作轅公作袁

廷琥按轅袁聲成二年袁婁穀梁作爰婁晉語轅田左氏作爰田說文爰从𠬪从于籀文以為車轅字詩角弓傳猱猨屬釋文猨本作猿

（僖四）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僖五）夏公孫茲如牟（僖十六）公孫茲卒（僖廿三）宋人茲父卒

左穀作茲公作慈

廷琥按慈茲聲

（僖四）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作首止公穀作首戴

廷琥按廣韻七之十六咍六止十五海七志十九代古音本為一部故从止从異本同音也書臯陶謨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載始同音采事同音猶止戴同音也詩我送舅氏悠悠我思縱我不往瓊瑰玉佩思與佩為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食與誨載為韻可為止戴同音之證

（僖七）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公作甯穀作寗

（宣十一）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昭二十）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昭廿一）宋華亥向寗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昭廿二）宋華亥向寗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昭廿八）鄭伯寗卒　滕子寗卒

左穀作寗公作甯

廷琥按說文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寧願詞也二字音義並同後漢烏桓鮮卑傳注寧甯兩字通也公羊宣十一年公孫甯昭二十一年向甯左穀又作寗

（僖七）曹伯班卒

左穀作班公作般

廷琥按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作般左襄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爾雅釋言注引作般文選甘泉賦般倕棄其剞劂兮注般與班同左成十三年鄭公子班穀梁襄三十年蔡世子般釋文俱云般本作班文選演連珠注引易王肅注班如般桓不進也般亦通班左莊三十二年傳[illegible]公子般史記魯世家作斑西京賦[illegible]被般注般與斑古字通

（僖八）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左穀無

廷琥按左穀無此四字是也阮宮保云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蓋因注言甯母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

（僖九）甲戌晉侯佹諸卒

左公作甲戌穀作甲子　左作佹公穀作詭

廷琥按經文上承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則甲戌爲九月之甲戌矣杜氏春秋長厤僖公九年九月甲寅朔戊辰爲十五日甲子爲十一日然經文在戊辰之後則非甲子明矣當從左穀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

又按易稽注恢詭譎怪釋文詭戾也文選長笛賦窊隆詭戾注詭戾乖違說詩皇矣箋拂猶佹也釋文佹戾也

（僖九）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昭十三）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穀作殺公作弒

（僖十）晉里克弒其君卓

公羊作卓子左穀無子字

廷琥按左莊二十八年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僖九年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是左氏傳文亦作卓子

（僖十）冬大雨雪

左穀作雪公作雹

廷琥按雪雹字形之誤

（僖十二）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文十六）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哀五）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穀作杵穀作處

廷琥按杵處音同史記齊太公世家立莊公異母弟杵臼集解引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

（僖十四）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子來朝　（僖十五）季姬歸于鄫　（僖十六）鄫季姬卒　（僖十九）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宣十八）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成二）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襄元）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襄五）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莒人鄫人于戚　（襄六）莒人滅鄫　（昭四）九月取鄫

左公作鄫穀作繒

廷琥按左氏傳釋文云鄫本或作繒說文鄫姒姓國在東海是鄫國之鄫本當作鄫作繒者聲之同也

（僖十六）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公作鷁穀梁注疏作鶂經文作鷁

廷琥按臧氏經義雜記云說文鶃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鶃退飛不收从益字左氏正義曰鷁字或作鶃釋文六鷁本或作鶃公穀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鶃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穀梁注疏皆作鶂

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曹逵云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也以閱解鷁取同聲為訓可證左傳字本从兒阮宮保穀梁注疏校勘記云石經鷁作鶂下五石六鷁同釋文出六鶂案十行本鷁字係剜補乃淺人妄改而仍有改之未盡者

傳（十九）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左穀作宋公公作宋人

傳（十九）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穀會字上無公字公羊會字上有公字

傳（廿一）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左作盂公作霍穀作雩

廷琥按盂雩同音即霍與盂雩亦同音唐韻九魚十一模八語十姥九御十一暮十九鐸二十陌二十二昔古音本為一部白虎通云霍之為言護也御覽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南嶽謂之霍霍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時護養萬物故以為稱左氏哀公四年經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傳作公孫姓公孫盱注云盱即霍也此盂雩霍同音之證公羊疏以為有疑非也唐韻十九鐸有膜字十一模亦有膜字閔元年盟于洛姑穀梁作路姑詩斯干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閣橐與除去芋為韻說文路貉略皆以各得聲哀四年亳社災公羊作蒲社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史記作薄姑管子內業篇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與舒固為韻詩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魚模語姥御暮鐸陌昔同音此可證矣

傳（廿二）春公伐邾取須句　（文七）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穀作須句公作須朐

廷琥按唐韻朐字收入十虞句字四收十虞十九侯十遇五十候部中虞侯同音也說文句曲也淮南氾論訓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注句襟今之曲領褒衣也周髀算經數之法出于圓方注云伸圓之周而為句御覽十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木正曰句芒者木始生皆句曲而

芒句因用為官名此句有曲意也漢書文帝紀句注應劭曰山名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今句容之句曲山亦同此音後漢書李南傳注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顧寧人云後人以章句之句為九遇反其取屈曲之義者為古侯反然古韻亦是用拘音但平去之異耳

傳（廿三）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廿六）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公作緡穀作閔

廷琥按唐韻緡在十七真閔在十六軫真軫同音也書禹貢崏山之陽崏嶓既藝崏山導江夏本紀崏皆作汶禮記聘義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注碈石似玉或作玟史記六

國年表魯文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湣無魯世家文公索隱

曰系本作湣說文蟁齧人飛蟲蚊為蟁之重文此文民

可通之證也詩載馳序閔其宗國顛覆釋文閔本作愍穀

梁傳二十年以是為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呂為愍公宮

也魯閔公之世史記作湣漢書劉向傳集注云湣古閔字一

切經音義三引字詁云古文愍今作閔史記范雎蔡澤傳

稱閔然不敬索隱曰閔猶昏闇也是閔與昏義亦可通

傳（廿六）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成二）衛侯速卒　（襄廿）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廿三）仲孫速卒　（定六）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定十）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左穀作速公作遬

廷琥按說文速从辵朿聲遬籀文从欶警古文从欶从言

公羊作遬籀文也今本作邀傳寫之誤

傳（廿六）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

左作酅公穀作巂　左作不及公穀作弗及

廷琥按字本作酅說文酅東海之邑杜氏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注云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於至酅注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二酅不同字皆作酅作巂者省也

傳（廿六）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穀作夔公作隗

廷琥按山海經中山經岷山多夔牛注云夔牛即爾雅所謂犩夔作隗音相近也

傳（廿八）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公有齊侯穀無齊侯

傳（廿八）天王狩于河陽

左公作狩穀作守

廷琥按狩作守者省也左氏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

傳（廿九）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羊會上有公字左穀無　左穀作翟公作狄

廷琥按說文翟山雉尾長者周禮內司服揄狄闕狄注狄當為翟雉也詩其之翟也毛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禹貢羽畎夏翟周禮染人注引作羽畎夏狄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狄狄然注狄讀為趯史記殷本紀簡狄楚辭同淮南地形作翟孔氏禮記祭統疏云翟即狄也古字通用

傳（三一）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左公作于穀作於

廷琥按廣雅釋言於于也儀禮士昏禮記至於某之室大射儀士御於大夫注皆曰今文於為于爾雅釋詁云於代也孟子萬章汝其于予治趙氏注云汝故助我治事助我治即是代予治以助釋于猶以代釋於

傳（三三）夏四月辛巳晉侯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穀作秦師公無師字

傳（三三）公伐邾取訾婁

左作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廷琥按婁字唐韻兩收于十九侯十虞部中虞侯通用也公羊傳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釋文邾音誅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傳僖三十三年釋文云婁郎句反又郎鉤反襄十四年執莒公子務婁釋文婁力侯反又力俱反說文婁字樓字僂字數字以婁得聲是婁有力俱郎句二音也漢艷歌羅敷行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繫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帬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樓與隅敷襦鉤鬚頭鋤為韻詩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即已無模虞侯同用顧氏音學今為一部孔巽軒分魚模虞侯為二遂謂一章之中怒豫用魚模渝驅用虞侯兩類不同列闕一解與顧氏異又按詩卷耳四章陟彼砠魚矣我馬瘏模矣我僕痡模矣云何吁虞矣出其東門二章出其闉闍模有女如荼模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魚縞衣茹藘魚聊可與娛虞蟋蟀首章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魚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魚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虞遇都人士三章匪伊垂之帶則有餘魚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魚我不見兮云何盱虞矣生民三章鳥乃去矣語御矣后稷呱矣模實覃實訏虞厥聲載路暮下武五章昭茲來許語繩其祖武虞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姥鳧鷖三章鳧鷖在渚語公尸來燕來處語酒既湑語爾殽既脯虞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音戶板八章敬天之怒姥無敢戲豫御敬天之渝虞無敢馳驅虞桑柔四章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虞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姥暮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語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語烝民五章人亦有言柔則茹語之剛則吐姥之維仲山甫虞柔亦不茹語剛亦不吐姥暮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語常武首章南仲太祖姥太師皇父麌皆魚模虞侯同用孔氏分之為二有不合者則謂唐韻誤入於板之敬天之怒不可通則又以為四句分兩韻

又按公羊釋文作取叢云才工反公羊疏云叢有作鄒字

者說文叢聚也从丵取聲詩葛覃傳灌木叢木也釋文叢俗作藂鄒與鄹同音鄹亦作郰左氏襄十年傳郰人紇襄十七年傳作鄹叔紇鄹郰叢藂皆以取得聲禮記喪大記注猶菆也釋文菆本亦作叢皆鄒一音之轉

文元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癸亥下有朔字左穀無

廷琥按宜有朔字左無朔字文之脫耳

文元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作頵公穀作髡

廷琥按說文髡鬄髮也从髟兀聲重文作髨或从元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云君者元也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漢書

刑法志作完者使守積完亦元聲左氏成十年鄭釐公名髡頑穀梁作頵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惲惲軍聲軍君聲同禮記玉藻有葷桃茢注葷或作君

（文二）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宣十三）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公作縠穀作穀　左作垂隴公穀作垂歛

廷琥按宋本穀梁釋文出先穀云一本作穀兩者必有一誤通志堂本釋文先穀一本作縠石經穀作縠

又按隴歛音之轉也水經河水注隴水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左宣十四年傳鄭昭宋聾晉注聾闇也闇濫歛皆同音也

（文三）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有以字公穀無

（文五）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公作召伯穀作毛伯

（文六）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穀作驩公作讙

廷琥按驩讙皆雚聲史記晉世家作歡孟子驩虞如也音義引丁音驩虞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集韻驩通作驩管子侈靡篇云驩然若謞之靜注驩然和悦貌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讙注云讙或為歡坊記注云讙當為歡聲之誤也

（文六）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公作射姑穀作夜姑

廷琥按唐韻夜在四十禡禡韻有謝榭皆以射得聲顧氏唐韻正云射字古有樹豫石亦四音音樹者詩大叔于田禮記射義是也音石者易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本一音而分去入其義亦同故左傳昭十三年引釋射音食亦反又食夜反是也音豫者春秋文六年狐射姑穀梁傳作狐夜姑漢書注僕射音夜夜古音豫是也與前一義而異音音亦者詩車舝聊是也為厭斁之意中庸引振鷺在此無斁作射又律名無射夜亦二音亦本一音而分去入也說文夜从夕亦省聲按夜之音亦猶射之音亦也夜古

音羊茹反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孟子序者射也禮記王制正義序則豫也豫音榭古者序榭同音顧氏論夜射同音甚精孔氏詩聲類亦本之為說

（文七）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左公作王臣穀作壬臣

廷琥按左氏傳釋文云王臣本或作壬臣穀梁傳釋文云

壬臣本或作王臣

（文七）晉先蔑奔秦

公羊奔上有以師二字左穀無

（文八）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穀作雒戎公作伊雒戎

廷琥按左氏傳文正作伊雒之戎經脫伊字明矣也釋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

（文八）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穀有而字公無

廷琥按阮宮保穀梁注疏挍勘記云石經無而字

（文九）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公作椒穀作萩

廷琥按蕭尤古音本通左襄二十六年楚椒鳴楚語作湫鳴左昭三年子服椒傳作子服湫左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左文九年鬭椒穀梁作萩釋文作萩孔巽軒謂幽尤蕭物有條物肴嚋古為一部而轉入入聲二沃則叔秋亦同音也說文萩蕭也萩蕭一音之轉

（文十）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襄元）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昭十）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穀作厥公作屈

廷琥按公羊厥字皆作屈厥屈同音也惠定宇謂公羊口挍改以厥為屈

（文十一）春楚子伐麇

左穀作麇公作圈

（昭元）楚子麇卒

左作麇公穀作卷

廷琥按說文麇麞也爾雅釋獸釋文引字林云麇麞也左氏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麇焉釋文麇獐也廣雅麇麞也又文選蕪城賦注引公羊劉兆注云麇麞也麇麞以章得聲周禮大司樂雲門大卷賈疏云大卷即大章也麇圈可通之一證也周禮醢人注引少儀麇為辟雞作麇為辟雞說文麇从鹿囷省聲籀文麇不省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朐卷注引應劭云卷音箘簬之箘則古音真與元仙同韻矣此並見顧氏合元仙為一是也孔巽軒謂元仙不可併肩儀同韻唐人誤以肩入一先則仙真非一類矣說具於顧氏然凱風三章爰有寒泉與有子七人則仙真隔句韻矣采芩首章首陽之巔與舍旃舍旃句亦無然則仙先同韻矣巷伯四章緝緝翩翩謀欲譖人大東三章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兼我憚人則仙真同韻矣崧高首章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則先真仙同一韻矣卷有箘音可為仙真同音之證淮南兵略旗不解卷注卷束也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左氏哀二年羅無勇麇之八年傳麇之以入杜氏注

云廣衆釋也同春慶之義亦同

（文十一）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左穀作叔仲彭生公作叔彭生　左作筐公穀作匡

廷琥按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叔彭生然叔仲氏與叔氏異公子牙生公孫戴伯茲茲生叔孫莊叔得臣叔仲惠伯彭生彭生之後別為仲叔氏彭生死于子赤之難後有叔仲昭伯帶（襄七見）叔仲穆子（昭十二見）叔仲志（定八見）叔仲皮叔仲衍（禮記檀弓見）此叔仲氏也叔氏乃宣公母弟叔肸之後亦曰子叔氏其後有子叔聲伯嬰齊（成二見十七年）子叔齊子老（襄十四見二十二年）子叔弓（襄三見昭十五年）叔輒（昭二十一見）叔鞅（昭二十二見二十三年）叔詣（昭二十三見二十九年）叔還（定十一見哀十四年）叔青（哀十九見）此叔氏也彭生為叔仲氏非叔氏公穀無仲字自是闕文釋文云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非也

（文十二）秦伯使術來聘

左穀作術公作遂

廷琥按術遂古同聲禮記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

（文十二）季孫行父城諸及鄆　（成三）城鄆　（成九）楚人入鄆　（襄十二）遂入鄆　（昭元）三月取鄆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昭廿五）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昭廿六）居于鄆　居于鄆　（昭廿七）居于鄆　居于鄆　（昭廿九）居于鄆　（定十）齊侯來歸鄆讙龜陰

左穀作鄆公作運

廷琥按鄆運音同

（文十三）邾子蘧蒢卒

左作蘧蒢公作籧篨穀作蘧篨

廷琥按說文籧篨粗竹席也篨籧篨也方言簟宋魏之間或謂之籧苗其麤者謂之籧篨淮南本經若簟籧篨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鄭氏箋詩本之國語晉語籧篨不可使俛毛氏詩傳本之廣雅籧篨疾也爾雅釋訓注云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則籧篨之字當以竹若說文訓蘧為蘧麥訓蒢為黃蒢職爾雅釋草出隧蘧蔬注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同氍毹廣雅釋草菹蒢地榆也則蘧蒢各為草名不達文稱蘧蒢籧篨作蘧蒢傳寫之誤

（文十三）大室屋壞　（襄廿九）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大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廿五）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卅二）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定十）宋樂大心出奔曹　（定十一）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穀作大公作世

廷琥按十三祭十四泰古音本同故世大可通也惠氏古義云公羊皆以世為大如衛大叔儀為世叔齊宋樂大心為樂世心又按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

于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無旨不修大室春秋作識又樊毅修華嶽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識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

又按穀梁傳云大室猶世室也世大可通用一猶字解之已開漢人訓詁之法

（文十三）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左穀會下有公字公無

（文十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左還上有公字公穀無

（文十三）鄭伯會公于棐　（宣元）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

左穀作棐公作斐

廷琥按棐斐音同公羊釋文云斐本又作棐

（文十六）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

左作郪公作犀穀作師

廷琥按妻犀同音詩如齒瓠犀爾雅釋草注引作齒如瓠棲師亦同音古支齊通用也

（文十七）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左穀作聲公作聖

廷琥按聲聖同音白虎通聖者通也道也聲也古今人表衛聲公索隱作聖公

（文十七）冬公子遂如齊

左穀有冬字公羊無

廷琥按唐公羊石經有冬字

（宣元）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穀作崇公作柳

廷琥按說文柳从木丣聲丣古文酉崇从山宗聲唐韻柳在有韻崇在冬韻孔巽軒詩聲類云冬為幽之陽聲本韻峱字與十八尤重見嶩字與六豪重見案淮南子宗布道作書布漢地理志引齊風峱作嶩潘岳藉田賦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莅止言藉其農束皙勸農賦惟百里之置支各區別而異其書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似此皆冬與幽蕭互轉之證

又按儀禮特牲饋食禮記宗婦北堂注云宗婦族人之婦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所愛光五宗注宗亦族也族有奏音漢書嚴安傳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音奏詩零露濃濃毛傳云濃濃厚貌廣雅釋詁穠厚也漢書廣川惠王越傳背尊章嫖以忽注云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鐘皆是為冬幽互轉之證

（宣二）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左穀作皋公作獋

廷琥按獋以皋得聲

（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　（昭十七）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作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作陸渾戎

廷琥按賁在文韻陸在屋韻二部古音不通然陸諧坴聲坴諧圥聲圥諧六聲而皆轉為濁部可以餘韓釋文餘本作餘毛傳隋縮也方言注墳即大陵也陵諧坴聲墳亦諧卉聲

宣五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左作叔姬公羊作子叔姬）

廷琥按左宣五年正義云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所歸于夫反馬乃成為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左于叔姬來亦稱子叔姬矣於來逆不稱子者文有脫耳

宣八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作嬴公穀作熊　左作敬公穀作頃

廷琥按熊與雄通帝王世紀伏羲曰皇雄氏禮記月令正義作黃熊左氏文十八年傳仲熊潛夫論五德志作仲雄雄从隹厷聲詩無羊三章雄與兢崩肱升為韻正月五章雄與陵懲夢為韻左襄十年孫文子卜繇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正義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是也左昭七年正義云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為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晝言諸而暮終嬴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殞黃母化而為黿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為熊字者作郎王劭曰古人讀雄與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孔巽軒詩聲類云然第二字古人每用入蒸韻傅氏讀為于陵反不妨仍自通協

又按左昭七年傳夢黃熊入於寢門釋文熊亦作能說文能熊屬厚韻兼收咍代登三韻易繫辭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淮南子原道訓窮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文子道德篇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能與雌時知為韻顧氏唐韻正謂支脂之皆與咍同用是也說文嬴以女羸省聲唐韻羸在五支釋名羸累也易大壯釋文羸虞作纍張作虆王肅作縲蜀才作累而靁罍亦在灰韻皆以畾得聲支韻之纍虆可通于灰韻之靁罍而嬴之從聲當本于羸羸之字或作縲累亦猶能與時知雌為韻即兼收咍代登之部而能本熊屬熊之字或作能也若分支灰之咍為二說不可通

又按頃音近敬熊音近嬴楊氏穀梁疏不得其解乃云一人有兩號非矣

宣八 楚人滅舒蓼

左公作蓼穀作鄝

廷琥按說文鄝地名舒蓼之蓼當作鄝蓼乃通用字也左桓十一年傳隨絞州蓼陸氏釋文云蓼音了本或作鄝同穀梁釋文云鄝本又作蓼

宣九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作洩公穀作泄
廷琯按公羊穀梁泄冶唐石經作洩冶
宣十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穀作繹公作蘱
廷琯按唐石經諸本公羊作蘱同說文無蘱字繹蘱音義
亦不相近
宣十一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公作辰穀作夷
廷琯按夷辰音同詳前邢遷于夷儀
宣十三齊師伐莒
左穀作莒公作衛

宣十五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左穀作無公作牟
廷琯按撲光亦可通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墨子兼愛篇引作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
不黨不偏呂刑鰥寡無蓋墨子尚賢篇引作鰥寡不蓋不
亦在尤韻與牟同
宣十六成周宣榭災
左穀作榭公作謝
廷琯按穀梁釋文榭本又作謝（惠氏春秋古義云古無榭字義止作射可鄉射禮豫楹于實射是也三傳皆作榭公羊）
宣十六成周宣榭火
左作火公穀作災

襄九宋災
左穀作災公作火
昭九陳災
左作災公作火
廷琯按左傳云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穀梁傳云國曰災邑曰火傳例不同火亦為災之
省
宣十八甲戌楚子呂卒
左作呂公穀作旅
廷琯按呂旅同音說文呂膂骨也篆文呂从肉从旅淮南
時則訓律中大呂注呂旅也萬物萌動于黃泉未能達見

所以旅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呂覽律中大呂
注云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養助其成功詩以按徂旅孟子
作以遏徂莒釋名釋宮室梠旅也連旅旅也方言十三趙
魏之郊謂之笑簇注云簇盛餅筥
宣十八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作笙公穀作檉
廷琯按笙檉同音禮記鄉飲酒義注云聖之言生也

三傳經文辨異卷三

江都焦廷琥

（成元）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作茅公穀作貿

廷琥按漢書劉向傳亦作貿戎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潛夫論五德志作茆國周禮醢人茆菹康輯引衷注云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卯說文貿从貝丣聲是為茆貿同音之證

又按說文茆鳧葵也从艸丣聲丣為古文酉與丣亦同音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茆莫侯反正在泮飲酒釋文茆音卯徐音柳陸璣疏云杜子春讀為卯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卯亦與醜韻是茆卯同音也顧氏唐韻正云茆字兩收於三十一巧四十四有部中並注曰鳧葵也巧部又注說文作茆音柳是明為一字毛晃乃以音卯者以為卯之茆為鳧葵音柳者以丣之茆義與柳同分為二字不知古人讀茆共為一韻後生穿鑿矣卯而刃音則有尤同為一部故茆字在十八尤而其字則从丣得聲留字在五十候而其字則从丣得聲可也

（成二）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左作曹公子首公穀作曹公子手

廷琥按首手同音儀禮士喪禮左首進鬐注古文首為手大射儀後首注古文後首為後手古今人表敷手姚文作敷首

（成二）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公作袁穀作爰

廷琥按袁爰古字通

（成三）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作廧公作將穀作牆

廷琥按詩兄弟鬩于牆釋文牆本或作廧左襄二十六年傳寺人惠牆伊戾釋文或作牆孝經壞人垣牆釋文牆本或作廧同漢修孔廟碑繕飾殿垣廧牆作廧將牆音同

（成四）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左作堅公作臤穀作賢

廷琥按公羊釋文作臤云本或作堅解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然則公羊本作臤唐石經諸本作堅與釋文不同說文臤堅也古文以為賢字賢堅皆从臤故賢臤音同賢可省作臤也東觀漢紀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

（成五）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穀作首公作秀

廷琥按首秀音同

（成六）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穀作救公作侵

廷琥按阮宮保公羊校勘記云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致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屬上句上文鄭伯會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鄭與左穀異也

成八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作賜公穀作錫

廷琥按釋詁錫賜也書九江納錫大龜錫土姓夏本紀俱引作賜公羊莊元年傳文元年傳並云錫賜也

成十一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成十六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成十七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穀作犫公作州

廷琥按詩無言不讎釋詩外傳作無言不醻書讎民釋文云作醻醻與讎同爾雅釋詁注讎猶儔也晉厲公州蒲史記侯表作壽曼

成十二夏公會衛侯于瑣澤

左穀作瑣公作沙

廷琥按詩閟宮傳犧尊有沙飾也疏沙即娑之字也詩六月沙雞振羽釋文沙今作莎娑莎同音說文沙从水从少少从小得聲爾雅釋訓瑣瑣小也易旅瑣瑣鄭注瑣瑣猶小小也說文𧴪从小貝䴛小麥屑之覈

成十三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羊自上有至字左穀無　穀晉侯下無齊侯

廷琥按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是公羊本有至字矣何氏煌據此謂穀梁至字亦係補刻石經將肌增然是年實非補刻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自指公羊而言公羊本與穀梁不同

成十三曹伯盧卒于師　昭廿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左作盧公穀作廬

廷琥按考工記總目輪輿弓廬匠車梓注廬矛戟矜柲也國語晉語侏儒扶盧注盧矛戟之柲左桓十三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或作廬孟子屋廬子廣韻作屋盧子

成十五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羊于下有之字左穀無

廷琥按阮宮保公羊校勘記云僖二十八年注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

成十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穀作苕公作招

廷琥按苕招皆召聲

成十七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作括公穀作結

廷琥按括結同音十三末十六屑古為一部易括囊虞注及釋文皆云括結也動而不括注括結也廣雅釋詁括結

也括本有結義左襄三十年注云衛北宮括字子結

（成十七）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作脤公作軫穀作蜃

廷琥按左氏閔二年傳受脤于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禮掌蜃注引作蜃說文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漢書五行志成肅公受脤于社注引服虔云脤讀蜃同說文袗之重文作裖禮記玉藻振絺綌注袗禪也疏振與袗聲相近袗字从衣故讀從袗蓋袗字得同又得爲禪說文胗脣瘍也

（成十八）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襄十二）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穀作魴公作彭

廷琥按陽庚古爲一音从方从彭本一部也彭古音旁詩清人首章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載驅三章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北山三章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烝民八章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皆彭方同韻之證易大有九四匪其彭子夏傳本作旁王弼本亦作旁釋名彭排兵器也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旁以方得聲祊亦以方得聲說文方或作鬃詩祝祭于祊說文作祝祭于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重文作祊

（襄元）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穀作鄫公羊作合

廷琥按鄫合音不同

（襄四）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左穀作姒公作弋

廷琥按唐韻平聲之咍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古音同爲一部弋入聲職德故弋以同音也姒以以得聲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今月令餧爲弋說文代从人弋聲志之通代猶之之通咍也食亦音飼漢書高帝紀旗幟皆赤師古曰幟或作志唐韻食幟亦收在志職二韻抑有意音代亦訓止（素問脈要精微論注）是皆弋姒可通之證

（襄五）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作道公穀作稻

廷琥按道稻同音荀子禮論道士大夫注史記道作蹈亦作啗

（襄五）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羊曹伯下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左氏無穀梁與公羊同惟邾下無婁字

（襄七）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作頑公穀作原　左作鄵公穀作橾

廷琥按稍从百元聲釋名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一切經音義坑古文嫄同

襄八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廿襄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公作燮穀作溼

廷琥按唐韻十六屑十九葉古音本同說文燮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燮从羊羊音飪讀若溼是燮溼同聲也徐氏鉉云案燮字義大孰也从炎从又即孰物可持也此燮蓋从燮省言語以和之也二字義相出入故也然按說文燮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孰味也是燮从辛燮从羊二字本異徐氏誤以燮為燮非也

襄十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公作偪穀作傅

廷琥按釋文偪音福禮記郊特牲富也者福也釋名福富也易謙釋文福京作富偪傅音同惠氏古義云十年經遂滅偪陽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逼迫之逼詩小雅采菽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釋文云偪音福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本古數字今亦讀作副

襄十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作騑公穀作斐

廷琥按公子騑字子駟秦風小戎鄭箋云騑兩騑也正義云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左氏桓三年正義云騑馬名騑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有騑乃成駟則鄭公子騑之騑本作騑然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斐兮別文也駟之有騑亦取在外兩馬左右分別之義騑斐皆非聲

襄十一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作亳公穀作京

廷琥按左襄十一年傳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鄭都在新鄭即今許州府新鄭北林在中牟西南於鄭都為東北向在尉氏西南於鄭都為東瑣在新鄭之北西向右還次于瑣杜氏云北行而西為右還是也既觀兵於南門又西濟于濟隧水經注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衛雍城西與出河之濟會又南會于熒澤濟隧在熒澤之北熒澤在新鄭京索之北既濟濟隧不得又反渡熒澤而南盟亳城也偃師之亳西亳也西亳屬鄭偃師在鄭西西濟濟隧而明盟于偃師之亳城北於傳文為合亳作京者形之誤也惠氏古義舉京城大叔為京城之證謂亳城無考偃師西亳屬鄭何無考也

經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

左穀作台公作邰

廷琥按杜氏左傳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illegible]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从邑台聲右扶風斄縣是也毛傳云邰姜嫄之國也邰本台聲亦可通詩即有邰家室台或通作即有台家室

經　夏取邿

左穀作邿公作詩

廷琥按說文邿附庸國杜氏左傳注云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左傳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則附庸之說信然余蕭客云邿音詩詩亦寺聲故通寫詩也又左襄十八年傳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杜氏云平陰西有邿山與此邿異

襄十四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九定鄭何蠆卒

左作蠆公穀作囆

廷琥按說文無囆字口部噧高氣多言也从口蠆省聲春秋傳曰噧言噧即說文之噧蠆作囆者其聲可通也

襄十四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穀經下有衛[illegible]

傳　襄二十三年[illegible]

左作澗公穀作閒

廷琥按淮南子覽冥訓云淵靜而不[illegible]漢書[illegible]澗沉靜也是所招魏持君之閒也注閒靜也閒有靜義爭聲牼與爭聲之音本一聲也又孟子宋牼荀子非十二子篇作宋鈃說文鈃从金幵聲幵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平即王道平平之平干古寒韻閒在刪韻幵古先韻幵之字如妍鈃研岍䳂鳽硏趼俱在先韻詩秩秩斯干毛傳云干澗也易漸于干釋文引荀注王肅注皆云干山閒澗水也實刑先古音同是相通作刪之證刑字在青韻與經涇陘同韻說文刑剄也詩獻豜于公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獻肩于公考工記梓人數目顅脰注云顅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漢書李廣傳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注引晉灼云黃肩即黃閒也孟子戚醜淮南子齊俗訓作戚荊醜荊古字通顅或作牼也知干通于澗幵爲二干而幵與牼同牼讀爲鬜之義可通干閒一音也知豜或作肩肩即爲閒而牼讀爲鬜顅或作牼之義可通顅亦肩聲也牼或作鈃而刑亦訓作剄刑鈃皆以幵得聲可也牼讀爲鬜而澗亦通于撋鬜閒皆以閒得聲可也

襄十七　經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左穀作桃公作洮

廷琥按桃洮皆兆聲左傳洮有三莊二十七年會杞伯姬
于洮注云魯地僖八年會于洮注云曹地昭元年傳宣汾
洮注汾洮二水名此經之洮在弁縣即莊二十七年之洮
也穀梁莊二十七年釋文洮本或作桃
（十七）襄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公穀高上有齊字左無
（十八）襄秋齊師伐我北鄙
左公作齊師穀作齊侯
（十九）襄諸侯盟于祝柯
左穀作柯公作阿
廷琥按杜氏注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志濟南郡祝阿
隋志青州齊郡祝阿阿柯同音
（十九）襄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穀作環公作瑗
廷琥按環从玉瞏聲瞏从目袁聲袁與爰通左成二年袁
婁穀梁作爰婁元刑韻古音本通
（十九）襄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穀作嘉公作喜
廷琥按說文云孔通也从乙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
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宋公孫嘉字孔父楚成
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公羊作喜形之誤鄭公子喜字子
罕載見與公子嘉非一人

（二十）襄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三）襄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作黃公穀作光
廷琥按詩舉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書光被四表漢書
王莽傳後漢書馮異傳皆作橫被四表廣橫皆黃聲爾雅
桄充也釋文桄孫作光樂記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
橫以立武鄭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祭義曰置之而
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必
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帝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注橫充
也橫之訓充即爾雅桄之訓充也釋名黃晃也猶晃晃象
日光色也晃以光得聲說文黃从田从炗炗聲炗古文光
白虎通云璜之爲言光也詩武夫洸洸鹽鐵論繇役篇引
作武夫潢潢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俗觥从光詩稱
彼兕觵月令注作稱彼兕觥詩兕觥其觩說文作兕觵其
觩是光黃穀義皆通也光與廣亦通周頌敬之傳云光廣
也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與毅侯華下民胡明四口
華碑沈子琚縣竹江堰碑皆作廣被
（二十三）襄八月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
左作榆公穀作渝
廷琥按榆渝皆俞聲
（二十一）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作庚子孔子生繫于
十月之後左氏無此文

廷琥按唐石經公羊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疏本與唐石經同陸氏公羊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然則陸氏公羊之本與穀梁同

又按史記孔子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曰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卒享年七十有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歲在己酉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先儒如賈逵服虔皆從公羊杜預注左傳則從史記司馬貞索隱則本公羊以糾史記之失洪興祖則主穀梁王觀國學林云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蓋十月朔為庚辰則二十一日為庚子也十有一月無庚子矣公羊謂十有一月庚子者誤也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而何休謂歲在己卯者誤也孔子享年七十三以歲計之當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是歲周靈王二十一年歲在庚戌也而公羊穀梁皆云襄公二十一年誤矣此生年主史記而月日主穀梁也杜氏長麻襄公二十二年十月甲戌朔是二十二年十月亦有庚子也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即今四月十八日駁洪興祖三代改月之說之非然所云八月二十一日仍以穀梁為斷新蔡

洲駁之云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傳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無不皆然使一二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卒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泯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年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文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為誤本也革以麻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零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公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午

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為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為己酉朔十月為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為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証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為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

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矣乃過歟梨洲之說生年從史記而推襄公二十二年十月甲戌朔庚子為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七日與孔氏譜合近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按穀梁襄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皆錯書非

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異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厤法致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是斷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為信月日當以穀梁為信按江氏仍主宋景濂之說而謂孔子年七十四惟孔

氏譜定為八月二十七日適得已矣紛紛考證者可存其說以備參稽若欲改二十七日為二十一日則齊次風宗伯以為未敢輕議者也南齊臧榮緒每於庚子日陳經而拜其不能定為何月日者蓋已久矣

襄廿二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穀薛伯上有滕子左氏無

襄廿三夏邾畀我來奔

左穀作畀公作鼻

廷琥按春秋繁露觀德篇亦作鼻我說文鼻引氣自畀也以自畀孟子封之有庳漢書昌邑王傳魏志諸王傳水經

注引王隱說皆作有弊漢書鄒陽傳作有畀畀弊相同也畀有畀義

襄（廿四）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穀作公孫夏公作公孫蠆

廷琥按夏蠆音義不可通考史鄭公子騑之後為駟氏騑生公孫夏字子西公子偃之後為游氏偃生蠆字子蟜蠆十九年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明見左氏傳則二十五年伐陳者必非蠆矣

襄（廿五）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作遏公穀作謁

廷琥按遏謁皆曷聲

襄（廿六）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公作痤穀作座

廷琥按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絫从疒坐聲廣雅釋詁痤癰也六經無座字說文坐止也从土从畱省土所止也坐古文坐則無座字則座字非古也魏策范痤古今人表亦作范座皆傳寫之誤

襄（廿七）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昭八殺陳孔奐）

左穀作孔奐公作孔瑗

廷琥按瑗从玉爰聲左襄十九年齊侯環公作瑗環瑗音同與前環之轉音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趙注云徙謂爰土易居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易亦換也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即畔援也

襄（廿七）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公作鱄穀作專

廷琥按鱄从魚專聲也鱄鮒之鱄與專膚之專同義士喪禮有專膚為折俎鄭注云專猶厚也鱄鮒之鱄亦謂鮒之大而肉厚者耳

襄（廿九）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穀作世叔儀公作世叔齊　公穀莒人下有邾人左無

廷琥按儀作齊者支齊同音也

襄（卅）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昭六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穀作罷公作頗

廷琥按罷唐韻在五支詩采蘩箋無罷倦之失左成十六年傳而罷民以逞昭十九年勞罷死轉釋文俱云罷本作疲廣雅釋詁疲勞也又云疲極也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離騷時曖曖其將罷兮注罷極也漢書罷字皆讀曰疲說文疲从疒皮聲皮古音婆左宣二年傳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易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詩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濱沱顧氏唐韻正云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倦之罷罷休之罷皆讀婆今人因皮而誤又添一蒲蟹反至去音則又轉而為蒲怕矣禮記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此可見罷倦之罷罷休之罷同為一音矣書洪範無偏不陂本作頗唐元宗改作陂周禮典同陂聲散注陂讀如人罷之罷遂罷字于蒲論語其詠也蒲孔注蒲無所違守也齊語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春秋傳師還曰疲亦無所適守之意也

襄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作宋伯姬公穀無宋字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公作宋公姬穀無宋字

襄三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穀作佞公羊作年

趙坦按惠定宇古義云古佞讀為壬故晉語與人誦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是讀為年殊不知年讀為寧讀如寧[illegible]詩信南山云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與公羊家[illegible]讀甫田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穀賦其[illegible]歲入自古[illegible]年是陳讀[illegible]字

貳柒壹冊101版

23B

江都焦廷琥

（昭元）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昭十一）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定十五）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二）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哀十三）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穀作國弱公作國酌　左穀作罕虎罕達公作軒虎軒達　左作虢公作漷穀作郭

廷琥按酌弱聲同罕从干得聲軒亦從干得聲左氏昭四年傳注鄭渾罕字子寬莊子天地君子不可不刳心焉釋文軒寬恍之貌禮記内則細者為膾大者為軒寬之義亦通于大說文寬屋寬大也虢與郭亦通周書王會解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注云郭叔虢叔文王弟國策秦策郭君注古文言虢也公羊僖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穀梁傳云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

（昭元）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作鹵公穀作原

廷琥按鹵原古音不同邪公羊傳云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公羊疏云案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皆謂之大原所以今經與師讀皆言大原者正以地與物諸之名皆須從諸夏名之故也穀梁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疏云郝之與宋俱是中國嫌此魯衛會吳善稻善稻吳地嫌從夷號故重發之大原晉地接狄之竟名曰大鹵恐從狄名故更發其例蚡泉魯地莒從夷俗但狄人謂蚡泉為天胎莒不得與真夷狄同故亦須發例也是大鹵即大原也

（昭元）莒展輿出奔吳

左作莒展輿公穀無輿字

廷琥按左傳釋文無輿字云一本作莒展輿是陸氏釋文之本與公穀同

（昭元）公子比出奔晉

左作公子比公穀公子上有楚字

廷琥按此與上楚子麇卒連文不稱楚亦通然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本足利本公上皆有楚字則亦與公穀不異

（昭三）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穀作原公作泉

廷琥按說文灥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原篆文从泉邍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是高原之原當作邍水源之源當作原也禮記學記或源也注原泉所出也淮南子原道訓原流泉浡注原泉之所自出也先元古音通

昭四
遂滅賴

左作賴公穀作厲

廷琥按說文賴以貝剌聲厲剌賴古音通也論語未信則以為厲己也鄭注云讀為賴莊子齊物論厲與西施釋文引司馬注厲病癩史記范雎蔡澤傳漆身為厲索隱云厲癩病也說文厲从厂蠆省聲厲賴聲相近也周語先王豈有賴焉晉語君得其賴臣何賴于鼓注皆云賴利也厲利亦音同

又按賴以貝剌聲唐韻剌在五寘厲在十三祭賴字入謂寘韻之卦與祭韻同用詩葛屨好人提提（支）宛然左辟（寘）佩其象揥（祭）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寘）此寘祭同用之證也

孔巽軒詩聲類分寘祭為二部非也

昭五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作蚡公作濆穀作賁

廷琥按分賁音同左氏宣十七年傳苗賁皇國語作苗棼皇說苑作坌皇詩韓奕傳汾大也疏云傳言以墳汾音同

昭七
叔孫婼如齊涖盟　昭十 九月叔孫婼如晉　昭廿三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昭廿四 婼至自晉　昭廿五 春叔孫婼如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左穀作婼公作舍

廷琥按婼以女若聲若之聲同於如儀禮有司徹若是以辨注今文若為如書微子若之何其史記宋世家作如之何其考工記梓人毋或若女不寧侯注若如也若之聲亦同於汝儀禮士昏禮記若則有常注若女也禮記祭統若纂乃祖服注若乃猶女也莊子至樂若果養乎釋文若本作汝顧寧人唐韻正云古人讀若字為汝故傳記之文多有以若為汝者史記項羽本紀吾翁即若翁漢書作汝翁詩何人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故與車盱為韻宋魏了翁曰六經凡舍字音書字讀則音舒舒即以舍得聲也史記律書舍者舒氣也左襄二十三年晉魏舒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作荼楚辭舒憂娛哀史記屈原傳舒作舍經傳舍字多訓為愉說文舒伸也伸亦順義左襄八年傳鄭公孫舍之字子展展舒義同說文捨擇菜也捨釋也取捨之捨多作舍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大史舍筭前（[illegible]）于祖廟注皆云舍讀曰釋釋擇同聲且舍則有所棄置亦擇取之義也

昭十
夏齊欒施來奔

左穀作齊公作晉

廷琥按公穀無傳左昭二年傳子雅公子旗即欒施十年傳詳載欒高出奔之事欒施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晉有欒施傳文可據也晉欒氏有欒賓（見桓二）欒共叔（見桓三）欒枝（僖二十七見文五卒）欒盾（文十二見）欒書（宣十二見成十八卒）欒黶（成十六見襄二十一卒）欒盈（襄十四見二十三被滅）欒魴（見三）欒鍼（成十三見十四死）[illegible]欒京廬（宣十二見）

欒弗忌（成十五穀）欒糾（成十八見）欒鍼（襄十九見二十三穀采）欒樂（襄二十三穀）無

欒施其人公羊作晉欒施者傳寫之誤

（昭十）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昭十一）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昭十三）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昭十四）春意如至自晉（昭十六）季孫意如如晉（昭卅一）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定五）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穀作意公作隱

廷琥按唐韻隱在十九隱意在七志顧寧人謂止韻當收入隱韻意字志韻當收入焮韻近字則志與隱亦可相近者史記楚世家願有進隱集解云隱謂藏其意文選精白馬融注引國語賈注云隱私也呂覽圜道今定則下不相隱注隱私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春秋推見至隱索隱引韋昭云隱猶微也詩柏舟如有隱憂韓詩作如有殷憂北門憂心殷殷楚詞章句作憂心隱隱禮記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衣之聲同于殷猶意之聲同于隱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即齊人言隱聲如意矣以齊人之言證公羊不亦確乎說文𤔌部云𤔌所依據也讀與隱同孟子隱几而卧趙岐注云因隱倚其几而卧隱依倚義同亦隱意可通之證

（昭十）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哀十三夏許男成卒）

左穀作成公作戊

廷琥按戍成字形之誤

（昭十一）春王二月

左穀作二公作正

（昭十一）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穀作祲祥公作侵羊

廷琥按祲侵祥羊古同釋名祲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周禮眂祲一曰祲引鄭衆注云祲陰陽氣相侵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後漢光武紀注作大祲公羊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祥無侵字蓋是所見異也易也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不祥孟子中詳釋名作中祥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左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孔氏疏云詳者祥也古今同耳是古祥字多作詳也春秋繁露云羊之為言猶詳與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羊者詳也考工記車人羊車注云羊善也釋名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說文祥福也一云善羊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詩大明文定厥祥禮記禮運是謂大祥祭義忌日不用非不祥也左傳三年傳棄德不祥注俱訓祥為善易象下傳不祥也虞注乾善為祥公羊宣十二年傳不穀不祥注善用心曰祥是羊祥詳之義同也

（昭十一）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

人杞人于厥慭

左穀作厥慭公羊作厥銀

廷琥按說文慭讀若銀慭屈音同厥屈見前

昭十一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公作有穀作友

廷琥按大戴記曾子制言云有知焉謂之友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荀子大略友者所以相有也白虎通友者有也春秋季友鹽鐵論殊路篇引作季有論語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本作友是有友義通也

昭十二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作熊公作然穀作虎

廷琥按熊虎不同音左氏傳文亦作成虎孔疏云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然與虎熊亦不同音疑熊然為字形之誤

昭十二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穀作慭公作整

廷琥按慭整形之誤也

昭十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公作谿穀作溪

廷琥按爾雅山瀆無所通谿說文谿山瀆無所通者从谷奚聲無溪字是谿為正字通作溪耳左文十六年傳子越自石溪釋文本又作谿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公羊僖三年傳無障谷注云水注川曰溪淮南俶真篇云谿子之弩太平御覽引廣雅云溪子弩也

昭十三 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

左公作弒穀作殺

昭十五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左穀作夷末公作夷昧

廷琥按昧从未得聲書牧誓昧爽馬注云昧未旦也漢書王莽傳音義引字林云昧目旁作未音昧爽也未末可通論語抑末也釋文末本作未未訓為無（禮記檀弓注公羊隱六年注成十六年注論語子路注憲問注陽貨注尚書康誥）未亦訓無國策秦策而未能復戰也高誘注云未無也唐韻入未十三末古音本同則从未从末之字皆同音

昭二十一 蔡朝吳出奔鄭

左穀作朝吳公作昭吳無出字

廷琥按春秋繁露諸侯篇朝名而問之也楚辭遠逝朝四靈於九濱注朝名也朝與鼂古字同說文鼂匽鼂也讀若朝楊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為朝旦非是文選上林賦鼂采注鼂采玉名淮南泰族篇賜以昭華之玉注昭華玉名按昭華即鼂采也

昭十六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哀四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穀作戎蠻公作戎曼

廷琥按蠻曼音同禹貢三百里蠻王注蠻曼也禮儀節慢

周禮職方氏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注蠻用事者簡慢

蠻有要義

昭廿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左公作鄸穀作夢

廷琥按

昭廿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作縶公穀作輒

廷琥按二十七合二十八盍二十六緝二十九葉三十帖三十一洽三十二狎三十三業三十四乏之古音同用縶在緝輒在葉韻說文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馽前讀若輒或从糸執聲左成二年傳韓厥執縶馬前注縶馬絆也穀梁昭二十年傳云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䟽衛謂之輒釋文云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也

昭廿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穀作叛公作畔

廷琥按叛畔字通孟子親戚畔之音義引張音畔與叛同詩皇矣無然畔援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注叛換猶恣睢也按叛換即畔援援換音同也

昭廿一

八月乙亥叔輒卒

左穀作輒公作痤

廷琥按說文耴耳垂也从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垂也故以為名痤乃耴疑字形之誤

昭廿一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公作朱穀作東

廷琥按穀梁作東謂即東國貶之故止稱東然二十三年經云蔡侯東國卒于楚何又稱東國而不貶乎當以左氏公羊作朱東國篡朱經無立入之文者朱赴告于魯也何休公羊注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云東國既篡于朱而無立入之文者正欲惡朱故也何者東國篡朱而無文則知春秋之義惡朱明矣夫朱乃平侯廬之適子嘗立者也東國篡之亂是賊也左傳昭二十一年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蓋朱之勢弱東國篡纖又伏太子失德傳無明文即使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誠有罪矣亦豈容以此而寬亂賊之罪哉何說非也然則東國篡矣經何以又書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既為君則蔡人固以為君也春秋以赴告之辭亦書曰蔡侯也朱之不書卒者蓋雖奔于楚而未嘗歸而復立也東國之卒于楚或係朝楚或楚拘之顧氏棟高疑朱被逐之君而不書其卒東國係篡國之賊而不誌其奔遂以穀梁之說謂朱為東之訛而脫一國字送矣

昭廿二

大蒐于昌間

左穀作昌間公作昌姦

廷琥按間姦古音同漢書嚴助傳而間獨數百千里注間中

閒也管子內業篇攝之閒此謂和成注閒猶中也說文云姦私也婁攝文以人中女從漢鄧禹傳注樵元傳注並云閒私也管子制分篇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曰五閒之注閒謂私候之

（昭廿三）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左公作父穀作甫

廷琥按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己也穀梁隱元年傳父猶傅也儀禮士相見禮古文注今文父為甫詩古公亶父書大傳韓詩外傳並作亶甫詩仲山父古今人表作中山甫詩顯父餞之公羊隱元年邾儀父釋文傳云父本作甫左文十一年傳王子成父晏子春秋新序作王子成甫左定五

年傳公父文伯韓詩外傳作公甫文伯說文甫以用父父亦聲儀禮士冠禮記章甫注甫或為父今文為斧顏氏家訓云甫古書多假借為父字

（昭廿三）胡子髡沈子逞滅

左作逞公作楹穀作盈

廷琥按逞从呈得聲逞呈楹盈音同史記齊世家晉大夫欒盈奔齊集解引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田敬仲世家晉之大夫欒逞作亂索隱逞音盈

（昭廿三）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有疾上有公字左無

廷琥按

（昭廿四）婼至自晉

公作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二字

廷琥按

（昭廿四）丁酉杞伯郁釐卒

左穀作郁釐公作鬱釐

廷琥按鬱郁音相近詩六月食鬱及薁傳云鬱棣屬文選閑居賦古梅郁棣之屬注郁今之郁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隱夫鬱棣集解引郭璞云鬱棣車下李也史記陳杞世家平公鬱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曰名鬱來鬱郁釐來聲相近

（昭廿五）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廿九）夏四月庚午叔詣卒

左作詣公穀作倪

廷琥按倪詣聲相近

（昭廿五）有鸜鵒來巢

左穀作鸜公作鸛

廷琥按鸜鸛音不同說文鴝鴝鵒也古者鴝鵒不踰濟說文無鸜字鸜讀若章句之句鴝即鸜也爾雅釋鳥云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詩鸛鳴于垤傳云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說文雚部雚小雀也詩曰雚鳴于垤是詩之鸛字作雚說文鳥部有鸛字云鸛專畐蹂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與爾雅合鸜鵒

達文見考工記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鸛鵒漢書五行志鸜鵒夷狄穴藏之禽皆鸜鵒達文鸛鵒來有達文者鸛鵒為字形之誤

昭廿五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穀作陽州公作楊州

廷琥按釋名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詩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作燎之方陽清揚婉兮說苑作清陽婉兮左傳文八年晉解揚古今人表作解陽禮記玉藻盛氣顛實揚休疏云揚陽此揚陽音義同也陽亦通作楊論語陽貨史記表作楊貨孟子楊子呂覽注作陽子爾雅釋地秦有楊陓呂覽作秦之陽華淮南子作秦之陽紆揚亦通作楊左傳解

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解楊左傳晉楊干古今人表作楊干詩揚之水釋文或作楊水之字

昭廿六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穀作鄟公作剸

廷琥按鄟剸皆說文所無穀梁成六年取鄟釋文鄟國名禮記文王世子其刑罪則纖鄟廣雅釋詁鄟斷也鄟剸皆專聲左襄九年傳門于剸門公羊昭二十六年盟于鄟陵釋文並云鄟本作專漢書蕭何傳注及叔孫通傳注並剸專聲之急上音也司馬相如傳注乃使剸諸之倫注剸與專同是剸鄟皆與專同鄟陵本作專也

昭廿七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公作郤穀作郄

廷琥按禮記曲禮下相見於郤地曰會注郤閒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釋文引崔李注云郤閒也列子黃帝其神無郤釋文郤閒也儀禮士昏禮郤于敦南注古文郤為綌文選重答劉秣陵沼書雖隙駟不留注郤古馳隙字也孟子音義下引丁音郤義與隙同廣韻十九鐸云郤俗從郄

昭卅 徐子章禹奔楚

左公作禹穀作羽

廷琥按禹羽聲同廣雅釋詁禹紆也白虎通羽之為言紆言萬物始孳漢書律曆志云羽宇也爾雅釋樂釋文引劉歆注云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說文云籀文宇从禹

昭卅一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作躒公穀作櫟

廷琥按左傳昭五年張骼輔躒釋文躒本作櫟昭十五晉荀躒如周釋文亦云躒本作櫟

昭卅一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穀作肱公作弓

廷琥按弓肱音同儀禮鄉射禮記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為肱詩大叔于田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小戎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采綠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閟宮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古

弓字皆與蒸韻字同用韓非子揚權篇毋弛爾弓一棲兩
雄弓雄為韻雄亦厷聲顧氏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古無讀
居戎反者當改入蒸韻

昭卅二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
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公穀莒人下有邾人左氏無

定三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穀作拔公作枝
廷琥按阮宮保公羊校勘記云釋文于枝二傳作拔拔枝
當為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拔之誤為公孫枝

定四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哀四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

姓公孫霍
左穀作公孫姓公羊作公孫歸姓
廷琥按阮宮保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
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姓作歸生疏引此經同

定四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左穀作皋鼬公作浩油
廷琥按周禮大祝來瞽令皋舞司農注皋當為告爾雅釋
訓釋文皋本作浩說文皋字下引周禮曰詔來鼓皋舞
皋告之也油鼬皆以由得聲鹽鐵論作誥鼬

定四 杞伯成卒于會
左穀作成公作戊

廷琥按成作戊字形之誤猶哀公戊許男成之戊作也公
羊釋文戊音茂又音恤

定四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左作圉公穀作圄
廷琥按詩有瞽鞉磬柷圉書益稷合止柷敔爾雅釋天太
歲在丁曰強圉史記作強梧說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一
曰圉人掌馬者圉守之也圉圄雖為二字然月令省囹圄
獨斷曰周曰囹圄是囹圄之圄通作圉矣淮南人間訓馬
圉論衡逢遇篇作馬圄是養馬之圉亦通作圄矣爾雅釋
言圉禁也詩桑柔孔棘我圉箋圉當作禦釋名圄禦也廣
雅釋詁敔禁也書益稷釋文云敔所以止樂圉圄音義同

定四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左作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廷琥按舉莒音同史記范雎蔡澤傳而從唐舉遊索隱引
荀卿書作唐莒顏氏家訓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柏
伯皆白聲釋名柏章章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大事也是
柏有伯義書舜典伯與左傳昭二十八年伯封國語周語
逢伯陵列子伯益尸子伯陽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柏穆天
子傳河宗之子孫蒯柏絮郭注云古柏字多从木

定四 庚辰吳入郢
左作郢公穀作楚
廷琥按唐石經諸本公羊皆作楚

定五春王三月

左穀作三公作正

定七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穀作沙公作沙澤

定八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穀作士公作趙

定十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作夾公穀作頰

廷琥按頰从夾得聲釋名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廣雅輔謂之頰易咸其輔頰舌虞注耳目之閒稱輔頰一切經音義引倉頡夾輔也夾室在堂兩頰故曰夾頰亦在面之左右也

定十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穀梁田上有之字左公無

定十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穀作郈公作費

定十宋公子地出奔陳　定十一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穀作地公作池

廷琥按地池音同說文沱从水它聲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說文地从土也聲也古通它故池馳地沱皆讀沱地古音沱九章橘頌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地與過為韻故吳才老收地入箇韻請為情也顧氏唐韻正云斯于九章以地瓦儀誤作為韻而于楊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為今音也池音駝詳見前此池下地池同音莊子大宗師穿池而飲食釋文池本作地淮南地形掘昆侖虛以下地高注云地或作池

定十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左穀作安甫公作鞌

廷琥按成二年戰于鞌杜注云鞌齊地安甫無考疑鞌字上下與安甫二字之形相似故傳寫有訛耳公羊疏云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

定十二公會齊侯盟于黃

左穀作齊侯公作晉侯

廷琥按阮宮保公羊校勘記云左氏穀梁皆作齊侯此作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

定十三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六衷城郹葭）

左穀作葭公作瑕穀梁無衛侯二字

廷琥按葭瑕皆叚聲

定十三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穀同公羊寅下有及字

定十四衛趙陽出奔宋

左作衛趙陽公作晉趙秩穀作晉趙陽

廷琥按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歸晉在十三年冬十四年春何更有奔宋之事況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三年之中未有歸晉之文則奔宋非趙鞅也穀梁作晉趙陽晉之趙氏未聞有名陽者當以左氏為正公羊疏云穀梁與此同則穀梁之本亦有作晉趙鞅者

定十四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穀作牂公作牄　左作公子佗人公穀作公孫佗人

廷琥按牂牄音同戕通作牂說文戕槍也

定十四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左穀作檇李公作醉李

廷琥按檇醉音同漢書地理志作儁李注云儁字本作檇說文無檇字王存九域志作儁李

定十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穀作牽公作堅

廷琥按牽堅同音易夬牽羊于易釋文牽子夏傳作掔公羊傳二年傳牽馬而至釋文牽本作掔文選羽獵賦掔象廣雅掔古牽字

定十五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左穀作渠蒢公作蘧篨左傳文又作蘧挐

廷琥按荀子脩身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注渠渠讀為遽遽古字渠遽通方言杷宋衛之閒謂之渠挐或謂渠疏

定十五

戊午日下昊

左公作昊穀作稷

廷琥按公羊釋文唐石經作昊宋本閩本同毛本作昃說文昃日在西方時側也徐鍇云今俗別作昊非是書中候舜至于下稷注稷讀曰側下之側大元經君子恩以大稷注稷側也詩畟畟良耜傳云畟畟猶測測也

哀元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左公同穀梁牛下有角字

哀二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左穀作鐵公作栗

廷琥按鐵从金𢧜聲說文𢧜利也栗利一音也詩東山云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迆注栗讀為裂繻之裂栗裂𢧜聲同

哀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左穀作啟公作開

廷琥按左隱元年傳夫人將啟之僖二十三年傳自開天之所啟襄二十五年傳啟敝邑心昭十三年傳以先啟行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云啟開也廣雅釋詁啟開也論語啟予足集解引鄭注啟開也儀禮士昏禮啟會注今文啟作開既夕士喪禮記少牢饋食禮啟字注皆云今文啟為開既夕記啟之昕外內不哭注古文啟為開書堯典允子朱啟明史記五帝紀作嗣子丹朱開明益稷啟呱

咻而泣論衡問孔篇作闞咻咻而泣金縢啟籥見書史記魯周公世家作開籥乃見書以啟金縢之書周禮占人注作開金縢之書詩大東東有啟明大戴記作東有開明左傳六年傳微子啟史記宋世家作微子開論語啟予足啟予手論衡四諱篇作開予足開予手管子大匡衛公子開方呂覽知接篇作啟方唐韻承皆齊音本同故開啟相近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穀作二月公作三月左作殺公穀作弒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左穀作亳社公作蒲社

廷琥按唐韻十一模十九鐸古本為一音之轉蒲从艸甫亳从高省乇聲蒲乇音同也漢書郊祀志亳人謬忌注引如淳云亳亦薄也書序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傳周公從奄君于亳姑前作蒲姑又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史記作薄姑左傳亦作蒲姑氏蒲薄同音蒲亳亦同音也詩轉弁雅箋及蒲傳蒲弱也廣雅蒲約也弱約與亳聲相近蒲之異亳猶盂之與霍也詳見前會于盂下

哀五年春城毗

左穀作毗公作比

廷琥按毗以比得聲同[illegible]切比輔也詩節南山天子是毗箋毗輔也

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穀作荼公作舍

廷琥按舍古音舒舒从舍得聲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聲舒氣也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荼禮記玉藻諸侯荼注荼古荼讀為舒又弓人寬緩以荼注荼古文舒假借字易困來徐徐荼荼實注荼荼舒遲也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人歸讙及闡

左穀作闡公作僤

廷琥按闡僤皆單聲公羊釋文僤亦作闡

哀十年薛伯夷卒

左穀作夷公作寅

廷琥按古音脂真互轉夷之作寅猶夷儀之作陳儀也

哀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穀作鄖公作運

廷琥按員軍聲同

哀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穀作魏曼多公作魏多

廷琥按公羊以為譏二名哀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三傳皆無何字杜注謂無何字為缺文公羊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然放勳重華文命皆名也文武賢臣有新念重則古有二名何休注謂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公羊疏謂孔子作春

秋汰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所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然定哀之間宋有樂祁黎矣又有樂世心矣衛有石曼姑矣蔡有公孫歸姓矣陳有夏齧矣齊之君且名杵臼矣名陽生矣即魯亦有叔孫州仇矣皆見于經何獨于何忌更多譏之耳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八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十有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皆書何忌矣何獨于圍鄆譏之哀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亦書曼多矣何獨于哀十三年譏之説不可通乃如杜氏闕文之説為當

哀四盜殺陳夏區夫

左穀作區公作彄

延琥按集韻彄漚毆彄鷗彄𧮪彄摳皆區聲廣韻區兩收於十虞十九侯部中黃帝内經鬼臾區亦命乎作鬼容邾詩還並驅從兩肩兮釋文驅本又作駈集韻九侯本同音也

左傳補注

左傳補注

桐城姚鼐姬傳著

莊二十一年闕西辟　闕者觀也觀謂之臺門臺門謂之闍闍謂之闕在城曰城闍城闍在宮曰宮闍宮闍者今之云城樓者鄭風之城闕也魏然而高出其外曰闕非必天子兩觀然後謂之闕也諸侯亦有之但爲一觀於中不得爲兩耳李克謂文侯臣在闕門之外穀梁傳言親迎者於廟母送女於祭門諸母兄弟送於闕門女子不踰外朝諸侯無兩觀然而言送於闕門者諸侯之宮廟皆臺門也天子雉門外有兩觀懸象之所也其內宮廟之門亦有觀闕矣而不必兩也子頹之難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此蓋廟門之闕也鄭伯既不敢致天子於己之館而享又不可大天子廟堂而爲主是以於廟門外之西堂禮家所謂索於祊而繹於堂者鄭伯享王之地也杜氏乃說以象魏使於兩觀之前而享王不已近於塗路乎何休公羊傳注云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而天子兩觀之內蓋必又有一觀者也

閔二年與門材　此時戴公廬於曹凡言廬者不成乎室之義不成乎室故但急給以門材而已不及使備棟宇僖二年封於楚邱而後助衛宮室之制如定之方中所咏矣

僖四年楚國方城以爲城　按楚所指方城據地甚遠其由房淮之南江漢之北西踰桐柏東越光黃止是一山其間通南北道之大者惟有義陽三關故定四年傳謂之城口淮南子曰緜之以方城凡申息陳蔡東及城父傳皆謂之方城之外然則方城連嶺可七八百里矣非第南陽葉縣南也

僖九年公家之利　公謂國事家謂君之家事

僖十五年爰田　杜服解此及賈逵註國語說皆不甚分明余意此如漢食貨志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之爰孟康曰爰於也蓋周制定予民以私田令自爰其處更耕之上不奪其有也晉制分國定以爲賞田令其臣自爰其處世守之上亦不奪其有也故皆曰爰晉既分國內田若者屬君若者爲爰田以予臣下故其後欒豹亡而三家爭州田鄭伯石而終不入公晉衰之壞實伏於惠公之世也爰字通作轅故國語作轅漢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其轅皆以於爲義古者民六十歸田商君使民自於其田爲永業不歸公故亦曰轅田與國語之轅田制不同而義則同也

文七年且畏偪　謂畏秦多與徒衛之偪

十七年寡與孤之二三臣　春秋之稱謂其見於傳者多依於禮禮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故史克於宣公稱季文子曰行父而稱臧孫則曰先大夫臧文仲禮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故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既稱寡君而又曰孤王子伯駢稱其君亦曰孤禮王稱諸侯大國曰伯父伯舅小國曰叔父叔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故周於晉或以伯父稱者以其大國也或以叔父稱者以其爲州牧也然亦有於禮甚相違范宣子於晉侯之前曰伯游長子産於鄭伯之前曰子展之功范匄或可諉也子産賢大夫豈不知君

前臣呂哉禮諸侯稱君大夫稱主稱夫子而季札論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東郭偃曰君出自丁鄭人曰公焉在吾公在壑谷祁盈之臣曰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皆失其稱吾嘗謂左傳非一手一時所成蓋有三晉齊田氏爲君之後人所追記者矣故閒不能無譌失也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河曲之戰違命者穿與胥甲也趙成子將討胥甲而於穿難以曲護故先使穿出質於外明年遂放胥甲而罪不及穿猶之長安出質所以自託於趙也

十八年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按大戴禮記四代篇言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是古相傳有是事矣然未嘗言十六相即五臣在焉也傳以舜初臣堯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即爲舉元凱去四凶之事矣其後舜攝帝然後放四罪即位然後任益垂之倫傳曷嘗以爲同事哉臧文仲言皋陶庭堅非以爲一人唐虞時質人有名而已未嘗有字安知六蓼兩國非一嗣皋陶一嗣庭堅者乎吾嘗謂古五帝相去時次意惟嚳堯舜相近黃帝顓頊皆遠略如三王然不得如帝繫篇所載之近也如帝繫所載黃帝爲堯高祖而舜亦出於黃帝在堯九族之中而待四岳舉舜側陋堯第曰予聞如何是堯猶者未嘗親九族也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使顓頊崩而嚳以其從子繼立安得曰滅乎趙又曰自幕至於瞽瞍而帝繫無幕所漏固多矣夫帝嚳高辛氏

也而高辛氏非即帝嚳蓋嚳之祖也顓頊高陽氏也而高陽氏非即顓頊蓋顓頊之祖也自黃帝至於嚳非第元囂蟜極知者元囂蟜極而已自黃帝至於顓頊非第昌意知者昌意而已八凱高辛之裔而非必嚳裔也八元高陽之裔而非必顓頊裔也檮杌顓頊之裔而又非謂鯀也苟禹爲八凱而鯀爲檮杌而傳稱禹曰世濟其美鯀曰世濟其惡是矛盾自相害之說也自帝繫次世太近惟嚳乃曰高辛於是世以八凱爲嚳後則不得不謂之稷契之倫矣稷契堯兄弟也而曰堯不能舉此何理哉高辛氏有子閼伯實沈日尋干戈使爲堯稷契兄弟或兄弟之子而若是悖耶八凱祖高辛而不祖嚳猶閼伯實沈之祖高辛不祖嚳也太史公曰載籍極博考信六藝其言最善又以帝繫姓儒者傳之宜可信則誠然然傳者未必得孔子之眞略無誤失增附信之大過則推之不順且史記世次雖因帝繫之誤而截元凱四凶事猶與五臣四罪分別敘之此不誤也說左傳者混合之則益謬矣

宣十二年師出以律否臧凶　古讀至否臧爲句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此是解上六字且律竭也以下乃解凶字

卒偏之兩　鄭意十五乘爲大偏即是兩九乘七乘皆爲偏天子上公車以九爲節故九乘偏也侯伯車以七爲節故七乘亦偏也十五乘有兩小偏故曰兩楚一廣十五乘故得偏之兩焉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是以十五乘車及一卒百人適吳之猶及也皋女之二子死焉是也巫臣於是舍兩中之一偏於吳蓋

留七乘車也又於卒中選其能射御之人與共故曰與其射御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蓋前一日楚子使潘黨乘右廣以逐魏錡至次日尚未還趙旃夜至故楚子乘左廣以逐之然是晨本應右廣承值故王遇右廣將從之乘

哭井則已　此已不當音紀言哭井則可以出耳

十五年下臣獲考死（句）又何求　此海峯先生讀

成十一年使諸侯撫封　謂撫王畿千里之封諸侯謂內諸侯

十二年金奏作於下　金奏者賓入大門而金奏肆夏此本天子享元侯之樂春秋時兩君相見用之故御至云兩君相見何以易此

十六年射其元王（句）中厥目（句）此海峯先生讀

子反命軍吏　疑當作子重命軍吏是戰蓋子反之卒殲子重未也

十七年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言已尚不忍背趙氏不肯以兵攻之豈忍以兵弒君乎

襄九年宋災　殷商官制不可得詳矣惟左傳略載宋國官制宋蓋因商制也商以左師右師爲宰相之職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左師也然則伊尹爲右相其後宋之爲政者雖不必皆右師而右師爲貴華元曰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外有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五卿宋易司空曰司城樂喜以司城爲政其傳凡言使某者謂爲政者使之也傳云令某者所使者轉自令於所屬也傳云使伯氏司里惟司里非卿乃司城之本屬餘所使者皆卿華臣爲司徒故使具正徒令隧正西鉏吾爲太宰故使庀府守而令司宮巷伯儆宮周官以天府玉府奄寺之倫皆屬於太宰此亦因商之故制也商無宗伯其二師之職蓋有周宗伯之職焉故令敬享祭四墉祀盤庚皆二師之事而華元以爲君臣之訓師所司者周以爲師氏而不爲卿當商之設左右師宰相之職首先教訓故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武丁使傅說朝夕規諫曰啟乃心沃朕心周之師保冢宰其職未嘗無教道君之事然似不如商之二師朝夕時在王左右也此其所以別立師氏之官與

國亂無象　漢五行志引此傳說云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杜注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此二

解俱不明了傳蓋言雖有天道亦視其君之道何如有道雖應有災而能弭者有之無道國亂雖天象無災而召災者有之是以不可知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此晉悼徇當時所見謂之禮耳而實非禮也古之君蓋未能爲成人之禮不任國家之事則大臣攝之於是雖爲君而不婚冠若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成王十三歲而武王崩設如晉悼之言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者禮也周公豈不知是禮哉然成王必待免喪之後及年而行冠禮周公詔之史佚爲之辭然則成王之當喪不冠也其當喪不冠者不能備成人之禮則不服成人之服不能爲人父者則不可以婚雖天下冠婚者未必能盡以才德當其實而先王

制禮必待可以責之之年而後用者不欲以苟用於童子而禮爲虛設也雖天子豈有異哉春秋之世富貴之家縱情早昏國君道長以從大國既任賓客之事矣則亦何得而不冠故晉悼所謂禮非禮之禮也漢昭帝八歲卽位逾九年十七歲而後加元服平帝卽位五年十四歲而崩斂乃冠之是西漢儒者皆知晉悼之言非禮是以棄而不用及後之爲左傳學者乃不能明說之也

十一年不愼必失諸侯　此有臨於戲之盟載書不愼爲鄭所侮故也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　淳字卽射禮投壺禮之純字兩爲純一爲奇

所謂樂也　注非是此樂當音洛與請與子樂之相應言不如是尚未可樂也

十四年鄭人執之　爲孫氏執之耳注謂爲君非是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　羽毛者舞者所秉以爲容也周禮樂師有羽舞有旄舞其羽或鴻或鷸易其羽可用爲儀詩執其翳翿是也旄則用旄牛之尾此蓋周之舊制至春秋鄭衛音興而舞容亦變蓋有孔翠華飾之事建於干首者故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定公四年晉人又假羽毛于鄭此必其珍異之飾於當時有難致者抑此華麗之容用於樂舞在庭爲貴其下者乃建於行路之車假而不歸已爲不信然猶貴其物也至召陵之會旆之于車則又故賤視他人之所寶而輕用之此鄭之所尤惡也杜氏第解爲游車所建似失其旨

十五年鄭人醢之三人也　之猶是也言鄭遂醢是三人也讀之字爲句者非是昭五年傳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及莊子之人也之惡也之字皆當解爲是凡俗語亦多因於古此之字至今遂語轉爲遮

二十年盟於澶淵　此故衛地是時已爲晉取矣晉取衛河北地及東至邢傳皆失其事但以後傳推之可知

二十一年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念茲者善之當爲而在吾念者也吾心誠在于茲則如好好色矣釋茲者惡之當去而惟恐弗遠者也吾心亦誠在于茲則如惡惡臭矣名言茲者以告人也吾意既誠而達之於言則修辭立其誠者矣允出茲在茲者行之未嘗少悖於所念者而已此蓋古人臣告其君以進德修業之事能如是則有功矣故曰惟帝念功臧孫釋之曰善由己一內外言行無不如一然後功可念也臧孫以是爲說不可謂不善說書也而及其行事則徇私而違義豈非但知而言之而用意不誠者乎故孔子論之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惟其意不誠而徒能言故爲私欲所牽作不順而施不恕而不能自克故學莫先於誠意向書是言儒者之精言而先聖後聖相傳之要旨也杜氏釋之不能了其義作僞古文者竊之以謂帝當念皋陶而用之則其旨益泛而其辭亦太繁複矣有宋大儒興論誠意愼獨之旨至精然而未有稱引及此者由作僞古文者蔽之也

子離於罪至聊以卒歲知也　人蓋疑叔向不能附合范氏爲不知叔向以爲欒范之賢不肖等耳二家相爭亦不能決知誰勝苟附合一家皆可以有死亡之禍惟優游無所附爲得其正即是知也

莊公爲勇爵　此如漢武功爵

二十二年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言不論小國情有緩急但按每若干年便責其朝以屆期爲口實也

二十三年先驅至大殿　此蓋所謂勇爵者

使與之齒　先召悼子卽是待以適長之禮及旅召公鉏與之齒則悼子仍列公鉏之下蓋周人先貴貴後序齒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卒乃燕毛亦同此義杜詁非是

又由爲公左宰　晉左宰蓋掌卿大夫攻立之事

二十五年與崔子自側戶出　古人室惟有向堂一戶在室東南此側戶蓋特爲之以避公故公不知其去而猶歌

二十六年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大戴禮記載祁傒告平公羊舌職其爲公軍尉其爲和容蓋羊舌職本兼此二官其後職死子午襲其父之軍尉子肸襲其父之和容此召行人蓋和容之職

而雍害其事　言諸事與巫臣爲難

二十七年幸而後亡　言將被殺出亡猶爲幸耳

二十八年國遷朝焉　謂朝見慶舍

使諸亡人得賊者　賊傷也言亡人當崔氏弒君時能鬭而受傷者則反之取其勇健也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時齊諸大夫皆相約滅慶氏而分其邑後傳與晏子北郭佐子尾邑皆是也惟陳氏但擬取得木而已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　諸大夫分邑非義故晏子不受而云恐失富者所謂危行言孫

受而稍致之　其時諸大夫分慶氏邑者一人不受則餘人更分之不能及公也故以受而稍致之爲忠

國人猶知之　知識也世被戮之尸往往有既葬久而不腐以受戮者蓋天譴之故齊人識其爲崔子

二十九年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此子大叔引詩及僖二十二

年富辰引詩皆當作昏姻孔員員以還繞翼衛爲義如幅員之員也詩毛傳云旋也釋文云本又作員蓋古以旋爲義以言爲義同作員字石鼓及他金石刻多然後以隸書寫詩者改以言爲義之員爲云而並昏姻孔員改之其鄭風聊樂我員亦顯遺未改皆駁文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注謂有殷王之風俗此殷當是文武字之誤

盛德之所同也　言德非一端同備於此

世行也　杜注世爲行人非也子晳子駟之子非世行人蓋鄭以大國之求無藝出使之事多七穆以世次長幼遞行以均勞遞子晳親則公孫爵則上大夫故遞當及之

三十年國之禍難誰知所敝　言子晳以兵犯正卿是生難而害國也如此則國難安知所極此不足與也

昭元年吾代二子愍矣　謂子羽伯州犂

使請帶焉至裂裳帛而與之　帶之言代也裳之言常也樂王鮒欲穆叔自謀所以替代其死者穆叔既論其不可又言鮒也將非明告吾意則彼且相嬲不已故與以裳帛言吾守常不變甯以就死若爲求代之計則褊小不足爲丈夫矣裳大帶小故借爲隱語杜謂不逆鮒意大失其旨訓褊爲盡亦非文詁

老夫　趙孟年未五十安得自稱老夫此叚文也

天乎　天字乃夭字之誤

四年子產作邱賦　杜註謂如魯田賦此解非是魯之田賦乃是混賦稅二者爲一恐鄭此時尙無此制且子產賢者作邱賦固重於古制然不應遽至如魯之取二也此蓋略如魯之邱甲不用古出車以甸計之法而以邱計然不謂之邱甲者魯是一邱出一甲士三甸十二邱而當出四車鄭亦是以邱計賦其多寡或不與魯同不限以一邱出一甲士故不可曰邱甲吾意子產爲是抑又有故古以家出賦家有上中下三等之別設邱邑之內上家多則所出偏優下家多則所出偏困惟以甸計之合五百二十家出車一乘則國內所出亦略均矣鄭國強族既多各護其邑容有上家反出少下家反出多者其不均則益甚矣惟限以邱計則檢察易精而下家不至重困故子產以爲利社稷若徒增賦而已是害民病國何謂利社稷乎

十一年利不可強　強平聲洋多之義

十二年南蒯懼不克　公子憖與蒯蓋初謀假晉援以去季氏故憖從公如晉值晉拒公不得入蒯所以懼不克而更畔附齊

湫乎攸乎　湫音秋深也攸遠也二字合韻湫起深思攸起遠志

南蒯枚筮之　方言枚凡也

十三年以幕蒙之　蓋晉以在行無牢獄故以幕蒙閉之以爲獄不必裹之也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註云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又云三罪惟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按元凱之論叔向是也而曲護左氏以曰義也夫爲疑詞則非左氏正以叔向爲義非疑之

十五年既葬除喪　古人喪服由重受輕皆曰除喪故曰期而除喪道也此除喪是除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及除麻服葛齊景公卒於哀五年公羊傳於哀六年曰除景公之喪其禮亦如此

叔氏爾忘諸乎　晉世家載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武公爲晉君然則唐叔晉之分器當籍談時晉已無有矣故談忘之然此事晉與周俱當諱言之王悉言之亦忘經畢典之道也

王雖弗遂　謂王朝祭之事當奪其情不得遂服改服事畢而反喪服若書載康王受顧命是謂弗遂

動而失二禮　謂以喪求器及宴樂已早

十六年孔張立於客間　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享行於廟而與外朝位同故子產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其位蓋皆西面北上詳余論語說內

十七年嗇夫馳庶人走　漢五行傳志引此傳說曰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

二十年齊子帷於門外　北門即豐獲之門齊豹蓋以城門之隘而殺公孟故下文云及閎中

二十四年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越之會楚蓋以舟師泝江入濡須達淮古江淮于合淝通淮今塞

二十五年會於黃父子太叔對簡子問禮　子太叔所聞於子產論禮之說其義與禮運相表裏自天地之經至效天之生殖長育所謂達天道也自民有好惡至是以長久所謂順人情也夫審則宜類則己之性情得其正矣及至審行信令施舍禍福賞罰皆當乎人情之公物者事也生者人所好之事而可樂死者人所惡之事而可哀夫誅戮當罪其家未嘗不哀而天下以為快賞加憸壬其家未嘗不樂而天下以為哀吾之罰賞刑誅于人以哀樂者皆得其宜而無拂人之性是為哀樂不失矣協人心之公乃所以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子產之言及是及其論伯有為厲語皆精粹其學必有所受蓋春秋時之賢者多矣

遠哉遙遙　遙遙當依漢五行志作搖搖言危不安也

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蓋前一日習舞

孟氏使登西北隅　隅如城隅宮隅之隅樓也

二十六年縛一如瑱　瑱當讀如九歌瑤席玉瑱之瑱言縛折之使正方如鎮席之石不似端兩僻形故易藏匿若讀他見反解為耳瑱以鍼一兩縱縛之至堅安得小如耳瑱乎

三十一年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　此處文舛誤當移死且不朽四字于賜之死之下

定四年封父之繁弱　周分魯之寶器其尤重者有三焉公羊傳曰璋判璜禮記謂之大璜左氏謂之夏后氏之璜未知璋與璜孰是然其物一也曰弓繡質禮記謂之大弓左氏謂之繁弱一也曰龜青純禮記謂之封父龜與左氏之封父一也龜之名

封父猶何僂昭兆之類文十一年傳皇父之二子死焉杜元凱以謂皇父及穀甥牛父之猶及也此文曰封父之繁弱蓋其訓亦若是鄭康成誤以封父為國名元凱因之以封父之繁弱并為一物既已失其訓矣及魏周隋唐閒人作譜牒者苟不知所自皆妄依託於古勃海蓨封氏不悟封父為龜名為鄭杜所誤乃自云出夏后時諸侯封父此則事之尤可笑者已

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古人兵車以革漫之故曰革車其漫轂處須加膠筋故考工輪人記曰望其轂欲其輥也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又革漫處亦非獨轂在輿上者則輿人記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是也在輈者則詩云五楘梁輈是也吳人用木蓋如棧車楚人用革則飾車矣用革者滑易而固然不耐雨溼膠革

解散反不如徒木之無患故曰不可久也
奔（句）食而從之　楚人爲食未食棄其食而奔吳人食而從之
王使見　莊子讓王篇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
後得見其所述疑卽此事傳說之者各異耳
八年顏高　孔子弟子有顏高字子驕
九年吾猶衰絰而子擊鐘　禮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樂
祁以八年春卒於晉尚未歸葬故其子子明雖逾年不除首絰
樂大心與樂祁乃族兄弟當以麻終月數而已是時計應除服
然嘗念子明猶重服以同族之情不宜奏樂蓋子明是樂氏宗
子族人必與同休戚者也
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器用必待人而後用用焉者謂能

自動用其身爲者也人民牛馬獲麟皆是
其帥又賤　景公伐晉蓋與莊公朝歌之役相似所用皆輕勇
之士而棄舊官
十年郈工師駟赤　孔子弟子有壤駟赤字子徒
十三年衞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衞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　是時衞已畔晉而邯鄲尚與衞交通衞有以五百家爲
臣虜在彼雖有寒氏西門之役而必重事邯鄲故曰衞是以爲
邯鄲徙之則衞無爲重事之矣然午既諾趙鞅須有以歸之乃
侵齊虜略齊人歸之晉陽以替衞貢趙孟於是旣怒其逆命而
擅兵造怨又覺其私通衞國之情是以殺午注竝失其意
哀公二年子南僕　註以郢爲靈公子此據世本云靈公生昭

子郢也然竊疑世本或傳誤郢當是公庶弟夫人曰立公子郢
爲太子立弟亦得稱太子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仲嬰齊後
其兄歸父是已故立郢雖庶弟亦謂之子矣若郢本靈公子公
不得云余無子也
哀公六年楚昭王知大道矣　孟子時猶足用爲善者齊宣而
已孔子時猶足用爲善者楚昭而已孔子是時居陳蔡閒者三
年豈謂陳蔡可用愈於齊宋衞鄭哉徒以因之通楚而已昭王
旣死孔子益無望矣於是年而孔子改轅而北之是昭王之賢
猶見取於聖人也然而不遽入楚而之陳蔡者楚非如齊衞與
魯夙有相知之誼也非待其聘不可往也昭王旣聘孔子旣往
此難得之遇天下將大治之機也而卒沮於子西夫子所以歎

彼哉矣
七年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此時三家之意
皆欲伐邾不欲者諸大夫也孟孫蓋不喜景伯首爲異議以爲
自矜其賢其曰惡賢而逆之忿詞也其下諸大夫對以爲伐邾
恐以自危同於景伯意故皆不樂而出杜注說之皆失其旨以六
年經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及八年傳景伯怒對鄒子召之而至
語證之知何忌未嘗與季氏異矣
十五年召獲駕乘車　此皆欒甯之事蓋委其事季子而自求
免禍出奔獲者臧獲之獲不得平日御人故使獲駕耳

左傳劉杜持平

劉炫規杜持平敘

左傳自杜氏集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穎子嚴之註題曰經傳集解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棄經從傳先儒集矢焉故自杜而後南朝則崔靈恩著左氏條議以難杜北朝則張沖著春秋義略異于杜氏者七十餘事衞冀隆精服氏學難杜六十三事至劉光伯隋世大儒隋志記其撰左傳述義四十卷孔沖遠作正義據以爲本見於自敘今亦無從別識獨其規過唐志作三卷者孔疏一一標出而概以爲非毋亦袒杜之過與余幼承庭訓授讀是經蓄疑者久矣壬戌之秋將乞假旋里謁河間紀文達公于邸第公意若重有所託者瑛敬進而請之慨然曰當日編纂四庫嘗欲作規杜持平一書以釋兩家之紛今老矣有志未逮惟汝同志其爲我成之瑛謹誌之不敢忘其時方殫力於說文爲羣經正字之學猝猝未暇夠及迨脫稿而余年已七十有四矣精力日益衰幾何不負師命也幸天假餘年猶可力疾從事經始於甲戌之冬閱十有五月而書成顧以炳燭之明又苦索居之久其去于負師命者又幾何也顧是非訛折提命如新安得起九京而執經問難也夫嘉慶乙亥嘉平邵瑛書於桂隱書屋

劉炫規杜持平目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冬宋人取長葛
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及大逵弗及

桓公

及其大夫孔父
以郜大鼎賂公
大路越席
藻率鞞鞛
三年春正月
嘉栗旨酒
宋人執祭仲
許叔入於許

冬城向

莊公

以蔡侯獻舞歸

齊人執鄭詹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

閔公

辛廖占之曰吉

是服也狂夫阻之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僖公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卜徒父筮之

涉河侯車敗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服者懷德

貳者懷刑此一役也

公子季友卒

夏滅項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邾人執鄫子用之

用鄫子於次睢之社

宋公茲父卒

公賦六月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室如懸罄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鄭伯捷卒

晉人敗狄於箕

文公

作僖公主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反過甯甯嬴從之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
邾子蘧蒢卒
惠叔猶毀以爲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鹿死不擇音

宣公

皆取賂而還
鄭伯蘭卒
以盈其貫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衞侯鄭卒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先穀佐之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衞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於是有庭實旅百
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山藪藏疾

成公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用蜃炭
何臣之爲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立武宮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敢告不甯君命之辱
邾子貜且卒

士燮卒
襄公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使西鉏吾庀府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會
吳子乘卒
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

邾子牼卒
曹伯負芻卒於師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齊侯環卒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夏邾畀我來奔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在周爲唐杜氏
男女以班
晉侯許之
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
先八邑
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伯有賦鶉之賁賁
且觀優至於魚里
衞侯衎卒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盛德之所同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
昭公
取鄆
吾代二子愍矣
十一月己酉
滕子原卒
西陸朝覿而出之

叔禽叔椒子羽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因其十家九縣
余又將殺段也
陳侯溺卒
遂楚而建陳也
宋公成卒
朝有著定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公子慭遂如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僕析父從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猶義也夫

受脤歸脤
許不專於楚
及師至則投諸外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
七音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同德度義
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齊侯圍鄆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矯誣先王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木正曰句芒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定公

而田於大陸焚焉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公及諸侯盟於皋鼬

社稷不動

大雩

公會晉師於瓦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得用焉曰獲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郥氏

哀公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晉取棘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國人懼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人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逢澤有介麇焉

孔某卒

衛流而方羊裔

武伯曰然則彘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劉炫規杜持平目錄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一

元年春王正月（隱元年）

注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疏劉炫爲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

按漢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又曰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杜云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意正本此義亦正大而劉光伯以爲元正惟取始長之義又曰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似春秋此筆專爲隱桓而設褊矣且人君卽位稱元年孔子未修春秋前自是古法如此故君之始年謂之元年歲之初月謂之正月董氏尙覺有意求奇況專主隱桓耶

冬宋人取長葛（隱六年）

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疏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

杜孔義已明瞭而劉光伯必以大都名通强與杜違按長葛漢志潁川郡有長社縣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後漢志潁川郡長社有長葛城劉昭注引左傳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水經注洧水篇洧水與龍淵水出長社縣西北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

于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又社土地名潁川長社北有長葛城合此諸說可謂詳哉其言之矣而不言及大都名通是光伯之說亦以意逆之也然卽據上諸說其爲大都甚明如此立說亦無不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隱七年）

注但言以歸非執也

疏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

按春秋之文凡以歸者多言執如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illegible]

春秋有變文之例此凡伯由聘魯還見執趙子常謂變執言伐乃修春秋之辭范武子謂諱執言以歸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其說並通況公羊傳明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傳有明文杜必以爲非執泥矣劉引沈子邾子者以定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經書殺之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傳言囚諸負瑕獻于亳社于執更無所疑也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隱八年）

注許田近許之田

疏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公羊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憑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

按許田爲魯朝宿之邑公穀皆同獨左氏言許田與祊田並言見桓元年傳是許邑之田也故杜云許田近許之田而劉光伯以爲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孔穎達以爲無所憑據而詩閟宮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是常爲魯南鄙許爲魯西鄙當必有所本劉君所見或與毛同元和郡縣志云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左氏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而祀周公卽此城寰宇記亦同皆依據毛傳爲證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隱八年）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疏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衞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矣規杜氏

按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史記集解引鄭駁五經異義此傳文作以字爲氏杜解補正曰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文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據此泥定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故有可疑知謚乃傳寫誤字本作氏則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族者屬也氏之別名義本瞭然可不必別生轇轕矣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十年）

注書取克之易也

疏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

按左襄十三年傳云凡書取言易也昭四年傳云凡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是取者皆易詞注此經上言伐下言取杜注云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既用師徒卽不得云克之易矣莊十一年傳云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注云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公羊昭四年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取之爲言滅之此經云取之正此義故劉光伯以取之非易規杜氏亦此意也孔仲達必以爲非失其旨矣

及大逵弗及（隱十一年）

注逵道方九軌也

疏劉炫規過以逵爲九道交出國國皆有逵道

按元凱之說是言塗方九軌曰逵本考工記匠人經涂九軌也光伯之說是言九逵之道曰逵本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逵也但考工經涂九軌無名曰逵之文恐杜意以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記有九軌卽以逵當之而不知其說實無當也逵說文本从九从首作馗九部馗九達道也釋名釋道九達曰逵齊魯謂道多曰逵師此形然也詩兔罝施於中逵毛傳亦曰逵九達之道其他漢魏注家無不用爾雅爲義惟杜元凱以道方九軌用考工易爾雅隱十一年及莊二十八年宣十二年並同光伯規之當矣

及其大夫孔父（桓二年）

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疏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

按以父爲名故杜以爲貶詞且積累其惡以示責然以父爲名爲貶義固難通書傳從無以父爲名者亦從無以父甫爲貶詞者且孔氏之先多以字連父故世本有木金父祁父家語本姓篇云宋襄公熙生弗父何何生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此孔父杜氏謂孔父嘉孔子六世祖是則孔父名嘉春秋書孔父實非名也穀梁傳謂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最爲得之而杜以爲貶詞且積累其惡云內不能治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劉炫規之當矣此事公穀二傳俱得其實惟杜氏所言未允不可不因劉氏之規而論之

以郜大鼎賂公（桓二年）

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疏劉君難杜注郜國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郜北郜並宋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

按左傳二十年郜子來朝杜注郜姬姓國孔疏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據此似造大鼎者即此郜國也穀梁傳曰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但據杜意郜國爲北郜宋邑爲南郜近志云郜有二城北郜城則爲郜國又南二里曰南郜城則爲宋邑隱十年取郜是也俱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劉光伯以南郜北郜相去不遠並是宋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然則郜國畢竟在何處耶

大路越席（桓二年）

注大路玉路

疏劉君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

按周禮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釋大路然總目曰昭其儉細目曰茅屋曰越席不應大路獨以玉故服虔云大路木路而劉光伯遵服亦曰大路木路非光伯妄規乃正其立言有

斟酌也正義轉云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又引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豈非於義不倫立言倒置

藻率鞞鞛（桓二年）

注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疏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

按鞞鞛言刀飾上下多誤惟毛傳瞻彼洛矣不誤而公劉言之便誤劉光伯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規杜氏乃援瞻彼洛矣也若并及公劉傳又爽然自失矣孔氏阿杜謂鞞鞛或上或下俱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此作疏之體則然不可爲正論劉熙釋名釋兵云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鞞鞞卑也在下之言也分別上下而言其所以然此篤論也

三年春正月（桓三年）

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厤天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故不書王

疏引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厤經不書王如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大王居於狄泉其時未有王矣時未有王厤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厤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

七年再失閏傳偁司厤過而杜釋例云魯之司厤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厤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寘閏欲以補正時厤既言厤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厤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

按春秋屬辭曰春秋書王正月九十一王二月二十四王三月十九歲首必書王月明奉王朔也事繫正月書王正月正月無事而事繫二月則書王二月正月二月俱無事而事繫三月則

書王三月月爲繫事書也孔氏曰正月周之正也二月殷之正也三月夏之正也故皆書王以別之吳氏曰此侯國之史故於月上加王若王朝之史則月上不必加王也二說皆得之若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則夫子所筆削也而杜氏以爲由王室不班厤故劉炫規之如此其實桓公無王自是公穀舊說胡文定曰桓公弒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諸侯之喪事畢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鬪有沐浴之請爵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不王政而不王也此夫子筆削之意也

嘉栗旨酒（桓六年）

注栗謹敬也

疏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

按昔傳榛栗棗栗義多取敬栗栗主用栗亦取敬謹戰栗此杜所以栗訓謹敬也劉光伯以栗爲穗貌考詩生民實穎實栗鄭箋栗成就也毛傳栗其實栗栗然是栗爲穗貌也孔疏引桓六年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

爲穀熟貌穀熟貌卽穗貌也況嘉栗配旨酒而嘉栗又所以爲酒爲醴者於義更爲親切仲達必以爲非毋乃阿杜太過

（慈銘按以嘉栗爲粟米之嘉者以與旨酒對文其詞甚順然傳文下云謂其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自以有嘉德釋嘉字無違心釋栗字故杜以謹敬釋之且既云旨酒自不必復及粟米之嘉此當從杜）

宋人執鄭祭仲（桓十一年）

注祭氏仲名不偁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疏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吳規杜氏又云祭仲本非行人

按以祭仲爲行人是杜氏一人之言而傳中不一見有稱祭仲見隱元年有稱祭足見隱三年有稱祭仲足見桓五年杜注祭

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有稱祭封人仲足見桓十一年杜注封人是守封彊者因以所守爲氏似無可疑而劉氏仲爲氏攷伯仲叔季長幼之稱以爲字似亦有理惟杜以祭仲爲行人而於傳中注且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攷傳仲未嘗出使往宋特被誘如宋在宋見執耳被誘如宋卽非因事而行非因事而行更不在使人之例杜强目以行人直不知何所據也光伯謂祭仲本非行人於傳中又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所規當矣

（慈銘按杜以仲爲名足爲字亦出臆撰仲叔等字春秋無以爲名者疏引蕭叔爲比然莊十二年傳之蕭叔大心杜注以叔爲名亦是臆說蓋古人紀事名字連偁往往先字後名如孔父嘉弗父何等皆是祭仲足蕭叔大心亦是先字後名惟當時簡書亦有竟偁字者如後世以字行之比孔父與祭仲皆以字行不亦以偁字嘉之劉說蓋用公羊以祭仲爲行權存國其說亦非是）

許叔入于許（桓十五年）

注許叔許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旣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疏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理故于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氏

按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甯集解云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其義最爲平允杜但以叔本不去國無事國人迎立故曰雖稱入非國逆例然言未允矣光伯規之蓋此意也

冬城向（桓十六年）

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衞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如滕卽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厤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疏劉炫規過以爲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淸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淸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中霜始降房

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元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按春秋凡城築俱不月城凡二十三築凡八俱不月也雖會城不月襄二十九年城杞是也雖城成周不月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皆以其事不可以月刻之故此城向亦然葢戒事於冬初而成事於春令既無妨農事又不害公旬故傳曰書時而諸

儒所以嘵嘵者總緣下文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於夏正則九月是不時也而杜尊傳謂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木事異各隨本而書之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而劉光伯備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總在建亥之月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然杜謂此年閏在六月月卻節前此語此論竝非漫然葢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光伯但知火見土功常理而不知逢置閏之年火見亦有遲早杜已明言推校此年閏在六月乃執周語以規杜抑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以蔡侯獻舞歸（莊十年）

注獻舞蔡季文隱七年注但言其歸非執也

疏劉炫云在陳死則偁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

按春秋書以歸者其文不一宣十五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十四年以頓子牂歸十五年以胡子豹歸然潞子許男頓子胡子上俱系以滅是宗廟社稷已亾而君見獲於敵沈子上系以滅下更系以殺之是宗廟社稷已亾君已見獲而又受戮於敵若蔡獻舞則宗廟社稷不亾君

不被囚執但與將其歸穀梁傳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光伯規杜其實杜義與劉同全無異處豈當日未檢隱七年杜注耶抑光伯所見本此處別有杜注耶

齊人執鄭詹（莊十七年）

注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偁行人罪之也

疏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盾

按春秋無行人專官其偁有稱行人者如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昭八年楚人執鄭行人干徵師殺之見春秋經乃一

時奉使亦偁行人非專官也此鄭詹杜以爲鄭執政大臣或因傳七年傳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之文之故至行人實不見經傳亦杜氏一家之言也若詣齊見執本屬當時實事而釋例又云詹本非出使蓋言詹迫於徵朝而往非奉命行聘之使也光伯規杜之意言詹之往齊如此更不得爲行人仍桓十一年以祭仲非行人之義孔仲達以二文雖異而實同駁之恐非劉意也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莊三十二年）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疏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健耳非有力也當言投車蓋過於稷門

按杜氏說蓋似曲詳傳義蓋自是名物攷工記輪人爲蓋蓋崇十尺固矣劉熙釋名釋車蓋在上覆蓋人也荀子禮論瓬蓋斯象拂也楊倞注蓋車蓋也投蓋自是投車蓋杜氏謂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曲而無當杜解補正曰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能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辛廖占之曰吉（閔元年）

注辛廖晉大夫

疏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

按周有辛甲辛有傳有明文一則曰昔平王之東遷也再則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其爲周人無疑而杜唯以辛廖爲晉大夫故光伯規之且以晉國不得有姓辛攷辛史記禹後有辛氏廣韻夏啟封支子於莘莘辛聲相近遂爲辛氏宜光伯謂晉不得有也然杜解又引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

是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太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此杜氏原本於傳之言不得謂其虛擬臆度也

是服也狂夫阻之（閔二年）

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疏劉以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按光伯此條非規杜也直駁服虔及外傳韋昭說耳服虔以狂士卽方相氏之士服卽方相所掌元衣朱裳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阻止也韋昭以方相氏之士將服是衣必先

詛之阻古詛字也光伯謂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據外傳狂夫阻之衣下有其言曰盡適而反言卽狂夫祭詛之言韋昭注亦同也偏衣外傳謂之偏裻之衣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亦見韋注方相元衣朱裳左右同色自不得爲偏衣也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閔二年）

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

疏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太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

按光伯所規是也曲沃卽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粲左傳附注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秖取內寵嬖子二事耳則驪姬奚齊是也胡文定殺世子申生傳亦特舉二事爲言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僖五年）

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疏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

按上所云至卽此所云至望卽望雲物書卽書雲物而書本或作而書雲物陸元朗以爲非其實義無所非下文既云書雲物則上而書可省繁複耳上已言公既視朔此總分至啟閉斷無再用公字之文且上公既至而書言其實事下凡至爲備故也言其理何爲尙要用公字乎杜云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上日南至何嘗不是日官掌其職而公必親視朔何也

卜徒父筮之（僖十五年）

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疏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

杜解補正曰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按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疏卜用三龜簭用三易故顧以太卜掌三易之法證古之筮皆掌於卜而僖四年孔疏引崔靈恩以爲筮必以三代之法故太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

涉河侯車敗（僖十五年）

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之車敗也

疏劉炫以爲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有三敗也

杜解補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伯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何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於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僖十五年）

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咸服復可當一時之功

疏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杜則假稱君子之意君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君但論韓戰於秦未有深利何冐納也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

按一役指現在韓戰自是確不可易而杜好爲異解謂復可當

一事之功宜光伯以服義規之也故孔氏亦不能以爲非顧以爲未能殊絕以直截了當之文而求殊絕徒見其阿附矣

公子季友卒（僖十六年）

注稱字者貴之

疏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又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按杜以季爲字劉以季爲氏凡言氏者世其官也生而賜氏卽生而賜族族者屬也氏之別名春秋五論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季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族俾世其卿也光伯以季爲氏又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其說皆當惟杜以季爲字失之

夏滅項（僖十七年）

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疏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按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言滅項是用大師也將卑師眾應稱師將卑師少不應稱師劉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理或然也或疑將卑師少豈能滅國不知項

雖國名其實不過一邑杜注項國今汝陰項縣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也是項之言滅可無疑也況經言師師固非一師傳言師少亦豈不成師將周禮二千五百人之限而猶有所不足乎以將卑師少不能滅國非通論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一終　南菁書院叢書

劉炫規杜持平卷二

餘姚邵瑛學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僖十六年）

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

疏劉炫云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

按杜氏棄人事而空言陰陽劉氏言陰陽而重在人事其義本於服虔而實發源於兩漢羣儒穀梁傳注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公羊傳注何休曰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也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之耿介自用卒以三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又穀梁疏引許愼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於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六鷁退者鄭元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以上諸說皆言陰陽而重在人事與劉氏義同也

邾人執鄫子用之（僖十九年）

注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

疏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於社

按書微子犧牷牲用孔傳器實曰用周禮庖人凡用禽獸疏家每言殺牲謂之用卽此用之之用也傳稱用之於社而經不書於社故杜云赴不及然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傳言用隱太子於岡山而經不言岡山豈亦赴不及耶則光伯規過謂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於社不爲無當也

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僖十九年）

注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疏劉炫云按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

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按殺人而用祭原屬不經宜光伯之駁之也然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似非無因司馬子魚之言固屬鑿鑿況後漢志琅邪國下云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劉昭注補引博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彼用人於亳社傳言始此次睢之社恐東夷舊俗相沿如此故博物記有民謂之食人社之言蓋淫昏之鬼夷狄之俗非禮明義斷之君有所不能禁也

宋公茲父卒（僖二十三年）

注三同盟

疏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

按宋公茲父以僖公九年即位其年盟於葵邱十五年盟於牡邱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二十一年盟於薄也然是盟也其秋實宋公主盟會盂魯不與焉楚乃執宋公以伐宋至冬十二月公會諸侯盟薄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尚未得與盟安得謂與魯同盟也光伯以不與薄盟規杜蓋得其實

公賦六月（僖二十三年）

注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疏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

按杜注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故曰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然其下文實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以佐天子實次章之言不可爲首章也且以匡王國者言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以佐天子者言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於公子還晉之事以匡王國實不如以佐天子之爲親切也杜氏舍本文而自引以匡王國以全其稱詩篇者取首章之義之說實屬牽合無當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僖二十五年）

注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疏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

按按勘記云經徑古多通用如楚詞招魂經堂入奧王逸注經一作徑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此傳徑爲徑行上讀爲義經爲經歷下屬爲句上屬者謂趙衰以壺飧從徑

卞國者謂經歷饑餓而弗食皆言趙衰從晉文之績也然下愿恐非光伯一人經典釋文曰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不專云劉讀是經徑通用古固有此兩讀非獨光伯一人也

室如縣罄（傳二十六年）

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疏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葢柱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

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曰如罄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

按磬罄說文異義缶部罄器中空也从缶殸聲詩云缾之罄矣石部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是也而古多通用如禮記樂記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罄字之誤也文王世子則磬於甸人孔疏引左傳室如縣磬杜預云罄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又左傳經典釋文云罄亦作磬盡也國語亦作磬韋昭注云縣磬言魯府藏空虛如縣磬也按此文之辨不在罄磬之異同而在如字之作而解與否杜作而解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作本字解故言如罄在縣下無粟帛其實如罄便當作磬罄祗當作罄盡解說文所謂器中空擧義詩缾之罄矣是也

（慈銘案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二句相對爲文磬罄字通磬之在縣作偃句形[illegible]室中空無物僅有榱柱存广之形故云室如縣磬也杜解作資糧縣盡不辭甚矣且即以磬本字之義言之謂室如器中空亦較勝罄盡之訓然於縣字無著若杜義則縣字更不可解矣服說謂盡去蓋覆及壁惟存榱椽是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傳二十六年）

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疏自祝融之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

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

按論語子路孔安國注三十年曰世皇疏同說文亦曰三十年爲一世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注父子相繼曰世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亦曰父子相繼曰世夫父子相繼度亦不過三十年上下之數兩義亦相通也如此則杜所云十二世孫亦不過三四百年之數安得有一千二百年乎劉氏泥定百年爲一世規杜且云千二百年未爲允當孔氏謂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亦無所證據

（慈銘案劉說以祝融在帝嚳之世下歷帝摯九年堯九十年舜五十年[illegible]夏四百年殷六百年匡）

（鬻熊周初約一千二百年不得僅爲十二世故云父子十二世得千二百年則當百年爲一世矣此爲杜誤無疑邵氏似誤會）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僖二十七年）

注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疏劉炫云下蒐於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以規杜氏

按先軫於此始見其官職無攷故杜以下文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證之若二十八年郤穀卒則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故傳曰上德也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也韋昭於其佐下軍則注曰

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於將中軍則注曰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覘杜爲斟酌先軫亦稱原軫如先縠亦稱原縠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僖二十八年）

注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

疏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

按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光伯以爲晉人告略亦有見春秋自莊公以前傳所記楚事往往不見於經亦由不告也況此役楚師大敗情尤非所樂告而晉自獻公以來告命已通於魯僖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注釋經必須告乃書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注釋經書在今年則此城濮之役以爲晉人來告無疑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乃晉人告略耳

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僖二十八年）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疏劉炫規過爲以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

按釋名釋天云風放也氣放散也晉中軍風於澤非必牛馬因風而走逸不過言牛馬放散於澤耳因放散牛馬遺失左軍所建之旃祁瞞之奸軍令亦不過如此何必至盡失牛馬始爲罪

極重也且爾時晉師方欲進集中軍牛馬遽失豈能猝備是杜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之說恐非也光伯謂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甚當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僖二十九年）

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

疏劉炫以爲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

按杜上經注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此上傳注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而於王子虎慄以爲違禮下盟列國故劉炫規杜

謂道貢其職公侯不貢其盟王使不知此注已云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云兼有者謂諸卿祇可當小國之君旣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也穀梁盟洮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況王子虎非盟洮王人下士之微可比乎王子虎亦曰王叔文公見文三年傳

鄭伯捷卒（僖三十二年）

注文公也三同盟

疏三同盟皆據王臣臨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

按鄭文於魯莊二十二年卽位與魯同盟者屢矣莊二十七年

於幽僖元年於檉五年於首止七年於甯毋八年於洮乞盟九年於葵邱十三年於鹹十五年於牡邱十六年於淮二十一年於薄二十八年於踐土又於溫與魯十二同盟而杜云三同盟實不可解孔疏强爲之說謂據王臣臨盟則八年於洮九年於葵邱二十八年於踐土是然與魯同盟獨於鄭必有王臣臨盟者始合亦不可解此必有誤字宜劉氏之規其謬也

晉人敗狄於箕（僖三十三年）

注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疏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

據傳箕之役晉侯先軫皆在郤缺尙未爲卿而獲白狄子者實郤缺杜注以爲郤缺稱人者未爲卿似當時爲將帥者乃郤缺也以今詳味春秋經傳稱晉人蓋穀梁傳所謂衆辭固不必指郤缺亦不必指先軫與晉侯晉人猶詩載馳許大夫而曰許人耳如曰晉諱而以微人告此役於晉似無所諱四月文公旣葬秋月於禮得從戎事狄之强橫迭侵魯衞齊晉敗之有功且獲其君又何恥諱而以微人告是杜注固未善劉規亦未盡得也

作僖公主（文二年）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劉炫說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

按周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旣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公羊注引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藏於廟室中當所奉事也范甯穀梁注曰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本孝經說皆廟主也至社主周禮謂之田主大司徒云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而杜於廟主

亦以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言之豈非風牛馬不相及乎劉氏所規未見全文其大致蓋如此不可謂無當也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文二年）

注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

疏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

按閔公名啟方莊公庶子僖公名申閔公庶兄閔公以莊三十三年立二年弑僖公以閔二年立三十三年卒是僖公雖長分已爲臣閔公雖小分已爲君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賈疏周以后稷廟爲始祖卽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後漢書質帝紀章懷注曰魯閔公立二年薨次僖公僖雖是閔庶兄然嘗爲閔臣位次當在閔下後文公卽位乃進僖公神位居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反過甯甯嬴從之（文五年）

注嬴逆旅大夫

疏劉炫以甯嬴適是逆旅之主非大夫

按甯晉邑定元年魏獻子卒於甯是也嬴進邑言殊不可解國語晉語云舍於逆旅甯嬴氏韋昭注云嬴其姓似甯嬴是逆旅之主非掌逆旅之大夫故劉炫亦以爲客舍主人也而杜以爲逆旅大夫者孔穎達曰若是逆旅之主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邱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其實甯是其邑嬴是其姓不過謂此邑人姓嬴者耳何所見其尊而爲逆旅大夫而非客舍主人乎劉氏規之當矣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文六年）

注聞晉侯疾故

疏劉炫以爲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

按儀禮聘禮事畢之後凡意外之變禮有預備如出聘賓介死賓聘有私喪出聘本國君喪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無不有豫備之禮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以行魯人以爲三思詬柄而不知實出禮經非文子豫備不虞不至此爲聘使者所當取法也孔穎達謂依聘禮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然篇中既有遭喪名目豈無齎備之禮必謂臨時辨備無此理

也故劉光伯謂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不必聞晉侯有疾亦緣熟讀聘禮故也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文七年）

注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疏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

按文元年傳衛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五月晉師圍戚六月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杜注晉取戚田正其疆界至是文七年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欲晉還衛田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皆言歸衛不言歸鄭衛孔達侵鄭伐匡揆之文義匡自應屬鄭然杜注郤不明言鄭地而八年注轉有匡本衛邑中屬鄭之文至戚衛邑在頓邱衛縣西則文元年杜注有明文宜劉氏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也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文八年）

注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

疏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於鄭以服言是規杜

按杜解補正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耳按自申至於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故服虔以爲致之於鄭劉炫以服言爲是規杜洵不誤也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文十年）

注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二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疏劉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

按是役陳鄭蔡皆從而陳鄭與會不與次蔡與次不與會與會脅從也與次同惡也惟陳鄭爲脅從故十四年晉趙盾爲新城之盟陳鄭咸在蔡實同惡故蔡獨不與此亦當時之實在隱情而至後顯露者也穀梁子曰同盟於新城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蔡豈能外楚乎惟有聽楚之命而已宋本楚蔡所謀伐宜其不會息也

邾子蘧蒢卒（文十三年）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劉炫以犖盟規之

按春秋於莊二十八年夏四月書邾子瑣卒是蘧蒢於二十九

年卽位傳元年與魯會於檉傳云盟於犖杜注犖卽檉也地有二名而云未同盟豈會而不盟耶然傳實云盟於犖謀救鄭也則光伯以犖盟規杜不爲無見也

惠叔猶毀以爲請（文十五年）

注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疏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匝不得稱期年

按惠叔卽文元年傳周內史叔服相人所稱難也收子者收子謂收葬公孫敖也猶毀以爲請謂敖卒已向周猶伺哭以爲請蓋敖卒卽請至今未已也卒之魯人從其請感子以赦父此易

所謂有子考无咎也敖卒於十四年九月齊人歸其喪於十五年夏是據月未匝不得稱期年故光伯以未周十二月規杜氏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文十六年）

注蚡冒楚武王父

疏劉炫云按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按玉篇口部云楚先有熊咰是爲蚡冒咰所律切楚世家作眴索隱曰近代本卽有字從目者作舜音非也世家云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經典釋文曰殺楚世家與杜異劉光伯云據楚世家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如劉陸說杜解非也但熊達楚世家實作熊通則未知世家與劉陸孰爲是也

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注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疏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難杜

按杜讀音爲蔭卽樹蔭之蔭字亦作陰禮記祭義陰爲野土鄭注陰讀爲依廕之廕詩有杕之杜鄭箋以其特生陰寡也釋文本亦作蔭是也劉讀爲音聲之音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

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據下文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劉實不如杜說之善

皆取賂而還（宣元年）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疏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會討齊取齊賂也

按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將伐齊齊人賂晉侯而止於傳有之十

七年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實無賂晉之事何當虛指其事謂皆取賂杜說非也劉光伯謂此傳上文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是傳言皆者皆齊宋也蓋得之矣

鄭伯蘭卒（宣三年）

注再與文同盟

疏蘭以僖三十三年卽位文二年盟於垂隴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以此規之

按七年於扈春秋經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與別處敘盟迥別宜杜不數謂再與文同盟不云三同盟也再盟者文二年盟垂隴文十四年盟新城是鄭地初見莊二十三年杜注鄭地

以盈其貫（宣六年）

注貫猶習也

疏劉炫云案尙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按說文毌部云貫錢貝之貫一切經音義卷一引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易剝貫魚釋文貫穿也論語衞靈云予一以

貫之皇疏貫猶穿也書泰誓商罪貫盈二孔傳疏與劉炫同杜以貫爲習經傳亦多有之如左襄三十一年射御貫昭二十六年貫瀆鬼神國語魯語貫而講貫之類但貫連盈言自屬物在繩索之貫爲得所謂惡貫滿盈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宣八年）

注舒蓼二國名

疏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

按楚有羣舒亦稱衆舒世本云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稱羣與衆文十二年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注羣舒之屬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杜注皆不能實指其地惟羣舒下云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又按舒庸舒鳩皆冠以舒明此舒蓼亦是其類是舒蓼爲一國名可不必言劉炫泥定二國傳寫之誤以規杜過非也又按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不冠以舒者別自是蓼國

杜據臧文仲之言謂蓼與六皆臯陶之後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庸無與也孔氏併合文五年所滅之蓼與此舒蓼為一則又誤矣

衛侯鄭卒（宣九年）

注三與文同盟

疏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於洮二十六年於向二十八年於踐土文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按僖二十六年盟向乃衛甯速不與衛侯盟也文七年盟扈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未見衛侯之必與盟也且宣三年鄭伯蘭卒杜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同盟不數改三與文同盟為再如此則此衛侯鄭卒必據與文同盟直是一同盟匪特三字誤二字亦誤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二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三　　餘姚邵瑛學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宣十年）

注玉帛之使謂聘

疏劉炫以爲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按如杜意如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曹會嘗來聘魯是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如劉意則玉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如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可見玉帛書舜典所謂五玉三帛帛所以薦玉故交聘之事往往玉帛聯言

先穀佐之（宣十二年）

注彘季代林父

疏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

按彘季彘子當是兩人與先穀同名者乃彘子亦稱原穀宣十二年傳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杜注原穀先穀是也與士魴同名者乃彘季成十八年春秋經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傳令彘季亦佐下軍杜注彘季士魴亦稱彘恭子晉語七云使魏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韋注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是也此先穀佐之當卽子而杜注以爲彘季彘季恐彘子之誤傳文皆稱彘子惟此注稱彘季足徵其誤也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宣十二年）

注賜老則不計勞

疏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

按內姓選於親下六句兩句成聯每句立義老有加惠是謂年老者有加增恩惠賈山所謂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又禮所謂執醬執爵祝饐祝鯁也而杜氏以爲賜老則不計勞似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爲此解光伯之規過葢亦此意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宣十三年）

注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葢楚樂歌之次第

疏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

按孔子未刪定以前詩篇次多亂卽如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齊之後宜魏而歌豳歌豳之後宜小雅而歌秦歌秦之後

宜陳而歌魏又如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由庚崇邱由儀三篇竝在南山有臺之下蓼蕭之上亦緣篇次錯亂耳茲其三曰鋪時繹思其六曰綏萬邦全與今詩頌篇次無涉杜注謂蓋楚樂歌之次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賚第三桓第六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其實乃其時詩篇次多亂三六之數實楚子之所目見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宣十二年）

注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疏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過

按詳玩上下文義光伯解義自確孔穎達疏述杜義謂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實不如劉炫所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承上開下爲得神解也

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宣十四年）

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疏劉炫以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

按孔達亦稱莊叔自左傳外禮記祭統鼎銘嘗詳言之其有功成公無族贅說絕不見爲成公壻之文傳謂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杜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據傳直孔氏再世爲公壻而鼎銘鋪張揚厲無一字言及傳注之言恐未可信也光伯謂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蓋得之國語楚語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韋昭注室家資也是也

於是有庭實旅百（宣十四年）

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

疏劉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帛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按庭實旅百國語晉語韋昭注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左襄二十二年杜注旅陳也百言物備又呂氏春秋愼大覽權勳篇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高誘注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此正左傳所謂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者又儀禮聘禮庭實設鄭注庭實乘馬又庭實設馬乘鄭注乘四

馬也又庭實從鄭注庭實四馬亦與呂覽屈產之乘爲庭實合是皆賓之庭實也此杜注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者攷聘禮賓禮畢後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醯醢百罋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上介饔餼三牢上介四皆餼太牢其禮視卿爲差皆主人答賓之禮也但傳論小國之免於大國而言朝聘自當以賓爲重杜所云云不過言主人亦有此禮耳非正解庭實旅百也故光伯謂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宣十四年）

注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疏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維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嫚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以規杜氏

按據魯而言朝如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壬申公朝於王所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此其正也其次則如公如齊自僖十年春王正月至昭二十七年冬凡十次又公如晉自文三年冬至定三年春王正月凡二十一次又其次則如楚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昭七年三月凡兩次雖未見獻其治國與征伐之功皆爲牧伯而朝也然車服文章貨賂幣帛無一非其土地之所出未嘗不可見其治國之功至征伐之功則魯固小國如襄十九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臧武仲以

爲非禮且曰計功則借人也言借晉力也則魯實無征伐之功可獻也故莊三十一年六月獻戎捷乃齊桓耳僖二十一年使宜申來獻捷乃楚成耳非小國之所敢與也玆劉光伯論獻捷亦祇據成二年晉敗齊師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謂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又曰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伐復有何功可獻以規杜過也

山藪藏疾（宣十五年）

注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疏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

按藪從來注疏家無不帶澤言之書武城孔傳云藪澤也爾雅釋地李注云藪澤之別名也然藪澤雖同而微異大抵有水謂之澤無水則爲藪故漢書五行志不崇藪師古注藪謂澤之無水者國語周語不崇藪韋昭注澤水曰藪是水鍾處爲澤而其旁無水者爲藪大小不同而名目則一劉炫謂澤旁之藪此確不可易之言而傳連山言之曰山藪自是對舉之言言山有草木藪亦有草木毒螫之蟲所在多有故曰山藪藏疾劉炫之意亦是如此而杜以爲山之有林藪孔穎達因之謂此藪近山似於情理殊不合也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成二年）

注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

疏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

按經義雜記云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卽出齊軍至晉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一主齊軍言之旣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卽入於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若謂入於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師退言齊之帥以衆兵退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維命是聽（成二年）

注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疏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

按上文言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下敝邑之幸云云言卽幸而勝亦從晉命都是虛稱未然之事跌宕文勢大得杜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竟是說到未敗之前轉脫郤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一層杜於文法往往如此此等皆杜違而劉得也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成二年）

注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疏劉炫以爲旣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

其義也

按襄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杜注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葢請之於王大致與此同然皆杜言非傳文也其見於傳文者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禮襄二十四年傳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郟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又昭四年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此皆受王先路之賜見於傳文之源委也又此

成二年鞏朔獻齊捷傳云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是言鞏朔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然則當時列國之卿雖擅自廢置尙猶稟於王室假其爵命也此三帥受王先路之賜不可攷然理自有之改而易新據杜洩之言亦無不可也光伯以爲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未達其指

用蜃炭（成二年）

注燒蛤爲炭以瘞壙

疏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

按周禮秋官赤犮氏以蜃炭攻之鄭注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地官掌蜃掌斂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注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賈疏引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禦溼也是蜃炭二字古書多聯文以除牆屋貍蟲亦以瘞壙禦溼而劉光伯以爲用蜃復用炭二事以之規杜疏矣

何臣之爲（成二年）

注若言何用爲臣

疏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

何臣之爲猶言要臣何用杜言何用爲臣大意亦如此劉君以爲不成臣卽上文所云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者也大致同而與孔疏必謂與杜義無別而鬬劉氏亦未免爲杜作疏之過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成三年）

注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疏劉炫以爲廧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

按赤狄始見宣三年赤狄侵齊自後四年赤狄侵齊六年赤狄

伐晉七年赤狄侵晉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欑函杜注欑函狄地傳晉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杜注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杜注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鐸辰留吁之屬晉旣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廧咎如始見於僖二十三年傳曰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又

成十三年杜注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此云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者宣十六年甲氏留吁鐸辰等赤狄種類已盡惟廧咎如猶在故復討其餘劉光伯以爲廧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是也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立武宮（成六年）

注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以示後世

疏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

按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熙立是謂煬公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想武公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諡之曰武至成公時與齊戰鞌於廟受命出師如季孫行父等必有私禱而祈請者功成則爲之立宮亦理之所必有也至武軍其事固不見經傳惟於宣十二年楚潘黨有其言而不行而杜以武軍武功其事相類竟似魯立武宮必築武軍者其說誕矣宜光伯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規之也

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成十年）

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疏劉炫以爲釋肓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

按鬲與隔同爾雅釋水有鬲津以水多阨狹得名素問至眞要大論鬲咽不通王冰注鬲咽謂食飲入而復出荀子大略篇鬲如也楊倞注鬲謂隔絕於上皆是也此肓杜訓爲鬲亦此意鍼灸書嘗言心之下爲鬲心鬲之中央爲督六書故人部云人身督脈當身之中毌徹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

督督中也謂中心鬲之間而立所以督率兩旁也兩旁或卽指膏肓也故奇經有督脈爲陽脈都綱之論攷工記匠人注謂分其督旁之修亦謂督率兩旁也是心下爲膏實不如心下爲鬲之爲確故光伯謂膏當爲鬲孔疏遂謂改易傳文而規杜氏不知非改易傳文乃改易注文杜注原云肓鬲也心下爲鬲膏乃誤字後人錯會上句解肓下句解膏遂致脂膏不分連心之脂亦可稱膏致光伯之駁其實杜祇解肓字經典釋文引說文云肓心下鬲上也雖與今本說文心上鬲下異然郤與劉駁杜注意合則元朗所見說文爲不誤也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成十三年）

注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葢諸侯遙致此意

疏劉炫以爲誣秦

按此僖三十年秦晉圍鄭事時竝無諸侯疾秦而欲幻出下我有大造於西不得不如此憑虛結撰光伯以爲誣秦洵屬誣也杜謂葢諸侯遙致此意過信呂相虛虛實實之言矣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三年）

注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疏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

按篇中或稱寡君或稱寡人此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及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寡君不敢顧昏姻是稱寡君也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矜哀寡人之願也寡人不佞是稱寡人也攷禮記坊記自稱其君曰寡君曲禮下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此寡君寡人一定之分別也此呂相代宣厲公之命絕秦若竟作厲公自言自應稱寡人若事竟是呂相代宣則稱寡君於體裁極得文十七年孔疏云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己君爲寡君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是其事也

杜氏謂宜言寡人稱君誤甚非光伯規之是也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成十六年）

注二族强故在公左右

疏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爲宗族之兵

按上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國語晉語云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韋昭注上下中軍之上下也是欒范實將中軍以其族中軍之屬也楚語云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注唐固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杜云二族强故在公左右

似以族爲欒范宗族故韋昭以此申之而劉炫亦以此規之

敢告不甯君命之辱（成十六年）

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疏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甯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甯也以傷爲甯此與魏犨相似

按古人語往往以不甯作甯字用猶毛詩生民上帝不甯傳不甯甯也又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皆此例也然則此云敢告不甯直告其身無不甯耳若如杜注君辱賜命不敢自安所對非所問與無乃傷乎之問不相應光伯之規是也

邾子貜且卒（成十七年）

注五同盟

疏正義曰貜且以文十四年卽位宣十七年盟於斷道成二年於蜀五年於蟲牢七年於馬陵九年於蒲十五年於戚此年於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以規其過

按沈文阿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如斷道蟲牢馬陵誠疑矣至於戚經稱邾人傳亦不見邾君於蒲經與傳并不見有邾人直杜氏之誤也蜀獨盟柯陵則杜本謂皆邾之大夫不數姑無論矣說者謂大夫稱人二盟皆邾人或邾大夫也

士燮卒（成十七年）

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疏劉炫以爲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

按范士燮與叔孫昭子事絕相類故劉孔並引證之彼杜注云因祈而言殺與此因禱自裁意亦同光伯以爲二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不知自殺亦應禱祝一番禮坊記云死民之卒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云死生者終始之數也從容盡義而可造次乎孔仲達謂未聞死可祈不知禱而自盡亦君子所爲中命行事何爲而不可光伯謂適與死會語涉虛元非也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襄四年）

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

疏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未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繁爲肆夏之別名也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喻先哲

按杜說本韋昭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與杜說正同孔穎達又曰三夏各有別名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劉光伯亦以爲杜解頗允惟三夏之名分字配篇不甚愜當其意以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既如此云云則肆夏之三亦當是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繁爲肆夏之別名也其說亦似有理當存以竢攷

使西鉏吾庀府守（襄九年）

注府六官之典

疏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

按府自漢魏以來注家多以爲寶藏貨物之處惟周禮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故此府守杜注以爲六官之典孔疏遂謂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然上討左討右疑非府庫恐即如哀三年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而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皆以典籍爲重緩急先後其理一也此府守政是府庫守藏彼文亦云府庫愼守此中間云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彼中間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事理一同則此府守爲府庫而非典籍可無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襄十一年）

注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疏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

按齊世子光自襄十年以前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邾子小邾子之下惟至十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子之上而傳稱光先至於師十一年兩伐鄭更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先至於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故進之蓋晉悼圖霸之盛齊爲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而莒邾滕薛等國弱而卑故不論周禮舊制而進之也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

莒其實先至者卽是先莒而至何必更云非爲先莒哉以此規杜殊屬多事

公至自會 襄十一年

注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疏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

按穀梁傳云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春秋經筌曰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爲功而不以伐爲功也則諸侯之師盡陳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故杜注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何休注亦云中國以鄭故五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其意一也劉光伯以爲史異辭以注不果侵伐爲非未免好與杜異

吳子乘卒 襄十二年

注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疏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盾

按襄五年傳盟於戚經書公會某某於戚故杜注云公及其會而不書盟蓋不以盟告廟此吳子乘卒杜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自據春秋經而言劉必以爲兩注自相矛盾亦其性之好掊擊也

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 襄十四年

注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也

疏劉炫以爲杜不見古文以遒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

按杜以遒人爲行人之官而劉以遒人爲宣令之官蓋周禮實無遒人之官惟小宰職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宣令之事而孟春乃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義故書允征孔傳以遒人爲宣令之官而光伯實用其義其易求歌謠之言爲求諫者以引夏書上恰是百工獻藝下云工執藝事以諫又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非求諫而何工執藝事以諫者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鐘律之事醫和因療疾之事諫及國政是也

邾子牼卒 襄十七年

注宣公也四同盟

疏經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於虛打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溴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打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氏誤

按成十七年邾子貜且卒十八年八月邾子來朝明即位而來朝也是年十二月同盟於虛打然主會者係仲孫蔑非公也襄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等於溴梁然下書云戊寅大夫盟則盟者乃大夫諸侯不得與也故虛打溴梁不數杜沈亦有見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四

餘姚邵瑛學

曹伯負芻卒於師 襄十八年

注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疏負芻以成十四年卽位十五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陵襄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湨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湨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炫以杜爲誤

按湨梁是政在大夫於此而猶曰與某公同盟不可言也其不數宜也十五年於戚傳曰討曹成公也下經云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其不數同盟亦宜也若十七年盟柯陵爲伐鄭也曹伯在是王臣在是公及晉齊宋衛邾人咸在是而曰不數成公之盟豈可言耶總之襄公之盟宜去湨梁成公之盟可去於戚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襄十八年

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疏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於雍門又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既門其三門卽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於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

按地名攷略曰防卽齊築長城之始也蘇代曰齊有長城鉅防蓋戰國時七國皆有長城齊城卽托始於此水經注京相璠曰防卽長城平陰南有故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之北有光里亦名廣里據此是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乃齊侯自守平陰之防耳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正圍齊之事杜以上一節解故經書圍非也杜解補正曰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則劉言是也

齊侯環卒 襄十九年

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疏環以成十年卽位十五年國佐盟於戚十七年同盟於柯陵十八年崔杼於虛朾襄三年世子光於雞澤五年世子光於戚九年世子光於戲十一年世子光於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爲杜誤

按不數成公之世亦不可解國佐盟戚崔杼盟虛朾猶可言也至同盟柯陵實屬魯成與齊靈安得謂非同盟乎襄五年盟戚不書經非不書也但書公會某某於戚不書盟耳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實其一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襄二十一年

注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盡寡者二人

疏劉炫云按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

按列女節義傳有梁節姑姊爲梁之婦人有魯義姑姊爲魯野之婦人且曰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又曰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汚秖是一人不聞其曰姑曰姊爲兩人也故杜解稱正引邵氏寳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然則光伯之規是也（慈銘案姊妹猶言兄弟通辭也邵二泉謂偁姊尊之亦非）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襄二十一年）

注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

疏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勳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謨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

按謨勳玩書文義自當作謨訓爲是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蔡傳謨謂其謀言謂其訓卽此謨訓也杜注姑就書解之故曰謀功其實下文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卽承此謨訓兩字杜注謂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亦未免有意牽合孔以劉背傳文而規

杜氏實曲附杜氏拘於作疏之體也（慈銘案伊訓僞書不足取證允征亦僞書杜所未見光伯據僞書以難杜氏非也）

夏邾畀我來奔（襄二十三年）

注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疏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二年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亾亦多所書纔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爲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

按邾畀我來奔杜謂與庶其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駁亦有理然畀我爲何如人終無可考春秋襃貶亦無所歸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襄二十三年）

注悼子荀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

疏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規杜氏

按荀林父之後爲中行氏荀首之後爲知氏襄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謂知武子卽荀罃

也是悼子生在襄公八年距此二十三年年止十六不得有十七也故杜謂年十七而劉謂計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此亦如絳縣老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葢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此悼子之年亦猶是也是左杜者不必以十七爲非右劉者不必以十六爲是凡以權之夏正周正之至當而已矣

在周爲唐杜氏（襄二十四年）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

疏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

按唐有二周書王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孔晁注唐荀國名皆成王弟王會又云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葢地同而人異時異杜見國語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鄗韋昭注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又晉語韋注云在周謂周武王之世豕韋自商之末故國於唐周武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於杜謂之杜伯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劉累事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封爲杜伯至宣王滅其國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生士蔿蔿生成伯缺缺生士會又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韋昭注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父子爲世謂士蔿生成伯缺成伯缺生武子士會以上諸說

皆足與杜注相證明劉與杜違層層駁難恐未審諦

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

注以男女爲賂

疏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按此經下文方云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則男女以班自另行一句班謂男女分別劉謂與哀元年男女以辨同是也班字書或作辨班辨一字男女分班示晉以恐懼服罪與蔡人男

女各別係彔而出降大意相同也杜以男女以班與賂聯文遂謂皆以男女爲賂亦太不審傳文矣

晉侯許之（襄二十五年）

注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疏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

按上文云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是晉之伐齊明在弑莊公前也又據上弑莊公傳云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是兩傳又相符合也晉之伐齊既在弑莊公前既死無所

加其怒聞喪而退師宜也劉炫必以爲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於是解齊人以莊公說亦太詞費矣

同盟於重邱齊成故也（襄二十五年）

注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疏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

按經書同盟杜以爲齊侯亦同盟孔疏例之莊公十六年二十七年兩同盟於幽然兩盟幽皆經書齊侯且桓公爲盟主無不首列此重丘經固無文傳亦無文其見於傳者惟曰慶封如師耳是光伯之言爲有據也

先八邑（襄二十六年）

注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

疏劉炫云按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閒六邑嵒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

孔疏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八邑爲三十二井劉炫云云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土田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惟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

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合漸賜土田之義按邑與國同義故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故从卪杜得漸賜土田之義是也劉好與杜違故有此駁難恐不如杜說之允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襄二十六年）

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疏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

按戚城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亦謂之戚田戚城西北二十五里有懿城懿城與戚城同壤而戚城又有戚田之名且文元

年晉侯疆戚田八年晉歸衛戚之田於衛此傳晉合諸侯於澶淵疆戚田戚之有田屢見於傳同壤之地安見懿氏之必非田也故杜以爲取田六十井而服虔謂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恐杜說得之光伯姑存其說可也

伯有賦鶉之賁賁（襄二十七年）

注鶉之賁賁詩鄘風衞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疏伯有賦此詩者是有嫌君之意於是鄭簡公是穆公之元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炫以爲非兄而規杜

按伯有與鄭簡公俱屬穆公之胄所謂鄭七穆者伯有爲良氏簡公爲穆公之元孫非良霄之兄也疏謂杜因詩成文故倂言之是也

且觀優至於魚里（襄二十八年）

注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疏劉炫以爲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

按傳言陳鮑之圉人爲優慶氏之士觀優至於魚里故杜以爲優在魚里士往觀之而劉炫謂國人從旁爲優引行以至魚里

其地當近在宮門之外與下慶封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里正相近陳鮑圉人爲優何必定在魚里自引行以至於此耳亦以地近宮門故也故趙子常左傳補注獨取光伯之說

衛侯衎卒（襄二十九年）

注四同盟

疏衎以成十五年卽位其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陵十八年於虛朾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戚七年及孫林盟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二十七年於宋自前卽位及後復歸凡九同盟劉炫以爲杜云四盟者誤

按杜言與晉前君同盟皆不數殊不可解襄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以經不書同盟也七年林父是大夫又持共晉盟亦不數然謂惟四同盟究非確解宜劉炫之規杜過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襄二十九年）

注思而不貳思文王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疏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爲服言是而杜解錯謬

據服意大槪自節南山下皆爲變小雅故曰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杜以周德之衰衰與瘊同說文瘊減也物漸減而漸少故訓爲小爾雅釋木舍人注小少也論語八佾皇侃疏小者不大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故以爲幽厲之時孔仲達謂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意王朝時政而下宗國臣工固有不必諱言況據傳云云實屬非正小雅事此非指變小雅而何宜光伯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也

盛德之所同也（襄二十九年）

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疏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按盛德之所同周之先王不止一人以爲帯指周頌亦可也謂兼指商周同此盛德亦可也劉光伯謂魯頌不得與商周同則朱元人之說者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襄三十年）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疏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

按降婁奎婁也爾雅釋天文杜言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七月五月據夏周大略時令而言而月令仲夏之月乃旦危中季夏之月始旦奎中者蓋歲差不同故月令之中星不與堯典同而三統元嘉中星又不與月令同也然則劉以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或亦歲差使然非徒細計之數與大略之數異也

取鄆（昭元年）

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疏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爲賈說是故又規杜云按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

按取固易辭然此經祇稱取而傳實稱伐賈劉之說皆當而杜必拘於書取言易之說襄十三年之傳固如此然未免執一而不通矣

（慈銘案以取鄆爲楚取魯邑此說春秋者之曲說左傳此下載趙孟請楚之辭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其文甚明安得云楚取乎杜忘傳文季武子伐莒而云將卑師少然則隱公元年經書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亦豈將卑師少乎杜劉二說皆謬）

吾代二子愍矣（昭元年）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慼

疏服虔云慼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

按自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而下列國諸臣舉相譏議俱相承遞而來至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一言圍雖得國猶將有難一言子晳背誕將爲國難故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慼矣言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也服子愼之說自覺上下文義妥協故劉光伯亦以服義爲是而孔仲達必是杜而非劉亦一偏之說也

十一月己酉（昭元年）

注長厤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

疏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

按此郟敖之弒傳言十一月己酉下繼孟之卒傳言十二月庚戌己酉與庚戌毗連己酉旣爲十二月六日則庚戌卽爲十二月七日杜言十一月誤劉言十二月是兩家謚合孔仲達以劉爲規杜不知規在何處當更詳之

滕子原卒（昭三年）

注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疏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九年於祝柯二十年於澶淵二十五年於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否杜氏之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

按滕子原卽滕成公也襄六年經滕子來朝卽滕成公也先是五年有滕子會戚嗣後於戲於亳城北於祝柯於澶淵於重丘至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經書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襄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昭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皆經傳有明文無所用其疑義且杜世族明言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經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傳言夏四月滕文公卒是又經傳鑿鑿宜劉氏之規杜以爲皆是滕成公無所用其疑義也

西陸朝覿而出之（昭四年）

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在東方

疏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

也

按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以今法言之是驚蟄後三十日攷二月令月建卯而日在戌卯與戌合也逸周書時訓解云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是驚蟄後三十日之事也三統書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元嘉書云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春分日在奎七度至季春三月三統書云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清明日在昴八度元嘉書云三月節日在婁六度三月中日在胃九度雖俱在西方其星度迥不同也劉以杜云夏三月奎始朝見杜御無此語或所見本有誤也

叔禽叔椒子羽（昭五年）

注皆韓起庶子

疏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

按孔仲達云皆韓起庶子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按高陽氏有仲容叔達高辛氏有叔獻季仲叔豹季貍周八士有叔夜叔夏書有康叔有虢叔故古人往往以伯仲叔季爲兄弟長幼之稱大戴記本命白虎通五行子者孳也又三綱六紀子者孳孳無已也左傳九年傳杜注云子者繼父之嗣也故子之稱事似兄弟其說似不可易光伯以爲韓起之族亦無明證不若從杜說於古訓尚足據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昭五年）

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疏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

按羊舌四族襄三年傳有羊舌赤杜注赤職之子伯華襄十一年傳有叔肸杜注肸叔向也襄二十一年傳有羊舌虎亦曰叔虎杜注羊舌虎叔向弟叔虎世本作季夙即叔虎亦曰叔羆昭十三年傳有羊舌鮒亦曰叔鮒又曰叔魚杜注鮒叔向弟此四族大抵皆職之子也服虔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爲四族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攷叔虎實死於襄二十一年先時實未有死季夙叔虎或同時並有其人不可拘一而廢一光伯謂叔虎已死別有季夙恐未諦也

因其十家九縣（昭五年）

注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强家

貳柒壹册101版

270

疏劉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

按杜以十家爲舉大數劉以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爲十家按韓須爲起之門子上韓須受命而使杜注已云然且云年雖幼已任出使是須年尚幼攷史記韓世家須作貞子云宣子卒子貞子代立索隱云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所云起之門子國語晉語有門子韋注門子大夫之適子引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葢韓須未嘗爲卿而蚤卒而爲正室之子故謂之門子或年尚幼不別更稱家耳且上文云韓賦

七邑皆成縣也陸德明云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明韓須有邑旣有其邑自然稱家劉光伯謂韓須不得爲家家不得稱縣以爲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爲十家而規杜恐未諦也

余又將殺段也（昭七年）

注公孫段豐氏黨

疏劉炫云段卽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按公孫段襄二十七年宋之會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二子石從其一卽公孫段也葢七穆後子豐之子故爲豐氏攷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卽位朝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及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不禮焉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卽此一事亦足見豐氏與駟氏爲黨矣豐氏之見於傳者止三輩非父卽子非子卽孫卽豐卷亦施從兄以公孫段爲豐氏黨恐杜氏之誤光伯之規是也

陳侯溺卒（昭八年）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於宋

疏劉炫云往年衞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於虢此不數虢以杜爲上下自相反

按盟宋盟虢魯陳俱在其事一也但宋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於虢則無此文耳故孔仲達云盟於宋經有明文虢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然上年衞侯惡卒攷惡系襄三十年立立九年至昭七年卒其事與陳侯溺一同而杜注云元年大夫盟於虢豈不前後自相刺謬耶則光伯之規非無見也孔必以爲劉不等杜意是亦拘於作疏之體矣

劉炫規杜持平卷四終　　南菁書院叢書

劉炫規杜持平卷五

餘姚邵瑛學

逐楚而建陳也（昭九年）

注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疏劉炫乃改逐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

按逐楚猶言去楚漢書五行志集注晉灼云競走曰逐易大畜釋文姚信注云逐逐疾並驅之貌故仲達謂光伯改逐爲遁其實非改也逐本有其義乃讀競走疾驅之義耳遁易作遯遯卦王弼注遯之爲義自內而之外者也故曰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逐楚而建陳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也易遯卦釋文遯字又作遂詩雲漢釋文云遯本亦作遂爾雅釋言釋文遯又作遂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遯字敘傳攜手遂秦應劭曰遂逃也師古曰遂古遯字也蓋惟遂係遯之古字點畫甚近故逐遯遁往往互譌也

宋公成卒（昭十年）

注十一同盟也

疏成以成十六年卽位十七年盟柯陵十八年虛朾襄三年雞澤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劉十六年湨梁十九年祝柯二十年澶淵二十五年重丘二十七年於宋昭元年於虢皆書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於劉及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幷數以規杜過

按虢盟不數殊不可解以盟劉爲特盟亦不過獨與向戌盟耳說春秋者謂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則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桓元年公及鄭伯盟於越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皆是也及隱六年公會齊侯盟於艾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於趡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扈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於黃亦是也此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於劉亦應在此例蓋同盟所重重魯與本國之人耳有魯有宋何爲特盟不數耶宜光伯幷數之以規杜過也

朝有著定（昭十一年）

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疏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

按著恐卽詩齊風俟我於著之著國語周語大夫士日恪日著之著亦同故毛傳韋注竝云門屏之閒曰著曰著又爾雅釋宮

作宁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此朝有著定或本作朝有著校書者傍添宁字定宁與著相近遂成著定二字不知朝有著會有表會朝之言必閒於表著之位合之上下文白是著下斷無定字之確證光伯蓋亦見及此而姑不質言但曰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孔仲達必曲爲回護非杜氏直臣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十一年）

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疏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寘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逼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檀邑之大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以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於左拒即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

按昭公莊公子即公子忽隱三年傳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初見於傳桓十一年鄭莊公卒昭公奔衛其弟厲公立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復歸立厲公入於櫟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亹亦昭公弟也子元初見桓五年傳云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下云曼伯爲右拒杜注子元鄭公子曼伯檀伯此昭十一年注同下文又云鄭京櫟實殺曼伯杜注厲公得櫟又并京孔疏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此皆此上下傳文之援證也惟是寘子元於櫟事無攷厲公并京傳無其事則孔有明言即劉光伯亦多疑詞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昭十二年）

注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

疏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酀爲一亦云高傒玄孫按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酀非玄孫也

按莊九年傳管夷吾治於高傒杜注高傒齊卿高敬仲也僖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注高傒之子曰莊子傾無傾子而襄二十九年孔疏有之宣五年經齊高固來逆叔姬亦稱高宣子襄六年傳高厚崔杼定其田杜注高厚高固子高偃見此昭十二年經傳亦稱高武子又襄二十九年經齊高止出奔

北燕杜注止高厚之子亦曰高子容傳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彼孔疏引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按酀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酀偃爲一人則偃爲玄孫止爲玄孫之子當不有誤傳謂敬仲之曾孫曾孫或係孫之子以下之通稱亦未可知詩維天之命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也凡經傳稱曾孫或稱有道曾孫亦是也

公子憖遂如晉（昭十二年）

注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疏劉炫云杜以憖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憖故不書如晉

按此傳上文云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是憖本從公行下傳云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卽其事也下又云南蒯以費叛子仲還子仲卽憖也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如晉而還此春秋所以不書以無可書也及郊奔齊此春秋所以有公子憖出奔齊之書以及郊已入魯境所以書出也元凱孔伯之論似俱失之不考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昭十二年）

注淮水名坻山名

疏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潍又以坻爲水中之地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矣

按陸氏釋文曰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潍潍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宜矣旣非齊人不應遠舉潍水古韻緩作淮是得無勞改也孔氏正義曰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潍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說文淮从水隹聲潍从水維聲維从糸隹聲則淮潍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潍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鄘柏舟以證亦

非谿从谷聲殼从孚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我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我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即有坻箕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也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昭十二年）

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疏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縣在中山新

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是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

按劉光伯之說孔仲達曾反覆辨之意在護杜展轉支離末足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安知古之沾縣非即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故既滅肥國復從此襲鼓取之則依然折而入於劉炫蓋杜見滅肥之文繫於入昔陽之後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計其乖於襲鼓之傳至於沾縣昔陽之說必有所本當是承襲舊誌失在前人也今按漢書地理志鉅鹿郡下曲陽注應劭曰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後漢郡國志則云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與鼓亦有微分水經注曰

白渠枝水自肥纍東經昔陽城南世謂之直陽城非也即鼓聚矣皆同劉說當從之杜解補正亦曰昔陽亭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劉炫之辨甚明

僕析父從（昭十二年）

注楚大夫

疏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

按上云執鞭以出下云僕析父從釋文云從才用反自應以從字爲句說文𨒪隨行也公羊隱八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何休

注從者隨從也是也劉光伯謂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子革語張本此固好異之過然亦從楚世家來世家靈王言求鼎以爲分其子我乎下系以析父對曰云云靈王言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下系以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本是右尹子革而云析父故索隱亦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史蓋誤也正義亦曰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大史公云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嘆也既有此一對一讚自必析父與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二人竝在故劉光伯以從字連右尹子革夕爲句爲下伏脈也孔穎達但以爲劉妄規杜

過不原其所以然過矣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昭十二年）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

疏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爲非是竝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

按陳蔡不羹左傳明言四國而楚語言三國韋昭注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史記楚世家注引韋注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引括地志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西不羹者也按地理志即漢志彼潁川郡下云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與楚世家所引韋注正同又後漢郡國志潁川郡下云襄城有西不羹劉昭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又云定陵有東不羹劉昭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引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又水經注汝水篇云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

以前參藥勤勞省闥增封侯國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然則不羹有東西兩處諸書皆同東觀記雖不云東不羹然有西不羹自然有東不羹況有諸書可證可無疑也是則左傳陳蔡不羹稱四國實因不羹兼二之故不必以楚語言三國古四積畫誤四爲三曲爲彌縫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昭十三年）

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疏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按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

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

按春秋經夏四月公子比歸國之月也比歸而王弑沒其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曰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見比以篡逆歸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之日也癸亥之日實在下文乙卯丙辰之後據杜謂五月二十六日則乙卯丙辰當是二十十九兩日傳先言癸亥王縊殊不可解豈後兩月之乙卯丙辰耶然於文法又不似當存以俟攷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昭十三年）

注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

成

疏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既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

按孔疏云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其業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相爲表裏非是違傳今詳孔說是也百事不終杜解百事不成國語周語故高朗令終韋注終猶成也訓正如此其實事卒爲終終猶卒竟耳事竟乃成也不明棄共近承禮威百事不終統結上文義旨甚爲周密光伯似屬拘泥

猶義也夫（昭十四年）

注三罪維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疏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

按也夫二字往往多是流連詠歎之詞有贊無貶況中閒述三言云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詞氣亦屬有褒無貶而杜以爲疑

詞且云以直傷義竊謂直中有病多出自後人聖人口中殊無此意劉光伯謂直則是義是也韓非子解老云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卻得此處聖人之旨

受脤歸脤（昭十六年）

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

疏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

按脤先儒舊說大概以爲宜社之肉故左閔二年傳成十二年傳國語晉語皆曰受脤於社而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

弟之國鄭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五經異義引左氏說脤社祭之肉漢書五行志引服虔脤祭社之肉也諸說皆同惟劉光伯以爲脤亦祭廟之肉宜孔仲達謂文無所出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也

許不專於楚（昭十八年）

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疏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

按杜云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祇據下文許曰我舊國也而言

其實事楚之專心與否何關舊國至杜謂許先鄭封是以許爲太岳之裔伯夷之後故不肯專心更無情理若如成十五年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於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則許與鄭稍遠而與楚愈近更宜專心事楚其所以不能者總緣鄭方有令政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光伯之言是也

及郎至則投諸外（昭十九年）

注投縋城外隨之而出

疏劉炫云唯投縋城外婦人不出

按杜以婦人隨之而出劉以爲婦人不出詳上下文似投諸外祇是縋投城外或獻諸子占亦卽此城獻故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不見以此婦人獻諸子占也劉意蓋亦如此杜必以爲隨之而出亦未見有確證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昭二十年）

注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疏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於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

注哀十一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例在下更具例其月以爲別者邱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按孔謂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其說甚通蓋左氏采衆記以釋經其附麗截斷皆以經爲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傳自丙辰至丁巳祇是一日有多少事述多少經歷必非一日所能行自是日誤故光伯有此言孔仲達謂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似屬牽率不可爲訓

七音（昭二十年）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疏劉炫云杜既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

按陸氏音義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賈逵注周語周有七音爲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

變宮變徵爲七音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所不及也杜謂武王伐紂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日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似亦有理劉必以違國語之文爲杜說謬未免失之大拘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昭二十一年）

注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

疏劉炫云按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

按牢卽太牢少牢之牢牛羊豕三牲曰太牢羊豕二牲曰少牢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謂太牢也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但掌客牢禮自統上下言之不獨諸侯相聘此傳明云晉士鞅來聘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自當據聘禮言之禮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禮有明文鮑國禮當五牢茲已加二牢爲七牢而士鞅猶以爲卑晉更加四牢爲十一牢徒爲宗國不能守禮甚矣此光伯據聘禮以規杜之意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昭二十三年）

注不書楚楚不戰也

疏劉炫用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背傳文而規杜

按傳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下云楚師大奔是六國戰敗而奔楚師方懼不及成陳望風而奔也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皆道其實也而服虔謂

不書楚楚諱敗不告似非直道其實而光伯遵之未免不顧傳文而好與杜異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昭二十三年）

注自京入尹氏之邑

疏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

按上年景王崩王子朝與靈景之族作亂黨多敗死子朝奔京丙寅單子伐京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爲子朝所敗也閏月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爲子朝

所在故伐之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鄩潰王使告閒庚戌還注言子朝敗故然傳究無明文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以見於傳者言之自當自京入尹故杜注云然劉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規杜然傳無明文未敢遽信也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昭二十三年）

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疏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君亡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

按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輕之也如乘其不備而適得之亦輕之也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君亦稱獲所謂生得曰獲也左氏傳曰曰滅曰獲君臣之辭也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至滅譚滅許滅文在上胡子沈子滅文在下則君存滅文在上國存君死滅文在下孔氏之言或得之

同德度義（昭二十四年）

注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疏劉炫云按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強萇宏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強故即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按同德度義正義謂尙書泰誓文據傳直萇宏語起下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義杜注謂今大誓無此語至解同德度義則謂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與孔安國所云德鈞則秉義者強遵則杜原不見古文亦不

晁有安國傳也德鈞則秉義者强劉謂甚安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郎引泰誓而勸其務德光伯之言是也

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昭二十四年）

注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致亾

疏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

按以夷人爲夷狄之人此最無理若然則紂率其旅若林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豈皆四夷之人耶且虞書堯典厥民夷左昭十七年傳夷民者也將爲四夷之民耶惟夷爲平故到處皆通即此夷人孔傳夷人謂平人平人凡人也凡無常數之言故曰億兆夷人猶云無數平民也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人億萬而億兆心離德莫此爲甚而杜必以夷狄之人言之宜光伯之規也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昭二十五年）

注新宮逸詩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疏劉炫以爲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又以新宮非昏姻之事而規杜過

按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也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管謂吹簜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知新宮爲小雅逸篇者以其與鹿鳴並奏也車轄今詩作車舝廣川詩故曰案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其詩曰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又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又曰覯爾新昏以慰我心翫其詞句自是逆女非爲別事故劉光伯

以新宮非昏姻之事恐或然謂車轄不爲逆女則未必然也詩序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杜注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因賦車轄似無可疑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昭二十五年）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疏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

按孔疏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婭以象天明若衆星之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辰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

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按如劉意匪特傳中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所當具載卽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亦所不當遺然杜祇注天明地性四字則日月星辰天之明高下剛柔地之性兩句已足劉以此規杜之過殊屬好事

齊侯圍鄆　昭二十五年

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疏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鬪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

按圍鄆取鄆經傳相違是年十有二月經書齊侯取鄆傳言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方言齊侯取鄆杜於此圍鄆注云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爲經書取言之也劉光伯因謂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然如此則經傳非據實之書傳言反足據也二十六年疏引服虔曰往言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以此規杜也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昭二十六年

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劉炫云杜以朝旣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於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

按是年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王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

單子盟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云云是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後也據春秋經則朝奔在後王入在前或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據所告之前後書也○按莊宮已兩見昭二十二年杜云在王城王入成周又入莊宮則敬王已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子朝雖棄王城奔楚餘黨尙多故王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卽書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者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旣成分正東郊是也至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昭二十六年）

注書奔在王入下者主入乃告諸侯

疏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晩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二注不同將爲杜失

按據經子朝奔楚在敬王入成周後而論傳則子朝奔楚實在王入成周前一紀十一月辛酉一紀癸酉相距十二日至十二月癸未又相距十日王入於莊宮始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光伯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言理固當有之然傳祇言子朝告於諸侯不言王告諸侯恐傳

爲得其實也

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昭二十六年）

注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於彘

疏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

按論語八佾是可忍也皇疏忍猶容耐也文選東京賦百姓弗能忍薛注忍堪也然則凡云忍者詩桑柔所謂忍心毛傳所謂有忍爲惡之心弗忍者其凶暴不堪忍也此上文云至於厲王王心戾虐則萬民弗忍實不能忍王之虐也史記周本紀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國語周語竝同則光伯所謂不能忍王之虐有明證也而杜以爲不忍害王舛矣既不忍害王何以厲王之末周人復流王於彘乎流者放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放流其君之事而出於不忍

害王之民更舛矣本傳易流爲居以出於子朝之文耳孔疏乃謂居王於彘是以禮居處厲王於彘亦太不審察矣韋昭曰彘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劉炫規杜持平卷五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六

餘姚邵瑛學

矯誣先王（昭二十六年）

注先王謂景王

疏劉炫以爲先世之王而規杜氏

按先王二字告中數見曰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謂先王何常之有以從先王之命及先王之經昔先王之命曰贊私立少以閒先王及矯誣先王玩其文義皆當爲先世之王而杜以矯誣先王爲景王若謂矯景之命如今矯稱詔命者夫景王所立者王猛也猛適子之長朝庶子之長劉子單子之輔王猛孰有正於此者子朝雖詐罔以告諸侯轉謂劉單爲矯誣亦不能出諸口故矯誣先王斷宜泛指先世之王必不可指景王也（葢銘案子朝固謂已當立而猛不當立劉單矯景王之命以立之故云矯誣先王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也）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昭二十七年）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疏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按疏上文子家之言齊侯非實欲饗公不過欲安置魯公齊侯得自安於別室不在坐耳觀下文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君豈容遽出也事理顯然總是卑慢之甚不必引燕禮爲請賓使自安也即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豈非皆饗臣下之禮卑公慢公之甚乎大概劉義之勝於杜者不可遽數而於此傳杜義爲勝不容沒也

木正曰句芒（昭二十九年）

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疏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以規杜

按白虎通五行篇云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太平御覽卷十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木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句曲而芒角因用爲官名且句芒者總言萬物句芒不專指木也但木比萬物芒角爲甚耳故白虎通及禮記義宗渾

言物杜獨言木以經云木正自當就木言之以此規杜殊屬多事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昭二十九年）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疏劉炫以爲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而規杜

按烈山即厲山聲之通轉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國語魯語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韋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祭法魯語既云有天下則烈山氏自是天子鄭韋二注又云炎帝之號致之帝王世紀等皆同則劉光伯謂烈山氏即神農是也元凱謂神農世諸侯說者強通之謂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比之帝堯初封唐侯然則堯亦可稱陶唐世諸侯乎亦可以信其不然矣祭法既曰其子曰農魯語又曰其子曰柱者葢柱人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也

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昭三十二年）

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疏劉炫以爲崇文王之教以規杜

按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書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又君陳篇云命汝尹茲東郊又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又曰懋昭周公之訓皆所以崇文德亦所以崇文教也禮記內則降德於衆兆民鄭注德猶教也月令布德和令鄭注德謂善教也是崇文德崇文教其義一也文猶美也書禹謨帝乃誕敷文德禹貢三百里揆文教皆此旨也而杜以爲崇文王之德劉以爲崇文王之教雖武周之政治未嘗非文王之德教然傳實但言文德而杜即以爲文王之德似失之拘劉規以文王之教亦覺無謂

而田於大陸焚焉（定元年）

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疏劉君以爾雅高平曰陸而規杜氏

按此大陸杜元凱謂即汲郡吳澤非禹貢冀州大陸是也惟杜引爾雅謂廣平曰陸今爾雅無此文惟史記孝武帝紀河溢皋陸以及漢書郊祀志河溢皋陸師古注有廣平曰陸之文耳不知其果屬爾雅否也故光伯以爲高平曰陸則文實出爾雅釋地李巡舊注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說文亦曰陸高平地至

廣平名目則其上文云廣平曰原舍人曰廣平謂土寬而平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者名之曰原此詩大雅所謂周原禮記月令所謂原野與高平曰陸迥異杜氏誤宜光伯之規之也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定四年）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疏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按昭八年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注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卽此陳侯吳也是年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三

年傳平王卽位復封陳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惠公立二十四年至此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卒六月葬禮諸侯五月而葬死月葬月皆通數之諸多可據此春秋經六月葬陳惠公具有明文則陳侯卒在二月至六月正合五月之數杜以癸巳係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雖據長厤算法可憑然理實劉爲確

公及諸侯盟於皋鼬（定四年）

注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疏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按襄二十五年盟重邱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按春秋有會盟同處者如傳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於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是也至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於平邱八月甲戌同盟於平邱下書公不與盟以公見辭諱恥宜不復稱公也有會盟異處者如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云云於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邱此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云云於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於皋鼬統同處異處前後核之惟此復稱公故杜以爲說劉以爲疑說者謂昭公庸懦權出季氏終昭公之世惟既遂居鄆季氏不

知得一與齊侯盟於鄟陵定公方立四年季氏固存而皋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故既書公會又復書公及諸侯盟於皋鼬理或然也

社稷不動（定四年）

注社稷動謂國遷

疏劉炫以爲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

按此傳云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下文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是社稷動明是軍行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禮記曾子問古

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皆是也諸多言社不言稷者封人鄭注云稷社之細也故經傳言社稷往往即以社該之蓋社土神稷穀神言社而土穀之神該之矣杜以社稷動為國遷劉以為軍行竊謂尋繹傳文劉說為近杜泥社稷並言故謂國遷據傳意劉說為是

大雩（定七年）

注過也

疏按賈逵云旱也劉以賈言規杜

按春秋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皆旱

甚也而杜注兩言過過猶甚也莆太過也過則為災故以過言旱即以過言再雩穀梁僖十一年傳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定元年傳云雩者為旱求者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是則常雩或但稱雩雩而不得則有大雩至再書大雩則過甚矣凡言雩者皆吁嗟求雨之聲非時當急需不出此至吁嗟求之而無益又大盛樂以求之如此而又無益豈非過乎此杜意也而賈但以為旱劉即以賈言規杜若以杜不知為旱失之

公會晉師於瓦（定八年）

注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疏劉炫云按宣元年會晉師於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

按卿不書以經與傳但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也杜遂謂禮不敵公故史略卿而稱師致春秋一書以大夫列數於諸侯之下者不可殫述姑即以會盟之事言如文十四年盟新城有晉趙盾僖二十五年盟洮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有衛甯遬成十五年盟戚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有齊國夏皆卿也禮

不敵公而春秋何以不略耶則杜於宣元年注謂趙盾稱師取於師會劉亦以此師會故稱師恐不誤也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定九年）

注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疏劉炫以為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

按杜劉之說義可兩通蓋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與齊釋怨相平定十年春及齊平是也而魯又與晉親上年會瓦執羔執鴈其事尚新但以次告不以伐告情固然也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

信遞信爲次次者兵舍止之名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伐者聲罪致討之謂齊衞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尙強固未敢言伐且晉久爲盟主而聲罪致討亦名之所不敢居惟有告次而已僖元年穀梁傳云言次非救也此亦當云言次非伐也言齊侯衞侯於晉五氏之地一止息而已矣此告次之意也亦春秋書次於五氏之意也

得用焉曰獲（定九年）

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

疏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

按傳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上句是解得寶玉大弓下句是泛解經之書獲者如獲莒挐獲宋華元獲陳夏齧西狩獲麟之類杜所謂麟爲田獲俘爲戰獲也但杜謂用器物以有獲意以爲田自有田器爲戰自有戰器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爲謂之爲獲劉則以爲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按麟爲大角獸孝經援神契等嘗言之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大戴記易本命又言之又禮記禮運孔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是麟之皮角固足珍也光伯之言較勝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定九年）

注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疏劉炫云按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晳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師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

按東郭氏齊公族出自桓公桓公四世孫曰東郭偃書即非其子亦是後人襄二十五年傳云臣出自桓是也傳又云東郭偃臣崔武子觀偃爲崔氏家臣雖公族而非世卿可知傳云其帥又賤似也但帥之爲書與否或別有人爲帥疑不能定光伯層駁難亦有理

齊侯衞侯次於垂葭實郥氏（定十三年）

注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疏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

按傳意凡言實者俱是舊名昭九年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杜注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十八年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杜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是夷與析皆

新改之名城父白羽乃舊名也此鄖氏垂葭當亦同之故春秋譬洪並同皆以舊名爲主也惟定十年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以夾谷卽祝其不云新舊名改而春秋亦書公會齊侯於夾谷不云祝其則地或本無新舊之異不必以舊名爲重地有二名隨便稱之皆可後漢郡國志曰東海郡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水經注云游水北逕祝其故城西縣東有夾口浦則祝其乃縣名夾谷乃地名地以水得名耳觀夾谷而城父白羽鄖氏可知矣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哀元年）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師賤故不書

疏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衆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由兩塗並得通也

按上經書齊侯衛侯伐晉此傳言齊衛會乾侯救范氏始言師及齊衛鮮虞伐晉又添出魯與鮮虞故杜解之曰魯師不書非公命也鮮虞狄師賤故不書以鮮虞白狄別種故曰鮮虞狄劉光伯曰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據劉意齊衛伐晉之後更有四國同伐經以不告不書未知得當否也棘蒲杜無注攷漢書文帝紀有棘蒲侯柴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有棘蒲侯陳武然注家亦不言其地之所在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哀二年）

注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

據此哀二年經及邾子盟於句繹杜注句繹邾地是明爲邾也哀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注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是又爲小邾地也按小邾國於郳莊五年郳黎來來朝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卽小邾地也又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杜注東海昌慮縣是與郳城同在昌慮蓋邾地本不大而小邾更褊小故動涉邾城幾於不能分界郳城與濫特其一端句繹蓋亦猶是故杜謂邾地劉謂小邾地細爲分析疆域固當光伯爲正也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哀六年）

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疏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退還是好退而還以規杜

按昭王之將救陳以平王與陳有盟而吳屢伐之不可以不救故師於城父以救之然楚於定四年已爲吳敗於柏舉殊有戒心故未進而先卜卜戰謂前進以決勝也卜退謂退師以避敵也在救陳之意原止有進而無退然卜戰既不吉祇有卜退卜退又不吉則進退途窮故曰然則死也言死以決其必前進而無退避也故曰其死讎乎下傳云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

冥卒於城父卜戰卜退不吉之占驗矣死讎之言亦驗矣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哀八年）

注鄫人教吳必可克

國人懼（哀八年）

注國人懼其爲內應

疏劉炫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

按訊傳文拘者道之以伐武城何克之句是實克武城非鄫人教吳必可克爲懸許之辭光伯之言是也吳既克武城而吳大夫王犯又適奔魯爲武城宰與武城人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外援內應吳得援之以爲魯害誠可懼也故光伯曰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而杜必以上克之是鄫人教吳之語於是讀傳文者至此多覺不愜皆杜拘於謂語吳人云云之過也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哀八年）

注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疏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

按負載之載兩讀釋文載如字是載書也或音戴是背負器物

也光伯謂載書未有單稱載者然如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是載書稱載周禮有明文也又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亦是然則負載爲負載書亦無不可至謂載書數簡之文何須負之然禮記深衣云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與踝不過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耳而亦言負豈眞負任儋何之謂哉光伯亦太拘矣萊門魯郭門見上六年杜注故杜云將欲出盟劉云何由復出魯國蓋吳人行成實在郭門外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哀十二年）

注孔子始老故爲弔也

疏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誄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

按史記世家孔子年六十三魯哀公六年也至十一年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魯哀公有問政之言世家又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叢子記問亦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此卽光伯所云世家及諸書無謂仲尼仕於哀公之証也故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

卒哀公誄之子貢有生不能用之譏此昭夫人卒孔子與弔杜謂孔子始老故與弔此不攷之言也○又此傳十一年亦有魯人以幣召孔子歸魯之事孔疏引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謁逐字爲使字亦非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哀十二年）

注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例其月以爲別者耶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疏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劄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按此下經云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嵒傳云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上六邑卽上宋鄭之閒隙地彌作頃邱玉暢嵒戈錫也則劉光伯謂傳說當時事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洵不誣也杜謂此事經本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恐卽明之意亦欲與下經傳相接故不與別處記載齊同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哀十三年）

注二臣鞅與寅

疏劉炫以爲吳晉二臣

按疏上下傳文杜鞅寅之說爲長蓋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則二臣自當屬鞅寅況下文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又皆是鞅寅自謂鞅竝不共吳臣對論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仲達之論是也光伯之言失之

遂擇有介麇焉（哀十四年）

注介大也

疏劉炫以爲一麇而規杜氏

按方言卷六云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郭注引傳曰

逢澤有介麋又昭十四年左傳收介特杜注介特單特民也國語吳語一介嫡女一介嫡男韋注一介一人是皆光伯以介麋爲一麋之義也而杜以介爲大攷麋無甚大者爾雅翼所謂大者不過三二十斤稱大麋聊借是以動人聽聞無關義要也

孔某卒（哀十六年）

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

疏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雖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按孔子世家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攷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上大夫曰卿是孔子之爲卿斷無可疑但已告老去位耳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鄭注卒終也孔疏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曲禮又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是孔子雖已告老去位不爲大夫而年已七十四德行爲百世師亦當遵曲禮壽考曰卒之訓從大夫之稱曰卒故杜注云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確不可易也況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不曰孔某卒而何哉光伯猶以爲規過矣

衛流而方羊裔（哀十七年）

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

疏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方羊縱恣之狀而規杜過

按衛地北走燕南拒鄭東接齊西鄰晉而此所謂大國則晉是也南陽爲衛邊地在衛之西境與晉接界故此繇辭曰裔焉大國方言卷十二郭注邊地爲裔謂其邊於大國也下傳云晉復

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所謂裔焉大國滅之將亡也下傳又云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所謂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也則光伯謂裔焉二字宜向下讀是也方羊猶言徜徉廣雅釋訓云徜徉戲蕩也又楚辭惜誓云託回飆兮徜羊王逸注徜羊遊戲也亦是此義

武伯曰然則彘也（哀十七年）

注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疏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按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執牛耳周禮戎右所謂贊牛耳康成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尸猶主也尸盟卽是小國也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也涖臨視也臨涖其事飭以法度尊者之所爲故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何休注言涖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是尊者之事也故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禮之常也此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吳姑曹發陽則衛石魋吳爲大國衛爲小國準其小大衛相同故武伯曰然則彘也然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牛耳總不可易則吳是涖牛耳者不能混而同之也杜以爲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則非矣執牛耳三字傳義大概舉單以見雙故鄫衍之盟衛人請執牛耳杜注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此蒙盟武伯問諸侯盟誰執牛耳杜注執牛耳尸盟者言涖盟而尸盟者可見言尸盟而涖盟者可見惟以吳衛俱是尸盟故誤以爲據時執者無常似忽爾大國忽爾小國宜光伯以小國恆執牛耳規之斯不易之論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哀十九年）

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宏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疏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

按昭二十二年傳十一月己丑敬王卽位杜注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二十三年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宏謂劉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注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此傳云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是敬王之崩在哀十九年在敬王則四十四年也而史記周本紀則謂四十二年敬王崩十二諸侯年表又謂四十三年敬王崩杜世族譜亦謂敬王崩在四十二年其中必有一誤惟周本紀注徐廣引皇甫謐敬王四十四年崩此左傳疏引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已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差得其實而光伯似以史記爲正則依本紀當四十二年敬王崩若依年表則四十三年敬王崩終莫能攷其實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六終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

左傳杜註辯證序

金壇段玉裁譔

左氏古學肇亏劉歆漢書歆本傳載歆㠯左氏訓故然歆學未大顯賈逵服虔始治其緒亏是有賈服㞢學漢魏閒兩學竝大顯暨有杜氏輯解㞢而賈學漸微服杜猶竝稱焉隋大業㠯後則服氏㞢學行亏河雒杜氏㞢學行亏江左自唐貞觀中孔穎達作正義而服學遂寖杜氏本集侍中太守諸說亏李芟蘩務簡欲期明而反晦緣事依傍略古而自見後㞢言左氏者僅知元凱㞢長不知有賈服㞢舊至劉光伯規杜衞冀隆難杜㠯發明其義然元凱㞢疑誤豈惟長歷非法短喪鬼祀可議至國朝顧炎武惠棟㠯有補正而顧氏弟尋繹經文裁㠯己意定亏劇廣掇賈服舊注而亏其學一劇又博采京相璠土墬名左百兩漢漢志及酈元水經注婁源江眘修證其曐歷㞢譌許其車法㞢謬極見精確延見程賈西左傳翼疏三十卷凡異亏杜氏者悉詳錄㞢夫西精密恢卒未嘗審度是非揆㠯公論乜左氏有古文不可强解皆古文假西大讓西擴鄧西不轉西專一類有古義不可圖附者有麥㓾亏日藏有凶鞫窮亏日難專㞢渝擾公㞢論一類有脫文不可遺漏者施亏夷狄稱天子施亏諸夏稱天王施亏京師稱王一類有古韻不可牽攣者如負覆尾衞澨而芳芊為焉大國滅㞢將亾芊亾西頌一類得何嚴辯證一書旣博且精咸有根柢㞢其亏墮里㞢學能據毛詩尙書訂漢水入江㠯後猶得稱漢自元凱誤讀西貢導漾節遂三澨㞢亏大別南西句遂沿誤千有餘季㪅能發矇者此辯證㞢功㠯最鉅後㞢言左氏者當推是編㠯本蒴鉅製云歲嘉慶庚午正月二十日

左傳杜註辨證自序

桐城張聰咸

漢季左氏之學鄭賈最著蓋其原同出於劉歆服虔繼之由是章句訓詁於古義爲備其書皆行於魏亂於晉而衰於隋絕於唐矣故隋書經籍志猶載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左氏傳條例九卷服虔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自杜氏集解出而晉宋以下服杜遂并立國學此北史所以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江左左傳則杜元凱也然隋志猶謂其先通左氏者唯傳服義及於隋而杜氏盛行服無師說然杜既行而劉炫衞冀隆周樂遜輩卽有規難發逵諸作至於唐作正義復專成杜氏一家

之學而其時如權德輿及宋之鼂公武又譏其錯傳分經矣竊以爲杜解之乖於義者大端有四長歷非歷也抉其繆者發端於通鑑外紀目錄而鄭漁仲以爲杜氏通星歷則淺識矣論喪短喪也詳列於顧棟高杜注正譌衷而是時博士殷暢猶爲強相證會則亂禮矣釋軍制則車法徒法不分釋田賦則丘賦甸賦莫辨東吳惠氏棟始博採侍中太守之解誼京氏相璠之土地名證以秦漢子書爲補注六卷洵足以延不傳之緒其功爲鉅然子愼解傳歷用太極上元姜岌已駁其失惠雖未及詳亦終無以閉執信杜者之口惟婺源江氏永獨能據唐一行歷及姜岌大衍授時三家以正長歷之繆據周禮鄭君車有卒伍注以辯軍制之譌予猶惜其說散見於經義中未有專帙也今參以末學之見更證之羣經諸子及漢志載子駿說之可證會者悉蒐輯之其辭繁而不殺誠欲使劉鄭賈服之古義今時猶得闚其緒餘亦知杜解多本之舊說而刪逸其精詳更易其義例轉不若韋叔嗣之注外傳猶存賈侍中唐尚書之舊也至訓詁之小誤地理之參差則有顧亭林補正江愼修考實與夫惠君之補注皆各詳其說馬一丈器之又廣援郡國志水經注以補松崖之未備然杜氏地理之大乖者莫若以漢水之名不踰江夏而僞書傳及後之言地學者皆沿其誤竟無有起而正之者此予之急欲明辨也歲嘉慶己巳十一月二日錄於錢唐寓齋

左傳杜註辨證卷一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　貴池劉世珩校刊

隱公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杜注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

正義曰蘇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㠯魯作𠙴手文容或似之案說文㠯部𠙴下云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郭忠恕汗簡𠙴字云旅）史記魯世家嘉天子命徐廣音義云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司馬貞索隱曰魯字誤蓋未達古文耳）鄭氏註士冠禮云古文旅作臚則知𠙴爲古文之魯古旅又別自爲臚許叔重蓋從今文讀也（後漢書光武帝紀野穀旅生章懷賢注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案魯旁加禾蓋後人以義爲之非是）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賈侍中云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鄭司農云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經籍志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案司農之說是也如杜解則惠公薨而隱公始奉桓公爲大子是魯有大子而無君隱公幾若贅旒矣正義徇杜謂賈鄭之說皆誤殊繆〇傳文立即古位字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鄭注位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古文尚書堯典女耐庸命巽朕立位亦爲立東晉諸儒於古文甚疏如此類可見

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案公羊定十二年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漢儒解經者率據此釋雉之義然堵數悉不相合詩毛傳古周禮說（見此傳正義）皆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許叔重異義戴禮韓詩皆云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正義五誤爲一）據此則雉長四丈（何休註公羊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案何說與尚書傳周禮匠人皆不合其云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經無正文）鄭康成註儒行云環堵面一堵也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註檀弓上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詩鴻雁箋引公羊傳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據此則雉長三丈周禮匠人鄭司農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詩鴻雁正義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雉與鄭板六尺不合耳此依毛傳一丈爲板故疑五堵爲雉爲五丈）諸儒皆從公羊氏五堵爲雉獨元凱以爲三堵曰雉正義引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詩鴻雁箋誤引爲二丈）案周禮賈疏亦依公羊說據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

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三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雉皆爲丈之誤此甚明晰據坊記鄭氏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其實度廣吕廣名皆得通故異義戴禮言雉言長四丈何休言雉二百尺惟鄭說爲長杜當依鄭云五堵爲雉（案大戴禮主言篇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莊子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蓋取雉之義也惠氏半農易說曰鎌樓子架屋能登牆雉之高飛不過一丈）侯伯城之里數自鄭氏已不能定詩鴻雁正義引鄭駁異義曰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故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可知矣（禮坊記鄭注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周禮典命賈疏引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尚書無佚傳（見周禮典命賈疏今本在多方篇蓋時人亂之）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見詩文王有聲正義今本誤五爲三）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今本誤三爲一）鄭氏注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吕推此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三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尒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鄭皆兩解咸案周禮典命上公侯伯子男其國家宮室各眡其命數鄭氏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葢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葢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葢方五里宮方五百步此說其最通興（賈公彥云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匠人疏曰案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此以雉爲丈之證然鄭云雉長三丈案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據長三丈則九雉爲二十七丈周禮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筵則八丈一尺七筵則六丈三尺尚不及九雉之半則賈氏云雉長三丈爲三雉其近之與（周禮封人置其絼司農注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案詩緜縮版己載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乘謂之縮誤當爲繩尒疋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疑雉當爲束築板之繩也）

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杜氏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

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旣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案杜氏短喪之議本欲苟合當時其漸至于誣經（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詔議皇大子喪制唯預㠯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旣葬除葬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援此傳㠯爲旣葬除服諒闇之證案晉書杜預傳載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宜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垂示將來觀此知釋經必在建議之後）不可不辨顧氏亭林補正云不當旣封反哭之時是也

有蜚不爲災註蜚負蠜也

案漢志自劉歆㠯來說左氏者皆以爲負蠜子駿云介蟲之孼子政云蜚色青近青眚也咸竊有三疑洪範五行傳云蜚趙（一作越）之所生漢書五行志南越淫風所生則蜚不應有一疑也有則必爲災如經書螟螽之類然傳云不爲災二疑也有不爲災而漢志㠯爲嚴公取淫女爲夫人旣入淫於兩叔故蜚至三疑也案蜚有二解玉篇云獸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見山海經又蜚蠜也（尒疋釋蟲蜚蠦蜰郭注蜚卽負盤臭蟲邵氏晉涵云說文作蠦蜰當從之蜚又名負盤廣雅云負盤蠊也一名蠦蜰而舍人李遂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註多作負蠜㠯尒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邵氏曰案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蠜也是蜚亦有負蠜之名也）山海經東次四經又東二百里曰大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萬物斯懼思爾遐逝）魯竟在大山之側蜚見而不爲災爾經故不書然先儒相沿㠯爲負盤幾不可復正顏師古註漢志駮劉子政㠯爲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不知向所據者正南越之蟲春秋經傳所書者則大山之獸邵氏晉涵卽據之㠯爲正義疏矣

二年經莒人入向註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此本漢志後漢書郡國志劉昭補註引地道記與杜說同（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古向城在今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案宣二年公伐莒取向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顧氏

亭林補正云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㠯攝乎大國之閒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此說最善

三年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

案禮雜記鄭氏註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正義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㠯尊不出其國據此則赴書自稱卒不稱薨矣許君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卒卒者卒終也是

終沒之辭也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鄭國來赴書已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杜氏已爲赴稱薨而史改稱卒則尤誤

蘋蘩薀藻之菜註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

蘋說文作薲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傳作薲蘩薀藻（今本或書薲爲蘋誤也）玉篇薀下云於粉切藏也積也聚也蓄也又菜也薀與諸物并當從菜杜氏以薀有聚義又詩毛傳已藻爲聚藻遂牽合之耳顧亭林據毛晃已薀爲水草近是

潢汙行潦之水註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服子愼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正義從之

鄭伯之車僨于濟註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禮大學鄭氏註僨猶覆敗也引此傳爲證僨或爲犇案漢書韓王信傳云伍子胥所已僨於吳世（史記作僨於吳）張晏曰僨僵仆也如淳註匈奴傳高誘註呂覽皆同葢鄭伯之車覆敗而仆於濟也不必因風而仆杜氏創爲此論何也

四年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註言舉國之賦調

論語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已兵從也案孔安國註論語曰賦兵賦（惠氏亦主是說）

五年經考仲子之宮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

案漢書翼奉傳云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已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蓋考宮釁祭之後始舉祀禮杜氏徑已爲考宮卽祭仲子終不如服說之確正義駁之何也（後漢孝桓帝紀論曰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章懷賢注考成也既成而祭之引此傳爲證）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注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

此本高誘淮南原道訓註案服子愼以爲八卦之風（高誘註呂覽亦云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呂覽作厲風淮南地形訓作麗風高誘註一曰閶闔風乾氣所生非也）坎音革其風廣莫（呂覽地形訓皆作寒風）艮音匏其風融（易緯通卦驗作調風淮南白虎通作條風呂覽作炎風地形訓亦作炎風）震音竹其風明庶（呂覽作滔風淮南地形訓條風）巽音木其風清明（呂覽作熏風地形訓作景風注曰巽氣所生誤也）離音絲其風景（呂覽作巨風高註淮南地形訓一曰凱風又淮南原道訓云離卦之風也）坤音土其風涼（呂覽作淒風）兌

音金其風閶闔（淮南地形訓作閶風）昭二十年賈侍中註八風與服同惟與樂緯不合服坎音革緯坎樂用管服艮音匏緯艮樂用塤服震音竹緯震樂用鼓服巽音木緯巽樂用笙服坤音土緯坤樂用磬服乾音石緯乾樂用柷敔然高誘註淮南韋昭註國語皆取服說緯說未詳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注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許田近許之田

漢志鄭伯以邴將易許田師古曰鄭祀泰山之邑也音彼命反與祊異讀（釋文祊必彭反）許田詩閟宮居常與許

是也毛傳許魯西鄙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劉光伯規杜云邑自名許非有近許國始名爲許惜未以閟宮傳箋正之耳故正義斥其無所馮也（詩閟宮正義云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

先配而後祖註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案士昏禮昏義無娶妻告廟之制楚公子圍蓋因告聘而及之不得援爲證也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禮曲禮上齊戒以告鬼神鄭註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于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曰齊戒謂嫁女之家受于六禮并在于廟布席告先祖也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并自齊戒潔己但在寢不在廟也此甚明晰曾子問正義引此傳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咸案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廟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然則未成婦則不得言配賈說之以祖爲廟見是也（賈服註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然不當以廟見之後始成昏故

正義駁云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不待三月蓋誤以成昏爲配也先配而後祖謂先爲成婦之禮（如老醴婦于房中舅姑醴婦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之禮皆在廟見後今陳鍼子送女而譏其不爲夫婦疑鄭忽以饗送者之禮待鍼子也）而後廟見也○鄭司農云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正義并侍中康成三說皆駁其失亦云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然則孔沖遠已心知杜氏之非矣

諸侯以字爲謚（句）因以爲族註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案謚蓋氏字之誤鄭駁異義引傳作諸侯以字爲氏故服氏註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

季是也庶氏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皆就氏解無一語及諡正義惟反覆攸其說（孔沖遠爲禮記大傳正義云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此仍襲取服說何也）而竟不知杜氏所據蓋誤本也劉光伯規杜云呂諡爲族全無一人甚是惜未以異義正之故正義雜取衞齊惡宋戴惡之類以矯其說而傳之舊文愈晦矣（顧亭林補正據陸氏云今作諸者傳寫誤也）

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註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

詩何人斯篇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沖遠引此傳云豭卽豕也并言詛而俱用三故知三物豕犬雞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并用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百人卽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案哀十五年左傳說

衞大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大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杜註未晰故取詩正義辨之

桓公

二年傳是以清廟茅屋註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案詩清廟正義引賈侍中註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潁容春秋釋例同杜所自出詩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孔沖遠云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注云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故也惠氏定宇明堂大道錄云案清廟茅屋以下皆紀明堂之制度及祭祀朝覲之車服也杜註孔疏皆不能詳失古義矣咸以爲明堂配天之祭故清廟謂之清明堂謂之明蓋清明象天也鄭賈潁服之說皆未善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嚮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大戴禮明堂篇云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是也

大路越席註大路玉路祀天車也

馬融註論語曰殷車曰大輅引傳作大輅正義據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案高誘註淮南云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則亦以大路爲木路正義不審反斥劉光伯規杜之妄不知杜氏皆望文生義觀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二註皆云金路襄十九年二十四年註則又以大路爲天子所賜車之總名可知杜氏無定識矣

紘註纓從下而上者

周禮弁師朱紘鄭司農云紘一條屬兩端于武士冠

禮緇布冠組纓屬于缺皮弁爵弁笄緇組紘纁邊鄭註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註雜記云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此最明晰杜以纓釋紘則相紊矣韋昭註國語云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亦未善（詩瞻卬正義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

藻率鞞鞛註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玉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

周禮典瑞繅藉五采鄭司農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繅讀爲藻率之繂杜說本此然鄭氏不以藻率爲一物也禮經皆云藻藉不言藻率服子愼云藻爲畫藻率爲刷巾禮有刷巾率卽古帥字聘禮鄭氏註古文帥皆作率說文帥下云佩巾也帥或从兌故詩野有死麕鄭箋禮記曲禮上內則皆云帨佩巾也咸案率通于律白虎通云律之言率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爾雅釋器云不律謂之筆率葢律之假借字也（釋文率音律張參五經文字同）內則右佩管遰鄭氏註管筆彄也遰刀鞞也率當筆彄中物鞞卽遰也詩鞞琫容刀毛傳下曰鞞上曰琫又鞞琫有珌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案鞛卽琫字說文有琫無鞛（廣韻亦無鞛字）玉篇鞛必孔反刀下飾亦作琫其證

也（此云刀下飾則沿杜之謬）詩正義云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曰上曰琫引傳鞛作琫（詩瞻彼洛矣釋文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鞘上飾）杜註藻率鞞琫皆誤正義曲爲之辨然適以彰其過也

鞶厲註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

此本服氏註服又用詩毛傳也案上文已舉帶裳幅舄此句自不應以鞶厲爲帶景伯子愼皆誤杜不能正其失而强分上帶爲革帶則更無據詩都人士鄭箋云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云傳作鞶厲鄭註鞶裂厲裂義同也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

（有綠飾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義實同也疏云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周禮巾車賈疏曰易之鞶謂鞶囊卽內則云男鞶革是也士昏禮鄭注鞶鞶囊也所以盛帨巾之屬）此以鞶爲鞶囊厲爲裂帛之飾得之孔沖遠徑以內則鞶革鞶絲與槃袠皆爲帶駁鄭之說則誣甚矣可置之不議

鸞和註鸞在鑣和在衡

此沿服虔之誤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禮記經解鄭氏註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式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與戴禮同故周禮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鄭氏註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東京賦云鑾聲噦噦西京賦云大路鳴鑾李善兩引鄭註皆與此同）案後漢書劉昭補註引蓼蕭詩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引白虎通曰鸞者在衡和者在軾與戴禮韓詩皆同後漢書輿服志云鸞雀立衡又云龍首鸞衡此皆乘車鸞在衡和在軾之證故詩駟鐵鄭箋云置鸞於鑣異于乘車也後漢書補註引許叔重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說文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據此則鸞皆在鑣然與鸞輅奚別也叔重說亦未確）詩蓼蕭毛傳云在鑣曰鸞（案蓼蕭序曰澤及四海也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周禮巾車木路以田以封蕃國鄭注謂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則毛傳言在鑣曰鸞則正周禮所云木路與駟鐵用輶車以田相合鄭箋以

爲天子之車飾則鸞路矣故不從毛傳）詩商頌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鶬鶬然聲和此皆合蕃服鎭服夷服諸侯而言所乘蓋木路也與駟鐵輶車相等周禮巾車所云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是也（詩正義以金飾錯衡爲金路故不得其解）司馬相如上林賦云鳴玉鸞郭璞曰在軌曰鸞此以和爲鸞之誤（按軾式前也和在式前）傅玄乘輿馬賦注（鸞在馬勒鑣）漢書五行志顏師古註（和鈴也以金爲之施于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銜鈴爲施于鑣上動皆有聲以爲舒疾之節）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賢註皆誤以田車釋鸞路矣今咸正之曰木路革路之鸞在鑣詩駟鐵輶車鸞鑣是也玉路金路象路之鸞在衡禮月令乘鸞路是也故離騷云鳴玉鸞之啾啾王逸註鸞鳥也以玉爲之著於衡和著於軾惟高誘註呂覽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惟此論可以破兩漢諸儒之惑（案異義載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惜鄭不據月令駁之也周禮大馭賈疏曰案秦詩云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馬鸞在衡按毛傳無鸞在衡之說豈今本有脫簡抑賈公彥意必之說與鄭司農注保氏五馭鳴和鸞疏亦云和在式鸞在衡崔豹古今註五輅衡上金雀口銜鈴未晰）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註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詩祈父正義曰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

怒民因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是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史記趙世家正義據括地志以爲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非也案後漢書志界休有千畝聚劉昭補注引傳曰晉爲千畝之戰在縣南更爲謬妄晉與誰氏爲千畝之戰經傳無文誤解傳義不獨沿杜之誤也故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爲子名也

三年經齊侯衞侯胥命于蒲註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

案學記云大信不約鄭氏註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鄭說是也杜云申約言則與傳言不盟相戾矣

五年傳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註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承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江氏慎修曰此與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皆失之楚廣之偏引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巫臣之偏引司馬法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據此則偏有三法一爲二十五乘一爲十五乘一爲九乘魚麗用二十五乘之法者也然云

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伍亦是車之伍故夏官司右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鄭注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以明車之有伍然則此所謂伍者伍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若魚之相麗而進言車則人在其間可知而杜以五人爲伍釋之誤矣咸案杜氏釋車戰之法每雜車法徒法爲一故其說終迂迴而不可通能抉其繆者自江氏始也麗通古連字鄭氏註聘禮云古文麗爲連魚麗蓋取其如魚連屬之義也漢書陳湯傳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麗又與離通哀二十五年公爲支離之卒杜註支離陳名蓋亦相接次之義也

旝動而鼓註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

旝說文从㫃會聲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也引傳曰旝動而鼓詩曰其旝如林賈侍中解此傳亦以旝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作飛石正義非不知是說而反引周禮司常通帛爲旜作爲旝曲狥杜說是直亂經者咸案三國志魏書云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裴松之註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作發石車司馬相如子虛賦云礧石相擊

師古曰碣石轉石也鄭註周禮職金云作槍雷椎椁
之屬疑雷卽旝此皆旝爲發石之證
龍見而雩註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
物始盛待雨而大遠爲百穀祈膏雨
後漢書志補註引服虔注傳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
也遠爲百穀祈膏雨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
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
說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
祭山川而祈雨也杜本服說案周禮司巫鄭氏註雩
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說文雩下云
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或从羽雩作

䨁羽舞也據龍見在四月則服說是月令記於仲夏
蓋卽鄭志答趙商所謂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多
錯雜不與經同故鄭註月令自爲兩解穎子嚴以龍
見卽五月宜爲元凱所駮矣據昭二十九年五行之
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則鄭說
是魯用天子之禮樂或可夏祭赤帝也服氏以爲夏
祭天名則非據雩又作䨁則雩蓋祈雨祭之舞名故
周禮舞師有旱暵之事鄭注謂雩也許叔重以爲夏
祭樂甚善服杜皆以雩之言遠鄭氏禮注及王充論
衡皆以雩之言吁各以義解耳

六年傳嘉栗旨酒注嘉善也栗謹敬也

詩生民實穎實栗毛傳栗其實栗栗然鄭箋栗成就
也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
熟貌服說是

親其九族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
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
服而異族者也

詩葛藟正義引異義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親
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
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
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
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

一族杜所自出然漢時俗說也故鄭駁異義云異姓
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
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三族輔之盧辯註父族
母族妻族）案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爾雅
釋親云內宗曰族母妻之族爲黨此異姓不爲族之
明證故尚書孔傳鄭氏註詩葛藟毛傳常棣行葦鄭
箋皆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白虎通云
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顧君亭林辯九族最詳見日知錄
五經同異（正義引尚書歐陽說與詩正義同委曲徇杜蔑視古學謬妄殊甚）

接以大牢註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
此與內則文同鄭氏註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

使補虛强氣也案記云接子擇日葢爲子接毋與傳義正同杜解非是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註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旣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杜解次句太曲故孔沖遠別之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故言周人以諱事神子生三月爲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壓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案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

云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咸謂以名屬上讀亦非是當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句）終將諱之

十二年傳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註句瀆之丘卽穀丘也

經作盟于穀丘註穀丘宋地案句瀆（釋文音豆）亦作句竇史記作笙瀆賈侍中云魯地句竇莊九年殺子糾于生竇是也司馬貞索隱曰又按鄒誕生本作莘瀆笙聲相近莘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葢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爾杜註莊九年傳生竇魯地一地而分屬二國殊繆漢志濟陰郡句陽應劭曰左氏傳句瀆之丘也後漢書孝桓帝紀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章懷賢註縣名屬濟陰郡引傳曰盟于句瀆之丘是也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北一名穀丘又案史記齊世家莊公卽位執大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故知傳言句瀆史記句竇或言笙瀆論語言溝瀆確爲一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終沿杜之誤而不能詳攷其地乃云曹縣北三十里爲宋穀丘地又曹縣東北三十里爲魯生竇地據此則析爲二地矣及其爲春秋輿圖則又云宋穀丘在曹縣東北三十里不列生竇所在何地及其爲都邑表於宋列穀丘據方輿紀要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於魯列生竇云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三十里濮水所逕爲

齊魯交界不知酈道元水經註已云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顧君於地學甚疏考古者當勿爲所誤也

使伯嘉諜之註諜伺也

周禮環人云巡邦國搏諜賊鄭氏註諜賊反閒爲國賊說文云軍中反閒也杜註未善

十四年經御廩災註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

此本劉歆說漢書五行志載諸儒說此傳者三家子駿其一也惟劉向以爲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案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倉

鄭氏註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故爲神倉神倉當卽御廩帝籍鄭註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是也二劉說皆未當○洪适隸釋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御（御廩古文災古文篆御又廩篆災篆）

傳曹人致餼註熟曰饔生曰餼

聘禮賈公彥疏云主國歸饔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是牲生爲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爲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藏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案服注餼死牢牽生牢）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者鄭箋文爲義故註不同然則餼爲生爲腥經無正文案說文米部氣下云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又槩下云氣或从旣又餼下云氣或从食則餼其爲芻米與

十六年經冬城向註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推挍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

劉光伯據周語曰辰星見而雨畢（韋昭注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寒露之後十日）駟見而隕霜（注建戌之中）火見而清風戒寒（注霜降之後）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注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案考工記輿人賈疏云東壁一名營室一名水春秋傳云水昏正而栽一名定定之方中是也）先儒以爲建戌之月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玄云辰星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也火見自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丘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月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咸案詩鄭箋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曰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故韋昭註周語云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卽據杜氏以爲月卻節前則時未小雪定星何由昏正卽以爲定未昏正可以興功則顯與夏令詩言相戾矣傳猶書時何邪劉氏規過誠不易之論正義猶曲爲杜諱然愈諱而愈繆矣

十七年傳曰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註曰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

數

周禮大史賈疏曰服虔註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鄭氏註大史日官也舉此傳爲證云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鄭說是服云卿居其官杜云位從卿皆無所據賈疏以爲服君之義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廟諱）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亦同此意必之說不足據也

莊公

元年傳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註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爲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卽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詩南山鄭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正義曰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夫人孫於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於齊耳其實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來

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孫于齊謂來而復去非先在齊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據此已知杜氏之謬而於此傳復佐成其說蓋疏家意在隨人故卒無定論

二年經公子慶父註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莊二十七年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史記魯世家云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杜氏釋例以爲計其年歲未能統軍徑詆公羊之妄不知杜更何據而指爲莊之庶兄也釋例以慶父之氏曰孟爲明證不省八年傳又稱仲慶父何謂孔沖遠云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然則正義亦心知其未確矣劉光伯以爲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此又爲杜氏足其說皆肊斷也闕疑爲善（案曲禮上正義曰襄五年經書仲孫蔑會吳於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于善道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輔稱死時人爲之諱故稱孟氏）

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註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子雲所紀蓋漢時語非古法也周禮考工記冶氏賈疏引此傳註云子句子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子或謂之鏔吳楊之閒謂之伐東齊秦晉之閒其大

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子曼胡案攷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氏註戈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下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句倨外博鄭氏註戈句兵也主于胡也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然則子蓋戈也所以別於戟故冶氏又云戟廣寸有半寸此正子與戟異之證鄭氏以漢法擬之故云戈今句子戟戟今三鋒戟亦非以子爲戟也卽景純註方言亦以戟謂

之子取名於鉤子也鉤子鏝胡卽今雞鳴句子戟也張平子東京賦云立戈迤戛薛綜註戈句子戟與此正同杜征南獨未考與（按賈疏引註與方言略別鏚方言作鏔伐作戈曼作鏝鉤子作鉤釨○禮曲禮上正義云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并廣二寸用以鉤殺人也）

除道梁溠註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

元和郡縣志溠水在隨縣西四十里引此傳證之案水經註云溠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顧氏棟高云溠水出湖廣德安府隨州西北黃山東南流注於溳）傳言營軍臨隨則梁溠當在隨縣界內無緣反在厥縣溠水之上流而成梁也酈元所言蓋在下溠元和志云唐城縣本漢隨縣地梁于此置下溠戍後沒魏故爲下溠鎭溠之入溳水當去此不遠也（案許叔重云溳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據元和志棗陽縣本漢之蔡陽則在隨州之西顧氏棟高云溳水出隨州西大洪山東南流逕德安府治安陸縣西謂之清水）杜君釋例易溠爲溳（節切）例以爲從厥縣西東南至隨縣入溳水讀從溳音非是溳俗音也案溠徐鉉說文側駕切字林莊加反玉篇側駕千何二切周禮職方氏釋文云溠音詐左傳音同從高貴公讀如溳則失古音且易經字矣○鄭司農註職方氏引傳如字惟許叔重引作修涂梁溠古本或異也

六年經齊人來歸衞俘註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孔沖遠云案說文保从人𤓽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文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咸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寶作𠈃與俘形似當是𠈃字傳寫之譌石經大寶龜作穴𠈃龜高誘註淮南云保猶葆也寶也易繫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喜本作大保史記樂書寶龜又作[illegible]龜索隱曰葆與寶同然則俘當爲保保古寶字也獲寶物亦得稱俘周書世俘解云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此明證也經卽爲俘於古義得通猶言歸其所俘之寶物耳不爲繆誤

八年經甲午治兵註治兵於廟習號令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傳註曰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

兵革將出故曰治兵案鄭駁五經異義云周司馬職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曰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也又曲禮下云外事以剛日鄭氏註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引傳曰甲午祠兵此公羊經文案鄭駁異義以公羊治誤爲祠則所引葢亦以祠爲治也鄭說長傳言治兵於廟沈氏以爲告廟得之

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註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史記齊世家雍廩作雍林司馬貞索隱曰亦有本作雍廩賈逵曰渠丘大夫左傳雍廩殺無知葢以雍廩

爲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渠丘邑名雍廩爲渠丘大夫也咸以爲賈杜二說皆誤司馬氏之語甚當葢雍廩有殺無知者其人微末由知也故從其地經書齊人是也雍廩葢地名故史記作游於雍林

九年傳公喪戎路傳乘而歸註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案鄭氏註少儀云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卽取是傳爲證然則傳乘葢佐車矣正義引作公喪戎路佐車授綏誤也

乃殺子糾于生竇註生竇魯地

此葢齊魯之閒地卽桓十一年傳盟于句瀆之丘是也杜兩註皆誤已詳前說

十年傳蒙皋比而先犯之註皋比虎皮

此沿服氏之誤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鄭氏註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威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虎皮與櫜非卽一物虎皮以包干戈櫜以衣兵甲也服逸經文將帥二句以虎皮卽爲櫜損之以釋此傳繆矣（鄭註檀弓下云櫜甲衣也註少儀云櫜弢鎧衣也韋昭註國語曰櫜弢也）案周禮考工記韗人爲皋鼓鄭司農註引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鼛作皋縣詩又作鼛詩鼓鐘正義曰鼛卽皋也古今字異耳建櫜之櫜下從木鄭司農註韗人皋陶爲

鼓木冒鼓謂蒙鼓以革然則冒革干木之謂皋也故櫜下從木蒙鼓則以鼓爲聲故鼛從鼓函人爲甲云櫜之欲其約也鄭司農云謂卷置櫜中也引傳云櫜甲而見子南櫜葢冒革於木爲甲衣也咸謂蒙皋句若詩小戎蒙伐有苑之屬比屬下讀爲比爾干之比（孔沖遠云建櫜之字或作建皋）

十一年傳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註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正義云矢名僕姑其義未聞案姑當讀如括釋名矢指也其本曰足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姑括葢雙聲又姑似古矢聲之假借士昏禮於是與始飯

之錯鄭氏註古文始爲姑矢又與始聲近也矢或借始而成姑聲耳古文僕形近鏃故字林作鏷鏷云魯矢名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僕疑爲鏃然轉寫既久不可考矣杜氏以爲矢名亦以意解之○南宮長萬十二年傳皆作南宮萬釋文云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

十四年傳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註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

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又宔字下云宗廟宔祏从宀主聲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左傳曰徙宔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此宗祏亦疑爲宔祏孔沖遠云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咸案後漢書志劉昭補註引決疑要註云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廟毀之主藏於始祖之廟（祏漢以後用木後漢光武帝紀章懷註引衞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于坎下）正義以爲藏在北壁無據

十八年經秋有蜮註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

周禮夏官蟈氏疏引傳服註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蜮君則有杜蓋本此

案洪範五行傳（從正義所引）漢書五行志皆以爲蜮生南越陸璣毛詩義疏亦云蜮在江淮水中似魯不得有蜮故劉向以爲蜮生南越由齊姜淫蜮莊公故生於魯云蜮猶惑也近歟蜮死亡之象蓋由穀梁氏以蜮爲射人者故先儒相承爲說惟劉子駿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蓋卽大田鄭箋所云螟螣之屬盛陽气贏則生之也故呂覽云又無螟蜮高誘註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詩大田鄭箋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釋文螣字亦作蟘）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此說得之

傳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註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周禮小司徒賈疏引服氏註此傳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曹地案服說是杜說非也

遷權于那處註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後漢書郡國志南郡編有藍口聚卽那處也那藍聲近音轉而字異耳劉昭補註引杜說則自別爲那口城非是後漢書燕常傳云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蓋卽其地案那與冉同史記管蔡世家索隱云冉國也冉或作那案國語云冉季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國也引此年傳註聃與那皆音奴甘反故那音爲藍釋文作乃多反誤矣

十九年經伐我西鄙註鄙邊邑

貳柒壹冊10反

30B

西鄙蓋許邑詩閟宮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

傳而葬於經皇註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正義引宣十四年傳屨及於窒皇謂寢門闕證此經皇亦冢前闕案呂氏春秋載宣十四年傳事作屨及諸庭高誘註引作屨及于經皇據此知經皇非門闕之證蓋庭中也周禮冢人云凡有功者居前鄭註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又云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鄭氏注厲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經皇蓋在塋限以內官寺之中也顏師古漢書註室無四壁曰皇杜解未確

二十年傳執燕仲父註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

正義曰服氏亦云南燕伯爵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莊公十六年與宋衞共伐周索隱引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衞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世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耳今案左氏莊十九年衞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伐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且燕衞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姓燕與衞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衞乎（案范甯註穀梁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註闕象魏也

服子愼曰西辟西偏也正義云辟是旁側之語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殷敦銘曰繼治我西偏東偏（惠氏同）

王巡虢守註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咸案守當古文宥字之譌說文守篆宭華岳碑作宂（見郭宗正汁簡宀部）宥周伯映彝作宂（惠棟以爲宥之壞字非是宂守宂宥）形似轉寫者脫去一畫而成守字耳宥猶勸也即十八年傳王饗醴命之宥義此傳下云王與之酒泉子之爵是也杜解於傳義不順

二十二年經肆大眚註赦有罪也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賈侍中以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此說爲長正義既疑文姜葬緩而又不從賈說蓋爲杜諱

二十三年傳諸侯有王註從王事

詩下泉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據此傳證之觀下云王有巡狩鄭說愈確

二十四年經赤歸于曹註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則赤非僖公較矣賈侍中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

逐聵而立亦此說較長孔沖遠以爲賈說無據不知杜更乖也豈盡書之舛誤

傳女贄不過榛栗註榛小栗

榛當作亲說文木部亲下云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引傳作女摯不過亲栗又榛下云木也从木秦聲今本作榛蓋誤案禮記古文作亲鄭氏注實似栗而小字林亦云榛木之字从辛木似梓實如小栗杜氏徑以爲小栗與下栗奚別也

二十八年經冬築郿註郿魯下邑

公羊穀梁二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公穀皆作築微范甯註微魯邑酈元水經註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

經書冬築郿公羊傳謂之微案少牢饋食禮鄭氏註古文眉爲微士冠禮註古文眉作麋眉麋微古皆一字也故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倞註麋與眉同此傳之郿又作麋無異義也杜云下邑亦以意解（公羊釋文築微左氏作麋惠氏據京相璠云郿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

傳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註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東關疑亦嬖者之姓猶東門襄仲東郭偃皆以其地爲氏如杜解則既所嬖幸而又置在關塞無是情也

三十年傳鬭射師諫註射師鬭廉也

正義云杜以射師與鬭廉爲一人不知何據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鬭班也射師被執則不得殺子元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不知傳言殺子元則又一時矣服說是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註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顧炎武以爲城小穀爲管仲踈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云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也見顧氏山東考古錄及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見孟任從之閟註閟不從公

說文云閟閉門也从門必聲春秋傳曰閟門而與之言詩閟宮正義引此傳以爲閟戶拒公故閟爲閉也

三十二年傳能投蓋于稷門注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屋上

水經注引服氏注此傳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二說皆未善劉炫以爲能投車蓋於稷門是也正義謂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案投蓋當并車蓋之達常桯圍而去之也（鄭司農注輪人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蓋杠也[illegible]輪人云部廣六寸司農云部蓋斗也）顧亭林補正以爲有力者乃能投輕物使上亦通

左傳杜註辨證卷一終

左傳杜註辨證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　貴池劉世珩校刊

閔公

元年傳因重固注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正義引服氏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此說勝杜（惠氏云杜从許愼說）

二年傳及狄人戰于滎澤注此滎澤當在河北

周禮職方氏鄭氏注滎兖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賈公彥云案禹貢濟出王屋始出兖東流爲濟南渡河泆爲滎春秋戰於滎澤是也（詩檜譜正義引鄭注禹貢滎波既豬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京相璠曰濟水又南會于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于滎澤而屠懿公（廟諱）演報命納肝處也（案水經濟水又東合滎澤非此滎澤也彼滎澤蓋滎瀆之誤故酈元注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玉海引此正作滎瀆胡渭禹貢錐指云滎瀆非滎澤也據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滎爲川之路滎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是知經之澤皆作瀆也）咸案宣十二年傳楚潘黨逐魏錡及滎澤杜云滎澤在滎陽縣東與此滎澤正爲一地蓋濟水出河之後南會於此京相璠云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今攷之濟水北流分爲濮則衛之境矣滎澤本此在河北如杜此註豈宣十二年之滎澤又易地邪此不待辯

與門材注門材使先立門戶

周禮掌舍棘門杜子春曰棘門或爲材門賈疏引此傳證之云棘門亦得爲材門即是以材木爲門也

重錦三十兩注重錦錦之熟細者

服虔云重牢也案聘禮鄭氏注重猶善也引傳義同

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漢書五行志注引服虔云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案周禮掌蜃祭祀共其蜃器之蜃鄭氏注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引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據此則蜃爲蜃器（賈疏引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案詩緜鄭箋引傳蜃宜社之肉正義引此年傳及成十三年傳成子受脤皆作蜃賈公彥云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宜祭於社之肉據此則祭肉亦得爲蜃蓋從其所盛之器而名之也蜃可以該脤脤不可指爲蜃器故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氏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引定十四年傳歸脤如字可以知脤之不爲蜃器矣杜仍不如子愼之確（大宗伯賈疏亦從服說）顏師古注漢志以爲脤讀與蜃同以出師祭社而謂之宜脤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此不釋蜃爲器更疏

狂夫阻之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服虔注此傳與韋昭注晉語皆以狂夫爲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服解阻爲止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韋解阻爲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劉光伯駁云元衣朱裳不爲偏衣案戎事袀服上下同色今大子衣之偏衣是尨服也故先丹木以爲是狂夫之服蓋上下雜色杜氏以爲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今試驗之不大乖異乎（偏衣猶言服之不衷也）服解阻字亦誤韋說是（當云服是衣詛祝驅疫也以爲服衣先詛亦非）

閭成季之繇注繇卦兆之占辭

司馬貞索隱引荀悅云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辭也

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咸案帛禮雜記下作白鄭氏注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引傳作大白之冠其注郊特牲云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其注玉藻云君衣布者謂若衞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今本作帛蓋誤）之冠是也又於大帛不緌下釋云帛當爲白聲之誤也大白謂白布冠也此皆大白爲布之證案服子慎云戴公卒在此年杜氏以爲衞文公以此年冬立豈喪未期年而已冠厚繒者乎蓋由晉時俗本白誤爲帛杜又

訓爲厚繒後來諸儒如衞冀隆劉炫輩雖有規難皆不能起而正之至唐章懷注後漢書馬皇后紀云大練大帛也反援杜爲證孔沖遠爲禮玉藻正義又引傳大帛爲白繒冠沿襲既久不知謬妄此豈獨釋經之誤實爲亂禮之始蓋短喪劣議自預作俑也可勝嘅哉

僖公

元年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注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歸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還故要而敗之

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按杜云送喪在敗邾之後邾人何由而懼以義求齊亦不見經傳正義謂其無據而卒駁服說何也

二年傳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注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坂

服子慎謂冀伐晉冀之既病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案說文鄍晉邑也（後漢書補注引）服虔曰鄍晉別都（據此則鄍在晉矣）水經曰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酈元以爲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巓軨坂經曰又東過砥柱間酈元以爲砥柱山名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在

虢城東北大陽城東據此則杜說不盡謬妄然叔重子愼皆以鄭爲晉邑則必不指三門爲砥柱矣三門不詳（劉昭補後漢書注釋此傳于沛國郯聚之下云非此郯蓋名偶同也元和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然則三門非古也此三門當在晉之境內顧棟高以爲砥柱即三門非是或單其鄭邑之三門不作山名解邪然余終不敢臆斷）

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尙書云馬牛其風案高誘注呂覽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詩北山鄭箋風猶放也服說是僖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杜解牛馬因風而走與此傳皆失之故江氏愼修云觀淮南子塞翁失馬之事可見（惠氏亦主是說）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

詩旄丘正義引服虔註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長發正義與此同）杜所自出案禮王制正義引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孔沖遠案鄭志注尙書爲八伯張逸問九州而八伯何鄭答

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咸案詩旄丘序云責衞伯鄭氏以爲封爵稱侯時爲州伯周之制使伯佐牧引傳云侯爲牧則九伯猶夏之稱九牧也（見宣三年傳）詩正義（旄丘）云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雜問志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臣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是也（周禮大宰賈疏曰周之法使伯佐牧即僖公四年五侯九伯五侯是州牧九伯牧下之伯大宗伯賈疏云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周禮大宗伯云九命作伯鄭氏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說勝賈服正義駁其煩碎顯與禮經八伯之文相戾矣鄭義精覈愈見

南至于穆陵北至無棣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

司馬貞索隱曰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案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尙書包匭菁茅茅之爲異未審

菁說文云韮華也周禮醢人菁菹鄭司農云菁菹韮菹賈公彥曰鄭云菁蔓菁也與茅自別爲一物案公羊傳云菁茅之貢不至范甯注香草所以縮酒亦混

菁茅爲一故楊士勛疏引孔安國云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別之杜氏則又誤以公羊亂傳矣漢書郊祀志江漢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茅亦作茆茆高誘注呂覽引傳包茅作包茆周禮醢人茆菹鄭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後鄭不從茅謂茆鳧葵也）詩伐木正義因釃言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茆也引傳如字縮亦作莤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廟諱）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縮酒沛酒也醴齊縮酌後鄭說長

筮短龜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禮月令鄭氏注云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于兆也（正義曰易言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曰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周禮占人掌占龜鄭氏注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于長者賈公彥云龜長者以其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數知末又冢馬季長云筮史短龜史長（亦引杜說）咸案禮曲

禮正義曰筮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大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此論最通但應云止公之不從筮不阻其再筮也前儒說多附會未可盡信

專之渝攘公之羭注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咸案專卽古鱄字襄二十七年衞侯之弟鱄穀梁鱄作專傳鱄設諸史記刺客列傳作專諸玉篇云鱄魚名市臠切羭說文云夏羊牡曰羭爾雅釋畜夏羊牡羭攘古讓字禮曲禮下鄭氏注云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云攘古讓字也專之渝猶言魚腹疾也魚腹疾故讓公之羭與下文薰蕕皆比義杜解迂曲而不可通蓋未達古文耳

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禮內則鄭氏注云庮惡臭也引傳作一薰一庮（釋文冂薰或作熏又作葷）說文云蕕水邊艸也从艸猶聲不訓爲臭艸庮下云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然則從庮者是也臭兼氣之美惡（月令其臭香詩綿胡臭亶時大學如惡惡臭）當訓爲薰蕕之氣皆在也（周禮膳夫鄭司農云庮木臭也）

五年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注視朔親視朔也觀臺臺

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

服虔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左傳云靈臺在太室明堂之中諸儒皆以廟學靈臺爲一）案史記封禪書亦引傳云視朔在太廟猶天子明堂觀臺猶天子靈臺後漢書宮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五經異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壁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盧植禮記注穎容春秋釋例（詩靈臺正義引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淸靜謂之淸廟行禘祫敘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蔡邕明堂月令論高誘淮南本經注皆以太廟靈臺爲一與賈服說同袁準正論曰穎氏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言遂謂之同處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咸以爲靈臺觀臺當通名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其明證也詩靈臺鄭箋云觀臺而曰靈臺文王化行以神之精明故以名焉周禮小宗伯賈疏云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馮相氏疏云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觀天文）五經異義據公羊說以爲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諸侯無靈臺但不名靈臺耳以爲不得觀天文左矣蔡邕月令論云太廟明堂匚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惠棟謂通天屋卽靈臺黃帝明堂圖所謂崑

俞甚當杜氏以爲望遠之臺於古法全不審矣

虢仲虢叔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

某氏尙書傳（君奭）云虢國叔字文王弟孔沖遠云母弟之言事無所出據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上陽虢叔封下陽同是虢國之邑不得分封二人若二虢共處鄭復安得虢國而滅之雖賈之言亦無明證咸案隱元年傳旣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則虢叔封制之證酈元水經注索水又東逕虢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虢公之國今虢亭是矣此卽侍中所云西虢詩檜譜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卽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然則虢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水經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酈元曰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又云長明溝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城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卽滎陽宛陵縣東鄭春秋之制田也案漢志水經注皆於成皋下言東虢滎陽下言虢亭故侍中所謂東虢西虢皆在鄭地意以成皋爲東虢滎陽爲西虢故應氏亦以滎陽爲虢公國也然與傳叔死制之文不合杜氏又不言所在徑以滎陽當之皆失之矣）與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宏農陝縣東南東虢

今滎陽其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公滅之漢志宏農郡陝縣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北虢謂下陽城西虢謂虢宮在扶風）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虢亭虢叔國宏農郡陝本虢仲國河東郡大陽有下陽城劉昭補注虢邑據此則爲鄭滅者虢叔之後爲晉滅者虢仲之後較矣正義以杜氏無訓而猶豫不決非是

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

此本賈注漢書律歷志五行志引作袀服振振顓師古云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皃也案閒居賦李善注引服虔曰袀服黑服也又引說文袀玄服也月令孟冬乘玄路鄭氏注今月令曰乘袗路（今誤袗爲軫）似當爲袀字之誤（今誤袀爲袗）正義以爲玄色經文乘玄路玄袀義同後漢書輿服志皆服袀玄劉昭注引獨斷云袀玄袀紺繒也又引吳都賦曰袀阜服也此皆訓袀爲玄服士冠禮鄭注古文袀作均周禮司几筵鄭司農云純讀如均服之均士昏禮袀玄鄭注袀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彼下有玄故訓袀爲同此傳與彼有異依服說爲確

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注寢小寢將葬又不以殯過廟

此沿服氏之說案禮雜記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氏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熊氏疏云諸侯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是也禮正義（雜記下）引服虔注以爲夫人之卒在于夫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此義亦當周禮內宰鄭注夫人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杜君徑以小寢當之何以別於燕寢也服氏云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玄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周禮大祝注鄭司農引檀弓下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云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賈公彥云鄭志答趙商孔子發凡言不薨不

于寢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發凡例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據鄭氏二解皆以殯爲殯于廟此不易之論服杜終不可通

九年傳以伯舅耋老注七十曰耋

說文老部云年八十曰耋从老至聲詩車鄰逝者其耋毛傳耋老也八十曰耋鄭注易離卦大耋之嗟云年踰七十也（見禮射義正義）詩箋云八十曰耋劉熙釋名郭璞爾雅方言注皆同舍人云耋年六十稱則更謬矣然杜亦沿服氏說（禮射義正義引服注）

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注其言雖多忌適足以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既云又焉能克則秦伯知其不能害己矣復何慮之有葢以多忌於人則多爲人怨又焉能勝人是吾之利也

十年傳及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襄二十四年傳注官名案高誘注淮南兵略訓云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故服虔注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韋昭注國語亦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杜氏兩解皆進退無據（劉光伯規過云若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

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詰之注秦伯之軍涉河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棟高云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葢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顧讀侯爲候甚當（詳見春秋大事表）然訓爲探候之車則俗說矣咸案晉語元侯韋昭注中軍候奄也侯車今斷爲中軍候奄之車不疑

亂氣狡憤注狡戾也憤動也

禮樂記鄭氏注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引傳作血氣狡憤鄭說是

箕子曰注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

馬融注論語箕子比干紂之諸父漢書五行志云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故尙書微子傳云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顏師古云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師高誘注呂覽淮南皆云箕子紂之諸父正義引鄭玄王肅亦以箕子爲紂之諸父誤以爲庶兄者惟服杜注左傳王逸注離騷也孔沖遠云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止云親戚不知爲父爲兄歷撿諸書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舍尙書微子之文而不詳審卒爲杜氏迷惑矣

十六年傳六鷁退飛注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漢書五行志作六鶂退蜚說文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鶂或从鬲司馬相如說鶂从赤劉向以爲鶂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劉歆以爲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鶂之數故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卻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漢書嚴安傳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此數說皆足以發明經義訓釋猶節目耳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

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

服虔曰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劉光伯亦用此說杜氏以陰陽錯逆非人所生叔興果如是言則君亦不爲失問又何懼人譏刺之有服說終是不易

十八年傳故以鑄三鐘注古者以銅爲兵

史記秦本紀云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說本此秦兵葢周禮所謂五兵之屬是也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云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此爲得其實矣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關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服氏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案此正爲作門不時發凡不必牽就土功之制服說甚合正義亦知杜無明證而卒駮其說何也

二十二年傳鼓儳可也注儳巖未整陳

案儳當讀爲毋儳言之儳鄭氏注儳猶暫也葢謂利而用之雖阻隘亦可若俟盛聲以致志則鼓暫可也即上文則如勿傷之義

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注夷一名城父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劉昭補注夷屬陳左傳僖二十三年楚所取酈元曰城父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夷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咸案城父亦夷之邑遷許于夷而因

實其地也郡國志汝南郡山桑侯國故屬沛有下城父聚是矣觀昭九年傳云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則城父斷爲夷之邑不疑杜氏于昭九年傳云此時改城父爲夷不知此年焦夷之名又從何時而改邪其疑可立決矣竊以爲春秋時之夷即漢時之城父縣春秋之城父即漢時山桑縣之城父聚也相距甚近故後世并夷地而置以爲縣耳杜訓夷一名城父其誤在錯解實字矣酈元曰濄水于樂嘉縣入潁下至於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口也漢志汝南郡南頓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

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酈元云潁水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於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然則此城在南頓縣之南杜云南頓以意度耳

薄而觀之注薄迫也

案晉語載此事云設微薄而觀之孔晁曰薄簾也蓋讀爲帷薄不逼之薄高誘注淮南亦云設薄以觀之則訓帷薄者是

其辟君三舍注三退

韋昭晉語注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爲九十里

司馬法曰進退不過三舍禮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注羈馬羈紲馬繮

說文引傳紲作紲云系也少儀曰犬則執紲服氏云一曰犬韁曰紲古者行則有犬故晉語韋氏注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役也羈說文云馬絡頭漢書刑法志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咸案離騷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注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晉灼小顏以鞿爲羈杜氏以紲爲馬韁皆失之

師退軍于郇注解縣西北有郇城

酈元曰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例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於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注桑泉在解縣西二十里）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此本馬融說詩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先儒說左氏者鄭眾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然則鄭氏已知馬說之不可用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

孔沖遠云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疏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咸案詩黍苗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正義引服虔注召穆公王卿士也孔云召伯之爲卿士宣王時也據此則正義亦知杜說之非矣

鄂不韡韡注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常棣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古聲不拊同拊亦作跗案成公十六年傳韎韋之跗注詩六月正義引鄭雜問志作不注不讀如幅蒸古本跗或作不故鄭讀從之也

好聚鷸冠注鷸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

正義引釋鳥翠鷸李巡曰鷸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曰靑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靑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案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今翠鳥也師古曰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此說甚確故蔡邕獨斷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後漢書輿服志作大銅珠）制似縷簏（輿服志作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輿服志作知天者冠述）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圓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者服之（輿服志引傳曰鄭子臧好鷸冠無聚字）說文云鷸知天將雨鳥也从鳥矞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或从遹（𪇆）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小顏注（遂去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二句）以釋翠鷸殊繆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注衷猶適也

淮南詮言訓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注屈短奇長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高以長短不得中爲不衷甚當咸案後漢書武帝紀唐章懷賢注引續漢志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故衷即作中

二十五年經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注洮魯地

正義云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爲魯地注誤耳案酈元水經注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

二十六年經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迴一里

百一十八步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水經云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酈元曰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案酈元以秭歸爲歸鄉亦未詳所據嚴觀元和郡縣補志以爲南岸爲歸鄉西岸曰秭歸此可以足酈氏之說蓋歸鄉在秭歸之南）案太平寰宇記夔子城在秭城縣東二十里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丹陽即此後移枝江亦名曰丹陽又移都郢吳置建平郡在此據此知夔城與歸鄉相近服氏之說更精覈矣

傳室如縣罄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榱無覆劉光伯規杜云言罄在縣下無粟帛罄國語作磬韋昭注言魯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案禮王制鄭氏注縣縊殺之曰磬正義引皇氏說此傳云如縣樂器之磬也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古人五架屋從弟四架下爲戶牖以隔之外爲堂內爲室室上之宇北出斜下以交於北牖牖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也依程說則室如縣磬爲古人架屋之常與此傳上下文義絕不相類惟韋昭劉炫之說得之

服孔杜君皆失解○磬與罄古通大戴禮禮三本篇縣一磬而尙拊搏與此傳縣罄外傳作磬皆是也說文罄器中空也从缶殸聲殸古文磬字詩云缾之罄矣杜故依此訓罄爲盡然於傳義不合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正義曰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其閒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或轉寫誤案劉炫規語已難駁正孔氏必曲爲之諱適以彰其陋也即據所駮世有經千百餘年之久而兄弟伯叔相及僅十二世者乎謬妄更甚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注左右謂進退在己

詩載芟篇侯彊侯以毛傳以用也鄭箋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沖遠引此傳云左右即東西也案傳因楚師發凡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韋昭國語注西廣東宮楚軍營名）此左右即東西之證鄭說精確杜解非也

二十八年傳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注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

楚語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韋昭注東宮西廣楚軍營名江氏愼修云此卒亦是車卒六卒一百八十乘

也案此當是車法非徒法夏官司右鄭氏注車亦有
卒伍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與此相類杜解并失之

韅靷鞅靽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
說文韅著掖鞥也从革顯聲靷引軸也史記禮書鮫
韅索隱云以鮫皮飾韅馬腹帶也詩小戎毛傳游環
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靷所以引也鄭箋游
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哀二年傳
兩靷將絕正義曰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鞅說
文云頸靼也靼爲柔革周禮巾車樊纓玄謂纓今馬
鞅鄭司農云纓謂當胷玉篇云靽與絆同說文絆馬
繫也詩白駒正義縶之謂繫其足維之謂繫其靷也
釋文縶足曰絆杜說與前儒竟無一而合未足信也

晉師三日館穀注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案此與成十六年傳入楚軍三日穀不同彼傳釋文
云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此穀爲地名春秋隱十年
宋人衛人蔡人伐戴後屬宋楚滅宋改名曰穀後漢
書郡國志考城故菑劉昭補注引陳留志曰有穀亭
是也後以爲菑縣元和郡縣志云古戴國也今爲考
城縣與城濮有莘皆相近濮水在南華縣南五里莘
仲故城在濟陰縣東南三十里蓋古莘國考城南華
濟陰唐開皇時皆屬曹州（南華本漢離狐縣屬東郡濟陰本漢定陶縣屬濟陰
郡據元和志莘之去穀當一百二十五里蓋晉師勝楚之後去而館于穀地三日以示暇也）晉師
三日館穀蓋謂館于穀地也杜氏失解韋昭注晉語
亦誤（杜氏以宣十二年傳云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遂以爲食穀也不知傳特省文耳）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注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經注踐土鄭地郡國志河南尹卷縣有垣雍城或曰
古衡雍杜據或說以實其地（劉昭補注引杜預曰卽是衡雍）酈元水
經注亦沿杜解咸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衡雍踐土今
之汝陽（兩漢屬汝南郡）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
名案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禮王制正義引服虔注云謂馬飾案後漢書輿服志
以輿馬文厲玉纓象鑣金鞍以相誇西京賦云璿弁
玉纓薛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或誤
爲鞅）也以玉纓飾之周禮巾車鄭氏注纓今馬鞅弁亦
以金爲之輿服志金鍐方釳劉昭注引獨斷曰金鍐
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髦前據此
知瓊弁爲馬冠不疑杜蒸曲說

晉中軍風于澤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劉光伯規過云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
馬二說皆非風讀當爲風乎舞雩之風包咸注風涼
於舞雩之下此云風于澤蓋云風涼於澤也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

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周禮大司馬序官鄭氏注行謂軍行列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鄭不以三行合三軍爲六謂三行爲六軍之佐故三行無佐杜以三行爲三軍遂疑三行之佐爲大夫帥此無據之說矣

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賈服注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翳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案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景伯子愼之說與周禮未嘗相戾賈疏駮之非是詩秦譜正義引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于鳴牛此又可以足賈服之說

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注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顧炎武以爲晉有二瑕其一河東解縣其一宏農湖縣解以此瑕爲湖縣謂鄭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爲誤江愼修正之云傳曰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晉之瑕實在此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解梁閒一邑焦在河外燭之武於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亭林謂晉有二瑕一爲郇瑕氏之瑕而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其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强以後漢宏農郡之湖縣當之謬矣然不知顧氏之誤實爲杜說所惑

羞嘉穀注嘉穀熟稻黍也以象其文也

詩生民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鄭箋以此爲四穀傳蓋取穀之異色以象其文杜說非也

三十三年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注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

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

案卒哭者前儒皆以爲卒此無時之哭唯朝夕哭非止哭之謂杜氏蓋意主短喪之說其誤一也作主在既虞之後從祔所用故云祔而作主杜氏以爲既祔乃作主以祀於寢則祔於祖者空以祔告抑以主祔乎其誤二也（禮記檀弓下正義云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主謂虞祭之末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祔似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愼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駮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曲禮下正義云公羊上係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祔而作主又引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此甚明晰）作主之木公羊

傳有正文杜氏乃合練主用桑虞主用栗而取張包周之論語以社主爲主其誤三也（後漢書禮儀志云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據此則虞祭時已用主至祔廟即以其主祔此與周禮略異然以主祔廟猶古制也）咸案士虞禮記卒哭明以其班祔鄭氏注凡祔已復于寢正與傳合賈服注此傳皆與鄭同故朱子亦宗康成之說近顧氏棟高以爲不必拘儀禮本文而以檀弓喪事有進無退爲既祔不反寢之證不知有進無退蓋謂柩出無復反之禮豈卒哭祔廟之事乎觀檀弓下云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皆未葬以前之事非卒哭以後之謂也顧氏意欲排擊宋子而遂爲此蔑禮之論試思傳云卒哭而祔豈三年始祔之謂邪如祔不反寢而傳又別之云烝嘗禘於廟何邪以開元政和之禮可以定三禮三傳之非邪此正晦菴之所以痛詆象山而顧氏又拾象山之牙慧也近時異說嘵嘵多準於三年喪畢祔廟之說此論蓋起自程張然非禮經之舊矣（晦菴謂祔與遷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擔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案說文云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此可以證晦菴同廟而享之說）

烝嘗禘於廟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禮王制云祫禘祫嘗祫烝蓋四時之常祭行于三年喪畢以後皆爲吉祭之大禮不獨禘祭爲然也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公羊傳謂之大祫）蓋喪畢之大嘗也杜注彼傳以大事爲禘此傳以烝嘗爲常祭皆誤故惠棟云王者明堂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祭統謂之大嘗禘是也）行於冬謂之大烝（夏官司勳曰祭于大烝是也）詳惠氏禘說（禮王制鄭氏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詩玄鳥箋又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禮王制正義引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文公十六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禘於羣廟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故十五年春乃禘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案鄭志所載三傳無文且王制注云喪畢而祫玄鳥箋云喪畢而禘首鼠兩端轉義轉從而禍惠棟辨之甚善成以爲烝嘗禘皆得爲祫於文二年公穀兩傳及國語見之穀梁傳云祫嘗魯語謂之烝公羊傳則直謂之大祫蓋祫爲大祭之總名可以該烝嘗禘三祭也然圜丘祭天之大禘祫之名獨不可通蓋祫爲廟中之祭說文云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鄭以爲祫大於禘王肅等以爲禘大祫小皆不必軒輊正義以爲祫即禘顧棟高用其說以排詆朱子遂并世本國語史記戴禮皆以爲附會不足信誕謬甚矣）

文公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注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

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

顧亭林據漢書律歷志及高帝紀謂置閏必在歲末以正杜說然顧氏不明歷法安能抉其本根惟江氏愼修云古歷皆用平朔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案姜氏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同元史歷志推之云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入食限失閏也顧棟高以爲非大義所關不必致詳此欲自文其淺陋而又奉杜氏之謬法以爲圭臬者觀其爲朔閏表是獨求合長歷之說而未能盡合近人則又奉顧氏之說以爲確論其流失誤人久矣）

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閒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所謂履端於始者歲必始於日南至也（謂步歷以冬至爲始故云序則不愆而杜云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似推歷元非也推歷元者漢太初歷以後之法古未有是）舉正於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爲正月也（謂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而杜云舉中氣以正月亦非也古歷惟有入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以冬至爲始以閏餘爲終故舉正朔之月爲中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時則通三代言之也）歸餘於終者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也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即經書乙巳公薨於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其不言閏月者略之猶襄二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月也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是五月而葬非緩也至文二年二月始作主故經書之而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用劉敞說）謂其緩於作主爲非禮而杜注乃讀緩字爲句謂七月

而葬爲緩誤矣公薨乙巳實閏十二月也而杜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不知經省閏月兩字耳非十二月誤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之閒而霜猶不能殺草且李梅實爲是時燠反常也而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又誤矣此由杜氏長歷置閏之失實自晉宋以來無有辨其誤者至江氏始能抉其紕繆然解舉正於中爲正朔之月謂古歷無二十四氣則又不然咸案周書時訓解所載皆二十四氣周月解曰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

氣漢書律歷志分至者中也中必在正數之月所謂舉正於中者蓋舉正數月中之分至也分至居四時三月之中故謂之正杜解正字誤顏師古注漢志亦不尋繹正文而沿其說江氏謂正朔之月然正朔亦不得爲中漢志所謂中朔相求之術謂四分朔旦冬至之月法以其一乘之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志曰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亦不專指正朔之月爲中也志引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愼望氛气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此又可以證江說之

確然余每服其論而惜其無專帙以破俗學之疑也

及酉陽注今河內地

僖二十五年傳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案呂覽高誘注南陽晉河北山陽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屬皆是也杜解可遵

六年傳由質要注質要券契也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後鄭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據二鄭之說皆以分訓爲斷

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注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服子愼云反不書者施而不德衞冀隆難杜云襄二十九年欒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曰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杜氏憑空發傳衞難之甚當正義必曲爲之辨然適存服衞二說以佐成其非也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注摏猶衝也

摏亦作舂禮學記鄭氏注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謂重撞擊也正義以爲兵車之法三人共乘魯宋與狄戰車皆四乘故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蓋形如戈此

爲杜氏諱狄長三丈之說耳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輈人鄭氏注兵車衡高八尺七寸即據車之高與戈之長亦僅過狄身之半安能徑及其喉若據何注公羊云狄長百尺則更懸絕矣蓋殺狄於既獲之後則長狄未必仍立杜氏所云三丈者正以此句擬其辭耳而不知其說亦不可通摏其喉必在長狄既踣之後不疑若以長論則穀梁傳云身橫九畝豈盡誣乎顧亭林疑之非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注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

此沿賈逵之誤如逵說則傳當云皇父穀甥牛父死

焉不得謂之二子鄭衆云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解二子亦誤惟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在軍爲敵所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此爲定論服虔又辨之云殺緣師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如服說則必傳云皇父與二子死乃順是馬說既明而又爲服虔所晦傳文本簡直易曉前儒必自擾之何也（正義亦云如馬之言於傳文乃順然不敢違杜顧亭林以爲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耏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以敗狄于長丘注長丘宋地

郡國志陳留郡封丘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有狄溝即敗狄于長丘是也顏師古注前志封丘亦引孟康曰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溝是酈元注水經濟瀆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其在春秋爲長丘諸說皆以長丘在封丘元凱所未詳也

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肆暫往而退也

詩皇矣是伐是肆毛傳肆疾也鄭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此合隱九年與此年傳解其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氏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賈公彥引此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必賈服之說也案釋言曰窕肆也郭璞云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詩周頌大明鄭箋肆疾也正義引爾雅

郭注及此傳云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釋言肆力也郭注肆極力邵氏晉涵云肆又爲力者文十二年傳云使輕者肆焉皆解爲勇士犯敵之義非輕騎誘敵之謂也杜說誤矣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注大廟之室

大室公羊作世室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正與公羊傳同義世大古通用字耳案禮曲禮下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氏注世或爲大惠棟云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衞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曰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經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古世與大同義大室猶世室也杜氏以爲大廟之室亦本賈服正義謂是周公之廟非魯公誤也

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注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

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京相璠亦云瑕城在解縣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杜說

與晉地道記皆云在猗氏縣東北劉昭郡國志補注於猗氏縣下引地道記於解縣下引杜解此執首鼠兩端之說安足以證古且郡國志旣明言解有瑕城而復援杜說以亂之則更多事矣郡國志宏農縣有桃丘聚故桃林劉昭補注引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此顧氏亭林所云瑕有胡音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閿鄉縣治瑕邑卽桃林之塞謂酈注水經誤咸案郡國志宏農郡華陰劉昭補注引高誘注淮南云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元和郡縣志河內道靈寶縣（本漢宏農縣隋置桃林縣唐天寶元年改靈寶）桃林塞自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春

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車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又於關內道華陰縣下云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古桃林塞也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博物志所云在湖縣休與之山太康地記所云在閿鄉南谷中者特就桃林之在湖縣而言其實猶一隅耳杜云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地道記云潼關者則又桃林塞之盡處然杜云縣東疑非舊址則以高誘縣西之說爲近古也（郡國志華陰縣劉昭補注武王放馬牛于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東晉地道記山在縣西南此亦桃林塞之盡處也）惟宏農縣之桃丘聚則

桃林塞之首也桃林塞近華山瑕近解梁傳所云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是也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鎭撫其地非桃林別有瑕邑也瑕之距桃林僅四百餘里耳杜氏僅知潼關爲桃林塞已疏顧炎武又指湖縣爲瑕則更紕繆酈道元必不受其誣也

其處者爲劉氏注士會堯後劉累之嗣別族復累之姓

孔穎達云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傳說處秦爲劉氏其文不類疑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

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案後漢書賈逵傳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章懷賢注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然則孔氏之疑不盡虛誕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注蚡冒楚武王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鄒氏云蚡一作粉音憤冒音亡報反又音默也劉炫規杜據楚世家蚡冒是武王之兄正義駁其紕繆然不知杜更何據

七過皆北注軍走曰北

楚語吳師大北韋昭注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

案虞仲翔駮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康成謂春秋能東西之曰以正以師之用戒走北也鄭意讀北如字漢書劉歆傳云左氏傳多古字然則虞韋之說其近之與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注音所茠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服虔注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因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案吳都賦獸不擇音李善引服注同善曰凡閒暇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惟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案郭象注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杜說誤劉光伯規過不誣

十八年傳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注驂乘陪乘

戰國策高誘注三人共載曰驂乘

在九刑不忘注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昭十二年傳八索九丘孔穎達引延篤言張平子說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丘周禮之九刑丘空也亦空設之此正與子愼說同案周禮司刑賈公彥疏引此傳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顏師古注漢書刑法志引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扑也）案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

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杜氏以彼傳云作九刑遂以九刑別爲刑書不知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之謂何也此可以見鄭氏之卓識

賓于四門注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

尙書鄭氏注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惠氏棟云鄭注尙書以堯典文祖如周之明堂經云舜假于文祖下卽云詢于四岳闢四門又堯歷試舜賓于四門四門卽明堂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也四門之外有四學總名曰辟廱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西東南北卽指四門（此舉蔡邕月令明堂論爲說案論云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則周之四門實兼闈門蔡邕所云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蓋綜詩義耳明實四門散見于明堂位）故大戴禮盛德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盧辯注云言四海之君各以其方列于水外與明堂位合又上與周詩堯典合先儒不以明堂位盛德兩篇之記契勘書之四門與詩之東南西北而汎指四方及四方之門微蔡氏發明大義明堂之法幾不可攷咸案杜氏訓傳多失古義惟文二年傳注以明堂爲祖廟與古法合惠定宇云杜唯釋五色比象一條合於明堂之制此傳及

僖五年觀臺注并爲疏矣

使樂呂爲司寇注樂呂戴公之曾孫

孔沖遠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左傳杜注辨證卷二終

左傳杜註辨證卷三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宣公

元年經會晉師于棐林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酈元水經注云以林鄉爲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謂傳云遇于北林杜注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盍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咸案司馬彪郡國志河南尹苑陵有棐林此最爲明晰元凱舍棐林而取林鄉爲訓是猶襄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舍閭丘鄉而取顯閭亭爲訓并迂曲矣劉昭郡國志補注於棐林閭丘下復援杜說以亂之尤爲紕繆

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句）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注（在經文下）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杜氏以宋屬上讀誤詳玩經傳宋公主會晉師于棐林以伐鄭所以自解其楚之侵也楚鄭合軍伐鄭則楚不暇侵宋而救鄭矣故經書楚子鄭人侵陳傳云楚子侵陳經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不言諸國者蓋宋公主會耳條理分明元凱徑謂經闕亦何誣也正義推知反覆駮服而佐成杜說左氏之義終以晦矣

二年傳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

合而來奔注叔牂羊斟也卑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叔牂如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

案傳言羊斟非人必非自任其咎者且叔牂曰中亦不得自稱其人當從鄭司農之說（服虔注載三說鄭眾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晉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此與傳義悉合賈侍中與或說皆未善）

華元爲植巡功注植將主也

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杜說本此案後鄭謂植築城楨也蓋破先鄭之說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鬢之貌

賈逵云白頭貌詩瓠葉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引此傳服虔注云白頭貌孔沖遠曰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正義以爲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不知家語云顏回二十髮白晉稽含白首賦序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少壯髮白未爲異事此又不可以年論矣

趙盾爲旄車之族注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釋文旄一作軞服虔注軞車戎車之倅詩汾沮洳鄭

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然則古本旄皆作軞

三年傳螭魅罔兩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杜解螭魅本服虔注案服云罔兩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服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服氏所據近誕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鄭氏注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說文鬽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从未聲魑鬼屬从鬼从离周禮方相氏敺方良鄭氏注方良罔兩也依國語云木石之怪賈逵服虔同（劉昭後漢書補注引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蔡邕獨斷亦然劉昭又云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此亦誕說）惟杜氏以爲水神似本漢舊儀說然國語爲足徵也訓鬽當依周禮訓螭當依楚辭（王逸注螭龍類也周禮賈公彥疏云鄭君以魑鬽爲一物案鄭無此義疏誤東京賦注魑魅山澤之神蓋以意解螭魅亦不得分屬山澤也○案螭魅多作魑魅螭與魑不爲一物說文云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从虫离聲或曰無角曰螭魑鬼屬鄭氏注周禮引作螭鬽魍魎然則古本螭如字魅本作鬽今他書用作魑魅者不可通于左氏也賈服等注螭如字罔兩蓋古文魍魎字之假借魯語同）

四年傳射王汰輈注汰過也

汰當作泰說文云汏淅瀏也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徐鉉曰今左氏傳作汰輈非是

以貫笠轂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

禦寒暑名曰笠轂

周禮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鄭氏注以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若今傘蓋者也（說文云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即謂此蓋之屬）此爲車中無笠之證服虔注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輪輪謂之笠轂或說爲長

邔夫人使棄諸夢中注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

漢志江夏郡雲杜應劭曰左傳若敖娶于邔今邔亭是也（雲杜即今京山縣沔陽州治）此夢蓋在雲杜水經注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漢志云雲夢澤在南韋說本此）案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華容今之監利石首縣也）咸案此傳之夢與昭三年傳又異此即酈元所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是也（今京山縣）與邔亭相近（胡渭云邔都即今安陸縣是不知雲杜之有邔亭矣於應劭漢志之注殆未之攷）杜氏以爲在安陸縣城之東南者但就夢澤在江北而隨舉其地耳經傳單稱夢者傳凡兩見（此年傳與昭三年傳田江南之夢司馬貞史記索隱酈元水經注引同惟李吉甫元和志引作敗于江南之雲夢多一雲字此又涉沅凱之注而誤也）推而廣之如淮南墜形訓云南方曰大夢高誘注夢雲夢楚辭

招魂與王課夢趨後先王遇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䢵公之女婬而生子棄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于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一注云夢草中也（元和志安陸縣下云雲夢澤在縣南五十里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左傳云䢵子之女棄子于夢中无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司馬貞索隱亦云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于夢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二澤各別也鄭漁仲等於是有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之論胡渭又辨之曰夢在江北雲在江南又引元凱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稱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不知南雲之說顯與昭三年傳敗于江南之夢相戾且單合既可通釋又何爲創南雲北夢之說首鼠兩端轉滋枝蔓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卽用其說以斥宋儒之誣而胡氏憒說獨未之省則又疏矣）雲夢實爲一藪經傳或分舉者行文之便體耳宋羅泌輩以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固非近入又以爲夢在江北雲在江南更非

八年傳楚爲眾郘叛故伐郘蓼注郘蓼二國名

正義云郘蓼二國名者葢轉寫誤以蓼於文公五年已滅此時不應復存故爲杜諱案詩漸漸之石鄭箋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正義云傳又有龍舒謂之羣郘漢志廬江郡龍舒應劭曰羣舒之邑（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龍舒蓼舒庸舒鳩無龍舒羣舒卽龍舒也故詩正義以龍舒謂之羣舒顧棟高云羣舒猶言眾舒則眾舒中獨無龍舒何也此又誤駁正義矣）舒蓼葢卽鄭氏所云舒鄝也與蓼異國文五年傳注安豐蓼縣（在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桓十一年傳鄖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八十里）水經注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于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滅舒蓼又淮水注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酈元兩注皆以蓼爲舒蓼殊謬顧棟高亦云若蓼在安豐與吳越地懸隔安從盟吳越而還高氏地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爲三國地（此本章懷後漢書注）漢志廬江郡舒故國當爲眾舒相屬之域若舒與龍舒也高說較爲有據若如顧氏求吳越相近之郘鄝則是課虛無以責有矣

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酈元水經注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葢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僖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云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後漢書劉昭補注引同）今此亭在長平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繆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詳也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注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此傳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也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後鄭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封人蓋即周禮所謂封其四疆者非專司築城之職也正義亦引鄭說顧亭林解慮爲籌度以正杜誤說淺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周禮州長鄭司農注引傳同賈公彥疏引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咸竊疑傳文人字或非本旨謂每鄉各取一人亦何由成一州之衆謂一人爲討徵舒所獲又何爲寳之以州玩賈服等注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則於一人意更爲隔閡景伯子愼所據之本必與今本有異（今周禮州長鄭司農注所引與傳文同者深疑後儒又因傳而更其字蓋相涉誤也）愚意人當爲入字轉寫之譌謂鄉取一以入于楚也故謂之夏州然無本可據

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注韓萬玄孫

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韓宣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耆昧也注耆致也致討於昧

詩酌鄭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孔沖遠引傳證云皇矣云上帝耆之是耆之至老杜說非也（酌傳作汋詩正義云古今字耳今本酌左傳作約蓋轉刻之誤釋文耆音旨此從杜解故正義云旨致聲相近故爲致案徐仙民讀其宜反老也蓋宗康成之說故不作旨聲）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周禮夏官序官鄭氏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賈公彥引服氏注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自鄭氏服氏以徒法釋車杜君更溷車徒爲一宋馬端臨通考陳祥道禮書皆沿其論故車法徒法終不復顯至近時江永始能據周禮司右之文解傳之卒偏爲車法（已詳桓五年鄭爲魚麗之陳說下）云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周禮司右所云車之卒伍也）故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咸以爲江解兩字亦曲案呂氏春秋云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高誘注兩技也五技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卒偏之兩蓋卒爲偏之兩兩技也三十乘爲卒（廣有一卒謂一廣三十乘之兩卒）十五

乘爲偏以三十乘爲十五乘之技卽司右所謂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也（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卽伍爲偏之技也所）謂兩者卽司右職云能用五兵者屬焉是也攷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二十五乘爲偏是車法異於徒法之明證也顧棟高大事表顧炎武補正皆執杜氏之說而各爲曲解失之遠矣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

正義云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然周禮校人飾幣馬執朴而從之鄭氏注引士喪禮下篇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賈公彥疏曰言交轡者士兩馬一人牽之證馬兩飾之事也服虔葢取鄭義然致師之時安得有交轡夾牽之禮咸案周禮小司馬綱惡馬鄭氏注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兩卽綱之假借謂御下調習其馬而收束其驂靷也徐仙民云兩或作𣗳周禮環人鄭氏注引傳作御下𣗳馬掉鞅而還賈疏亦作𣗳引注𣗳猶飾也掉猶正也（此本服注）兩𣗳皆力掌反或音亮與綱爲同部字故兩爲綱之假借也𣗳同說文云掉搖也掉鞅謂掉搖其鞅而轉與尾大不掉之掉義同（楚語韋昭注掉作也亦順）服杜皆訓爲正失傳義矣（顧亭林據邵氏云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解與御下兩字不屬且亦不足以示閒暇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周禮車僕掌闕車之倅鄭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引傳作斿闕四十乘杜別闕爲義非是闕卽闕車也

楚人惎之脫扃注惎教也扃車上兵闌

傳氏依說文解惎爲毒（昭四年傳惎閒王室哀四年傳惎澆能戒之杜氏兩注皆解毒爲義）顧棟高大事表亦依是說以正杜謂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顧氏亭林又駁傳說云晉人困阨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既脫而復有譏言故傳書之以紀異案杜氏此訓本未嘗誤淺人自攙之耳扃服虔注橫木有橫木投於輪閒一曰扃車前橫木禮曲禮上釋文曰扃何云闗也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所以止旗李善云扃闗也謂建旗車上有闗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服氏橫木之說甚確吾鄉馬君補注據鄭氏考工記注證之然矣元凱之注則巢車蔽櫓之屬非此建五兵旗幟之扃也

每射抽矢菆注菆好箭

十二年傳左射以菆注菆矢之善者案旣夕記云御以蒲菆鄭氏注蒲菆牡蒲莖也古文菆作騶此傳下云董澤之蒲正謂牡蒲莖也玩杜解似不與下句爲一義當依鄭說爲瞭然矣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騶發如湻曰騶矢也顏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小顏葢依杜說（案秦漢時猶有以蒲爲箭之說藝文類聚引三齊略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

（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素蒲似水楊而勁中爲箭也爾雅釋木云楊蒲柳郭璞注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王風楊之水云不流束蒲鄭箋以爲蒲柳正義引陸璣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

取其鯨鯢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漢書翟方進傳作取其鱷鯢師古曰鱷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鱷古鯨字案說文云鱷海大魚也从魚畺聲春秋傳曰取其鱷鯢鱷或从京郭忠恕汗簡鱷字云鯨并出馬日磾集羣書古文據漢書說文皆作鱷知杜氏所據者非古本也正義引裴淵廣州記周處風土記皆如字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正義曰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芎藭者是藥草之名案二者非禦溼之具且又不生水中杜氏之說或非事實說文云䴹（同麴）酒母也淮南氾論訓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槀本蛇牀之與蘪蕪（司馬相如子虛賦芎藭昌蒲師古曰蘪蕪即芎藭苗也案史記索隱引司馬彪云芎藭似槀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爲江蘺孟康曰蘪蕪蘄延也蘪蕪似蛇牀而香高誘淮南說林訓注蛇牀臭蘪蕪香司馬貞云芎藭槀本江蘺蘪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叔展蓋意託麥麴以詰其有軍食否託鞠窮以詰其有佐亂軍者否無社兩對曰無皆以實告故叔展度其時窮勢蹙將不免於難始授之匿於水中軍前又不能正言故作反詰之語云河魚腹疾奈何詳審上下傳文情事宛然若如杜說則叔展卒詰之以禦溼之物語既鶻突而無社又不能解此二語轉無謂矣（唐劉欽明爲突厥所執至城下呼曰有粟漿乎有簡米乎并乞鹽一枚蓋欲城中選將簡兵夜襲其師也此有取於我軍中多隱語矣）

十五年經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

案杜氏釋傳則取漢志民耕百畝公田十畝之說與此正相違戾也十畝既爲公田則穀出盡歸于公豈復十取其一若十取其一豈其九何屬于民注將以公田十畝之外別稅其民田之一邪則平時已行稅畝初之謂何趙岐孟子注鄭氏詩箋及周禮載師注何休公羊注皆不破什一之義什一者蓋公田居民田十分之一也今於公田之外而令民出穀故曰稅畝據孟子則公田爲田民田爲畝傳云穀不過藉則亦以藉別民畝也范甯注穀梁云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此亦從食貨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之說蓋通論也若如杜氏云十畝之公田在民田百畝之內則與孟子及此傳皆相悖矣

登諸樓車注樓車車上望櫓

漢書光武帝紀衝輣橦城章懷賢注引許慎曰輣樓車也（今本說文作兵車）又紀曰雲車十餘丈注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案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車上爲櫓說文作轈云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杜預注皆訓爲車上之櫓者他書多借櫓爲樓漢書劉屈氂傳云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泰山爲櫓張揖云櫓大盾以爲翳也郭璞云櫓望樓也又有一事樓櫓互用者三國志魏書云紹爲高櫓下曰大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其實皆望樓也故漢書陳涉傳云獨守丞與戰譙門中顏師古注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樓亦爲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成謂巢樓皆當依本傳訓爲望樓不必依他書借櫓爲樓又解爲蔽車之櫓是使傳文反晦矣觀郭景純釋櫓爲望樓可見（正義亦云櫓澤中守草樓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引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皆借櫓爲樓）

十六年經成周宣射火注傳例曰人火之也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宜从榭案漢書五行傳載此經與傳文正同獨鄭氏引作災豈傳文發凡不專指此經抑鄭以意言不出古文與（榭依郝敬銘作射漢志曰講武之坐屋）

成公

二年經盟于袁婁注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

杜氏釋例袁婁闕不知其處案司馬彪郡國志齊國臨菑劉昭補注引博物記曰縣西有袁婁

三周華不注注華不注山名

外傳韋昭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案水經濟水又東北（脫經字）華不注山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引傳下云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李吉甫元和志云濟南郡歷城縣東北十五里一名華山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晉逐之三周華不注咸謂不當讀作鄂不韡韡韡韋不注之不鄭氏注不讀爲柎華鄂足也亦作跗

長君之震師徒橈敗注震動橈曲也

詩商頌長發篇有震且業鄭箋震猶威也春秋傳曰長君之震（今本君誤爲吾）師徒橈敗是也

益車馬注多埋車馬

周禮校人云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氏注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案塗車非謂泥車檀弓記曰塗車芻靈者塗飾也與校人飾遣車之馬同義自

賈公彦校人疏與孔穎達檀弓左傳兩正義解云用泥爲車而鄭氏校人之注皆莫之省矣周禮圉人云廞馬亦如之鄭注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又大司馬職云喪祭奉詔馬牲鄭氏注葢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此周制遣奠有茅馬之飾益車馬者謂益遣車之馬也埋車馬葢漢制後漢書禮儀志劉昭補注引漢舊儀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皇覽載漢家之葬埋車馬元帝葬乃不用車馬光武帝紀又載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此欲更當時之法崇古制也杜氏以漢法釋傳誤矣

棺有翰檜注翰旁飾檜上飾

鄭氏注喪大記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案翰檜當猶題湊也漢書霍光傳云黃腸題湊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禮儀志云牙檜梓宮如故事其遺制也杜氏別爲上旁之飾未知所據

三年經傳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注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水經注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案郡國志濟北國蛇丘劉昭補注左傳有棘地引杜云汶水北地有棘鄉與今本杜注異然以酈元之說合之則以昭所引者爲詳

五年傳乘縵注車無文

此本說文解字云縵繒無文韋昭注晉語與杜同案周禮巾車夏縵鄭氏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巾車職云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正義不知杜失而謂乘縵葢乘大夫墨車則直亂經矣乘縵謂降而乘卿車耳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注墊隘羸困也

說文土部墊下云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又雨部霸下云寒也从雨執聲或曰早霜也讀若春秋傳墊阸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霸寒也傳曰霸隘今經典相承作墊叔重既讀傳如字唐又引作霸者葢以霸訓爲寒與傳義近耳杜氏乃以意言非古義矣（方言曰墊下也與說文同解與傳義土薄水淺亦順）

子之佐十一人注六軍之卿佐

孔沖遠引服虔曰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案欒書以下共十二人軍帥謂欒書

之辭故云十一人也此視元凱爲詳備

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注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江愼修云車法兩偏爲卒（卽宣十二年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也一廣三十乘得兩偏之數故爲一卒）五偏爲伍（卽桓五年傳先偏後伍是也五倍其偏之乘故曰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解云以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卽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一偏偏居卒兩之一卽十五乘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杜誤以徒法釋車故兩之一卒句不可通矣豈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咸案昭元年傳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二十五乘爲偏然則兩之一卒謂五十乘之車卒也舍偏兩之一謂留二十五乘也偏居兩之一故曰舍偏兩之一愼修之說猶未備據顧亭林依傅氏解兩爲百兩之兩偏爲半偏之偏則更淺率矣（案禮坊記正義曰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引傳云臨軍對陳用鄉法此沿元凱之誤）

八年經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案禮記正義（曲禮下）曰許愼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今本左氏

傳無此文此當召桓公來賜公命傳下發凡之辭晉宋時已脫簡耳觀康成叔重景伯子愼等皆依是文解經可見禮曲禮下云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子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正義云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白虎通亦云）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故賈侍中解文元年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皆依傳例爲訓自杜氏注出而古本既失古義亦晦矣禮記正義以爲魯非夷狄稱天子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此皆信杜氏而棄古注如塵羹既可嘅惜（案漢書劉歆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又案後漢書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則賈氏所解詁者猶未離古文之舊故所發義例多不見於今本傳文而孔氏爲正義槩從擯斥于是左氏之古學湮滅殆盡矣）

九年經城中城注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司馬彪郡國志東海郡厚丘劉昭補注左傳成九年城中城引杜注在縣西南有中鄉城然則今本作廩丘者已非元凱之舊顧棟高據南齊志北史東海郡

厚丘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其地在沭水之陽案舊唐書志云沭陽漢廪丘縣皆由杜注廪字傳寫之誤也

傳南冠而縶者誰也注南冠楚冠

蔡邕獨斷曰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後漢書輿服志作一曰柱後無惠文冠三字）高五寸以纚裏（輿服志作以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今御史廷監平服之謂之獬豸冠（輿服志曰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案高誘淮南主術訓注與中郎太傅同則南冠爲獬豸冠較矣

十年傳居肓之上膏之下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說文云肓心上鬲下也左氏傳曰病在肓之下玉篇引同案古文上从二下从二今本在膏之下蓋古文轉寫之譌

十三年傳跋履山川注草行爲跋

聘禮鄭氏注引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古文軷作跋（今本跋誤爲祓）周禮大馭犯軷遂驅之鄭氏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蒲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引傳曰跋涉山川（此從古文故发少字）禮月令鄭氏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注於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爲跋壤大小與之同詩云取羝以軷（說文云軷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範軷）故聘禮賈公彥疏引鄘詩大夫跋涉作軷詩泉水正義引傳跋涉山川亦作軷詩生民傳曰軷道祭也禮曾子問正義云祭宮內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此本月令鄭氏注）跋履蓋道祭遠行之謂跋卽軷字古文瞭然矣杜說亦本詩泉水毛傳（詩正義云跋者山行之名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草焚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後漢書孝章帝紀章懷賢注亦用毛傳高誘注淮南又云不從蹊遂曰跋涉案聘禮大馭二注則以鄭氏犯軷之說爲長）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

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水劉昭補注引張華博物記曰縣治涑之川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案酈元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元和郡縣志聞喜縣王官故城今名王城在縣南十五里左傳俘我王官（胡渭云涑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雷水西南流注於河左傳謂之涑川）然則涑川王官

皆在聞喜邑內矣而杜氏於王官未詳

十五年經會吳于鍾離注鍾離楚邑淮南縣（縣蓋郡字之誤）鍾離本漢舊縣屬九江郡至晉屬淮南郡故杜氏以爲淮南縣案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酈元云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案元和志漢鍾離縣隸九江郡晉立爲鍾離郡漢鍾離縣至晉屬淮南郡安帝時因東郡燕縣流入鍾離者于此置燕縣杜云淮南縣不見晉書然預時尙無燕縣之目深疑今本有錯簡今校晉志淮南郡有鍾離此非復杜氏之原文矣）

十六年傳敗諸汋陂　敗諸汋陵注汋陂汋陵皆未地郡國志九江郡當塗劉昭補注引皇覽曰楚大夫子思冢在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水經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注芍陂在壽春縣南八十里嚴觀元和補志安豐縣梁置陳留安豐二郡有芍陂後漢書注云在縣東周三百二十四里楚孫叔敖所起崔寔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卽此後漢王景爲廬江太守重修之其陂徑百里咸案元豐九域志壽州壽春郡安豐有芍陂（御覽引壽春圖經曰芍陂在安豐縣豫州記曰陂縣地有芍陂湖）然則當塗壽春安豐諸縣（安豐今之壽州）皆爲芍陂所徑之地杜氏獨未詳也元和志宋州寧陵縣有汋陵在縣南二十五里李吉甫曰春秋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陵

有韎韋之跗注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

袴連

詩六月正義引鄭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詩常棣鄭不韡韡箋不當作拊拊鄂足也古聲不拊同釋文拊亦作跗跗故此傳亦作不）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咸案詩采菽鄭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沖遠云足卽腳跗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緹與韎同色）鄭意謂屨與裳同色非指跗注爲裳也賈疏誤解鄭義（士喪禮綦結于跗連絇鄭注跗足上也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然鄭志與司服注稍有不合注以韎韋亦爲裳則跗注乃赤色矣志以韎衣而素裳則跗注又白色矣咸以爲戎事無偏衣之理當以注說爲確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史記作洴衣三屬之）（甲索隱曰案三屬謂甲衣也覆髆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也案韋昭注晉語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上身一髀褌二脛繳三凡三屬也（上身以下蓋如淳說）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褌也顏師古曰如淳是也屬聯也案如說之云脛繳小司馬氏之云脛衣卽傳言跗注也杜氏之說未備

敢肅使者注肅手至地若今撎說文撎下曰舉首下手也釋文引字林同（今本說文多作舉手）

（下手古文𩠐與手通用上文稽左首進𩠐鄭注古文首爲手然從今文服首手乃晰）案舉首則手不能下至地蓋揖字誤也（揖於余反）肅猶後世長揖史記周勃世家介冑之士不拜應劭曰左傳晉郤至三肅使者而退漢書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徐堅初學記引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辭于王丹丹謂遵曰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此皆肅而不拜之證又佐以公羊僖三十三年傳揖師而行何休注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即此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也肅蓋揖而不拜之謂（長揖不跪拜也）韋注晉語鄭注少儀鄭司農注周禮肅拜以此傳爲證皆失之段若膺先生釋拜辨之晳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注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案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逆此本昭四年傳稱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已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有明證矣杜謂豹于此年去齊經書叔孫僑如奔齊而不書豹何也傳書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又不云豹何也正義謂聲伯使豹明在魯軍得爲聲伯使此曲徇杜說而亂經傳矣（試思豹於何年歸魯經傳曾見及邪）

十七年傳或與己瓊瑰食之注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詩謂陽瓊瑰玉佩毛傳瓊瑰石而次玉孔仲達云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瑰是美石之名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案禮緯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碧說文云碧石之青美者似玉毛傳以瓊瑰石而次玉則正與碧同類矣說文云瓊赤玉瑰玫瑰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然則石之赤美而次玉者謂之瓊瑰與正義雜引廣雅呂靖韻集以證杜說不知與周禮詩傳禮緯皆相戾矣

左傳杜注辨證卷三終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襄公

元年傳敗其徒兵于洧上注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酈元曰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是也然則洧上在新鄭故城中咸案穆天子傳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與此正同元和志新鄭縣洧水縣西北二十里灌潁渠首受洧水西魏遣王思政固守長社城東魏相高澄遣將清河王高岳攻之築堰遏洧水渠灌破長社城洧于新鄭已入潁矣杜氏未詳（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洧水潁水出鄶元日洧水又東爲洧淵水春秋傳曰鄭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則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新鄭縣漢屬河南郡長社城鄭之長葛地也漢屬潁川郡長社縣）

三年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徐堅初學記引服虔注曰以組綴甲馬融注曰被練練爲甲裹卑者所服正義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咸案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爲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高誘注曰以組連甲（今本作以帛綴甲）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初學記引注曰纓繩甲不以組此可以證賈馬服說之確侍中解云盈竅任力者又本呂氏春秋甲竅滿任力者半組竅滿則盡任力之說也杜誤孔疏更誤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

周禮鍾師鄭氏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此以不解爲善若如呂叔玉解肆夏爲時邁繁爲執競渠爲思文則謬杜及外傳韋注又以樊合肆夏爲一其分析更不安矣故鄭氏注聘禮鄉飲酒禮兩引國語終不析句以當三夏之目可以見前儒不執己見也

有窮后羿注羿有窮君之號

正義引孔安國云羿諸侯名案論語何晏注引孔曰羿有窮國之君孔氏所引蓋僞爲書傳者說也安足爲證說文解字云羿帝嚳射官賈侍中亦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又佐以淮南楚辭堯使羿射九日之事則羿爲射官而世以

羿名猶黎爲火正而世以黎名也

滅斟灌及斟尋氏注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

水經注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地理志北海郡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斟亭在溉水東溉水北逕斟亭西北（溉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漢志北海郡桑犢縣有覆甑山）今白狼水薛瓚曰案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里（今本誤爲十）溉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

壽州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衞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汲郡古文曰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徯于汭此卽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也衞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葢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漢志東郡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衞國以封周後今薛瓚酈元皆據此以爲斟灌之地前儒曾未之及且酈元所云河南之尋又未實指其地也）皇甫謐曰衞也又云夏相徙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卽汲冢書曰相居斟灌也旣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未可以彼有灌目謂專此爲非舍此尋名而專彼爲是以此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案矣咸案郡國志河南

尹鞏縣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曰夏太康五弟須于雒汭在縣東北三十里鞏縣有尋谷水劉昭注引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鄩中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鄩口玉篇云河南鞏縣西有鄩中薛瓚謂鄩爲近洛之地酈元謂河南有鄩其說未嘗錯繆惜不能舉其地以稽後人口耳且以畔觀爲斟灌亦無所依據

戎狄荐居注荐聚也

漢書嚴安傳隨畜荐居蘇林曰荐草也師古曰蘇林說非荐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咸案蘇氏之說葢本服虔服云

荐草也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光伯更證以莊子云麋鹿食荐荐卽草也服言甚確若如小顏之解則更曲於杜矣

敗于狐駘注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

郡國志魯國蕃縣劉昭補注左傳襄四年戰狐台引杜注縣東南有目台山然則今注作亭者已非元凱之舊番漢志作蕃應劭云邾國也音皮釋文曰白褒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相藩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正義亦依是說然小顏漢書注已斥其非矣（狐檀弓上作臺鄭注臺當爲壺字之誤春秋傳作狐鮐案淮南墬形訓云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葢臺台術爲三水所出之山臺台非狐台也故康成注禮以臺爲壺矣惠定宇據淮南灘出目駘以證狐駘然矣）

或以卞縣北山當之未足爲確

國人逆喪者皆髽注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此本鄭司農說然以髽衰之髽訓爲逆喪之髽誤也成案喪服髽衰三年鄭氏注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此喪服三年之髽也奔喪記曰婦人奔喪盡哀束髮鄭氏注去纚大紒曰髽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鄭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縱縱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此始死奔喪之髽也故賈公彥疏云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喪服注所云是也孔氏妄議鄭說其自爲喪服記正義則始從皇氏三髽之說云有麻有布有露紒復云正有二髽一斬衰麻髽二齊衰布髽總名露紒前後矛盾如出兩人適以貽後人笑矣

九年傳備水器注盆罃之屬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罃瓮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罃備火今之長頸缾也

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注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漢志作以出入火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杜解出內以心咮分屬非是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注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恆多火災

漢書五行志說曰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十年經會吳于柤注柤楚地

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偪陽妘姓漢以爲縣郡國志偪陽有柤水柤水而南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柤口城杜氏釋例以爲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此又一隅之見試思六日而歷五百餘里豈乖異事邪

傳師於牛首注鄭地

水經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左傳桓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

十一年傳西濟于濟隧注濟隧水名

酈元云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曰其地而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雝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

司愼司盟注二司天神

覲禮鄭氏注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定元年傳

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案襄二十八年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皆不及日月則此傳二司蓋卽名山名川之神與覲禮注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異蓋諸侯覲於天子加方明于壇上鄭氏所謂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賈疏引傳以爲有山川兼有二司亦沿杜說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注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外傳云輅車十五乘韋昭注輅車廣車也車軘車也十五各十五也案周禮車僕鄭氏注引宣十二年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故鄭以廣車爲橫陳之車戰國策載以廣車高誘注廣車大車也服虔曰軘車軘守之車

歌鐘二肆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鄭氏周禮小胥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據此則鐘磬不全者亦不得謂肆傳云二肆蓋合下鎛磬爲六十四枚耳杜以一堵之數釋肆固誤若依鄭注肆數而單稱歌鐘爲六十四枚亦非劉光伯解合歌鐘鎛磬爲相對之目甚當然云鎛磬亦二肆則又誤矣（賈公彥疏云案諸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魏絳得之分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案二肆之半則鐘一堵磬一堵也）

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注壽夢吳子之號

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二十六年傳惠牆伊戾爲太子納師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杜以惠牆爲氏伊戾爲名殊誤）咸案吳稱句吳越號於越餘祭爲戴吳延陵爲延州來（陵州來一地也陵來蓋雙聲故發聲成州來也）皆夷言發聲故高誘注淮南云於發聲於越夷言也又推而廣之如襄五年傳吳子使壽越如晉益知壽爲吳語之發聲否則臣子不能冒君號以爲名也

伐宋師于楊梁注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劉昭補注左傳襄十二年楚伐宋師楊梁杜預曰有梁亭與今本注異案水

經注渙水又東逕楊亭北京相璠曰宋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陽亭俗名之曰緣城非矣劉引杜作梁亭則又楊亭之誤然元凱以爲在睢陽縣東鄭氏以爲東南猶未爲確也

十四年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注掎其足也踣僵也

周禮簭人云二曰觭夢鄭氏注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之掎（今本脫一之字）掎亦得也賈公彥曰諸戎掎之是掎爲得也案呂氏春秋高誘注踣破也謂戎得之與晉破之猶分之也詩七月正義引傳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亦沿杜誤又詩小弁伐木掎矣鄭箋掎其巔者

不欲忘踣之則又讀掎爲倚與傳異義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注成國大國

呂覽高誘注成國過千乘之國也案千乘適當三軍之制故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正義援周禮大宗伯注以證杜說非是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羽毛蓋羽葆與旌別爲一物旌亦析羽爲之其名爲旌不曰羽毛晉宋以來爲訓故者皆涵而爲一案羽毛之見於經者若禮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正義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周禮小司徒及葬執纛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郭璞曰所持以自蔽翳也周禮巾車有翣羽蓋鄭注以羽作小蓋以翳日也詩毛傳翿纛也翳也故小顏注漢書韓延壽傳曰羽葆聚翟羽爲之今纛之類也章懷賢注後漢書光武紀曰合聚五采羽名爲葆）咸歷撿諸書多以羽旄與旌對舉爲文呂氏春秋節喪云羽旄旌旗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一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二又九歎云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三東都賦曰羽旄埽霓旌旗拂天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四（李善注左氏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漢安世房中歌曰芳樹羽林庶旄翠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五（顏師古注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然訓旄旌則不得其解）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薛綜注謂垂

羽翟爲葆蓋飾建隼羽爲旗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六漢書齊懷王傳云建旄旗鼓車旄頭先敺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七司馬相如大人賦云總光燿之采旄又云擥攙搶以爲旌兮張揖曰旄葆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葆也注髦首曰旌此羽旄與旌異之可證者八（鄭氏注司常夏采云注旄于干首者謂旌也高誘注淮南原道訓云翠蓋以翠鳥羽飾蓋謂羽旄也詩鄘風毛傳以旄爲注旄於竿首旌謂析羽爲旄與鄭又異然終未釋旌旄爲一也孫炎郭璞爾雅注皆依鄭氏說）自杜氏以羽旄爲旌而正義復沿其誤於是并鄭氏之周禮注郭璞之爾雅注皆疑似而難辨矣

十五年傳宮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注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五經異義曰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駮異義云文王迎大姒親迎于渭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

十六年傳莒犂比公注犂比莒子號也

韓奕詩鄭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孔沖遠曰莒郊公犂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犂比公莒在東夷不爲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著當作渠）之等然則犂比爲莒地較矣時人以其地號莒子故與他國不同杜猶未詳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酈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入汝然則杜氏所云蓋在湛水之下流與湛阪異地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注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

鄭氏注禮雜記引傳云麤衰斬者其禮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正義曰案此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卽麤也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此甚明晰杜解未確

曰唯卿爲大夫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鄭氏注禮雜記引傳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以爲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避害正義據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答皆爲非並與鄭違案孔氏之辨甚明而此傳復取家語爲證不知家語亦出肅手未可信也

十八年傳其官臣偃實先後之注守官之臣

周禮大宗伯六命賜官鄭氏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援此傳以足其說

然則官臣者諸侯得受賜天子故臣得稱官晉文告神稱曾臣彪故偃稱官臣也杜說未晰賈公彥疏以爲荀偃自於晉君稱官更謬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巫山在盧縣東北

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杜云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爲平陰縣地也）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其水引濱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郡國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廣光同音馬器之一丈補注已詳）其說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師登望晉軍畏眾而歸地里昭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咸案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防門有長城至東海劉昭補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或以長城卽防門非是（元和志平陰故城在平陰縣東北三十里此承杜說獨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云在縣北與今本又異矣）

兩矢夾脰注脰頸也

說文脰下云項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解脰陷腦張揖解與許同何休公羊注脰頸齊語也（史記田單列傳自奮絕脰而死索隱引用何說楊雄羽獵賦觸輻關脰顏師古解同）咸案脰蓋古頭字士虞

禮曰取諸脰膉鄭氏注古文脰膉爲頭嗌也士相見禮曰夏用腒左頭鄭氏注今文頭爲脰賈公彥曰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自許何皆從今文而古文之見於經者僅儀禮鄭氏二注而已

伐雍門之萩注雍門齊城門

戰國策使輕車銳騎衝雍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杜氏以揚門爲齊西門未詳何據

右師城上棘注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

酈元曰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案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上棘蓋近潁地名杜氏以爲水邊未詳其處耳

右回梅山注在滎陽密縣東北

郡國志河南尹密縣有梅山劉昭補注引杜云在縣西北與今本異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見周禮大師賈疏正義引作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案鄭氏注周禮保章氏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卽援此傳爲證（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先鄭亦舉是說）賈疏案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

八卦八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然則鄭氏之說未爲確矣服解較善若如杜訓則視傳義尤遠

十九年傳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注齊侯以衞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衞志於戰死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正義以爲杜用賈說案上下傳文衞在城上號之乃下則衞下矣問守備而以無備告豈衞志於戰死而尙肯以無備告齊之理乎服虔引彭仲傳以爲齊侯號衞衞慚而下齊侯乃問衞之守高唐者衞無恩信故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此解切於情事然末句解云命士卒登城則與下義隔閡當是齊侯揖守備者守備乃登城也

二十年經盟于澶淵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

水經注河水東逕繁陽故城南張晏曰縣有繁淵酈元引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然則今本與釋文皆作繁汙又不可憑矣

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酈元曰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酈氏既知顯閭爲非而兩端不決爲杜所惑耳劉昭郡國志補注於閭丘亭下復援杜說以亂之更謬（晉書地理志高平國南平陽侯國有漆亭郡國志屬山陽郡）

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鄭箴膏肓云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儌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案周禮大司徒鄭氏注聖通而先識詩小弁鄭箋義同

二十三年傳禮爲鄰國闕注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聘禮赴者至則衰而出鄭氏注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賈疏引傳服注云鄰國尙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于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杜說未晰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周禮司約云小約劑書于丹圖鄭氏注丹圖未聞或

有彤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裴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正義引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案藝文類聚載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杜說與正義皆後世之法梁簡文帝啟因徒配役事啟云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是也若解傳義舍康成其誰從乎

啟　胠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胠

馬融注論語云前曰啟後曰殿胠亦作阹漢書楊雄傳以阹爲周阹顏師古注引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案詩六月以先啟行故先儒多依此訓啟爲前軍杜說未詳

二十四年傳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注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見詩唐譜正義）鄭氏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曰太原晉陽漢志中山國唐縣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是也杜說亦本鄭氏然不知中山爲始封之地平陽爲天子之都其遺漏多矣且誤合陶唐爲一地自杜氏始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以瓚說爲非閻百詩援說文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氏此足以正杜之誤矣（後漢郡國志濟陰定陶縣亦云古唐堯所居水經注永安本彘縣汾水自縣西北東城東薛[illegible]漢書音義曰唐今河南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案永安在霍太山之陽揚雄冀州牧箴云岳陽是都謂此蓋又平陽帝都之別邑也與在中山晉陽者異胡渭徵以瓚說爲非失之）

侵介根注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郡國志東萊郡黔陬侯國有介亭

二十五年傳四翣不蹕注喪車之飾諸侯六翣

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鄭氏注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爲歰棺飾春秋傳曰四歰不蹕喪祝注亦云四歰牆置歰則翣本作歰然經傳皆易翣矣

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禮記正義（郊特牲）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異何得比夏殷之

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義疏曰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然則前儒皆以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杜去黃帝堯而并夏殷舜以當之顯與禮經相戾矣（詩陳譜正義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亦爲二王之後矣）

表湻鹵注湻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禮記正義（王制）曰異義左氏說湻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漢書溝洫志云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正義引呂氏春秋終古斥鹵生稻粱謂鹹薄之地爲斥鹵斥卽舄也）周禮草人鹹潟用貆鄭氏注潟鹵也爾雅曰鹵鹹苦也故賈侍中注此傳云湻鹹也湻鹵謂爲鹹薄之地杜解未當

規偃豬町原防注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

周禮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鄭司農說瀦防以傳文爲證後鄭謂偃豬者畜流水之波也防豬旁隄也賈疏云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法案異義左氏說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賈逵注此傳同町所以界平隄防之

閒正義引說文云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頃町界畝此正町不爲田之證杜既誤以原爲平原之原而又以町爲小頃皆誤故正義別之云此原謂隄防之閒

二十六年傳晉乃四萃於其王族注四萃四面集攻之

外傳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注時晉有四軍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致攻之案上文欒犯易行以誘之則中軍先入矣當依外傳作三萃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鄭氏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咸謂此傳亦然古文四从三與三字僅一畫之別轉寫遂失其眞耳以外傳證之益信

二十七年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卽繐也喪服繐縗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

服虔注衰麻已除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喪服之始咸按士虞禮曰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鄭氏注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今文說爲稅賈疏曰變麻服葛是變重服輕服說終是不易稅乃說字之今文耳杜氏不知古文之稅爲說遂迂迴而爲曲說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注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婺源江氏曰經書十二月乙亥朔日食傳作十一月乙亥朔傳文是經文傳寫譌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姜岌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授時二家所推皆同則是辰在戌非在申而傳云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杜氏乃曲徇傳文前去兩閏此年冬頓置兩閏皆非

事實十一月辰在戌則明年春辰在子丑當大寒時無冰故書非因驟增兩閏始得春無冰也歷家能推遠年之食訂春秋之譌者自姜岌始杜氏雖作長歷非知歷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案杜氏長歷之誤發端自此說始）咸案漢志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志又云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己亥朔是建申之

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然則此傳在漢說已有疑議而皆參錯不合蓋三統之術既疏魯歷亦出漢時耳孔沖遠云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後之學者宜知此意竊以此傳當即漢書劉歆傳所云傳有間編之類邪若如愼修徑斥左氏之妄則又不免厚誣古賢矣（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

二十八年傳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注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

案杜意與傳相反傳言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則歲星乘玄枵矣下云蛇乘龍蓋蛇爲龍所乘也故陰不堪陽則春無冰服虔注歲爲陽玄枵爲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堪陽故溫無冰正義辨之謂下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若如其說又何陰不堪陽之有正義知有杜而不知有左氏且並不尋繹上下傳文而專以排詆爲能事耳

舍不爲壇注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墠以受郊勞

服虔本壇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詩東門之墠毛傳墠除地町町者正義引此傳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者除地去草矣徧撿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見禮祭法鄭氏注）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周禮大司馬云暴內陵外則壇之鄭氏注壇讀爲同墠之墠楚辭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王逸注平場廣坦曰壇音善咸案聘禮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鄭氏注壝土象壇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也晝外垣也周禮司儀爲壇三成宮鄭氏注宮謂壝土以爲牆處所謂壇壝宮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鄭氏注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據此三注則壇爲壝土不兼除地之目杜氏執首鼠兩端之說意欲兼通其義耳當從鄭讀壇如字賈公彥覲禮疏曰司儀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受勞于館不爲帷宮臣禮卿行君禮旅從徒衆少故在館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于帷宮引傳云諸侯相朝當爲帷宮受勞之事也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注減其膳

呂氏春秋高誘注肉汁曰洎周禮士師鄭氏注洎謂增其沃汁也

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注優俳

禮樂記云及優侏儒獶鄭氏注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漢書檀長卿爲獼猴舞案下云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此又云圉人爲優則從鄭說爲確○正義引史記優孟優旃以爲善爲優戲而以優著名殊謬優姓見廣韻

慶封氾祭注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

周禮大僕鄭氏注空讀如慶封氾祭之氾賈公彥疏曰慶封齊大夫有罪來奔魯魯以饗食之祭先遂覆豆以祭謂之氾祭

吳句餘予之朱方注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計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已不得是夷末句餘餘祭或謂是一人夷末惟史記作餘眛左氏及公羊竝爲餘祭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爲一杜氏誤耳案服注句餘爲餘祭正義亦知此時吳君是餘祭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然杜云夷末必曲爲之諱也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

案杜釋與前年傳句餘訓爲夷末此年經閽弒吳子

餘祭皆相反又自違戾矣句餘本餘祭而謂夷末時餘祭尚在夷末未立此經吳子當是夷末而謂餘祭餘祭已弒夷末新嗣故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此論終是不易札以六月到魯經傳無文蓋杜之妄也范甯更據之以注穀梁益誤

傳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注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正義依杜本祇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同韻案傳依服本作祇云適也更證以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晏注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解多亦爲適然則服作

祇杜作多音雖得通而元凱訓多爲益轉於此傳之義不了矣

險而易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

案險與易爲對文禮記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美哉思而不貳注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皇甫士安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

詩維清序云奏象舞也鄭箋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故鄭注明堂位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注文王世子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注祭統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據此則舞象爲武王之樂（禮文王世子正義云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爲武王樂在堂下也詩維清正義亦云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記文於管下則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簫管以文之武樂則千戚以舞之）說文箾下云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今本尚書作簫韶某氏傳曰言簫見細器之備詩周頌正義引韶箾亦作韶簫案禮曲禮上云右手執簫鄭氏注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正義謂弓頭爲

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僖二十三年傳云左執鞭弭正義引司馬相如上林賦拂翳鳥捎鳳凰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箾捎字同然則箾當鞭弭之屬可以擊人武舞中必執此物與（賈逵注曰箾舞曲也言天下樂削去無道其說未詳）禮文王世子曰胥鼓南鄭氏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正義引鉤命決云南夷之樂曰南一名任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古南與任通南由正舞位故鼓之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呂氏春秋云塗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

南音高誘注南方國風之音正義以爲杜不解南其義未聞疏矣籥詩鼓鍾鄭箋籥舞文樂也簡兮毛傳籥六孔鄭注禮記郭注爾雅皆云三孔廣雅云七孔未詳（案鄭氏注祭統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高誘注淮南曰持羽武象周武王之樂司馬相如上林賦云韶護武象之樂張揖曰象周公樂南人服象爲虐于東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于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此說未詳所據）

三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注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爲身如算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邵氏寶曰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顧亭林又辨之云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然顧氏之說仍由江慎修云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六旬也此爲明晰成案說文亥部亥古文亥爲豕與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起更證以魏石經三體左傳遺字古文亥作而篆作亥與說文同然則古文亥字首皆一畫傳云二首豈後之亥篆即古文與深疑劉歆時之爲左傳訓故者不無改竄附會故賈服杜君之本相沿爲然也

譆譆出出注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

周禮庭氏鄭氏注引傳出出作詘詘說文引傳譆譆作誒誒云可惡之辭一曰誒然

吾公在壑谷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

士喪禮鄭氏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云吾公在壑谷賈疏曰鄭爲伯爵不合立孤但良霄鄭之公族大夫以比大國之孤故臣子尊之亦號爲公案禮王制正義云卿亦得稱公即援此傳爲證

三十一年傳延州來季子注延州來季札邑

昭二十七年傳使延州來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其上地名又云延州來闕此三說皆參錯不合案禮檀弓下云延陵季子適齊鄭氏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正義曰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撿傳言延州來季子凡三見不云延陵禮檀弓公羊誤語史記吳世家漢書地理志皆云延陵不言延州來蓋州來爲吳語之發聲也陵來又雙聲酈元水經注以下蔡州來之城爲延州來殊謬據漢志延陵在會稽毗陵晉書地理志毗陵郡有延陵縣漢志故州來國在沛郡下蔡晉志淮南郡有鍾離縣故州來邑風馬牛不相及司馬貞史記索隱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皆沿酈氏之誤○服氏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

漢書蕭望之傳將歸延陵之皐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哀十年傳正義引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子愼輩意以延陵有州來之邑非指下蔡之州來以實其地也（高誘淮南注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亦以延州來爲延陵）

左傳杜註辨證卷四終

左傳杜註辨證卷五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昭公

元年傳設服離衛注離陳也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衛也

案離古與麗通猶連也古文連爲麗見儀禮鄭氏注正義以設服即執戈者失杜意矣

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注辯治也

案此當讀爲徧古徧與辯通猶言不能徧及也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案禮無享卿五獻之制禮郊特牲鄭氏注三獻卿大

夫來聘主君享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曰下臣得貺不過三獻可證正義不省杜注據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聘禮卿聘饗餼五牢則失之遠矣卿非子男也獻非饗餼也韋昭晉語注獻致饗也獻籩豆之數禮郊特牲正義以爲春秋時大國之卿禮同子男即援杜說爲據又與禮經相戾矣

館於雒汭注水曲流曰汭

說文汭下云水相入也閔五年虢公敗大戎于渭汭鄭元引服虔本作渭隊解曰隊謂汭也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與許說同某氏尚書禹貢傳曰水北曰汭又云渭北涯正義引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皆與杜意別當從毛傳爲長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注端委禮衣

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正義援此以證杜說所自案韋昭注國語曰說云端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禮郊特牲鄭氏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士冠禮注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依此則委當爲委貌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鄭氏注玄冠委貌服氏解以爲衣者以上言弁冕是首服則此當

不重豈知弁爲冠之總名即不宜服言冕矣云弁冕者通上下言之端委則朝祭會同之服即韋說猶未爲備服義未詳（釋文云弁冕端委本亦作弁端委）

趙孟視蔭注蔭日景也

淮南說林訓曰蔭不祥之木高誘注蔭木影說文云蔭草陰地釋文蔭亦作陰小顏注漢志猶沿杜說

以什共車必克注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以司馬法步卒七十二人當一車之用計之增十人則八十人矣又兼以傳云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右前拒服虔注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

二十五乘爲偏以八十人計之則兩之卒四千人伍之卒一萬人專之卒六千五百二十人參之卒二千三百二十人偏之卒二千人去車而以步卒當之故仍兩伍專參偏之名其陳則同也杜氏以爲臨時處置之名非是

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

咸甯以爲杜解大曲五乘蓋部別五陳人數乘以數計讀食陵切三五卽參伍古參字皆讀爲三考工記韗人上三正鄭氏注三當爲參弓人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韓非子曰偶三五之驗易本義引作參荀卿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揚倞注參三也（此本韋昭國語注）劉歆讀易參伍爲三五此云三五蓋參變其五陳之法卽爲下文爲五陳以相離句發端也杜氏不知古文故爲曲解

於是乎禜之注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

後漢書孝順帝紀靡神不禜章懷賢注引說文曰禜設緜蕝爲營以祈水旱今本說文禜下云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禜衞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禜祭水旱鄭氏注祭法幽宗雩宗宗當爲禜字之誤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注周禮禜

正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鄭注大祝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謂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有牲用何休說）案鄭氏凡三引傳文（周禮大祝注鬯人注禮記祭法注）皆日月星辰三句在山川之上今本在下蓋俗本致誤然劉昭注後漢書所引句次已與今同其誤在晉宋時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注湫集也底滯也

呂覽審分篇曰此之謂定性于大湫高誘注大湫猶大寶說文云湫隘下也然則湫底猶著子隘下之處而終止也當從服氏之說楚語云民氣縱則底韋昭注底著也與此義同

疾如蠱注蠱惑疾

說文云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

淫生六疾注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婺源江氏曰陰淫寒疾大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淫腹疾大陰溼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素問言六氣風寒暑溼燥火正可以解此傳六疾若如杜說則疏矣

甲辰朔烝于溫注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服虔曰夏十一月朔也禮王制正義引服注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此傳用晉史（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界內古冢得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至莊伯莊伯十一年魯隱公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紀月）上書十二月則魯紀周正也杜云傳誤失之

三年傳齊公孫竈卒注竈子雅

呂覽高誘注公孫竈惠公之孫父子欒堅之子

四年傳三塗注在河南陸渾縣南

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酈元曰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澠非南望也京相璠春秋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三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服言或為轘轅大谷伊

闕皆非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山明矣案張衡東京賦云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或說以此為三塗未可為非且與上四嶽為對文下又云九州之險不可以陸渾三塗山泥也（元和志三塗山在陸渾縣西南五十里史記索隱謂三塗蓋河北大行山鄗都在杜氏之誤然司馬氏之說亦不確史記周本紀作三途）

荊山注在新城沶鄉縣南

晉書地理志襄陽郡臨沮縣荊山在東北新城郡沶鄉無荊山更證以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郡國志臨沮侯國有荊山劉昭補注引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荊山首

曰荊山卽卞和抱璞之處南都賦注漢水至荊山東別流為滄浪之水（水經注沮水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淮南子曰沮出荊山案沮水漢志云出漢中房陵東山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臨沮縣下載應劭云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然則淮南所云謂沮出荊山乃入江之會非沮水發源之地也杜氏以為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胡渭據此以為荊山之異名殊謬（元和志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東南一隅纔通人徑通典云南漳亦臨沮地）

中南注在始平武功縣南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在縣東郡國志武功有太一山本終南劉昭補注云前志在

縣東晉志始平郡武功縣亦云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為終南惟杜氏以為在武功之南案元和志終南山在鄠縣南三十里其武功縣下云武功蓋在渭水南今鄠縣地是也然則唐武德三年以後武功已非復舊理其舊理已屬於鳳翔府之鄠縣故中南不在武功而在鄠縣矣中與終通詩秦風毛傳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元和志曰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淮南俶眞訓作終隆高誘注終隆終南山在扶風

西陸朝覿而出之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鄭志荅孫皓云西觀朝陸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頒冰是也詩豳風正義曰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于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服虔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出之（杜亦本此）鄭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謂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此解甚明案鄭注凌人引左傳在夏頒冰掌事下所以別二月初出薦廟之時故此傳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服虔注祿位謂大夫以上則知出之謂頒冰也（周禮序官凌人疏引）（鄭荅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案鄭志趙商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荅豳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此豳風藏冰之時則與傳有別）依正說與豳風凌人始合服說據月令仲春開冰與下獻羔而啟亦合若如杜解則進退無據矣

秋無苦雨注霖雨爲人所患苦

詩甫田正義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引此傳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今正義亦從服說

商湯有景亳之命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

鞏縣自漢屬河南郡歷魏晉皆不改地理志郡國志并不言景亳在其地獨杜氏以爲其西南有湯亭劉昭後漢志補注於鞏縣下復援杜說皆不足據皇甫謐曰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不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漢志山陽郡薄縣元和志曰亳與薄義同字異）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案漢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劉昭郡國志補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山陰陽郡薄縣臣瓚曰湯所都據漢志郡有二亳鄭注尚書三亳阪尹謂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非有三亳之地士安乃據之以蒙爲北亳後漢志補注復援其說于蒙縣之下皆未爲確也故小顏注漢志亦議其不經今證之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詩正義曰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商頌玄鳥鄭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殷之亳地而受命則景亳之在偃師明矣又旁推之卽禮緇衣鄭注

夏之邑在亳西正義曰案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禹都咸陽止在亳西及後乃徙安邑鄭以湯都偃師爲亳邑是安邑亦在亳西也元和志曰偃師縣本漢舊縣帝嚳及湯盤庚并都之商有二亳成湯居西亳即此是也史記索隱亦云今河南偃師有湯亳若如臣瓚以濟陰爲湯亳胡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司馬貞顏師古皆辨其非湯都矣

穆有塗山之會注塗山在壽春東北

塗山楚辭說文作嵞山其說有二許氏謂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鄭氏注尚書兼外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內傳執玉帛者萬國合而爲一（鄭志張逸問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此鄭以塗山會稽爲一）酈注水經亦援外傳及劉向說苑辨物王肅敘家語證塗山有會稽之名此一說也漢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郡國志九江郡平阿（故屬沛）有塗山劉昭補注于當塗縣下引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嵞山平阿縣下引應劭曰山在當塗（酈元云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晉地理志淮南郡亦云平阿有塗山當塗古塗山國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此亦說也咸案論衡道虛篇曰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宜以許氏之說爲長康成偶有不照耳元和志曰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當塗縣故城本塗山氏國在縣西南一百十七里禹娶塗山即此元豐九域志濠州鍾離郡鍾離縣有塗山（今懷遠縣）洪興祖楚辭補注引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三者濠州四者文字音義云嵞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王伯厚已正其誤云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杜解亦失之疏遠故酈元徑詆其非也

使屈申圍朱方注朱方吳邑

晉書地理志毗陵郡丹徒故朱方劉昭郡國志補注同顏師古注漢志曰即春秋云朱方也（丹徒前漢志屬會稽郡郡國志屬吳郡）

鄭子產作丘賦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服虔注隱四年傳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馬一匹牛三頭此一丘出賦之法今於一丘之中賦其甲士故曰丘賦如謂一馬三牛之外別令民出重賦則子產安得爲惠人姚姬傳先生曰此蓋略如魯之丘甲不用古出車以甸計之法而以丘計此論近是咸竊以爲出車猶重出甲士乃能有濟耳若如顧棟高據李廉正杜之誤謂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繫已

五年經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兹亭

郡國志北海國平昌有婁鄉劉昭補注引此傳杜注曰縣西南有婁亭今本注作防亭者誤也

傳卿喪自朝魯禮也注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服氏曰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聘禮歸介復命柩止於門外鄭氏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正義引檀弓君爲大夫將葬弔於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三君退謂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朝之禮是弁下文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而悖之以此誣詆前儒違經信杜貽誤末學久矣

明而未融注融朗也

詩正義（東方之日）引服虔注融高也既醉昭明有融毛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服言是杜訓朗則與明義奚別釋言云明朗也正義別朗爲大明無據

勞屈生於菟氏注菟氏鄭地

酈元曰溝水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菟氏也

享覯有璋注享饗也覯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

案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鄭氏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周禮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鄭氏注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覯視也衆來曰覯其大行人注云謂一服朝之歲也又按廟中將幣三享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後鄭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云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服氏注此傳同（見釋文）是先儒皆訓享爲獻獨杜以享爲饗足見習儒說經之淺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注言務行禮

案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此設机不倚之實也聘禮宰夫實觶以醴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祭醴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建柶北面奠于建東鄭注糟醴不啐此爵盈不飲之實也杜解略

飧有陪鼎注熟食爲飧陪加也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鄭氏注食不備禮曰飧引詩不素飧兮傳方食魚飧詩鄭箋讀如魚飧之飧則詩與

傳同也聘禮曰羞鼎三鄭氏注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故聘禮云飪一牢鼎九（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設西階前陪鼎當內廉又云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氏注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常塗也正義引周禮掌客云上公飧五牢蓋卽康成所謂如陳饔餼者也云鼎從北向南而陳膷鼎牛臛在牛鼎西臐鼎羊臛在羊鼎西（今本鼎誤爲臛）膮鼎豕臛在豕鼎西此爲得其實矣故服子愼亦云陪牛羊豕鼎云陪鼎（鄭司農注周禮太宰云飧夕食也卽援此傳爲證後鄭不從謂飧客始至所致禮）

六年傳聳之以行注聳懼也

古文聳作慫漢書刑法志作慫之以行晉灼曰慫古竦字也說文云慫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慫然則聳蓋晉宋人所改也

儀式刑文王之德注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刑法也

服虔注儀善式用刑法本詩毛傳鄭箋云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皆勝杜說

士匄相士鞅注士匄晉大夫

釋文云匄本或作丐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依王正爲是案古文正形似丐說文丐古文正陸氏案士文伯名匄古本或作正今相范鞅卽文伯是士鞅之族咸又撿漢書古今人表有兩士鞅一列中上一列中下正疑士匄卽范宣子而士鞅非宣子之子明甚杜旣易古本王正爲士匄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又別士匄爲晉大夫而不辨士鞅有二進退皆失據矣

七年傳盟于濡上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

高陽鄚漢志皆屬涿郡晉志泰始元年置高陽國高陽縣屬之鄚縣遂屬于河閒國說文云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漆涑漢志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元和志曰今易州則漢涿郡故安縣之

地以今州理考之濡水源出易州窮獨山與說文漢志元和志悉合杜解疏遠故正義以爲高陽無此水也（漢志中山國曲逆縣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改曰蒲陰後魏孝明帝改名北平縣故元和志北平縣濡水縣西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北平有濡水）

爲王旌以田注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

後漢書輿服志龍旂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熊旗六斿五仞齊肩龜旐四斿四仞齊首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建大常十有二斿九仞齊地周禮節服氏賈疏引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仞十三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此傳正義引禮緯稽命徵文同

而於旍數未詳故聘禮賈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大夫扛五仞齊於較較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葢以物挾之乃得維持之今正義疑之非也案鄭注周禮節服氏亦云禮天子旌曳地則王旌顯爲天子之旌矣楚建天子旌葢僭王制杜說誤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注萊柞二山

酈元曰余按太無萊柞竝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萊柞是也（此約言傳義非正文）闞駰十三州記（今本闞駰譌爲應劭）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從征記曰漢末有范史雲爲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然如酈氏之說則萊蕪之蕪卽無山矣杜略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注方鼎莒所貢

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案外傳韋昭注方鼎鼎方上也

八年傳石言于晉魏榆注魏榆晉地

元和郡縣志榆次縣本漢舊縣卽春秋時晉魏榆地榆卽州理名也史記曰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魏榆漢以爲縣屬太原郡說苑曰智氏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卽謂此也引服注魏晉地榆卽州理名

殺馬毀玉以葬注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案時已滅陳嬖人安得出此服氏云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說通正義反斥其不能私藏馬玉而謂杜說爲得實誤矣

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

案髦承弁下不得訓如杜說白虎通曰弁之爲言攀持髮也故連髦爲文喪大記主人脫髦是也劉光伯解以弁髦爲二亦曲

火水妃也注火畏水故爲之妃

漢書五行志說此傳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子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故服用此說正義引用陰陽書多不經之論未足據也

卒子戲陽注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

郡國志魏郡內黃有羛陽聚後漢書光武帝紀大破五校於羛陽章懷賢注羛陽聚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堯城縣東引傳卒于戲陽戲與羛同音許宜反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注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鄭氏注檀弓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

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賈侍中說同杜葢本此案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夏以乙卯王紂以甲子喪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近崑山顧氏日知錄引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云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盛杜蕢有揚觶之文以翼少君爲術家之說非經咸以爲五行相刑理自不易但不必具貪狠陰賊之目然傳云火水妃亦類術家語亭林又未之審矣

十年傳公使王黑以靈姑銔注靈姑銔公旗名

案靈姑葢姓氏定十四年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此

云靈姑銔葢靈姑氏之旗猶傳言封父之繁弱也杜解非是

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而見殺

案鄭司農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弱昭公使至殺死劉光伯從其說以規杜而謂曼伯子元爲一正義據隱五年曼伯與子元潛軍又鄭二公子敗燕師子北制謂子元非曼伯然矣子元與檀伯葢一人與曼伯則又別而杜氏謂曼伯即檀伯劉光伯又謂子元即曼伯顧亭林謂子元疑即厲公之字皆失之矣（桓十五年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司農之說甚確若如顧說則櫟本厲公之邑厲公于出奔之後入櫟是還其故都耳且莊公之置在未出奔以前厲既出奔則櫟歸昭公此傳復云寘子元使昭公不立何也知子元爲檀伯不疑葢置檀伯不得其所與下云城穀置管仲事相反以證君之擇臣有得失也此傳下云鄭京櫟實殺曼伯則曼伯當爲鄭守京大夫杜氏即指爲檀伯案傳無檀伯守京之事杜以京櫟連文遂肊斷爲一史記鄭世家又作單伯索隱云依左傳作檀伯檀伯鄭守櫟大夫此誤爲單伯也）

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火水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葢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賈侍中曰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司農曰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若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也鄭賈二說爲近若如杜解則更疏遠不切故正義亦議其無明證也

十二年傳壬午滅肥注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杜既誤以昔陽在樂平沾縣而又以鼓都爲肥都皆謬元和志曰肥累故城在槀城縣西南七里春秋時肥子國（槀城肥累二縣屬漢之眞定國）晉志趙國下曲陽故鼓子國郡國志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劉昭補注復援杜說以亂之更爲謬妄（注引杜預曰縣西南有肥累城與今本小異又于下曲陽下引杜預曰治縣東有昔陽城肥故都也若如劉所引則與今本作樂平沾縣者有異而又善爲杜氏掩過矣）槀城距下曲陽非遠故傳於入昔陽下連記滅肥（正義曰昔陽今屬廉州去下曲陽非遠在中山南二百餘里案槀城唐武德初屬廉州則昔陽與肥相近劉）光伯辨昔陽最晰然以鼓與肥爲一則又誤元和志於沾縣下亦載昔陽故城終沿杜繆

作祈招之詩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

馬季長解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賈侍中亦解云昭明也言求明德也皆勝杜說故孔氏亦無從置議

十三年傳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注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禮記正義（王制）曰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駮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故鄭注王制云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案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再朝而會葢五年再朝而致會諸侯也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見曰會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解云六年爲會十二年巡守爲盟葢失實矣傳曰不協而盟是以不必巡守時正義引古文尚書周官

篇六年五服一朝謂卽此再朝而會杜言巡守盟于方嶽閒與彼義符同不知周官篇出於梅氏僞爲卽竊此傳與杜氏之說故證以戴記周禮絕不相合叔向之語蓋舉文襄時法而託言明王之制耳公羊傳云詛盟不及三王義非無謂

鄭伯男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

前儒釋此傳者其說有三賈逵鄭眾服虔皆云鄭伯爵在男服（賈說見詩鄭譜正義）今正義引賈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蓋誤以外傳之注亂入耳今本外傳作南者蓋從逵改故韋昭注亦云鄭在男服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西呂）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滅服制

改易故鄭在男服若何休公羊注鄭氏王制注及此傳王肅之注伯男可連讀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注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王制注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王肅以爲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故杜預亦依此義歷撿經傳凡通稱皆散文若連言則未之見尋繹傳義終是不安案鄭志答趙商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更佐以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則鄭氏之說當矣正義辨之云武公旣遷東鄭不得食子男地豈知子產所云蓋述周制孔氏舉新鄭不足以難鄭也

及中人注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

郡國志中山國唐縣有中人亭劉昭補注於望都縣下引杜注於唐縣下引博物記曰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取左人中人應劭地理風俗記引同（并見水經注）案晉書地理志中山國有唐縣是沿漢末改杜氏以望都釋之轉迂迴矣

十四年傳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句）減曰義也夫注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

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黎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案史記上減五索隱云今或作減或作咸是韋昭之說咸與減古通用以減屬下讀別上仲尼曰義正得通孔氏斥其妄殆未審傳文也若如杜說則不應重出曰字

十五年傳密須之鼓注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

漢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師古曰卽詩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晉志安定郡陰密殷時密國惟應劭解河南郡密縣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臣瓚曰密姬姓之國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師古辨應瓚二說皆非然姬姓之密小顏亦不能詳正

其處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密須姞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別元和志河南府密縣本漢舊縣古密國春秋諸侯伐鄭圍新密涇州靈臺縣理卽古密國之地今縣理西陰密故城其東接縣城是也詩曰密人不恭然則河南之密亦古密國且同郡亦有鞏縣鄭元曰鞏伯國安知密須闕鞏不同在河南郡內而安定密人國非卽姬姓之密與應劭司馬貞之說不盡非杜預顏師古之說未盡是也

十六年傳齊師至于蒲隧注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

郡國志下邳國取慮有蒲姑陂劉昭補注引杜曰縣東有蒲姑陂今本注及陸氏釋文皆誤

十七年傳故爲雲師而雲名注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

裴駰史記集解引應劭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正義引服虔說同未詳所本

青鳥氏注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張平子西京賦云況青鳥與黃雀李善注引傳杜預曰青鳥鶬鴳也今本皆作鶬鷃釋文鴳亦作鷃已非杜氏之舊（說文云鶬麋鴰也鴳雇也非一物爾雅亦不與鶬鴳之目且屬鴳已詳下九扈內復杜譌爲一殊謬）然自孔氏爲正義時已據俗本傳訛相沿至今竟無有正其誤者故顏師古注漢書百官公卿表仍沿作鶬鷃惟西京賦注猶存其眞也咸案鶬鷃據月令鶬於仲春亦不以立春時鳴是杜解本未爲確今攷之大戴禮誥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更證以史記歷書孟春秭鳺先滜索隱以爲子規引徐注秭規一名鶗鴂楚辭慮鷤鳺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洪興祖楚辭補注辨子規鶗鴂爲二甚是王逸注鷤鳺以春分鳴顏師古云以立夏鳴思玄賦注以秋分鳴皆與歷書不合索隱及徐注謬也青鳥氏蓋卽戴禮所謂瑞雉歷書所謂秭鳺今俗人所謂呼春鳥是也（余以癸亥之十二月立春前三日聞于東墅山莊）

九扈爲九農正注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正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

蔡邕獨斷曰春扈氏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爲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夜爲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正義引賈逵說同賈以桑扈爲竊脂雀小異然蔡說勝如孔疏所駁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旣辨之矣爾雅說文皆云老扈鷃鷃（今本爾雅鷃老鳸上鷃）

（邵氏云說文云鴳鳸老見鳸毛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上屬爲非疑屬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去之）鴳字不重正義引賈服皆云鴳鴳疑晉宋時俗本所益非其舊也（邵氏爾雅正義引說文老鳸鴳重鴳字屬鴳下援此傳正義引賈服注鴳鴳以聲音爲名皆與爾雅正文相戾徒亂經矣案樊光注爾雅鴳亦不重）

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注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

若我用瓘斝注瓘珪也斝玉爵也

說文云瓘玉也春秋傳曰瓘斝瓘斝卽玉爵杜別瓘爲珪則二物當節去珪也二字

十八年傳巡羣屏攝注屏攝祭祀之位

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服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外傳周氏解亦讀屏爲并然釋云并攝主人之位又與服異案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外傳韋昭注屏屏風也攝形如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尊卑之位近漢亦然鄭韋二說近之若如服解則祭時容有并攝之位無常所矣復安得巡行之邪杜沿其說

鄅人藉稻注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

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案鄭注王制及詩載芟箋皆云藉之言借借外傳韋昭注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周語云王治農于藉耨穫亦於藉韋注王亦至于藉考課之後漢書劉昭補注引應劭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鄅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此皆可以佐服氏之說杜僅釋爲履行失古義矣（後漢明帝紀章懷注引五經要義曰藉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是以訓藉蹈爲躬耕也）

二十年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

婺源江氏以爲此年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云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且誤以正月爲二月矣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矣後世歷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景也欲强增歲月以求合辛亥之南至（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又失己丑之南至矣案漢志曰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愼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愼修謂春秋時梓愼裨竈史墨之徒但

言災祥而不長於推步誠有識之言正義謂梓愼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尤鄙陋可笑

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注辰及地皆元公弟

釋文云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也

賓將掫注掫行夜

周禮掌固夜三鼜以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據此則杜子春讀本掫作趣賈公彥曰注謂

行夜不作趣者彼賈服讀字與子春意異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云杜意鼜易爲造擊鼓行夜謂之造造與左氏賓將趣之趣音相近蚤聲取聲告聲古音同在尤侯類也案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與今本字同解別與子春字異義同周禮鎛師守鼜亦如之鄭注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鼖鼓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子春注掌固引傳掫作趣注鎛師作趨皆讀若促與掫爲雙聲也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注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禮記正義（內則）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秭億之間是大數之法（史記索隱云案數有大小二法冣楫曰算法萬萬爲億是大數也鄭子曰千萬曰億是小數也詩伐檀毛傳賈逵唐固國語注皆訓萬萬爲億詩鄭箋韋昭國語注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惠氏定宇據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陔秭（韋昭注鄭語數極於姟萬萬曰姟）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

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然則元凱所云蓋舉用中數也特疑鄭康成注王制曰萬億今萬萬也依鄭解則杜訓億兆奚別邪咸案孫子算經曰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陔萬萬陔曰秭萬萬秭曰穰萬萬穰曰溝萬萬溝曰澗萬萬澗曰正萬萬正曰載竊疑古數僅有大小二法小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以下也大數者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以下也漢書刑法志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又如康成以萬億卽萬萬則數術記遺之說恐出於晉宋人手非漢時書也惠氏援以爲據殆未爲確

七音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

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服氏云七律爲七器音引外傳云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七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周禮小胥賈公彥疏曰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七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外傳周語賈侍中注周有七音謂七律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節服注而其義未晰故劉光伯以爲違國語之文也

二十一年傳泠州鳩注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後漢書孝靈帝紀有護羌校尉伶徵章懷賢注伶姓也周有大夫伶州鳩漢書古今人表上中列泠淪氏詩簡兮鄭箋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杜解蓋本應劭然徑以泠爲官皆疎矣泠與伶同故周禮大司樂考工鳧氏賈疏皆引作伶顏師古以爲樂官曰伶後遂以爲氏誤也當解如鄭說爲確釋文以泠或作伶爲非益誤

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注窕細不滿槬橫大不入

漢書五行志載此傳同師古曰窕輕小也槬橫大也此亦規摹杜注呂覽云不詹則窕高誘注窕不滿密也注淮南掐窕同杜解本此咸案窕與庣通漢書律歷志云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筭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氂五毫然後成斛然則不窕者謂音不過乎器也故下曰窕則不咸說文無槬字當依玉篇作瓠胡霸切橫木不入也今本杜注及正義皆作橫大亦誤

二十三年傳使各居一館注分別叔孫子服回

此本鄭司農注賈侍中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子慎亦從賈說案傳下顯言過邾館則景伯說確正義所駮徒費辭矣

明其伍候注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

正義引賈服王董皆作五候杜獨易五爲伍欲通其部伍說耳當從侍中解讀如字存古文之舊孔氏以諸本上多云四故誤爲五不知伍五古通用字不必如村改也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注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咸意以爲陽不克絕句莫讀爲視日蚤莫之莫與上日過分相對也

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注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周禮大司馬賈疏引傳注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杜注本此案大司馬職云師以門名鄭氏注古者軍將蓋為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賈公彥曰由卿居於國門使為軍將故軍將得以門為名然則桐門蓋國門非居室之地也

為六畜五牲三犠注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麋鹿麏狠兔三犠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犠

鄭司農注庖人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後鄭云六畜當有狼而熊不屬服虔注五牲依先鄭說去麋杜注依後鄭說去野豕皆無定識十一年傳元凱訓五牲為牛羊豕犬雞得之此上云六畜次五牲者後鄭注庖人云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去馬云五牲蓋別畜與用也三犠即尚書召誥云牛一羊一豕一是也犠取毛羽完具供大祭祀之用鄭注曲禮下云犠純毛也宋玉神女賦云進純犠凡三言皆不異物猶[illegible]六采五章類也服云三犠雁鶩雉未詳

為九文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周禮司服後鄭注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

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杜去宗彝而分華蟲為二非是繢人職云鳥獸蛇鄭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又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鄭注尚書大傳及司服云華蟲五色之蟲僞為尚書傳者云華象草蟲雉又別宗彝為宗廟彝器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破碎經文皆由沿杜之謬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注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詩烝民正義引服注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此傳引賈侍中說同孔氏經詆其謬詩漸漸正義云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建厥罰常陰是也而賈服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惟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案傳言陰陽風雨晦明與內經六氣風寒暑溼燥火一也今證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與五運行大論二篇東方生風其志為怒南方生熱其志為喜中央生溼其志為思西方生燥其志為憂北方生寒其志為恐賈服之說闇與此符內經疑周秦時書足以依據若如杜訓及孔氏所駮皆淺說矣（傳云好惡喜怒哀樂素問言喜怒思憂恐繁約似異其實皆生於六氣也）

季氏介其雞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鄭氏注少牢饋食禮云拒讀爲介距之距疏引傳鄭氏云介甲爲雞著甲（此傳引作鄭司農說）今鄭君合取季氏之介又取郈氏之距而云介距之距然則康成亦以介爲甲也自賈侍中易介爲芥元凱復沿其說于是後人徑易爲芥字矣徐堅初學記引作芥惟高誘淮南呂覽二注則兩存其說淮南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此從侍中讀介爲芥呂覽注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此從司農解介如字正義亦云以郈氏爲金距言之則著甲是（案晉宋以下無有從介甲義者如周褒看鬭雞詩云猜羣芥粉生梁簡文帝鬭雞詩云芥羽忽猜傳陳褚玠鬭雞東郊道詩云芥羽雜塵生此用杜說）

萬者二人注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服虔以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案後漢書祭祀志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然則二人當爲二八惠氏定宇既詳之矣

臣請待於沂上注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正義引土地名襄十八年沂水出東莞蓋縣艾山南經琅琊東海至下邳縣入泗此沂水出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案元和志魯縣之沂水亦名雩水源出魯

縣東南八里鄒道元以爲出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案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元凱徑以爲出魯縣西南殆未究其發源處耳）咸竊以此沂當近費地說文解字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呂忱字林說同水經注云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東南趣也故世俗謂此水爲小沂水（酈元曰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治水注之俗謂之小沂水漢志泰山郡南武陽縣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應劭曰武水所出南入泗蓋小沂水之異名也東南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逕費縣故城南此即叔重所云水出費縣東也）傳下云請囚于費則沂上必爲近費之地無緣近在雩門也所謂大沂水者周禮職方氏青州其浸沂沭鄭君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南接蒙陰縣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世俗謂之雕崖山今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有沂山即寰宇記所云東泰山也非沂源矣黃子鴻以爲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鎮其實古沂山即雕崖山也）案沂山古當有術名淮南地形訓云時泗沂出臺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漢志琅琊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疑沭水亦出沂山之支阜故其名得爲術胡渭僅援水經注沭水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東莞即今沂水縣治）小泰山即今之東鎮沂山寰宇記云東泰山今世俗謂沭水源出沂山是也胡氏又未之考矣杜云沂出艾山據隱六年傳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土地名沂出東莞蓋縣艾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援

其說于瑯琊國臨沂縣下皆執一隅之說也元豐九域志臨沂縣有艾山沂水下邳縣亦有艾山沂水羣說厖雜俱爲繆妄然其致誤之由未嘗不始元凱即酈元亦沿其說棄大言細難足徵矣故小顏注漢志云沂山在蓋縣即沂水所出此從康成之說乃爲綜覈

繾綣從公注繾綣不離散

詩民勞篇云以謹繾綣毛傳繾綣反覆也正義引此傳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余謂傳義即毛訓也

竊其寶龜僂句注僂句龜所出地名

尙書虞夏傳禹貢曰孟諸靈龜鄭氏注龜俯首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鄭注天龜元俯者靈爾雅釋魚云龜俯者靈郭璞注行頭低咸案高誘呂覽注傴僂俯者也句猶倨句之句亦俯首向下貌俯者天龜周禮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鄭注下俯者也然則僂句蓋天龜矣杜氏方之大繆無據

二十六年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注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

周禮載師有里布鄭司農注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儳布質布罰布廛布後鄭說同賈公彥曰此先鄭以彼布（即傳一布）

（之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成以爲司農說是杜解迂迴不可從也

斷其足鑿注鑿一足行

說文云鑿金聲也謂以刃斬其足其聲鑿也如杜解則易鑿爲躩廣韻云躩一足行也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注閒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三國志魏書曰羣后釋位以謀王室裴松之注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服虔注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正義援周本紀彘之亂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年以證其事顧亭林據汲冢紀年呂氏春

秋司馬彪莊子注及漢書古今人表辨共和乃共伯和厲王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其說爲善服杜偶未詳耳

攜王奸命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束廣微曰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正義引汲冢紀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爲大子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伯服與幽王既死于戲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然則攜王乃余臣矣其以地名者猶傳言莒郊公鄭共叔詩稱厲王爲

汾王皆是杜氏誤以擕王爲伯盤又訛伯盤爲伯服厲微既立之而又云伯服立爲王亦誤伯服既立爲大子而死於何時得立爲王邪國語史記俱無正文此斷非也盤古作般周語在般庚韋注今尚書般庚古般形近服故經傳多訛作伯服惟汲冢書作今文盤字當據之以正其譌

二十七年傳我王嗣也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服虔注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死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案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者長庶也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高誘注呂覽

曰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服說與公羊世本皆合又與高注符咸以爲世本在馬遷前當得實也故司馬貞史記索隱卽據公羊世本以正史誤

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

司馬貞曰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我奈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下文云我爾身死以其子爲卿遂强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爲迂迴非也正義亦引彭仲博說意不從杜如亭林解則又似釋史文矣

二十八年傳經緯天地曰文注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詩臯矣正義引服虔注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

二十九年傳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

周禮掌節文曰澤國用龍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注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賈公彥曰輔之者以函輔此節使不壞損也正義據此以爲盛龍節謂之龍輔獻函不獻節故云獻龍輔按說文瓏禱旱玉爲龍文然則龍輔異物不得連言玉名矣賈氏掌節疏引注謂所以輔龍節與英蕩別又是緣杜氏致誤惟玄卿之說爲簡當也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注設水官修則龍至

正義云漢世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爲五靈配五方龍屬木其五行之次水生木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審傳下云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據五行之次則龍木物水官棄則龍不生豈漢儒所據之本皆作木物與

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注犂爲火正

經傳凡連言重黎者蓋顓頊以來司天地之官名單言犂者則顓頊之子爲火正者名也尚書呂刑曰乃命重黎某氏傳以爲重黎卽羲和鄭注顓頊命重黎非羲和也鄭語曰且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此本楚語及漢書律歷志）言楚之先爲此二官此連言舉官名也鄭語曰夫犂爲高辛氏火正韋昭注犂顓頊之後吳回此沿馬遷之謬詩譜正義旣辨之矣（賈公彥周禮疏序引鄭語於黎上加重更妄）韋又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此本漢書古今人表然幷重黎之官而以爲犂則自班馬二家始惟史記楚世家徑以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詩檜譜正義辨之云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馬遷同以重黎爲祝融束晳譏其幷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漢表作老童字與卷章相近必有一譌）卷章生黎（今本史記作卷章生重黎非是正義引作卷章生黎無重字是也）則傳所云顓頊氏之子矣然大戴禮帝繫僅載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此字當衍）黎及吳回與漢表同略稱一代然則據帝繫則犂爲顓頊之孫依世本則犂爲顓頊之曾孫其詳未聞也若如史遷自敘云重犂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此本鄭語云重黎之後亦幷舉天地二司而言未可爲繆司馬貞正之云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今稱重黎之後者言地卽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對文其實休甫則黎之後顧亭林援晉書宣帝紀宋書衛瓘等奏以連稱重犂爲謬固是然徑斥史遷自序之非又忘外傳鄭語之文矣卽索隱說猶考之未詳咸撿楚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

德顓頊受之則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漢書律歷志作南正重後漢書天文志作北正黎唐固國語注及帝王世紀皆作北正詩檜譜正義引尙書鄭志答趙商火當作北則黎爲北正也臣瓚漢書注南正司天則北正當司地不得言火正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故誤史記索隱引揚雄譙周並以爲然少顏復援班固幽通賦玄黎醇燿于高辛以辨黎爲火正不知重黎自爲天地之官黎自爲火正其事各別不相妨也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據楚語顓頊當少皞之衰卽得命黎則卽位時年甫二十耳安得有孫若曾孫而命之爲火正又世紀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以人事紀官據鄭語犂爲高辛氏火正計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見世紀）帝嚳四十始卽位其一百一十八年安得復命顓頊卽位時之黎爲火正若據春秋命歷序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則更不相及矣（禮月令正義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鄭依命歷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黎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師犂重人號雖子孫皆同稱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注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號以其事然則顓頊時之重黎與高辛時之犂不可溷而爲一較然矣）蓋爲顓頊時司天地者則重黎其官爲帝嚳時火正者則犂其人而尙書僞孔

傳又誤以高辛氏命重黎後漢志援文耀鉤云高辛受命重黎及楚世家以爲帝嚳使黎誅共工不盡誅黎而以吳回爲黎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亦依是說然皆與內外傳互相齟齬正義雖辨之終不足以晰疑也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注轉宛轉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周禮占夢鄭氏注引傳說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說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賈公彥疏援鄭志張逸問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鄭答曰月在辰尾夏之九月（此依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故云夏之九月）辰在

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知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謫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月并之十二月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九月十九日（今本作八月誤）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問何知有此厭對之義答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服氏云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入其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注云午火庚金也

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許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發同盟日應之日故夢發簡子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略相依也咸案定四年二月有癸巳則是年不應有閏杜欲自足其說故以二月癸巳爲正月七日鄭氏以爲夏之九月與定四年十一月經合然與此傳十二月似不相應杜氏以爲周十二月今之十月與本傳合矣而又與定四年十二月經不合乃強解云今以十一月者幷數閏服氏則以爲十一月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又於庚午之日句未審然則三家皆不詳究日始有譎句耳傳文有始字爲最晰始有譎者蓋卽謂十一月也故定四年經云十有一月庚午此傳不言十一月庚午之日與定四年不言十二月庚辰吳入郢皆史家省文之常曲解者非也杜氏長厤自以爲言歷之通理皆循己意爲之有不合於經者則爲傳誤有不合於傳者則爲經誤其或經傳參錯則增置一閏以兩通其義不知漢初之周魯歷卽不相合也後漢書律歷志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故賈逵論曰以新歷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等齊是也豈杜氏之歷獨與春秋時悉合而無紕繆乎其

自以爲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也故愼修云杜氏非知歷者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此本服氏注而節其說案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以觀天下之妖祥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賈公彥疏云服注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餘說已見杜注）鄭君之意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近而禍大無氣者氣近而禍小吳越以周（今本周上多一夏字當衍）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咸案漢志晉灼解歲星云大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而周天依此則定十年七月歲在顓頊之虛（顓頊之虛謂玄枵）十二年不得

遠在大梁（周禮保章氏賈疏作十二年在大梁春秋正義作十三年在大梁）十二年在大梁此年應在析木（見賈疏）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見正義）諸家率皆牽合未敢爲然漢志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亦在星紀之分可以伐人矣又何受其凶乎若如杜云先用兵故受其殃則歲之所在亦未可爲福矣且傳顯言越得歲則歲星在越之分不得統屬星紀故康成以爲此年歲星在牽牛吳伐之凶未可爲妄正義據三統術辨之又左矣漢律歷志昭公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盈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吳伐之必受其咎竊以爲傳云歲星所在猶漢志謂已居之又東西去之是也蓋始居星紀之初度去而之牽牛耳故江氏愼修云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見唐一行歲星議此天道之大可疑者且存而不論然則漢志所謂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且不可以漢志求矣

屬役賦丈注付所當城丈尺

周禮大司馬職云屬其植鄭氏注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賈公彥疏云屬役賦丈尺計慮用人功之數以此知屬謂賦丈尺與人數也案淮南兵略訓云賦丈均高誘注賦治也軍壘丈尺均平也杜合屬賦爲一且誤解賦字矣

左傳杜註辨證卷六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桐城張聰咸著　貴池劉世珩校刊

定公

二年經雉門及兩觀災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氏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以爲二曰雉門後鄭謂雉門三門也引傳作雉門災及兩觀賈疏曰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矣鄭注朝士云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此規杜解爲晰故正義亦云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

四年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注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周禮大祝云設軍社鄭司農說軍社以春秋傳曰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小宗伯之職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注社社主曰軍社亦援是傳爲證小司馬職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鄭注軍社社主在軍者大司冦職云大軍旅涖戮于社鄭注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告誓在軍之社故鄭注小宗伯之職云社之主葢用石爲之賈疏引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然則與師出時宜于在國之社者異矣杜失古義（鄭司農注周禮大祝引傳同）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逝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

詩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尙書多方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某氏傳云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皆以商奄爲四國之二非別自有四國也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正義引鄭云奄葢在淮夷之地梅氏爲蔡仲命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則商與奄各自爲國較矣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服虔注濱東海者蒲姑齊也商奄魯也詩譜正義引昭二十年傳晏子云蒲姑因之蒲姑居齊地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蒲姑非奄君之名而尙書傳云奄君蒲姑咸以爲此梅氏誤沿元凱之謬而又合蒲姑與奄爲一誕妄尤甚卽正義引玄鄭以商三監爲四國奄在外此亦無稽之說矣（案漢書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非商奄也）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無毛叔聃尙書正義引王肅云畢毛文王庶子史記魏世家索隱引馬融說同案此當有曹叔振鐸詩思齊正義曰曹爲伯甸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衞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鄜於富

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皇甫謐曰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次與世家異然其名則同也依士安說亦不載毛叔聃然則元凱之訓未足爲確矣

自小別至于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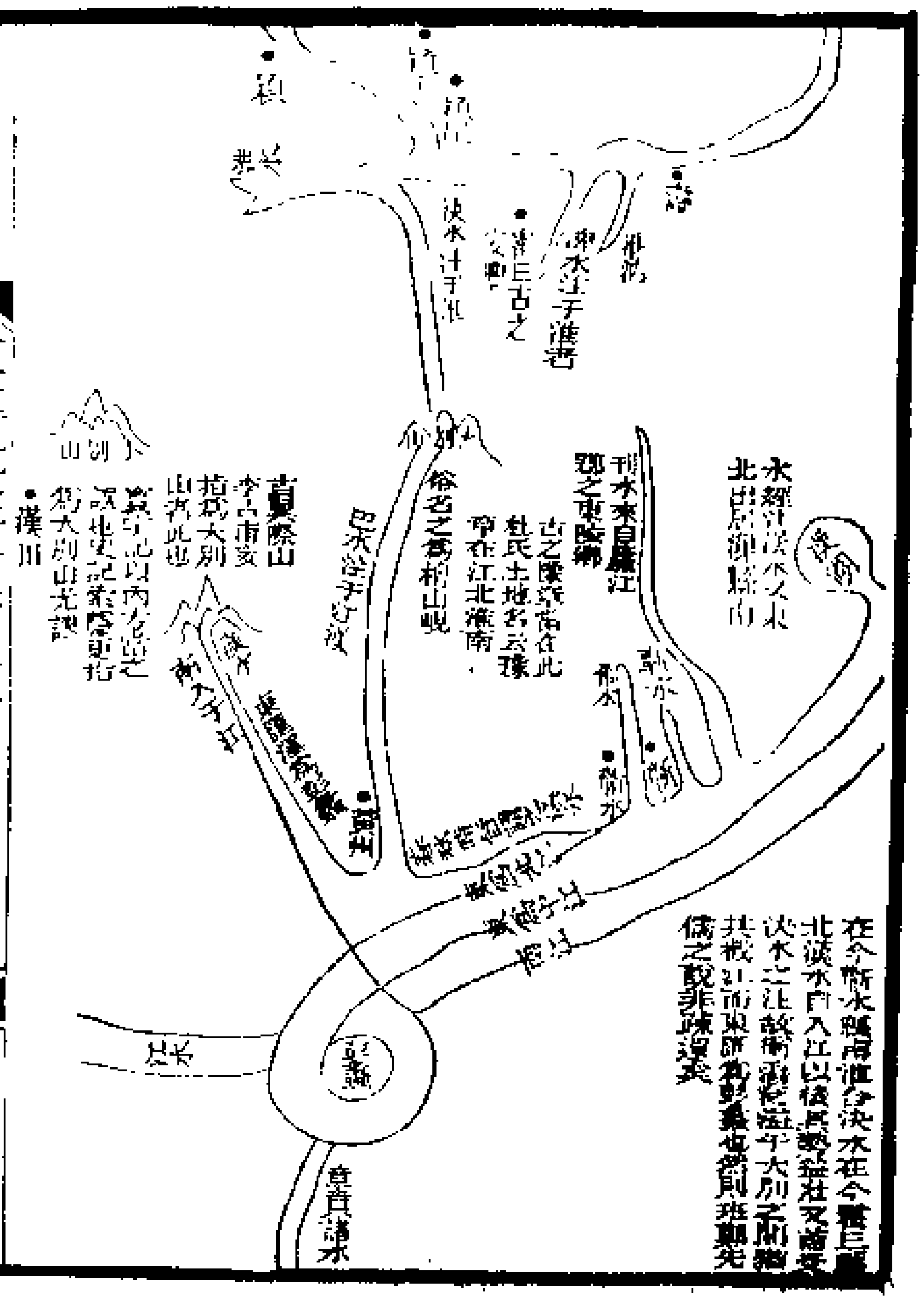
漢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桑欽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魏置安豐縣晉因之安豐其屬縣也在今霍丘縣西南與固始縣接境霍丘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傳云淮汭在今之壽州案元豐九域志壽州壽春郡六安有霍山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析盛唐置霍山縣後漢書注漢安豐故城在縣西北唐書霍山縣有大別山）鄭氏尚書注大別在廬江安豐縣顏師古漢書注同案禹貢凡兩言大別皆在荊揚分界處蓋大別居漢之下流而又夾漢淮之間巴決二水發源於此決水則西注於淮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名之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淮水又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是也巴水則東流注于江水經注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

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東流注于江謂之巴口是也蓋漢水雖自江夏南入于江至彭蠡而始盛故入江以後猶得與江并名所由春秋時豫章居巢之間皆目爲漢水也禹貢云內方至于大別者蓋特詳其導山所經之地云過三澨至于大別者蓋漢水于入江以後首受巴水之注其流浸盛巴水逆之而其勢莫敵反引漢以退觸大別之陂春秋時所由有漢淮之名也蓋漢既入江行七百餘里復截江而東匯彭蠡其力之大勢之壯泛溢于大別間又无足怪矣自杜氏誤讀南入于江以爲漢至大別南入江僞書傳因之以爲在荊州界近程氏瑤田云荊揚二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即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溷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此說是矣若如杜說則漢水入江後即不復稱漢然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者漢與江與經云江漢朝宗于海者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水經注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今之嘉魚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乃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居巢今之無爲巢縣地古巢國）更證以二年傳云吳軍楚師於豫章遂圍巢又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此傳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昭十三年注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此傳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是杜本猶

豫未決其誤在小覷漢水矣豫章葢江北淮南之水與居巢淮汭相近猶刊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西南注于江皆是（今江水於興國州北受刊水之注即水經注江水又東逕下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與巴水皆在淮南江北之間）然皆去江夏入九百里豈能遠至夏口而與楚夾漢則此漢必在蘄春下雉之間（蘄春今之蘄州下雉今之興國州）不得在江夏明矣更佐以桓八年傳云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此漢既入江猶得稱爲漢之確證故正義云江北淮南詩江漢鄭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正義云命將在江漢之上葢在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引禹貢說漢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此說不爲謬妄然自夏口已江漢合流豈有異議孔氏亦小誤耳必若杜氏及僞爲書傳者泥以漢之名不踰江夏故釋例土地名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因解大別在江夏之界而又不能實指其地（土地名二別皆闕）至唐李吉甫始謬以水經注之古翼際山當之其後言地里者悉奉是說以爲確解於是兩漢諸儒之說皆棄如塵羹矣且並不得繹漢說何緣遠取安豐之大別而不云在江夏以上之故酈元知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而不指之爲大別豈前儒皆疎而後人乃得其詳與葢

由謬合禹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爲句（禹貢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葢經體之對文以南屬上讀誤矣）遂不能不尋江夏以內之山而指之爲大別矣正義更妄指小別在大別東胡渭辨以爲當在西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即據李吉甫以魯山爲大別則去汊川之小別已一百二十餘里舟師幾何而能爲長陳以橫接其間乎葢由執杜及僞書傳之說誤以漢爲漢口且今漢水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翼際山後入江（即魯山元和志以爲大別）與酈元引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迴不相符即巖壑變遷豈盡乖舛也葢地說所云酈元亦以爲不知所在然則翼際非古之大別益明矣審傳載吳楚合軍之路不出漢淮之間始云舍舟于淮汭復云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則史皇謂子常速戰恐尹戌獨成其功故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謂由江夏以舟師列陳乃濟漢而泝巴水以至于大別之下兼欲乘間以毀吳淮汭之舟耳豈在夏口哉顧棟高知淮汭至夏口九百餘里而不能正杜之譌復爲意必之說以佐成其誤何也今依班鄭桑京定大別在安豐復證江漢通名列圖于左

（此圖兼定三江近程氏瑤田辨之悉矣今并淮水釋之葢以大別扼居漢淮之間巴決二水皆源於此決水則西注于淮巴水則東流注于江實江會也）



九年傳皙幘而衣貍製注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

案經書秋夏之六七月耳不得便著貍裘宜讀爲貍首斑然之貍猶詩言懸鶉狀其色也與上皙爲對文製衣服通稱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注製雨衣是矣此杜沿服氏之說（服注見詩七月正義皙幘說文引作皙䶫云齒相值一曰齧也）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注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鄭氏雜記注在塗曰引既夕記屬引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引傳作坐引而哭之二賈公彥疏援服注云坐而飲食之鄭略引之云坐引者亦謂飲食之案禮檀弓下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鄭注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若如杜說則君方親推喪車而引者反不立而坐無是情也

十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注還叔詣曾孫

正義援世本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然則杜說誤矣釋文引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注獨作叔詣不足依據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漢志會稽郡由拳縣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

曰古之檇李也然則杜解作醉李城又從當時俗稱矣

哀公

元年傳后緡方娠注娠懷身也

娠與震通詩生民篇曰載震載夙毛傳震動也正義引此傳及昭元年傳邑姜方娠大叔皆作震云震動釋詁文動謂懷妊而身動也故說文娠下云女妊身動也引此傳同

二年傳桐棺三寸不設屬椑注屬辟棺之重數上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

辟依禮經作椑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六寸鄭氏注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大夫無椑士無屬引傳辟作椑時僭也案墨子尙儉篇與傳文同依禮簡子當有屬無椑不設屬椑者蓋降大夫爲士耳鄭氏注喪大記云士無屬不重是也屬椑特棺中之二重杜訓爲重數誤矣豈王棺四重爲四屬椑君再重爲再屬椑大夫一重爲一屬椑王之四重有水兕革棺將亦爲屬椑乎漢書何並傳云葬爲小椁亶容下棺張晏云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祭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纔容下棺無令高木也此可以證傳之義（鄭注檀弓云杝棺所謂椑棺也

椑堅著之言也）

四年傳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注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卽高邑縣也潞縣東有壺口關郡國志常山國平棘有欒城劉昭補注在縣西北四十里元和志云故欒城在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縣治遷徙故地之遠近不同）古壺關在黎城縣東二十五里漢爲潞縣之地春秋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盂口盂口卽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然則古本有作盂口衍壺字者劉昭郡國志補注所引作壺口二字或有一衍今本重壺疑轉寫者依注增入然漢志大原郡有盂縣晉大夫盂丙邑疑八邑當有盂或譌孟爲盂李吉甫援爲盂口當有依據也

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諸侯執玉附庸執帛

禮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注不與不在數中也引傳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氏尙書注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

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州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人八州府而各有六引傳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王制正義曰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鄭志趙商問以王制諭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鄉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未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圻內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

（責急也）咸案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此與漢志幷合（漢志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以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是也尚書正義亦引漢志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經注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案郡國志劉昭補注引帝王世紀顓頊建萬國而制九州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亦有萬國國及夏之衰孔甲至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晉書地理志亦依是說孔仲達以為傳稱萬盈數失古義矣）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此皆實證萬國之義而附庸之君不與如杜說葢本王肅尚書注某氏書傳因之然肅解三帛亦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元凱何緣知此傳無公之孤與諸侯世子乎舍禮經鄭許諸說吾不知所從矣（晉書地理志載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梁虞鄖小邾徐燕都懷舒庸鄭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指中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鄀芮魏偪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郭霍耿江冀弦道柏微鄶厲項宿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邗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邦鑄豕韋唐杜陽鄫鄖顧扈邘胡黎大庭驪戎郳鍾吾蒲

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郜制亳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荀賈戴軫殺於餘丘陽樊英氏毛羽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郭庸姺奄商奄褒姒蓐有繒關鞏郟殷窮桑案傳云今其存者無數十此又據定公時言矣）

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注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眾可乎言不可

服子慎以上二句亦為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二說皆非咸竊以為皆大夫言也何故不言猶言知必危故不諱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乃可故季孫不樂而出如服說則知上當有孟孫曰如杜說則魯上當有孟孫曰且云大夫阿附季孫則季孫何不樂之有故知二說不可通也

因諸負瑕注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

地理志山陽郡瑕丘縣應劭曰瑕丘在西南水經泗水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酈注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案晉志南平陽屬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省瑕丘縣而幷于南平陽故杜據當時郡縣非漢舊矣）

八年經齊人取讙及闡注闡在東平剛縣北

漢志泰山郡剛縣故闡應劭曰春秋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郡國志濟北國剛縣（和帝永平二年分泰山置）劉昭補注引此傳同案晉書地理志東平國無剛縣有剛平今本杜注誤也郡國志補注於剛縣下引杜預曰在縣

北有剛鄉此說是矣

十年傳於是乎取犨及轅注犨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

漢志隰陰作濕陰與高唐祝阿同屬平原郡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桑欽言高唐濕水所出郡國志隰皆作濕說文濕下與桑應說同音他合切顏師古注漢志漯音他合反然則今本杜注作隰釋文隰音習本或作濕音同蓋失之遠矣（水經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酈元曰縣故犨邑也正義引二十七年傳云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犨一名隰案隰當讀他合反）

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賈侍中云一井之田欲出十六井之賦也威案田當讀爲甸古文田與甸通十七年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乘中佃虞仲翔易以佃以漁佃作田周禮甸祝鄭氏注甸之言田小宗伯注甸讀曰田故周禮田獵多作甸獵司馬法四邑爲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季孫欲令一丘之閒出一甸車乘之賦也詩信南山正義援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

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依此則古音田與乘甸義皆得通成元年傳服虔注引司馬法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鄭志答趙商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此皆足以證田賦爲車賦之義若如賈說則使井爲丘是十六倍其丘賦之法恐民不堪給如杜說則丘賦中安得所謂家財而別爲一賦乎審傳下文仲尼曰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是田當爲甸益明矣顏師古注漢書仍沿杜之說

十二年傳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

此本服虔注然服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賈逵注尋溫也杜逸溫也二字便不明矣案少牢有司徹乃燅尸俎鄭氏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或作燖引傳尋作燖故鄭注大學云溫讀如燖溫之溫何晏論語注溫尋也鄭引傳尋作燖傳作尋蓋古字也

十三年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吳子會

諸侯于黃池掘溝于齊魯之閒今陳留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案郡國志陳留郡平丘縣有黃池亭劉昭補注援陳留志云黃亭在封丘引傳吳囚子服景伯以還及戶牖謂黃池在戶牖西又以臣瓚之說爲非咸意以爲瓚據外傳以證黃溝未爲謬妄且酈注水經顏注漢志引瓚言縣有黃溝未嘗若昭所云東溝也即如戶牖亦在外黃縣西北正距黃池未遠此又不可以司馬彪與杜預之說泥之矣（元和志云黃池在封丘七里此用杜氏說）

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漢志會稽郡大末孟康曰大音如闥郡國志補注左傳謂姑篾今本杜注多作大宋蓋轉寫之謬

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注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

司馬貞史記索隱援服虔注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乘一車故四乘案世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尙豎（正義引作廩丘子鑿茲）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案世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武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復據田完世家云田

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入非二人共車也然其兄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強以四乘爲八人添叔父爲兄弟之數服杜殊失也

衆乘當讀爲公子彭生乘公之乘注上車曰乘

十七年傳良夫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

說文佃下云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鄭氏注周禮小司徒云四丘爲甸甸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注郊特牲云甸或爲之乘周禮校人職云四馬爲乘正義曰古者乘甸同故鄭注稍人云甸讀與維禹敶之敶同然則甸蓋一乘四馬中甸則四服馬矣兩牡則兩驂馬矣許氏謂之一轅者詩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後漢書輿服志紫罽軿車及綠車皆左右騑駕三馬猶古之制然則一轅本大夫之車且衞侯素許良夫服冕乘軒杜注軒大夫軒車此亦職所應有安得爲僭若據杜云卿車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士駕二庶人駕一易孟京說亦云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依衆說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駕四猶未得爲僭必其駕乘

一甸四馬之車而衘以兩牡乃爲淩偪於君故大子使數以三罪衷甸兩牡一罪也紫衣狐裘二罪也袒裘帶劒三罪也杜氏去此句而以紫衣袒裘帶劒當之左矣或據韓非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謂良夫乘中甸四乘之車以辨正義兩馬中乘之說案甸出一乘安得所謂四乘之名卽就下大夫專乘而論專乘亦得駕四馬未足爲僭也（正義援古毛詩說諸侯大夫士雅駕二案士喪禮賵以兩馬非大夫之制以逸禮王度記與韓非證之詩說未足爲據也）

如魚竀尾注竀赤色魚勞則尾赤

此本詩毛傳案竀乃古赬字之假借也說文作經詩

正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赬（鄭注畫繢之事亦引作竀赬竀皆丑貞反）郭注赬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知勞則尾赤引傳曰如魚赬尾橫流而彷徉依此則晉宋古本當有作赬者鄭氏注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與毛詩不同子愼之說亦未盡當（服說見詩正義）

衡流而方羊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

張平子西京賦云相羊乎五柞之館離騷云聊須臾以相羊九辨聊逍遙以相羊李善注相羊方羊也子虛賦消搖乎襄羊郭璞云襄羊猶彷徉也鄭司農釋此傳云方羊遊戲喻衞侯淫縱劉光伯亦以方羊爲縱恣之狀得之

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注裔水邊言衞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

案亡與上羊爲韻劉光伯以裔焉二字屬下讀之是也然解裔爲遠未順咸謂裔當讀爲容裔之裔東京賦云紛焱悠以容裔上林賦云淫淫裔裔喻蒯聵淫裔於國自取滅亡也杜解裔爲水邊屬上讀便無韻矣下句竇與踰爲韻正義謂繇或無韻理無定準引傳猶臭不與渝揄爲韻殊謬不知羊亡與竇踰各爲韻猶猶臭與渝揄也

十九年傳敬王崩故也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宏言東王必大克

杜氏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據此則敬王之崩不在哀公十九年是顯與傳文悖矣案世本載敬王崩年與傳合史記諸侯年表云敬王四十三年崩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自定王元年逆計元王八年至敬王崩則值魯哀公十九年也與傳亦合（陸氏釋文據史記謂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是未于定王元年逆計之也）然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定王介崩子元王亦立馬遷采世本作史記而誤以元王爲敬王子定王爲敬王孫則顚倒世序而敬王崩之元年亦未嘗不與世本合（宋衷世本注引大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案世）

（本十五篇本古史官所紀在馬遷前蓋得實也）帝王世紀云敬王四十四年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引皇甫謐云四十四年當魯哀公十九年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與傳文世本無不應合杜氏之誤又不待辨矣

二十四年傳是躛言也注躛過也

字林云夢言意不慧也子慎以爲躛僞不信然從古解爲長

二十七年傳乃救鄭及留舒注留舒齊地

詩車攻鄭箋引傳作舍於柳舒之上孔疏云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案留柳疑聲之誤然晉宋時已作留矣

左傳杜注辨證卷六終

附

段若膺明府書

上年別後爲祈寒所迫成疾至二月望後乃有生人之樂甚老境如此耳大著既博且精辨證咸有根柢中論漢水破征南傳注之謬尚書毛詩皆可由此說發明千有餘年地理家皆未之省誠爲本朝鉅製惜瀏覽尚未及半拙序未敢輕率竟尚未屬稿姑先將原稾呈還俟徐日奉寄也四月望段玉裁頓首

左傳杜注辨證跋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二月桐城阮林張君卒於都城旅次其卒之前數日出所著左傳杜注辨證授家墨莊太史屬爲刪訂其說太史爲寫副存焉而原書仍歸其家屬余校其字余因卒讀是書夫左氏自當陽集解出而賈服諸家之注遂佚先王父樸齋先生撰左傳翼服凡古義之異於杜者一一引申其說宋以前諸書引古注有與今杜注無殊者亦俱錄出萃集解多承用舊說其自出新意則往往紕繆難通張君是編憤杜氏之襲舊而不著其名又如長歷非法短喪誣禮皆乖經義之大乃博采眾說參證其失徵引繁富誠足爲治是經者考訂之資也君銳於著述博聞多識六經子史罔不尋覽於詩尚學少陵遺貌求神追摹甚力卒以爲學太勤不自節省攖疾以終深可惋已君所著書其已刻者有經史質疑錄一冊其未刻者是編外有漢晉各家逸史謝承後漢書及王隱晉書已輯有成本其遺稾俱存姚幼楷孝廉處又有詩集八卷存徐樗亭農部處君之疾也姚孝廉與偕臥處躬候湯藥者月餘其卒也徐農部及姚孝廉經紀其喪殯斂盡誠不辭勞瘁夫禮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良以遠出在外而死無爲之主悲憫尤深故有袒免之服今徐姚二君之篤於友誼如是庶古人重友之義復明以覘世之酒食徵逐詡詡笑語反眼若不

相識者其相去何如哉君諱聰咸字阮林庚午歲與余同舉於鄉在京師以力學相切劘每辨論經義精悍之色見於眉宇雖互相詰難而終無忤容今讀是書所謂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孝標之悲惡能已也七月既望年愚弟績溪胡培翬跋

貳 [illegible] 壹冊101號

春秋左傳服注存

南恩姜自駒題

余自道光丁酉歸田後頻年安硯武林爲穎山族叔課其長子頤齋甲辰余叔延沈茂才又筠課其次子經閣叔卣又筠經史之學沿波討源而爲科舉文所束縛不能專意於古晨夕晤聚極推襟送抱之樂茲以其令叔補堂先生所著左氏服杜異同輯說並春秋左傳服注二種賜敎余少讀書本無根柢老益憒憒於實事求是之學茫然無所得於心何足以讀先生之書惟念東漢服氏之學迄梁已寖微寖失今先生於千八百年之後綴輯散佚都爲一編俾其說炳然與征南並傳於世洵稽古者之奇瑜抑業左者之寶筏也他日壽諸棃棗畀余以校讐之役則炳燭餘明或尙足辨魯魚亥豕乎且欲附名以垂簡端也

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舊史氏武進瞿溶謹序

服氏源流

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河南滎陽人也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

漢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而後學者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

南史崔靈恩傳仕魏天監十三年歸梁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敎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北史儒林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乃晉永嘉舊本遵明讀之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河北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並出徐生之門（徐遵明傳）

衛冀隆精服氏左傳難杜預春秋六十三事賈思同又駁冀隆乖錯者十餘條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

十七條名曰駁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見本傳）
樂遜通服說（見本傳）
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卷（漢九江大守服虔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梁有服音三卷）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注）
梁有服虔春秋漢議駁（兩卷亡）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
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撰唐經籍志作七卷）
唐書經籍志何氏春秋漢記十一卷（服注）

何氏春秋漢議十一卷（服駁）
左氏則有服杜之注（穀梁范甯集解序）　按解中存服者絕少
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以成文　春秋序（孔疏）
若觀服虔賈誼之注皆沒而不說者多矣　春秋序（孔疏）
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春秋序（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據今服虔所註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孔疏）
洪氏稚存復臧鏞堂通俗文書左傳杜預注多用服虔舊說（更生堂集卷一）
賈服之注左傳猶康成之注六藝精確不可移易（皇清經解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隋史云漢世鄭氏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氏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其視河外儒生止知服膺杜氏不窺

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誕小儒乃譊譊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適形其諂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河洛左傳則服子愼云云
○徐北溟鯤六朝經術流派論王氏小穀（重論文齋筆錄卷第六）

春秋左傳服注存

凡例

言通典文選儀禮禮記史記詩疏通鑑北史隋書諸籍各書皆本余氏鉤沈也

言服注者多從蕭客鉤沈本也

言孔疏正義者引服也

言同者多本年接上也

閔元年以滅耿滅霍滅魏注言史記注三十九并言元和郡縣圖志十二者一事而兩書各引也

言姚注者姚引服也

前兩卷體例悉本鉤沈未敢掠美

後兩卷續服再續補遺援引悉以鄙見

再續即出

春秋左傳服注存卷上

蕭山沈豫補堂輯

隱公

傳以聲子

聲子之謚非禮也（通典一百四）

（三年）傳潢汙

不洩謂之汙（文選注四十五）

得臣之妹

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疏三之二）

（四年）經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詩疏二之一）

於濮

濮陳地（史記注三十七）

傳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服虔）

以除君害

公子馮將爲君之害（詩疏二之一）

以賦

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詩疏二之一）

使右宰醜

右宰醜衛大夫（史記注三十七）

（五年）經考仲子之宮

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姚培謙春秋左傳注）

傳天子用八

天子八八（服注）

諸侯用六

諸侯六八（同）

大夫四

大夫四八（同）

士二

士二八（並宋書十九）

叔父

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詩疏九之三）

（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朱校宋本）

（禮記疏二十六）

諸侯以字

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

庶公子則以配氏爲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宋本疏四）

（十一年）傳爭長

先登授玉（儀禮疏十）

周之宗盟

同宗之盟　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宋本疏四）

使營菟裘

菟裘魯邑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服注）

館於寫氏

館舍也寫氏魯大夫（史記注三十三）

桓公

（元年）傳宋華父督

戴公之孫（服注）

目逆

目極視精不轉也（史記注三十八）

（二年）傳大路

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朱飾有差（注補後漢書二十九）

越席

結括草以爲席（同）

鞶厲

鞶大帶（朱校宋本禮記疏三十八）

鍚鸞和鈴

鸞在鑣和在衡（史記注二十三）

三辰旂旗

三辰謂日月星旂旗九旂之總名（儀禮疏十）

遷九鼎於雒邑

今河南有鼎中觀（書疏十五）

士有隸子弟

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儀禮疏十三）

（三年）傳韓萬

晉爲大夫以韓爲氏（詩疏十八之四）

（五年）經蔡人衛人陳人

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詩疏三之三）

大雩

夏祭天名也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注補後漢書五）

傳啟蟄而郊

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注補後漢書五）

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朱校宋本禮記疏十八）

龍見而雩

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注補後漢書五）

（六年）傳接以大牢

接者子初生接見於父（御覽百四十六）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朱校宋本禮記疏十四）

（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桓公子莊公射姑（御覽百四十六）

傳賓之以上卿禮也

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一享一食宴之也（同）

初獻

初獻酒如獻爵（同）

樂奏

樂奏人上堂也（同）

而歎

太子歎而哀樂也（同）

施父

魯大夫（同）

（十一年）傳君多內寵

言庶子有寵者多（服注）

有寵於宋莊公

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史記注四十二）

（十五年）經入於櫟

櫟鄭大都（史記注四）

傳殺檀伯

檟伯鄭守櫟大夫（水經注二十二）

十六年傳擕急子

擕會其過惡（同）

使盜待諸莘

莘衛東地（詩疏二之三）

十七年經夏五月

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朱校宋本禮記疏六十一）

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典厤數者也（服注）

居卿

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厤數也（周禮疏二十六）

十八年傳通焉

傍淫曰通（詩疏二之二）

師於首止

首止近衛之地（史記注四十二）

逆鄭子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詩疏四之四）

莊公

元年經夫人孫於齊

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於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　蓋曾桓公之喪自齊來（詩疏五之二）

傳文姜出故也

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服注）

絕不爲親

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魏書八十八）

八年傳瓜時

七月（服注）

及瓜

謂後年瓜時（同）

在公宮

爲亥在宮（同）

公子彭生也

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史記注三十六）

立而啼

啼呼也（宋本文選注四）

（十年）傳蒙皐比而先犯之

案樂記名之曰建櫜鄭注建讀爲鍵王伯厚曰建皐櫜字或作建皐服虔引以解左傳蒙皐比未知伯厚何據

（十二年）傳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蕭亳宋邑（史記注三十八）

使婦人飲之酒

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服注）

皆醢之

醢肉醬（史記注三十八）

（十八年）傳有蜮爲災也

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中其瘡如疥徧身蠖蠖蜮蜮故曰災（周禮疏三十四）

（二十二年）傳翹翹車乘

翹翹遠貌（詩疏一之三）

臣卜其晝

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詩疏十之一）

五世其昌並於正卿

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服注）

（二十八年）經臧孫辰告糴於齊

無庭實也（儀禮疏八）

（三十年）傳鬬射師諫

孔疏杜以射師與鬬廉爲一人不知何據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姚注）

（三十二年）傳割臂盟公

割其臂以與公盟（服注）

圉人犖

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史記注三十三）

能投蓋於稷門

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水經注二十五）

酖之

酖鳥一名運日鳥（同）

成季奔陳

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史記注三十三）

閔公

（元年）傳以滅耿滅霍滅魏

三國皆姬姓（史記注三十九）魏在晉之蒲坂（元和郡縣圖志十二）

分之都成

邑有先君之主曰都（同）

先爲之極

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同）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數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同）

天啟之矣

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同）

（二年）傳於渭汭

隊謂汭也（水經注十九）

鶴有乘軒者

車有藩曰軒（宋本疏十）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

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詩疏三之一）

魚軒

魚獸名（詩疏九之三）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厨善飲食（服注）

有守則從

有代太子守則從（同）

撫軍

助君撫循軍士（同）

君其舍之

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同）

無懼弗得立

不得立己（同）

公衣之偏衣

偏衣偏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同）

佩之金玦

以金爲玦也（史記注三十九）

聞成季之繇

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經典釋文二）

衛文公大布之衣

戴公卒在於此年（詩疏三之一）

僖公

（二年）滅下陽

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水經注四）

傳請以屈產之乘

產生也（公羊疏十）

代鄍三門

鄍晉別都（注補後漢書二十）

（三年）傳太子祭於曲沃

齊姜廟所在（史記晉世家）

（四年）經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史記齊世家）

傳馬牛其風

孔疏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姚注）

昔召康公

召公奭（史記注三十二）

五侯九伯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周禮疏十八）

女實征之

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詩疏二之二）

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史記注三十二）

按史記齊世家索隱以淮南有古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

孤竹（服注非）

昭王南征而不復

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

之不以赴諸侯不知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服注）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方城山在漢南（史記注二十二）皆楚之隘塞（詩疏二十之四）

（五年）傳遂登觀臺

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通典四十四）

狐裘蒙茸

蒙茸以言亂貌（同）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三公言君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同）

披斬其袪

袪袂也（史記注九十三）

會王大子鄭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御覽百四十六）

輔車相依

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詩疏三之二）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亨有德則言饗言物爲有德用也（詩疏十七之三）

袀服振振

袀服黑服也（文選注十六）

而修虞祀

虞所祭祀命祀也（史記注三十九）

（六年）傳使賈華

晉右行大夫（同）

（七年）傳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鄭伯罪之也（御覽百四十六）

（八年）傳不殯於寢

寢謂小寢（同）

不殯於廟

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朱校宋本禮記疏十三）

（九年）傳耋老

七十曰耋（詩疏六之三）

及高梁

高梁晉地（史記注三十二）

公謂公孫枝

秦大夫公孫子桑（同）

（十年）傳狐突適下國

晉所滅國以爲下國

余得請於帝矣

帝天帝請罰有罪（同）

（十二年）傳陪臣敢辭

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同）

（十三年）傳謂百里

秦大夫（史記注三十九）

（十四年）傳虢射

惠公舅（同）

（十五年）傳不孫

孫順（同）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二子晉大夫（同）

輅秦伯

輅迎也（史記注三十九）

火焚其旗

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宋本疏十）

此一役也

一役者謂韓戰之役（姚注）

（十七年）傳圉

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服注）

妾

不聘曰妾（史記注三十九）

好内

内婦言也　内婦官也（史記齊世家）

因内寵以殺羣吏

内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史記注三十二）

（二十二年）傳寡君之使婢子

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史記注三十九）

富辰

周大夫（同）

（二十三年）傳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十九年諸侯盟於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史記注三十二）

姜氏殺之

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之以滅口（晉世家）

策名委質

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君也（史記索隱十八）

司空季子

胥臣臼季也（同）

（二十四年）傳軍於郇

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同）

逆夫人嬴氏

繆公女（史記注五）

上下相蒙

蒙欺也（同）

而不與厲公爵也

惠王以后之鞶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王爵（服注）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師伐之聽命後自懟於王王以與衛（史記注四）

召穆公

王卿士（詩疏十五之二）召康公十六世孫（詩疏十七之四）

（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

明不失子道（朱校宋本禮記疏七）

傳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阪泉地名（史記注一）

次於陽樊

陽樊周地陽邑名也（史記注三十九）樊仲山之所居故名曰陽樊（注補後漢書十九　黃徹碧溪詩話五）

（二十六年）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史記注四十）

秭歸歸鄉（水經注三十四）

（二十八年）經天王狩於河陽

河陽溫也（水經注五）

貳柒壹冊101版　388

傳還自南河濟
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史記注三十七）
於襄牛
衛地（同）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
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同）
作王宮於踐土
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

爲之作宮（服注）
騆介
騆馬被甲也（同）
徒兵
步卒也（同）
彤弓一彤矢伯玈弓矢千
矢千則弓十（詩疏十之一）
於王庭
王庭是踐土者（史記索隱十二）

自爲瓊弁玉纓
謂馬飾（朱校宋本禮記疏十九）
作三行
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史記注三十九）
（二十九年）傳其音云問之而信
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
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周禮疏三十六）
（三十年）傳鄭公子蘭出奔晉
鄭逐羣公子故奔晉（服注）

許之
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服注）
使待命於東
待命於鄭東（御覽百四十六）
饗有昌歜
昌歜昌本之菹（同）
鹽虎形
尅形（周禮疏五）
（三十一年）經猶三望

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周禮疏十九）

三十三年傳餼牽

腥曰餼（儀禮疏八）　死曰餼（朱校宋本禮記疏十七）

遂墨以葬文公

非禮也（史記注三十九）

斂而葬之鄀城之下

鄀城古鄀國之虛（詩疏四之二）

特祀於主

謂在寢（同）

烝嘗禘於廟

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儀禮疏十四）

文公

元年傳忍人也

言忍爲不義（服注）

能事諸乎

若立職子能事之（史記四十）

二年傳不登於明堂

明堂祖廟（通典四十四）

三年傳取王官及郊

皆晉地不能有（服注）

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史記注五）

四年傳圍邧新城

新城秦邑新所作城（史記注三十九）

五年傳忽諸

諸辭（詩疏二之一）

六年傳以子車氏之三子

子車秦大夫氏也（服注）

爲殉

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詩疏六之四）

晉人以難故

晉國數有患難（同）

辰嬴嬖於二君

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同）

班在九人

班次也（同）

七年傳秦康公

康公秦穆公太子罃晉出也（服注）

無衛

衛從兵也（同）

故有呂郤之難

呂甥郤芮欲焚公宮也（同）

穆嬴

襄公夫人（同）

將焉寘此

寘置也（御覽百四十六） 此太子（史記注三十九）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

如子善爲敎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

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同）

不才吾唯子之怨

才而受賜美其敎也不才怨子惡其敎不至也（御覽百四十六）

言猶在耳

君沒未久其言聲言氣尚在耳（服注）

皆患穆嬴

言諸大夫患穆嬴之言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同）

且畏逼

畏逼迫無置公一云畏他公子相逼迫也（御覽百四十六）

八年傳使解揚

晉大夫（史記注三十九）

十一年經叔仲彭生

叔仲惠伯（史記注三十三）

傳富父終甥

魯大夫（服注）

椿其喉

椿猶衝（同）

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郭門名（同）

以命宣伯

宣伯叔孫得臣子僑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

使後世旌識其功（服注）

宋武公之世

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同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獲與喬如同時（史記注三十三）

自安於夫鍾

自安猶處也夫鍾邑名同

國人弗徇（循）

循順也（御覽百四十六）

（十二年）經戰於河曲

河曲晉地（史記注五）

傳郕人立君

改立君不問天子也（服注）

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郕邽亦邑名也一曰郕邦之家寶圭太子及身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郕伯卒而更立君

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御覽百四十六）

取鄆焉

晉邑（史記注五）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

太廟太室之上屋也（隋書四十九）　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北史七十二通志一百六十）

專能賤而有恥

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汙辱（白珽湛淵靜語二）

乃使魏壽（讐）餘

魏讐餘晉之魏邑大夫（史記注五）

賦載馳四章

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禮婦人父

母既沒不得寍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詩疏三之二）

（十五年）傳史佚

周成王太史（宋校宋本禮記疏三十九）

（十六年）傳襄夫人

周襄王之姊王姬也同

而不可

鮑不肯也（史記注三十八）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

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宋本疏十五）

於郲垂

郲垂在高都南（同）

（十八年）傳襄仲

公子遂（史記注三十二）

在九刑不忘

正刑一加之以八議（周禮疏三十六）

少皞氏

金天氏帝號（服注）

謂之窮奇

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同）

以禦螭魅

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周禮疏二十七）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史記注一）

宣公

（元年）傳遇於北林

北林鄭南地（服注）

（二年）傳於思

白頭貌（詩疏十五之三）

胹熊蹯不熟

蹯熊掌其肉難熟（服注）

宦三年矣

宦官學士也（史記注三十九）　宦學也（朱校宋本禮記疏二）

不告而退

不望報（同）

爲法受惡

鬪義則服（同）

以爲公族

公族大夫（史記注三十九）

爲旄車之族

軞車戎車之倅（詩疏五之三）

（三年）傳觀兵於周疆

觀兵陳兵於周也（同）

勞楚子

以郊勞禮迎之也（同）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同）

螭魅罔兩

魑怪物罔兩木石之怪（周禮疏十六）

（四年）傳子公之食指

第二指（史記注四十二）俗所謂噎鹽指也（宋本疏十六）

（十二年）傳先穀佐之

孔疏服虔云食采於彘（姚注）

籃縷

言其縷破籃籃然（姚注）

分爲二廣廣有一卒

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一卒爲乘也（服注）

卒偏之兩

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旣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周禮疏二十八）

脫扃

扃橫木校輪間（影宋本釋文十七）

鄭石制實入楚師

服虔云使楚師來入鄭是也（孔疏）

（十五年）傳登諸樓車

樓車所以窺望敵國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服注）

無霣

隕墜也（史記注四十二）

而奪黎氏地

黎侯之國（詩疏二之二）

（十八年）經公孫歸父

襄仲之子（服注）

傳以失大援者仲也

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隣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史記注三十三）

成公

（元年）經作丠甲

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丠馬一匹

（朱校宋本禮記疏五十九）

二年　傳盡東其畝

欲令齊隴畝東行（史記注三十二）

六年　經辛巳立武宮

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姚注）

傳沃饒而近盬

土平有溉曰沃盬鹽也（水經注八）

七年　傳使爲行人於吳

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

小國之幣辭（史記注三十一）

八年　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儀禮疏二）

十三年　經宋公衛侯

宋公衛侯先君未葬而稱爵譏其不稱子（朱校宋本禮記疏七）

傳不佞

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論語疏三）

十六年　經戰於鄢陵

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注三十九）

傳有韎韋之跗注

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周禮疏二十一）

十七年　傳不敢占也

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詩疏六之四）

襄公

元年　傳於洧上

洧水名（史記注三十九）

三年　傳帥組甲

以組綴甲（初學記二十二　禮書百十六）

四年　傳武不可重

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宋本疏二十）

九年　傳居商丘

商丘地名（詩疏二十之三）

相土因之

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詩疏二十之三）

冠而生子

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十四）

以先君之祧

曾祖之廟曰祧（朱校宋本禮記疏五十五）

冠於成公之廟

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曾祖廟時不冠於衛之始祖非以己廟故也（儀禮疏一）

十年傳其將不免乎

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御覽百四十六）

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服虔云抉擫也謂以木擫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孔疏）

十一年傳賜魏絳

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左氏服虔膏肓釋痾○注補後漢書四之十五）

九合諸侯

九合一謂會於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於鄬四會於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於柤七戍鄭虎牢八同盟於亳城北九會於蕭魚（史記注三十九）

十四年傳曹宣公之卒也

宣公曹伯廬也以會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於師（服注）

不義曹君

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同）

將立子臧

子臧負芻庶兄（同）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服注）

皆服而朝

皆服朝衣待命（同）

曰旰

旰晏也（同）

從之

從公於囿（同）

如戚

戚孫文子邑同

鄄人執之

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史記注三十二）

射兩鉤

鉤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詩疏六之三）

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讀詩記二十四）

（十五年）傳富

賣玉得富（周禮疏二）

（十七年）傳唁之

弔生曰唁（經典釋文六）　以生見獲故唁之也（詩疏三之二）

（十八年）傳多死聲

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孔疏）

（十九年）傳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鬷皆其母姓聲懿諡也

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諡也（服注）

諸子

諸子妾生子氏同

仲子戎子

二子宋女同

屬諸戎子

戎子子牙養母也同

許之

齊侯許之同

廢常不祥

立嫡爲常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御覽百四十六）

間諸侯難

間犯爲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同

列於諸侯矣

數從諸侯征伐會盟（史記注三十二）

是專黜諸侯

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盟會不可黜也同

而以難犯不祥也

以難成之事犯不善（御覽百四十六）

微逆光

微隱匿也（服注）

疾病而立之

疾困也而立爲太子（御覽百四十六）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御覽百四十二）

孔成子

衛卿孔烝鉏（史記注三十七）

二十二年傳見於嘗酎

因酎而諸侯獻金助祭也（姚注）

二十三年傳禮爲鄰國闕

鄰國尙爲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儀禮疏八）

張武軍於熒庭

張設旗鼓也（姚注）

藥石也

石砭石也（南史五十九　冊府元龜七百八十）

二十五年傳間公

伺公間隙（服注）

公拊楹而歌

公以姜氏爲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同）

不能聽命

言不能親聽公命（同）

近於公宮

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

則亡之

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服注）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同）

舍之得民

置之所以得人心（史記注三十二）

執簡

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儀禮疏八）

下車七乘

上公饔餼九乘遣車九乘（朱校宋本禮記疏十二）

井堙木刊

堙塞刋削也（詩疏二十之一）

二十六年傳宋芮司徒

宋大夫（服注）

赤而毛

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同）

其姬之妾

共姬宋伯姬也（同）

平公入夕

視夕也平公恭姬子（同）

而視之尤

尤過也意悅之視之過久（同）

納諸御

納諸平公之御（同）

嬖生佐

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爲宋元公（同）

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

婉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從敎（同）

合左師

向戌（同）

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

寺人宋閹士惠牆皆發聲實爲伊戾名以公寺人爲太子內師掌內官（同）

過宋

楚客過宋（同）

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汝（同）

莫其其內

言我內師也當爲內師供內使（同）

加書徵之

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也（同）

欲速

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同）

則信有焉

有盟也（同）

問諸夫人

夫人佐毋棄也（同）

固聞之

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爲亂（同）

聞之

聞太子與佐期日中（同）

聒而與之語

聒讙也欲使失期於佐（同）

乃縊

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御覽百四十七）

二十七年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宋本疏二十四）

牀第之言

簀謂之笫（史記注二十三）

以誣道蔽諸侯

弊踣也　斃踣也　蔽踣也（服注）

二十八年傳與慶舍政

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史記注三十二）

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

晉宋杜本作多服本作祇（孔疏）

不尙取之

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宋本疏二十五）

請觀於周樂

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同）

爲之歌王

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服注）

其周之東乎

平王東遷雒邑（同）

爲之歌鄭

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疏四之二）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甚弗堪將先亡也（同）

泱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

表東海者

言爲東海之表式（同）

國未可量也

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同）

此之謂夏聲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仲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四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疏六之三）

自鄶以下無譏焉

鄶以下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譏（史記注三十一）

爲之歌小雅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大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詩疏九之一）

其周德之衰乎

服虔讀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也（孔疏）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嘆變小雅（孔疏）

爲之歌大雅

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詩疏九之一）

爲之歌頌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詩譜序疏）

遷而不淫

遷徙也文王徙豐武王居鎬（服注）

見舞象箾南籥者

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也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詩疏十九之一）

猶有憾

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同）

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服注）

勤而不德

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

見舞韶箾者

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

德至矣哉

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善盡美也（同）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周用六代之樂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

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服注）

子速納邑與政

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同）

愼之以禮

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同）

聞鐘聲焉

孫文子鼓鐘作樂（同）

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

八 綠壹冊101版

37A

也（同）

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而況於鐘鼓乎（服注）

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同）

好直

直不能曲撓以從衆（史記注三十一）

（三十一年）傳齊歸之子

齊謚（服注）

無則立長

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同）

猶有童心

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史記注三十三）

春秋左傳服注卷上終

春秋左傳服注卷下

蕭山沈豫補堂輯

昭公

（元年）傳告於莊共之廟

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儀禮疏八）

吾與子弁冕端委

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褒長故曰委（孔疏）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宋本疏二十六）

主辰

辰大火主祀也（服注）

商人是因

商人契之先殷之世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

曰昧爲玄冥師

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服注）

生允格臺駘

兄弟也（同）

臺駘能業其官

修昧之職（同）

障大澤

障陂障其水也（服注）

以處大原

大原汾水名（同）

帝用嘉之

帝顓頊（同）

於是乎禜之

禜爲營攢用幣也（史記注三十二）

淫聲

鄭重其手而音淫過（公羊疏七）

陰陽風雨晦明也

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

變（惠校相臺岳本毛詩疏十五之三）

問應爲後之辭焉

問來赴者（史記注四十）

甲辰朔

祭人君用孟月祭人臣用仲月（同朱校宋本禮記疏十八）

（二年）傳宣子譽之

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宋本疏二十六）

使郊勞

近郊三十里（詩疏二十之一）

（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

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詩疏八之一）

而三老

工老商老農老（同）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服虔曰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姚注）

讒鼎之銘

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宋本疏二十六）

（四年）傳日在北陸

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服注）

西陸朝覿

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周禮疏五）

而出之

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同）

朝之祿位

謂大夫以上（同）

以享司寒

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

（同）

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詩疏八之一）

康有酆宮之朝

豐宮成王廟所在（服注）

爲黎之蒐

黎國子姓（史記注四十）

以落之

釁以豭豚爲落同（詩疏之一）

（五年）傳使亂大從

服虔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孔疏）

明而未融

融高也（詩疏五之一）

於雩婁

楚之東邑（服注）

（七年）傳作僕區之法

服虔曰僕隱也匿區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姚注）

好以大屈

大屈寶金可以爲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史記注三十三）

聖人之後也

聖人謂商湯（史記注四十七）

而滅於宋

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後漢書注七十）

弗父何

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同）

以有宋而受厲公

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

（詩疏二十之三）

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史記注四十七）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僂傴俯皆恭敬之貌（史記注四十七）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

也是爲六物也（詩疏十二之三）
（八年）傳石言於晉魏榆
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水經注六）
殺馬毀玉以葬
服虔曰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故不欲使楚得之（姚注）
陳顓頊之族也
陳祖虞舜舜出顓頊（同）
（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姚注）
如齊殷聘
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周禮疏三十七）
（十年）經十有二月
無冬則不登臺視氣（公羊疏二十二）
傳請斷三尺焉
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周禮疏三十九）
視民不佻
示民不偷薄（同詩疏九之二）
（十二年）傳已乎已乎
服虔曰已乎決絕之辭（姚注）
求鼎以爲分
有功德受分器（服注）
篳路
柴車素木輅也（同）
籃縷
言衣敝壞其蔞籃籃然（同）

跋涉山川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同）
唯是桃弧棘矢
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同）
齊王舅也
齊呂伋成王之舅也（同）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同）

舊許是宅
昆吾嘗居許地同
（十三年）傳以聽國
聽國人欲爲誰（服注）
將欲入鄢
鄢楚別都同
再奸王命
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同
獲其五帥

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同
跨之
兩足各跨壁一邊（服注）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謂國人同惡相求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同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同
無釁而行動
言靈王倘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同

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心同
齊桓晉文
皆庶子而出奔
有國高
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服注）
從善如流
言其入同
有齊宋秦楚

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同
有欒郤狐先
四姓晉大夫同
惠懷棄民
皆棄民不恤（史記注四十）
（十六年）傳刑之頗類
服虔讀類爲纇解云頗偏也纇不平也（姚注）
閒朝以講禮
朝天子之法（服注）

十七年傳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服注）

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宋本疏二十九）

自顓頊以來

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朱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一）

而命以民事

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賈公彥周禮疏序路史後紀注九）

涉自棘津

棘津猶孟津也（水經注五）

十八年傳登大廷氏之庫

大廷氏古亡國之名在黃帝前其處高顯（周禮疏十六）

弗良及也

良能也（宋本疏三十）

十九年傳費無極

楚大夫（服注）

若大城城父

城父楚北境邑（史記注四十）

二十年傳彼將有他志

欲取國（服注）

賓將掫

謂行夜（周禮疏三十）

七音

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魏書一百九）

二十一年傳取前城

前讀爲泉周地也（服注）

二十五年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詩疏十八之三）

介其雞

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史記注三十三）

爲之金距

金距以金踏距（儀禮疏十六）

平子怒

怒其不下己同

益宮於郈氏

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同

拘臧氏老

老臧氏家之大臣（服注）

請以五乘亡

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同

執冰

冰櫝丸蓋（惠校相臺岳本毛詩疏四之一）

（二十六年）傳然據有異焉

異猶怪也（史記注三十三）

守闕塞

南山伊闕是也（孛蘭肹大元大一統志三百八十二）

欲立子西

平王之長庶子宜申同

太子任弱

卽昭王也其年幼弱同

王子建實聘之

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同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廢而不立是謂亂國廹惡君王也同

國有外援

謂太子宜秦之外孫同

不可瀆也

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御覽百四十七）

諸侯釋位以閒王政

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魏志注一）

其誰有此乎

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史記注三十三）

（二十七年）傳以觀諸侯

察彊弱（史記注三十一）

不索何獲

不索當何時得也（服注）

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史記注三十一）猶言我無若是何（史記索隱十）

以待天命

待其天命之終（服注）

復命哭墓

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同）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史記注三十一）

（二十八年）傳生女黰黑

髮美爲黰（經典釋文五）

名曰玄妻

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玄以髮美故名玄妻（詩疏三之一）

心能制義曰度

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服注）

德正應和曰莫

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無讙譁也（同）

照臨四方曰明

豫見安危也（同）

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以道德也（同）

慈和偏服曰順

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

擇善而從之曰比

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

經緯天地曰文

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詩疏十六之四）

（二十九年）傳稱主君

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史記注三十三）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御亦養（服注）

其後有劉累

后劉累之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同）

遂濟窮桑

窮桑顓頊所居（路史後紀注八）

（三十一年）經黑肱以濫來奔

公羊五分之然後受之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公羊疏二十四）

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

羸而轉以歌（傳文）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　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違夷將伐同盟日食之應故夢發趙簡子（服注）

六年及此月也吾其入郢乎

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　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哀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

故曰六年及此月也（同）

終亦弗克

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同）

入郢必以庚辰

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同）

日月在辰尾

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吳始

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同）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周禮疏二十五）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服注）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吳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周禮疏二十六）

定公

（四年）傳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謂會同（詩疏十五之二）

將長蔡於衛

載書使蔡在衛上（史記注三十五）

王奔鄖

鄖楚縣（服注）

殺吾父

父蔓成然（同）

以王奔隨

隨楚與國（同）

與申包胥友

楚大夫王孫包胥（同）

（六年）傳於是乎遷郢於鄀

鄀楚邑（史記注三十一）

（七年）傳陽關

魯邑（史記注三十三）

（八年）經從祀先公

自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朱校宋本禮記疏三十二）

傳吾志其目也

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儀禮疏七）

（九年）傳而衣貍製

貍製貍裘也（詩疏八之一）

（十年）傳於祝其實夾谷

東海郡祝其縣（史記注四）　地二名（水經注十三）

且犧象

饗禮之犧尊象尊也（同）

嘉樂

鐘鼓之樂也（詩疏十三之二）

（十二年）傳將墮三都

三家之邑（服注）

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

服注三子孟孫叔孫季孫（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入及公側

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同）

命申句須樂頎

魯大夫（同）

公歛處父

成宰（史記注四十七）

（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服注）

告其父兄

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史記注四十三）

哀公

（元年）傳以行成

求成也（服注）

相

啟之孫（同）

生少康焉

少康后緡遺腹子（同）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服注）

配天

以鮌配天（同）

（二年）傳郢不足以辱社稷

郢自謂己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服注）

八人衰絰

衰絰爲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史記注三十七）

（三年）傳命藏象魏

象魏闕也法令懸之朝謂其書爲象魏（御覽一百七十九）

其桓僖乎

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僖也（史記注四十七）

（四年）傳襲梁及霍

梁霍周南鄙也（服注）

（五年）傳齊燕姬生子不成

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

諸子鬻姒之子荼

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涫于人所納女荼安孺子（同）

恐其爲大（闕）子也

爲子爲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同）

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言君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早立長也

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言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疾疢在其間今無疾疢何爲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同）

使國惠子高昭子

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昭子高姬之子高張（同）

寘羣公子於萊

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同）

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御覽百四十七）

（六年）傳閉塗

不通外使也（服注）

逆越女之子

越女昭王妾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爲望（史記注四十）

（七年）傳立於社宮

社宮社也（同）

（九年）遇水適火

服氏虔曰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金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姚注）

（十年）傳三日哭於軍門之外

諸侯相臨之禮（史記注三十一）

侵及賴

賴齊邑（史記注三十二）

（十一年）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服注）

於鮑氏

鮑氏齊大夫同

使賜之屬鏤

屬鏤劍名（史記注三十一）

鳥則擇木

鳥喻己木以喻所之國（史記注四十七）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姚注）

（十二年）經於橐皋

橐皋地名（史記注三十一）

傳請尋盟

尋之言重也（服注）

亦可寒也

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儀禮疏十七）

（十三年）傳自到七人

以絕口（服注）

（十四年）經西狩獲麟

視明禮修則麒麟至（經典釋文五）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乂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政而名川出龍貌恭禮仁則鳳凰來儀（詩疏一之三）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朱校宋本禮記疏三十一）

傳於大野

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同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同

以爲不祥

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同

曰麟也然後取之

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明麟爲仲尼至也（史記注四十七）

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

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服注）

陳氏方睦

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同）

使疾而遺之潘沐

使陳逆詐病而遺也（同）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同）

我遠於陳氏矣

言與陳氏宗疏遠也（服注）

且其違者

不從子我者（同）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同）

子行舍於公宮

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間也

四乘如公

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乘故曰四乘（同）

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後入（同）

侍人禦之

閹豎以兵禦陳氏（同）

子行殺侍人

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同）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

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同）

成子遷諸寢

欲徙公令居寢也（同）

太史子餘

齊大夫（同）

將出

出奔也（同）

攻闈與大門

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同）

殺諸郭關

齊關名（服注）

將殺大陸子方

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同）

（十五年）傳適伯姬氏

適伯姬所居（服注）

杖戈而先

先至孔悝所（同）

遂刼以登臺

於衛臺上召衛羣臣（服注）

使告季子

季路爲孔氏邑宰故告之（同）

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

行爵食炙

欒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

奉衛侯輒

召獲奉衛侯（同）

食焉不避其難

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服注）

公孫敢

衛大夫（同）

無入爲也

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同）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服注）

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史記注三十七）

（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

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史記注四十七）

爲白公

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同）

以如昭夫人之宮

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史記注四十）

（十七年）傳國子實執齊柄

秉權柄（史記索隱二十）

立公子起

起靈公子（史記注三十七）

二十七年傳公游於陵阪

陵阪地名（史記注三十一）

附錄

左氏

襄廿三年傳先驅（至）大殿　此齊莊所立軍政名服

引司馬法可證（馬進士璉左傳補注）

廿九年傳通嗣君也　服以嗣君爲夷末新卽位使

來適聘（馬補注）

哀十四年經西狩獲麟　服注夫子以哀十一年自

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余仲林文）

（選音義）

公羊

文十有三年經世室屋壞　惠氏棟曰左傳作大室

服以爲大廟之上屋（九經古義）

襄二年經鄭伯睔卒　按古今人表有冷淪氏服云

淪音鯀鯀昆同音古昆字作罤（古義）

昭十年十有二月經甲子宋公戌卒　解云取吳孟

子所以不書者諱取同姓也服以爲刺不登臺視

氣（公羊解）

十有一年經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解云穀

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公羊解）

三十有一年傳五分之（至）後受之、解云服虔成長

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國

也者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公羊解）

穀梁

莊二十有八年經冬大無麥禾　（服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

（不成也得齊之糴救民之急故不至於饑）○（惠學士春秋說）

成公元年傳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申曰服虔

得之（劉禮部穀梁廢疾）申何

定十年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　杜注卽祝其

按服虔云東海祝其縣（江愼脩春秋地理考實）

春秋左傳服注存卷下　　終

春秋左傳服注續

蕭山沈豫補堂輯

隱公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

服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惠徵君棟春秋左傳補注）

七年傳歃如忘

說文引云歃而亡服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補注）

桓公

二年傳越席

史記禮書集解引服云結括草以爲席（焦孝廉循春秋左傳補疏）

十六年傳烝於夷姜

循曰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耳（補疏）

莊公

元年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

服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補注）○重出

八年傳瓜期而往曰及瓜而待

服云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補注）

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服云西辟西偏也毀敦銘云繼治我西偏東偏（補注）

三十二年傳成季奔陳

服云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難出奔（補注）

閔公

元年傳親有禮因重固

服云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補注）

二年傳狂夫阻之

服訓阻爲止阻之於疑猶止之於礙說文礙止也从疑聲（補疏）

虢公敗犬戎於渭汭

服本作渭汭注云隊謂汭也（補注）

東山皋落氏

服云赤狄之都也（補注）

不對而退

服云里克不對（補注）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云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之義與臯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眾賢之言以述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補注）

大帛之冠

注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服云莊公卒在於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補注）

僖公

（三年）傳伐鄍三門

正義載服注云冀爲不道伐鄍三門謂冀伐晉冀之既病亦惟君故謂虞助晉（馬進士春秋左傳補注）

（四年）傳且其繇曰

服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補注）

（五年）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服云分謂春秋分至爲冬夏至啟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啟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物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氣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於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補注）

（八年）傳不殯於廟

服云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於廟故以爲殯宮（補注）

（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服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補注）

（十年）傳及七輿大夫

奇曰服注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前申生將下軍令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氏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惠學士士奇春秋說）

七輿大夫

服云下大夫與帥七人屬申生者按服說非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

專桒專桒謂一輿（見韓非子）文公作三行景公時改爲三軍大夫一司馬三行爲六輿司馬專桒合七輿之數後遂以爲官名故襄廿三年傳云七輿大夫與欒氏蓋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獻公時止有二行一尉不得爲七輿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詩）傳遂謁爲之叔堅以下舉里丕之黨不必皆在七輿之數（補注）

十五年傳晉於是乎作爰田

服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案外傳爰作轅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爲轅服云爰爲易易田之法本是周制何云作也（補注）

二十二年傳蠭蠆有毒

服虔通俗文曰長尾爲蠆（馬補注）

二十四年傳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

服云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春秋說）

傳臣負羈紲

服云犬繮曰紲以羈爲馬繮紲爲犬繮猶言服犬馬之勞也（馬補注）

及坎歆

酈元曰服虔以爲韋東邑名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竝言在韋西非也（馬補注）

二十六年傳公使展喜犒師

服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牛羊曰犒芬其脂犒也謹案禮說言犒非古字古文作稾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始從牛旁高（補注）

三十一年傳猶三望

服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十二次降婁屬魯魯祭分野之星乃祭奎婁之神也（春秋說）

文公

二年經躋僖公

案禮器正義引服氏順祀先公而祈焉注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賈公彥守祧正義躋僖公爲昭穆皆亂之解原本服虔左傳注（馬補注）

八年傳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服虔以爲致之於鄭（馬補注）

十一年　傳郕邽

子惠子曰服虔以郕邽爲郕邦之家寶圭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鐘來奔也然則邽不从邑　案惠注較服氏爲明爽（補注）

若使輕者肆焉

服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補注）

十三年　傳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以爲策書

十五年　傳其官皆從之

服虔責其空官誤也（正義）

魯人以爲敏

服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亦謂魯國之人（補疏）

十七年　傳鹿死不擇音

循曰音之爲蔭猶闇之爲陰古人聲音假借魏晉間尚能知之故杜用以解　是也隋唐以來此義漸泯劉光伯所以從服說以規杜（補疏）

宣公

二年　傳公族夫癸焉

服云跳嗾服本作呶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跳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又云嗾呶也夫語辭（補注）

十一年　傳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云覩兵陳兵于周也（補注）

謂之夏州

子惠子曰服虔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車武子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補注）

十二年　傳左射以菆

服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

（補注）

脫扃

服注以爲車前橫木是也（馬補注）

十五年　傳高下在心

服云高下猶曲中也（補注）

成公

十六年　傳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

服云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閭白國佐爲魯

請遊（補注）

襄公

（九年）傳遇艮之八

服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補注）

次於陰口而還

服云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補注）

（十年）傳親受矢石

服注以鏑爲矢石（馬補注）

以位序聽政辟

古立位同字服虔解位序謂先爲士大夫乃至卿與下文專欲難成意不相貫非是（馬補注）

（十一年）傳同盟於亳

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當依服氏作京（補注）

司慎司盟

服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監司察盟者（補注）

（十五年）傳王室之不壞

壞如字服本作懷

（十七年）傳澤門之晳

服云漢書注云臯澤也詩鶴鳴於九臯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爲九折之澤（補注）

（十八年）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補注）

（二十二年）傳子爲司寇

據服注武仲蓋爲小司寇（馬補注）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進

服以東陽爲魯邑不如杜注之確（馬補注）

（二十五年）傳臣君者豈爲其口實

正義引服虔以實爲譴讓非也（補疏）

（二十六年）傳先六邑

服注亦爲四井爲邑之邑杜注蓋本此也（馬補注）

（二十八年）傳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服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星進至玄枵陰不勝陽

故温無冰（春秋說）

（二十九年）傳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云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劉炫是服說（補注）

（三十年）傳而廢其輿尉

鄭注輿衆也服以輿衛爲軍尉主發衆使民（馬補注）

（三十一年）傳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服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

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補注）

昭公

（元年）傳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按服說有脫誤百二十下當有五字八十一當爲百字二十九當爲七十五蓋二十五乘爲偏二其偏爲兩然則三其偏爲參五其偏爲伍而四其偏爲專矣三其偏故七十五也四其偏故百也五其偏故百二十五也百乘名專者廣韻云專單也一言曰百兩言曰一百是百雖成數亦單數也故百乘爲專也其人數則一乘百人總三百七十五乘適三萬七千五百人是三軍之數也以每五乘三百七十五人爲三伍計之甲士當二百二十五伍卒當五千四百伍凡去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餘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則將重車也（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二年）傳蒲宮有前

服以爲楚之離宮（馬補注）

唐人是因

服以唐人即是劉累杜誤本之致生謬解（馬補注）

（四年）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奇曰服氏謂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春秋說）

秋無苦雨

服云害物之雨民所苦（補注）

寡君將墮幣焉

服以爲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馬補注）

鄭子產作邱賦

服云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補注）

鄭子產作邱賦

服以爲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古法（小疏）

鄭子產作邱賦

服謂復古法與渾罕政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馬補）注

（五年）傳卿喪自朝

服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補注）

羊舌四族

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即叔虎非也（補注）

（六年）傳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漢書作而）象之不火何爲

古春秋左氏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服氏解誼從其說（補注）

（七年）傳王正月暨齊平

服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是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大國無爲求與魯平又七年專稱齊燕平之月知此燕與齊平也（春秋說）

余敢忘高圉亞圉

外傳周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注此傳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補注）

（十一年）傳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正義引服虔云僚勞也共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爲僖子妾（補疏）

（十三年）傳將欲入郢

服云郢別都（補注）

卜尹

服云卜尹卜師大夫官（補注）

（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

當用服虔注（補注）

乃施邢侯

服云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補注）

十六年傳不亦銳乎

服云銳折也銳是鋒芒不得爲折（補注）

十七年傳若火作其四國當之

唐石經此下又云六物之占御覽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蓋據賈服本如此案（石經剜字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蓋蜀時或服虔左氏猶存也）○（補注）

十九年傳許悼公瘧

服云悼公嗌公之子許男買瘧寒疾也（補注）

書曰弒其君

服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補注）

二十三年傳先君之力可濟也

服云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爲天所棄先君之功事可成也（補注）

蘧篠

酈元云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補注）

明其伍侯

正義云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補注）

二十五年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服云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補注）

其衆萬於季氏

皇侃論語疏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時爲昭公二

十年孔子與季平子亦未嘗非時相値也皇侃疏疑非馬（補注）

二十七年傳此時也

服云時言可殺王時也（補注）

我王嗣也

服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補注）

定公

四年傳季芈畀我

當從服注（補注）

（十年）經鄆讙龜陰田

服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補注）

（十三年）傳邯鄲午

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注穿別爲邯鄲氏邯鄲午是其後（馬補注）

哀公

（三年）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先儒服氏曰季氏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春秋說）

（六年）傳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太史（補注）

（十四年）傳侍人御之

服云闞暨以兵御陳氏（補注）

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云子方將欲奔魯衛也

（十五年）傳二人蒙衣而乘

服云蒙衣爲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乘也（補注）

孔氏之老欒甯問之

服云家臣稱老問其姓名（補注）

（二十七年）傳設乘車兩馬

服云一曰兩飾（補注）

孫輯服氏春秋左傳注猶有靡目自知固陋質之鴻生碩彥頗以單詞孤證爲嫌余韙之而苦無儲書力又耗也會鏤板有日忘殊赧然于族

賢雲軒孝廉家借閱皇清經解言春秋者如江歲貢地理考實惠學士春秋說沈徵君春秋小疏惠徵君春秋左傳補注焦孝廉春秋左傳補疏馬進士春秋左傳補疏劉禮部左氏膏肓評近十種復得若干條而惠徵君補注敘云孔穎達奉勑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値五代之亂服氏漸亡而劉禮部逢祿左氏春秋攷證後證箴膏肓評敘云隋經籍志有服虔膏肓釋痾十卷今鄭氏所箴

尙存一二而服氏之書亡大雅宏達猶覬蒐錄况區區老鄙哉嘗鼎臠可也窺豹斑可也小萬

沈（豫）識於漢讀齋之北窗

春秋左傳服注續 終

春秋左傳服注補遺

蕭山沈（豫）補堂學

隱公

（三年）傳請子奉之　前漢董仲舒傳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稱也

莊公

（二十八年）傳其娣生卓子　前漢孝宣帝紀太子納史良娣服虔曰良娣官也　按師古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闞般王孫游王孫喜殿　前漢絳侯世家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署得殿兵也

（三十二年）傳公築臺臨黨氏　前漢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栢梁臺服虔曰用百梁作臺因名焉

僖公

（五年）傳黍稷非馨　前漢宣帝紀神爵元年嘉穀元稷服虔曰元稷黑粟也

（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前漢朱買臣傳守邸驚出服虔曰守邸丞也　案此以漢制言

（十五年）傳張脈僨興　前漢鼂錯傳服虔云僨仆也如淳云僨音奮

（十九年）傳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　史記齊世家齊伐宋以其不同盟於宋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

（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曰　前漢王莽傳大司馬保納卿言卿士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　按此以漢制言

文公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　前漢王莽傳餘分閏位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

（十六年）傳毀泉臺　前漢揚雄賦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　按左氏春秋莊三十有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無泉臺之名至文公十有六年秋毀泉臺所毀者未知郎耶薛耶秦耶

宣公

（三年）傳遂至於雒　前漢東方朔傳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

成公

（二年）傳癸酉陳於鞌　史記齊世家服虔曰齊地

（六年）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　前漢成帝永始元年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惡土也

襄公

（四年）經定姒薨　前漢王莽傳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服虔曰姒夏姓

（十四年）傳封兩軥而還　前漢昭帝始元六年鉤町侯毋波服虔曰鉤音左傳射兩軥之軥

（二十二年）傳見於嘗酎　前漢武帝紀酎金　服虔曰因酎而諸侯獻金助祭也

（二十五年）傳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　前漢王莽傳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

（三十年）傳及酸棗　前漢敘傳文陻棗野服虔曰陻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

昭公

（四年）傳終南、　前漢王莽傳嘗張樂秦終南山之下服虔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

（十七年）傳少皞氏鳥名官　前漢王莽傳絫護爲修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爲伯益之後故封

（二十四年）傳及鍾離而還　史記吳世家拔居巢及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

（二十七年）傳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　史記吳世家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炙也

定公

（四年）傳命於康誥　前漢武帝元狩六年初作誥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諸誥是也

（九年）傳齊人歸鄆陽龜陰之田　史記孔子世家歸所侵魯之鄆陽龜陰之田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

哀公

元年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前漢王莽傳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爲黃帝後

十年傳齊人弒悼公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　史記吳世家吳王聞之哭於軍門之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　前漢武帝征和四年上耕於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

仲尼曰麟也　前漢司馬遷傳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

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　史記孔子世家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得名也

自杜注行而服氏微范史郡國志劉昭補注引杜者二百四十八條而采服祇河南尹陽樊兩條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沛郡有鄖聚服虔曰鄖晉別都而已梁去東漢未遠而其說已散佚如是茲將服氏各注別書與左注可爭合者膚錄數則未知當日子慎之心如何而亦孔氏穎達正義單取鄭氏字面注傳如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疏鄭元注周禮豎未冠者之名文二年不登於明堂鄭元以爲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如此之類難以枚舉未必康成專注左氏書也椎輪大輅積水層冰容俟鴻儒踵事而增可已

孫　謹識

國朝經學之盛超軼往代而鉤稽古籍考索補亡亦稱極備自國初以迄近時輯錄者無慮數十百家要以畢尚書之問經堂孫觀察之平津館爲尤萃其書縱非全璧然俾後之人藉以尋流討源辨析古義則其功爲甚巨烏得但以綴輯目之乎補堂先生雲永名宗蕭然老宿少負笈遨遊得山川之助親承當代名公鉅卿之緒論加以潛心力學故能淵深宏雅去秋曾讀蛾術堂全集歎無美之不臻今年夏其猶子又鈞二兒復由此編見貽挑燈雒誦益見述古之

勤老而彌篤按左氏之注以服氏爲最古正義所引本屬寥寥其零章斷句往往見於他書得先生爲之考核排纂頓使三千年古書面目復見於今豈特有功服氏並足嘉惠來學當與畢孫兩家之書共傳不朽矣（瑛）淺陋無文至於經學更未窺其涯涘何敢妄贊一辭徒以又鈞之命勉跋於後殊自愧其言之冗且贅也丙午秋七月武林瞿世瑛跋

左傳杜解補正八卷

左傳杜解集正自序

自漢宋之學分黨同伐異經學與理學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學也漢鄭君經傳洽孰六藝之宗匪獨其學重也粹然純儒品行卓絕千古雖宋之理學名臣無以過之鄭君從張恭祖受左傳劉義慶世說稱鄭君注春秋傳未成遇服子慎盡以己所注與之遂成解誼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晉杜預撰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冲遠謂服劣於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己說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鄙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尙服氏江南學尙杜氏唐孔氏依杜解作正義服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矣梁崔靈恩後魏衞冀隆皆申服難杜隋劉炫規杜過百五十條今其書皆佚不傳元趙汸撰左傳補注略辨杜氏之非未暢其說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燄悖禮傷義忍於短喪飾非怙惡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其論可謂不朽矣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奸摘伏駁斥無遺其全書未及梓行余從友人處假得原稿亟甄錄之尤足發杜解之膏肓也夫經學者聖學之宗心術偏邪而謂能發明經義者必不然矣自唐孔氏作疏阿附杜說千有餘年莫之是正大義晦盲如入闇室愚爲杜解集正匪好爲非毀前儒蓋欲扶翼正學昌明世教必如是而後左氏之傳可讀春秋之經可明也嗚呼經學之不明遂爲政教彝倫之害而儒術因之日歧其患匪淺愚正杜氏之失所冀後之學者正世道以正人心愼毋歧經學理學而二之以流爲僞學也

咸豐六年歲在丙辰十有一月長至日山陽丁晏自敘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總論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時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

北史國子博士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又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南史王元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條又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

隋書經籍志左傳述議四十卷劉炫撰唐書藝文志劉炫規過三卷

唐孔穎達正義曰梁諸儒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天監中崔靈恩申服難杜著杜氏條例十卷劉炫實爲翹楚性好非駁規杜氏之失百五十條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自成一書晏案朱子謂杜氏不看經文其說最確杜氏阿附傳文於春秋本經之旨實全不理會也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違悖經旨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少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宋劉易撰春秋經傳韓琦贈詩曰何休杜預范甯寧離經附傳以臆鑿

吳萊春秋釋例後序曰晉杜元凱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氏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亡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元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愼江左尙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

元陳則通春秋提綱曰左氏之失固可惜杜氏之諛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

元趙汸左傳補注序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脩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

焦循春秋左傳補疏序曰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婿晉書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援羅材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託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若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顛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謬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而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晏案焦氏糾杜氏之謬抉其行事窮其隱微如鑄鼎而象姦回然犀以燭幽怪發前人未啟之祕眞有功世教之言也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序曰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扺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枯樹之枿雖春不榮塊然於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範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

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閟而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遣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騁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黠竄傳致雜術以蠱世主以誑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歿有榮名羣不逞者戟腕呫舌而起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詈諸二八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於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袴之家習篡殺

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獗之說是其於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理沒於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燄爲雞爲狗且蓬蓬於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尚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魏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枵然無所得於漢學蜣蜋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顯絕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杲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儇惡纔辨章頭便欲掎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哆然弄筆弱弓蒿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夷於附枝綴肬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南宋習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葢安辭從棄應官之文句其膏馥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眞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替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脩整於既往其召禍祥也如彼勃亂於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於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於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爲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爲善則善之冀此心默喻於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

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爲之解儼然行於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受焉亦見其蠹中薄植一魏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於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於卷則左氏之沈冤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幺麼蠢類橫蟣左氏殆不足辨不悉著若夫百家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悖謬別爲考異不列茲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臭未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啟牖乎今隃

枝刻薄之人有穪鑽何休之餘竅以詿誤梧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

又與周保緒書曰竊歎左氏親承夫子之緒論目睹百二十國之寶書其於措辭則微婉隱約或諱而不言使人深思運類而自得之蓋慎重之至也公穀二家晚出戰國向壁虛造乃敢呵斥罵詈以誣聖經其優劣本懸絕啖趙以來至劉敞胡安國輩皆著書孤行乃復鹵莽滅裂承公穀之餘竅猖狂鼓說橫斥左氏至以其實錄爲不足信可哀也矣然爲左氏之痕痏而得罪於聖經者無如杜預也賈服之注今已不傳其精者偏爲杜預攘取孔疏惟摘其細碎以爲嗤笑然他經如周禮儀禮疏中所引服氏猶可想見向來經師之講習左

氏之面目未至顚倒變易杜預乃盡翻家法移左氏之義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說創長歷以爲牽附移掇之計造釋例以成其網羅文致之私疏家及後之爲左氏者動輒惑於其例於是左氏之學亡而杜預儼然專門名家矣故經學之亡亡於唐初撰五經正義棄河朔之樸學尚江左之虛浮殊可浩歎後之蠹才以擊鄭學排左氏爲能事其習氣則陳祥道鄭樵等喪心狂易之人開之也欽韓作是注也糾駁杜預之謬發明左氏之奧掃晦盲否塞而還爲青天白日世有桓譚必以爲可傳也　又答董琴南書曰慨然念左傳之書一厄於公羊橫行之日再厄於杜預孤行之後其微旨奧義蒙於糞土茵穢之中而莫能澡雪劉敞之徒猖狂妄論由於杜預之痕痏而爲左氏之詬病孔穎達等素無學術因人成事五經正義稍有倫理者皆南北諸儒之舊觀其固陋之習最信僞孔傳杜預於鄭氏敢斥曰不通不近人情於服氏曰尙不能離經辨句何須著述大典尊崇杜預謂禮經爲不足信狂惑叫號而鄭之他經服之左傳由此廢亡名曰表章經學實乃剝喪斯文可勝恨哉不揣淺陋爲補注十二卷凡杜預之叛經誣傳糾摘紕繆皆劉炫衛冀隆所未及其典章名物訓故皆補其敗闕蓋尸心十餘年而今始有成書晏案左氏紀實其議論時有乖違皆述當世之說或稱君子之言或紀時人之語於左氏無與也且左氏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向無左傳則事實不明并春秋之經亦無由推見至隱矣即啖趙輩

廢棄三傳詳玩經文亦豈能全廢事實而憑肊鑿空哉然則左傳紀實國事賴以尙存禮典精以不墜有功於聖經大矣而後人以其議論之頗遂妄生痕痏痛斥左氏之書夫豈知言者哉沈氏謂左氏詳於禮之源流得失明乎周公孔子之治道勸懲之旨婉而多風冀此心默諭於千載以全春秋付託之重此眞善讀左史者可爲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惜乎劉賈許潁服五家之注皆佚漢經師之學蕩然杜氏學疏識陋集解之成在太康平吳之後心志旣侈論說多乖左氏之學日晦由杜氏失之也

丁晏案左傳杜氏集解序獨遺服氏之名實多勦取服氏擬爲己注說曰杜預撰經傳集解序備舉劉子駿賈景伯父子

許惠卿潁子嚴皆漢之先儒名家也獨遺服氏之名而不言孔氏謂服劣於諸家棄而不論此阿杜之曲說也服氏之學當時盛行東晉已置博士不容遺弃其名竊嘗反覆考之而確知杜氏之竊取服說擴為已注故有意沒其名氏其居心之詭秘深可鄙也今服注之廑有存者其說多與杜同行同竊賊已露眞贓謹據正義所引服注試一一臚舉之隱元年傳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服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杜解養成其惡明鄭伯志在於殺隱二年傳服云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軌異俗不可同其文杜解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五年傳昭文章服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杜解車服旌旗又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服云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杜解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十一年傳潁考叔挾輈以走服云考叔挾車轅籠馬而走杜解輈轅也桓二年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云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杜解殤公以隱公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又傳鞶厲游纓杜解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云服說鞶厲與杜同服又云纓如索羣杜同六年傳吾牲牷肥腯服云牛羊曰肥豕曰腯杜解牲牛羊豕也又傳以德命為義服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武王曰發杜解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又傳不以畜牲服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杜解畜牲六畜莊十年傳蒙皐比而先犯之服引樂記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其字或作建皐杜解皐比虎皮十六年傳公父定叔出奔衞服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杜解共叔段之孫二十年傳執燕仲父服云南燕伯爵杜注燕仲父南燕伯二十一年傳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服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杜解后王后也閔元年傳以滅耿滅霍滅魏服云皆姬姓杜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服云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杜解與服同僖四年傳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云牛馬風逸蓋是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相干也杜解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十五年傳箕子曰其後必大服以為紂之庶兄杜解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沿服氏注

不从鄭玄等紂諸父之說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服云如俗語相罵云啑汝腦矣杜解盬啑也三十一年傳猶三望服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杜解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不从公羊泰山河海之說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服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冑杜解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文四年傳圍邧新城服云秦所築城也杜解邧新城秦邑也又十八年傳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服云八人禹垂之屬也杜解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又傳謂之饕餮服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杜解與服同宣十一年傳令尹蔿艾獵城沂服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解艾獵孫叔敖也亦沿服說不从

[illegible]文[illegible]之元[illegible]年傳兩馬掉鞅而還服云兩飾也[illegible]杜解與服同又傳射麋麗龜杜解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服云服虔亦然又傳晉魏錡求公族未得以怒欲敗晉師杜解魏錡魏犫子亦從服注不从世本以為犫孫又傳韓厥為司馬服云韓厥萬之元孫杜解與服同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杜解宣榭講武屋成三年傳晉作六軍服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杜解[illegible]用之[illegible]與服同八年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服云莊姬晉成公之女杜解與服同十年傳膏之下服云此皆謂連心膈肓也杜解心下為膏十六年傳射其元王中厥目服云陽氣獨[illegible]射出為射之象杜解陽氣激南飛矢之象襄九年傳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服云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杜解與服同又傳遇艮之八服云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為占杜解亦云雜用連山歸藏之易十四年傳射兩軥而還服云軥車軛兩邊又馬頭者杜云軥車軛卷者又傳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服云旰晏也從公於囿戚孫文子邑也杜與服同二十四年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服云立功禹稷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象有齒以焚其身服云焚讀曰僨僨僵也杜解焚斃也二十五年傳武也知楚令尹服云令尹屈建也杜解與服同二十[illegible]年傳[illegible]大[illegible]女子服云[illegible]大子也傳疏引二十[illegible]年杜解與服同二十七年傳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服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杜解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二十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服云歲為陽元枵為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為無冰杜解歲歲星也星紀在丑元枵在子[illegible]用事而温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三十年傳鄭子產問王子之為政何如服云楚令尹王子圍也杜解王子圍為令尹又傳為[illegible]室[illegible]服云[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杜解與服同三十一年傳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服注讀贏為盈盈滿也[illegible]訓為受杜解贏受也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闈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解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又傳吾與子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杜解端委禮衣又傳唐人是因服云唐人謂劉累也杜解唐人若劉累之等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人謂之少齊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杜解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也三年傳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解燠休痛念之聲四年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服云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為此禮也杜解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又傳鄭子產作丘賦服云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

牛復古法耳杜解並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六年傳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服云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杜解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七年傳好以大屈服云大屈弓名魯連書曰與大曲之弓大屈卽大曲也杜解大屈弓名十七年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服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杜解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又傳九扈爲九農正服云九扈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杜解並與服同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服云梓愼知失閏在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氛杜解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二十一年傳不狎鄙服云狎更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王弗應服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杜解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二十六年傳齊侯取鄆服云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杜解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又傳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服云炮燔爇皆是燒也杜解炮燔卻宛二十九年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服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杜解合爲四哀二年傳三揖在下服云三揖卿大夫士杜解與服同又傳志父無罪君實圖之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言己事齊君當謀其賞也杜解志父趙簡子之改名也言己事齊君當圖其賞又傳郵無恤御簡子服云

王良也杜解郵無恤王良也七年傳知必危何故不言服云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解知伐邾必危自當言十二年傳侯伯致禮服云致賓禮於地主杜解以禮賓也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服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杜解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以上並與服氏注同此皆杜氏攘竊服注掩爲己說者也至服注之見於他書所引者隱元年傳不及黃泉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杜解地中之泉故曰黃泉三年傳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衞風疏引服注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杜解得臣齊太子也常處東宮五年傳叔父有憾于寡人小疋疏引服注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杜解與服同八年傳先配而後祖曾子問疏引服注大夫以上皆三月見祖廟之後然後成昏杜解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十一年傳使營菟裘館于蔿氏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館舍也蔿氏魯大夫杜解與服同桓元年宋華父督史記宋世家注督戴公之孫杜解云華父督宋戴公孫也二年傳大路越席史記禮書注引服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杜解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又傳遷九鼎于雒邑召誥疏引服注今河南有鼎中觀杜解王城卽今河南城也又傳三辰旂旗大雅疏引服注三辰日月星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士有隸子弟既夕禮引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杜解與服同三年傳韓萬御戎大雅疏

引服注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杜解韓萬莊伯弟也五年傳龍見而雩後漢禮儀志注引服注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杜解龍見建巳之月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求膏雨六年傳宋以武公廢司空禮記疏引服注武公名司空廢司空爲司城杜解與服同九年傳施父曰太平御覽引服注施父魯大夫杜解與服同又傳南冠而縶者誰也御覽引服注南冠楚冠杜解與服同十三年經公會衛侯燕人戰曲禮疏引服注時衛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譏其不稱子也杜解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非禮也十五年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水經注引服注檀伯守櫟大夫杜解與服同十六年傳構急子使盜待諸莘邶風疏引服注構會其過惡莘衛地杜解與服同十七年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春官疏引服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杜解與服同十八年傳丙子享公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爲公設享讌之禮杜解與服同又傳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風疏引服注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杜解與服同莊四年傳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冬官疏引服注子句子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子杜解子戟也八年傳公子彭生也齊世家注引服注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杜解公見大豕而從者皆見彭生妖鬼九年經浚洙水經注引服曰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杜解與服同十二年傳宋人皆醢之史記宋世家引

服注醢肉醬杜解與服同十八年經有蜮秋官疏引服注蜮短狐含沙射人故爲災杜解與服同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天官疏引服注闕象魏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翹翹車乘召南疏引服注翹翹遠貌杜解與服同三十二年傳圉人犖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注圉人掌養馬者杜解與服同又傳使鍼季酖之史記魯世家引服注酖鳥名杜解與服同閔二年傳伐東山皋落氏水經注引服注皋落氏赤翟之都也杜解赤狄別種也又傳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史記晉世家引服曰廚膳飲食杜解膳廚膳又傳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偏衣偏裻之衣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金玦以金爲玦也杜解偏衣左右異色以金爲玦僖元年傳滅下陽水經注引服注下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杜解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二年傳請以屈產之乘公羊疏引服注產生也杜解屈地所生良馬四年傳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召公奭杜解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又傳五侯九伯邶風疏引服注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解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又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桓公責問楚也杜解昭王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又傳方城以爲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方城山在漢南杜解方城山在南陽葉縣

南五年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春官疏引服注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啟立春夏也閉立秋冬也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杜解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素察妖祥逆爲之備又傳狐裘尨茸晉世家注尨茸以言亂貌杜解尨茸亂也又傳輔車相依衛風疏引服注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杜解輔頰輔車牙車又傳均服振振春官疏引服注均同杜解戎事上下同服又傳而脩虞祀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虞所祭祀命祀也杜解虞所命祀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檀弓疏引服注寢謂小寢廟謂殯宮杜解寢小寢將葬又不以殯過廟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秋官疏引服注胙膰肉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禮杜解胙祭肉尊之比二王之後又傳以伯舅耋老射義疏引服注七十曰耋杜解與服同又傳及高梁而還史記齊世家引服注高梁晉地杜解與服同又傳公謂公孫枝曰史記秦本紀注引服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杜解與服同又傳狐突適下國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杜解下國曲沃新城十二年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杜解平和也又傳陪臣敢辭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杜解諸侯之臣曰陪臣十三年傳謂百里與諸乎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百里秦大夫杜解與服同又傳自雍及絳史記秦本紀注引服云雍秦國都絳晉國

都杜解與服同十五年傳輅秦伯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輅迎也杜解與服同十七年傳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圉人掌養馬者不聘曰妾杜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富辰言于王曰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富辰周大夫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盟于齊也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杜解與服同又傳司空季子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胥臣曰季也杜解與服同又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史記宋世家注引服曰八十匹也杜解與服同二十四年傳軍于郇水經注引服注郇國在解縣杜解解縣西北有郇城又傳上下相蒙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蒙欺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小雅疏引服注爲王卿士杜解穆公周卿士名虎又傳又有厲宣之親鄭風疏引服注鄭宣王母弟杜解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又傳王遂出及坎欿水經注引服注坎欿鞏東邑名杜解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慶莒子盟于洮曲禮疏引服注時衛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杜解衛文公已葬成公逆父之志故書子以善之二十八年傳衛侯出居于襄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襄牛衛地杜解與服同又傳願以閒執讒慝之口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

但爲執蓺貢譏慝之曰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解譏慝若蓺貢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又傳作王宮于踐土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襄王自往臨踐土晉侯聞而爲之作宮杜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又傳駟介百乘徒兵千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出入三覲秋官疏引服注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杜解與服同又傳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王庭踐土也杜解踐土宮之庭又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杜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十年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天官疏引服注昌

歜昌本之菹鹽虎形尅形杜解昌歜昌蒲菹鹽形象虎三十三年傳晉於是始墨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非禮也杜解記禮所由變又傳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風疏引服注鄶城故鄶國之墟杜解鄶城故鄶國又傳烝嘗禘於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杜注三年禮畢又大禘文元年傳忍人也能事諸乎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言忍行不義若立職子能事之杜解能忍行不義問能事職不二年傳不登于明堂玉藻疏引服注明堂祖廟也杜解與服同三年傳舉人之周也水經注引服注周備也杜解與服同四年傳圍邧新城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秦新邑所作城也杜解邧新城秦邑也六年傳以子車氏秦風疏引子

車秦大夫氏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辰嬴嬖于二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杜解竝與服同又傳其子何震之有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震威也杜解與服同七年傳穆嬴御覽引服注曰襄公夫人杜解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十一年傳富父終甥摏其喉以命宣伯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摏衝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杜解與服同又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殉御覽引服注自安猶處也服虔徇作循順也杜解安處也徇順也十二年傳取羈馬史記秦本紀注引服曰晉邑也杜解羈馬晉邑十六年傳分爲二隊文選注引服曰隊部也杜解與服同十八年傳叔仲不可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叔仲惠伯

杜解與服同又傳少皞氏有不才子史記五帝本紀注引服曰少皞金天氏帝號杜解與服同又傳謂之窮奇史記五帝本紀注引服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杜解與服同宣二年傳宦三年矣曲禮疏引服注宦學也又傳不告而退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不望報也又傳以爲公族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公族大夫杜解竝與服同三年傳貢金九牧螭魅罔兩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春官疏引服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杜解竝與服同又傳文公報鄭子之妃鄭風疏引服注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杜解與服同四年傳子公之食指動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食指第二指也杜解與服同十三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夏官疏引服注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杜解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年傳奪仲章而奪黎氏地邶風疏引服注黎侯之國杜解與服同成元年經作丘甲小雅疏引服注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解引周禮皆與服同二年傳請曲縣繁纓以朝春官疏引服注諸侯軒懸闕南方是曲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欲全齊隴畝東行杜解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又傳五伯之霸也毛詩譜疏引服云五伯謂夏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杜解與服同六年傳沃饒而近盬水經注引服注盬池也杜解猗氏盬池是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春官疏引服注跗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也杜解跗注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十七年傳或與己瓊瑰食之秦風疏引服注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杜解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義與服同襄九年傳以出內火天官疏引服注火出于夏爲三月故云以春出季秋昏時伏于戌故云以秋入杜解建辰之月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又傳相土因之商頌疏引服注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杜解與服同十年傳其將不免乎御覽引服注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

光起本也杜解與服同襄十一年傳司愼司盟覲禮疏引服注二司天神杜解與服同十四年傳日旰不召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旰晏也杜解與服同又傳二子從之孫文子如戚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從公子圃戚孫文子邑杜解竝與服同又傳射兩軥而還秦風疏引服注軥車軛也杜解軥車軛卷者十五年傳富而後使復其所天官疏引服注寶玉得富杜解與服同十九年傳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太平御覽引服注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諸妾姓子者仲子戎子皆宋女又傳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御覽引服注齊侯許之杜解竝悉與服同又傳遂東太子光御覽引服注東徙之東鄙也杜解廢而徙之東鄙二十五年傳近于公宮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杜解言崔子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又傳乃爲崔子閒公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伺公閒隙杜解與服同又傳公拊楹而歌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杜解歌以命姜又傳爲社稷亡則亡之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杜解謂以公義死亡又傳下車七乘檀弓疏引服曰上公遣車九乘杜解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傳先八邑鄭世家注引服云四井爲邑杜解八邑三十二井又傳夫不惡女乎對曰欲速乃縊而死御覽引服注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宋公信左師之

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杜解夫謂太子也言欲速得公位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太子所以無罪而死二十六年傳平公入夕御覽引服注平公共姬子杜解與服同又傳問諸夫人御覽引服注夫人佐毋棄也杜解竝悉與服同二十七年傳牀第之言不踰閾史記禮書注引服曰第謂之第杜解第簀也二十八年傳與慶舍政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杜解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二十九年傳此之謂夏聲秦風疏引服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杜解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又傳為之歌大雅大雅疏引服注陳文王之德是

為正大雅杜解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又傳美哉猶有憾而猶有慚德吳世家注引服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杜解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慙於始伐又傳終身不聽琴瑟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聞義而改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杜解與服同三十一年傳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有毋弟則立之無則立長魯世家注引服曰齊諡也無毋弟則立庶子之長杜解齊諡立庶子則以年昭元年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聘禮疏引服注莊王圍之祖共謂共王圍之父杜解與服同又傳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辰大火主祀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

而代之杜解商丘主祀辰星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又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也杜解與服同又傳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帝用嘉之於是乎禜之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金天氏帝少皞元冥水官也昧為水官之長帝顓頊也禜為營攢用幣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杜解竝與服同又傳臺駘能業其官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脩昧之職杜解纂昧之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豳風疏引服曰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杜解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四年傳日在北陸而藏冰天官疏引服注陸道也北陸言在

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杜解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又傳以享司寒豳風疏引服注司陰之神元冥也杜解司寒元冥北方之神又傳商紂為黎之蒐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黎東夷國名也杜解與服同又傳饗大夫以落之小雅疏引服注釁以豭豚為落杜解以豭豬血釁鐘曰落五年傳小有述職曹風疏引服注諸侯適天子曰述職杜解與服同七年傳聖人之後也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聖人謂商湯杜解聖人殷湯又傳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商頌疏引服注弗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也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杜解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又傳及正考父史記孔子世家注引

服曰弗父何之曾孫杜解與服同又傳孔成子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衛卿孔烝鉏也杜解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八年傳陳顓頊之族也史記陳杞世家注引服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杜解與服同九年傳使荀躒佐下軍史記趙世家注引服曰荀躒知文子杜解躒荀盈之子知文子又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秋官疏引服注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聘齊故中復盛聘杜解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今脩盛聘十二年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杜解與服同十三年傳吾父再奸王命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

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杜解與服同又傳私欲不違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杜解不以私欲違民事又傳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有國高以爲內主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皆庶子而出奔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杜解皆庶賤國氏高氏齊上卿二十年傳賓將掫夏官疏引服注謂行夜也杜解掫行夜又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苻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地官疏引服注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召伯與南宮極御覽引服注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杜解二子周卿士又傳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今西王之大臣亦震東王必大克御覽引服注曰先君

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子朝得國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杜解並與服同二十四年傳紂有億兆夷人秦誓疏引服注夷狄之人也杜解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二十五年傳桐門右師見之夏官疏引服注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杜解右師樂大心居桐門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解擣芥子播其羽也與服同與鄭眾爲雞著甲之說異又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鄭風疏引服注冰櫝丸蓋也杜解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又傳其誰有此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杜解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故歎也二十六年傳然據有異焉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異猶怪也杜解與服同又傳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御覽引服注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又傳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御覽引服注即昭王也杜解並與服同又傳國有外援御覽引服注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甥杜注外援秦也二十七年傳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察其彊弱杜解觀彊弱又傳是無若我何我爾身也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猶言我無若是何我言身猶爾身也又傳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全魚炙杜解並與服同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鄘風疏引服注髮美爲黰杜解美髮爲黰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杜解比公於大夫又傳遂濟窮桑周官疏引服注濟渡也遂渡少皞之世杜解窮桑少皞之號也又傳蔡史墨史記魯世家引服曰晉史蔡墨也杜解蔡史墨即蔡墨三十一年傳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春官疏引服注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午火庚金也杜解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春官疏引服注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以其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故歲星三周杜解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定四年傳職官五正秋官疏引服注五正五官之長杜解與服同又傳鄖公辛曰平王殺吾父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父曼成然杜解辛曼成然之子七年傳齊人歸鄆陽關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陽關魯邑杜解鄆陽關魯邑八年傳吾志其目也大射儀疏引服注詐以自矜杜解以自矜九年傳晳幘而衣貍製豳風疏引服注貍裘也杜解製裘也十年傳且犧象不出門小雅疏引服注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杜注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十二年傳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人有及公之臺側申句須樂頎魯大夫杜解至臺下二子魯大夫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

百家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史記趙世家注引服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稷午子皋夷范氏之側室子其解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稷趙午子皋夷范氏側室子哀元年傳滅夏后相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相啟之孫杜解夏后相啟孫二年傳命藏象魏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為象魏杜解縣教令之法于象魏四年傳襲梁及霍水經注引服曰梁霍周南鄙也杜解梁南有霍陽山五年傳齊姬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賓孽公子于萊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燕姬齊景公之嫡夫人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萊齊東鄙邑師眾也黨所也杜解並與服同六年傳潰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杜解與服同又傳晏圉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圉晏嬰之子杜解與服同又傳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魏風疏引服注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杜解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又傳使賜之屬鏤以死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屬鏤劍名杜解與服同又傳鳥則擇木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鳥喻已杜解以鳥自喻十一年傳是豢吳也夫史記注引服曰豢養穀食曰豢杜解豢養也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杜解尋重也寒歇也十三年傳自到七人於

幕下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以絕口杜解與服同十四年傳使疾而遺之湯沐備酒肉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杜解使詐病又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杜解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又傳屬徒攻闈與大門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杜解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又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子方子我黨杜解子方子我臣十五年傳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圃園也二人謂良夫大夫蒙衣爲婦人之服杜解並與服同又傳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季路爲孔悝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杜解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又傳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下石乞孟黶敵子路君子死冠不免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言輒已出無爲復入也二子蒯聵之臣敢當也不使冠在地杜解竝與服同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稱也杜解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又傳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杜解昭夫人王母越女十七年傳立公子起史記衛世家注引服曰起靈公子凡此杜解悉與服同夫使服氏三十卷全書具存則其攘竊之迹必更有顯露之者惜乎解誼久亡無由盡摘其伏而發其奸也然卽今可考而知者杜氏勦取服說比比皆是而孔疏猶阿杜云劣而不論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襲其說注襲其說而序沒其名此攘竊之小人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

丁晏按杜預親見古文尚書說曰杜預左傳集解凡引書之見於古文者皆注云逸書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非也古文尚書孳萌於魏季晉初鄭沖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所引之傳卽古文書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論語邢疏引杜預傳與孔疏同）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采典籍爲證左傳疏謂暢爲預鄉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卽指

僞孔傳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衍於西晉之初其改諒闇作亮陰皆依古文書也僞古文又沿無逸之文造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亦云居憂信默經文又造爲恭默思道皆所以證成其僞也夫鄭君謂諒闇爲凶廬本於伏生書大傳高宗親喪居廬三年非康成之肊說也且禮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預顯悖聖經飾爲心喪之議爲短喪者舞文則名教之罪人也當時聞杜議者頗以爲怪同朝如袁準范宣皆不謂然然預罔顧是非獨據古文書傳以排眾論而朝議從之何也蓋古文尚書作僞於王肅晉武帝爲肅外孫杜身仕晉朝諂附貴戚武帝實左袒之故肆其邪說敗禮蔑倫當時內外臣民極知其非而莫能是正也又左氏宣十五年傳引周書庸庸祗祗威威杜注言文能用可用敬可敬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孔疏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物案華蟲爲雉伏生書大傳以華蟲爲一物鄭注本之獨僞孔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杜分華蟲爲二訓華爲草華依僞古文書傳也又左傳三犧服虔注云鴈鶩也雉也杜注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亦據僞泰誓上帝神祇宗廟犧牲之文孔疏謂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闇與之合實則古文爲預所親見故往往依用之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泰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杜注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云王肅亦云泰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僞古文作於肅而杜氏尊信之其疑今尚書泰誓者古文泰誓有民之所欲二語而今文無之杜親見晚出古文故以今文爲疑也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今杜注從僞古文訓爲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據晚出書而竄改也杜既親見古文而注左猶稱逸書蓋古文雖行於世而今文尚列學官故杜爲集解猶沿賈服稱逸書王議喪制則援書傳以自飾其說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毋乃考之未詳歟

丁晏案杜預左傳注阿附王肅說曰嘗覽杜預左傳注多違賈服而從王肅心竊疑之及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始悟王肅爲文王皇后之父杜氏仕武帝時阿諛其說則諂附之小夫也肅注左傳今間見於史記裴駰集解及冲遠正義所引猶在其略史記注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今杜注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爲仍牧正注牧正牧官之長今杜注亦云牧官之長

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雉之牆長三丈依王肅說三丈爲雉不用戴禮韓詩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依王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爲捷謂食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爲文四百也杜依王肅注以文爲畫馬而廢賈逵貍文之古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疏引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之古訓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疏云服虔作斃王肅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墠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與鄭異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益異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卽牢曰子云是也案杜氏此注襲用王肅家語之文孔疏引賈逵鄭眾以琴張爲子張卽顓孫師鄭氏論語注牢弟子子牢也與琴張別爲二人昭二十八年傳惟此文王帝度其心孔疏王肅注及韓詩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杜氏亦沿用王肅之本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

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唯卿爲大夫杜元凱注左傳與王肅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案商頌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則弗父何爲孔父之曾祖杜依家語本姓解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妄謂高祖亦依王肅僞說也春秋宣九年經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夫以洩冶之忠直諫捐軀春秋所深予也杜氏謟附子雍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祥禫同月全乖鄭義爲短喪者作俑其心術之不正亦甚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紕繆後之學者誠能抉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終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隱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鄢　洪北江左傳詁曰馬融尙書注克勝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傿應劭曰鄭伯克段於傿是也按趙匡集傳云鄢當作鄔鄭地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云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今考杜注潁川鄢陵縣旣非趙匡以爲當作鄔一無確據又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傿縣前漢屬陳留後漢屬梁國作鄢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於廩延杜注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延至鄢旣屬順道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爲陳留鄢縣無疑

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

焦里堂補疏曰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侯國此高平侯國即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平侯國之外則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侯國者改自橐縣者自異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又傳故名曰寤生　沈小宛左傳補注曰史記注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溲于豕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爲惡之乎寤與啎同高誘呂覽注啎逆也（說文啎逆也）亦通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于君正義拂悟當爲弗忤古字假借耳呂覽蕩兵篇

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一衞靈公蹴然寤然失位哀公問午其眾注逆其眾王肅本作迕是午悟寤啎之通借耳字又爲捂士喪禮無器則捂受之疏云捂即逆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難產謂之逆生又釋名女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又傳不義不暱　沈小宛曰說文䵒黏也引傳不義不䵒或作䵒杜子春作昵周禮疏引左傳亦作昵孔傳昵近也馬云昵考也考于祖爲近爲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又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以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

闔終喪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尚書集議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問預證據所依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乎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是既葬應除而違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既葬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蓋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亮陰終制此定禮也議奏詔從之　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曰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惠樸庵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賵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沈果堂左傳小疏曰自始死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者指自啟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曰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拜賓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朝是也（檀弓所云弔於朝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哀次是也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有此五節者或恩義有厚薄

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時則一也今宰咺之來弔踰葬期已數月矣故曰不及哀顧亭林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彤按檀弓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云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哀次之弔已緩況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即相見朋友之未退者爲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沈小宛曰士喪禮下篇既夕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

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也傳文所謂及哀者即是此時在卒哭祭前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卒哭祭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猶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又傳紀人伐夷　正義曰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傳晉獻公伐夷執夷詭諸注周大夫夷采地名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二年傳莒人入向　顧亭林曰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鎭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幷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閒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沈小宛曰于欽齊乘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鎭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南說皆未核准沂州之向城爲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幷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閒也按莒亦小國去沂州尙遠（南今沂州二百二十里）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鎭也寰宇記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曰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二十三二十四凡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公羊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七襄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二日初日也）故食在二日（初二日）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前月之晦）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歷不以爲朔（歷書以一日爲朔）故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尙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並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

厤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从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爲夜食也）何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卽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歧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月而再頻食歷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注未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於隱三年之不朔據已長厯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沈小宛曰顧氏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于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按顧說非也元史歷志姜岌（東晉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年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援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竝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丑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膚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丑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疻痏也

三年經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洪北江曰京相璠云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一百步（水經注）按濟北盧縣春秋時卽齊地故京相璠云云杜注分爲二地殊誤

又傳不反哭于寢　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不能正之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于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仞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杜演爲正寢不知寢廟同舉則一之義也（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廟通名猶諸冕亦稱冠雜記至于廟門注廟所殯宮）

又傳蘋蘩蕰藻之菜　洪北江曰詩毛傳蘋大蓱也蘩皤蒿也藻聚藻也按杜注蕰藻聚藻也是訓蕰爲聚非毛傳意今攷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倉云蕰藻之類也則蕰亦水草不可空訓作聚且尋上下文義澗谿沼沚筐筥錡釜皆四者竝舉況蕰字从草何得空訓作聚杜氏之說疏矣

又傳昭忠信也　趙子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云者義皆膚淺與其序事之精如出二手蓋其序事精覈者皆史志成文而斷論則左氏之陋見也杜注每曲爲之義固不足深辨後儒竝其事實一切疑之則又過矣

又傳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洪北江曰服虔以先君爲莊公（本疏）一云隱二年鄭人伐衛先君莊公（詩疏）按州吁弑桓公必不更爲之修怨此先君服說指莊公最是杜注非也

四年經取牟婁　沈小宛曰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索隱云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牟婁爲杞之別邑按杜以爲杞邑即都濘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濘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尙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濘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輿者矣

又經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焦里堂曰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魯地本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爲是

五年傳鄭人侵衛牧　洪北江曰按爾雅郊外謂之牧非邑名與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鄭圍其東門故鄭亦侵其牧地以報之又衛地無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則亦不可僅名爲牧明杜注非也

又傳諸侯用六　顧亭林曰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

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惠定宇補注曰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

七年傳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乘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欲開凡例　正義曰凡例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周公所制　趙子常曰春秋之後周典散失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己見略示凡例凡五十條杜氏一氏定爲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于經則亦陋矣　晏案左氏傳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

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氏依此傳文遂傳會以五十發凡爲周公禮典故集解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隱元年疏引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丠明撮其體要約以爲言非能寫故典之文也案孔疏已謂凡例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趙氏斥杜之陋駁正尤確凡例自是左氏約言杜氏謂春秋原本周公肊說無據

又傳戎伐凡伯于楚丠以歸　顧亭林曰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丠杜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江愼修地理考實曰彙纂今兗州府曹縣東楚丠亭是也今按曹縣今屬曹州府一統志楚丠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漢改爲己氏縣隋改曰楚丠明省入曹州又考二年戎城亦在曹縣則此楚丠爲戎邑凡伯變其地戎遂伐之以歸非衛邑也因此楚丠與滑縣楚丠衛文公所居者同名杜遂以爲衛地不知此楚丠去衛遠衛不得有此說者因杜注遂謂於楚丠者罪衛不能救王臣之患考之亦不詳矣若論近楚丠之國則曹都定陶者爲最近凡伯經戎人之邑而戎伐之雖曹亦不能救也春秋書於楚丠詳其爲戎地以見戎之橫周之微耳於曹衛乎何責　沈小宛曰杜預云楚丠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丠紀要楚丠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丠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丠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丠縣（九域志楚丠屬應天府輿地廣記崇寧四年分爲拱州）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丠至仙源（九域志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縣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丠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邇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按本己氏縣屬梁國後漢改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杜預誤以此爲郎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以此爲衛文公徙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丠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丠在澶之衞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丠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耳欽韓按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丠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貽誤

八年經盟于瓦屋　沈小宛曰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預謂周地非也

又傳先配而後祖　沈小宛曰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軷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徑安配

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為墮成命而誣其祖

十一年傳吾先君新邑於此杜解此今河南新鄭縣舊鄭在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也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晏案疏引周宣王弟以下今本漢書無之史記鄭世家有此文小異

又傳攢茅向盟州陘隤懷　沈小宛曰一統志攢城在修武

縣西北二十里（地理通釋攢茅今為大陸村按正義引括地志有茅亭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里則攢茅本兩邑而杜預誤合之也）向城在濟源縣南（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孟津在孟縣南十八里（寰宇記盟津為蘇忿生邑）州縣故城在河內縣東南（紀要武德縣在府東南五十里本周之州邑）隤城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紀要隤城在修武縣西北）懷縣故城在武陟縣西十一里按杜預缺陘地地理通釋汾陘之塞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一統志以為此陘然去南陽之地絕遠非也寰宇記太行陘在河內縣西北三十五里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始于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軹關陘今在濟源縣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蓋即此陘也又陘邢聲同懷慶府志平皋城在溫縣東二十里邢城在平皋東北隅方輿紀要平皋城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名邢丘

桓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注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三直是弒死相及卽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惠定宇曰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

孔父嘉為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从也　焦里堂曰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咳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因而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據乎　沈小宛曰穀梁曰孔父字謚也顧云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

又傳立華氏也　沈小宛曰督有弒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此會以湔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此公羊家言非也傳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謚也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了戾

又經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萬充宗曰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君行師從）馮位既定督相已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諸黨惡也杜注釋成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弒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之平亂必將殺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宋欲禍殤滅馮已非一日今方得遂其願其必不討逆也可弗

論魯桓弒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瑕者可以戮人未聞賊能討賊也齊僖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驩既雖與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魯鄭伐宋（隱十年）繼復與鄭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況陳桓錄錄因人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不躬蹈之矣齊陳鄭三君之師當即至魯矣故知爲會之本意初非平亂也而馮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郜鼎之賂何爲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又傳鞶厲　沈小宛曰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子革帶按大帶博四寸以東體革帶博二寸以施佩易訟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方言帶謂之厲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鞶厲爲紳帶謬矣

又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顧亭林曰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三年傳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罪也

焦里堂曰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杜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幸祝聃射王中肩倘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寤生答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繆戾至此　沈小宛曰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拒戰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懸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陣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

漢書孔融傳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淩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弄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定其例至畿甸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豈有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書者以戎故不足諱也傳于此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刱爲斷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憒憒而臆決者矣

又傳旝動而鼓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旝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本蘇）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釋文云旝說文作檜按今刻本說文仍作旝又按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惠棟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旝爲旃蓋本馬融今按新唐書李密傳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礮益可證賈氏之說杜注雖本馬融然究不若賈說之信而有徵也

六年傳謂其不疾瘯蠡也　洪北江曰釋文稱說文蠡作瘰

按說文無瘰字痤字下注云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絫臣鉉等曰今別作瘯蠡非是今攷玉篇瘯蠡皮膚病左傳曰不疾瘯蠡也一作瘰按釋文所引說文疑屬玉篇之誤又按說文痤字注既云小腫而陸氏所引說文亦云皮肥是族絫不過皮毛肥腫之病故玉篇云然杜注以疥癬當之考說文疥搔也癬乾瘍也恐非其義

十一年經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惠半農春秋說曰鄭忽者鄭伯也曷爲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辠人也

又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惠半農曰三國盟于宋地則宋

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

又傳貳軫　沈小宛曰路史國名貳在隨州南軫國在楚東南按自來地志所不載羅泌妄人臆造也

又傳蓼　沈小宛曰杜以爲南陽之廖誤也昭二十九年傳作飂非此蓼也前志六安蓼故國皐陶後一統志蓼縣故城在光州固始縣東北與潁州府霍邱縣接界古蓼國今有蓼城岡在縣東北七十里

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　江慎修曰彙纂後漢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國在褒信縣元省縣爲鎮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則在商城縣南息縣商城皆屬寧甯府光州蓋地相接也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今按隨縣之厲鄉本厲國杜因字音相近意其即爲賴也故誤息縣商城今皆屬光州

又傳亂次以濟　洪北江曰釋文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按水經注引傳作亂次以濟淇水攷洏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洏淇同後傳寫誤耳）逕鬱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杜預釋例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在南郡枝江縣自楚及羅須渡此水杜本因脫淇水二字故注析不清釋文其字又誤脫水旁今從酈注及釋文增入二字又按杜注以此傳之鄖爲水名亦誤攷鄖楚縣名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鄖服虔云鄖別都也此傳文鄖字亦指楚縣而言不指鄖水杜注及正義皆誤

十五年經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惠半農曰公羊曰邾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

顧復初春秋大事表曰案杜注牟國今泰山牟縣彙纂以爲今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春秋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府治東九百十五里或疑去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注云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魯更遠介可來朝何獨於牟而疑之乎當以通典之言爲定杜注非也

又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既纂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惠半農曰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寗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

又傳鄭伯突出奔蔡　沈小宛曰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

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于鄰國則突之出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人豈扶陽抑陰之義左氏義深于君父豈若此哉

又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焦里堂曰戮辱也雍糾爲祭仲壻猶杜預爲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譖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焦里堂曰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搆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爲說也故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弒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人弒其君商人衛甯喜弒其君剽蓋君雖由篡弒而得身卽事之則因而逐之弒之卽是弒其君弒其君卽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篡漢而爲漢賊者也乃司馬氏既爲之臣世受其爵祿卽不得藉口而不以爲君而以爲司馬氏者因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翅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爵爲王二年輿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卽司馬昭）平蜀卽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下則逐芳殺髦戮奐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昭在必以此義曉於天下晉武憒憒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揚於彥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意焉

又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焦里堂曰宣公此事洪適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宣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鄭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奇齡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嬖毒而不知覺者况使宣公早見戮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

令右公子傳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即左傳所云烝於夷姜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爲謬失之矣

又傳衛宣公使伋子如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注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成二年戰于鞌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莘齊地　顧復初曰案杜氏以莘兩屬齊衛非也陽平西北有莘亭道阨險自衛適齊必由之道輿地志亦云陽平之莘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有莘亭故城觀鞌傳云及衛地下云師從齊師子莘本自直接則莘爲衛地傳文明白可見因中間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爲齊地此看傳文不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莘原跨兩境齊衛皆得有之是時晉師自衛來至齊疆終是回護杜氏之說耳

又經冬城向杜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不知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之事但本事異冬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正義曰杜注既以冬屬之十一月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歷數此年閏在六月節氣須早一月而正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顧復初曰案經書冬而下有十一月是夏正八月正是不時書之以示譏也若以爲時則常事不書矣桓公篡弒之君舉動妄作固所應有何必曲爲解釋令斷云傳誤　沈小宛曰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太早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時非是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十八年傳齊人殺彭生　趙子常曰陳氏曰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杜氏不書非卿說非是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終

左傳杜解集正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莊元年經夫人孫于齊　洪北江曰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詩疏）服其奔桓公之喪從齊來（同上）按杜注以夫人此時始出奔非是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洪北江曰魏書引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旣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又魏書引注云夫人有與

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按說苑亦云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可與服說相發明杜注似非

又傳絕不爲親禮也　趙子常曰夫人不稱姜氏承上文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用一事再見之例略之此經之變文也夫人罪宜絕但傳以去姜氏發義則非左氏先儒取二傳爲說言莊公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而未盡杜氏謂文姜宜與齊絕愈失之矣以後會齊侯如齊師悉書姜氏又何說乎

又傳築王姬之館于外　沈小宛曰注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按鄭以諒闇爲凶廬預以諒闇爲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天之讐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是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又傳爲外禮也　沈小宛曰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爲之非禮也杜預言齊以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蠻貊殺父以狗償母之智也

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焦里堂曰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

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衞俘　洪北江曰釋例云齊人來歸衞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惟左氏經獨言衞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按說文保从人保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本疏）顏師古曰經書齊人來歸衞俘傳言衞寶公羊穀梁經竝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按爾雅云俘取也書序曰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衞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惠棟云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保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與寶同

又傳放甯跪于秦杜解衞大夫　案左傳甯跪有二一莊六年傳杜云大夫一哀四年傳衞甯跪救范氏杜無注今考世族譜衞甯跪有二一爲甯速之祖卽莊六年之甯跪一列於雜人則哀四年之甯跪也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乘丘注魯地　惠定宇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乘丘杜以齊宋次於郎故指爲泰山之乘丘縣但轉戰所及乘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爲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鄑說文以爲宋魯閒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洪北江曰地理志濟陰郡乘氏應劭曰春秋敗宋師於乘丘是也　案張華博物志亦云濟陰乘氏侯國古乘丘

杜注以爲泰山郡乘丘恐非小顏注地理志亦取杜說誤

又傳齊師敗績　趙子常曰傳序長勺之戰甚詳經書敗者變文也杜氏膠於傳例未陳之說乃曰列成而不得用穿鑿甚矣

十一年傳南宮長萬　趙子常曰陳氏曰傳見南宮萬不書氏今案傳中如南宮敬叔及東門遂及南郭鉏皆時人因所居稱之非其氏又傳言南宮長而注不言長是何義周官州長中大夫一人萬反國卽爲卿則此長應是州長杜氏謂萬氏南宮陳氏因之非也賈氏以爲未賜族者得之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焦里堂曰公羊傳云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當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褒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卽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摋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

曰無善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又傳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杜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顧復初曰案督相宋公兩世爲國正卿其二十八年宋豈有不以告之理其告亦必先于牧自是仲尼削之也督係弒君逆賊得逭天討至晚年乃見殺幸矣雖魯史書之聖人當特削以明春秋之義杜氏于督無貶而反以仇牧爲貶不亦誤乎

又傳蕭叔大心　顧亭林曰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

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又傳石祁子杜解衞大夫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以祁子爲靖伯八世孫據禮記石祁子騂仲子也厚生騂仲騂仲生祁子當是靖伯五世孫非八世孫也

十三年經齊人滅遂　洪北江曰世本遂嬀姓地理志泰山郡蛇丘隧鄉故隧國（杜同此）　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水經注）按蛇丘東北無城以擬之東北當作西北杜注承京相之誤也

十八年經三月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趙汸引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又經有蜮　惠定宇曰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蚮蚮音特棟案蚮亦作蟘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貣則生蟘即詩之螟螣也唐公防碑文作蟘蚮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螟蜮皆害苗者故書於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又傳王饗醴　沈小宛曰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觶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享醴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祼即聘禮之醴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飧後乎此者致饔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爲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云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禮經周禮者而欲注述一代大典難矣哉

十九年傳夕室　沈小宛曰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夕室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晏子曰今之夕者周之建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呂覽明理篇常主爲主而未嘗得主之貣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曰夕室以喻悲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爲夕室

二十一年傳后之鞶鑑　沈小宛曰杜云鞶帶而以鑑爲飾今西方羌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鸏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貝帶盩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爲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鞶小囊盛帨巾者魏志曹爽傳操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詁篤矣

二十二年經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惠半農曰陳殺御寇猶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眾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記之特詳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誤舍傳從經可也（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在杭十六年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以御寇爲宣公太子則不得無疑闕之可也）杜預背經據傳曲爲之說妄矣（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子經書公子

又傳遇觀之否　沈小宛曰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爲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卽觀

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之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槪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二十四年經大夫宗婦覿用幣　沈小宛曰杜預云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嫗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子男于故志其非禮杜旣憒憒疏强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以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眞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六亦載此事云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杜預之謬灼然矣

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又傳非常也　沈小宛曰顧棟高曰正義云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

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卽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顧說是也古歷本疏杜與大衍所推亦未必悉合經記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傳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爲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當言司歷之過僅如杜解傳文爲不辭矣

又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顧亭林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此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

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傳蒲與二屈　洪北江曰地理志河東郡有蒲子北屈二縣（杜本此）按韋昭漢書注又云蒲今蒲阪按有南北二屈故云二屈水經注稱汲郡古文云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是二屈之證杜注二當爲北誤

又傳使俱曰　沈小宛曰按此二五於言下假設衆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公說士之常技如此杜乃謂獻公不決驪姬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於文爲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杜於訓故名物俱是鈍置

三十年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又傳闕射師諫杜解射師闕廉也　正義曰杜此注與譜並以射師與闕廉爲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闕班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杜譜以爲闕射師若敖子闕班若敖孫按杜解好爲肊說不从服誼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杜注今濟北穀城縣後爲管仲采邑　顧復初曰左氏牽于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謂此年城小穀卽此考齊地之穀經傳凡六見皆止稱穀無稱小穀者蓋齊自有穀豈可强以小穀爲穀城耶又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李氏廉曰齊桓有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安得爲管仲城之孫氏復謂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杜注殆傅會左傳而誤也

又傳能投蓋于稷門　顧亭林曰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洪北江曰服虔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

之上也（水經注）按杜注以爲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殊屬臆說劉炫規之是也又按水經注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梁氏居蓋近此門故於此講肄也　焦里堂曰門者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桷反覆門上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桷字爲桷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桷是以投爲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桷因而身覆於上蓋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稷門是不以蓋爲物也孔氏六帖游俠篇云韓晉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猨挂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

義猨挂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桷可爲捷不可爲力

閔元年傳趙夙御戎杜解夙趙衰兄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公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又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末必然也按晉語注云衰公明之少子夙之從弟也杜依外傳不从世本

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惠定宇曰地理志東海郡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又傳乃縊　沈小宛曰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季友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爲元凶國之恥也

又傳狂夫沮之　洪北江曰服虔云沮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本疏）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

字杜注殊非

又傳羊舌大夫　正義曰爵爲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如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春秋分記作姓季）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誰職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是也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又傳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顧亭林曰解云蓋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惠定宇曰用諒闇之服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棟案服虔曰戴公卒在于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僖元年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惠定宇曰家君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爲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惠半農曰滅虢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爲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晉人執虞公）所以末減晉之辠而獨辠虞（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說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辠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史皆饒爲之曷爲游夏不能贊一辭也）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辠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貢故不稱名失之甚矣

二年傳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　顧亭林曰服虔謂鄍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

四年經及江人黃人伐陳　沈小宛曰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乃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之不行也

又傳五侯九伯　沈小宛曰詩旄丘正義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杜預皆如此解）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鄭說如此周禮八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文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

不分明故復錄之貪常嗜瑣之徒尋杜預解甚易闕記宜其以鄭爲繁碎不近俗人之情也

又傳南至于穆陵　沈小宛曰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應近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統志木陵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穆陵關木唐書作穆鄂岳觀察使李道古討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復西南則陝右所主猶唐以襄漢爲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里大峴山爲穆陵關顧棟高襲其說是讀經傳而不明其文句者也

又傳攘公之羭　沈小宛曰釋畜夏羊牡曰羭列子天瑞篇老羭之爲猨也張湛注羭牡羊也玩繇意言專寵生奸其變乃至攘主人之羊杜謂變乃攘公之美不辭甚矣爾雅疏引歸藏齊母經曰瞿有觚宵梁爲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古今書從無以羭爲美者

五年經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四年傳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杜注書春從告　顧復初曰案經書春不書月數春二月也晉用夏正晉之十二月爲周之春二月晉以十二月告魯史自用周正改書春耳杜謂以晉人赴告之日書之非也

又經杞伯姬來朝其子　沈小宛曰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

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義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又經晉人執虞公　沈小宛曰杜云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按春秋之義有見于彼而略于此者于彼見一義于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于衞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于上罪亦可免乎

又傳辛亥朔日南至　沈小宛曰隋志春秋緯命歷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又傳輔車相依　沈小宛曰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

非十過篇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杜解迂繆

又傳天策焞焞注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

焦里堂曰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于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焞明也九歌東君篇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曒曒而盛也燉燉卽暾暾謂日光出于天策星之閒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焞焞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焞焞天策焞焞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焞焞也

六年傳許男面縛　洪北江曰廣雅偭偝也漢書賈誼傳偭蟂獺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竝云偭背也項籍傳馬童面之張宴曰背之也師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偭面古字同按杜注云但見其面可爲臆說

七年經鄭殺其大夫申侯杜注申侯專利而不厭故稱名

晏案穀梁傳云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吳草廬謂信讒而頗於刑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杜氏拘於書名之例謂罪申侯非也

又傳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解三族鄭大夫

案僖二十八年傳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子人來盟杜注子人卽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子人九必是語之後杜諸以九爲雜人謬矣

八年經用致夫人　沈小宛曰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妻之理成風既非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有徵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狃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

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竝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儕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歿姑老當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亦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于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

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僖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于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俗儒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權皐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舉經術故事不似後來君臣動輒臆造也）

又傳則弗致也　沈小宛曰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爲非禮杜惟言哀姜不薨子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請葬棺自外來豈得反殯于廟若先已祔姑今此又奚爲而致之杜之不通何所置喙

十年經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九年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子朝杜注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顧復初曰晉之十一月爲周之春正月是夏正周正恆差兩月之明驗傳從晉史而經自用魯之簡牘耳正義從杜謂晉赴以今年弒者非也杜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焦里堂曰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遠謀者也左氏稱公命息傳奚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爲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弒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丘倹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媿兩語以美毋丘儉蓋倹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荀息以例儉可知

又經晉殺其大夫里克杜注奚齊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未爲無道而里克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刪顧復初曰杜此解尤謬倘若君無道弒君之賊將稱字以褒之乎

十一年經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杜注以私怨謀亂國故書名

晏案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家則堂詳說曰始謀納文公者里克丕鄭也里克死丕鄭豈能獨存夷吾殺之爲其私耳克猶有罪丕鄭之殺是謂濫刑夷吾專殺之罪大矣且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杜氏拘于書名之例失之

又傳賜晉侯命　沈小宛曰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也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子正君白虎通世子之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蓋周之初天子統御諸侯異

威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為重輕也杜云所賜者命圭幷矣

又傳惰于受瑞　沈小宛曰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于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不共為甚也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以至琬圭鄭通解為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皆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遂誤認為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昭云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又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敘惠公事但言受玉敘文公事但云受冕服要諸致玉時幷有冕服致冕服時亦先有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會意而韋氏猶滯于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葢五誤為三

又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正義曰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為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

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也

十五年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杜注經書十一月從赴　顧復初曰案傳之壬戌即經之壬戌九月十一月乃夏周正之異名爾杜謂從赴且以傳之壬戌為九月十三日經之壬戌為十一月十四日恐相亂故顯言之尤非也豈有九月戰而以十一月敗者乎

又傳不書朔與日　沈小宛曰長歷五月壬子朔小隋志劉孝標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又傳秦穆姬屬賈君焉　沈小宛曰杜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于賈無子則明其始適夫人杜預何從知為次妃葢誤認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洪北江曰按杜注賈君晉獻公次妃既無明文惟左傳云獻公娶于賈則賈乃正妃獻公即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即位年齒已高無由更為所烝唐固說賈君為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之言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

又傳盡納羣公子　沈小宛曰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皆被逐者晉語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又傳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顧復初曰案涉河兩字當黏上吉字讀是卜徒父口中語非敘事也言當渡河取晉地耳猶襄二十八年慶封傳曰克見血左氏帩句文法往往如是其實秦未嘗涉河也若說是秦伯之軍涉河則秦在河西晉在河東疆界甚明韓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旣涉河而東矣安得復有韓地乎杜解尤錯

又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杜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亭林曰解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顧復初曰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葢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對曰此敗乃大吉也三敗之後必獲晉君一時問答神氣是如此乃字方有來歷若說晉侯車敗秦伯得勝無緣要詰乃字亦轉不去矣杜又牽強說秦伯不解疑敗在己故詰則秦伯不應瞶瞶至此軍中消息勝負瞭然何至錯認劉氏炫亦說是秦伯車敗謂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不應專屬之晉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孔氏又駁正之曰秦是伯爵晉實是侯爵故知是晉侯車敗尤迂滯可笑若是則秦是伯爵應稱伯車楚是子爵應稱子車乎不謂晉侯車三敗是車有敗壞非兵敗尤牽強車敗不過如鄭伯之車僨于濟一乘兩乘之類耳若說未交兵兩軍相去尚遠晉車偶然顚躓秦何緣知卽知亦何必著急而問查正字通侯與候古人本通用尙書禹貢五百里侯服孔氏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射義射之有侯所以候中否明工拙也王制疏引元命包云侯者候也候王順逆故謂之諸侯如此則侯字不煩改讀已當作候字解孔氏疏尚書禮記已有的訓何獨於此處不引作證反多此牽强之說乎

又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正義曰如杜意則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　顧復初曰案此解更謬去當作平聲讀與驅通驅與狐俱入七虞韻凡古辭無有不叶韻者詩小雅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去亦作平聲讀也此三去如易王用三驅相似凡田獵之禮皆用三驅此言秦車三敗之後三次整兵前進必獲晉君也解作敗壞而去拙滯可笑

又傳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杜解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

宣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杜解韓萬元孫正義曰韓世家云韓武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葢韓萬也如彼二文

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厥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系本萬生求伯求伯生定伯僑世族譜謂萬之孫定伯與系本及服虔之說同獨闕求伯一世

又傳步揚御戎杜解步揚郤犨之父　成二年傳御至杜解郤克族子　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之曾孫至是豹之元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程公說春秋分記云豹字叔處生三子曰稱曰冀芮曰義芮生缺缺生克克生錡又芮從子曰步揚曰步招招無後揚生二子曰犨曰蒲城鵲居犨生三子曰至曰溙曰毅世族譜闕豹及鵲居二人

又傳曰上天降災（至）裁之　沈小宛曰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人妄增加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敘穆姬從傳文有此節孔陸之本偶有脫奪耳

又傳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杜注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顧復初曰案兩歸字俱當貼晉侯身上說入謂入廟獻俘卽下文云殺之也秦伯云獲晉侯當好好送歸若殺之將以喪歸焉用此左傳厚爲之禮而歸之史記越世家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歸字多如此用法且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證文義本易解若如杜說則喪歸當屬夫人夫穆公在外夫人在宮中卽自殺亦不得云喪歸歸字無著落矣或疑秦伯未必如此長厚予謂此非長厚乃勢有所不得殺也晉實強大殺之則晉之臣子致死於我秦烏得不畏觀下文言其後必大姑樹德以待能者秦穆之心事可知矣殺晉侯直一匹夫而有莫大之仇歸晉侯則外施不殺之恩而陰有得地之實秦早籌之熟矣故以厚歸之言實出本心并不待夫人之登臺履薪也

十七年傳雍巫　沈小宛曰杜云卽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易牙爲雍巫字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衛共姬信矣非易牙亦明矣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　沈小宛曰杜云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公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宜擇善而從杜于大義全然憒憒

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曰　惠定宇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

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爲之記失之史記疏略不足取證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爲左師不爲大司馬下司馬曰杜解子魚非也卽公孫固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知大司馬司馬一也非子魚可知杜與顧俱失之

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贄　惠定宇曰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讀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

雉委質而退尙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頗勝於杜當从之　沈小宛曰傳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按春秋交質之字竝同致置之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之于庭不敢送于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于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又傳不然則否　沈小宛曰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無不審之患攷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已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橫生枝節其謬顯然

又傳出于五鹿　沈小宛曰按元城之五鹿當是沙鹿地訛爲五鹿司馬彪志云五鹿墟故沙鹿水經注于元城縣但引漢元后事證沙鹿崩而于衞縣下云浮水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卽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今衞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意甚明白顧棟高反主在元城者非也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又傳浴薄而觀之　沈小宛曰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裸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

不作薄近之義月令曲植蘧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人閒訓高誘注曰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呂覽上德篇同）設薄以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微窺與闚然薄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云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爲迫近非也

又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杜注揮湔也正義曰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　顧復初曰案揮字只當作揮使遠去之揮懷嬴是故懷公之妻重耳初時未知奉匜沃盥猶言侍執巾櫛既而知其爲姪婦揮令遠去欲以避嫌故下文懷嬴怒曰卑我也玩既而二字

是中閒略停少頃與上沃盥是兩事杜注郎黏定上說解作揮水之揮謂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汙其衣似公子此時已帶調戲之意正與當日情事相反　洪北江曰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鄭玄儀禮注匜沃盥器也（杜本此）按晉語韋昭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振去爲揮蓋懷嬴不欲故以手揮灑此水杜注湔也義轉迂曲

又傳公降一級而辭焉　沈小宛曰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猶降成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四年經天王出居于鄭　沈小宛曰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興于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貽伊戚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耳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又經晉侯夷吾卒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杜注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　顧復初曰案二十四年當係二十三年之誤晉之九月爲周之冬十一月傳因赴告從晉夏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經傳所載時日本合杜氏不解秋冬爲夏正周正之別又承四字之譌而不改遂謂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世豈有不告已之即位而先告先君之喪之理乎

又傳臣負羈紲　洪北江曰說文羈馬絡頭也从网从馬二馬絆也羈或从革紲系也春秋傳臣負羈紲應劭漢官儀亦云馬曰羈服虔云一云犬韁曰紲古者行則有犬少儀曰犬則執紲按此則紲爲犬韁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爲羈紲之僕亦云犬曰紲是矣杜注必改曰馬韁非是

又傳師退軍于郇　惠定宇曰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酈玄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焉晉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　洪北江曰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从邑旬聲讀若泓按索隱云周文王子又云郇音荀又音環疑有誤服虔云郇國在解國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按蒲州圖經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正漢解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　沈小宛曰杜謂解縣西北服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又西逕郇城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服虔之說賢于杜氏矣方輿紀要郇城在

蒲州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又傳晉侯濟會秦伯于王城　洪北江曰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同此）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引左傳有之

又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洪北江曰鄭重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本疏）賈逵云二叔管蔡（詩疏）詩毛傳弔傷也鄭箋咸同也按二叔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杜注葢用馬說今攷晉書秦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秀與杜預同時葢亦主馬說然究以鄭賈義爲長

又傳毛聃　沈小宛曰王鳴盛曰毛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籍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一統志上邽故城在秦州西南六十里）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卽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按水經注籍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苟可以彷彿古封則酈氏先言之矣羅泌妄人不足據也羅泌又云京兆今有聃亭按史記索隱云冉或作𨚗卽𨚗處今荆門州之那口城也

又傳王遂出及坎欿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服虔以爲鞏東邑名也（水經注）郡國志作坎埳注引左傳同按水經注稱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埳聚在鞏西按杜注云在縣東葢承京服之舊實則聚在縣西南也

二十五年經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顧亭林曰衞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沈小宛曰孫覺曰衞侯稱子者衞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于此而窮故作遁辭按杜預以傳有脩衞文公之好故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返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是美之中反有貶爵之文春秋杞滕之降爵爲子皆有善可稱者也其支吾閃爍不過欲自文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曰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

吉也以上公羊之說按曲禮疏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說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二十七年經楚人圍宋　沈小宛曰杜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雖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也

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杜注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顧復初曰案此刺字直訓殺字爾雅釋詁刺殺也說文刺直傷也與周禮三刺之

義不同周禮司刺之刺葢取審察之義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漢武帝置刺史奉詔察州亦取刺察事情之義不訓殺也彙纂云自鄭康成誤釋周禮之刺爲殺于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胡氏傳亦用之不知公子買正是無罪而枉殺公實畏晉又畏楚殺一子叢以首鼠兩大國之閒其事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乎惟公羊傳云內諱殺大夫謂之刺家氏鉉翁曰殺無罪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葢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其義爲得之矣

又經楚師敗績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楚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歷觀其解經如小兒弄脣舌無不可嗤笑者

又傳且曰獻狀　沈小宛曰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之罪還而伐鄭按謂曹觀公駢脅之狀也獻狀者責其故猶今言供罪杜連上意非也

又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洪北江曰廣雅躍踊皆跳也按杜注百猶勵也無此義訓今攷百迫古字通廣雅迫急也葢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應劭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耳

又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洪北江曰按史記晉世家重耳出亡時年四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晉語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今攷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于秦秦即妻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又及十二年則懷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也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語及杜並非也況昭十三年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即能得士非即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鑿而妄

又傳顚以閔執讒慝之口　洪北江曰服虔云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爲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同上）按釋文引韓詩執服也此閒執義亦同杜注非也

又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焦里堂曰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盬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又傳瓊弁玉纓　沈小宛曰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獨斷云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鬉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按文選西京賦敘車馬事云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冒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辟綜

注弁馬冠也乂髦以瓚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瓚弁即金鏤在髦前故云乂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爲馬乂髦（別本誤乂爲文）宋書禮志金爲乂髦插以翟尾蕤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漢人解此傳不以爲皮弁創自杜預耳

又傳且使王狩　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召王之意以爲朝于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儆方岳且省王錫秩之費耳豈謂强大自嫌如王敦桓温引兵入朝都下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避嫌之心王有畏偪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儈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貽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臨邛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令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經盟于翟泉杜解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昭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杜解同又云時在城外

正義曰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土城內者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內也續漢書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帝王世紀云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

三十年經衛殺其大夫元咺杜注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故罪之　晏案吳草廬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元咺以臣訟君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杜注謂書名罪咺失之

又傳許君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江愼脩曰彙纂地理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陝州南二里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與桃林相近之地今按焦又見宣二年焦爲姬姓國晉滅之見襄二十九年又按杜以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非也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弗與在河外者焦固其一然內及解梁城則亦有河北之邑水經注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則瑕在今之解州非河外也此文亦河外邑舉焦內及解梁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耳瑕在解與河南之桃林塞亦相近故詹嘉處瑕亦可守桃林之塞又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與瑕皆在解杜倂爲一地亦非又瑕呂飴甥亦曰陰飴甥蓋飴甥嘗食采於瑕兼食於呂呂即陰故曰瑕呂飴甥杜以瑕呂爲姓亦非是皆不考解有瑕城而失之者也河外無瑕顧炎武求之不得謂瑕有乎音以漢弘農郡之湖縣爲瑕謬矣

又傳饗有昌歜　洪北江曰服虔云昌歜昌本之菹（周禮疏）韓非子難篇文王嗜昌蒲菹（杜本此）按說文歔字注云歔歜也从欠鼀聲玉篇歔子合才六二切嗚歔也亦作蹴又组敢切昌蒲菹也蓋本作歔傳寫譌作歜耳故釋文亦作在感反正義

云昌蒲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承寫已久姑仍之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歇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菹也按釋文作歇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歇盛氣怒也此昌歇之音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歜字合才六二切鳴歜也又徂敢切菖蒲菹也則歜為菖蒲菹亦非正文鳴蹴之字乃是歜耳

三十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沈小宛曰杜預曰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無是理也按當從貶稱人之例但公穀之說未善耳高氏曰秦興兵加中國直書敗秦所以惡秦然晉背殯興師結怨召寇故貶稱人

又經敗狄于箕　沈小宛曰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杜預云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帥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人告按稱人不因郤缺劉規之是也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不必用其貶自是史文略之

又傳晉于是始墨　沈小宛曰杜預云後遂常以為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行禮尚不至如杜預所云也顧說失之

又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杜注既葬反虞則免喪故云卒哭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正義曰大夫士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于此除喪全不復哭也又曰諸侯七虞每虞閒一日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同在一月之內故杜每曰既葬卒哭衰麻除此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為卒哭也　沈小宛曰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為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為士庶人設與阮籍猖狂之論何異乎

又傳烝嘗禘于廟　沈小宛曰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脩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二）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宏訓羊太后崩（其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

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緦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不重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曰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衰絰未除何能致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脩舊禮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爲祖禰措辭也實生者所不堪爲也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三年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獨杜預於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創此非常之說孔穎達逐臭之夫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強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之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豈獨王制之言乎將古來大聖大儒所昌言苦口扶植世道者一概抹殺獨奉杜預爲金科玉律其毒流於來兹宋儒遂漫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國君卒哭除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學者不察並反詈左氏祇自見其麤僞也觀服虔之解則深得左氏之解意而左氏之書未可厚誣矣（賈逵義與服同）

左傳杜解集正卷三

左傳杜解集正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歷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又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顧亭林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竝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又傳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沈果堂曰周書周月篇云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卽每時而言履端于始謂測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淮南天文訓稱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以歷家實測追溯之周與漢固同建也舉正于中謂歷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按隋歷志堯時冬至日躔危唐歷志云躔虛宋天文志西周以前冬至日躔女元歷志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皆在正北之位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稱爲正也杜解舉中氣以正月則以正爲月以中爲氣文義不可通矣歸餘于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是周本於四季月置閏也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月惟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此偶合耳

又傳晉侯朝王于温　惠半農曰温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

又傳卑讓德之基也　趙子常曰孔氏曰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今案結外援衞社稷春秋亂世之事也傳惟見此年夏葬僖公冬公孫敖如齊宣十年夏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遂推以爲例其言凡君皆指當時之事爾非謂周制則然以周禮邦

交合左氏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爲周公之法自左氏之謬耳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相聘問之有

二年經秦師敗績　沈小宛曰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畧而詳故孟明晦於前西乞著於後不繫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若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自非浮屠氏通宿命者無由知之

又傳書曰及晉處父盟　沈小宛曰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啁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又傳書士縠堪其事也　沈小宛曰杜預謂士縠非卿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按莊二十六年士蔿爲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爲司空于當時皆爲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縠將中軍使士縠尙不爲卿何能越次爲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縠見於經之故亦對上文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肊說誣傳

又傳廢六關　惠定宇曰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曏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去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歟杜氏此說昧於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又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顧亭林曰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沈小宛曰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不及文公之事傳主爲經發凡文公之得失人自知之故不置可否劉敞横譏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三年經秦人伐晉　沈小宛曰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徵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書之而不取于秦耶前後牴牾其辭如鬼

四年傳同盟滅　沈小宛曰續志汝南安陽縣有江亭故國嬴姓方輿紀要江城在汝寧府眞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是同姓故秦伯矜之過數同盟猶言宗盟也杜解非也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杜解行父季孫友子　馮氏名號歸一圖云行父季友之孫陳曙峰譜云按仲叔兩家皆再傳稱

公孫三傳始稱姓若行父爲季友子不當卽稱季孫也杜注似誤國語韋昭注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韋注必有據今从之　洪北江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按穀梁疏引世本又云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范寧注行父季友生生卽孫也與杜注同今本杜注作季孫友于大誤

又經季孫行父如晉　惠半農曰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遭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椑從人君出聘亦豫備遭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爲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爲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爲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受弔先爲之備又焉用之後之學者詳焉

又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杜注文公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猶朝于廟卽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

又傳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　洪北江曰按處父盍嘗爲趙衰屬大夫說苑師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盍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謚成八年傳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杜注卽云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

又傳士會注隨季也　惠定宇曰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棣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避難奔於晉生子輿卽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棣案古土字皆作士（見牧敦）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義作土呂覽任地曰后稷曰子能吾士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校人職）云世本曰相士作乘馬（竹書亦作士）荀卿子曰杜作乘馬楊倞案世本相土作乘馬（今左傳亦作相士从古文）毛傳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爲劉氏周以前爲唐氏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爲杜氏春

秋時爲范氏是會之帑留秦者又爲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爲死而不朽焦氏讀士爲土訓爲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

七年傳樂豫爲司馬杜解戴公元孫　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又文十八年傳使樂呂爲司寇杜解戴公之曾孫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今云曾孫誤也據世本樂呂乃戴公元孫杜好爲肊說不依世本非也

又傳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顧亭林曰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卽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衞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卽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郣玉篇郣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八年傳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顧亭林曰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衞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衞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衞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衞此杜氏之闕漏耳按自申至於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洪北江曰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本疏）按杜注旣言申鄭地則服說云致之于鄭方得事實寗有以鄭地轉致于衞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

九年經葬襄王　沈小宛曰杜預云鄭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于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

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旣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尙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弃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弃其所守奔喪自遣其傳欽韓按隱二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衞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傳意微而顯而俗儒不之察創爲謬說

十年傳麇子　惠定宇曰麇亦作麏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荆州壄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麏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麏在當陽

十一年傳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洪北江曰按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十二諸侯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成父敗長翟三處史文竝同攷齊惠公二年卽魯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以惠公爲襄公葢傳寫

之譌杜因有既長且壽之說失之不攷也

十二年經郕伯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卽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授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卽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卽位則直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又傳寡君敢辭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覿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乃以固陋之見亂之

又傳范無恤御戎　顧復初曰是時士會尚稱隨季知未受范此人疑非范氏之族陳氏世族譜入之晉范氏非也

又傳兩君之士皆未憖也　洪北江曰說文憖閒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春秋傳曰兩君之士皆未憖按今本閒誤問且誤甘从玉篇廣韻校改哀十六年旻天不憖杜注憖且也正用說文此注憖缺也未知何據余按此憖當與閒同義故說苑載此事云三軍之士皆未息息閒義竝通又釋文云憖爾雅願也强也且也韓詩曰憖閒也昭二十八年傳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憖字亦當作訓且杜注訓憖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願亦失語意又按方言廣雅訓憖爲傷與此傳義亦通

十三年經太室屋壞杜注太廟之室正義曰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　顧復初曰案杜孔之誤吳氏澂已駁之而家氏鉉翁獨取其說謂魯用王禮有太廟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武公爲兩世室經書太室謂太廟當中最尊之世明是周公廟其謬尤甚武宮乃季孫行父所立本是瀆祀明堂位傅會爲武世室況立在成之六年此時尚未有何得援以爲據

又傳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沈小宛曰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人瑕傳又于猗氏縣下引此年詹嘉處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畓水注之西北逕曲沃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按傳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杜預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汲郡紀年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曲沃傳以焦瑕攣稱而後此以焦曲沃攣稱則曲沃卽瑕之變名皆在宏農陝縣于晉爲河外而解與猗氏之瑕非秦所侵及詹嘉所處明矣杜預注此橫分瑕與桃林爲二處顯然違傳矜令賜朶邑于晉傳又何云處瑕乎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至潼關皆是也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又傳以謗士會執其帑于晉　洪北江曰按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韋昭國語注妻子曰帑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

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盤觀下傳士會云妻子爲戮而秦伯卽答云所不歸爾帑是帑兼妻子之一證

又傳繞朝贈之以策　惠定宇曰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劉勰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藉用服說（杜氏以策爲馬檛）　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洪北江曰白氏六帖引舊注云以有來而不用也

又傳其處者爲劉氏　惠定宇曰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家君曰處者爲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爲氏漢人改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沈小宛曰疏疑此句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周末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生端執嘉生漢高祖世系表又按此乃錯簡當在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下

十五年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杜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顧復初曰敖慢天王棄君命罪在不赦魯誅之可絕之不爲立後亦可乃更歸其喪晏然若無是事者此魯政刑之失而三家所由彊也胡傳踵杜氏之謬謂聖人以敖耆教陸氏淳謂旣臣其子不容不受其父之喪夫堯舜不聞以禹之興宥鯀之殛況文伯惠叔又未有大功可贖其父之過乎晏案公孫敖爲慶父逆賊之子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杜氏謂錄以示義悖理傷教失之甚矣

又傳惠叔猶毀以爲請　沈小宛曰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爲無稽之說

十六年傳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趙子常曰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專惡宋公王申子曰君父天也豈臣子較得失之地乎今案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討罪之辭而譏其猶立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宋人弑其君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於昭公見弑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自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謂晉趙盾弑君爲良大夫而宋昭公見弑爲無道皆弑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援以釋經且立以爲例後見宣四年襄三十一年　焦里堂曰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抉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詒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督矣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弒而盡以寶行其不適諸侯明曰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己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之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弒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烏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弒其君州蒲直欒書弒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弒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稟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託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種惠其人結異類之情寵篤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揚土懷媿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卽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姦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淩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弒舍亦必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　洪北江曰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按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凡閑暇則有好音逼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主音聲而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得正義非也

又傳鋌而走險　洪北江曰說文鋌銅鐵扑也挺拔也按此似當从手廷高誘呂覽注猶動也葢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訓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既葬不偁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惠定宇曰家君曰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又傳申池　惠定宇曰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爵也詳見襄十八年

又傳仲殺惡及視　沈小宛曰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母弟豈爲賤顧炎武云亦諱之耳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沈小宛曰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傳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

竝是討求孔氏佐杜橫指爲闕文亦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之常稱猶言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於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爲缺文殆是自尋方便耳

又傳以定公位　沈小宛曰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弒之禍敵國以上莫不棄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於是覬覦之徒以爲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篡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爲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爲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彼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二年經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注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不可以討賊　萬充宗曰晉靈卽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弒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嫺師保之訓長而漸黠

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託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弒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葢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弒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於聖人良不誣也　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偁彌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

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盾眞弒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識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　焦里堂曰萬氏毛氏之論左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不可以討賊然則不越竟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弒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弒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因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又傳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洪北江曰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言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言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衆曰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己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耶贖事既合而我卽來奔（本疏）按以叔牂爲羊斟始于鄭衆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云羊斟

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攷羊當是氏無緣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既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不得更以子之馬然面誣華元鄭衆之說非也斟前既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服虔稱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既合而來奔句正義又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文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言語亦可謂進退失據又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注亦不以羊斟爲人姓名得之

又傳于思于思　洪北江曰賈逵云白頭貌（本疏）服虔同（詩疏）惠士奇曰按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須斯爲白于斯爲白須也按今杜注以于思爲多鬚貌恐非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觸槐而死　洪北江曰呂覽觸庭槐而死外傳曰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注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按惠氏云麑退而觸靈公之廷槐明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爲趙盾庭樹非也

又傳余爲伯儵　洪北江曰說文作百䲆云黃帝之後姞姓按儵卽䲆但移偏旁居上耳惠氏識釋文誤字非也

四年經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權不足也杜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蔿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爲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巽曰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戇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

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竝狂狡爲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曰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其起而議其後也

又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　焦里堂曰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弒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入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敢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敕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弒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弒君之罪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卽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弒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

濟則弒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

又傳凡弒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慚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

肆毒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懼所以立也　劉子幾史通春秋曰案春秋之書弒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逆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有獨違　陸粲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爲書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竝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然後可與言春秋　焦里堂曰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傳以爲弒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

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衞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

姦慝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焦里堂曰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丘明無疑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其恥言歆矣而甘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終爲漢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況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卽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旣弑高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謀於其故僕射陳泰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旣以無道爲君罪又以討賊爲己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暢之詳之且卽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興始於王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懼心澌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邪說者轉託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姦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寄託而懼心復萌矣

又傳故命之曰鬬穀於菟　洪北江曰說文云楚人謂虎爲烏麃今按麃字係徐鉉新附惠氏補注以爲說文誤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疑今本脫一爲字不知此亦朱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也又按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爲鬬穀今攷鬬乃伯比之姓章句鬬字恐後人妄增

六年傳以盈其貫　沈果堂曰疾害也若酒誥厥心疾很之疾疾其民謂重民賦役也貫劉光伯謂如物在繩索之貫也（定字云韓非子亦有滿貫之云劉說是）蓋上數戰則戰役必重而害民之惡遂如物之滿於繩索矣杜云爲民所疾又云貫猶習也恐於文意隔閡　沈小宛曰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此字本訓也故滿張弓亦謂之貫弓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劉炫規杜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此謬灼然而疏猶曲爲庇護不知其何緣也

八年經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杜預以甲

子㑺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

又傳楚人滅舒蓼杜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滅蓼後更復今更滅之　趙氏鵬飛曰舒同宗而異國故謂之羣舒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杜氏以舒蓼爲二國疏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顧復初曰案木訥之言甚當杜注兩國正義謂轉寫之誤是矣更引土地名謂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更誤羣舒猶言眾舒豈可謂之一國乎又云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尤謬蓼與舒蓼自是兩國楚自穆王滅蓼而莊王嗣興至此僅隔二十二年正當暴戾吞併之時豈能復封樹小國待莊王更滅考桓十一年傳鄖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八十里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安豐蓼縣在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此年楚人滅舒蓼杜無注高氏地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爲三國地亦邈遠若以爲卽文五年所滅之蓼杜明注在安豐與吳越地懸隔如何下文云盟吳越而還乎杜誤孔更誤　江愼修曰疏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爲一國名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非也彙纂今廬州府廬江縣故舒城是也今按杜於文十四年注云舒蓼卽羣舒此言二國非也然二國亦非轉寫之誤劉炫規之不得謂其非此舒蓼與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豐此舒蓼在舒城疏合爲一亦誤

九年傳其洩冶之謂乎　趙子常曰陳洙氏曰此非聖人之言孔子稱三仁曰比干諫而死反罪洩冶乎今案傳以稱國殺大夫爲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以書名爲貶非但不知經旨亦未究史法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以爲不當正言於淫亂以陷子死甚且謂從君於昏嗚呼此第就治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宣淫戲衷衵服治知其必至於喪亡也故不避斧鑕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可保不意其竟至於殺身也未幾而君弑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身死而其言驗然則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弒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於身殺國亡爲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衞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徵傳文何由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余謂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殺也有罪

名無罪亦名書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閒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洩冶書名而罪洩者傳例誤之也　顧復初曰經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取名正義曰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能危行言孫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　案此段杜孔之論有傷名教謂其直諫取死不爲春秋所貴是以緘默苟容者爲賢以捐軀犯難者爲不肖也孔氏謂其懷寵不去王氏經世有言必欲皆爲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左傳假託孔子

之言而正義復遠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於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爲世教之罪人哉

十年經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又經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杜注靈公惡不加于民故稱臣以弒　顧復初曰案靈公朋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爲寬之此爲例所拘强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左傳于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書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意謂稱國以弒者爲君無道明著弒君者之名氏爲臣有罪已爲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爲之說假令靈公惡加于民遂將諱弒者之名氏乎

又經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注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　胡氏曰雖葬先君尙爲嗣子葢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　呂氏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也文公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　高氏閌曰諸侯未踰年稱子葵丘之會宋公稱宋子惠公之葬卽速又未踰年而遣使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顧復初曰案杜氏謂既葬成君是卽其既葬免喪之誤葢一錯則無所不錯

左傳杜解集正卷四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淮安山陽丁晏學

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道元云此亭在長平城西北而杜氏言東南謬按杜氏取京相璠之說至西北東南或傳寫之誤耳又辰陵穀梁作夷陵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夷辰聲相近京杜以長平縣辰亭當之不若從穀梁作夷陵為諦也或擬較長平道稍回遠然按夷陵今宜昌府治與當陽荆門緊接二邑所屬之宛城為春秋時會盟之地何獨夷陵即以為遠耶

又經楚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注二子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賊討國復功足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顧復初曰案此因左氏有禮之說而其謬更甚焉者也二子從君於昏致君見弒其罪與親弒君無異且先儒謂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使微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抑此陷君賣國之徒尚謂其功足補過而反責洩冶以賣直惡正醜直獎亂崇姦杜氏其不免哉　洪北江曰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本疏）又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釋例）案左氏之意賈為得之杜說非也　沈小宛曰案賈謂二子之惡絕於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

於義難通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褻豬戮賢禍主雖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教若說為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目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義自克何為不殺而納之寧得為禮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何以立國春秋時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之政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蓋積貴之繫於人心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權耳若便恕二子之凶慝是飛廉惡來可追武王之誅也後儒深責楚莊又不揣彼時之情事矣

又傳令尹蒍艾獵城沂杜解艾獵孫叔敖也襄十五年傳蒍子馮為大司馬杜解子馮叔敖從子　正義曰案世本蒍艾獵是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蒍艾獵叔敖為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傳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眞晏案杜於宣十二年傳解不從世本襄十五年傳解又依世本自相矛盾若此史記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班彪言左丘明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侯卿大夫號曰世本十五篇皇甫謐帝王世紀以世本為左丘明作世本為古史所記必可據依杜氏好為肊說多與世本違異孔疏反阿杜氏而斥世本非也　洪北江曰服虔云艾獵蒍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此）案世本蒍艾獵為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即叔敖未知何據襄

十五年傳蔿子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卽叔敖杜注一依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

十二年傳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杜解彘季代林父　正義曰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惟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又傳曰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杜集解云原穀先穀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彘子服虔以爲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其食之也

又傳韓厥爲司馬　洪北江曰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本疏）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語注同（杜取此）案史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所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本次相同則厥爲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飴孫方輯世本檢出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賕伯定伯兩世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國語注亦同韋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考然亦必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考又以子輿爲簡之曾孫則大誤矣

又傳沈尹將中軍　沈小宛曰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於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案叔敖爲令尹無容將中軍而庶尹爲之墨子所染篇楚莊染於孫叔沈尹似沈尹卽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寮傳云楚莊問孫叔敖於沈尹莖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雜同故並存之　洪北江曰案呂覽當染篇曰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烝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案此則沈尹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案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寢也

又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沈果堂曰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

字難通案成七年傳云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此制相備形當互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

舍偏兩之一焉　沈果堂曰兩統衆兩而汎言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用一卒分充故此句卽主兩以稱卒也偏卽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四兩從之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此句劉光伯譏）杜以偏爲車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又傳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洪北江曰服虔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玄儀禮注蒲菆牡蒲莖也案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菆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

又傳屈蕩爲右襄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襄二十年傳楚子使屈申圍朱方杜解屈申屈蕩之子　案楚有兩屈蕩同姓名春秋分記引世族譜屈申屈蕩之孫與杜注自相違異譜注之不同如此

又傳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杜注惎教也　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爲教也

顧復初曰案惎字當依說文作諅字解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閒王室哀四年傳少康爲牧正惎澆能戒之杜於兩處俱訓惎字爲毒字此傳亦宜依此解釋若訓作教字恐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宜訓毒字爲近情至正義謂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尤不可通二句是敘晉人事脫扃尚不能出險更拔旆投衡乃得出非楚人口中語也

又傳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焦里堂曰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卽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霍禦

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巳名於緑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藭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已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霾也鞠者曲也欲其隱霾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霾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蹙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蹙於水也無社於是目眢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山河喻匿處而廋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寒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固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並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芍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三年經晉殺其大夫先縠　晏案季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爲始討其罪也意者先縠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縠耳故不去其大夫以爲非正刑也杜氏謂書名罪先縠此以成敗論人也杜氏失之

十四年傳於是有庭實旅百　沈小宛曰案禮器所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於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賓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於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並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矣

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杜注杞邑　江慎修曰蘽纂案公羊作牟婁蓋卽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已爲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又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　洪北江曰劉昭郡國志注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地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案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今考赤狄潞子國卽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計道里矣

十七年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

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案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衆耳宣公數如齊且奔喪其事齊甚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所以援之者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成元年經作丘甲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杜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案顧說是矣而不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

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李衞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衞公問對（此疑僞書以其論古制引之）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人矣

二年傳三入三出　沈小宛曰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案劉說是也齊侯破廢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於丑父之紿旣入其軍豈肯輕縱如狄衞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氏衆伯必欲扶立一家不容稍參異同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也

又傳齊師敗矣辟女子　洪北江曰案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避與五年伯宗辟重同杜注訓爲避非

又傳齊侯使賓媚人杜解媚人國佐也　正義曰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歸父生佐佐生二子曰勝曰弱弱生

夏夏生書書生瓘瓘生高父世族譜闕高父一人

又傳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洪北江曰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案杜注甗玉甑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紀年明言紀公之甗則非玉可知

又傳敢不唯命是聽　沈小宛曰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案方舉戰事不得遽言平昔完全

又傳先路三命之服　沈小宛曰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孔禮記疏先路亦殷路也對次故稱先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爲說案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於王非大有功

若士會子蟜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於彼文以爲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於新會乎彼直以先爲前故之解其不通如此

又傳申叔跪杜解叔跪申叔時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舟之後及申字即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時生跪跪生豫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於申氏之後誤矣

又傳侵敗王略　洪北江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案杜注云法度失之

三年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惠定宇曰僖二十三傳

狄人伐廧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廧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爲廧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成十三年注云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五年傳既而告其人　沈小宛曰案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衞出公問於子貢而子貢乃私於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　洪北江曰說文墊下也（方言司馬彪注莊子並同）春秋傳曰墊隘隘陋也又說文䨏寒也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阸阸隘古字通案杜注墊隘羸困也於訓詁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元尙書注墊陷也與下義並同

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杜注傳曰原屛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顧復初曰案杜此解尤牽強同括爲莊姬所譖而死無以爲之辭乃根究邲戰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拘牽之弊至於如此

九年經如宋致女　沈小宛曰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然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

父教於父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壻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餪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食爲餪女此俗閒所行則邦國之禮可知

又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沈小宛曰杜預既以丙子爲六月朔豈有赴從七月而追書死日於其下史書記事必不若此不近情理齊與魯境接亦不至歷一月有餘而赴蓋長歷誤推耳

又經城中城杜注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顧復初曰江南通志曰晉書志東海郡無廩丘縣考後漢書志當作厚丘今爲海州沭陽縣廩丘是齊邑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注云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字

譌作虞字而舊唐書志云沭陽漢虞丘縣是又因杜注而譌矣案沭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丘縣南齊志曰北東海郡厚丘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輿地志云厚丘廢縣在沭陽縣北六十里又後漢志厚丘縣注云左傳城中城杜預曰縣西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之爲厚丘厚丘之爲沭陽源委歷然而杜注厚丘之譌爲虞丘無疑矣東郡虞丘縣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魯無預一云中城魯內城先儒及近日方望谿俱從此說又案先儒云魯城中城因楚伐莒莒潰以無備故懼而城之莒紀鄣邑在海州贛榆縣而魯中城邑在海州沭陽縣二邑本鄰近楚伐莒事又在本年情事想當有之

十一年經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洪北江曰服虔以爲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案杜注則云從父兄今考世本郤豹生冀芮及義芮生缺義生步揚缺生克揚生州（州郤犨）據此則犨與克共曾祖故服云從祖昆弟杜改云從父誤矣

十三年傳子印子羽杜解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襄二十六年傳鄭七穆杜解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　案杜云二子孔釋文云子孔公子嘉也士子孔也正義曰成十三年傳子羽杜云穆公子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又襄三十年傳因馬師頡介於襄庫杜解馬師頡子羽孫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羽氏別祖公孫翬生公孫申申生頡世族譜羽氏闕公孫申

十五年經仲嬰齊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案仲遂生時已稱仲則是遂存日已得此氏也若待嬰齊爲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子之氏逆加其父乎

又傳鱗朱爲少司寇杜解朱矔孫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鱗氏祖公子鱗鱗生矔矔生文文生奏奏生朱世族譜誤以矔爲桓公子以朱爲桓公孫皆非也杜謂朱爲矔孫又與世族譜自相矛盾蓋杜譜闕鱗文奏三世故前後錯亂耳

又傳向帶爲太宰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向勝向行戌之子也向爲人及向帶向氏族也世族譜置之雜人非也

又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洪北江曰家語載金人銘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十六年經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　洪北江曰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地理志潁川郡隔陵五行志晉有陽陵之戰鄢作隔（杜本此）　案晉楚戰之鄢陵與克段之鄢本屬兩地杜注失於彼而得於此若劉昭注司馬彪志合兩地爲一非也

又經公會尹子　沈小宛曰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案畿內國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

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爲然

又傳鄭子罕伐宋　沈小宛曰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閒以侵小國滕小宋大有喪何妨宋事而因滕喪伐宋乎杜以傳文不虛出而强傳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又傳宋將鉏樂懼敗鄭師于汋陂杜解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正義曰樂懼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何故也

又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釋例陳留在雍丘縣西南有鳴雁亭　焦里堂曰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留郡

陳留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衞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丘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丘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丘是也宋地既至雍丘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丘之西雍丘今之杞縣在陳留東南續漢志謂陳留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丘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留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丘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丘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若劉昭引杜注以鳴雁在陳留縣西北則誤杜明云雍丘西北不云陳留西北以陳留國誤爲陳留縣耳在陳留縣西北則去雍丘較遠杜不當言在雍丘矣

又傳楚子登巢車　洪北江曰說文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廣雅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櫓今考說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轈櫓爲一恐非

又傳韎韋之跗注　沈小宛曰鄭雜問志曰跗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之以爲衣而素裳杜注乃賈服說周官司服疏引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隋唐武官皆著大口袴褶（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曰稱領都督唐會要九品

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敕應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蓋文武官通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衞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卽袴褶之服又與大口袴不同）蓋本趙武靈王胡服所始周時無此制也當依鄭志

又傳次於督揚　沈小宛曰卽襄十九年諸侯盟於督揚之地杜預云鄭東境臆說也

又傳奉君命無私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受郤犨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爲人耳郤犨之私於聲伯者何至卽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

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

又經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惠半農曰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郤不死厲公不弒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閒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譖郤至由是發鉤如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爲難使郤犨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而立之乃使郤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爲難

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應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既死也又云欒書之姦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弒其君則殺大夫及弒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弒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夫晉弒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即弒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　焦里堂曰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犨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爲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誅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爲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晏等而不罪懿之姦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既失

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爲國戮何宜之有哉

又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惠半農曰弒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趙盾弒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

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杜解華免齊大夫　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

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

又傳以塞夷庚　洪北江曰繁欽辨惑云吳人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論云旅皇輿於夷庚惠棟曰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庚道也古字庚與迒通辯綜西京賦注迒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庚萬物皆由其道也是皆訓庚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庚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

襄三年傳楚子重取鳩茲至於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顧復初曰案杜注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烏程爲今浙江湖州附郭時吳都尚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尚三四百里楚兵不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按一統圖烏程在吳郡西南子重不能越吳而至彼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之橫山當是祝穆方輿勝覽太平州當塗縣東北六十里建康志橫山在江寧縣東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之皆衡故又名衡望山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橫山在州西五里或當日楚兵取道由蕪湖南至廣德而抵湖州元兵滅宋道亦由此

又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洪北江曰賈逵云組

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本疏）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

沈小宛曰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二十二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縢注曰縷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紟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爲飾惠棟云諸說賈氏爲長呂覽應同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爲戰服妄矣且賈云

盈厰杜既不明孔亦不疏好爲臆說擯弃先儒不好學如是乎

又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別爲令狐氏絳爲魏氏蓋顆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　沈小宛曰按周禮注吕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復分繁遏爲二徒形其陋

又傳三夏至敢不重拜　沈小宛曰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於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賓

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取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按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之禮爲常用之樂是燕禮等篇生平未之見也

又傳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洪北江曰說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檟於蒲圃按襄二年杜注檟梓之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散楸小而散檟則檟訓楸較是

又傳敗於狐駘　惠定宇曰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墬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爲卽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卽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

杜說非也

又傳逆喪者皆髽　沈小宛曰言不爲始死之服卽用小斂時之髽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主人髺髮袒婦人髽於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髽之異於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注髽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衆主人之免者也孔於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以麻髽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

女子在室髽衰三年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髽也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恆髽是露紒也孔氏於小記既明三種之髽後主鄭氏露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於義得矣杜預本不喜爲父母執喪三年故於此注云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魯雖衰替不應至此盡廢凶服若然傳當云魯於是始不成服古禮本有髽奔僅云始髽乎無忌憚之小人戕世之尤者已孔穎達亦不喜禮文故於此快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用麻之義所謂狗爲人吠也

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沈小宛曰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强梁是國之大命凶人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又傳邾恃賂也　趙子常曰魯以往年夏屬鄫秋使聽命於會安得遽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

九年經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顧復初曰案冠是嘉禮之大者而穆姜爲襄公適祖母當服承重三年今以五月既葬免喪便可舉行冠禮比宴樂更甚此當月諸侯失禮之大者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以爲傳皆無譏此遂迎杜注之失而尤害理也

又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杜解樂喜子罕也　新唐書世系表樂呂生喜喜生子城子罕與杜不同

又傳遇艮之八　顧亭林曰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傳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惠定宇曰服虔曰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

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爲占顧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從也晉語曰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以不變爲占故曰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沈小宛曰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齣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於姜也何則卦以

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則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又傳棄位而姣　沈小宛曰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佼姣字通耳易繫詞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姣易也杜云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又傳閏月　沈小宛曰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爲門五日衞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按杜預長歷彼自編排日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於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其愚愎之情如此衞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何其愚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淮安山陽丁晏學

襄十年傳納諸霍人　洪北江曰案霍人卽地理志太原郡之葰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卽葰人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爲卽霍邑誤

又傳以位序聽政辟　沈小宛曰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始立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又傳篳門圭竇之人　洪北江曰說文篳藩落也春秋傳曰篳門圭窬窬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說竇空也杜注閨竇小戶也則杜時本尚作窬可知又圭字從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篳門圭竇竇字相沿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窬與竇疑同音

十一年經齊世子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更何所據若使光先於宋衛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爲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義例

又經公至自會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於蕭魚相接也

又傳不入者倍征　沈小宛曰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邑皆出於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於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又傳同盟于亳　惠定宇曰按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棣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又傳秦晉戰于櫟　洪北江曰括地志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卽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誤

十二年經吳子乘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吳變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夢乘聲同今徽寧人語猶然

十三年傳使歸而廢其使　沈小宛曰廢猶置也言楚釋良霄歸爲楚所建置則感楚之德而自怨疾其君大夫猶陷己於楚必相牽引以事楚矣杜解迂謬不通

十四年經會吳子向　杜注鄭地　江愼修曰今按十三國大

夫會吳于向地當近吳此當爲龍亢之向在鳳陽府懷遠縣注見隱二年杜以爲鄭地則是尉氏之向非也

又經衛侯出奔齊　惠半農曰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哉　沈小宛曰公穀傳俱有衎字春秋屬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强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爲

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也

又傳吳子諸樊既除喪　沈小宛曰杜預云既葬而除喪按就諸樊之事論之吳子乘卒在十二年秋九月至十四年夏之前已十九月方云除喪壽夢之葬必不淹至三年之久則是既葬不得除喪在吳猶然杜必執其悖說而於傳證之確然者猶傲睨而肆其口可哀也已

又傳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杜解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史記索隱引世本知氏本逝遨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案世本古史之書傳授相承確有依據盈當爲朔之子杜氏好爲臆說以朔爲罃弟不從世本非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長厤以爲八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十六年經葬晉悼公傳平公卽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晉侯與諸侯宴于溫杜注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禮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顧復初曰案既葬除喪服杜說已爲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諸大夫舞責高厚之歌詩不類晉之君臣於是無

人心矣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云皆無譏此尤悖義傷教之大者

又傳改服脩官　沈小宛曰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縗裳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小祥而練冠練中衣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其說者也

又傳爲夷故也　沈小宛曰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　沈小宛曰按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

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屨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入較麤不如斬衰之尤細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爲麤杜以過之爲麤竊謂雜記與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說相表裏聊毋寧鄭之義賤而不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情饘粥之食曾子孟子因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又傳寢苫枕草　沈小宛曰杜預云枕凷非喪服正文按喪服正文言寢苫枕塊杜預誤以爲傳文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以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又傳雅卿爲大夫　沈小宛曰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避辭以避咎義也夫迹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於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爲之是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之旨異矣

十八年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沈小宛曰水經

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　惠定宇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杜氏云在縣東北非也）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爲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云在縣東北非）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按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

又傳及秦周焚雍門之萩　洪北江曰呂覽愼大篇云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又曰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按爾雅云蕭萩卽此酈道元引此作荻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萩者

又傳焚申池之竹木　惠定宇曰淮南子墬形訓曰申池在

海隅高誘曰海隅藪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卽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爲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爲說非也

又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焦里堂曰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簻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檛細者曰枚簻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檛釋文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檛然則可爲杖卽可爲檛此杜所以通枚爲檛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卽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檛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璧馬爲鼎之先按錦與璧馬賄晉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也

又傳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創　焦里堂曰素問奇病論有肝癉膽癉王冰皆以熱訓之瘧論云癉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脬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癉也（沛當是肺之爲）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卽風熱也肺消癉卽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黃癉病證區分穀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痺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

傳云癉疽生瘍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旣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又傳諸子仲子戎子　顧亭林曰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又傳使以行　沈小宛曰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記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槀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旐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按杜預釋例以子蟜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路木路孔氏娓娓致

詞尊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路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恩豈可復上于五路遍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或曰大路或曰先路次有夏篆夏縵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覲禮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猶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無是理也

又傳子然杜解子然子華父子華杜解卽鄭丹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然氏別祖子然生丹丹生瞉明襄二十四年傳杜解然明瞉蔑世族譜然氏闕杜譜然明見雜人則不以爲然氏族恐非

二十一年經漆閭丘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惠定宇曰闞駰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丘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閭丘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丘鄉顯閭非也

又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洪北江曰按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考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訖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並號公主卽此類杜氏以爲蓋寡

者二八亦屬曲說

又傳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　洪北江曰按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匄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匄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按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匄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管仲於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畀我是卿今兩說自相矛盾愚按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攣皆臆說也杜預乃云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其妄爲傳述不幾同姦吏舞文如何休之爲公羊乎

又經晉欒盈復入于晉傳欒樂斷肘而死欒魴傷杜解欒盈之族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計欒盈范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

族請闕欒鍼欒盈二人

又傳禮為鄰國闕　沈小宛曰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為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自為己之母黨按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則雖緦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尚為鄰國闕樂況本其緦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之為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又傳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按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為天所祐於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己杜解非也

又傳墨縗冒經　趙子常曰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經冒經者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於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為之也今案諸侯葬為雨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既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僖繆之一證孔氏曲為說通之過矣

又傳使與之齒　沈小宛曰與旅者子姓兄弟為齒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為旅酬此旅而召

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皆無在堂上之義公鉏胡能與悼子為列乎杜預之說目未見古經者也

又傳美疢不如惡石　沈小宛曰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疹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按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廱腫也杜預解混為藥類疏遂引鍾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二十四年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沈果堂曰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歷以為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〇宮〇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距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又傳己皆乘乘車　沈小宛曰杜預云乘車安車按曲禮注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旣老復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安乘也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然則安車是優老之禮車可入宮殿形製必小不中施於跋涉山川者矣其婦人亦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其男子皆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旣非蒲輪之典又殊輜軿之義何乃繆以高車目爲輴輪乎然廣車是長轂衝陳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又傳皆居轉而鼓琴　洪北江曰按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從尸古者居從古踞字注云俗居從足今定作居傅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傅說惠棟云按文選注引許愼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邵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五年傳而爲得亡之　沈小宛曰按上言君自取其死君臣爲諱此言崔氏自積其惡自內虐君晏子無用以崔氏之故而死亡也杜預言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又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焦里堂曰高貴鄉公被弑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又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沈小宛曰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亦謂有棺無槨曰側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又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焦里堂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即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託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託左氏以詠司馬氏之姦習氏固自託爲南史氏歟裴松之譏其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又傳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沈小宛曰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按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輿師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按漢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掾史等武吏者主劾捕之事若督郵游徼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爲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杜預不學開口便錯

又傳及處守者皆有賂　沈小宛曰杜預云皆以男女爲賂

按古時亦有罪者不入罪隸舂槀以入爲賞口則戎狄之汙俗亂世之酷法耳豈可以表海之齊民同於匈奴之賞虜杜預習見其時將吏貪得奴婢生口而遂以解經傎矣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也

又傳祝祓社　洪北江曰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本疏）按杜注誤當從服說

又傳數疆潦　沈小宛曰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注歷疏也彊堅也又云五忿之狀廩焉如壏注壏猶彊也草人職彊㯺用費鄭云彊㯺彊堅者字當從彊不加土此彊潦謂非彊即潦即彊㯺之謂今俗謂土性剛硬音同價通典屯田制云土輭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

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足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又傳託于木門　沈小宛曰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清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衞侯弟鱄於木門蓋此城也按大事表謂在河間府城西北三里參考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

顧棟高誤也然晉時地未至勃海相傳之說未敢信

又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沈小宛曰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按杜以稅爲繐或是也喪服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檀弓請繐衰而環絰則繐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衞子之亡爲繐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繐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又傳唯卿備百邑　沈小宛曰坊記疏熊安生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朋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乘

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

又傳言違命也　沈小宛曰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衞與魯素爲敵偶宋衞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欲自比於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强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於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犨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指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惡大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坊也杜預穿鑿小見既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其順者順季氏顯者顯强臣耳春秋推見至隱而便坐豹以專擅之罪則酷吏之爰書實餅家之說經左氏必不爲是說也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又傳再失閏矣　趙子常曰孔氏曰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

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案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爲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今案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二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人明矣杜氏乃以爲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爲好事者爲之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沈小宛曰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過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据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闕月之事附正於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歷臆造不足信而顧棟高但見二十九年

有閏八月遂信十二月無乙未日之說

又傳欒高陳鮑之徒　洪北江曰惠棟云欒堅高祈以字爲氏故曰欒高今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尾係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卽云欒高左氏蓋欲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按二十九年傳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不然卽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宂今考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言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欒高氏此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乎明此時始稱爲欒高也）而必曰惠欒高者又從欒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卽可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

始見矣惠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有此云欒高陳鮑卽以陳氏證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二十六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

又傳吳句餘予之朱方　洪北江曰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沈小宛曰賈服以爲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則言夷末者是餘祭之卽位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而云通嗣君疏徒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難曲徇杜說公違傳意

又傳祇見疏也　沈小宛曰惠云疏當作䛼高誘曰見䛼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䛼䛼字字書俱不載當爲䛼說文䛼夢言也龍龕手鑑䛼謙狂言也

又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　沈小宛曰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爲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於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全謬

又傳請觀于周樂　沈小宛曰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

樂賓適應遜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于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大喪爾時當卻食饗惟受餼稍寧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饔餼則請游觀觀樂之事正是其時禮有正文可據也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又傳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杜解敬仲高傒　正義曰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生止是敬仲元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酀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酀偃爲一人蓋酀偃聲相近而字

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昭十二年傳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于陽杜解又云高偃高傒元孫與世本合

三十年經會於澶淵　洪北江曰按此澶淵宋地與二十年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即此司馬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有澶淵聚劉昭注顧引襄二十年盟於澶淵之文以當之非也

又傳駟良方爭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杜解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旣譜駟氏而於黑別譜爲子晳氏不知子晳即駟氏也譜誤當以杜解爲正

又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

子甲戌盡癸未　焦里堂曰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即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

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尙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閏有七十二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又傳宋伯姬卒待姆也　洪北江曰說文娒女師也按今本作姆非今改正

三十一年傳寡君使匄請命　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

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經典釋文云匄本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丐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叔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然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公何廢同乎案陸氏以匄字爲是與孔疏異史記世家索隱引世本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杜伯生隰叔隰叔生蔿蔿生穀穀生會以隨爲氏亦曰范氏生二子曰燮曰魴燮生匄魴生彘裘匄生鞅鞅生二子曰吉射曰皐夷又會從弟穆子爲士季氏生渥濁渥濁生弱弱生伯瑕名丐伯瑕生彌牟世族譜闕杜伯隰叔二世　洪北江曰正義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丐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廣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考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爲晉司功之

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

又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解延州來季札邑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言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又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延州來闕杜意當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左傳杜解集正卷七

淮南山陽丁晏學

昭元年經楚公子比出奔晉杜注書名罪之　顧復初曰案楚圍弒君而比出奔有何可罪孔氏逢迎杜意乃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則書氏書官比無罪狀第出奔無可善無可惡即是罪比得無叫冤於地下乎

又傳是穮是蓘　洪北江曰說文穮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按今本作蓘非杜注壅苗爲蓘今考說文秄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據

又傳設服離衛　沈小宛曰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以離爲陳亦非也易彖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何休公羊桓二年傳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爲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記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每出有執戈在前之事

又傳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沈小宛曰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爲殿屋野人之詞

又傳周有徐奄　惠定宇曰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賈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即淮夷失之

又傳弗去懼選　沈小宛曰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間也又須臾也任數篇云選間食熟高誘曰選間須臾也又處方篇注選間猶選頃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非也釋詁算數也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贊傳贊引爲何足選也其母言鍼弗去數當及矣猶云滿貫也

又傳崇卒也　沈小宛曰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爲聚也

又傳困諸阨又克　沈小宛曰按舒言乘於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

又傳居于曠林　洪北江曰賈逵云曠大也（史記集解）按杜注曠林地闊蓋不從賈義今考李善文選引作曠埜則足證賈義爲長也

又傳遷實沈于大夏　顧亭林曰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

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亦并州晉陽乃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又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女陽物而晦時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焦里堂曰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陰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

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温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即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家之物皆非也

又傳風淫末疾　惠定宇曰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

又傳甲辰朔烝于温　沈小宛曰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云服以甲辰爲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於家廟禮也（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所引服義）晉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傳以烝木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温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於晉爲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殺世子申生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胥童之殺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朔按周建子至如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趙匡曰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如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爲中冬不亦僨乎顧氏辨此爲仲冬者是也云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經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沈小宛曰杜預云遂以爲鄭故書之按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彊欲令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爲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並以誣子產其愚很如此

又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沈小宛曰鄭時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晳無由交代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杜預於經注已言子晳爲卿故不解代其位用心亦良苦矣

三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沈小宛曰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爲允當若如杜言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惠云此與衞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又傳若而人　沈小宛曰若而人猶言若子人杜預注謬

又傳豆區釜鍾　沈小宛曰杜預云四豆爲區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鏂五鏂爲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鏂即區字杜預謬

又傳四升爲豆　沈小宛曰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肅云按此傳云四升爲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鄭注豆當爲斗又鄭於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爲斗二升明豆不得爲斗矣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當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敘韓按籩人注云籩豆其容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麤疏宋人之通病

又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解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　世族譜子服仲叔也仲孫蔑之子案仲孫也當爲仲孫它之誤魯語子服之妾韋注以爲孟獻子之子仲孫它然則它字子服故其子椒以子服爲氏杜以懿伯爲椒之叔父檀弓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正義曰敬叔即此敬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

四年傳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洪北江曰史記作紂爲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之蒐汲郡古文云帝辛四年大蒐於黎服虔云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杜取此）按說文耆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考黎正在紂都之東百餘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也杜注亦見及此而又注曰疑蓋不考之故

又傳將墮幣焉　沈小宛曰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閒謂祭爲墮此墮幣者謂不將還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齋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閒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之鄙說也

又傳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杜注渾罕子寬　又定六年經鄭游速帥師滅許杜解游速大叔子　昭十八年傳使子寬子上杜解二子鄭大夫　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爲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渾罕爲一人也

又傳入棘櫟麻　惠定宇曰酈玄曰汝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司馬貞曰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又傳釁大夫以落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豭豬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庾蔚之禮記略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此叔孫爲孟鍾鍾自當釁釁非饗也落固爲鍾釁乃落也杜預混言之

五年經舍中軍杜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顧復初曰案杜氏此言不過因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而又言武叔退而蒐乘疑叔孫各自一軍故云爾不知此是武叔怯懦不躬出陳而委孺子於敵故孟氏亦懷怨望無鬬志五日而始從未敗而先奔不特叔孟與季貳並孟與叔亦互相推諉莫肯盡力此其證也謂左右二軍而外另有叔孫之軍名斷無是理方望溪曰中軍既毀則仍二軍矣清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

又經楚殺其大夫屈申杜注書名罪之　晏案楚人讎吳而疑屈申之貳於吳殺其大夫罪累上也故不去其大夫杜注以書名爲罪非也

又傳卿喪自朝　洪北江曰服虔云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棟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本疏）按杜注係臆說當以服氏爲是

又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杜注數十甲至癸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　案顧氏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杜元凱注左十時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晏案周禮保章氏掌十有二辰十日鄭注辰是宿之位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賈謂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

甲乙丙丁之等也是周禮之十二辰即十二時自古有之至左氏之十時杜氏謂十二支亦未然十時即承上文十日言之十時仍指甲乙十干之數謂甲子時乙丑時等以干加支也元凱增爲十二又闕其二其說迂曲不可從（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時加未翼章傳言日加申時加卯吳越春秋云今日甲子時）

又傳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沈小宛曰享頫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享頫有璋也按聘禮聘於君用圭享用璧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爲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爲君使執璋不知其所據也疏亦知其說之不通而爲之護短碧步相仍矣

又傳羊舌四族注四族銅鞮伯華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惠定宇曰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即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氏以爲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是也宰相世系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

又傳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洪北江曰按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楊侯國即春秋時叔向采邑以邑爲氏故曰楊肸也劉昭注郡國志亦云楊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從手不從木今考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從手自宋楊南仲欲引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子雲之姓當從手旁而并春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皆不可誣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兩漢士大夫最重氏族儻非一姓則弘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自引重乎明楊雄之楊本當從木諸刊本從手者皆北宋以後惑於南仲之說好奇而改也惠氏亦爲其說所奪欲引以改經誤矣

又傳吳敗楚于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顧復初曰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有鵲亭即杜預所云也然遠射自夏汭出邀敵疆別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洲又池州府銅

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

六年傳聳之以行　沈小宛曰刑法志引作慫之以行晉灼曰慫古悚字說文引作愯云懼也按方言聳獎欲也戴震以欲爲聳之誤非也秦晉之間相勸曰聳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爲懼耳韋昭楚語注聳獎也

又傳以其乘馬八匹（句屬上讀）私面（句屬下讀）　沈小宛曰上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覿後賓請有事於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故就館致饔餼後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訖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閒日爲之今此逆勞於祖當是私覿

之後卽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屬君非此事也杜預不曉禮典乃以私面爲私見鄭伯賈公彥疏亦沿其誤

又傳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陸德明音義曰匄本或作丐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令相范鞅卽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十一年孔穎達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匄此人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案元朗之說則仍當作士匄杜氏好王肅說故從王正沖遠阿杜謂俗本作匄非也　洪北江曰釋文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本疏）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按正義云俗本或誤爲士匄蓋嫌其士鞅同父名也古人尙質恐未必然今考石經已作士匄諸本皆同未敢改定

七年經暨齊平　洪北江曰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何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本疏）按賈用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義最諦又經下云叔孫婼如齊涖盟明旣平之後故往涖盟也

杜注用許惠卿說曰燕及齊平非也

又傳盟于濡上　江愼修曰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疏云高陽無此水未知杜何所據彙纂宋分高陽地置安軍金爲安州元以後因之濡上當在今直隸安州任丘之閒鄚縣在今任丘縣境今按漢地理志濡水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杜注誠與志不合故安城在今保定府之易州范陽今順天府涿郡也又按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容城今屬保定府亦近涿州然則濡上當在今容城及涿州之閒而保定之安州與河閒之任丘皆非其地　洪北江曰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並州浸濡水亦至范陽入淶說文亦云濡水入淶按地理書皆言濡入淶而杜注獨言濡入易與班固正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濡水宜正義亦以此譏杜也

八年經蒐于紅　洪北江曰劉賈潁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書大蒐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本疏）按劉昭補注紅亭在泰山郡奉高縣西北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杜注以爲在沛國蕭縣誤今從劉昭說蓋沛國之紅亭水經注以爲卽地理志之虹縣王莽改名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音義並異此傳釋文云紅戶東反則陸亦不以爲沛國之紅也

又傳游服而逆之　沈小宛曰游服燕游之服元端深衣之

類杜預謂游戲之服鄙

九年傳豈如弁髦　沈小宛曰旣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鬌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於敝矣因通言之杜預言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孔疏因謂弁上之髦非親沒之髦謬也

又傳后稷封殖至難乎　沈小宛曰言周自后稷來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據后稷播穀以戎之畜牧不耕對之謬甚

十年傳戰于稷　洪北江曰按此卽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注以爲祀后稷之處殊無所據

又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沈小宛曰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於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卽以初虞爲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是知虞與卒哭異曰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剳亂嘻何苦而爲此循叔向辭大夫語則是卒哭後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盡矣

十一年傳齊渠丘實殺無知杜注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　江愼修曰今按西安縣故城在臨淄縣西三十里渠丘當是公孫無知之邑齊僖公寵之以大邑是以致亂而雍廩殺之非雍廩之邑也雍廩者饔人耳未必有邑

十二年經公子憖出奔齊杜注書名謀亂故　顧復初曰劉氏敞曰憖患季氏強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則季氏之仇而魯之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爲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憖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

又傳請免喪而後聽命　惠定宇曰此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謬戾皆當删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晉有是理乎李以傳爲未可信棟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之次也

又傳六月葬鄭簡公　惠定宇曰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次於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又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六月葬鄭簡公杜注子產辭享爲簡公未葬故明既葬則爲免喪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逼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得禮

又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杜注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

有昔陽城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顧亭林曰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顧復初曰高氏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在太行之東去中山絕遠劉炫駮杜曰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在鮮虞之東明矣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城謂肥名取於彼乎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而建都於樂平之縣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信矣既云鼓都何以復云肥都是說也孔穎達嘗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輾轉支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於劉蓋杜見滅肥之文繫於入昔陽之下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其乖於滅鼓之傳今案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案高氏此條極爲精細肥國都當以杜注鉅鹿上曲陽爲是樂平沾縣之說非也劉炫云肥鼓並在鉅鹿鼓都在眞定府晉州州治卽隋鼓城開皇十八年以昔陽縣改置足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也肥都在眞定府藳城縣西南七里魏收志藳城有肥累卽杜注鉅鹿下曲陽北之肥累城也若沾縣之昔陽乃在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東五十里俗呼夕陽城相去絕遠非也

江慎修曰稾藁今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有昔陽城元和志謂之夕陽城也案樂平去新樂幾三百里參之道里疑太迴遠今藁城西南亦有昔陽亭水經注謂之鼓聚與新樂接壤且其地爲肥國都劉炫所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似較杜說爲的今按漢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是鼓聚昔陽亭爲一地杜於十五年釋鼓注不誤此年注誤劉炫規之是也孔疏強爲之辯今不錄藁城今屬正定府晉州隋分藁城地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縣唐以後因之元於鼓城縣置晉州明省鼓城入晉州然則昔陽者今正定府之晉州鼓子之國也非肥都此年荀吳入之而未滅至十五年乃取之　沈小宛曰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而孔疏反覆辨之專護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然其說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棟高以下曲陽爲是樂平沾縣去中山絕遠爲非欽韓考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襄二十三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方輿紀要今冀州晉之東陽地則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晉州無疑不得移昔陽在沾縣也然劉氏規杜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則有意矯之而非也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故應劭漢書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此肥子所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傳云入昔陽者入

其國都君走别邑其時肥未滅也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即其别邑至八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與滅爲二事則肥固有二邑矣昭二十二年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晉得襲滅之若如劉云鼓都則晉以坐甲於國門何得復爲僞糴而云襲之也方輿紀要承杜預酈元之謬遂指晉州之昔陽爲鼓子所都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爲肥子所都然樂平縣之昔陽去鼓城三百餘里西隔大山又元和志云昔陽城一名夕陽城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依違劉炫杜預之間則愈糾錯矣劉昭郡國志注又於下曲陽縣下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殆不辨黑白者

又傳作祈招之詩　洪北江曰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本疏）按賈逵本作祈昭與家語同馬融本作圻昭又按招當作常搖反招與韶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帝舜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名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

十三年傳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洪北江曰按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故胡子國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考荆爲楚舊名上句言楚此句文法變言荆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荆山失之豈靈王時六國並遷於荆山之下乎

十四年經莒殺其公子意恢　沈小宛曰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舊臣意恢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預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曹莒無大夫故不書大夫按家氏之言可爲曲盡平允若杜說則寬於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若說爲甚

十五年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又經蔡朝吳出奔鄭杜注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顧復初曰案朝吳被無極之讒萬萬無可罪而杜乃謂其不遠讒人是朝吳於死後更受一重冤抑矣

又傳文伯揖籍談對曰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杜解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　正義曰世本云黶生司空頡頡生庇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官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午午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是也新唐世系表荀林父之孫曰籍黶一曰孫伯黶以字爲氏程氏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止載伯黶談秦三世

又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沈小宛曰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於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督今讀者以董之絕乃仍杜之謬

又傳三年之喪二焉　沈小宛曰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此言天子以至士也　雷次宗曰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父爲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后之喪非旁期也

又傳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正義曰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也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注多云既葬除喪者以喪日卽虞虞卽卒哭卒哭與葬其在一月故多舉葬約畧言之以葬是大禮書於經故也又傳曰王一動而失二禮杜注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正義曰以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樂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

晉悼公平公卽位與諸侯宴於溫襄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惠定宇曰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爲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晉不足取　沈小宛曰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爲父母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又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焦里堂曰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鬚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鬣毛鬣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鬣鬣之形鬣髮

鬣鬛也是鬣爲髮毛不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儠長壯儠儠也引春秋傳云長儠者相之儠鬣葢儠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勢以示魯侯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復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邇多髭須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尢鄙

十八年傳大人患失而惑至能無亂乎　沈小宛曰按文當謂大人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眞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違衆而失位

心志惑亂夫衆人卽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又傳過期三日　沈小宛曰陸粲曰大叔廟寢之間不便於蒐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杜預謂處小不得一時畢非

又傳許曰余舊國也　顧亭林曰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逼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杜解寧向戌子也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向氏別祖肸生訾守訾守生二子曰鰌曰戌戌生五子曰勝曰宜曰鄭曰行曰寧寧生羅羅生五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平曰牛世族譜乃以寧爲戌曾孫誤矣又世族譜云巢爲戌曾孫據巢爲戌曾孫則寧爲戌子世族譜杜氏所述自異若此之誤又肸訾守鰌杜譜並闕

杜解向戌桓公曾孫疏引世本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訾守訾守生小司馬鱣及向戌定九年傳杜解向巢戌曾孫向戌兄檀弓鄭注向戌孫名魋正義引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盻盻卽向巢也據世本向巢爲戌之孫杜妄云曾孫不依世本非也

又傳若大城城父　沈小宛曰杜預云今襄城城父縣城父當作父城按傳之城父前志屬沛續志屬汝南預注誤也襄城之父城在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漢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

襄城郡

二十年傳棠君尚　沈小宛曰顧棟高謂是江寧府六合縣故棠邑者非也此當與楚近方輿紀要棠谿城在汝寧府遂平縣西北百里史記正義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

又傳華亥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杜解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　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傳寫誤耳陸氏釋文云宋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之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耳

又傳謚曰成子　沈小宛曰杜注齊從公故得同從葬例云

注蓋以其背自賈出徒行從公而賜諡其字當作背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本諸注皆作背誤也

又傳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焦里堂曰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痎痁是大瘧痎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令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癬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瘧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二日一發爲重頻日發爲輕若果二日

一發爲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袁狎稱痎患疾久痎即痎字說作疾　沈小宛曰疥字無義仍當從梁元帝音該痎輕於痁故云遂痁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秋爲痎瘧則痎是時瘧說文痎二日一發瘧痁有熱瘧哀五年傳痁作而伏韓昌黎集猶罹未解舊痁作則痁是老瘧今所謂三陰瘧王砅素問注云痎老也亦曰瘦也其義非也又頻日發之瘧較輕於間日疏以痁爲頻日發者亦非

二十一年傳敗華氏于新里杜注華氏所取邑　顧復初曰案下文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意亦城內里名如子產居東里之類耳且前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乃桑林之門以守則已與宋分國而居安所事邑大敗之後仍圍南里明年始從南里出奔楚是華氏始終不離宋地內未嘗更有新邑也

又傳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杜解呂封人華豹華氏黨　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字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兩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字也定本有華字

二十二年經王子猛卒　沈小宛曰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未卽位顯與經傳違

又傳人儀實難己儀何害　沈小宛曰言與人爲儀則難己用其儀何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於己注疏及邵寶解此並支離不了

又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杜解獻公劉摯伯蚠劉狄　定四年正義引世族譜云伯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

左傳杜解集正卷七

左傳杜解集正卷八

淮南山陽丁晏學

昭二十三年經獲陳夏齧杜解夏齧徵舒元孫　正義曰世本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夏氏祖宣公子子西生御叔御叔生徵舒徵舒生晉晉生䂂寇䂂寇生齧齧生區夫世族譜止列御叔徵舒齧區夫四人餘皆略焉又案齧乃徵舒之曾孫世族譜謂爲徵舒三世孫是也至集解又以爲元孫自相矛盾當以世族譜爲正

又傳使各居一館　洪北江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本疏）按服氏以賈義爲近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爲長下云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

又傳吳太子諸樊入郥　釋文曰吳太子諸樊案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爲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亦不應言也　顧亭林曰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尙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傳爲九文　沈小宛曰王鳴盛後案曰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華既爲草華藻又爲水藻九章之中何以取於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爲毳冕援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爲正

又傳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顧亭林曰解蓋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卽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又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爲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惠半農曰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因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書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公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鬷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牙爲肯加之以

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眾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倘不能殺鬷戾又爲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傳縳一如瑱　沈小宛曰說文縳白鮮色也聘禮注紡絲爲之今之縳也蓋緝色鮮白說文與鄭義同也按周禮羽人受羽十摶爲縳注云縳羽數束名爾雅十羽謂之縳此縳蓋亦二兩之都數也陳祥道禮書引作縳之如一瑱意謂卽束縛之縳非也

又傳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忍害王也按與史記所載不合劉炫以爲不能忍王之虐按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此不能忍王之虐之證

又傳攜王奸命　顧亭林曰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諡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轂議諡其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洪北江曰束晳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本疏）按竹書紀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十一年犬戎入宗周弑王下卽云犬戎殺王子伯服是攜王非伯服舊說誤也紀年又云是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沈約注是爲攜王二王並立是攜王爲王子余臣至平王二十一年紀年始云晉文公殺王子余臣於攜是矣攜爲周地杜春秋地名曰攜地闕卽其證平王立二十餘年而余臣始爲晉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之並峙故云奸命也杜既承舊說而誤而正義又云余臣本非適故偁攜王是又不知攜爲地名而誤以爲諡號矣皆非也

二十七年經吳弑其君僚　沈小宛曰杜預云稱國以弑罪在僚按此說亦是獎亂賊爲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於季子也

又經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小人以取敗故書名　顧復初曰案杜此解尤無聊據傳郤宛何嘗親近費無極乎　沈小宛曰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又傳率師圍潛　沈小宛曰按續志及晉志廬江郡俱有潛縣杜預乃舍潛而引六何也一統志灊縣故城在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此漢之灊縣也江南通志灊城在廬州府廬江縣城南三里今邑名潛川以此此蓋春秋之潛也

又傳羞者獻體　沈小宛曰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於門外唐時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爲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又改服乎

又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杜解令終陽匄子程公說春秋分記云陽氏別祖王子陽生尹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佗與令終俱爲匄之子世族譜誤以

陽完及佗爲令終之子今正之

又傳使宰獻而請安　沈小宛曰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請命卽安彼最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公於大夫也以證此事迂遠惠說非也

二十八年傳盂丙爲盂大夫　顧亭林曰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又傳退朝待于庭　沈小宛曰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者非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　沈小宛曰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特牲禮宿尸宿賓周禮大宗伯職宿眡滌濯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爲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非也

又傳有烈山氏　沈小宛曰杜預云烈山氏神農氏世諸侯劉炫云烈山氏卽神農非諸侯按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在今隨州）或

曰有烈山氏按農卽柱路史云烈山氏柱炎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因有此謬

又傳晉國一鼓鐵　沈小宛曰杜預云令軍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惠注按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與臑義同杜預之注不辭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　沈小宛曰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

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强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於此言季氏閔而釋之迂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三十一年傳不爲義疚　洪北江曰按義亦利也古訓義利通廣雅俄衺也俄義同聲字書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鴟義姦宄義皆訓傾衺杜注云見義則爲之失之矣

又傳庚午之日日始有讁注讁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　焦里堂曰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讁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讁即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歷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歷也末有尾星即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尚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

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策言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蓋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既以十月朔爲九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越十一日（長歷是月大）至十月辛亥朔尚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歷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庚午杜氏長歷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蓋以長歷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年恆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厥寅乃知入郢之日爲庚辰鄭氏學三統歷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據長歷但以干支

推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五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箇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箇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厤寅故建戌厤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厤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閒以八干羅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日更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歷所推耶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沈小宛曰宋史天文志石申曰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鄭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子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費直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是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律算有以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乃斥爲妄之甚則眞狂妄矣保章氏疏引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西爲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

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二十八年而越滅吳宋史天文志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爲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爲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賸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

又傳士彌牟營成周　至　以爲成命　沈小宛曰按此乃估計爲簿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氏炎武誤會爲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又傳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沈小宛曰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曰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氏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爲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按集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喪羊於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元年傳魏子蒞政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至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爲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接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便列國徵集期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若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據長歷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爲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晦朔同而晦異也）

二年傳私出　至　以蔽之　沈小宛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閽人則閽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閽杖以蔽之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荆燋則杖是所削之荆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爲出避酒者非

四年傳命以伯禽　沈小宛曰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云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涖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遷庶殷於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康誥唐誥蔡仲之命推之知此命伯禽是策命之書也杜預解此云皆以付伯禽可謂目不知書

又傳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洪北江曰按服虔注大夏在

汾澮之閒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

又傳晉蔡啟商惎閒王室注惎毒也　惠定宇曰惎當訓爲教（宣十二年注訓惎爲教）　言晉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閒以圖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惎之謀與傳意合左傳惎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當依說文作畀哀元年傳少康惎澆當訓爲毒（說文云惎毒也）二十七年傳趙襄子惎知伯當訓爲忌（小尒疋云惎忌也）　此傳當訓爲教（小尒疋云惎教也）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又傳五叔無官　沈小宛曰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史記非同母弟也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

又傳舍舟于淮汭　沈小宛曰杜預云過蔡而舍之按蔡都今汝寧府新蔡縣吳伐楚從淮入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汭蓋在光黃之境

又傳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釋文曰世族譜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芈之字正義曰世族譜季芈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杜不從服　洪北江曰服云畀我季芈之字（釋文）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按世族譜以季芈畀我爲二人今考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文但稱芈知非二人

又傳涉雎　顧亭林曰傅氏曰雲中雲夢澤中也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雎漢二水皆入江楚子既涉雎而西復還入雎由雎而入江繞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郢自郢而奔隨也解以爲江南之夢非　沈小宛曰方輿紀要沮本作雎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東南流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水道提綱沮河出遠安縣北境之北風山南流曲曲百餘里曰瀰水河南經江陵縣城西折東南流七十里至當陽縣西北境而入）安陸府荊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東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涴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按此昭王涉雎

自郢都趨東北走故下云涉雎濟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又傳入于雲中　沈小宛曰方輿紀要雲夢澤在德安府南五十里水道提綱雲夢跨江南北江北尤巨自荊州府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諸湖渠皆首受漢水支津於大澤口之西（在安陸府潛江縣西北）　張集港之南東南流入江按下云王奔鄖奔隨則自江北之雲直向北走杜預以爲江南之夢非也

又傳不敢以約爲利　沈小宛曰不敢於王窮約之時徼利杜預以約爲要言非

五年傳將以璵璠斂　沈小宛曰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

君佩玉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杜氏此注全襲用說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按初學記孔子語以爲逸論語

又傳涉其帑　沈小宛曰廣韻其字又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藍尹

八年傳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本疏）按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魯于是始尚羔　沈小宛曰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鴈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杜謂魯不別羔鴈之尊卑是皆謂魯懵然無知兼周禮之謂何鄭說得之

又傳公鉏極杜注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曰公彌生頃伯頃伯生隱侯伯隱侯伯生公鉏極世族譜闕不可續者二世至公鉏極

又傳叔孫輒無寵於季孫氏杜解輒叔孫氏之庶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輒州仇庶子也世族譜附在雜人非也

又傳桓子咋謂林楚　沈小宛曰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訓暫考工記鍾侈則咋注云讀咋咋然之咋聲大外史炤通鑑釋文咋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婁膝咋舌魏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舌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耳唐石經初刻作乍盖依注暫也之訓

又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解公期孟氏支子案公期爲孟懿子之族世族譜闕　沈小宛曰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即築室於門外是也蒲圃在魯東門外以爲季氏援也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又傳喜于徵死　沈小宛曰隸釋羊竇道碑盜賊徵止以徵爲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爲懲左傳徵本又作懲此言魯人之喜以其先本懲懼於死上林楚云逄之懲死同杜預作徵召解非

九年經伐于五氏　沈小宛曰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杜預曰諱伐盟主以次告按齊衞既搆於晉方且逞强以搖魯何有所諱家鉉翁曰不與之以伐也

又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杜解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正義云此中牟在晉境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

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臣瓚作漢書音義云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衛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十年傳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卽祝其　顧亭林曰在今萊蕪縣　顧復初曰案南畿志云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

榆縣西五里卽春秋時夾谷漢爲縣宋省考兩漢書及晉書志俱有祝其縣宋南齊志則云祝其利城二縣寄治於京非本縣矣贛榆北至曲阜魯都有三百餘里而齊更在魯北齊強魯弱豈能屈駕至魯之南境而與會魯又何苦越其國都而會齊於國之南鄙耶舊說以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臺爲齊魯會盟處猶以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若海州贛榆則斷無是理也齊魯以泰山爲界史記明云其陽則魯其陰則齊豈有越今山東兖州沂州二府而遠會於江南之海州於勢則不便於情爲非宜此蓋與楚子重克鳩茲至於衡山在烏程縣南同一誤也　沈小宛曰日知錄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其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欽韓按今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知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境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卽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

十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杜解叔還叔詣曾孫　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敬叔生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傳寫誤耳釋文云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誤也案杜此解有誤當以世族譜爲正

十三年傳戍也驕其亡乎杜解戍文子之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公叔氏祖成子當當生公叔發發生戍世族譜闕當一世案檀弓鄭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又作發論語疏引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公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枝爲拔字之誤又檀弓公叔木鄭注木當爲戍春秋傳爲戍

哀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　沈小宛曰杜預云夫猶兵也劉

炫曰夫屯爲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祇謂甲兵五兵魏晉閒始謂士伍爲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預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卽士卒爲之劉謂別有城夫又非也

又傳敗越于夫椒　惠定宇曰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得之杜以爲太湖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不得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案越語云敗五湖也　沈小宛曰索隱賈逵云越地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

中欽韓按越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去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椒在越證矣夫椒所在堙於俗說故紹興府志不載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得夫椒之名

二年經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杜注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昺案左傳蔡遷州來吳師入蔡委罪於駟而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杜注懷土之說周內之深文也蔡受命於楚而背楚請遷於吳而誣吳又殺執政以爲解駟何罪乎

又傳使太子絻　沈小宛曰杜預云絻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祖而免自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是而免自大功以至緦麻於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遠葬者及郊而后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君弔時又特爲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免尊不施於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爲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爲之說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生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於郊疏家扶立鄙學乃敢抹殺經文以欺後世何其悖也愚謂太子絻者爲下僞自衞逆太子耳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蒯聵忘父之入耳平時已聞喪未成服也

又傳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沈小宛曰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先建旆於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與罕駟兵車來者先列陳待之所謂虛者實之也杜注不了

又傳趙孟喜曰可矣　沈小宛曰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按下傳傻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喜正爲范中行氏發也杜解謬

三年傳外內以悛　洪北江曰按杜訓悛作次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悛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悛李奇注曰言有次序也悛逡字同

四年經盜殺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

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注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是陸氏釋文云蔡侯申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

又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阸道也（水經注）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武關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阸道耳京相璠說甚明杜注誤

五年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沈小宛曰晏子內篇諫上遂于人內女於景公生孺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杜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

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洪北江曰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即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引國語吳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

又傳黍丘（至）鍾邗　沈小宛曰杜預云梁國下邑有黍丘亭按曹是小國既云築邑於其郊必不得遠至梁國之下邑（今歸德府夏邑縣）劉昭注務奉杜氏爲主蓋南學尙杜也今顧棟高都邑表亦依仿之而盧指其所在恐誤後人也

八年經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按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

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又傳所託也則隱　沈小宛曰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圍鄭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又傳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沈小宛曰按二語卽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語意

又傳以伐武城克之　沈小宛曰劉炫以爲實克武城者是孔氏依杜力主武城尙未克按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是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城在縣西南七十里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則先經之武城固已克之何須教吳必克乎

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杜解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彘生捷世族譜闕案論語孟敬子馬融注爲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子名捷是也

又傳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杜解之側孟氏族字反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孟之側注爲孟氏族世族譜載之雜人非也

又傳對曰從司馬　沈小宛曰叔孫爲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爲此官杜預以爲從吳司馬非也

十二年經十有二月螽　沈小宛曰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

尙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又傳放經而拜　沈小宛曰經卽衰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疏謂大夫之弔服弁經非也孔子嘗仕於昭公之世又其本國豈得僅爲弔服

又傳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沈小宛曰服云致賓禮于地主

按服意謂賓有所獻卽圭璋皮馬之禮歸餼乃地主之事杜混而一之非也

十四年經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又經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惠半農曰曹滅于哀之八年復見于哀之十四年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甸伯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尙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

又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沈小宛曰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尙毉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韓按呂覽似順篇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恐服虔所據者耳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牛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騮魋駟乘四卽駟方謀闞止事須祕密必不多車索隱言是也（惠云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云云蓋亦因杜注而附會）之

十七年傳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與之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誤謂劖般爲瑗世父劖般蓋瑗之猶子麇之兄也從世族譜則是躋猶子爲諸父而兄爲從祖矣當從左傳並正杜氏之失於此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使皇緩爲右師杜解緩瑗從子　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

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韤而登席注古者見君解韤　惠定宇曰東昌彭氏軌以爲古無見君解韤之禮楝案燕禮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鄭志云凡燕坐必說屨屨不在堂也蕭山毛氏甡以爲說屨非解韤也楝又案少儀云凡

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毛甡曰燕飲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韤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韤也閻百詩曰陳氏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韤又謂梁天監問尚書奏議案禮跣韤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屨行者應皆跣韤蓋是時有不跣韤者故議者及之杜氏謂見君解韤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韤耳棟又案宣二年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韤之明文也左傳古本盡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每有疑義莫能詳焉　沈小宛曰燕禮命安徹俎之後卿大夫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是君之宴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時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非遭喪於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韤此其杜撰也

二十六年傳皇瑗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杜解皇懷非我從昆弟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案非我瑗從子則懷亦瑗從子也世族譜乃謂懷爲瑗昆弟是躋一世矣今訂正

左傳杜解集正卷八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丁晏儉卿撰儉卿江蘇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經學湛深記問淵博學者稱柘唐先生著有頤志齋叢書五經中春秋左氏傳以杜注爲最先亦最完善而比附權門遺譏後世先生先斷左氏之書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詞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氏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後漢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杜氏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沖遠謂服劣於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己說遂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鄙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尚服氏江南學尚杜氏唐孔氏重南學依杜解作正義服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燄悖禮傷義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姦擿伏駁斥無遺先生集諸家之說正杜氏之非卓然爲左氏功臣而經學於以不墜總論一篇尤足以傳服義斥杜解流傳祇有雜本據年譜著是書時六十三歲今訂正前後次序而刊行之歲在閼逢攝提格烏程張鈞衡跋

左傳通釋

左傳通釋目錄

卷一

釋國

卷二

釋世系

卷三

釋世族

卷四

釋雜人（婦人附以上四卷全）

卷五

邑地

卷六

山水關隘

卷七

天文災異

卷八

卜筮

卷九

宮制兵制

卷十

書數古音（以上六卷闕）

卷十一（全）

補長算

卷十二（闕）

附錄（凡例　典禮）

左傳通釋卷一

高郵

釋國第一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于邰其子不窋失官竄于西戎至公劉而遷國于豳大王爲狄所逼去邠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遂有天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洛陽縣西偏地也至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縣東偏地也西京爲今陝西省東京春秋止河南府一府之地

魯姬姓侯爵周公之後成王封其子伯禽于魯都曲阜

今山東曲阜縣是也其地自兗州府東南至江蘇邳泗之境

晉姬姓侯爵唐叔虞之後成王封叔虞于唐都晉陽今山西太原縣是也燮父改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孝侯改絳曰翼今翼城縣是也武公滅晉仍以故封曲沃爲鄙獻公城絳自曲沃徙都之景公遷新田新田在絳之西遷都謂新田爲絳因以舊都爲故絳其地據山西全省西至陝西同州府東至北直廣平大名皆是

衛姬姓侯爵康叔之後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地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今滑縣地也成公徙帝丘今直隸開州地也其地自開州以西至河南衛輝懷慶皆是

鄭姬姓伯爵宣王母弟友之後宣王封友于鄭都咸林今陝西華州地也幽王無道友寄帑于虢檜滅虢檜而國焉都新鄭今河南新鄭縣是也其地幾跨開封全府

齊姜姓侯爵太公之後成王封太公于齊都營丘今山東臨淄縣是也其地自山東青州府西至濟南東昌北至北直河間府景滄諸州界

宋子姓公爵殷微子之後武庚既誅更封微子于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縣是也其地自河南歸德府東至江蘇徐州府皆是

楚羋姓子爵文王師鬻熊之後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于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湖北枝江縣是也熊通始稱武王遂都郢今江陵縣是也昭王徙都于鄀今宜城縣地尋復都郢其地自河南裕州信陽以南至于兩廣雲貴皆其服屬之地也

秦嬴姓伯益之後非子爲周孝王牧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因分土爲附庸封之于秦今陝西清水縣地也

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後漸強大至德公居雍今鳳翔府治也其地自西安以西至秦州皆是

吳姬姓泰伯仲雍之後泰伯居荆蠻仲雍嗣之武王克殷封其曾孫周章于吳爲吳子都吳今江蘇吳縣是也其地自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二府皆是

蔡姬姓侯爵叔度之後武王封叔度于蔡作亂見誅成王復封其子蔡仲于蔡都上蔡今河南上蔡縣是至平侯徙新蔡卽今新蔡縣也昭侯徙九江下蔡今江南壽州地也

陳嬀姓侯爵虞舜之後當周之興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封其子滿于陳是爲胡公都宛邱今河南陳州府治是也

曹姬姓伯爵叔振鐸之後武王封之于曹都陶邱今山東定陶縣也

杞姒姓夏禹之後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都雍邱今河南杞縣是也春秋之先杞已遷東國其故地入于宋鄭僖十四年成公遷緣陵今山東諸城縣地也襄二十九年文公又遷于淳于淳于故國桓六年亾地入于杞今安邱縣地也

滕姬姓侯爵叔繡之後武王封之于滕今山東滕縣是也

薛任姓奚仲之後夏時故國武王復以其冑爲薛侯其地在今滕縣南四十里

許姜姓堯四岳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河南許州地也成十五年靈公遷于葉今葉縣是也昭九年悼公又遷于夷夷一名城父今江南亳州地也昭十五年楚平王復遷許于葉十八年又遷于析析一名白羽今河南內鄉縣是也定四年許男斯遷容城容城應劭以爲華容去鄭太遠不當爲鄭所滅或以

爲在葉縣西近之

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山東鄒縣是也邾儀父附齊桓行霸進爵稱子文公徙于繹亦今鄒縣地在繹山下也

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于莒初都計後都莒今山東莒州是也世本云自紀公以下爲己姓

越姒姓夏少康之後封于會稽自號於越不通中國至句踐父允常方大至句踐滅吳稱霸中國初居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地滅吳後又徙瑯琊瑯琊爲山東沂

州地齊魯之南楚之東皆其地矣

虞姬姓公爵仲雍之後武王既封周章于吳又別封其弟虞仲于虞今山西平陸縣是也

虢姬姓公爵虢仲之後都上陽今河南陝州是也別都在河北曰下陽在虞之南亦今平陸縣地也桉虢有三虢叔之後爲鄭所滅曰東虢陝西鳳翔府有小虢此名北虢

紀姜姓侯爵註在東莞劇縣今山東壽光縣地也

隨姬姓侯爵註在義陽隨縣魏置隨州今湖北隨州是也

小邾本名郳曹姓邾之別支註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有郳城今山東滕縣東南地也僖七年改爲小邾

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註東郡燕縣今河南汲縣地也桉南燕傳但稱燕召公後之燕則稱北燕

北燕姬姓召公之後註今薊縣顧景范引元和志云本古薊國武王封堯後于此燕故都在易州城東南後并薊地遂遷于薊今　京師順天府地也

邢姬姓侯爵周公之後註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邢臺縣是也僖元年遷于夷儀今邢臺縣西地

徐註在下邳僮縣今江南泗州地也

鄧曼姓釋例云義陽鄧縣今河南鄧州是也（鄾）鄧南鄙

申姜姓侯爵申伯之後都謝註云今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縣地也

息姬姓註汝南新息縣今河南息縣是也

魏姬姓註河東河北縣今山西芮城縣是也芮伯嘗居于此故縣以此得名

梁嬴姓註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縣是卽少梁之地也

滑註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是也

萊姬姓伯爵註東萊黃縣今山東黃縣也

巴姬姓註在巴郡江州縣隋改江州爲巴縣今四川重慶府治也其地自夔州以東敘州以北皆是

鄖註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今湖北德安府治是也

（邔）宣四見註國名景范云卽鄖也

羅註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宜城今襄陽府屬縣枝江今荊州府屬縣也

夔註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秭歸今湖北歸州也其地跨四川夔州府府以此得名也

庸註今上庸縣今湖北竹山縣地也

宿註小國東平無鹽縣也今山東東平州地

共註汲郡共縣今河南輝縣地也

夷註在城陽莊武縣今山東即墨縣地疏世本夷䢵姓此與夷詭諸之夷別彼夷是采邑地名也

向姜姓註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桉如註則在江南懷遠縣西去莒太遠顧亭林謂山東莒州南七十三里有故向城

極註附庸小國其地未詳

郕姬姓伯爵郕叔武之後註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今山東寧陽縣西地

戴註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疏漢志梁國留縣故戴國古者留戴音相近章帝改曰考城今河南歸德府屬縣也

芮姬姓伯爵芮伯之後註在馮翊臨晉縣今陝西同州府治是也

州桓六見即淳于姜姓註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今山東安邱縣東北有故城

州桓十一見註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湖北監利縣地也

絞姓爵地皆未詳顧景范以爲在鄖陽府治西北

穀註在南鄉筑陽縣北桉晉志有順陽郡無南鄉郡蓋太康時改名也今湖北穀城縣是

荀姬姓水經註古水出臨汾又西南經荀城在絳州西十五里今山西臨晉縣東北有郇城郇即荀也

賈姬姓後漢志註引博物記河東臨汾縣有賈鄉賈伯邑臨汾今山西平陽府治也

貳未詳顧景范云在隨州應山縣境

軫未詳景范云在德安府應城縣西

賴註在義陽隨縣今湖北隨州東北地昭四年楚滅賴遷賴于鄢即襄陽宜城縣也（厲）註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桉厲賴音近公羊經作厲蓋即賴也

黃註嬴姓今弋陽縣今河南光州地桉弋陽漢屬汝南郡魏分汝南置弋陽郡故杜不稱郡名抑或後人刪去弋陽二重字也

江註在汝南安陽縣今河南正陽縣東南地

道註在汝南安陽縣南今河南息縣西南地

柏註汝南西平縣西有柏亭西平今河南汝寧府屬縣

弦註在弋陽軑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地也

蓼桓十一見註蓼國今義陽棘陽東南湖陽城今河南唐縣南有廢湖陽城即東漢湖陽公主封邑也與文五年之蓼別

蓼文五年見偃姓臯陶之後註蓼國今安豐蓼縣今江南霍邱縣地也

六偃姓亦臯陶之後註六國今廬江六縣今江南舒城縣地也

牟附庸國註牟國今泰山牟縣今山東萊蕪縣東有故城

葛嬴姓附庸國註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寧陵今河南歸德府屬縣

於餘邱疏云釋例闕蓋近魯小國

譚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歷城縣東南地

遂蓋虞舜之後註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東北今山東寧陽縣北地

權註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當陽今湖北安陸府屬縣也楚武王克權遷權于那處註云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今荊門州東南故城是也

蕭註附庸國蓋宋桓嘉其功而請封之今沛國蕭縣今江南蕭縣是也宣十二年爲楚所滅蕭本宋邑滅後地復歸宋

郭莊二十四年經書郭公

郚註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郚城今山東東平州地

陽釋例竝闕景范云今沂水縣西南有陽都城

耿姬姓註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山西河津縣地

霍姬姓蓋霍叔之後註平陽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永安今山西霍州也

冀註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皮氏今河津也

舒僖三見註舒國今廬江舒縣今江南舒城縣是

舒蓼偃姓註即羣舒宣八年爲楚所滅註云舒蓼二國名疏云蓋轉寫誤當爲一國名蓋楚所滅之國有舒有蓼恐後人誤認故別之也

舒庸偃姓註東夷國

舒鳩偃姓註楚屬國以上三國所謂羣舒也文十二年羣舒叛楚註云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杜意謂此三國皆在舒城一望也襄二十五年舒鳩已爲楚所滅復見定二年傳或楚復封之耳

宗註羣舒之屬

巢註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江南巢縣是也

鄫姒姓子爵夏禹之後註鄫國今琅邪鄫縣今山東嶧

縣地也

英氏未詳景范云在今江南六安州西

項註項國今汝陰項縣今河南項城縣是也

郜註姬姓國在濟陰城武縣東南城武今山東曹州府縣也

任風姓註今任城縣也今山東泲寧州地

須句風姓註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今山東東平州地僖二十二年邾取須句魯伐邾而復封之文七年復取之

顓臾風姓附庸國註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今山東費縣西北地也

頓註今汝南南頓縣今河南商水縣是也桉汝南諸本皆譌汝陰

鄀註姬姓子爵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商密杜謂在南鄉丹水縣今河南內鄉縣是也鄀縣今湖北宜城縣是也後入楚定六年楚遷郢北去徙鄀鄀仍名郢謂之鄀郢傳所謂遷郢于鄀是也因名江陵舊都爲紀郢

介註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高密縣地也

沈註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陽東北地

麇未詳景范云今湖北鄖陽府治古麇國也

崇註嬴姓子爵秦之與國今陝西鄠縣有酆城殷崇侯國也未知此崇亦在其地否

郯景范云今山東郯城縣有故城與江南邳州接界

唐註姬姓侯爵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今湖北隨州西北地也

黎註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壺關今山西黎城縣是也

鄟註附庸國也景范云或曰在山東郯城縣東北

偪陽註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今山東嶧縣南有故城與江南沛縣接界

邿註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今山東泲寧州東南有故城

鑄註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今山東寧陽縣西北地蓋帝堯之後記封帝堯之後于祝註祝或爲鑄

胡註歸姓之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今江南阜陽縣地也

不羹註襄城縣東南有不羹亭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襄城今河南許州屬縣定陵今舞陽縣地也依傳文及註俱是二國然不應二國同名卽有二地亦或前

後遷徙且二地亦不相遠按劉炌據國語連陳蔡稱三國則左傳四國當是積畫之譌

房註汝南有吳防縣卽房國今河南遂平縣地也楚以封吳夫槩王謂之吳防

鄅妘姓註鄅國今瑯邪開陽縣今山東蘭山縣地也

鍾吾註小國景范云今宿遷縣地也

桐註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江南桐城縣地也按此當是淮漢間小國說見羣經識小楚豫章下

畿內國

祭註祭國伯爵路史管城東北有祭城今河南鄭州地也

凡註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河南輝縣地也按祭伯凡伯皆爲周卿士然皆周公之後與邢並稱當非畿內國也疏以爲本封絕滅食采于畿內耳

周註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雍縣今陝西岐山縣也東遷食邑在洛陽東郊

召註召采地伯爵也釋例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亦岐山縣地也東遷食邑景范云今山西垣曲東有召亭

溫註蘇子邑一名蘇今河南溫縣是僖十年爲狄所滅自後食采河南

原註采邑在今濟源縣西北僖二十五年賜晉後原伯食采河南

毛註采邑疏原毛蓋文王之後世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滅絕食采畿內也

單註單采地伯爵也

樊註樊皮采地卽陽樊也亦在河陽蓋仲山甫采邑後亦賜晉

甘襄王弟子帶之封邑註河南縣西南有甘水今河南洛陽縣西地也

劉王季子之封邑景范云今河南偃師縣南有劉聚

成成肅公之封邑

尹未詳

鞏今河南鞏縣是

夷夷詭諸之邑註夷采地名

四夷國

淮夷在徐邳諸州境

根牟宣九見註東夷國也瑯邪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山東沂水縣南地

東夷從越之夷哀十九年楚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敖

戎隱二見註陳畱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景范云曹縣東南有楚邱城據括地志云卽戎州己氏邑也

北戎隱九見僖十又見註云北戎山戎〈山戎〉莊三十見註山戎北狄桉北狄當是北戎之譌景范云今永平府境〈無終〉襄四見註山戎國名景范云今玉田縣西有無終城

大戎莊二十八見姬姓註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莊二十八見註允姓之戎〈陸渾之戎〉僖二十二見註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

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陸渾今爲河南嵩縣〈陰戎〉昭九見卽陸渾之戎〈姜戎〉僖三十三見註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桉襄十四年註云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則此姜戎與上小戎陸渾之戎同一族類

驪戎莊二十八見姬姓男爵註在京兆新豐縣今陝西臨潼縣地也

犬戎閔二見註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景范云在今鳳翔府北境

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僖十一見註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閒者今伊闕北有泉亭釋例云河南洛陽縣西南有戎城〈蠻氏〉成六見註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景范云今河南汝州西南地也〈戎蠻〉昭十六見卽蠻氏註同哀四年楚圍蠻氏盡俘以歸

茅戎徐吾氏竝成元見註茅戎戎別種也徐吾氏茅戎之別也景范云在今陝州境

盧戎桓十三見註盧戎南蠻景范云今南漳縣東五十里廢中盧城襄陽耆舊傳曰卽盧戎也

戎文十六見註戎山夷也〈百濮〉註百濮夷也昭元年註

曰今建寧郡有濮夷建寧今雲南曲靖府境也

鄋瞞文十一見註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卽長狄也

赤狄莊三十二年見隗姓伐邢滅衛滅溫伐晉伐齊伐鄭攻王侵宋皆此狄也至宣三年侵齊始書赤狄潞氏宣十五見潞子嬰兒國也註潞赤狄之別種子爵也〈甲氏〉〈畱吁〉〈鐸辰〉註皆赤狄別種潞氏今山西潞安府也畱吁鐸辰俱在潞安府境甲氏則在今直隸雞澤縣境〈東山皋落氏〉閔二見註赤狄別種也皋落其氏族景范云今垣曲縣西北有皋落鎭〈廧咎如〉僖二十三見註赤狄之別種也隗姓景范云或曰在太原

府境

白翟僖五年晉文公奔翟疏以爲白狄註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在今延安府及汾州府西境

（鮮虞中山）昭十二見定哀間改稱中山註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今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今直隸眞定府西北地也

（肥）昭十二爲晉所滅註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下曲陽今直隸晉州地也

（鼓）昭十五見註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故國

東虢見隱元姬姓虢叔之後註虢國今滎陽縣今河南

汜水縣是地入于鄭

管姬姓管叔之後註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隋置管城縣今爲河南鄭州也

聃聃叔之後

雍文王之後註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今河南脩武縣地

畢畢公高之後註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今陝西咸陽縣有畢原

酆註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鄠縣今陝西西安府屬也

郇郇瑕氏成六見今山西解縣地

邘註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野王今河南河內縣也

應註應國在襄城父城縣西今河南寶豐魯山二縣界

韓註韓國在河東郡界

蔣註在弋陽期思縣今河南固始縣地

茅註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今山東金鄉縣地

胙註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今河南汲縣地以上三國皆周公之後自管以下竝僖二十四年見

焦註在陝縣今河南陝州地

揚註揚屬平陽郡今山西洪洞縣是

鄶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以上三國竝襄二十九見

沈

姒

蓐

黃以上四國竝昭元年見皆臺駘之後封于汾川

以上故國皆周之封國滅于春秋前者也

有莘見僖二十八註有莘故國名今山東曹縣北地

檀見成十一與蘇忿生俱封于河內

有窮註國名夏時后羿之國也

鉏註羿本國名羿後遷于窮石

寒註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今山東濰縣地

有鬲註國名今平原鬲縣今山東德平縣地

斟灌註夏同姓諸侯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壽光今靑州府屬縣也

斟尋註夏同姓諸侯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校此則與寒國密邇矣

過註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掖縣今萊州府治也

戈註國名在宋鄭之間疏云卽哀十二年傳喦戈錫之戈以上八國竝見襄四年傳

豕韋解見後註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今河南滑縣地也

陶襄二十四見註唐堯所治國太原晉陽縣也

唐杜襄二十四見註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爲杜伯杜今京兆杜縣今陝西長安縣東南地

邶鄘註殷畿內國

豳註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陝西邠州地以上三國竝見襄二十九年傳

觀註觀國今頓邱衞縣今山東觀城縣是

扈註在始平鄠縣鄠縣今屬西安府

姺註商諸侯

邳註今下邳縣今江南邳州是

奄註嬴姓蓋卽魯地以上五國竝見昭元年傳

仍註國名夏后緡母家

有緡註國名

黎註東夷國名以上三國竝見昭四年傳

遂見昭八註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虞遂是也

駘註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卽駘也

岐註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夏時所受之國也

蒲姑註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卽齊所因也一名薄姑

肅愼註北夷在元菟北三千餘里

亳疏云釋例闕蓋與燕相近以上五國竝見昭九年傳

逢見昭十註居齊地蓋商時國

密須註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今甘肅靈臺縣地

闞鞏以上二國竝見昭十五年傳

甲父見昭十六註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今山東金鄉縣地

飂註古國也

豕韋註夏時國彭姓夏孔甲以劉累代豕韋之後累尋

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子孫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殷末復遷于唐以上二國竝見昭二十九年

傳

封父見定四註古諸侯也

有虞見哀元註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今河南虞城縣是也

鬷夷見昭二十九虞舜封豢龍氏于鬷川註鬷水上夷皆董姓

昆吾見昭十二居許地蓋夏時國也

亡國

魯滅項（僖十七）根牟（宣九）鄣（成六）邿（襄十三）

晉滅驪戎（莊二十八）耿 霍 魏（三國竝閔元）虢 虞（二國竝僖五）赤狄（宣十五）偪陽（襄十）肥（昭十二）陸渾戎（昭十七）鼓（昭二十二）荀 賈 冀 韓 焦 揚 沈 姒 蓐 黃（以上十國未詳何年爲晉所滅）

衛滅邢（僖二十五）

鄭滅許（定六）

齊滅紀（莊四）譚（莊十）遂（莊十一）鄣（莊三十）陽（閔二）萊（襄六）

宋滅宿（莊十）曹（哀八）

楚滅申（莊六）息（莊十四）鄧（莊十六）弦（僖五）黃（僖十二）夔（僖二十六）江（文四）六 蓼（二國竝文五）庸（文十六）舒蓼（宣八）蕭（宣十二）舒庸（成十七）舒鳩（襄二十五）賴（昭四）戎蠻（昭十六）唐（定五）頓（定十四）胡（定十五）陳（哀十七）權 道 柏 宗 巢 鄀 不羹 房（以上八國未詳何年爲楚所滅）

秦滅梁（僖十九）芮（史僖二十）滑（僖三十三）

吳滅徐（昭三十）

蔡滅沈（定四）

邾滅須句（僖二十二）鄟（昭十八）

莒滅鄫（襄六）

越滅吳（哀二十二）

州自亡（桓五地入于杞）

郭自亡（莊二十四）

狄滅溫（僖十）

左傳通釋卷二

高郵

釋世系第二

周世次（據史后稷十六世至武王有天下武王傳十二世至平王）

平王宜臼（幽王子四十九年入春秋隱三年崩）桓王林（平王孫太子洩父子桓十五年崩）莊王佗（桓王子）僖王胡齊（莊王子莊十六年崩）惠王閬（莊王子僖八年崩）襄王鄭（惠王子文八年崩）頃王壬臣（襄王子文十四年崩）匡王班（頃王子宣二年崩）定王瑜（匡王弟成五年崩）

簡王夷（定王子襄元年崩）靈王泄心（簡王子襄二十八年崩）景王貴（靈王子昭二十二年崩）悼王猛（景王子立十月崩）敬王匄（悼王弟哀十九年崩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元王仁（敬王子九年終春秋傳以下傳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秦滅之）

子穨（莊王子莊十九年蘇公及衛燕立之二十一年號鄭勤王殺之）子朝（景王子昭二十三年尹氏立之時稱西王兵敗奔楚定五年殺）

魯世次（據史伯禽至隱公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則隱公伯禽七世孫也）

隱公息姑（惠公子平王四十九年立立十一年被弒）桓公軌（隱公弟立十八年爲齊所戕）莊公同（桓公子立三十二年）子般（莊公太子公薨立爲慶父所弒）閔公啓方（莊公庶子立二年被弒）僖公申（莊公庶子立三十三年）文公興（僖公子立十八年）子惡（公羊作子赤文公太子爲襄仲所弒）宣公倭（文公庶子立十八年）成公黑肱（宣公子立十八年）襄公午（成公子立三十一年）子野（襄公太子立尋卒）昭公稠（襄公庶子立二十五年出奔又七年薨于乾侯）定公宋（昭公弟立十五年）哀公蔣（定公子經終于十四年傳終于二十七年遜于邾遂適越）悼公

寧（哀公子哀二十七年見自悼公以下八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之）

晉世次（據史唐叔傳五世至靖侯宜臼靖侯子僖侯司徒僖侯孫穆侯費生穆侯子文侯仇文侯子昭侯伯爲潘父所弒昭侯子孝侯平爲曲沃莊伯所弒以上俱見桓二年）

鄂侯郄（又稱翼侯孝侯弟二年入春秋隱五年奔隨）哀侯光（鄂侯子桓三年被弒）小子侯（哀侯子桓七年被弒）晉侯緡（哀侯弟莊十六年曲沃武公滅之）武公稱（穆侯曾孫穆侯太子封曲沃是爲桓叔桓叔子莊伯莊伯子

武公莊十六年篡晉自立次年卒　**獻公佹諸**　武公子僖九年卒　**奚齊**　獻公少子立一月被弒　**卓子**　奚齊弟立一月被弒　**惠公夷吾**　獻公子僖十年立二十三年卒　**懷公圉**　惠公子立六月秦納文公被殺　**文公重耳**　惠公兄僖二十四年立三十二年卒　**襄公驩**　文公子文六年卒　**靈公夷皋**　襄公子宣二年被弒　**成公黑臀**　文公子宣九年卒　**景公獳**　成公子成十年卒　**厲公州蒲**　景公子成十八年被弒　**悼公周**　襄公曾孫襄公少子捷仕子周捷生惠伯譚譚生悼公成十八年立襄十五年卒　**平公彪**　悼公子昭十年卒　**昭公夷**　平公子昭十六年卒　**頃公去疾**　昭公子昭三十年卒　**定公午**　頃公子哀二十年卒定公三十一年爲獲麟之歲其子出公八年終春秋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三家滅晉

衛世次　據史康叔傳十一世至桓公

桓公完　莊公子十三年入春秋隱四年州吁弒之　**州吁**　莊公庶子隱四年篡立秋衛討殺之　**宣公晉**　桓公弟桓十二年卒　**惠公朔**　宣公子桓十六年奔齊莊六年復入二十五年卒　**公子黔牟**　桓公子桓十六年立莊六年奔周　**懿公赤**　惠公子閔二年爲狄所滅　**戴公申**　宣公孫昭伯子閔二年立尋卒　**文公燬**　戴公弟僖二十五年卒　**成

公鄭**　文公子僖二十八年出居襄牛其年復國復爲晉侯所執歸于京師三十年復國宣九年卒　**夷叔武**　成公弟僖二十八年攝立成公復國被殺　**公子瑕**　字子適文公子僖二十八年立三十年成公殺之　**穆公速**　成公子成二年卒　**定公臧**　穆公子成十四年卒　**獻公衎**　定公子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入二十九年卒　**殤公剽**　穆公孫子叔黑背子襄十四年立二十六年被弒　**襄公惡**　獻公子昭七年卒　**靈公元**　襄公子哀二年卒　**出公輒**　莊公子哀十五年奔魯十八年復入二十五年出奔宋二十六年越納之不克遂卒于越　**莊公蒯聵**　靈公太子哀十五年立十七年被弒　**公孫般師**　襄公孫哀十七年立尋爲齊所廢　**衛君起**　靈公子哀十七立十八年奔衛　**悼公黚**　靈公子哀二十六年立悼公二年終春秋自悼公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之

鄭世次　自宣王封母弟友傳二世至莊公

莊公寤生　武公子二十二年入春秋桓十一年卒　**昭公忽**　莊公子桓十一年立尋奔衛十五年復立十七年被弒　**厲公突**　昭公弟桓十一年立十五年奔蔡莊十四年復立二十一年卒　**子亹**　莊公子桓十七年高渠彌立之十八年爲齊所殺　**鄭子儀**　莊公子桓十八年立莊十四

年被弒 **文公捷** 厲公子僖三十二年卒 **繆公蘭** 文公子宣三年卒 **靈公夷** 穆公子宣四年被弒 **襄公堅** 靈公弟成四年卒 **悼公費** 襄公子成六年卒 **成公睔** 悼公弟襄二年卒 **僖公髡頑** 成公子襄七年被弒 **簡公嘉** 僖公子昭十二年卒 **定公寧** 簡公子昭二十八年卒 **獻公蠆** 定公子定九年卒 **聲公勝** 獻公子聲公二十年爲獲麟之歲三十三年終春秋傳又四年卒自聲公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之

齊世次 據史自太公傳十二世至僖公

僖公祿父 莊公子九年入春秋桓十四年卒 **襄公諸兒** 僖公子莊八年被弒 **公孫無知** 莊公孫莊八年篡立九年被殺 **桓公小白** 僖公庶子僖十七年卒 **公子無虧** 即武孟桓公子僖十八年被殺 **孝公昭** 桓公子僖二十七年卒 **昭公潘** 桓公子文十四年卒 **舍** 昭公子文十四年立尋弒 **懿公商人** 桓公子文十八年被弒 **惠公元** 桓公子宣十年卒 **頃公無野** 惠公子成九年卒 **靈公環** 頃公子襄十九年卒 **莊公光** 靈公子襄二十五年被弒 **景公杵臼** 莊公弟哀五年卒 **安孺子荼** 景公子哀六年被弒 **悼公陽生** 景公子哀十年被弒 **簡公壬** 悼公子哀十四年被弒 **平公驁** 簡公弟立十三年終春秋傳又十二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篡之

宋世次 據史自微子傳十一世至武公武公見隱元年武公子宣公見隱三年

穆公和 武公子宣公弟七年入春秋隱三年卒 **殤公與夷** 宣公子桓二年被弒 **莊公馮** 穆公子莊二年卒 **閔公捷** 莊公子莊十二年被弒 **子游** 疑亦莊公子莊十二年宋萬立之尋被殺 **桓公御說** 莊公子僖九年卒 **襄公茲父** 桓公子僖二十三年卒 **成公王臣** 襄公子文七年卒 **昭公杵臼** 成公子文十八年被弒 **文公鮑** 昭公弟成二年卒 **共公固** 文公子成十五年卒 **平公成** 共公子昭十年卒 **元公佐** 平公子昭二十五年卒 **景公欒** 元公子哀二十六年卒其三十六年爲獲麟之歲 **啓** 元公曾孫哀二十六年立尋奔楚 **昭公得** 啓之兄哀二十六年立又年終春秋傳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三國滅之

楚世次 據史楚始封之君曰熊繹見昭十二年傳九世至熊儀即若敖也見僖二十八年若敖蚡冒見文十六年蚡冒弟武王

武王熊通 杜以爲蚡冒之子十九年入春秋莊四年卒 **文王熊貲** 武王子 **堵敖熊囏** 文王子莊十四年見二十二年卒 **成王頵** 堵敖弟文元年被弒 **穆王商臣** 成王子

文十三卒 **莊王旅** 穆王子宣十八年卒 **共王審** 莊王子襄十三年卒 **康王昭** 共王子襄二十八年卒 **郟敖麇** 康王子昭元年被弑 **靈王虔** 本名圍共王子昭十三年被弑 **訾敖比** 字子干官右尹共王子昭十三年立尋自殺 **平王居** 本名棄疾爲蔡公共王少子昭二十六年卒 **昭王軫** 本名壬平王少子哀六年卒 **惠王章** 昭王子其八年爲獲麟之歲二十一年終春秋傳又三十六年卒後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

秦世次 據史秦自非子始封五傳至襄公襄公子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文公孫寧公寧公子出

子武公德公德公子宣公成公成公竝當春秋之世以不見經傳故以穆公爲始君

穆公任好 成公弟僖十五年見文六年卒 **康公罃** 穆公子僖十五年見文十八年卒 **共公稻** 康公子宣四年卒 **景公** 共公孫桓公子昭五年卒 **哀公** 景公子定九年卒 **惠公** 哀公孫太子夷公之子哀三年卒其子悼公立悼公十一年爲獲麟之歲悼公以魯哀十七年卒其子厲共公立後十五世至始皇滅周有天下

吳世次 據史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

壽夢 一名乘成七年始見春秋襄十二年卒 **諸樊** 一名遏壽夢子襄二十五年卒 **餘祭** 一名戴吳諸樊弟襄二十九年被弑 **夷昧** 一名句餘餘祭弟昭十五年卒 **王僚** 一名州于夷昧子昭二十七年被弑 **闔廬** 名光諸樊子定十四年卒 **夫差** 闔廬子哀二十二年爲越所滅

蔡世次 據史自蔡仲傳九世至宣公

宣公考父 戴公子二十八年入春秋 **桓公封人** 宣公子桓十七年卒 **哀公獻舞** 即蔡季桓公弟莊十年楚人以歸 **穆公肸** 哀公子僖十四年卒 **莊公甲午** 穆公子見定四年傳 **文公申** 莊公子宣十七年卒 **景公固** 文公子襄三十年被弑 **靈公般** 景公子昭十一年爲楚所殺國絕

平公廬 靈公孫世子有之子昭十三年楚平王復封之二十年卒 **蔡侯朱** 平公子昭二十年立二十一年出奔楚 **悼公東國** 平公弟 **昭公申** 悼公弟哀四年被弑其子成公朔立自成公以下三世四十二年而楚滅之

陳世次 據史自胡公十傳至文公

桓公鮑 文公子二十三年入春秋桓五年卒 **陳佗** 一名五父桓公弟桓五年弑太子免而自立六年蔡人殺之 **厲公躍** 桓公子桓十二年卒 **莊公林** 厲公子莊元年卒 **宣公杵臼** 厲公子僖十二年卒 **穆公款** 宣公子僖二十八年卒 **共公朔** 穆公子文十三年卒 **靈公平國** 共公子

宣十年被弒**成公午**靈公子襄四年卒**哀公溺**成公子昭八年卒陳亂楚滅陳國絕**惠公吳**哀公孫太子偃師之子昭十三年楚平王復封之定四年卒**懷公柳**惠公子定八年卒其子滑公越立哀十七年楚滅之

曹世次據史自叔振鐸傳十世至桓公

桓公終生繆公子三十五年入春秋桓十年卒**莊公射姑**桓公世子莊二十三年卒**僖公赤**莊公子莊二十四年見**昭公班**僖公子僖七年卒**共公襄**昭公子文九年卒**文公壽**共公子宣十四年卒**宣公廬**文公子成十三年卒**成公負芻**宣公庶子襄十八年卒**武公滕**成公子昭十四年卒**平公須**武公子昭十八年卒**悼公午**平公子昭二十七年卒**靖公露**蓋悼公弟定八年卒按史靖公上尚有聲公對隱公通按曹伯卒葬皆見春秋惟僖公亦未書而莊二十四年亦見經不應昭定時忽遺二君且聲公見弒不應不書疏謂靖公即繼悼公其說爲長其時亦相接也**伯陽**靖公子哀八年爲宋所滅

杞世次據史自東樓公四傳至武公桓二年經書杞侯當是武公武公三傳至德公莊二十七年經書杞伯當是德公世本作惠公惠惪二字相近不知孰是以名諡未見經傳故始于成公

成公僖二十三卒見經世本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則成公桓公兄也**桓公姑容**成公弟僖二十七年見襄六年經書卒葬按桓公以僖二十三年繼成公立距襄公六年凡享國七十年而史記及世本並云十七年蓋誤顛倒其字也**孝公句**史云桓公子襄二十三卒**文公益姑**史云孝公弟襄二十九年見昭六年卒**平公郁釐**疏云文公子昭二十四年卒**悼公成**平公子定四年卒子曾**僖公過**史云悼公子哀八年卒其子閔公維立閔公以下三世二十三年而楚滅之

滕世次譜云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　隱七年經書滕侯以名諡未見故始于宣公

宣公嬰齊僖十九年始見經**昭公元**文十二年見宣九年卒**文公壽**成十六年見**成公原**襄六年見昭三年卒杜世族譜云文公子**悼公寧**昭二十八年卒**頃公結**哀四年卒**隱公虞母**哀十一年卒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

薛世次隱十一年經書薛侯莊三十一年經書薛伯以名諡未見故始于獻公

獻公穀昭三十一年卒**襄公定**定十二年卒**比**定十三年被弒**惠公夷**哀十年卒

許世次（譜云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

莊公（隱十一年鄭入許莊公奔衛）穆公新臣（卽許叔莊公弟隱十一年居許東偏桓十五年復國僖四年卒）僖公業（穆公子僖六年見文五年卒）昭公錫我（僖公子宣十七年卒）靈公甯（昭公子成二年見襄二十六年卒）悼公買（靈公子昭十九年被弒）許男斯（悼公子定六年鄭執之）元公成（疏云悼公孫哀十三年卒其子結立戰國初楚滅之）

邾世次（譜云六終第五子曰安自安至儀父十二世）

邾子克（卽儀父隱元年見莊十六年卒）邾子瑣（儀父子莊二十八年卒）文公蘧蒢（瑣子僖十九年見文十三年卒）定公貜且（文公子文十四年見成十七年卒）宣公牼（定公子成十八年見襄十七年卒）悼公華（宣公子襄十九年見昭元年卒）莊公穿（悼公子昭十一年見定三年卒）隱公益（莊公子定十五年見哀七年吳執之立太子革二十二年復入二十三年越執之以歸）桓公革（隱公子哀八年見二十二年奔越）公子何（桓公弟哀二十四年立何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

莒世次（據譜自茲輿至茲丕公十一世）（一年經書莒子以號諡未見故始于茲丕公）

茲丕公期（僖二十六年見文十八年爲其子僕所弒）厲公季佗（庶其子文十八年見）渠邱公朱（成八年見十四年卒）犂比公密州（一名買朱鉏襄十六年見三十一年爲其子展輿所弒）展輿（密州子昭元年奔吳）著邱公去疾（展輿兄襄三十一年見昭十四年卒）共公庚輿（去疾弟昭十四年見）郊公（去疾子昭十四年立尋奔齊二十三年復入）莒子狂（哀十四年卒譜云共公以下微弱四世楚滅之）

王懷祖先生曰按哀十四年春秋本作莒子狂釋文云狂其迋反（迋卽人實迋女之迋）故廣韻四十一漾

有狂字俗本其迋譌作其廷後人不知廷爲迋之譌遂改經文狂字作狂以牽就釋文之譌字不知古字書無狂字也唐石經及宋本皆作狂今據改（培棨附識）

越王句踐（據史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句踐允常子也越見春秋止二君其後七世爲楚所破）

虢公忌父（爲周卿士隱五年見）虢公林父（一稱虢仲桓五年見）虢公醜（一稱虢叔莊二十年見僖五年國滅以

（上三君世系未詳）

鄧侯吾離（桓七年朝魯） 鄧祁侯（莊六年見）

紀侯 紀季（紀侯弟莊三年見）

郳犂來（莊五年朝魯） 小邾穆公（襄七年朝魯）

唐惠侯（宣十二年見） 唐成公（許惠侯後定三年見）

沈子揖（成八年見） 沈子逞（昭二十三年見） 沈子嘉（定四年見）

胡子髡（昭二十三年見） 胡子豹（定十四年見）

長狄僑如 長狄緣斯 長狄焚如 長狄榮如 長狄簡如（並文十一年見）

吾離（姜戎祖） 戎子駒支（並襄十四年見）

戎蠻子嘉（昭十六年見） 戎蠻子赤（哀四年見）

芮伯萬（桓三年見） 穀伯綏（桓七年來朝） 燕仲父（南燕伯莊二十年見） 蕭叔（莊二十三年朝公） 介葛盧（僖二十九年來朝） 舒子平（文十二年爲楚所執） 萊共公浮柔（襄六年見） 北燕伯款（即燕簡公昭三年見） 徐子章禹（昭三十年見） 頓子牂（定十四年見）

潞子嬰兒（宣十五年晉滅之） 無終子嘉父（襄四年見） 肥子緜皋（昭十二年見） 鼓子鳶鞮（昭十五年見） 夷虎（哀四年見）

虢叔（東虢君隱元年見） 檀伯達（成十一年見）

左傳通釋卷三

高郵

釋世族第三

周（子積子朝見二卷）

王子狐（平王子隱三見） 王子克一稱子儀（桓王子桓十八年奔燕） 王子帶一稱太叔帶甘昭公（惠王子僖七見二十五年晉文公殺之後爲甘氏） 王季子一稱劉康公（宣十年來聘公羊傳以爲定王母弟則頃王子也後爲劉氏） 儋季（簡王子襄三十見後爲儋氏） 王子佞夫（靈王子襄三十見） 太子壽（景王子昭十五見）

王子黨（僖十一見） 王子虎一稱王叔文公（僖二十八見疏不知何王子後爲王叔氏） 王孫滿（僖三十三見） 王札子一稱王子札（宣十四見疏不知何王子） 王子瑕 王子廖（竝襄三十年奔晉） 王孫沒（昭十二年殺） 王子還（子朝黨） 王子姑 發 弱 鬷 延 定 稠（竝昭二十二年殺還姑等八人皆靈景之族） 王子處（昭二十二見） 王子趙車（子朝黨昭二十九年叛）

甘昭公（見前） 甘成公 景公（註皆過之先君） 甘簡公（昭十二見） 甘悼公一稱甘過（簡公弟襄三十見昭十二年殺） 甘平公一稱甘鰌（成公孫昭十二見） 甘桓公（平公子昭二十四見亦子朝黨） 甘歜（文十七見） 甘大夫襄（昭九見）

王叔文公（見前） 王叔桓公（文公子文十四見） 王叔簡公一稱王叔陳生（疏文公之後襄五見）

劉康公（見前） 劉定公一稱劉夏官師（康公子襄十四見） 劉獻公一稱劉子摯（定公子昭十二見） 劉文公一稱劉蚠伯蚠劉狄劉卷（獻公庶子昭二十二見） 劉桓公（文公子定七見）

劉毅（襄三十見） 劉州鳩（昭十二見） 劉佗（昭二十三見儆王黨）

儋季（見前） 儋括（季子襄三十年奔晉） 儋翩（定六見）

周桓公黑肩（周公次子食采于周此其後隱六見桓十八年殺） 周公忌父（莊十六見） 宰周公一稱宰孔（僖五見） 周公閱一稱宰周公（僖三十見） 周公楚（成十一年奔晉）

召伯廖（召公次子食采于周此其後莊二十七見） 召武公（僖十一見） 召昭公（文五見） 召桓公（宣六見） 召戴公 召襄（戴公子竝宣十五見） 召莊公一稱召伯奐（昭二十二見子朝黨） 召簡公一稱召伯盈（莊公子昭二十四見二十九年殺子朝黨）

尹武公（尹吉甫之後成十六見） 尹言多（襄三十見） 尹文

公一稱尹氏固尹固（昭二十三見二十九年殺子朝黨） 尹辛（昭二十三見註尹氏族子朝黨） 祭伯（祭公謀父之後隱元見註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 祭公（桓八見） 祭叔（疏疑祭公弟莊二十三見） 原莊公（莊十七見） 原伯貫（僖二十五見） 原襄公（宣十六見） 原伯絞 公子跪尋（絞弟竝昭十二見） 原伯魯（昭十八見） 原伯魯之子（昭二十九年殺） 原壽過（定元見） 毛伯一稱毛伯衛（毛公之後文元見宣十五年殺） 毛伯過（昭二十八年爲毛得所殺） 毛得（註過之族昭二十八見）

成肅公（成十三見） 成簡公（昭七見） 成桓公（定八見） 成愆（蔿邑大夫襄三十見疑成氏族也） 單伯（莊元見） 單襄公（成元見國語註云單朝也） 單頃公（襄公子襄三見） 單靖公（頃公子襄十見） 單公子愆期（襄三十見） 單獻公（靖公子昭七年爲其族所殺） 單成公（獻公弟昭十一見） 單穆公一稱單旗（昭二十二見） 單武公（穆公子定七見） 單平公（哀十三見） 單蔑（襄三十見） 樊皮一稱樊仲皮（仲山甫之後莊二十九見） 樊頃子一稱樊齊（昭二十二見）

魯

公子彄一稱臧僖伯（疏云僖伯名彄字子臧孝公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今于僖伯上已加臧者傳家追言之也隱五見後爲臧氏） 夷伯（孝公孫公子展子僖十五見後爲展氏） 公子益師一稱衆父（孫氏復曰孝公子隱元年卒） 施父（惠公子桓九見後爲施氏） 公子慶父一稱仲慶父共仲（莊公庶兄莊二見閔二年誅後爲孟孫氏） 公子牙一稱叔牙僖叔（慶父同母弟莊三十二年殺後爲叔孫氏） 公子友一稱季友成季成季友季子（莊公母弟莊二十五見後爲季孫氏） 公子遂一稱東門遂襄仲東門襄仲仲遂（莊公子僖二十六見後爲仲氏） 視（子惡弟文十八年與惡同被害） 叔肸（宣公母弟宣十七見後爲叔氏） 公子偃 公子鉏（皆宣公子竝成十六見） 公衡（一稱衡父成公子成二見） 公衍 公爲一稱公叔務人 公果 公賁（皆昭公子竝昭二十五見） 公子荆（哀公子哀二十四見）

公子豫（隱元見） 公子翬一稱羽父（隱四見） 挾（隱九見） 柔（桓十一見） 公子達（桓十七見） 溺（莊三見） 公子偃（莊十見） 公子結（莊十九見） 公子魚一稱奚斯（閔二見） 公子買一稱子叢（僖二十八見） 公子憖一稱子仲（昭十二年奔齊） 公孫朝（昭二十六見） 公孫宿一稱公孫成（哀十四見）

臧僖伯（見前）臧哀伯一稱臧孫達（僖伯子桓二見）臧文仲一稱臧孫辰（國語註哀伯孫伯氏缾子莊十一見）臧宣叔一稱臧孫許（文仲子宣十八見）臧武仲一稱臧孫紇（宣叔子成十八見襄二十三年出奔）臧賈（宣叔子襄十七見）臧爲（賈弟襄二十三見）臧疇（註紇之兄弟襄十七見）臧會（昭二十五見）臧昭伯（爲子昭二十五見）臧賓如（會子哀八見）臧石（賓如子哀二十四見）臧堅（註紇之族襄十七見）

夷伯（見前）無駭（隱二見八年卒以其爲公子展之孫賜姓展氏）展禽（疏云展氏獲名禽字會邑柳下謚曰惠一字季）展喜（並僖二十六見）展莊叔（襄二十八見）展瑕展玉父（並襄二十九見）

施父（見前）施孝叔（惠公五世孫成十一見）

郈成子一稱瘠厚成叔厚孫（據檀弓註孝公之後襄十四見）郈昭伯（昭二十五見）

仲慶父（見前）公孫敖一稱穆伯（慶父子僖十四見）穀一稱文伯（穆伯子）難一稱惠叔（文伯弟並文元見）孟獻子一稱仲孫蔑（文伯子宣十五見襄十九年卒）孟莊子一稱仲孫速孟孺子速（獻子子襄十六見二十三年卒）懿伯（莊子弟昭三見）孺子秩（莊子長子）孟孝伯一稱仲孫羯（秩弟並襄二十三見三十一年卒）孟僖子一稱仲孫貜（孝伯子昭七見二十四年卒）孟懿子一稱仲孫何忌（僖子子哀十四年卒）南宮敬叔一稱說（懿子弟並昭七見）孟武伯一稱彘孟孺子洩（懿子子哀十一見）孟公綽（襄二十五見）公期（註孟氏支子定八見）孟之側（哀十一見註孟氏族）

子服惠伯一稱子服椒孟椒（獻子子有子服它見國語別爲子服氏惠伯它之子也襄二十三見）子服昭伯一稱子服回（惠伯子昭十六見）子服景伯一稱子服何（哀三見）

叔牙（見前）公孫茲一稱叔孫戴伯（叔牙子僖四見十六年卒）叔孫莊叔一稱叔孫得臣（叔牙孫文元見宣五年卒）叔孫宣伯一稱叔孫僑如（莊叔子文十一見成十六年奔齊）虺（莊叔子襄三十見）叔孫穆子一稱叔孫豹（穆叔宣伯弟成十六見昭四年卒）孟丙　仲壬（皆穆叔子並昭四見）叔孫昭子一稱叔孫婼（穆叔子昭四年立二十五年卒）叔孫成子一稱叔孫不敢（昭子子定元見五年卒）叔孫武叔一稱叔孫州仇（成子子定八見）叔孫舒一稱文子（武叔子哀二十六見）叔孫輒一稱子張（註叔孫氏之庶子定八見）公若藐一稱公若（註叔孫氏之族

定十見）叔仲彭生一稱叔仲惠伯（叔牙孫別爲叔仲氏文七見十八年死于子惡之難）叔仲昭伯一稱叔仲帶（惠伯孫襄七見）叔仲穆子一稱叔仲小（昭伯子昭十二見）叔仲志（昭伯孫定八見）

季友（見前）季文子一稱季孫行父（季友孫國語註齊仲無佚之子文六見襄五年卒）季武子一稱季孫宿（文子子襄六見昭七年卒）公彌一稱公鉏（武子長子）季悼子一稱紇（公彌弟並襄二十三見）季平子一稱季孫意如（悼子子昭九見定五年卒）季桓子一稱季孫斯（平子子

定五見哀三年卒）季康子一稱肥（桓子子哀三見二十七年卒）季公鳥　季公亥一稱季公若（皆武子庶子）申（公鳥子）公甫　公之（皆平子弟以上並昭二十五見）季寤一稱子言（定八見）季孫昭伯一稱季魴侯（哀八見皆桓子弟）公父文伯一稱公父歜（註桓子從父昆弟國語註悼子孫公父穆伯子定五見）公鉏極（公彌曾孫定八見）公冶（襄二十九見）公思展（昭二十五見）公何藐（皆季氏族定五見）

仲遂（見前）公孫歸父一稱子家（襄仲子宣十見十八年奔齊）仲嬰齊（亦襄仲子成十四見）子家羈一稱子家懿

伯子家子（歸父孫別爲子家氏昭五見）

叔肸（見前）公孫嬰齊一稱子叔聲伯（叔肸子成二見）叔老一稱子叔齊子（聲伯子襄十四見）叔弓一稱子叔敬子（叔老子襄三十見）叔輒一稱伯張（叔弓子昭二十一見）叔鞅（輒弟昭二十二見）叔詣（鞅子昭二十五見）叔還一稱成子（叔弓曾孫定十一見）叔青（叔還子哀十九見）

晉

曲沃莊伯（桓叔子武公父隱五見）游氏二子（桓莊之族莊二十四年殺）太子申生（獻公子莊二十八見僖五年自殺）伯鯈　叔劉（文公子並僖二十三見）公子雍　公

子樂（文公子並文六見）揚干（悼公弟襄三見）公子慭（悼公子括子衛哀十一見）

趙衰一稱子餘孟子餘趙成子成季（夙弟僖二十三見文五年卒）趙盾一稱趙宣子宣孟（衰子僖二十三見文六年爲政）趙同一稱原同原叔　趙括一稱屏括屏季　趙嬰齊一稱樓嬰趙嬰（皆衰子並僖二十四見同括成八年殺嬰齊成五年放諸齊）趙朔一稱趙莊子（盾子宣八見）趙武一稱趙文子趙孟（朔子成八見襄二十五年爲政昭元年卒）趙成一稱趙景子（文子子昭五見）趙獲（文子子昭三見）趙鞅一稱趙簡子志父（文子孫昭二

十五見哀二十年卒）趙襄子一稱無卹（鞅子哀二十見）
趙夙（衰兄閔元見）趙穿（夙庶孫文十二見）趙旃一稱趙
使（穿子宣十二見）趙勝（旃子襄二十三見）邯鄲午（定十
見）趙稷（午子定十三見）趙朝（勝曾孫昭二十八見）趙羅（
涅大夫哀二見系未詳）
畢萬（畢公高之後閔元見）魏犨一稱魏武子（萬孫僖二
十三見）魏錡一稱呂錡廚武子廚子（犨子宣十二見）魏
顆（犨子宣十五見顆別爲令狐氏）魏相一稱呂相（錡子
成十三見）魏頡（顆子成十八見）魏絳一稱魏莊子（犨子
成十八見）魏舒一稱魏獻子（絳子襄二十三見昭二十
八年爲政）魏戊（舒子昭二十八見）魏曼多一稱魏襄子（
舒孫定十三見）魏壽餘（文十三見註畢萬之後疏壽餘
爲魏邑之主當是犨之近親）
韓萬（曲沃莊伯弟桓三見）韓簡（萬孫僖十五見）子輿（成
二見韓厥父也據正義引世本子輿爲賕伯子則當輿
韓簡昆弟也而杜解又謂厥爲韓萬元孫未知孰是）韓
厥一稱韓獻子（宣十二見成十八年爲政襄七年請老）
韓無忌一稱公族穆子（厥長子成十八見）韓起一稱韓
宣子（無忌弟襄七見昭元年爲政二十八年卒）韓襄（無
忌子襄十六見）韓須（起子昭二見）韓籍一稱叔禽 叔

椒 子羽（皆起子竝昭五見）韓不信一稱韓簡子伯音（
起孫昭三十二見）韓固（亦起孫昭二十八見）韓穿（宣十
二見系未詳）箕襄 邢帶（竝昭五見註皆韓氏族枝此
二人與韓襄及起四子竝列則必起之近親也）
士蔿（周杜伯之後莊二十三見）司空士穀（蔿子文二見
九年殺）士會一稱士季隨會隨武子范武子季氏范會（
蔿孫世本云成伯缺子僖二十八見宣十六年將中軍
士燮一稱范文子范叔（會子宣十七見成十七年祈死
卒）士魴一稱范共子彘季（會子成十八見襄十三年卒）
士匄一稱范宣子范匄（燮子成十六見襄十九年爲政
二十五年卒）彘裘（魴子襄十四見）士鞅一稱范鞅范獻
子（匄子襄十四見定元年爲政）士吉射一稱范吉射范
昭子（鞅子定十三年叛哀五年奔齊）
士渥濁一稱士貞子士貞伯士伯（國語註晉卿士穆子
之子成十八年命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士弱一稱
士莊伯（渥濁子襄九見）士匄一稱士文伯伯瑕（弱子襄
三十見）士彌牟一稱司馬彌牟士景伯（匄子昭十三見）
士莊伯一稱鞏朔鞏伯（文十七見系未詳）士富（襄三見
註士會別族國語註士燮族昆弟）士皋夷一稱范皋夷（
定十三見註范氏側室子）士鮒一稱析成鮒（定十四年

（奔周系未詳）士蔑（哀四見系未詳）荀息一稱荀叔（僖二見十年死于卓子之難）荀林父一稱中行桓子（僖二十七見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遂別爲中行氏宣十二年將中軍）荀庚一稱中行伯（林父子成二見）荀偃一稱伯游中行偃中行獻子（庚子成十六見襄十三年將中軍十九年卒）荀吳一稱中行吳中行穆子鄭甥（偃子襄十九見）荀寅一稱中行寅中行文子（吳子昭二十九見定十三年叛哀五年奔齊）荀騅（成三年將新下軍）荀家　荀會（成十八年二人爲公族大夫）荀賓（成十八年爲右）程鄭（註荀氏別族成十八年爲乘馬御）中行喜（襄三十一年奔齊）

荀首一稱知季知莊子（林父弟別爲知氏）知罃一稱荀罃知武子（首子宣十二見襄七年爲政十三年卒）知朔（罃子襄十四見）知盈一稱知悼子荀盈伯夙（註云朔弟校襄十四年傳云于是知朔生盈而死依文意當是朔子且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以宣十二見傳卒時已六十矣觀偪陽之役云余羸老也可見卒時不必有六歲之幼子矣世本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杜氏不從杜說爲短）荀躒一稱文伯知文子（盈子昭九年佐下軍）知徐吾（盈孫昭二十八見）荀瑤一稱知襄子（躒孫

哀二十三見）知起（襄二十一年奔齊系未詳）欒賓（靖侯孫共父字欒遂以爲氏桓二見）欒共叔（賓子桓三年被獲）欒枝一稱欒貞子（賓孫僖二十七年將下軍文五年卒）欒盾（枝子文十二年將下軍）欒書一稱欒武子（盾子宣十二年佐下軍成四年將中軍）欒黶一稱欒桓子（書子成十六見）欒鍼（黶弟成十三見）欒盈一稱欒孺子欒懷子（黶子襄十四見二十一年出奔二十三年入曲沃叛被殺）

欒京廬（宣十七見）欒弗忌（成十五年爲三郤所殺）欒糾一稱弁糾（成十八年爲戎御）欒魴（襄十九見）欒樂（襄二十三見）欒豹（昭三見以上並欒氏族系俱未詳）

郤芮一稱冀芮（據世本爲郤叔虎之子僖六見二十四年爲秦所殺）郤缺一稱冀缺郤成子（芮子僖三十三見宣八年爲政）郤克一稱駒伯郤獻子（缺子宣十二年佐上軍成二年將中軍）郤錡一稱駒伯（克子成十三見十七年殺）步揚（缺從弟僖十五年爲戎御）郤犨一稱苦成叔（步揚子成十一見十七年殺）郤至一稱季子溫季（世本步揚孫成二見十七年殺與郤錡郤犨號三郤）郤毅一稱步毅（至弟成十三年爲戎御）

郤稱（僖十見）郤乞（僖十五見）郤縠（僖二十七年作三軍

謀元帥使穀將中軍二十八年卒 **郤溱** 僖二十七年佐中軍以上四人系俱未詳

狐突 文公外祖父閔二年爲戎御僖二十三年殺 **狐毛** 突子 **狐偃一稱子犯** 毛弟並僖二十三見 **狐溱** 毛子僖二十五年爲溫大夫 **狐射姑一稱賈季** 偃子文六年佐中軍尋奔狄 **狐鞫居一稱續鞫居續簡伯** 狐氏之族文二年爲右六年殺 **狐父** 昭十一年使于楚

先軫一稱原軫 僖二十七年佐下軍二十八年將中軍三十三年死于狄 **先且居一稱霍伯** 軫子僖三十三年將中軍文五年卒 **先克** 且居子文七年佐中軍九年爲賊所殺 **先穀一稱原穀彘子** 史記云先軫子宣十二年佐中軍十三年殺

先友 **先丹木** 並閔二年爲右 **先蔑一稱士伯** 僖二十八年將左行文七年奔秦 **先茅** 僖三十三見 **先僕** 文三年伐楚以救江 **先都** 文七年佐下軍九年殺 **先辛** 宣元年奔齊以上七人系俱未詳

胥臣一稱臼季司空季子 僖二十三見文五年卒 **胥甲父一稱胥甲** 臣子文十二年佐上軍宣元年放于衛 **胥克** 甲父子宣元年立八年廢 **胥童** 克子成十七見其冬殺 **胥午** 襄二十三見 **胥梁帶** 襄二十六見以上二人系未詳

祁舉 僖十年殺 **祁滿** 僖二十八年殺 **祁奚一稱祁大夫** 成八見 **祁午** 奚子襄三見 **祁盈** 午子昭二十八年殺遂滅祁氏 **祁勝** 祁盈家臣昭二十八見

羊舌大夫 註叔向祖父閔二年爲尉 **羊舌職** 大夫子宣十五見 **羊舌赤一稱伯華** 職子襄三見 **羊舌肸一稱叔肸叔向** 職子襄十一見 **羊舌虎一稱叔虎** 肸弟襄二十一年殺 **羊舌鮒一稱叔魚** 肸弟昭十三見十四年殺 **子容** 伯華子昭二十八見 **楊食我一稱楊石伯石** 叔向子昭五見二十八年殺遂滅羊舌氏

孫伯黶 籍譚九世祖昭十五見 **籍偃** 成十八年爲司馬 **籍譚一稱籍父叔氏** 昭五見 **籍秦** 譚子昭二十七年致成于周

張侯一稱解張 成二見 **張老一稱張孟** 成十八見 **張君臣** 老子襄十六見 **張骼** 襄二十四見 **張趯** 昭二見

女叔齊一稱女齊女叔侯叔侯司馬侯 襄二十六見 **女叔寬一稱女寬** 國語註齊子昭十六見 **司馬叔游** 齊子昭二十八見

衛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皆莊公子桓十六年二公子立

（黔牟莊六年惠公復國殺二公子）急子 壽子（並桓十六年爲盜所殺）昭伯（閔二見以上三人並宣公子）齊子（昭伯子閔二見）子儀（子殺母弟僖三十年成公殺之）子叔黑背（穆公子殤公之父也成十見）析朱鉏一稱成子（黑背孫昭二十見）鱄一稱子鮮（成十四見）子展（襄十四見二人並獻公弟）太子角（殤公子襄二十六年被殺）公孟縶一稱孟縶公孟（靈公兄昭七見二十年殺）公孟彄（孟縶子定十二見）公子郢一稱子南（靈公子哀二見）公孫彌牟一稱文子子之南氏（子南子哀十二見）太子疾（哀十六見）公子青（哀十七年殺皆莊公子）公子歂犬（僖二十八年殺）子蟜 子伯 子皮 子行（註皆衛公子皆爲孫氏所殺）公孫丁（並襄十四見）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並襄二十七見無地臣二人並死）公子荆一稱公南楚 公子朝（並襄二十九見）子玉霄 子高魴（並昭二十年奔晉二人皆齊氏黨）公孫敢（哀十五見）石碏一稱石子 石厚（碏子州吁黨並隱三見四年厚誅）石祁子（石駘仲子碏之族也莊十二見）石稷一稱石成子（碏四世孫成二見）石買一稱石共子（稷子襄十七見）石惡一稱石悼子（買子襄十九見二十八年奔晉）石

圃（惡從子襄二十八年衛立之）石曼姑（哀三見）石魋（曼姑子哀十七見十八年衛逐圃而立魋）石乞（哀十五見系未詳）

甯跪（莊六年放于秦甯氏武公之後至喜九世）甯速一稱甯莊子（閔二見國語註穆仲靜之子）甯俞一稱甯武子甯子（速子僖二十八見）甯相（俞子成二見）甯殖一稱甯惠子（相子成十四見）甯喜一稱甯悼子（殖子襄二十見二十七年殺）甯跪（哀四見系未詳）

孫昭子（孫氏亦武公之後世本良夫武公七世孫昭子文元年爲晉所獲）孫莊子（哀二十六見與甯武子同時）孫免（宣六見）孫良夫一稱孫桓子（宣七見）孫林父一稱孫文子（良夫子成七年奔晉十四年復入）孫蒯（襄十見）孫嘉 孫襄一稱伯國（並襄二十六見三人皆林父子）

孔嬰齊（閔二見）孔達（文元見宣十四年殺）孔烝鉏一稱孔成子（達孫成十四見）羈（烝鉏子）孔圉一稱孔文子（羈孫並昭七見）孔悝一稱孔叔（圉子哀十五見十六年奔宋）

北宮括一稱北宮懿子（成公曾孫成十七見）北宮遺（括子襄二十六年晉執之）北宮佗一稱北宮文子（括子襄三十見）北宮喜一稱北宮貞子（昭十見）北宮結（定七年

齊執之十四年奔魯
世叔儀一稱太叔儀太叔文子 襄十四見 太叔懿子 儀
孫哀十一見 世叔申 亦儀孫昭三十二見 世叔齊一稱
太叔疾悼子 懿子子哀十一年奔宋 太叔遺一稱太叔
僖子 疾弟哀十一年衛人立之
公叔文子一稱公叔發 世本獻公孫襄二十九見 公叔
成 文子子定十三見十四年奔魯
史朝 昭七見 史苟 朝子 史鰌 即史魚並襄二十九見
褚師圃 即褚師子申昭二十見 褚師定子 哀二十六見
褚師比一稱褚師聲子 定子子哀十五見

鄭
共叔段一稱太叔段京城太叔 武公子隱元年奔共 公
孫滑 段子隱元年奔衛 公父定叔 段孫莊十六年復之
語一稱子人 莊公子桓十四見 子人九 僖二十八見 世
子華 文公子僖七見十六年殺 子臧 子華母弟僖二十
四年殺 公子士 僖二十年奔楚後被殺 公子瑕 僖三十
一見三十三年殺 子俞彌 宣三見以上三人並文公子
公子喜一稱子罕 成十見後爲罕氏 公子騑一稱子駟
成十見襄十年死子盜後爲駟氏 子豐 襄七見後爲豐
氏 公子偃一稱子游 成三見後爲游氏 子印 成十三年
殺後爲印氏 公子發一稱子國 成五見襄十年死子産
後爲國氏 公子去疾一稱子良 宣四見後爲良氏以上
七人皆穆公子後世爲卿族謂之七穆 公子嘉一稱子
孔司徒孔 亦穆公子襄八見十九年殺後爲孔氏 士子
孔 亦穆公子 子良 士子孔子奔楚並襄十九見 子然 亦
穆公子成十見後爲然氏 子羽 亦穆公子成十三年殺
羽頡一稱馬師頡 子羽孫襄三十年奔晉 公子繻 襄公
子成十見 公子班一稱子如 成公子成十年奔許十三
年復入作亂殺 子駹 亦成公子 孫叔 班子 孫知 子駹子
子如下並成十三年作亂被殺

公子呂一稱子封 隱元見 曼伯一稱檀伯 隱五見 子元
隱五見顧亭林云疑即厲公 宛 隱八見 公孫閼一稱子
都 公孫獲 並隱十一見 公子閼 莊十六年殺 公子士
洩 僖二十四見辨見後洩氏下 公子歸生一稱子家 文
二見 公子堅 公子尨 並文九見 公子宋一稱子公 宣
四見 公子曼滿 宣六見 公子魚臣一稱僕叔 宣十二見
公孫申一稱叔申 成四見 叔禽 叔申弟成十年殺 公子
鰌 成十五見 子狐 子熙 子侯 子丁 並襄八見 羣
公子謀誅子駟反爲子駟所殺 孫擊 孫惡 皆子狐子
襄八年奔衛 子侯 襄二十一見 宛射犬 註鄭公孫襄二

（十四見）　子羽一稱行人子羽公孫揮行人揮（襄二十四見）　公孫肸（襄三十見）　子上　公孫登（並昭十八見）　公孫林（哀二見）

子罕（見前）　公孫舍之一稱子展（子罕子襄八見十九年當國二十九年卒）　公孫鉏（子展弟襄三十年爲馬師）　罕虎一稱子皮冢宰（襄二十九年代父爲上卿昭十三年卒）　罕魋（子皮弟昭七年罕朔殺之）　罕朔一稱馬師氏（鉏子昭七年奔晉）　子齹一稱嬰齊孺子（子皮子昭十六見）　罕達一稱子姚武子賸（子齹子定十五見）

子駟（見前）　公孫夏一稱子西（子駟子襄十見）　公孫黑一稱子晳（子西弟襄十五見昭二年殺）　駟帶一稱子上（子西子襄三十見）　駟乞一稱子瑕（子上弟昭十九年駟偃卒立之）　印（子晳子昭二見）　駟偃一稱子游（子上子昭十六見）　駟歂一稱子然（乞子定八年爲政）　絲（子游子昭十九見以少故未立）　駟宏一稱子般（子然子哀二見）　駟秦（哀五年殺系未詳）

子豐（見前）　公孫段一稱伯石子石（子豐子襄二十七見）　豐卷一稱子張（襄三十見當是子豐之孫）　豐施一稱子旗（子張弟伯石子昭七見）

子游（見前）　公孫蠆一稱子蟜（子游子襄八見）　公孫楚一稱子南游楚（子蟜弟昭元年放于吳）　游眅一稱子明（子蟜子襄二十二見）　游吉一稱子太叔世叔（子明弟襄二十二見以子明淫亂故廢其子良而立吉昭二十年爲政定四年卒）　良（子明子襄二十二見）　游速一稱子寬渾罕（世叔子昭四見）

子印（見前）　公孫黑肱一稱子張伯張（子印子宣十四見）　印段一稱子石（子張子襄二十一見）　印癸一稱子柳（子石子昭十六見）　印堇父（襄二十六見系未詳）

子國（見前）　公孫僑一稱子產子美（子國子襄八見二十年爲政昭二十年卒）　國參一稱子思（子產子昭三十二見）

子良（見前）　公孫輒一稱子耳（子良子襄八見十年死于盜）　良霄一稱伯有（子耳子襄十一見三十年殺）　良止（伯有子昭七年立之）

子孔（見前）　公孫洩（子孔子昭七年立之）　孔張（子孔孫昭十六見）

子然（見前）　子革一稱然丹（子然子奔楚爲右尹襄十九見）　然明一稱鬷蔑鬷明（襄二十四見）

洩駕一稱洩伯（隱五見）　洩堵寇（僖二十見疑即洩堵俞彌按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洩堵寇入滑二十四年復使

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疑堵俞彌即堵寇一人而二名也杜解前云公子士鄭文公子則以洩字屬下後云堵俞彌鄭大夫則以洩字屬上疑杜氏以鄭有堵氏故誤分爲二也校宣三年傳文公子有公子士則洩字當屬下而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皆烏有先生矣 洩駕（僖三十一見註云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堵叔（僖七見） 堵俞彌（僖二十四見說見前） 堵女父（襄十年奔宋） 堵狗（襄十五見）

石甲父一稱石癸（僖二十四見） 石楚（文十七見） 石制一稱子服（宣十二見） 石首（成十六見） 石臭一稱石盂（襄十

一見）

侯宣多（僖二十四見） 侯羽（成七見） 侯獳（成十七見） 侯晉（襄十年奔晉）

皇武子（僖二十四見） 皇戌（宣十二見） 皇辰（成十八見） 皇耳（戌子襄十見） 皇頡（襄二十六見）

齊

得臣（隱三見僖公兄） 夷仲年一稱仲年年（僖公母弟隱七見） 子糾（僖公子莊八年奔魯九年被殺） 公子雍（桓公子僖十七見桓公寵妾子六人惟雍未立） 子尾（惠公孫後爲高氏） 子雅（亦惠公孫襄見子尾稱二惠後爲欒氏並

襄二十八見） 公子角（頃公子成十七見） 公子固一稱子成子城（頃公子） 子工一稱子公鑄（子成弟） 公孫捷一稱子車子淵捷（頃公孫三人並子尾之屬欒氏治高氏之室並逐之昭八年奔魯） 公孫青一稱子石（子車弟昭二十見） 公子牙（靈公寵子襄十九年靈公卒莊公執之公子鉏一稱南郭且子（景公子昭十四見） 公子嘉 公子駒 公子黔（皆景公子哀五年景公卒鉏奔魯嘉等奔衛）

公子彭生（桓十八見） 公子彊（宣十八見） 公子鉏 公子買 叔孫還（並襄二十一見） 公孫敖（襄二十五見） 公子

賈（疑卽買也襄二十一年傳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二十八年傳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賈買字形相近必有一誤） 公孫明一稱子明（昭四見） 公孫晳（昭七見） 子山 子商 子周（並昭十見） 公孫傁（昭廿二見） 公孫夏 公孫揮（並哀十一見）

高傒一稱敬仲高子（與國氏爲齊世卿所謂二守也莊九見） 高宣子一稱高固（傒曾孫宣五年來逆叔姬） 高無咎（固子成十五見十七年奔莒） 高厚（亦固子襄六見十九年殺） 高弱（無咎子成十七年以盧叛） 高止一稱高子

容（厚子襄二十九年奔北燕）高豎（止子襄二十九年致盧而奔晉）高酀（傒曾孫襄二十九年豎出奔齊立之）高武子一稱高偃（昭十二見註傒元孫校襄二十九年高酀傳明言敬仲曾孫昭十二年註云傒元孫則明係二人疏引世本謂爲一人者未可信也）高昭子一稱高張（偃子昭二十九見哀六年來奔）高無丕（張子哀十一見十五年奔北燕）高發（昭十九見）高齮（昭二十六見二人系未詳）

國歸父一稱國莊子國子（懿仲子僖二十八見）國武子一稱國佐賓媚人（國語註歸父子宣十見成十八年殺）

國勝（佐子成十七見十八年殺）國弱一稱國景子（勝弟成十八年奔魯齊人復之）國夏一稱國惠子（佐孫定七見哀六年來奔）國書（哀十一見系未詳）國觀（書子哀十七見）

管夷吾一稱管敬仲（莊八見僖十五年卒）管脩（哀十六見杜云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管至父（莊八見）管于奚（成十一見僖十二年正義云管于奚諸以爲雜人）

鮑叔牙一稱鮑叔（莊八見）鮑莊子一稱鮑牽（叔牙曾孫）鮑文子一稱鮑國（一作圉牽弟成十七年齊召國于魯而立之）鮑牧（國孫）鮑點（牧臣竝哀六見）

隰朋（國語註莊公之後僖九見）隰鉏（朋曾孫襄二十五見）隰黨（昭十四見系未詳）

崔夭（丁公後僖二十八見）崔杼一稱崔武子崔氏崔子（夭子宣十見成十七年爲大夫襄二十五年弑莊公二十七年自殺）崔成　崔彊　崔明（皆杼子竝襄二十七見明奔魯）崔如（襄二十二見系未詳）

慶克一稱慶父（桓公後成十七見）慶封一稱子家慶季（克子成十八年爲大夫襄二十八年奔魯復奔吳昭四年殺）慶佐（克子成十八年爲司寇）慶舍一稱子之（封子襄二十八見）慶嗣一稱子息　慶臾一稱慶繩（竝襄二十八見系未詳）

晏桓子一稱晏弱（宣十四見）晏平仲一稱晏嬰（弱子襄十七見）晏圉（嬰子哀六年奔魯）晏氂　晏父戎（竝襄二十三見系未詳）

子雅（見前）欒施一稱子旗（子雅子昭二見十年奔魯）

子尾（見前）高彊一稱子良孺子良氏（子尾子昭二見十年奔魯）

閭邱嬰（襄二十五見二十六年奔魯）閭邱明（嬰子哀八見）閭邱息（明之後哀二十一見）

東郭偃（桓公四世孫襄二十五見）東郭書（定九見）東郭

賈一稱大陸子方（哀十四見） 盧蒲就魁（成二見） 盧蒲癸（襄二十三見） 盧蒲嫳（襄二十七見） 王湫（成十八年奔萊） 王何（襄二十五見） 王黑（昭十見） 王猛（定九見） 王甲 王豹（並哀六見） 陳公子完一稱陳敬仲（陳厲公子莊二十二年奔齊爲工正） 陳文子一稱陳須無（敬仲曾孫襄二十三見） 陳桓子一稱陳無宇（文子子襄六見） 陳書一稱子占孫書（無宇子昭十九見） 陳武子一稱子彊（史云桓子子昭二十六見） 陳僖子一稱陳乞（無宇子哀四見六年弒其君荼）

陳瓘一稱子玉（哀十一見） 子士（乞子哀六見） 陳成子一稱陳恒（瓘弟哀十四年弒簡公） 陳逆一稱陳子行（陳氏宗） 陳莊（並哀十一見十四年杜註成子之兄弟有昭子莊不知卽此陳莊否） 陳豹（亦陳氏宗哀十四見）

宋

公子成（文七年爲右師） 公子朝（文十六年爲司寇皆莊公子） 公孫固（僖二十七見） 公孫鄭（文七見皆莊公孫） 公孫師（亦莊公孫文十八年爲司城後爲仲氏） 公子目夷一稱子魚司馬子魚（桓公子僖八年爲左師以聽政後爲魚氏） 公子蕩一稱司城蕩（桓公子文七見後爲蕩氏）

鱗矔（桓公孫文十六年爲司徒後爲鱗氏） 孔叔 公孫鍾離（皆襄公孫並文十八見） 公子卬一稱司馬（昭公弟文七見） 母弟須一稱司城須（文公母弟文十六見） 公子圍龜一稱子靈（文公子成五見後爲靈氏） 公子肥（文公子成十五見） 褚師段一稱子石（共公子襄二十見後爲石氏） 世子痤（平公子襄二十六年廢） 公子城一稱子城（平公子昭二十年奔晉） 公孫忌（昭二十見二十二年爲大司馬） 母弟辰（景公母弟） 公子地（辰兄並昭二十見） 公孫周（元公孫昭公得父哀二十六見）

公子穀甥（文十一見） 公子寅 公子御戎 公子朱

公子固 公孫援 公孫丁（並昭二十年爲華氏所殺）

公子朝（亦昭二十見）

弗父何（閔公子） 正考父（何曾孫並昭七見） 孔父嘉一稱大司馬孔父孔父（正考父子隱三見桓二年死子華督之難其子奔魯六世而生孔子）

華督一稱華父督宋督太宰督（戴公孫桓二年弒殤公賂諸侯得立莊十二年爲南宮萬所殺） 華御事（督孫文七見） 華元一稱右師（御事子文十六年爲右師） 華耦一稱司馬華孫司馬子伯（督曾孫文九見） 華椒（宣十二見） 華閱（元子襄九年代元爲右師十七年卒） 華臣（閱弟襄

（九年爲司徒十七年奔陳） 華喜（督元孫成十五年爲司徒） 華弱一稱司武（椒孫襄六年奔魯） 華臯比（閱子襄十七見） 華定一稱司徒（椒孫襄二十九見昭二十年奔陳） 華合比（昭六年奔衛） 華亥（合比弟昭六見二十年奔陳） 牼一稱少司寇牼（亥庶兄昭二十見） 無慼（亥子） 啓（定子竝昭二十見） 華費遂一稱司馬（昭四見註華氏族） 華貙一稱子皮（費遂子昭二十一見二十二年奔楚） 華多僚（貙弟昭二十一年殺） 華登（費遂子昭二十年奔吳二十二年奔楚） 華吳（閱宰襄十七年死于賊） 華豹一稱呂封人（華氏黨） 華姓（華氏族竝昭二十一見）

樂呂（註戴公曾孫依世本當爲元孫文十八年爲司寇）

樂豫（戴公元孫依世本與呂從兄弟文七年爲司馬） 樂喜一稱司城子罕司城（襄六見九年爲司城以爲政系未詳疑與懼爲兄弟） 樂懼（戴公六世孫成六見） 樂祁犂一稱樂祁子梁司城子梁（喜孫昭二十二年爲司城定八年卒） 樂舍（喜孫昭二十年奔鄭） 樂輓（喜孫昭二十二年爲大司寇） 樂溷一稱子明（祁子定六見） 樂朱鉏（輓子哀二十六年爲大司寇） 樂茷一稱子潞司城茷（溷子哀二十六年爲司城）

樂嬰齊（宣十五見） 樂大心一稱右師桐門右師（昭七見二十二年爲右師定十年奔曹） 樂舉（成二見） 樂裔（成十五年爲司寇） 將鉏（成十六見註樂氏族） 樂轡一稱子蕩（襄六見） 樂遄（襄九見） 樂髡（哀三見） 樂得一稱門尹得（哀二十六見）

皇父充石（註戴公子文十一見） 皇鄖（註皇父充石之後襄九見） 皇國父（襄十七年爲太宰） 皇奄傷（昭二十二年奔楚） 皇瑗一稱右師（哀七見十八年殺） 劉般（瑗子） 麇（劉般弟竝哀十七見） 皇野一稱子仲司馬子仲（哀十四見）

伯 皇非我（皆野子竝哀十七見二十六年爲大司馬） 皇緩（瑗從子哀十七見十八年爲右師） 皇懷（非我從昆

弟哀二十六年爲司徒）

老佐（戴公五世孫成十五年爲司馬十八年卒）

公孫師（見前） 仲江（師子襄十四見） 仲幾（江孫昭二十二年爲左師） 仲佗（幾子定十年奔陳）

子魚（見前） 公孫友一稱左師（子魚子文七見） 魚石（子魚曾孫成十五年爲左師奔楚） 魚府（成十五年爲少宰奔楚）

司城蕩（見前） 公孫壽（蕩子文十六見） 蕩意諸一稱司城（壽子文八年奔魯十一年宋復之十六年死于昭公之難） 蕩虺（意諸弟文十六年爲司馬） 蕩澤一稱子山（虺子

（成十五年爲司馬殺）
鱗矔（見前）鱗朱一稱少司寇（矔孫成十五年奔楚）
向戌一稱左師合左師（桓公曾孫成十五見）向爲人（成
五見十五年爲大司寇奔楚）向帶（成十五年爲太宰奔
楚）向寧（戌子昭十九見二十二年奔楚）向宜一稱子祿
向鄭（皆戌子並昭二十年奔鄭）向羅（寧子昭二十見）
向勝 向行（並昭二十見）向巢一稱左師左師巢（戌曾
孫定九見哀十四年奔魯）向魋一稱桓魋桓司馬（巢弟
定十見哀十四年奔衛）子頎 子車 司馬牛（皆魋弟
並哀十四見牛奔齊）

子靈（見前）靈不緩（子靈之後哀二十六年爲左師）
褚師段（見前）石彄（段子定十年奔陳）
邊卬（平公曾孫昭二十二年爲大司徒）

楚

公子元一稱子元令尹元（武王子莊二十八年爲令尹
一十年殺）王子職（成王子文元見）公子嬰齊一稱嬰齊
子重左尹子重令尹子重（穆王子宣十一見成二年爲
令尹襄三年卒）公子壬夫一稱子辛右尹子辛令尹子
辛（子重弟號爲二穆成十六見襄二年代子重爲令尹
五年殺）公子穀臣（莊王子宣十二見）公子貞一稱子囊

（莊王子成十五見襄五年代子辛爲令尹十四年卒後
爲囊氏）公子午一稱司馬子庚（莊王子襄十二見十四
年代子囊爲令尹二十一年卒）公子追舒一稱子南令
尹令尹子南（莊王子襄十五見二十一年代子庚爲令
尹二十二年殺）棄疾（追舒子襄二十二見）公子黑肱一
稱子晳宮廏尹子晳（共王子襄二十七見）幕 平夏（皆
郟敖子並昭元年爲靈王所殺）太子祿 公子罷敵（皆
靈王子並昭十三見）太子建一稱子木楚建（平王子昭
十九年自城父出奔）白公勝一稱王孫（建子哀十六年
殺）王孫燕（勝弟哀十六見）公子申一稱子西令尹子西
（平王子昭二十六見定四年代子常爲令尹哀十六年
遇害）公孫寧一稱子國（子西子哀十六年繼子西爲令
尹）公孫朝一稱武城尹（子國弟哀十七見）公子結一稱
子期司馬（平王子定四見哀十六年遇害）公孫平 公
孫寬一稱司馬（皆子期子並哀十六見）公子啓一稱子
閭（平王子哀六見）子良（惠王弟哀十七見）
王孫喜 王孫游（並莊二十六見）公子朱一稱息公子
朱子朱（文三見）公子燮一稱子燮（文五見）公子茷（文九
見）公子側一稱司馬子反司馬子反 公子丙（並宣十
二見）公子馮（宣十四見）公子申 公子成（並成六見）王

子罷（成七見）公子平　公子辰一稱太宰子商（並成九見）公子寅　公子橐師（並成十七見）公子何忌（襄三見）公子罷戎（襄九見）公子宜穀（襄十四見）公子格（襄十六見）公子齮（襄二十二見）王子牟一稱申公子牟（襄二十六見）公子魴一稱司馬子魚（昭十七見）左尹王子勝（昭十八見）公子繁（定二見）王孫由于一稱寢尹吳由于（定四見）王孫圉　王孫賈（並定五見）公子慶（哀十九見）

鬥伯比（若敖子桓六見）鬥廉一稱鬥射師（正義杜譜云若敖子桓九見）鬥丹（桓八見）鬥祁（莊四年爲令尹）鬥穀於菟一稱令尹子文（伯比子莊三十年代子元爲令尹）鬥班一稱申公鬥班（正義杜譜云若敖孫莊三十見）司馬子良（子文弟宣四見）鬥般一稱子揚（子文子爲令尹當在成嘉之後）鬥椒一稱伯棼伯賁子越子越椒（子良子僖二十八見代子揚爲令尹宣四年作亂誅）鬥緡（莊十八見）鬥御疆　鬥梧（並莊二十八見）鬥章（僖二見）鬥宜申一稱宜申子西司馬子西（僖二十一見）鬥勃一稱子上令尹子上（僖二十七八年代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殺）鬥克一稱子儀申公子儀（國語註班子僖二十五見文十四年殺）箴尹克黃一稱生（子揚子宣四見）苗賁皇（椒子宣十七年奔晉）棄疾一稱宮廄尹棄疾（子文曾

孫昭六見）鬥韋龜（棄疾子昭四見）鬥成然一稱子旗蔓成然（韋龜子昭十三年爲令尹十四年殺）鬥辛一稱鄖公辛（成然子昭十四見）鬥懷　鬥巢（皆辛弟並定四見）

成得臣一稱子玉得臣令尹子玉（國語註若敖曾孫僖二十三年爲令尹二十八年殺）成大心一稱大心孫伯大孫伯（子玉子僖二十八年代子上爲令尹文十二年卒）成嘉一稱子孔（若敖曾孫文十二年代大心爲令尹）成熊一稱成虎（子玉孫昭十二年殺）

蔿章（或以爲蚡冒之子桓六見蔿與薳通）蔿呂臣一稱叔伯（僖二十八年代子玉爲令尹）蔿賈一稱伯嬴（僖二十七見）蔿艾獵一稱蔿敖孫叔敖孫叔令尹（賈子宣十一見爲令尹當繼子越後）蔿子馮一稱薳子（註叔敖從子正義據釋例當爲叔敖子襄十五年爲大司馬二十二年代子南爲令尹）蔿掩（子馮子襄二十五年爲司馬三十年爲公子圍所殺）薳啓疆（襄二十四見昭元年爲太宰）薳罷一稱令尹子蕩（襄二十七見昭元年爲令尹）薳射（昭五見）薳洩（昭六見）薳居（註掩之族昭十三見）薳越（昭二十一見）薳固一稱鍼尹固工尹固（定四見）

屈瑕一稱莫敖（楚辭註以爲武王子其後世爲莫敖桓十一見）屈重一稱莫敖（莊四見）屈完（僖四見）屈禦寇一

稱子邊息公子邊（僖二十五見）屈蕩（宣十二年爲右）屈到（蕩子襄十五年爲莫敖）屈建一稱子木令尹子木（圍語註到子襄二十一見二十五年代蔿子馮爲令尹二十八年卒）屈生（建子昭五年爲莫敖）屈巫一稱子靈巫臣申公巫臣（宣十二見成二年奔晉）子閻　子蕩　清尹弗忌一稱清尹（皆巫臣之族竝成七見）屈蕩（襄十五見註云宣十二年之屈偒屈建祖父此屈蕩與同姓名）

屈申（蕩子昭四見五年殺）屈罷（昭十四見）

陽匄一稱令尹子瑕（穆王曾孫昭十七年爲令尹二十三年卒）陽令終一稱中廐令（匄子）完　佗（皆令終弟竝昭二十七年爲子常所殺）

子囊（見前）囊瓦一稱子常楚瓦令尹（子囊孫昭二十三年代陽匄爲令尹定四年奔鄭）

申舟一稱子舟文之無畏無畏（文十見）申犀（舟子宣十四見）申驪（成八見）申無宇一稱芋尹無宇芋尹（襄三十見）芋尹申亥（無宇子昭十三見）申包胥（定四見）

申公叔侯一稱申叔（僖二十六見）申叔時（宣十一見）申叔展一稱叔展申叔（宣十二見）申叔跪（時子成二見）申叔豫（時孫襄二十一見）

潘崇（文元見）潘尪一稱師叔（文十六見）潘黨（尪子宣十二見）潘子（昭十二見）潘子臣（定六見）

伍參（宣十二見）伍舉一稱椒舉（參子襄二十六見）椒鳴（舉子襄二十六見）伍奢一稱尹奢（舉子昭十九見）伍尚一稱棠君尚（奢長子）伍員一稱子胥（尚弟竝昭二十見尚歸死員奔吳）

沈尹戌一稱左司馬戌司馬（莊王曾孫昭十九見定四年死之）沈諸梁一稱子高葉公諸梁（戌子定五見哀十六年定白公之難）后臧（諸梁弟定五見）

觀丁父（哀十七見）觀起（襄二十二見）觀從一稱子玉（起子昭十三見）觀瞻（哀十八見）

彭仲爽（文王時爲令尹哀十七見）彭名（宣十二年爲戎御）彭生（昭四見）

陳

轅濤塗一稱轅宣仲（僖四見）轅選（文二見）責僑（濤塗四世孫襄三見）袁克（昭八見）轅頗（哀十一年奔鄭）轅咺（頗之族哀十一見）轅買（哀十四年奔楚）

少西氏（宣公子宣十一見）御叔（少西子成二見）夏徵舒（御叔子宣十年弑君十一年誅）夏齧（徵舒元孫昭二十三見）夏區夫（哀十三見）

慶虎　慶寅（竝襄七見）慶樂（慶氏族襄二十三見）

男培柴敬鐫

左傳通釋卷四

高郵

羣雜人第四 婦人附

周

宰咺 隱元見 武氏子 隱三見 武氏 隱五見疑卽武氏子
凡伯 隱七見 南季 隱九見 宰渠伯糾 桓四見 仍叔之子
桓五見 家父 桓八見 詹父 虢仲屬大夫桓十見 辛伯 桓
十八見 榮叔 莊元見 王人子突 莊六見 夷詭諸 莊十六
見 蔿國 一稱子國 莊十六見 邊伯 子禽 祝跪 石
速 稱膳夫 蔿國下五人謂之五大夫 蘇氏 竝莊十九
見以上六人皆子穨之黨 內史過 莊三十二見 內史叔
興父 一稱內史叔興 僖十六見 富辰 僖二十二見 伯服
游孫伯 穨叔 桃子 簡師父 左鄢父 竝僖二
十四見 倉葛 陽樊人僖二十五見 內史叔服 文元見 榮
叔 文五見此與莊元年之榮叔相距七十二年疑非一
人 聃啟 文十四見 子服 宣十五見 伯與 成十一見 伯與
王卿士與王叔陳生爭政者 史狡 疑伯輿黨 瑕禽 伯輿
屬大夫竝襄十見 陰里 襄十二見 單成 襄三十見 詹桓
伯 賓滑 竝昭九見 萇宏 昭十一見 庾皮 庾過 瑕
辛 宮嬖綽 陰忌 老陽子 竝昭十二見註云皆甘

悼公之黨 泠州鳩 昭二十一見 賓起 一稱賓孟 子朝傅
昭二十二年殺 摯荒 鞏簡公 鄩肸 子朝黨被獲焚
死 司徒醜 子旅氏 竝昭二十二見 南宮極 子朝之大
臣震死 鄩羅 肸子竝昭二十三見皆子朝黨 南宮嚚 極
子 陰不佞 竝昭二十四見 富辛 石張 竝昭三十二見
慶氏 姑蕕大夫 黨氏 竝定七見 石尙 定十四見

魯

費伯 一稱費庈父 隱元見 衆仲 隱四見 寪氏 隱十一見
申繻 桓六見 秦子 梁子 竝莊九見莊公之御右死于
乾時之戰 曹劌 史作沫莊十見 歂孫生 公右莊十一見
御孫 莊二十四見 黨氏 梁氏 圉人犖 公羊作鄧扈
樂弒子般者 鍼巫氏 一稱鍼季 竝莊三十二見 卜齮 弒
閔公者 卜楚邱 竝閔二見 夏父弗忌 文二年爲宗伯 侯
叔夏 緜房甥 富父終甥 竝文十一見 公冉務人 惠
伯宰 大史克 竝文十八見 禽鄭 成二見 匡句須 成十七
見 匠慶 襄四見 南遺 襄七見 秦堇父 聊人紇 孔子父
狄虒彌 秦丕茲 堇父子 仲尼 竝襄十見 秦周 襄十八
見 御叔 御邑大夫襄二十二見 申豐 季氏家臣 閔子馬
豐點 孟氏臣竝襄二十三見 梓愼 太史 榮成伯 一稱
榮駕鵞 竝襄二十八見 公巫召伯 仲顏莊叔 郈鼓

父　巤叔（四人並襄二十九見）梁其踁（叔孫家臣）曾天（季氏臣）曾阜（叔孫臣並昭元見）豎牛（叔孫孽子爲家臣）萊書（公御）杜洩（叔孫臣並昭四見）謝息（孟氏臣昭七見）南蒯（遺子季氏宰昭十二見）冶區夫　司鐸射（並昭十三見）司徒老祁　慮癸（皆南蒯家臣並昭十四見）申須（昭十七見）師已　申夜姑（公鳥臣）饔人檀　侍人僚柤　泰遄（季平子姑壻）左師展　鬷戾（叔孫家臣）魴假（並昭二十五見）女賈（季氏臣）洩聲子（一稱野洩）林雍　冉豎　顏鳴（並昭二十六見）陽虎（季氏家臣昭二十七見定五年囚桓子而執魯政九年出奔）仲梁懷　公山弗狃（一稱子洩皆季氏家臣並定五見弗狃奔吳）公斂處父（一稱公斂陽孟氏臣）苫夷（一稱苫越季氏臣並定七見）顏高　顏息　冉猛　冉會（猛兄並定八見）林楚　陽越（虎弟並定九見）茲無還　公南　侯犯（郈宰叛奔齊）駟赤（並定十見）仲由（一稱季路子路季子）申句須　樂頎（並定十二見）富父槐（終甥之後）正常（季氏臣）共劉（並哀三見）澹臺子羽　公賓庚（一稱公甲叔子）析朱鉏　微虎　有若（並哀八見）冉求（一稱冉有有子）顏羽（一稱子羽）邴洩　管周父　樊遲（一稱須）林不狃　汪錡　衛賜（一稱子貢）太史固（並哀十一見）公孫有山氏（一稱公孫有陘氏哀十三見）鉏商　阬氏（並哀十四見）高柴（一稱季羔哀十五見）釁夏（宗人哀二十四見）郭重（哀二十五見）

晉

嘉父（頃父子隱六見）梁宏（桓三見）外嬖梁五　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並莊二十八見）卜偃　辛廖（並閔元見）里克（晉卿弒奚齊卓子僖十年惠公殺之）梁餘子養　罕夷（下軍帥）舟之僑（本虢臣奔晉爲戎右並閔二見）杜元款（申生傅僖四年殺）寺人披（一稱寺人勃鞮僖五見斬文公袪者）右行賈華（僖六見亦七輿大夫之一）梁由靡　虢射（註以爲惠公舅按夷吾小戎子所生射非舅也國語公曰舅所病也註云諸侯謂異姓卿曰舅知杜誤也並僖八見）丕鄭父（一稱丕鄭里克黨惠公殺之）丕豹（鄭父子鄭既殺奔秦）呂甥（一稱子金瑕呂飴甥陰飴甥瑕甥僖十五年註云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按呂甥自是呂氏瑕其所食之邑也文十三年有瑕嘉同以邑冠名也瑕在河南即河外列城之一其地在河之南北河之北所謂陰地也故又曰陰飴甥瑕呂非姓也蓋呂氏飴名子金字其曰甥或晉侯之甥也其曰瑕甥猶蓄甥稱甥雖甥也瑕與陰皆其食采之地耳杜誤

僖二十四年與郤芮並爲秦所殺 左行共華 叔堅 騅歂 纍虎 特宮 山祁 共華下六人與賈華所謂七輿大夫也惠公皆殺之以上並僖十見 慶鄭 僖十四見十五年殺 家僕徒 史蘇 獻公時史官 蛾析 並僖十五見 顛頡 僖二十三見從亡五人之一二十八年殺 頭須 韓詩外傳作里鳧須 介之推 亦從亡者並僖二十四見 茅茷 屠擊 並僖二十八見 醫衍 僖三十見 陽處父 一稱太傅陽子 僖三十二見文六年爲狐氏所殺 梁宏 爲戎御此與桓三年之梁宏相距八十二年疑非一人 萊駒 爲右並僖三十三見 王官無地 爲戎御 狼瞫 爲右

並文二見彭衙之役瞫死之 甯嬴 文五見 太師賈佗 晉公族從亡三士之一 臾駢 佐上軍並文六見 箕鄭父 一稱箕鄭 將上軍 步招 爲戎御 戎津 爲右並文七見箕鄭九年殺 解揚 公壻池 梁益耳 蒯得 並文八見梁益耳蒯得九年殺 范無恤 爲戎御文十二見 詹嘉 一稱瑕嘉 文十三見守瑕邑者 鉏麑 使賊趙盾者 提彌明 趙盾之右 靈輒 趙盾黨 董狐 晉太史並宣二見 鮑癸 逢大夫 並宣十二見 伯宗 晉賢大夫宣十五見成十五年爲郤氏所殺 苗賁皇 楚鬥椒子奔晉晉與之苗 鄭邱緩 綦毋張 並成二見 巫臣 本楚申公成二年奔晉 夏侯

說 成六見 羅茷 桑田巫 並成十見 伯州犂 宗子成十五年宗被殺州犂奔楚 杜溷羅 茀翰胡 並成十六見 寺人夷陽五 長魚矯 皆厲公嬖臣矯殺三郤出奔狄 寺人孟張 清沸魋 匠麗氏 並成十七見 程滑 欒書使弒厲公者 伯子同氏 右行辛 一稱賈辛 鐸遏寇 並成十八見 解狐 和組父 並襄三見 行人子員 襄四見 田蘇 晉賢人襄七見 左史 師曠 一稱子野 晉樂師並襄十四見 虞邱書 襄十六見 巫皋 邢伯 一稱邢侯 巫臣子 州綽 欒氏臣奔齊 具丙 追喜 劉難 董叔 並襄十八見 州賓 欒氏老 箕遺 黃淵 嘉父 司空靖

邴豫 邴師 申書 叔羆 箕遺弟皆欒盈之黨並襄二十一年殺 欒王鮒 一稱欒桓子 邢蒯 欒氏黨並襄二十一見蒯奔齊 斐豹 督戎 欒氏臣並襄二十三見 輔躒 襄二十四見 宛沒 襄二十五見 行人子朱 襄二十六見 史趙 襄三十見 梁丙 昭三見 閻嘉 屠蒯 記作杜蕢 燮叔 並昭九見 涉佗 司馬督 一稱司馬烏 箕遺 此與襄二十一年見者別一人 樂徵 右行詭 並昭二十二見 成公般 昭二十六見 鄔臧 祁盈家臣 孟丙 樂霄 僚安 成鱄 閻沒 並昭二十八見 蔡墨 一稱史墨蔡史墨史黯 昭二十九見 觀虎 定三見 成何 定八見

陽虎（本魯人定九年奔趙氏）涉賓（邯鄲午之臣）董安于（趙氏臣）梁嬰父（荀躒嬖臣並定十三見）小王桃甲（范中行黨）高彊（本齊人昭十年奔晉並定十四見）樂丁　郵無恤一稱子良郵良　繁羽　宋勇　傅傁（並趙氏臣）公孫尨（范氏臣並哀二年見）王生　張柳朔（並范氏臣哀五見）宋鞅（哀九見）司馬寅（哀十三見）楚隆（趙襄子臣哀二十見）長武子（哀二十三見）鄡魁壘（哀二十七見）

衛

右宰醜　獳羊肩（右宰並隱四見）渠孔　子伯　黃夷　華龍滑　禮孔（並閔二見）禮至（僖二十四見）元咺

（僖二十八見三十年殺）角（元咺子僖二十八年殺）長牂　華仲　鍼莊子　士榮（並僖二十八見榮爲晉所殺）周歂　冶廑（並僖三十見）向禽　仲叔于奚（並成二見）師曹　右宰穀　尹公佗　庾公差一稱子魚　遽伯玉一稱遽瑗（並襄十四見）雍鉏（孫氏臣）殖綽（本齊人奔衛並襄二十六見）齊惡一稱齊子（昭元見）趙黶（昭九見）褚伯（昭十三見）齊豹一稱齊子氏（惡子）宗魯（公孟臣）祝鼃　華齊　慶比　鴻駵魋　華寅　渠子（齊氏宰）琴張（並昭二十見）彪傒（昭三十二見）子行敬子　祝鮀一稱子魚（並定四見）彌子瑕一稱彭封彌子（定六見）王孫賈（定八見）滑羅（定十二見）趙陽（黶孫定十四年奔宋）戲陽速（蒯聵臣）宋朝一稱宋子朝（本宋人並定十四見）子懋（本晉悼公子）夏戊一稱夏丁氏（子懋曾孫並哀十一見）行人子羽　子木（並哀十二見）公文氏（哀十四見）渾良夫（孔氏之豎）寺人羅　欒寧（孔氏老）季子（時仕衛）召獲　高柴一稱子柴（時亦仕衛）孟黶　瞞成一稱子還成（並哀十五見）鄡武子　胏　子伯季子　許公爲一稱許爲（並哀十六見）胥彌赦　戎州己氏（並哀十七見）司寇亥　公文懿子　公文要　烏期一稱司徒期（戍子）拳彌　鄄子士　祝史揮（並哀二十五見）王孫齊（賈

子哀二十六見）

鄭

祭仲一稱祭足祭仲足祭封人仲足（鄭鄭註云名仲字仲足按杜氏牽于書字諱名之例故云然其實是名足字仲也隱元見）潁考叔（隱元見十一年爲子都所殺）原繁（隱五見莊十四年殺）良佐（隱七見）祝聃（隱九見）瑕叔盈　尹氏（本宋人並隱十一見）高渠彌一稱高伯（桓五見十七年弒昭公十八年誅）雍糾（祭仲壻桓十五年殺）周氏（桓十五見）傅瑕（莊十四年弒子儀尋誅）强鉏（莊十六見）鄭詹一稱叔詹（莊十七見）高克（閔二年奔陳）耼伯

（僖二見）孔叔（僖三見）申侯（僖四見）師叔（僖七見）孔將鉏
（僖二十四見）佚之狐　燭之武（並僖三十見）弦高　外
僕髡屯（並僖三十三見）樂耳（文九見）王子伯廖（宣六見）
共仲（成七見）伯蠲（成九見）姚句耳　唐苟（並成十六見）
王子伯駢（襄八見）子師僕　尉止　尉翩（止子）司臣
司齊（臣子並襄十見）師悝　師觸　師蠲（並襄十一見）
師茷　師慧（並襄十五見）裨竈（襄二十八見）裨諶（襄二
十九見）僕展　樂成（並襄三十見）馬簡子　尹何（並襄
三十一見）徐吾犯（昭元見）富子　屠擊　祝款　豎柎
（並昭十六見）里析　商成公（並昭十八見）鄧析（定九年
殺）許瑕　鄭張　鄭羅（並哀九見）

齊

連稱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以上三人並死于
襄公之難）召忽（子糾傅莊九年殺）雍廩（並莊八見）仲孫
湫一稱仲孫（閔元見）寺人貂（僖二見）雍巫一稱易牙（僖
十七見）王子城父（文十一見）邴歜　閻職（並文十八見
合弒懿公）蔡朝　南郭偃（並宣十七見）邴夏　逢丑父
鄭周父　宛茷（並成二見）士華免（成十八見）夙沙衛
（襄二見）析文子一稱子家析歸父　殖綽　郭最　郭
榮（並襄十八見）工僂會（襄十九見）穀榮　王孫揮　召

揚　成秩　莒恒　申鮮虞（奔魯復奔楚爲右尹傅摯
申鮮虞子）曹開　上之登　邢公　牢成　襄罷師
狼蘧疏　商子車　侯朝　桓跳　商子游　夏之御
寇　燭庸之越（穀榮以下並伐晉軍帥）杞殖一稱杞梁
華還一稱華周（並襄二十三見）侍人賈舉　棠公
賈舉　州綽（本晉人奔齊）邴師　封具　鐸父　襄
伊　僂堙（賈舉下七人並莊公黨）祝佗父　申蒯　殿
茂　南史氏（並襄二十五見）烏餘（襄二十六見）棠无咎（並
棠公子襄二十七見）北郭子車一稱北郭佐　麻嬰（並
襄二十八見）工僂灑　渻竈　孔虺　賈寅（並襄三十
一見）司馬竈（昭三見）梁嬰（子尾家宰昭八見）賓須無（桓
公時人昭十三見）子韓晳（昭十四見）苑何忌　梁邱據
一稱子猶　裔款　祝固　史嚚（並昭二十見）烏枝鳴
（昭二十一見）北郭啓（佐之後昭二十二見）子囊帶（昭二
十六見）籍邱子鉏（定八見）敝無存　犂彌（並定九見）邴
意茲（定十三見哀六年奔魯）弦施一稱弦多（哀四見）闞
止一稱子我（悼公寵臣）江說　朱毛（並哀六見）公孟綽
（哀九見）宗樓一稱宗子揚　桑掩胥（並哀十一見）諸御
鞅　太史子餘（並哀十四見）顏涿聚一稱顏庚　顏晉
（涿聚子並哀二十三見）萊章（哀二十四見）

宋

南宮長萬一稱宋萬（莊十一見十二年弑閔公伏誅）南宮牛（長萬子）猛獲（長萬黨並莊十二年誅）仇牧（死于宋萬之難）蕭叔大心（本宋大夫以有功封爲附庸並莊十二見）門尹般（僖二十八見）耏班　司寇牛父（武公時人並文十一見）子哀一稱高哀（本蕭封人爲宋卿文十四年奔魯）狂狡　羊斟一稱叔牂（華元御並宣二見）西鉏吾（成十八年爲太宰）伯氏（襄九見）莊朝（襄十七見）芮司徒　惠牆伊戾（寺人太子內師譖殺太子公痤之襄二十六見）寺人柳（昭六見）戴惡（昭八見）司馬彄　郳甲（本小邾穆公子並昭二十見）宜僚　張匄　曰任　鄭翩（三人皆華貙臣）豐愆　廚人濮　翟僂新　莊堇　干犨　呂封人（並昭二十一見）省臧　士平（並昭二十二見）陳寅（樂祁宰定六見）遽富獵（定十見）褚師子肥（哀八見）成讙　郜延（並哀十三見）田丙　子儀克（向魋臣並哀十七見）大尹　祝襄（並哀二十六見）

楚

熊率且比（桓六見）道朔（桓九見）閻敖（莊十八見）鬻拳一稱大伯（莊十九見）耿之不比（莊二十八見）逢伯（僖六見）師縉（僖二十二見）兒春　榮黃一稱榮季（並僖二十八

見）仲歸一稱子家（文五見）范山（文九見）范巫矞似　期思公復遂（並文十見）盧戢黎　叔麇（並文十四見）子揚窗　子貝（並文十六見）沈尹（宣十二年將中軍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皆不著其名未詳其說）許伯　樂伯　攝叔（三人同乘皆邲戰致師者）許偃　養由基一稱養叔（後爲宮廄令）工尹齊　唐狡　蔡鳩居　連尹襄老（邲戰被獲）熊負羈　熊相宜僚　司馬卯（並宣十二見）黑要（襄老子成二見）鄖公鍾儀（成七見）大宰伯州犁（本晉伯宗子成十五年奔楚）工尹襄　叔山冉　穀陽豎（子反臣並成十六見）鄧廖（襄三年被獲）楊豚尹宜（襄十八見）沈尹壽　師祁黎（並襄二十四見）箴尹宜咎（本陳人襄二十四年來奔）子彊　息桓　子捷　子駢　子盂　巢牛臣（並襄二十五見）穿封戌（襄二十六見爲陳公）析公　雍子（並襄二十六年奔晉）申鮮虞（本齊人楚召之爲右尹襄二十七見）沈尹射（昭四見）沈尹赤（昭五見）蕩侯　司馬督　囂尹午　陵尹喜（並伐徐之師）子革一稱然丹鄭丹右尹子革（本鄭公孫子然之子襄十九年奔楚昭十二見）僕析父　工尹路　左史倚相（並昭十二見）蔡洧（本蔡人）須務牟　史猈　枝如子躬（並昭十三見）費無極（昭十五見）工尹赤（昭十九見）

奮揚（昭二十見） 太宰犯（昭二十一見） 季然 熊相禖（竝昭二十五見） 郤宛一稱左尹子惡（爲子常所殺） 莠尹然 工尹麇 工尹壽 鄢將師 晉陳（竝昭二十七見） 監馬尹大心（昭三十見） 右司馬稽（昭三十一見） 武城黑 史皇 吳句卑 沈尹戌臣 鍾建（後爲季芊壻） 鑪金 伯嚭（州犂孫竝定四見） 鬭輿罷 藍尹亹 宋木（竝定五見） 小惟子（定六見） 左司馬眅 申公壽餘 單浮餘（竝哀四見） 石乞（白公臣） 熊宜僚 管脩（齊管仲後爲白公所殺） 圉公陽（竝哀十六見） 太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沈尹朱（竝哀十七見）

秦

宊（康公弟僖十五見） 小子慭（穆公子僖二十八見） 鍼一稱伯車后子（桓公子成十三見） 公孫枝一稱子桑（僖九見） 公子縶（僖十五見） 冷至（僖十見） 丕豹（晉丕鄭子僖十年奔秦十一年見） 百里（僖十三見） 卜徒父（僖十五見） 杞子 逢孫 揚孫（竝僖三十見） 蹇叔 孟明一稱孟明視百里孟明施孟子（百里奚子） 西乞一稱西乞術 白乙一稱白乙丙（以上伐鄭三帥竝僖三十二見） 子車奄息 仲行 鍼虎（是爲三良秦以殉穆公竝文六見） 繞朝（文十三見） 杜回（宣十五年爲晉所獲） 右大夫說（成二見） 醫緩（成十見） 史顆（成十一見） 成差 不更女父（竝成十三見） 士雃（襄九見） 右大夫詹 庶長鮑 庶長武（竝襄十一見） 庶長無地（襄十二見） 醫和（昭元見） 子蒲 子虎（救楚二帥竝定五見）

吳

公子札一稱季子札季札季子延州來季子 壽夢（季子襄十四見） 蹶由（壽夢子昭五見） 掩餘（亦壽夢子昭二十三見） 夫槩王（闔廬弟定四見） 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皆王僚母弟竝昭二十七見） 太子諸樊 公子慶忌（皆王

僚子竝昭二十三見） 太子終纍（定六見） 子山（定四見竝闔廬子） 太子友（哀十三見） 王子姑曹一稱子姑曹（哀八見） 王子地（哀十三見竝夫差子） 公子黨（襄十三見） 公子苦雂（昭二十一見） 王孫彌庸（哀十三見） 屈狐庸（楚巫臣子從父奔晉成七年爲行人于吳） 壽越（襄五見） 伍胥一稱子員（楚伍舉子昭二十年奔吳） 鱄設諸（昭二十見二十七年刺王僚） 偃州員（昭二十一見） 太宰嚭一稱子餘（楚伯州犂孫定四見） 洩庸（哀二見） 叔孫輒一稱子張（[illegible]） 公山不狃（[illegible]）一稱子洩（竝魯人奔吳） 王犯

（竝哀八見）徐承（哀十見）胥門巢　展如（竝哀十一見）且姚一稱行人（哀十二見）壽於姚、申叔儀（竝哀十二見）

蔡

公子燮一稱司馬燮（莊公子襄八見）公子履（燮母弟襄二十見）世子有一稱隱太子（靈公子昭十一年爲楚靈所殺）公子元（定三見）乾（定四見皆昭侯子）

蔡叔（桓十一見）公孫姓（定四見）公子駟（哀二見）公孫獵（哀三見）公孫翩　公孫辰　公孫霍一稱公孫盱（竝哀四見）

太師子朝　公孫歸生一稱聲子（子朝子竝襄二十六見）朝吳（歸生子昭十三見按子朝亦是公子但不知爲何公之子耳）

文之錯（哀四見）

陳

太子免（桓公子桓五年爲陳佗所殺）太子御寇（宣公子莊二十二年殺）公子完一稱敬仲（厲公子既殺御寇遂奔齊）公子黃（哀公弟襄七見）公子招一稱司徒招（昭元見）公子過（昭八見竝成公子）悼太子偃師（襄二十五見）公子畱　公子勝（竝昭八見皆哀公子）

公孫寧一稱孔寧（文十七見）公孫佗人（定十四見）公孫

貞子（哀十五見）

鍼子（隱八見）懿氏（莊二十二見）顓孫（莊二十二年奔魯）女叔（莊二十五見）原仲（莊二十七見）洩冶（宣九年被殺）儀行父（宣九見）司徒卬（襄十七見）鍼宜咎（鍼子八世孫襄二十四年奔楚爲箴尹）司馬桓子　賈獲（竝襄二十五見）孔奐（襄二十七見昭八年爲楚所殺）干徵師（亦昭八年爲楚所殺）逢滑（哀元見）宋豎（哀十四見）芋尹蓋（哀十五見）

曹

曹羈（莊公世子莊二十四見）公子欣時一稱子臧（宣公子成十三見）公孫會（子臧子昭二十年奔宋）

公子首（成二見）公孫彊一稱司城彊（哀七見）

僖負羈（僖二十三見）侯獳（僖二十八見）翰胡（昭二十一見）

許

世子止（悼公子昭十九年弒其君）

百里（隱十一見）許圍（昭十三見）

邾

捷菑（文公子晉所出文十四見）邾庶其（襄二十一年奔魯）邾畀我（襄二十三年奔魯）公孫鉏（[illegible]）邾快

（昭二十七年奔魯） 黑肱 （昭三十一年奔魯）
羊羅 （昭十八見） 徐鉏 邱弱 茅地 （竝昭二十二年爲
魯所獲） 夷射姑 （定二見） 茅成子一稱茅夷鴻 （哀七見）

莒

太子僕一稱莒僕 （紀公子文十八年奔魯）
莒慶 （莊二十七見） 莒挐 （僖元年爲魯所獲） 莒公子務婁
一稱莒務婁 （襄十四見） 公子滅明 （昭元見） 莒牟夷 （昭五
見） 公子意恢 （郊公黨爲蒲餘侯所殺） 公子鐸 （庚輿黨竝
昭十四見）
瞀胡 （昭元見） 蒲餘侯一稱蒲餘侯茲夫 （庚輿黨昭十四

見） 苑羊牧之 （昭二十二見） 烏存 （昭二十三見）

越

太子適郢 （句踐子哀二十四見） 公子倉 （昭二十四見）
常壽過 （昭五見） 胥犴 壽夢 （竝昭二十四見） 靈姑浮 （定
十四見） 大夫種 （哀元見） 疇無餘 謳陽 （竝哀十三見） 諸
鞅 （哀二十三見） 太宰嚭 （吳滅歸越哀二十四見） 皋如
后庸 （竝哀二十六見）

虢

祝應 宗區 史嚚 （竝莊三十二見） 舟之僑 （閔二年奔
晉）

虞

虞叔 （虞公弟桓十見） 宮之奇 （僖二見） 井伯 （僖五見）

鄧

養甥 聃甥 騅甥 （竝莊六見）

隨

季梁 少師一稱戎右少師 （竝桓六見）

巴

韓服一稱巴客 （桓九見）

紀

紀裂繻一稱紀子帛 （隱二見）

小邾

小邾射 （哀十四年奔魯）

萊

正輿子 （襄二見） 王湫 （本齊人成十八年奔萊）

徐

徐儀楚 （昭六見）

蕭

還無社 （宣十二）

羅

伯嘉 （桓十二見）

遂

因氏　頜氏　工婁氏　須遂氏（皆遂彊宗並莊十七見）

梁

卜招父（僖十七見）

邢

國子（邢卿僖二十四見）

鄶

世子巫（襄五見）

潞

酆舒（潞子相文七見）仲章（宣十五見）孟樂（無終子使臣襄四見）

周

紀季姜（桓王后桓九見）陳嬀一稱惠后（襄王子帶母莊十八見）王姚（莊王妾子頹母莊十九見）隗氏（狄女襄王后僖二十四見）穆后（景王后昭十五見）周郊婦人（昭二十九見）

魯

孟子（惠公元妃隱元見）聲子一稱君氏（孟子姪娣隱公母隱元見三年卒）仲子一稱子氏（宋武公女桓公母隱元見二年薨）文姜（桓公夫人桓三年至自齊）哀姜（莊公夫人莊二十四年入與弒二君閔二年齊殺之）孟任（子般母）叔姜（哀姜之娣閔公母並莊三十二見）成風（僖公母閔二見）聲姜（僖公夫人僖十七見文十六年卒）出姜（文公夫人子赤被弒夫人歸齊故曰出姜亦曰哀姜文四年至）敬嬴（宣公母文十八見）穆姜（宣公夫人成十六年徙于東宮襄九年卒）齊姜（成公夫人襄二見）定姒（襄公母襄四見）敬歸（胡女子野母）齊歸（敬歸娣昭公母並襄三十一見）孟子（吳女昭公夫人哀十二見）定姒（定公夫人定十五年卒）紀伯姬（隱二年歸于紀）紀叔姬（伯姬娣隱七年歸紀）杞伯姬（莊公女莊二十五見）叔姬（莊公女適莒慶莊二十七見）女公子（子般妹莊三十二見）伯姬（僖九年卒二傳以爲未嫁之女）鄫季姬（公羊以爲僖公愛女僖十四見）蕩伯姬（僖公女僖二十五見）子叔姬（杞子夫人被出未歸而卒左氏之說疑非文十二見）子叔姬一稱昭姬（齊侯舍之母舍被弒叔姬歸魯文十四見）子叔姬（適齊高固宣五見）郯伯姬（宣十六年來歸）杞叔姬（成五年來歸）伯姬一稱宋共姬（宋共公夫人成八見）

戴己（莒女公孫敖妻）聲己（戴己娣）己氏（亦莒女敖爲襄

仲逆者並文七見施孝叔妻（齊管氏女聲伯外妹成十一見）庚宗婦人（豎牛母）國姜（叔孫穆子妻並昭四見）泉邱人（孟懿子母）還氏（孟僖子妾並昭十一見）季姒（季公鳥妻齊鮑文子女通于饔人檀反誣公若者）秦姬（秦遄妻公鳥妹並昭二十五見）南氏一稱南孺子（季桓子妻哀三見）

晉

姜氏（穆侯夫人桓二見）齊姜（本武公妾獻公烝之生申生）大戎狐姬一稱狐季姬（狐突女文公母）小戎子（惠公母）驪姬（驪戎男女獻公以爲夫人生奚齊）驪姬娣（卓子母）秦穆夫人一稱秦穆姬伯姬（獻公長女以上並莊二十八見）賈君（獻公夫人僖十五見惠氏云如賈君爲惠公嫡母則穆姬無庸屬之矣且申生云夷吾無禮若嫡母又豈但云無禮乎蓋申生妻也按杜氏相烝字作註然上烝下報嫂亦可云烝也）梁嬴（梁伯女懷公母）妾（懷公妹並僖十七見）懷嬴一稱辰嬴（秦穆公愛女所謂嬖于二君者僖二十二見）季隗（狄女）姜氏（齊桓公女並僖二十三見）文嬴（秦穆公女以上皆文公夫人）趙姬（文公女妻趙衰並僖二十四見）偪姞（襄公母）杜祁（公子雍母）穆嬴（襄公夫人並文六見）伯姬（潞子夫人宣十五見）趙

莊姬一稱孟姬（成公女妻趙朔成四見）悼夫人（杞女平公母襄二十五見）衛姬（襄二十六見）少姜一稱少齊（齊女昭二見並平公夫人）

叔隗（狄女趙盾母僖二十三見）介之推母（僖二十四見）伯宗妻（成十五見）欒祁（范宣子女欒盈母）叔向母叔虎母（並襄二十一見）子容母（伯華妻襄二十八見）

衛

莊姜（莊公夫人齊莊公女）厲媯（孝伯母）戴媯（桓公母二媯皆陳女並隱三見）夷姜（本莊公妾宣公烝之生急子）宣姜（本急子妻宣公取之生壽及朔並桓十六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女並閔二見）定姜（定公夫人成十四見）定姒一稱敬姒（獻公母襄二十六見）宣姜（襄公夫人）婤姶（靈公母並昭七見）南子（宋女靈公夫人定十四見）孔伯姬（蒯聵姊孔圉妻哀十五見）呂姜（莊公夫人哀十七見）

孔姞（孔文子女大叔疾妻哀十一見）

鄭

武姜（申女武公夫人隱元見）婦媯一稱媯氏（昭公夫人陳桓公女隱八見）鄧曼（昭公母）雍姞（宋雍氏女厲公母並桓十一見）芊氏一稱文芊文夫人（楚女）姜氏（皆文公

夫人**二姬**文芈二女楚取以歸並僖二十二見**燕姞**繆公母**陳嬀**子儀夫人文公報之生子華子臧**宋子**子然子孔母**圭嬀**士子孔母皆穆公妾並宣三見**姚子**穆公少妃靈公母昭二十八見

雍姬祭仲女雍糾妻桓十五見**徐吾犯之妹**昭元見

齊

衛姬桓公母昭十三見**王姬**襄公夫人莊元見**連稱從妹**襄公妾莊八見**共姬**桓公夫人周莊王女莊十一見**蔡姬**僖三見**徐嬴**僖十七見皆桓公夫人**衛共姬**武孟母**少衛姬**惠公母**鄭姬**孝公母**葛嬴**昭公母**密姬**懿公

母**宋華子**公子雍母以上皆桓公寵妾並僖十七見**子叔姬**舍母見魯下**蕭同叔子**頃公母成二見**聲孟子**宋女靈公母成十六見**顏懿姬**魯女靈公夫人**鬷聲姬**懿姬姪莊公母**仲子**公子牙母**戎子**皆靈公妾並襄十九見**燕姬**昭七年歸齊**穆孟姬**景公母昭十見**重**魯子仲女昭二十七見皆景公夫人**鬻姒**安孺子母哀五見**胡姬**哀八見皆景公妾**季姬**悼公夫人魯季康子妹哀八見

薛司徒之妻成二見**杞梁妻**襄二十三見**棠姜**棠公妻崔武子取之襄二十五見**盧蒲姜**盧舍女盧蒲癸妻襄二十八見

宋

宋桓夫人衛女見衛下**襄夫人**周襄王姊文八見**宋共姬**共公夫人魯女見魯下**棄**一稱**君夫人**元公母襄二十六見**曹氏**一稱**景曹**元公夫人小邾女季平子外姊其女又爲平子妻以其爲景公故又稱景曹昭二十五見

杞姒皐野妻哀十七見

楚

鄧曼武王夫人桓十三見**文夫人**一稱**息嬀**本息侯夫

人文王滅息取之莊十四見**江芈**成王妹嫁于江者文元見**莊夫人**共王母襄九年卒**秦嬴**共王夫人秦景公妹襄十二見**巴姬**共王寵妾昭十三見**鄖陽封人女**太子建母昭十九見**嬴氏**秦女本太子建妻平王取之昭十九見**季芈**昭王妹妻鍾建**卑我**亦昭王妹服氏以爲季芈之字未詳並定四見**昭夫人**越女惠王母哀十六見

䢵子之女子文母宣四見

秦

秦穆夫人晉女見晉下**簡璧**康公妹僖十五見

陳

元女太姬（襄二十五見）鄭姬（哀公元妃）二妃（畱之母）下妃（勝之母竝昭八見）

懿氏妻（莊二十二見）夏姬（鄭穆公女御叔妻宣九見後入楚復從巫臣奔晉）

邾

齊姜（文公元妃玃且母）晉姬（文公二妃捷菑母竝文十四見）

莒

向姜（莒子夫人隱二見）

莒婦人（昭十九見）

芮

芮姜（芮伯萬之母桓三見）

息

息嬀（見楚下）

許

許穆夫人（見衛下）

䢵

䢵夫人（楚子文外祖母宣四見）

鄅

鄅夫人（宋向戌女昭十九見）

曹

僖負羈之妻（僖二十三見）

左傳通釋卷十一

補長算第十一

高郵李惇著

隱公

元年正月大辛巳朔　五月二十三日辛丑　十月十四日庚申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乙亥朔　八月杜註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　十二月十六日乙卯　閏十二月大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己亥朔　二月己巳朔月食　三月十三日庚戌　二十五日壬戌　四月二十四日辛卯　八月十五日庚辰　十二月二十日癸未是月傳有庚戌杜註十二月不得有庚戌日誤桉傳在癸未前非庚午卽庚辰又或甲戌篆文則辰與戌較近也　小建六

四年正月大癸巳朔　三月經有戊申在二月下杜註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丁亥朔　十二月二十日辛巳　閏十二月小　小建五

六年正月大辛亥朔　五月十一日庚申　十二月辛酉　小建五

七年正月大丙午朔　七月十八日庚申　十二月二日壬申　十一日辛巳　閏十二月大　小建六

八年正月大庚午朔　三月二十二日庚寅　四月六日甲辰　十三日辛亥　十六日甲寅　六月二日己亥　十四日辛亥　七月四日庚午　八月傳有丙戌杜註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桉戌疑亦辰之譌　九月二十六日辛卯　小建六

九年正月大甲子朔　三月十一日癸酉　十八日庚辰　十一月傳有甲寅桉傳十一月甲寅當是十二月之譌或寅字是申字之譌也　閏十二月大　小建六

十年正月大戊子朔杜註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六月傳有戊申杜註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桉申當是午之譌　七日壬戌　十五日庚午　十六日辛未　二十五日庚辰　二十六日辛巳　七月五日庚寅　八月八日壬戌　九日癸亥　九月傳有戊寅杜註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桉寅當是申之譌　十月二十九日壬午　小

建五

十一年正月大癸未朔　五月二十四日甲辰　七月朔日庚辰　三日壬午　十月十四日壬戌　十一月十五日壬辰　小建六

桓公

元年正月大丁丑朔　四月二日丁未　閏十二月大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辛丑朔八日戊申　四月經有戊申杜註戊申五月十日桉申當是寅之譌　五月十日戊申經書在四月下亦是有日無月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乙未朔　七月壬辰朔日食　小建蛀闕

四年正月小庚寅朔　閏月大　小建六

五年正月小甲寅朔經有甲戌己丑杜註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桉杜曲從再赴之說不如甲戌下闕文之說較長顧氏謂元年至七年再閏之說甚疏如杜意閏月在此年十二月也

小建六

六年正月大戊申朔　八月八日壬午　九月二十四日丁卯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壬寅朔　二月二十八日己亥　閏月小

小建五

八年正月大丙寅朔　十四日己卯　五月十四日丁丑　小建六

九年正月大庚申朔　小建五

十年正月小乙卯朔　六日庚申　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　閏月大桉是年當閏古閏多在十二月顧氏作十一年閏正月不知何意十二年同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小己卯朔　五月七日癸未　九月十三日丁亥　二十五日己亥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小癸酉朔　六月三日壬寅　七月十八日丁亥　八月經有壬辰註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于八月從赴桉辰亦戊之譌　十一月十九日丙戌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　閏月大顧氏亦在次年正月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小丁酉朔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辛卯朔　八月十五日壬申　十八日乙亥　十二月二日丁巳　小建五

十五年正月小丙戌朔　三月十一日乙未　四月十六日己巳　六月二十三日乙亥　閏月小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大庚戌朔　六月棪閏月當在十五年十二月杜推長歷謂在此月　小建六

十七年正月大甲辰朔　十三日丙辰　二月經有丙午註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棪此當是月誤　五月五日丙午　六月六日丁丑　八月二十三日癸巳　十月庚午朔日食　二十二日辛卯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小己亥朔　四月十日丙子又有丁酉註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棪前三月多一大建丁酉在四月杜氏于此等處又持之甚嚴不知何故

七月三日戊戌　十二月二十七日己丑　閏月大棪顧氏以莊元年十月有乙亥故以此年閏月移至次年十月不知乙乃己之譌也　小建六

莊公

元年正月小癸亥朔　十月棪經有乙亥乙字乃己之譌在十二日也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丁巳朔　十二月四日乙酉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辛亥朔　六月二十三日乙丑　閏月大顧表次年閏四月不知何據　小建六

四年正月大乙亥朔　六月二十二日乙丑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己巳朔　小建六

六年正月小甲子朔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戊午朔　閏月大　小建六

八年正月小壬午朔　十三日甲午　十一月註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　小建六

九年正月大丙子朔　七月二十五日丁酉　八月十八日庚申　閏月大顧表此年閏八月因十一年閏三月而遷就也不知春秋與後世不同若依歷法二十月亦無兩閏　小建六

十年正月大庚子朔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大甲午朔　五月經有戊寅棪寅乃申之譌在十六日也　閏月大顧表此年閏三月蓋因五月有戊寅而遷就也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大戊午朔　八月十日甲午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大壬子朔　閏十二月顧表閏次年五月以六月有甲子而遷就也棪甲子當是日誤閏當在次年十二月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丙子朔　六月二十一日甲子　小建六

十五年正月大庚午朔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大甲子朔　小建六

十七年正月大戊午朔　閏十二月顧表閏十六月遷就無據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小壬午朔　三月朔日食　小建六

十九年正月大丙子朔　六月十七日庚申　小建六

二十年正月大庚午朔　閏十二月此年應有閏顧表同　小建六

二十一年正月大甲午朔　五月三十日辛酉　七月八日戊戌　小建六

二十二年正月小戊子朔　二十三日癸丑　七月廿二日丙申　小建六

二十三年正月小辛巳朔　六月二十四日壬申見文十七年傳註顧表在二十日非遵杜義　十二月九日甲寅　閏十二月大顧表閏次年七月因八月有丁丑戊寅遷就也　小建五

二十四年正月大丁未朔　八月五日丁丑　六日戊寅　小建四

二十五年正月大癸卯朔　三月二十日壬戌見文十七年註　五月十二日癸丑　六月辛未朔日食杜氏說爲[illegible]　小建五

二十六年正月大戊戌朔　十二月癸亥朔日食　閏十二月按是年應有閏月顧表閏在二十八年三月依其算隔四十五月太疏　小建六

二十七年正月小壬戌朔　小建六

二十八年正月小丙辰朔　三月一日甲寅　四月二十四日丁未　小建六

二十九年正月大庚戌朔　閏十二月顧表閏次年二月無據　小建六

三十年正月小甲戌朔　四月十四日丙辰　八月二

十三日辛丑　九月庚午朔日食　小建六

三十一年正月大戊辰朔　閏十二月顧表閏次年三月無據　小建六

三十二年正月大壬辰朔　七月五日癸巳　八月五日癸亥　十月二日己未　小建六

閔公

元年正月大丙戌朔　六月八日辛酉　閏十二月顧表閏在次年五月以五月有乙酉而遷就也不知乙當是己之譌且與下閏相去十九月疏誤顯然　小建六

二年正月小庚戌朔　五月經有乙酉乙當爲己月二日也　八月二十五日辛丑　小建六

僖公

元年正月大甲辰朔　七月二十八日戊辰　十月十三日壬午　十二月經有丁巳桉丁巳在閏月十九當是日誤顧表因以爲閏十一月似非　閏十二月桉此閏當在次年十二月以次年五月辛巳不合姑置于此

二年正月大戊辰朔　五月十六日辛巳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壬戌朔　小建五

四年正月小丁巳朔　十二月二十八日戊申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辛亥朔見傳　八月十七日甲午　九月戊申朔日食　十二月丙子朔見傳　閏十二月　小建六

六年正月大乙亥朔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己巳朔　閏十二月傳閏月惠王崩在此年終其爲十二月可爲確據顧表必閏十一月不可解以來年丁未疑爲閏月之日故不知彼自日誤也　小建六

八年正月大癸巳朔　十二月經有丁未今算無之疑日誤　閏十二月桉頻年置閏以上太疏故也與次年日皆合從之顧表在次年七月甚無據　小建五

九年正月大戊午朔　三月二十一日丁丑　七月三十日乙酉　九月九日甲子　十五日戊辰註晉侯卒書在盟後從赴　小建五

十年正月大癸丑朔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大丁未朔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二月因三月庚午朔而遷就也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小辛未朔　三月庚午日食註不書朔官失之　十二月十二日丁丑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大乙丑朔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己未朔　八月六日辛卯　小建五

十五年正月小甲寅朔　五月一日壬子日食註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九月三十日己卯傳又有壬戌註九月十三日經書十一月從赴桉此周夏正之異　十一月經有壬戌註月十四日傳又有丁丑註月二十九日顧云此丁丑當是十六年正月晦日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大戊申朔　三月二十六日壬申　四月

二十日丙申　七月二十日甲子　十一月十二日
乙卯　小建五
十七年正月小癸卯朔　十月八日乙亥顧云經書十
二月從赴　十二月九日乙亥　十五日辛巳　閏
十二月校七年八年頻歲置閏此則相距七年古歷
之疎密失宜無過于此文元年遂有閏三月之事矣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小丁卯朔　五月十四日戊寅　八月經
有丁亥註八月無丁亥日誤　小建六
十九年正月大辛酉朔　六月二十一日己酉　閏十
二月顧表在次年二月無據　小建六
二十年正月大乙酉朔　五月二十三日乙巳　小建
六
二十一年正月大己卯朔　十二月十日癸丑　小建
五
二十二年正月小甲戌朔　八月八日丁未　十一月
己巳朔見經　八日丙子　九日丁丑　小建六
二十三年正月小戊辰朔　五月二十五日庚寅　小
建六
二十四年正月大壬戌朔　二月三日甲午　十日辛

丑　十一日壬寅　十五日丙午　十六日丁未
十七日戊申　三月己丑晦見傳　閏十二月顧表
在此年四月無據　小建六
二十五年正月小丙戌朔　三月二十日甲辰　四月
四日丁巳　五日戊午　二十日癸酉　十二月四
日癸亥　小建六
二十六年正月大庚辰朔經有己未今算無之顧表遂
以上年閏十二月校已當是乙之譌在十七日也
閏十二月　小建六
二十七年正月小甲辰朔　六月二十日庚寅　八月
二十六日乙未經又有乙巳註八月無乙巳乙巳九
月六日　十二月七日戊辰　小建六
二十八年正月小戊戌朔　十一日戊申　三月十日
丙午　四月三日戊辰　四日己巳　八日癸酉
二十九日甲午　五月十一日丙午　十二日丁未
十四日己酉　十八日癸丑　二十八日癸亥
六月十八日壬午　七月二日丙申　十月十日壬
申　十五日丁丑見註　小建六
二十九年正月大壬辰朔　小建六
三十年正月大丙戌朔　九月十三日壬午　閏十二

月顧表閏九月無據　小建六

三十一年正月大庚戌朔　小建五

三十二年正月小乙巳朔　四月十七日己丑　十二月十一日己卯　十二日庚辰　小建六

三十三年正月大己亥朔　四月十四日辛巳　二十六日癸巳　八月二十三日戊子　十二月經有乙巳註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桉乙字或是己字之譌在六日也　小建六

文公

元年正月大癸巳朔　二月癸亥日食註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閏三月見傳註于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桉古人置閏皆在歲末所謂歸餘于終也前此皆在歲末今初閏三月故經文所無特爲發傳六月經末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知此三月之閏爲時達歷者所譏旋又復其舊也豈獨六年檢二年所載之日推算又已不合故杜氏長歷又于正月置閏以閏法言之斷無十月之間頓置兩閏之理竊謂元年三年經傳所載之日確然可見杜氏于二年正月復置一閏此亦事之不得不然然畢竟當在元年十二月或是三月置閏既知其非

而僖公二十七年以後八年才有兩閏時復不正故于歲終再置一閏此猶說之可通者也若以一歲兩閏爲嫌則次年正月亦僅遲一月耳于閏法亦豈合乎或曰此年之歷已定矣閏三月之後知其不合又添一閏可乎曰襄公二十七年知再失閏此年年終置二閏此復置一閏何爲其不可也　四月二十六日丁巳　五月辛酉朔見傳　六月八日戊戌　十月十九日丁未　閏十二月大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丁亥朔　二月八日甲子　二十一日丁丑　三月二十日乙巳　四月己巳見傳與上一事

經傳互異　八月十四日丁卯　小建五

三年正月大壬午朔　四月二十五日乙亥　十二月二十三日己巳　小建五

四年正月大丁丑朔　十一月三十日壬寅　閏十二月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辛丑朔　三月十二日辛亥　十月十八日甲申　小建六

六年正月大乙未朔　八月十四日乙亥　十一月傳有丙寅註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　閏十二月見經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己未朔　三月十七日甲戌　四月一日戊　二日己丑　小建六

八年　大癸丑朔　八月二十九日戊申　十月五日壬午　八日乙酉　九日丙戌　小建六

九年正月大丁未朔　三日己酉傳有乙丑註乙丑正月二十九日經書三月從告　二月二十五日辛丑　三月二十九日甲戌　九月三十日癸酉　閏十二月　小建五

十年正月小庚午朔　三月二十一日辛卯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大甲子朔　三月甲子朔襄三十傳絳縣

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註所稱正月謂夏正也　十月四日甲午　小建五

十二年正月小己未朔　二月十一日庚子　十二月經有戊午按戊午在次年正月五日月日必有誤顧表因此遷就閏十一月竊意閏當在次年十二月也

小建五

十三年正月大甲寅朔　五月三十日壬午　十二月經有己丑註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蓋以上年置閏故也按閏當在此年十二月則己丑正在十二月十一日矣　閏十二月說見上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小戊寅朔　五月經有乙亥註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按是年正月戊寅朔正月二月四月皆小建則乙亥爲五月一日矣　六月二十九日癸酉　七月傳有乙卯註七月無乙卯日誤按乙當爲己之誤在月五日也　九月十二日甲申

小建五

十五年正月小癸酉朔　六月辛丑朔見經　八日戊申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五月蓋因六月有戊辰而遷就也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小丁酉朔　六月五日戊辰　八月九日

辛未　十一月二十三日甲寅　小建六

十七年正月大辛卯朔　四月四日癸亥　六月二十五日癸未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大乙酉朔　二月二十三日丁丑　五月十六日戊戌　六月二十一日癸酉　小建六

宣公

元年正月大己卯朔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五月蓋因二月壬子而遷就也　小建六

二年正月小癸卯朔　二月經有壬子按壬子在三月十一日檢經傳此役止有秦人伐晉一事伐鄭之役

則在夏矣二月當是三月之譌　九月二十七日乙丑見註　十月五日壬申見註　八日乙亥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丁酉朔　十月二十四日丙戌　小建六

四年正月大辛卯朔　六月二十七日乙酉　七月十一日戊戌　小建五

五年正月小丙戌朔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五月無據　小建六

六年正月大庚戌朔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甲辰朔　小建六

八年正月大戊戌朔　六月十六日辛巳　十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子　七月三十日甲子日食既見註　十月二十六日己丑　二十七日庚寅　小建五

九年正月小癸巳朔　九月經有辛酉註九月無辛酉日誤　十月十六日癸酉　小建六

十年正月大丁亥朔　四月朔丙辰日食註不書朔官失之　十四日己巳　五月九日癸巳　閏十二月顧表在五月以去上閏太疏然所爭亦不在此徒覺遷就無據耳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大辛亥朔　十月十一日丁亥　閏十二月上一閏太疏故頻年置閏顧表在次年五月亦因次年六月有乙卯等日而遷就耳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小乙亥朔　六月十四日乙卯　十五日丙辰　三十日辛未　十二月經有戊寅註戊寅十一月九日桜寅亦當爲申之譌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大己巳朔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癸亥朔　五月十二日壬申　小建六

十五年正月大丁巳朔　六月十九日癸卯　二十七日辛亥　七月二十九日壬午見註　閏十二月顧表在十一月無據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大辛巳朔　三月二十九日戊申　小建六

十七年正月小乙亥朔　二十六日庚子經又有丁未註丁未二月四日　六月朔癸卯日食註不書朔官失之　十七日己未　十一月十二日壬午　小建五

十八年正月大庚午朔　七月八日甲戌　十月二十七日壬戌　小建六

成公

元年正月大甲子朔　二月二十八日辛酉　三月二十一日癸未　閏十二月顧表閏三月亦繫遷就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戊子朔　四月三十日丙戌註丙戌五月一日桉杜歷亦是就經傳排纂非有一定之法晦朔二日只在月大小建遷移耳何必如是之拘乎　六月十七日壬申　十八日癸酉　七月二十四日己酉　八月二十八日壬午經又有庚寅註庚寅九月七日　十一月十三日丙申　小建五

三年正月小癸未朔　二十九日辛亥　二月十三日

甲子　二十四日乙亥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午　三十日丁未　十二月二十七日甲戌　閏十二月杜註謂次年三月經有壬申在二月二十八日算誤不合又以四月有甲寅謂閏月當在其後桉閏月當在此年冬四月甲寅寅乃申之譌也　小建六

四年正月小丁未朔　三月二十七日壬申　四月經有甲寅桉寅乃申之譌在月九日也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辛丑朔　十一月十四日己酉　十二月二十四日己丑　小建五

六年正月小丙申朔　二月十七日辛巳　四月十四日丁丑　六月十日壬申　小建六

七年正月小庚寅朔　八月十三日戊辰　閏十二月顧表在八月亦遷就　小建六

八年正月小甲寅朔　十月二十五日癸卯　小建五

九年正月大己酉朔　七月經有丙子註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桉丙子當是七月三十日從赴之說亦求其故而不得之說也　十一月四日戊申　十六日庚申　閏十二月杜氏以傳曰書時也在十二月之上推此年閏十一月此亦太拘傳中載事下有月分而所載之事未必不在此月杜氏已明言之矣

小建六

十年正月小癸酉朔　五月十一日辛巳　六月七日丙午經在五月下七月上註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九日戊申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大丁卯朔　三月二十四日己丑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大辛酉朔　五月五日癸亥　閏十二月顧在五月遷就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大乙酉朔　四月五日戊午　五月五日丁亥　六月十五日丁卯　十七日己巳　閏十二

月此亦頻年置閏顧在次年七月遷就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己酉朔　八月二十三日戊戌　二十五日庚子　十月十六日庚寅　小建五

十五年正月小甲辰朔　三月三日乙巳　十一日癸丑　八月十一日庚辰　十一月三日辛丑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大戊戌朔　四月五日辛未　十二日戊寅　六月丙寅朔日食見經　二十八日癸巳　甲午晦見經　七月二十四日戊午　十月十二日乙亥　十二月三日乙丑　二十三日乙酉　小建六

十七年正月大壬辰朔　六月九日戊辰　二十六日乙酉　七月十四日壬寅　九月十四日辛丑　十月十三日庚午　十一月傳有壬申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桉申亦寅之譌在十四日也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見經　二十六日壬午　閏十二月　閏月乙卯晦見傳是亦古閏在歲末之確證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小丙辰朔　五日庚申　十五日庚午　二十六日辛巳　甲申晦見傳　二月乙酉朔見傳　八月八日己丑　十二月二十八日丁未　小建六

襄公

元年庚戌朔　傳有己亥註正月無己亥日誤桉己亦乙之譌在二十六日也　九月十五日辛酉見註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四月亦因日遷就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甲戌朔　五月十八日庚寅　七月傳有庚辰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十八日己丑　小建五

三年正月小己巳朔　四月二十六日壬戌　六月二十三日己未　經有戊寅註據傳盟在秋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小建六

四年正月大癸亥朔　三月經有己酉註三月無己酉日誤桉己亦乙之譌在二十四日也　七月二十九日戊子　八月二十二日辛亥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四月亦因日遷就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丁亥朔　依傳四月有甲寅今算無之寅字當亦申字之譌在二十九日也　九月二十四日丙午　十一月十三日甲午　十二月二十日辛未　小建五

六年正月小壬午朔　三月二日壬午　十五日乙未　二十七日丁未　十一月傳有丙辰今推無之桉

辰字亦當爲戌字之譌在十日也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丙子朔　十月九日庚戌　二十一日壬戌　十二月經有丙戌今推無之按戌字亦當爲辰字之譌在十六日也　閏十二月顧表因日還就閏在十月不知字譌也　小建六

八年正月大庚子朔　四月十二日庚辰　二十二日庚寅　五月七日甲辰　小建五

九年正月小乙未朔　五月二十九日辛酉　八月二十三日癸未　十月十一日庚午　十五日甲戌　十一月十日己亥經在十二月註十二月無己亥經誤　十二月五日癸亥　二十日戊寅見註　小建六

十年正月大己丑朔　三月二十六日癸丑見註　四月一日戊午見註　九日丙寅　五月四日庚寅見註　八日甲午見註　六月十四日庚午　八月十一日丙寅　九月二十五日己酉　十月十四日戊辰　十一月十六日己亥　二十四日丁未　閏十二月（同）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小癸丑朔　四月十九日辛巳　七月十日己未　二十七日丙子　九月二十六日甲戌　十月十日丁亥　十二月二日戊寅　四日庚辰　六日壬午　十三日己丑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大丁未朔　閏十二月顧在次年八月亦還就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小辛未朔　九月十四日庚辰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乙丑朔　二月乙未朔日食見經　四月二十六日己未　小建五

十五年正月小庚申朔　二月十日己亥　八月三十日丁巳日食註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今按經不書朔蓋晦日食也七月前多一大建則丁巳爲

八月晦日矣　十一月十日癸亥　小建五

十六年正月小乙卯朔　三月二十五日戊寅　五月十二日甲子　六月九日庚寅　閏十二月顧表閏十月無據　小建七

十七年正月小戊寅朔　二月二十四日庚午　十一月二十二日甲午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小壬申朔　十月丙寅晦見傳　十一月丁卯朔見傳　十三日己卯　十九日乙酉　十二月三日戊戌　四日己亥　七日壬寅　九日甲辰　小建六

十九年正月小丙寅朔　二月二十日甲寅　四月十四日丁未　五月壬辰晦　七月二十九日辛卯　八月十三日甲辰　二十五日丙辰　閏十二月顧表在九月遷就　小建六

二十年正月小庚寅朔　二十二日辛亥　六月四日庚申　十月丙辰朔日食　閏十二月前因疏潤故連年置閏顧表在次年八月遷就　小建六

二十一年正月小甲寅朔　九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食日無連月頻食之理蓋舊史兩載而失刪其一聖人亦仍之也　小建六

二十二　正月大戊申朔　七月十七日辛酉　九月二十六日己巳　十二月傳有丁巳註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　小建五

二十三年正月大癸卯朔　二月癸丑朔日食　三月二十八日己巳　八月十日己卯　十月七日乙亥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三月無據　小建六

二十四年正月大丁卯朔　七月甲子朔日食既　八月癸巳朔日食說見前　小建六

二十五年正月大辛酉朔　五月十六日甲戌　十七日乙亥　十九日丁丑　二十三日辛巳　二十九日丁亥　七月十二日己巳經在八月杜以長歷推之知是經誤　十月八日甲午　小建六

二十六年正月大乙卯朔　二月六日庚寅　七日辛卯　十日甲午　八月一日壬午　十二月六日乙酉　閏十二月（同）　小建六

二十七年正月大己卯朔　五月二十八日甲辰　三十日丙午　六月丁未朔見傳　二日戊申　八日甲寅　十日丙辰　十六日壬戌　二十一日丁卯　二十二日戊辰　二十四日庚午　二十六日壬申　七月三日戊寅　五日庚辰　六日辛巳　七

日壬午　十日乙酉　九月六日庚辰　七日辛巳　十一月乙亥朔日食見傳經在十二月正義以再失閏之說推之知是經誤註據次年陳災此年連置二閏其說良然然亦當在十二月謂閏十一月則大謬也　閏十二月　閏十二月　小建六

二十八年正月大癸酉朔　十月十八日丙辰　十一月七日乙亥　十九日丁亥　二十五日癸巳　十二月己亥朔傳云乙亥朔註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不知乙字乃己字之譌也　十六日甲寅　閏十二月二十八日乙未註十二月無乙未日誤校宋胡氏

皆以爲閏十二月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此史策定例杜氏以次年二月癸卯五月庚午遂推閏在五月後耳不知次年傳二月癸卯乃三月之譌庚午則日誤也　小建六

二十九年正月大丁酉朔　傳二月癸卯檢傳文下接四月則此二月當作三月在六日也　五月經有庚午今推無之非月誤乃日誤也　九月三日乙未　十月二十八日庚寅　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　十二月八日己巳　小建六

三十年正月大辛卯朔　二月二十三日癸未　四月傳有己亥今推無之推己字亦乙字之譌在十六日也　二十九日戊子　五月五日癸巳　六日甲午　七月十三日庚子　十四日辛丑　十五日壬寅　十六日癸卯　十八日乙巳　二十六日癸丑　八月七日甲子　十二日己巳　小建五

三十一年正月小丙戌朔　六月二十九日辛巳　九月十二日癸巳　十八日己亥　十月二十三日癸酉　小建六

昭公

元年正月大庚辰朔　十六日乙未　三月二十六日

甲辰　五月三日庚辰　二十六日癸卯　六月十日丁巳　十一月經傳皆有己酉註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校月誤劉炫規之甚當蓋己酉亦乙酉之譌十一月一日也　十二月甲辰朔見傳註甲辰十二月朔晉旣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校正義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其爲來年正月朔無疑杜以若是夏十一月朔當于明年言之不知若在周正十二月前則爲夏正九月非烝祭之時傳言晉事採之晉史晉用夏正傳據晉史言之故誤載于今年顧亭林云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知此則甲辰爲來年正月朔及庚戌趙孟卒爲來年正月之七日而劉炫規杜謂子于適晉趙孟議祿等語亦不必紛紛矣　閏十二月顧表旣不能通考經傳義例又不遵杜歷兩無所據置閏十月大謬

小建六

二年正月小甲辰朔　七月二日壬寅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戊戌朔　十日丁未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四月無據　小建六

四年正月小壬戌朔　六月十七日丙午　八月傳有

甲申註八月無甲申桉申字亦寅字之譌在二十六日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癸丑　二十九日乙卯　小建六

五年正月大丙辰朔　七月十六日戊辰　小建五

六年正月小辛亥朔　三月三日壬子　六月九日丙戌　閏十二月顧表在七月無據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乙亥朔　十九日癸巳　二十八日壬寅　二月十四日戊午　四月甲辰朔日食　八月二十七日戊辰　十月二十一日辛酉　十一月十四日癸未　十二月二十四日癸亥　小建六

八年正月大己巳朔　三月十七日甲申　四月四日辛丑　十四日辛亥　七月九日甲戌　八月十五日庚戌　十一月十九日壬午註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桉杜氏誤于八月置閏故云其實傳是而經誤也　閏（蛀闕）　九年陳奐註云推前年誤置閏其說良是但長歷以爲八月則誤耳顧表在十年五月非　小建六

九年正月大癸巳朔　二月傳有庚申桉申亦寅字之譌（以下蛀闕）

十年正月大丁亥朔　五月傳有庚辰桉辰亦戊之譌

（以下蛀闕）

十一年正月大壬午朔　三月十六日丙申　四月（蛀闕）酉　閏十二月顧表閏次年正月非益知十月閏（以下蛀闕）

十二年正月大丙午朔　三月二十八日壬申　八月十日壬午　十月（蛀闕）朔（以下蛀闕）

十三年正月大庚子朔　五月十八日乙卯　十九日丙辰　二十六日癸亥　七月三十日丙寅　八月五日辛未　六日壬申　七日癸酉　八日甲戌　小建五

十四年正月小乙未朔　九月四日甲午　小建六

十五年正月大己丑朔　二月十五日癸酉　六月丁巳朔日食　八月二十三日戊寅　閏十二月顧表在九月非　小建六

十六年正月小癸丑朔　二月十五日丙申　八月二十一日己亥　小建六

十七年正月小丁未朔　六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二十五日丁卯　二十八日庚午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正月遷就　小建六

十八年正月大辛未朔　二月十五日乙卯　五月八

日丙子　十月戊寅　十四日壬午　小建六

十九年正月大乙丑朔　五月五日戊辰　十二日乙亥　十六日己卯　七月十四日丙子　小建五

二十年正月小庚申朔　二月一日己丑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註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于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疏往年十二月宜置閏月卽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故朔日己丑日南至也　六月九日丙申　十六日癸卯　二十九日丙辰　丁巳晦　七月戊午朔見傳八月二十五日辛亥　閏八月十二日戊辰　按春秋置閏皆在十二月惟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年終置閏及此年閏八月然皆因歷象差錯顯然及時補救爲事之變傳皆有文以明之若常閏則皆十二月也　十月十三日戊辰　十一月十七日辛卯　小建六

二十一年正月大甲申朔　五月十五日丙申　二十一日壬寅　六月十九日庚午　七月壬午朔日食　八月二十五日乙亥　十月十七日丙寅　十一月四日癸未　七日丙戌　小建五

二十二年正月小己卯朔　二月十七日甲子　二十二日戊辰　四月十九日乙丑　二十二日戊辰　五月四日庚辰　六月十二日丁巳　十七日壬戌　十八日癸亥　二十日乙丑　二十一日丙寅　二十六日辛未　三十日乙亥　七月傳有戊寅註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　十六日辛卯　十七日壬辰　八月十七日辛酉　二十五日（蛀闕）　十四日丁巳　十七日庚申　十一月十二日乙酉註乙酉在十一月（以下蛀闕）　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以下蛀闕）　城此亦歲終置閏之明證　二十九日辛丑　小建七

二十三年正月大壬寅朔見傳　二日癸卯　六日丁未（以下蛀闕）　十三日壬午　十四日癸未　十七日丙戌　二十日己丑　二十一日庚寅　二十五日甲午　七月九日戊申（以下蛀闕）　丙寅　二十九日戊辰　八月二十七日乙未　二十九日丁酉　十月十七日甲申　小建五

二十四年正月小丁酉朔　五日辛丑　二十二日戊午　二月二十一日丙戌　三月十五日庚戌　五月乙未朔日食　六月九日壬申　九月五日丁酉

經書在八月下冬上註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十月十二日癸酉　十三日甲戌　小建六

二十五年正月大辛卯朔　九月十一日戊戌　十二日己亥　十月五日辛酉　十二日戊辰　十六日壬申　十一月十三日己亥　十二月十五日庚辰

閏十二月（同）　小建六

二十六年正月大乙卯朔　六日庚申　五月六日戊午　十六日戊辰　七月十八日己巳　十九日庚午　二十五日丙子　二十六日丁丑　二十九日庚辰　三十日辛巳　九月十日辛亥　十月十六

日丙申　二十一日辛丑　十一月十二日辛酉　二十四日癸酉　二十五日甲戌　十二月四日癸未　小建五

二十七年正月小庚戌朔　九月十四日己未　閏十二月顧表閏次年五月遷就　小建六

二十八年正月小甲戌朔　四月經有丙戌桉戌字亦辰字之譌在十五日也　七月二十二日癸巳　小建六

二十九年正月大戊辰朔　三月十三日己卯　四月四日庚子　五月二十五日庚寅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五月遷就　小建六

三十年正月小壬辰朔　六月二十一日庚辰　十二月二十三日己卯　小建六

三十一年正月大丙戌朔　四月三日丁巳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小建六

三十二年正月大庚辰朔　十一月十五日己丑　十二月十五日己未　小建五

定公

元年正月小乙亥朔　七日辛巳　十六日庚寅　六月二十二日癸亥　二十七日戊辰　七月二十二

日癸巳　小建六

二年正月小己巳朔　四月二十五日辛酉　五月二十六日壬辰　閏十二月顧表在五月遷就　小建六

三年正月小癸巳朔　二月三十日辛卯　閏十二月

前閏疏潤故連年置閏杜長歷推次年閏十月蓋因次年四月有庚辰與十一月所載之日不合而遷就也不知辰字乃戌字之譌上書二月癸巳是其明證杜註從赴非也至以昭三十一年六年及此日也謂連閏數之尤非史蓋止舉天象爲言耳上二年頻

閏庚辰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其爲十二（蛀闕）何嘗逆算六年以後閏月乎　小建六

四年正月小丁巳朔　三月八日癸巳說見前（以下蛀闕）十一月十九日庚午　二十八日己卯　二十九日庚辰說見前（以下蛀闕）

五年正月小壬子朔　三月辛亥朔日食（以下蛀闕）十一日丁亥　十三日己丑　十四日庚寅　小建六

六年正月小丙午朔　十八日癸亥　四月十六日己丑　小建六

七年正月大庚子朔　十一月二十四日戊午　十二月五日己巳傳在十一月下註有日無月　閏十（蛀闕）此去上次閏月已六十月矣理當置閏顧表在次年二月蓋因次年二月有己丑辛巳而遷就梭此當是月誤二月當爲三月之譌也　小建六

八年正月小甲子朔　三月二十六日己丑　二十八日辛卯梭此二日傳在二月蓋三月之譌　七月八日戊辰　十月二日辛卯　三日壬辰　四日癸巳

小建六

九年正月大戊午朔　四月二十二日戊申　閏十二月顧表在次年六月無據　小建六

十年正月大壬子朔　小建六

十一年正月大丙子朔　小建五

十二年正月小辛未朔　十月二十八日癸亥　十一月丙寅朔日食　閏十二月顧表在十一月無據

小建六

十三年正月小乙未朔　十一月十八日丁未　十二月十三日辛未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大己丑朔　二月二十八日辛巳　閏十二月（闕）　小建六

十五年正月大癸丑朔　二月十九日辛丑　五月一日辛亥　二十二日壬申　七月二十三日壬申

八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九日丁巳　十日戊午

十月三日辛巳經書在九月下八月庚辰朔九月不得有辛巳故註云有日無月也　小建六

哀公

元年正月大丁未朔　四月六日辛巳　小建六

二年正月大辛丑朔　二月二十三日癸巳　四月七日丙子　六月十七日乙酉　八月七日甲戌　閏十二月顧表在十一月無據　小建六

三年正月大乙丑朔　四月一日甲午　五月二十九

日辛卯　六月十一日癸卯、七月十五日丙子
十月十三日癸卯　二十三日癸丑　小建五
四年正月小庚申朔　二月二十二日庚戌　六月十
五日辛丑　七月十四日庚午　八月二十九日甲
寅　小建（蛀闕）
五年正月大甲寅朔　九月二十四日癸酉　閏十二
月見經此亦一證　小建（蛀闕）
六年正月大戊寅朔　六月二十三日戊辰　七月（蛀
闕）
七年正月小癸酉朔　八月十一日己酉（以下蛀闕）

八年正月小丁酉朔　十二月三日（以下蛀闕）
九年正月大辛卯朔　二月十四日甲戌（以下蛀闕）
十年正月大乙酉朔　三月十五日戊戌　閏十二月
顧表在五月無據（以下蛀闕）
十一年正月大己酉朔　五月二十六日壬申　二十
八日甲戌　七月十六日辛酉　小建六
十二年正月大癸卯朔　五月四日甲辰　十二月二
十九日丙申　小建五
十三年正月小戊戌朔　六月十二日丙子　二十一
日乙酉　二十二日丙戌　二十三日丁亥　七月
七日辛丑　閏十二月註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
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校古閏皆在歲終上年季氏聞孔子之言故于此年
置閏經書十二月在閏月前也若十五年閏月自是
歷之常法孔疏置歷正之之說甚支顧氏附會尤謬
小建六
十四年正月小壬戌朔　四月二十一日庚戌　五月
庚申朔日食　十三日壬申　二十一日庚辰　六
月六日甲午　八月十四日辛丑　小建六
十五年正月小丙辰朔　閏十二月見傳校此亦一證

說見前　小建七
十六年正月大己卯朔　四月經有己丑註四月十八
日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也　小建五
十七年正月小甲戌朔　七月九日己卯　十一月十
三日辛巳　小建六（三癸酉　五壬申　七辛未　九庚午　十一己巳）
十八年正月大戊辰朔　閏十二月　小建六　閏壬
戌
十九年正月大壬辰朔　小建六
二十年正月大丙戌朔　小建五
二十一年正月小辛巳朔　閏十二月　小建六

二十二年正月大乙亥朔　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卯

小建六

二十三年正月大己亥朔　六月二十六日壬辰　小

建五

二十四年正月大甲午朔　閏十二月見傳此亦一證

小建六

二十五年正月大戊午朔　五月二十五日庚辰　小

建六

二十六年正月大壬子朔　十月四日辛巳（以下蛀闕）

二十七年正月大丙午朔　四月二十五日己（以下蛀

闕）

杜氏有春秋長歷若干卷其原書倘至今尚在雖有不同葢亦罕矣不應錯謬若是之甚夫歷之大者首在置閏春秋閏法錯謬已極而失閏再閏之說傳有明文固非徒法之疏實正朔不頒官之廢失使然矣錫山顧鎮滄氏有朔閏表及長歷拾遺表披輯良勤然明爲補完杜氏之書而復多不用其說師心改訂不免兩無所據又深信趙東山所引長歷仍加辨正不知長歷惟載在正義者可信此外本無足憑亦何足辨也至復引東山長歷大衍異同則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矣今但依杜氏之說將此百餘條擬列其間珠聯璧合故書復完使後之學杜氏之學者有所攷焉乾隆四十六年歲在重光赤奮若高郵李惇重訂

男培紫敬鐫

先君子喜讀春秋嘗作解義各條最爲愜心之筆　培紫幼時備聞之見是書者輒謂義並精審既爲江都汪明經中持去逮　先子即世向索再四不得唯左傳通釋尚存遺稾五卷每思補葺成編彙訂錄刊重覺負荷之難遷延未就乙酉歲纂經識小刊成緣通釋中有闕簡未經付梓又見刻遺書者多即所遺闕則

闕不加增補存其舊也因倣斯例于長歷補中蠹蝕數處亦爲敬空不敢妄補并思與解義同梓而舊稾沉湮無從討索今祗存其名以明　先子曾耗日力于茲而未獲傳諸久永與學人共之　培紫之責豈敢辭哉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五月四日左傳通釋開雕謹識數語于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７１
作者＝
页数＝８０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